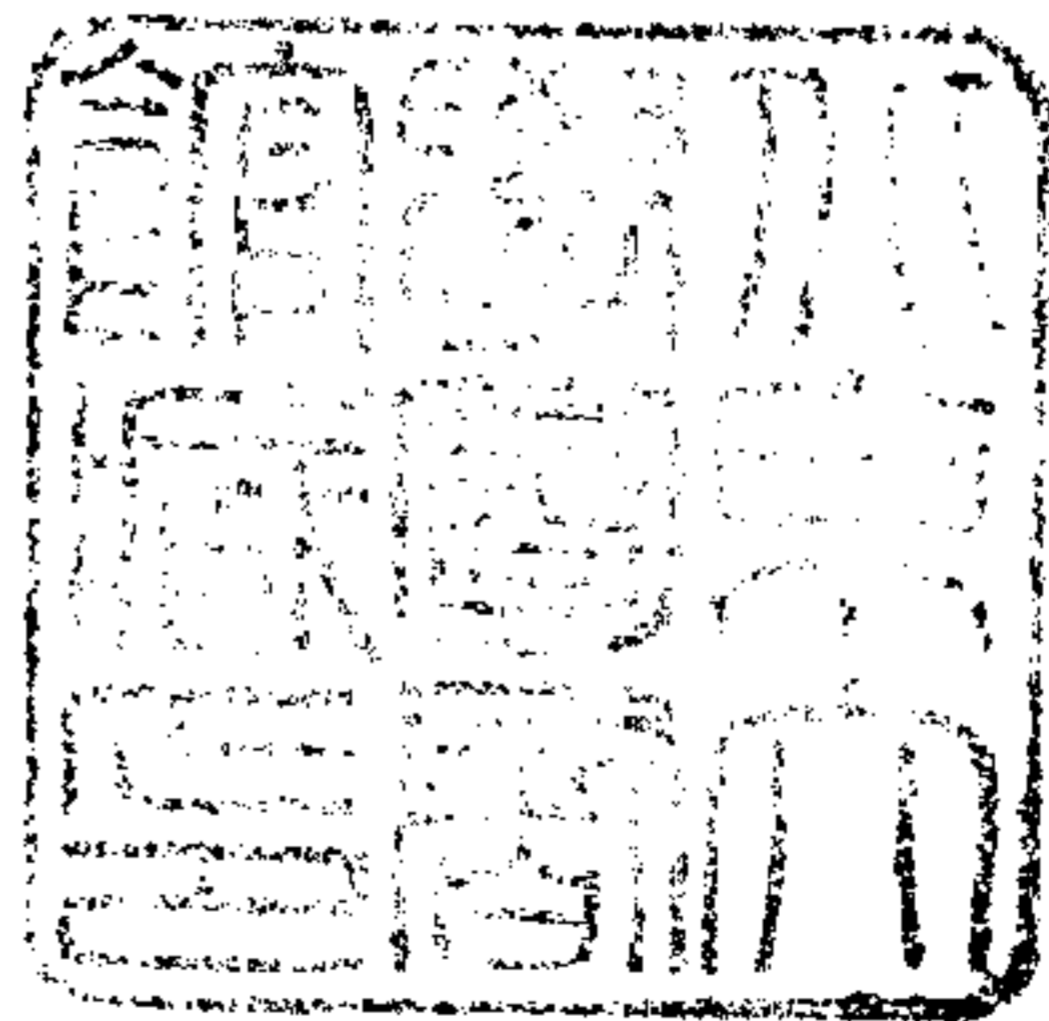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一・子部・儒家類

見羅先生書二十卷 [明]李材撰……………一

憲世前編一卷 憲世編六卷 [明]唐鶴徵輯……………二四七

汪子中詮六卷 [明]汪應蛟撰……………五九三

噓言十卷 [明]范涑撰……………七三五

2418/01

李見羅先生書序

自世之學者沉於訓詁沒於辭章謏謏焉守咫尺之義不覩於大道儒者慨然發憤欲起而救其蔽於是乎招而來之曰爾其歸而求諸心斯其意亦善矣及

序

此說既行學者又惟日以尋索本體爲務播揚騰弄了無實際至乎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猶曰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意之所便有從而難之輒曰吾無愧於心而已迹非所論

也於今乃得見羅李先生先生

始亦嘗習其說已獨有會于大學反復磨勘凡數十年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爲本一言爲宗而曰此孔子透性之學也嗚呼深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爲

序

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槩置之而獨本修身何也彼其無形而虛此其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騁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

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夫然後知孔子之立言其指甚精其爲慮甚遠而先生所以起聵發矇其爲吾道計者甚不小也或曰周程張朱四夫子大儒也其於繼往開來最汲汲矣顧不揭此爲宗何也曰當是時斯道方明知學之士大率謹於自守雖以游揚之雜於佛老亦意見之偶偏耳未嘗不尊奉其師說也雖以陸氏之

序

三

公然敢與朱子抗其規矩準繩未嘗不嚴固也以是談心之害尚隱而未彰雖有而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可慨耳故先生之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爲學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出此矣先生非能有加也先生有高第弟子曰李君元冲奉先生教來令吾邑比及三載政成民和暇則至學宮群多士而會

序

四

講焉因出先生所著示之多士
欣然咸信侯之淵源有自也於
是請於侯將付之梓以公同志
侯因屬余共加校次余不量復
爲著其說如此有志者果取先
生之書深體而力行之吾道之

序

五

明庶乎其可樂也

無錫顧憲成撰

刻

見羅先生書序

學猶射也明宗者正射之的也陽
弱寇以來稍知向學及聞陽明先
生致良知之教於性命本源若有
微悟顧不得其門望望然莫知所

序

止也比

見羅先生自粵歸同志者咸自遠
方來問學於門下

先生患學者不知本止揭修身爲
本以開示之所著有大學古義孟
子道性善編論語大意而一時手

牘咨問無行不與者門下士又筆記之各彙爲書讀之雖諄諄千萬語而止爲主意修爲功夫攝知歸止而後爲知之至者可一言蔽也先生非諱知不言陽明非遺身不事垂世立教之意一而已顧性有

序

二

本體知盡乎哉聖學正宗大明於二千餘年之後若耦而射者設正鵠於百步之內可至可中惟能者從之又何患近道之艱哉陽晨夕習其所傳視初志又覺疊疊然先生論道之餘又嘗謂二三子曰

鳴琴堂上弦誦滿城寧忤當塗之懼毋拂百姓之欲有志知本之學者尤宜深念蓋望二三子推大學之道經斯世務也明訓在耳可以仕而廢學哉故自縮錫篆不敢規規期會簿書之瑣每朔望後一日

序

三

集諸士於學宮舉聖學宗旨相與闡明之已三年於茲諸士蒸蒸然向進且人人祈得先生語以爲作聖規顧人人手錄之則病矣茲敬輯先生諸稿彙而刻之以惠諸士先之大學古義明宗也次之道性

善編論語大意又次之以書問與門人記述語而諸序文附焉一展誦而止修之義燦如矣僭題曰見羅先生書其稿中書問剛其訊謝之辭而獨存其論學語蓋恐文詞大繁覽者不便非敢妄去取其間也雖然俗學卑鄙無論已其視道大高者迺不免驚玄虛遺近實求解悟於此身之外譬之計日用衣食者推菽粟以希熊膳慕冰綃霞綬之麗而輕棄裘葛不亦求之愈難去道愈遠耶先生斯錄正令世

△序

四

士對治良劑非但惠我錫山多士亦將緣此而天下而後世之也學者循是而學焉則無適非修即無適非止格致誠正非內也齊治均平非外也體用一原帝王韋布無二本矣噫維持世道重擔長途非易易與能也必如曾子之弘毅而後可則因言以求之身因修以得所止全體至善庶無負於斯錄不然以言求言不修不止非惟上孤先生之教其中薄此身亦多矣豈所望於同志耶故述其刻書之由

△序

五

於簡端以旦暮自勗亦以告同志
云 門人李復陽謹書

八序

六

見羅先生書目錄

卷之一

大學古義

卷之二

道性善編

卷之三

論語大意

卷之四

論語大意

卷之五

見羅先生書

目錄

論語大意

卷之六

論語大意 松臺講義附

卷之七

書問

卷之八

書問

卷之九

書問

卷之十

書問

卷之十一

書問

卷之十二

書問

卷之十三

書問

卷之十四

書問

卷之十五

見羅先生書
目錄

書問

卷之十六

門人記述

卷之十七

門人記述

卷之十八

門人記述

卷之十九

門人記述

卷之二十

舊本序文

見羅先生書目錄

見羅先生書

目錄

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一

大學古義 考次附

知本義上 為端溪書士友著

或問子言學之以知本為要也義何居乎曰此非愚言也修身為本大學言之矣知修身為本斯謂知本陽明先生言之矣今論學愛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是為學之大綱也似也然不省要歸在於何處此所以徒侈虛曠言近似而卒無有下手從入處也大學明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必先知止矣而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以馴至於有得若止不知則斷無有能得者必竟止安在乎物有一條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若曰要知止處不難只就事物上辨其所本末始終者而所知先後而止可知矣何也知本末則必無有舍本而事末者知始終則必無有遺始而急終者今世學者却不然大都皆是後其所宜先者先其所宜後者倒亂了始終本末之序此其精神所以一味漫散無有至止而於道卒去之遠也古之人則不然也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明於國先之家欲明於家先之身欲明於身先之心先之意先之知先之物心者何則身之所

主宰是也意者何則心之所運用是也知者何則意之所分別是也物者何則知之所感觸是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所謂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所謂事也本末始終先後則序之自然而不容紊者也夫身為家之本則必始於身修而後家可齊家為國之本則必始於家齊而後國可治國為天下之本則必始於國治而後天下可平奈之何世之人要平天下者便從天下去求要治國者便從國去求要齊家者便從家去求曾見有其身之不能修而可以齊家者乎曾見有其家之不能齊而可以治國者乎曾

見有其國之不能治而可以平天下者乎又曾見有其心之不能正而可以修身其意之不能誠而可以正心知之不致而可以誠意物之不格而可以致知者乎以此意端擾擾竟日馳求無有寧止齊治均平紛然措手而渺渺無歸宿之期也既不知止安能有定既不能定從何致靜既不能靜何處得安既未至安云何能慮儘力修齊平治一切盡以意識揣摩以氣魄承當以智術籠罩以聞見摹擬而於道卒去之遠矣何由能得得者何即德之貫通於事物而實體於已者也故辨得本末明白自然不去末上着功本

正而未自舉識得終始明白自然不去終上着功始治而終自就條其教人功夫亦真可云喫緊而不厭其煩且瀆矣而世終莫之悟也然猶慮夫外驚者固致遺其本始而反觀者又或涉於玄虛則其下手之際亦終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故於先後兩節之下又直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是聖人之學十分平實十分妥當斷知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五伯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佛老虛玄之學故身卽本也卽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三

本有所爲知止至善者哉

知本義下

或問子之以身爲本而本之似也不知家國天下心意知物亦烏所用其力乎曰天下國家非他也卽身之所體備者也心意知物非他也卽身之所運用者也故格致誠正一毫有不備則身固無自而能修均平齊治一毫有不至則身亦不可以言修何者身之所處不於家則於國不於國則於天下未有遺人物而獨立者故言身則家國天下皆舉之矣身之所修非齊家則治國非治國則平天下故言修身則格致誠正兼舉之矣曰然則本體之明德抑何所從而識認之乎曰明德者非他也卽德性之充滿於吾身而貫通於家國天下者也人惟不知身之爲本也而俛俛然支離其意緒流散其精神則本體之無由而識認者有之矣今旣知夫身之爲本也而本之而止之而修之而一毫精神不以驚於外則此虛靈之體自然日充日滿日昭日著月將日就有緝熙於光明矣而又何憂於本體之虛靈乃有不能識察者乎且今學者所以卒歲窮年無所至止正爲學不知本之故所以憑其意見卜度揣摩將身所體備切實之事彙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四

倫日用之常盡數看作塵迹架漏空疎而日以尋索本體為事糜費歲月眩瞶精神播騰唇脣是賺誤學者之坑阱膏肓也而尚欲踵而行之淪胥以底於溺也不亦左乎曰然則昔之儒有謂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而陽明先生亦惟專揭致良知以為是聖學之正法眼藏也夫豈其無見於此也而云然乎曰有是也只以經之本義考之則極其用之大而廣也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析其功之密而精也至於心正意誠知致而物格而要其歸之約也則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彼豈不知夫知也者

皇羅先生書

卷之一

五

心之體也乃不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致知為本而必曰修身也乎今既不曰正心不曰誠意不曰致知而特揭曰修身則其意端亦真可想矣豈不以身心意知之本通為一而格致誠正之莫非所以修其身者乎且偏言之則如論語之言知而身心與意未嘗不備其中槩舉之則知大學之備言大用全體則必要以修身而後為極至於陽明先生之揭致知者則又自有說與大學之斷自修身者道同學而意各有指也獨不觀註中之所以訓知者乎曰知猶識也只一箇識字誤將德性之良知誘為聞見

之記識由此以多聞多見為致知以博古通今為格物濫為記誦修為辭章淫為訓詁日俵俵焉求明於其外以是為天德之良知也而聖人之學幾於淪晦陽明有憂之故於致知之上特為點出良字若云大學之所謂致知者非知識也乃良知也故揭良知者意識在於此也至其古本旁註一則曰只是修身二則曰只是修身而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之旁註之曰知修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此又豈其無見於此也而云然乎矧當陽明先生之時世方汨沒沉痾於訓詁辭章而莫知所以自反則致知之提

皇羅先生書

卷之二

六

揭也誠為緊要今天下之士已無不知學之必求諸其心也而其所缺者正惟在於不知身之為本也此其所以高持意見流為空疎甚至恣情徇慾亦弊之所容或有者則此修身者豈惟學聖之常法固即所以為今日學者對治之良劑也則舍修身之外將何所本而又復將何所以用其力也乎

知止說

或問註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明德為本親民為末今予乃以知止者即知本也則所云本末始終者義安在乎曰皆非也德與民一物也即下文之所謂身

心意知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明與親一事也卽下文之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終始焉物既有本末則舍其本而事末者非也事既有終始則緩其始而急於終者亦非也此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若以明德親民爲兩物是岐而二之也以知止能得爲始終是不復知有明與親之實事也而可乎曰然則所謂定靜安慮者於學何所取乎曰斯義也易言之矣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良其止止其所也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世之人惟不知夫身之爲本而本之也故反觀者既致墮於空虛而外騖者又以遺其本始卒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既不知止安能有定既未能定何由得靜既不能靜云何能安既未能安則睿智聰明一切無從出也何自能慮既未能慮則所云均平齊治者術數也權謀也所云正誠致格者聞見也揣摩也何云能得故所謂定靜安者卽所爲本無思爲而寂然者也心之本體然也不復其本體何由能慮所謂能慮者卽所爲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心之本體然也不復其本體何爲能得得者何卽德之貫通於事

物而實體於己者也家齊焉國治焉天下平焉而知至意誠心正而身修然必自知止始也所謂良其背者是也此知本所以爲學之要也

格致義

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工蓋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卽所謂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卽所謂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也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卽知也傳正心則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卽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卽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卽知也故格致無傳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曰知之無別有知也物之無別有物也似也而所以格之致之抑何如以用其力耶曰難言也然非難言也抑亦不攷於經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慎其獨知必其意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懣恐懼也好樂憂患也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之有不在焉

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不令於民而反所好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所惡於上者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者則不以事上所惡於前者不以先後所惡於後者不以從前所惡於左者不以交於右所惡於右者不以交於左推之理財用人一切同民之所好惡而不以已意與之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大率致字固兼體認擴充而格字亦兼察識格正所謂其次致曲喪致乎哀者寔足以盡致義而所云格其非心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格物之格寔亦兼有其義也故曰非難言也抑亦不致於經之過也以格物為去慾是知物之非慾也體備於我者也其失也虛以格物為感通是知致知者非虛也格物者正其實下手處也其淪也寂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是不知物理非外也遺言心而求之無復有物理也其失也支是皆不致於經之過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九

各以其意窺之不得已從而為之詞故曰非難言也不致於經者之過也

此謂知本條答義

有生舉府考此謂知本題問曰知本果難言生等雖日侍先生之教講於知本之宗題到茫然難以下筆即詞句稍條者義終不快先生曰此蓋合下來解者欠明之過未可專諉於諸友講貫之疎諸生因請曰此意必竟當如何看先生曰往年陳永寧曾問此于時永寧未契予學有難顯言謾答之曰且放下此孔門知本的一大消息也未可輕易談也永寧固請不已數日而後告之今姑為諸友一述之大率曾子八傳雖諸傳無不盡心而於止至善一傳尤為喫緊留意首引邦畿以見止必有所次援黃鳥以見止所當知却引穆穆文王點出仁敬孝慈信以示止之善則却引聽訟指出知本以示止之歸宿聽訟一章原文在此知其非錯簡也備矣却引淇澳暗說明德之止於至善而自兼乎親民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者是也以證只在知本却引前王不忘暗說親民之止於至善而寔本乎明德所謂親賢樂利皆自於上者是也以證必要知本大率聽訟者是求在人使民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十

無訟者是求在己求在人者其意非不欲民之無訟而訟不為無求在己者其意似不着在訟上而訟不待聽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言聽訟非為難必使民無訟乃可貴也此孔子語也無情二句是曾子解釋使民無訟之旨此謂知本一句是曾子傳釋經文之旨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非禁之也所謂有耻且格自不忍盡其虛誕之辭也大畏民志者非威之也所謂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也必如此而後謂之知本必如此而後謂之知止予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獨言聽訟者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一

全副當精神走向人邊莫如聽訟之顯者矣他日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陽膚之意豈不要向曾子討一聽訟之法曾子之答却只告以使民無訟之道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顯然修身為本之家傳也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昭然使民無訟之意旨也知民散由於上之失道而知本可微知得情之為可矜而聽訟之不足尚益審矣吾故曰此是孔門知本的一大消息也未可輕易談也三千莫不聞教曾學獨得其宗豈不為信然哉豈不為信然哉一時在坐者聞所未聞莫不踴躍稱快曰二千載未明之義先

生發之孔曾有靈含咲矣

大學考次序義

一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明道先生言之矣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晦菴先生言之矣故欲明學者必以孔曾為宗以大學為竅大學不明烏取而識孔曾之宗章句定於朱氏古本復於王氏孰是孰非非一考訂信而從之即大學之章次尚未覩倫理也而學何由明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二

一謂大學之有錯簡而考訂序次之者程朱也謂大學之無錯簡而一循用其古本之舊者陽明也古書之有錯簡者多矣何獨大學武成最著者但由千載而下邈觀於千載之前所以考尋而序次之者非有據莫徵也經者傳之案也假令經而缺焉傳雖錯無徵也無徵誰信所幸者經文具在也以此謂知本為衍文以此謂知之至也為斷簡此經文之所以缺也陽明先生之復古本是也今從之傳者所以傳經也經之序傳之序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經之首揭也而傳誤在沒世不忘之下此昭

然簡之錯也晦庵先生正之是矣今從之

一聽訟一章蓋釋經文知本之義正示人以止之歸宿也故次止於信下非錯也今復其舊

一淇澳一條以證明德之止至善而自兼乎親民親賢一條以證親民之止至善而實本乎明德皆以明知本義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舊本誤在誠意章下亦昭然簡之錯也晦庵先生正之是矣今從之

一致知格物孔為之經曾不傳者非缺也蓋就物而言實實落落有箇物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

別有物也就知而言實實落落有個知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也故傳誠正傳修齊傳治平而格致即在其中也懸空傳格致不得也晦庵先生補之矣其是其非未論也只所云即凡天下之物者不知舍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他復何物乎故格致無傳也曾不為傳非缺也今仍其舊

一經者傳之案也古本復經無缺矣以傳釋經以經印傳孔曾雖在千載上其心固昭然如見也按經文格章句一循其理之序次是正之而略箋其義之要者附之古義諸篇後俾覽者得詳焉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約言學之大綱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申言止之為要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教以止之法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詳數事物各分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又決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本焉至矣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謂言在明明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謂言在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謂言在至善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謂言在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謂言在止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約言學之大綱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申言止之為要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教以止之法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詳數事物各分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又決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本焉至矣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謂言在明明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謂言在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謂言在至善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謂言在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謂言在止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止之善則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只是修身為本此詩以證言止之歸宿詩
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
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
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證言明德之止至善而自兼乎親民詩云
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證言親民之止至善而定本乎明德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十五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
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
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
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
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
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十七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一

十八

見羅先生書卷之一

見羅先生書卷之二

道性善編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與世子豈一言乎萬語千言約其旨只是道性善豈獨語世子即全書所道者皆性善也此孟子宗旨也他章或言情或言才或言知能知能者才也皆所以道性善也學必明宗要知其旨夫道一而已矣

一者何即所謂性善也信得性故信得人皆可以為堯舜也不從性上道善如何一得一到情上善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不善雜出便二之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宗旨原是道性善故門人約其旨而記之者固曰道性善公都子約其旨而辨之者亦曰道性善道性善道情善界頭不可鵲突毫髮差殊天壤懸隔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不可見言性者只是言其故而已矣以故言性豈獨凡言性者雖聖人之言性也亦只言其故而已矣程伯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

便已不是性其意正為此也孟子最雄辯舍故以

言性恐孟子亦難下口也但孟子到此却有箇分曉凡感於情動於知能之用者孰非故也而利不利分矣利者何順也孟子只在這裏討分曉就其順而動者則知其為性之本也非順而動者則知其非性之本也故言性孟子之所以與人同也以利為本則孟子之所以與人異也是法也亦不起自孟子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則皆道順動則皆性之本也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性不可見可見者情而已水寒火熱標本豈容有

二信得情故信得性情之可以為善者性為之也此吾所以道性善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性中只有一箇善而已何處得仁義禮智來蓋情之發而為善者非止一端矣有惻隱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惻隱者孰為之吾以是知其仁羞惡者孰為之吾以是知其義辭讓者孰為之吾以是知其禮是非者孰為之吾以是知其智真所謂固有之者也順此而動固無有不善之情循此而作者

亦無有不善之才如何叫做才試以孺子入井喻之無智愚無賢不肖同一發怵惕惻隱之心是固所謂情矣至於作用則有大不同者或止於哀之而不能救或能哀之又能救之或能哀之又能救之而又曲盡其所以處之之道則所謂才也故愚以知能者當之正謂此也未有情善而非性之善者未有情善而才乃不善者率性而動皆非所謂外鑠我者矣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所謂民之秉彝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三

本

也性有恒秉故情有恒好所謂道性善者也性之善則情之所自來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云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如何說入井如何又說孺子入井如何又要說是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冤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以最無冤親之人而有入井可憐之事又忽然得於乍見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口

苦心只要形容一箇順字如何只要形容這箇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粧飾不與裏面的相為對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為本也正孟子道性善之巧機也而以為道情善者非也故下文緊緊點出端字仁之善具於內而惻隱之端露於外義之善具於內而羞惡之端露於外禮之善具於內而辭讓之端露於外智之善具於內而是非之端露於外故孟子道惻隱者欲人信性之本仁道羞惡者欲人信性之本義道辭讓者欲人信性之本禮道是非者欲人信性之本智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謂道情善直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雜出教人如何駐脚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四

本

性只有一箇善到情上善不善雜出矣世之用智者不知本其利之所由來而惟執其故之有多舛故或謂之性惡是據故之惡者言之也或謂之善惡混是據故之善惡混者言之也或謂之無善無不善是據故之無分於善不善者言之也或謂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據故之有善有不善者言之也

也是皆所謂鑿也豈性之本然所自來乎以此言性必爽其真以此言天必乖其度蓋鑿智之爲敝如此

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櫨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櫨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櫨乎

告子蓋有見夫世之行仁義者皆勉強也故有杞柳栝櫨之喻以爲必有所矯揉造作而後成也此正所謂鑿也孟子只就上點出一箇順字便一爲性一爲非性也昭昭矣所謂道性善也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五

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蓋有見夫人之善不善者隨其所習故有湍水之喻以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只一箇決字便是鑿處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順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不順也順是性不順非性孟子云云皆所謂以利爲本也故

其理獨長其言最有據古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也理意亦好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理義而受之

燕安時則理不勝欲窮迫際則欲不奪理孰重於死寧死不顧則羞惡之本真發露雖死不能奪也羞惡者孰爲之則所謂義之端也蓋吾之性原有是義也是亦所謂順也所謂道性善者也蓋欲不能奪理則湊根俱是性之作用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六

仁人心也云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

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只漫說必竟向何處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為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放之不可為方所也求之無可為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此又以思為言亦是指心之用而說故曰官不思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七

則不能通微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豈有學而可以廢思之理須知思則得之得何物乎不思則不得也不得何物乎世之學者必謾曰思則得之者得此理耳理又何處安頓視無窮聽無窮物交之引亦無窮名曰思之同一往而不返樂記有之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最得古人用思之理大率為物引者只是不能反躬思則得之者只是不令知誘於外大者先立常止也小者不能奪此物交之

所以不復能牽引也立字非漫言確然有箇歸宿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

性有同善故心之於理義也有同然如何叫做理義蓋自性而言渾然只是一箇善自其所發端則或發為惻隱而露其仁之理或發為羞惡而露其義之理或發為辭讓而露其禮之理或發為是非而露其智之理是皆所謂善也則善之自然之條理也循是而發之各當其事理之則而不過焉則所謂義是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聖人知性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八

善復其性之本善故得其心之所同然也是亦所謂道性善者也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牴牾之矣牴牾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百計千方婉婉轉轉只要發明性善然必竟無方拈掇得出必竟只是言其故而巳矣以利為本而已矣乍見躊躇指點已勞念之人生有幾箇

陡然遇着這等光景有幾箇瀕死遇着這箇境界則何處討惻隱羞惡的本相來故又就日夜息處點出平日時一段氣象其好其惡坦然一箇順機是又性善的頭面發露處也情善故才善性善故情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真孟子道性善本旨也若不識宗旨於四端之外又去尋討一般夜氣豈不支離豈不重添縈絆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心有放故做工夫着得一箇存字有不正故做工夫着得一箇正字皆是對治之法至於性上真是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九

不可加得一物故只說得一箇養字養之法豈有毫分做作在孟子中只是道得一箇息字在大學中只是道得一箇止字息與止豈有毫分做作真所以養之之方也易之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正是性得其養自然的體段光景所謂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與存心之存其用稍殊欲識孟學之宗惟在性善欲識孟子復性之竅惟在一養

生之謂性云云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

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即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朱子之解無極而太極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寔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理最精詞亦最確故中庸只說隱只說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覩聞大率顯見覩聞皆所謂發者也正告子之所謂正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不本其生之所由而惟據其迹之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

云何者非生既同可云何者非性噫知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由來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固命世之才告子亦非尋常之輩今古性學爭雄只有一箇儒釋不須遠取只孟子告子兩人辨處便是一箇的當底大公案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徒以闢告子是即所以闢佛老矣愚答涂生書有謂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禾豈知義即是

未嘗知性所謂性無善無不善也端的說得超脫
 只被孟子一眼覷破所謂性猶杞柳性猶湍水决
 排矯揉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一切皆知其病
 之所由來矣外之一字最宜玩味外與內對認得
 性善即善為性之固有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此內之消息所由來也認得性為無善無不
 善則總非性之固有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
 為栝栢此外之病痛所由起也一箇內之即率天
 下之人而趨仁義而所以為天地立心者由此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一

一箇外之即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而所以為生
 民戕命脉者由此矣愚故曰豈徒以關告子是即
 所以關佛老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心者性之發靈性者心之蘊奧仁義禮智正所謂
 性之德也君子之所性分定者恃有此而已根之
 一字最宜味譬之樹枝葉皆可見惟根不可見不
 可見然所以發榮滋長者皆根為之也知根之為
 善而性之歸趣可得而識矣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真善點撥到此又拈出一箇赤子之心須知
 赤子之心從何得來只為性善之故人同此善赤
 子之心從何得來只為不慮之故知赤子之心自
 於不慮而大人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其道之
 端的可知其來由矣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執形色而指為天性固不可外形色而別求天性
 亦未可故曰形色天性也蓋直指也即所謂仁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
 不異空空不異色徹見者乃敢如此下語耳然非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一

徹見者亦未可如此道也踐之一字最妙正是順
 性而動各還本則之意九竅百骸無一而非善之
 所充滿流布也如人行路信步踏去脚脚皆着實
 地是乃所謂踐也達聰明之則則耳目虛矣不能
 踐矣達慈孝之則則父子虛矣不能踐矣如何便
 能動不達於聰明慈孝之則須思其故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

存其心是盡心的工夫養其性是知性的工夫存
 之又存以至於無有不存而心盡矣心無有不存

而性得其養矣存養本是一路要析言之則養爲存之主意存爲養之工夫此事天之工而知性知天自其分內事矣求放心卽是存之之方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卽是養之之意故敢謂孟子復性之宗惟在一養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剛大直浩氣之體段也易之所謂直方大者是也要在養怕在害如何叫做養集義以生之之謂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三

如何叫做害不慊以餒之之謂也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者何也蓋其爲氣也原是配道義者也性本善道義者善之流行也順性而動則配道義而出之氣所以充達性而動則背道義而行之氣所以餒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無道義則氣餒也故孟子說浩然之氣亦所以道性善也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不緣性之本善行之一不善耳何餒之有義內義外從茲判矣道善與無善無不善見各有由來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者則正所謂才也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爲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

十四

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卽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一字義尤明白只是一箇順所謂火燃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此之謂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不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

見羅先生書卷之二

見羅先生書卷之三

論語大意

學而時習之章

開卷便說一箇學字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者傳此學也三千七十之徒相與講者講此學也要緊明一學字明得學即所云時習朋來悅樂不愠一切皆有下落矣不然學詩書誦詩書無可習矣學事藝離事藝無可習矣人只漫說時習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易於乾象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亦發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必悟此而後學可明知此義而後習之道可得矣不然作輟進止之弊其容免乎

時習而悅渾然是箇明明德朋來而樂渾然是箇親民人不知而不愠渾然是箇止於至善必如此而後學之體用全也以時習為明德人所知也以朋來為親民人易見也以人不知而不愠為止善則容有未易知者大率以造詣之極至者當之矣而其寔不然也學問之道只是辨箇人分已分上的界頭在人分上做的便是小人在已分做的

便是君子為仁由己由人乎哉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是此箇消息而人不及知也豈有以人之知不知為喜愠者而尚可為君子者乎可以成德者乎

其為人也孝弟章

有子真支離無怪象山之說大率學先知止見不歸宗自不免於此病夫子沒門弟子輩乃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不知是誰主見其不明孔子之學亦併昭昭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何處得箇曾子來微曾子孔子之學幾於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無傳矣孔子晚成大學獨為交付豈苟然哉後章既欲以和行禮又欲以禮節和病亦坐此仁自是本孝弟是仁一事先儒之說不謬孔門講仁最熟辨仁之旨詳矣乃尚以孝弟為仁之本也豈不謬哉若截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一句自善

吾想孔子真知天然就東方看昭昭也是天就西方看昭昭也是天就威儀文詞上看孔子固渾然是箇聖人就言行氣象上看孔子亦渾然是箇聖人所以就言行氣象上學者就為有子這一輩就才識技

藝上學者就爲子貢冉有這一輩就文詞威儀上
學者就爲子游子夏這一輩亦誰識其本領乃潔
淨精微皜皜乎一物無有者乎當時門下士自顏
曾冉閔外大率見不到此姑以言行氣象求之則
如有子者亦想見其必有可觀者矣諸弟子所以
謂之近似者矣

巧言令色章

先襄敏曾同劉南郭講學於安定書院時有講君
子中庸章者南郭云公最善說經如此書恐無別
奇論襄敏曰此書正好發疑何得無論小人之反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眼前悖理非法誰非小
人恐無他反中庸的分所謂反中庸而無忌憚者
其人亦非小可矣大率如荀卿非十二子章所云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者是也故能變易名實
顛倒是非使人惶惑迷亂而失所守如楊朱墨翟
告子荀卿之輩此其所以能反中庸也此聖人所
以深致闢也若如世怙侈滅義者縱無忌憚只是
成其一入之罪咎而已焉能反中庸乎一時聽者
殊有省巧言令色鮮仁辨亦在此論篤是與君子
者乎色莊者乎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就論語中發此義者非一靜言庸遠
象恭滔天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則在虞廷已闢
之惡之矣此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如少
正卯者正所謂鮮仁者孔子之所必誅而不以聽
也

吾日三省吾身

愚答董蓉丈書有云三省則修之矩度一貫則止
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一道也然讀者尚恐不知
三省便是一貫則猶不免仍舊之說將三省做隨
事精察已前一段事一貫作真積力久已後一段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四

事是曾子未聞一貫之前是一樣工夫既聞一貫
之後又是一樣工夫矣如此其可通乎聖人之學
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
省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工夫不是無主腦的學問
一日之間除却爲人謀與明友習師友更有何事
除却此三輩交接更有何人是一日之間自朝至
暮無時而不省即是無時而不修也故曰不是有
間斷的工夫忠是詐志信是詐信習是詐習故愚
曾有曰三省只是一九思只是一思省者省其
所止者也三省吾身之所謂知本者也故曰不是

無主腦的學問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繁舉三者以盡一日之交一日之專而主腦只是求仁正是知本消息至於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又斷以無常變險夷而一之矣何其重之密耶蓋主腦斷要歸宗而條理必用致密止修兩法在論語中雖未挈出而默默做手矩度不易此矣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曾子一生用省身工夫的證驗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斯自何而來從本流出非由勉強是曾子

見羅先生語

卷之三

五

省身學問原有本領的證驗予故曰三省則修之矩度一貫則止之淵源謂孔曾相授守一道也

弟子入則孝章

弟子者與弟子職之弟子不同猶呼二三子云云蓋呼門人爲弟子而告之也孔門之學雖以知本爲宗而文學言語政事經世科條一無所廢豈獨今人有科舉之累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蓋卽三代盛時以行進人文詞之學亦自廢不得也不但廢不得矜長而角技闢靡而誇多者弊亦不容免也故雖孔門弟子本領稍輕者

亦不免著重於此此聖人所以呼其名而告之也分別本末使知先後謂入孝出弟愛衆親仁是本學文是末有餘力自不妨於學文蓋經世學問文原所不廢者只不可紊其先後之序急於學文將本領之務反玩忽而不加急耳明道先生有云若有本則文自至矣又云且省外事但立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又是推進一步而說卽學文之能事便從餘力中流出一以貫之矣

賢賢易色章

愚嘗謂四科蓋據陳蔡諸賢一時所長而說不但

見羅先生語

卷之三

六

聖人無四科之設且亦非諸賢終身之定品也蓋記者欲列其名不得不就所長戶分之此蓋作文之法未有直綴十人之名一無科別而可以成文理者也後儒因謂聖門有四科之教且以四科定諸賢終身之品則過矣大率聖門之學只以德行為宗道在經世文學政事言語之用諸所不廢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本末之分昭昭矣豈有聖人教人而有文學之專科政事言語之別業乎子貢卒聞性與天道子游所造亦深季路升堂爲曾子所畏後來所進皆不可量惟冉求有聚斂之罪宰我

有短喪之疵則就列在諸賢尚應覩汗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愚嘗據此以冉求爲孔門
既黜之徒而歷代因之尚巍然崇祀在十哲之列
始終只成文學合下就爲定品者子夏一人而已
如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不
知前四句所指所幹者是何事後二句所指爲學
者又是何事是分明一箇文學的科曰矣又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不知上二句
所云博所云篤所云問所云思者是在何處用心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七
下一句所云仁是從何處討出是又分明一箇文
學的種子矣只爲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以知本
爲要故其言論之間不得不管歸於此耳而其實
精意誠心全副精神倒歸文學一路千載而下猶
可想見於辭氣之間也吳氏見不及此乃以抑揚
太過恐其流弊至於廢學又不知其所指爲學者
何事大率宋儒自周程外其所見者畧不出此則
其所謂廢者正文學之學與上章夫子之言原不
足相爲方比也
君子不重則不成章

論語全書只以求仁爲宗其實落做處却以修身
爲本蓋經世之學舍修身爲本別無有他途之可
以架空陵躡者矣徹內徹外步步要着鞭徹人徹
已步步無空缺然後本常立身常修而仁體乃爲
無滲漏也不重則不威非飾貌也學爲之不固矣
王忠信非止一時一事也程子所謂忠信者以人
言之要之則實理也卽所謂仁是也然又須求輔
仁之友異趣者勿與交求日新之益過改者勿容
吝何其工之密耶何其工之密耶只揭出修身爲
本宗旨一明亦何曾見他多了頭面何曾見他着
在支節却如此節節提點用來反覺緊轄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八
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民德何以便歸厚真不消在家國天下
上分半點精神也他日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而其傳大學也曰上老
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
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真挈定
一箇修身爲本一以貫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愚嘗書與弟樞有云聖門學者淺深造詣雖殊宗

旨知本則一蓋皆不求之人而求之已所謂不在人分上做工夫也陳亢之疑只為信不及此渠只見得當時夤緣扳附之輩乘危僥倖之人多少費心勞力曾不足以動邦君之一盼而夫子轍環周流所至輒蒙尊禮下賢圖治之主知其不可多望於天下而以謂夫子之必有求矣此處若不明本必與他理辨之楚時夫子如何不曾求之齊時夫子如何不曾求周羅對證如辨是非不但夫子之心跡未易以明而學問之旨亦終於不明白矣子貢却達此也故不與他理辨直從夫子上點出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九

溫良恭儉讓渾然太和元氣盎然通理黃中善戲謔兮直認夫子作求只是異乎他人之求不曾在人分上着半點精神耳至今千載而下讀之猶可想見其氣味多少深厚其識趣多少高遠其度量多少寬洪其感孚多少神妙詞說不繁意有獨至豈獨夫子真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脉絡總只一箇異乎人之求之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已矣後之學者只不明此所以高鶩虛玄卑流功利抑誰識溫良恭儉讓之透體露心渾然一天之命者乎

父在觀其志章

此章原說人子事親之道舊說誤為觀人之法若謂聖人於觀人外又別設一觀于法矣理謬甚著習者不察耳先意承志承顏順志與昔賢所為養志者原是事親常法然只父在則志可觀若父沒後獨有行可見耳父沒而不敢讀其書母沒而不敢執其器親既亡志不可見可見者獨此而已故父沒則當觀其行然猶未也必三年之久見父之行如見父之心觀父之遺如觀父之面率由而敬守之乃真可為能觀其行沒而不忘其父者也此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

其所以為孝也他日曾子亦曰孟莊子之孝也其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想想當時不但諸侯即世祿家亦自有一家之政為子者一旦嗣職任情喜怒頓革前章顛覆典刑如湯太甲統袴膏梁若此者比比皆是矣此所謂可慨者也此夫子之所以有云而曾子有感孟莊復稱其賢以警世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聖人論學要緊關防只在理欲之辨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居養食色此豈易制之欲多少英雄

豪傑陷溺不得出頭只爲牽制於此而世每易言之大率儒學久不明不朴實頭立箇歿壽不貳的志氣朴實頭下箇斬釘截鐵的工夫帶水拖泥合下來久不清楚矣所以十無五就孔子却老實動頭就要判之以此如曰士而懷居不足爲士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未足與議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其稱顏子也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稱子路也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至其自言也亦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中富而可求雖執鞭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已何等斬截伶俐其志氣所以常伸身主所以常健做得發憤忘食不厭不倦的工夫也故敢自信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只不如丘之好學耳後之學者大率不咎志却只咎稟其寔除却孔子顏曾而下氣質果盡無其人乎只爲合下在這裏斷不清切耳敏事慎言求友自是好學之事假令安飽之心少爲掛帶則雖有慎敏求益之心其能一以志嚮往而無別有二三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一

本

牽掣者乎此可謂好學所以必先斷之於此貧而無諂章

六經無閒說詩亦莫非學也故不明乎學不可以言詩必明乎學而後知詩之比物醜類無非所以爲學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故不明乎學而與言詩是直以爲朝風侮月玩弄光景之具而已烏在其爲詩乎故子貢之悟如切如磋子夏之悟繪事後素或因學而悟詩或因詩而悟學而夫子皆與之曰始可與言詩也已足皆知詩之所言無非學者而不以詩爲詩也不然三百篇之刪述將孔子之志荒而詩人之意隱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二

本

不患人之不知章

聖人之學只要在人已上分別得下手明白使人學有歸宿不患人之不知是昭然在自修上做患不知人豈是向外求討他日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者正與孟子知言意同恐在我之權度少不明則似是之邪說得以惑知人者却與中庸知人意同蓋恐賢否混淆足以亂德則患不知

人亦正所以為自修實力而非徇外而為人也與
後章求為可知其詞異其旨一也
為政以德章

夫子嘗稱舜矣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
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墳典丘索未攷者姑未道
只夫子刪定二典之中曆象授時明刑敷教封山
濬川是有多少作用孔子一切不道而獨稱舜之
無為後儒到此撥置不下因為之說曰聖人作事
雖甚張皇一切順天之道因地之宜量民之情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要之一自然而已矣此其所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三

不

為無為也所以不病於有為也嗟嗟是求其說而
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言雖近似理却不然時雍
於變協和風動何等盛治此豈制度文為作用經
綸之所可致真有不賞而自勸不怒而自威拱手
垂裳不動聲色而躋斯世於仁壽之理者孔子之
意蓋直以唐虞之盛治舉而歸本於一恭已而已
矣試看後來豈是法制經綸較之唐虞有所未備
山無可封矣川無可濬矣曆象授時比之古人較
精密矣其所以治不古若者只為穆清之上所以
端本澄源者少古人恭已一段精神耳為政以德

意正主此故直以擬之北辰之寂然居其所而眾
星自為之共向也學貴明宗辨正在此少涉施為
便流末上即令治可小康總是以法把持於知本
一路之血脉經綸去之遠矣

詩三百章

思無邪足以禦全經之義此詩所以無非學也大
率雅頌二南固是賢人君子之作即鄭衛之淫風
周末之怨刺亦未必皆出於淫奔讒慝之口如後
世之所謂詩史者端人正士傷事感時托為之言
以寄其志者耳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四

本

道之以政章

王迹既熄列國分爭時至春秋德義之風掃地一
時英君哲輔號稱有志於治者亦不過以法把持
如管仲之作內政子產之鑄刑書此其賢之尤著
也而其作用不過如此雖其一時亦少收約束整
齊之效而格心向化去盛王之風致遠矣此聖人
之所以感而嘆也蓋政刑作用極其氣力止於能
使人之苟免而其無恥者猶在也子賤之治單父
也適信玉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鳴琴
座上坐拱雍雍只不知子賤何以致此蓋必如子

賤之所以治單父者而後庶幾乎道之以德必如
夜漁者得小即釋之而後民之從化者庶幾乎有
耻且格也欲明政本者於此觀矣

吾十有五章

後人每以聖本生知非學可至子貢亦曰固天縱
之將聖也果生知何待學乎然以予觀於吾十有
五章十年一積學十年一進級淺深分數次第稱
量若毫髮不容以僭差陵躐者又似全是學也嘗
語一友人曰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耳重在學
非生知者便無待於學也此不學者民之所以為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五

下也其友未之能信予曰試發一問孔子曰六十
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試說孔子十五志學時即如
此耳順從心否必十五時便能耳順從心乃是生
成若必六十後耳順七十後從心必竟還是學成
其友默然無以為對予因曰聖人無誑語豈有孔
子之聖而作誑語之理說三十而立必竟是要十
五年的工夫方到得立說四十而不惑必竟是要
用十年的工夫方到得不惑知命耳順從心皆然
其友曰然則後人之所謂生知子貢之所謂天縱
者其說妄矣予曰却又不然必竟孔子生知陽明

先生曾有言曰聖人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誰
人十五歲時徹見性分之全踏定脚跟到底歸結
予故曰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耳故謂夫子明
學之蚤為生知可耳謂夫子德成之蚤無復待於
學也豈其然乎

孟武伯游夏懿子問孝四章

孔子之學以仁為宗開口說仁盎然和盤托出人
自不知耳如武伯問孝答以父母惟其疾之憂武
伯所問者人子之道夫子所答者却是父母之心
就事言之判若不相蒙涉以意體之父母之心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六

渾然與子為體人子之心亦如父母之心渾然與
親為體孝又何足言乎記曰服勞奉養是直孝之
疏節耳有真愛必有和氣有和氣必有婉容未有
子心與親心為體而服勞奉養之疏節反有不至
者也此所謂不必道者也下章不敬何以別乎有
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意皆類此大率只是
教人於本上求而不於服勞奉養之末上較疏數
也懿子一答却與此稍不同蓋因病立方其標證
之所當治又有最言切者于是時也公室弱私家
強大夫之家所用者一切皆諸侯之禮歌雍以儆

八佾舞庭不但諸侯又僭天子之禮矣此雖僖子之賢其家庭之際父子之間亦有習用而不察者生所事歿所葬祭何嘗一循其大大之名分品節而無有僭差踰越者哉故因其有孝之問自牖而納之約焉知所以奉親者當處親以安則必思所以安親者當處親以道所謂陳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此三都之墮所以不煩兵革而就戢也然則無違之答豈獨以正懿子強公室杜私門相事攝行其作用之大端已略見於此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七

視其所以章

身修可矣然而必曰正心蓋心不正身不可得而修也必曰誠意蓋意不誠身不可得而修也必曰格物必曰致知蓋物不格知不致身不可得而修也聖人做工夫必曰及表透體露心不容毫髮之間故其變人也即以此法既視所以必觀其由必察其安蓋必如是而後謂之真人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虛知見虛意氣固是當不得數或作或輟有為而為壯齒耆年決難合一夫率世間飾小行矜小廉善專美名亦恒有之只到觀其所由便

有多少夾襍更復察其所安真令腎腸俱露毫髮無遁情矣然以予觀之世間人雖不曾有孔子的實學至於觀人則無不具孔子的眼孔求全責備推毛求疵真所謂至愚者亦如神也嗟乎世之喜於觀人備於責人如此而學者自修尚可不一循孔子矩轍而欲挾半假半真之學術以盜名而欺世乎

君子不器章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吾少也賤故多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八

能鄙事觀此則聖人之不貴多能也審矣君子小人大小之分量明矣故伎倆旁通不可指名不器所謂君子之不器者豈以此乎夫率拘方守局必信必果如小人之硜硜者則正所謂器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大人之無適無莫者所謂不器也管子豈非通才只為學不見道不免器小賜也達矣少落知見之科雖貴可稱亦終不免為器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則真所謂不器者也孟子又表而異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子又就上而湊底點染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則併與其所爲不器者和盤托出矣須味須味
子張學干祿章

聖門無干祿之學子張雖務外豈有顯學干祿之
理但其最初發心不是徹底性命故其出入起居
游息藏修未免有近名干祿之意耳大率當時學
者游於聖門雖未嘗事干祿之學而用世之意人
人具有之矣所以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孔
子之所以嘆也此章則是自牖納約因其有干祿
之心而教以自然有得祿之理所謂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是即富貴功名亦一切不須向身
求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九

哀公康子二章

哀公康子之問大率要求之民孔子所以答之者
只是反求諸已臨之以不莊而強民之敬必非心
敬孝慈不率於上而強民之忠必非心忠好惡徇
於一偏舉措率乖其當而強民之服民之勸必非
誠服誠勸有諸已而後求無諸已而後非所冀乎
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王道術真只

此而已

子矣不爲政章

愚答鄭邦章書有謂勢分破性分乃得出頭以自
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爲孔子一生
所受用處苟有用我朞月而可三月無君皇皇汲
汲夫孔子豈不欲爲政哉然止則止速則速進必
以道又若毫髮無所濡情論者祇知其爲自守之
義而又未知孔子之微見性分大行窮居遇不遇
兩於我無加損也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非孔
子誰能道此必竟達是達窮是窮乘勢去勢有位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二十

無位相去不啻若霄壤矣因憶大舜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寂然無所榮美廷臣咸荐亦祇曰父頑母
嚚象傲克諧以孝而已帝復試之女於時觀厥刑
於二女卒以天下授舜而舜罔弗克勝舜亦未嘗
改弦易轍別爲道以治天下此愚所以每謂處爲
洙泗出爲唐虞堯舜孔曾授守一道是亦爲政孔
子之言直所謂言大而不可爲也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因往推來蓋朴朴實實曉其事理人情只

是如此耳原非有識緯術數之學然以予考於孔子平生則殊有可訝者如夢奠兩楹謂子貢曰夏后氏殞於東階之上則猶在胙也殷人殞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此曉然萬世王祀兆也其可異者一也春秋諸侯功德莫盛於五伯五伯莫盛於桓文孔子作春秋詳之序書則略之文侯之命繼之費誓費誓之後卒以秦誓蓋文侯之命周之始東也孔子猶有望也又四十九年則為春秋初矣知周之無可望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一

故繼之以費誓也蓋有望於魯也魯又不可望也繼周而興者其必秦乎蓋灼然知代周者之為秦也此又一異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大率孔子雖不用術數之學而誠精神應固自有可以前知之理傳記中所載白犢等事亦畧有類此者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必無爭有爭非君子故孔子引射為說射以觀德正以明君子之無爭非謂君子之惟射為有爭也其爭也君子一句理正而語謔想見當時縉紳學者角技矜長微名競進雖甚賢者見道少不

真亦不能以破此卒之名位未得兩墮於小人之歸是其爭也直以爭為小人而已故夫子曰其爭也君子蓋借其爭而反之謂其所爭者爭為君子而已他日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不怨勝己是到底無爭之證反求諸身是必竟爭為君子之證

周監於二代章

文中子曰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一

循美哉周文其盛備信莫有以加矣然以予攷之從古如斯經制之文斷然後代備於前代蓋非前代之智不足或風氣之未開或時局人情之未壞所謂不先天以開人雖聖人亦不能預為之所也周文何以郁郁夏監於虞矣殷又監於夏矣代相為監而周適承其備焉此周文之所以郁郁也而後世因以謂周用文治者過也謂孔子寤寐欲行周公之道祇欲修其經制之隆者又過也田周而下代亦相為監焉其攬權馭下之制防奸革弊之工又有為周公智慮所未及者雖不必比隆唐虞

能使四海永杜亂萌而國家常保中治則雖以堯舜復興有未可遽易者故予每謂後之治不古若者豈經制之略不古若哉所謂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所缺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成事不說章

愚每謂只本末始終四字括盡經世之竅為孔子一生悟門豈獨自處即以正君導友其先後之權亦卽就此要明白矣故曰成事不說非不說成事貴其未成而說之也非不諫遂事貴其未及遂而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二十三

諫之也非不咎既往蓋不欲及既往而後咎之也皆所謂知所先者也一落後著不惟人之善惡無可救改而我雖有忠愛之心亦無所措其口

管仲之器小哉章

夫子平生最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箇人物只惜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之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爲之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傲狠奢淫相繼而作以不保其終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若曰管仲之功則大矣管仲之器則小哉三歸反玷正是器小之驗而

或者不知也不儉非器小不知禮乃所以爲器小也驕溢之後一切越分踰禮不復自知也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後世儒者謂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雖就性上視之卽以堯舜之度量胸襟直看得天來大的事業亦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必如此而後謂之器大必明於此而後知管仲之所爲器小

居上不寬章

就全學而言之只是一箇知本只是學以修身爲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二十四

本就一事而言之又自有一事之本所以止亦有全體之止而亦有一事之止也雖然有一事之本而又非判然各自爲本總之只是一本雖然有一事之止而又非判然各自爲止總之只是一止觀穆穆文王節此義發得最著愚亦屢言之矣居上不寬節註中所云居上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正是就事就時點出一事之本譬如仁敬孝慈信必竟隨事隨時要以各中其則而會其歸又只是一箇緝熙敬止而已各點止字最是曾子妙手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令人手舞足

蹈而不自知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富貴貧賤是仁之兩敵故貪富貴厭貧賤是去仁之兩案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所以仁存厭貧賤仁不存矣浮雲富貴仕止久速一切斷之以道所以仁存貪富貴仁不存矣此蓋聖人點出顯然之公案以勘天下之學者口未嘗不說仁心亦未嘗不悅仁只一到富貴貧賤失得之際便墮體黜聰現出本相世固無有不仁的君子然亦烏有貪富貴厭貧賤之仁人乎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渾身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五

是欲體膝底無有仁而尚以稱於天下曰君子誰則信之聖人辭氣雖平語意甚切玉未琢前猶索辨金經煨後更何疑煨而流猶以冒稱為君子者吾見亦多也此雖勘之已清猶恐體之未密說到無終食則自朝至暮念念此仁矣說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無久暫無常變念念此仁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豈有毫髮間斷故聖人繫象於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看來無別巧只有自強兩字是仁之命脉便是富貴貧賤之對頭人生世中其所遭值件件有之

非富貴則貧賤非造次則顛沛若不靠得自強如落絮遊絲管取拖泥帶水東倒西歪立站不住故惟自強乃能不息果不息即是仁矣

朝聞道章

如何叫做聞道如何朝而聞道便夕可以死知聞道者之可以死則知不聞道者之不可以徒死矣不可死非惜之也正所謂浪死也虛生也此聞道之所以為吾人要緊事也必竟如何叫做聞道顏子三十二而蚤歿孔子慟之時亦惜之然愚以為顏子無可惜也世之耄耋期頤而學不顏子若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六

乃可惜也老子亦云死而不亡者壽故孔子豈樂聞道者之速于死哉真有見夫不聞道者之不可以死而聞道者之無病於死也死而不亡其是之謂乎他日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此等話頭皆確確實實有箇證據有箇歸宿非影嚮依稀謾為之語也故借嘗舉此兩案以勘深詣之士大率到此茫然少見有下落者

士志於道章

孔子最朴直其勘學者只就毫髮幾微之間便察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不求精衣稍求飾敬祖之

袍少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來大的罪案故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蓋直斷以爲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莫卽是惟精義之與比卽是惟一故無可無不可非真漫然無所主如昔人所謂可否之間和光混俗者也孟子最知孔子故就上面下面箇註脚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就上面定箇品分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一切都無成心則仕則止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于七

本

則久則速毫髮無有濡滯其無可者乃正有真可無不可者正有真不可也時字卽是義字予每謂義無定位緣時勢人情而爲之低昂損益者是也胸中若有適莫則其體不虛主宰若非比義則其動必妄比於和光混俗者固迥然殊科而視信果之硜硜者亦超然別調矣

不患無位章

開卷說人不知而不愠已定學問宗旨故全經隨事隨機懇懇教人無非此意無位者人分上事所以立者則已分上事已知者人分上事求爲可知

者則已分上事分得這箇界頭明白而後學有歸宿學有歸宿而所以經事宰物長民輔世至命盡性者一切不待於外求矣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就論語一書細考孔學確然求仁爲宗下手處斷然修身爲本此愚於答其丈書已略道之矣一以貫之豈是曾子創聞孔子創說而門弟子輩乃絕耳未有知者乎以予觀之求仁固是一貫知本亦一貫止於至善固一貫修身爲本亦一貫但尋常教人下手只得就實處點就實處點亦無往非一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于八

本

貫工夫因曾子已徹悟偶然就大旨上提就大旨上提故無意中道出一貫名字想見一時在坐諸人必無冉閔之輩假令有冉閔在焉則孔子之告決不專主一人門人之悟亦不止于曾子一輩矣斯時也得無孔子亦既老而曾子之學亦正及其成乎大學之傳彷彿就在此際必悟一貫而後於知本之旨爲有契也必悟忠恕卽是一貫而後修身爲本之旨爲有實也蓋夫子之所以告曾子者是就大旨上提而工夫在其中曾子之所以答門人者是就工夫上說而一貫在其中唯處應之無

疑固見曾子之悟忠恕上答之無拘乃更見曾子
悟之盡也假令曾子因門人之疑而覆解一貫卽
是盡蛇添足而一貫之唯卽不可以語真悟矣如
此道來真如水月鏡花兩相對照說是二又是一
說是一又是二脫胎換骨出神還虛非徹悟不能
至於此也偶記佛偈有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
之語以忠恕明一貫真如鏡之鑑形兩人同得見
心眼皆相似也

君子喻於義章

前章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只爲
人品不同故不但好處自成其品卽過處亦各從
其類南轅北軫燕越殊趨縱失跌其路頭亦自定
也此予所以每謂論人先定品論士要辨志若只
就其一事一言之偶合於道雖小人亦有之矣一
事一言之偶違於理雖君子亦有之矣要之其品
定爲君子則其所喻者只有義雖過處亦可以知
仁也故曰君子喻於義不必事事協中如子路之
結纓屈原之沉石要之其所知者只有義故其所
殉者只有義決不向持祿榮身苟免偷生利分上
走矣小人反是

見賢思齊焉章

子貢方人夫子誚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理雖正語似謔若非自治有餘那得閑工夫去人
分上生較量乎真是見賢則思齊不暇見不賢則
自省不暇步步反躬自責自治所謂夫我則不暇
真夫子自道也子貢一生病痛只在於此故交友
則悅其不若已者師商孰愈回賜短長一切皆此
見解此病非小病大率學不知本之故所以一向
外覓只在人分上作求討也思齊自省真是學者
日用交遊訣竅反之已卽是實學求之外卽是方

人

古者言之不出章

言行相顧大率難事未論行濁言清口堯舜而心
桀紂者卽口說顏曾而行僅同於游賜猶爲不掩
其言躬之不逮古人之所爲耻者耻此也若曰口
堯舜而心桀紂是言與行兩相違背矣又烏用耻
乎下章訥言敏行意亦倣此

德不孤章

每謂誨人不倦正所以明爲之不厭明德在親民
決無有獨成之理堯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猶取

資於卿佐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都俞吁咈勢分都忘渾然師友氣象此萬世講學修德之模楷也必如是而後學識其大必如是而後德體其全不然曲善偏長自矜自好以稱於鄉里曰善人可矣大人之道則繫乎未有蒙也故曰德不孤必有鄰孤立而以稱有德無鄰而欲以成德者我未之前聞也三千七十世徒知其不可一日無孔子一日而無三千七十亦烏覩其為孔子者乎小乘安樂絕人逝世亦真所謂果哉末之難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十一

見羅先生書卷之三

見羅先生書 卷四

見羅先生書卷之四
論語大意

子使漆雕開仕章

曾點漆雕開就論語所記觀之識趣之高顏曾外諸賢無與比者童冠借樂彷彿老安少懷吾斯未信直與是亦為政氣味相方大行不能為之加窮居不能為之損矣孔子一生學力只有這些受用為二子一眼覩破正夫子所深望於諸賢不可必得者棲棲皇皇七十說而不遇甘老洙泗之間無所時援歆羨賞心者能幾人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章

浮海居夷千載之下讀之令人惋嘆想見孔子必有大不如意之遭且察見時局人情有必無可行之會憤懣無聊而後發此小小不平語意之間不應便至甚也嗟嗟可痛矣千載之下儒衣儒冠者徒誦孔子之書誰復知孔子傳經之苦慕孔子之道誰復念孔子行道之難苟知其苦難如此真是萬鍊千磨僅傳一緒以遺教於人間矣尚忍覩其蔽昧蔽壞而不章耶

李平書後章

三九

註疏本作宰予晝寢故有朽木糞土之喻正與懷
居義例相同理亦有可通者若只偶晝而寢於向
晦燕息之道雖背罪責未必便至於此繼之曰始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則其意益更明矣車美可鑑昔人料慶
封之必死土木勝恐其不安人也室美者亦請之
晝寢之行正懷居之意此孔子之所以深責也
吾未見剛章

剛喻金慾喻鉛有慾者不剛真如金之和鉛而必
軟也孔子只是見得清勘得到所以詞簡理切至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二

今移此判人無有一不驗者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
豆羹見於色銖兩取舍可以見心言意幾微發聲
微色平情極難事平得情即坦然盎然無不是仁
之流行矣分量乃大矣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即不
欲以加諸人此豈易事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在這
裏却正好下工夫也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及告
以求仁之方却又道不出此

夫子之文章章

他日夫子謂子貢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而不言
則小子何述焉夫不言何述其理明矣今日言性
與天道又何為其不可得而聞乎一方擊鼓十處
齊聞明敏無如子貢豈有夫子言之舉衆聽之乃
獨不得聞者乎今時學者穎悟未必及於子貢承
傳先輩之語出於口入於耳即自以為有聞豈不
謬哉此程伯子所以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可得
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橫渠先生亦曰聖門以
了悟為聞諒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三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不但晏子之美蓋萬世與人交之要法
也只敬了便諸賢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
雖云多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孰謂微生高章

孔子度量雖許人改過然法度嚴其律人最密
乞醯一小事便不許微生之直何其斷之刻乎然
却非刻也此正微生忽處忽處正是真處一事之
虧全德之累昔賢之論每每如此而學者往往欲
以意見承當言說架度不復知以修身為本以細

行爲不足矜也豈不誤哉

顏淵季路待章

吾視千載而上明學問於廟堂之上者唐虞也明學問於林壑之間者洙泗也其臣主之都俞師弟之切磋言人人殊大宗大旨未嘗不協於一故學者讀經最要就此理會子路之車裘共敝顏子之無伐善無施勞孔子之老安少懷氣味淺深分量大小自有不同然却不可苦爲較量分別只要見得車裘共敝是甚麼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主意無伐善施勞是甚麼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四

麼樣的主意老安少懷志誠大矣亦看他甚麼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主意蓋吾輩學爲聖人只是學得聖人之學却不能驟然躡得聖人之等若不從學旨上討明而妄從德上摹擬是爲淺躡陵躡者終無到手之理不從明學上講求却從分量上考較便是末上便是向人分上求敝舌疲精到底無學明之理子路小顏子大孔子化儘力講明講透講去只是孔顏分上的事於已何干已矣乎吾未見章

舊者寤語有云改過固難知過尤難到得知過改

過已易爲力矣常情有過未論不肯改先自不能

知蓋玉人公坐家昭管者少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其稱顏子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孔顏何以如此他日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曰有顏回者好學指其實只在不遷怒不貳過予以是知所云好學者之常止也不貳不遷常慮也又答詹德甫書斷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義皆與此相發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何以難得如此嗟嗟斯嘆也其在曾子未成之先顏子既亡之後乎蓋正所謂好學之人卽三千七十多聖人之門墻者亦不可多見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五

十室之邑章

孔子平生不以賢知先人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亦曰何有於我哉何其謙之至也獨於好學則平生直以自當亦不多以許人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我非生而知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何其任之甚也愚嘗因
此考之孔子雖云天縱之資自人觀之一切見成
無待於學由孔子自看學既入頭却是把定脚跟
步步挨將進去今志學一章每十年方纔換出一
段風光進一階級若說孔子十五歲時合下便能
耳順從心則天下之人固不肯信若說耳順從心
必待六七十則孔子分明學就不是生成孔子
實信得這步好學之功所以實承當這句好學之
任實承當好學之任不是自誇正欲天下後世學
者實信受奉行好學這句庶幾陟聖躋賢世間多

見程先生書

卷之四

六

有其人而渠亦不致枉費了一生的苦行直以其
資稟少美便謂之父母胞胎裏長就了的不曾費
半分的工夫也豈不惜哉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聖人說好學何其與後世異不遷怒不貳過當思
此等如何謂之好學過說不貳怒說不遷微矣微
矣不徵色發聲豈足道哉正所謂不遠復無祇悔
易之所以頌元吉也又當思顏子是用何學問之
功以能如此他人同學聖人是用何學問之功以
不能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後儒論學開口便說心一部論語言心者只是回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一句不知學者亦曾思之否
若肯作一思則真有無窮的道理合作商量有至
妙的機關合當究辨試發一問如何叫做心又如
何叫做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之學者相沿說心
即仁也果然心即是仁則說了心不必更說仁說
仁又說心疊床架屋違者背而去之謂異體者乃
有背同體者不相遠三月不違仁幾希二物至者
至到之義至國曰至至家曰至日月一至焉彷彿

見程先生書

卷之四

七

別有歸宿故直截謂為二物則何待聰明三尺之
童子亦不肖信謂為一物則當其背違之際仁將
何處歸藏心將何處背棄區區此說大似破碎支
離葛藤繁結果有明眼之士直截剖判則此疑團
未必不開悟旨試思之姑毋笑其破碎支
離葛藤繁結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章

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子夏雖篤信
然以文學名科故有紛華之悅誠心精意不免隱
隱奪向外邊子游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者蓋亦

必有所見而云也冠章甫衣縫掖習詩書誰不號稱爲儒然杪忽差殊君子小人界限判矣先儒所謂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其言雖約其理亦盡位天地育萬物只在致中和不在天地上下討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修身不在家國天下上討潔身亂倫矜名自好豈不爲己少涉自私又與大人之學懸隔霄壤善乎程伯子之言曰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此最善言仁者而爲人爲己之分大人小人之別端緒毫釐亦俱判於此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八

子游爲武城宰章

游夏雖同文學之科予每謂子游後來不能限其所至他姑不必論只據論語中所載武城兩事其敷教之端取人之法皆宛然知本之規想見雍容氣象子游蓋吳人道南一脉子游其最先者乎人之生也直章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天地之大德雖云總是一生而其發機同爲一直不直則不生矣此夫子所以謂人之生也直蓋其發機原如此也體其

直而生者理也悖其直而生者卽非理也周而生真所謂幸而免者也嗟乎知周而生之爲幸免也亦可愧也夫亦可懼也夫

樊遲問仁章

務民之義者無他只是自修自修只是先難不計功不祈福卽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且後獲也仁知非外物且非二道故學仁知亦只有自修計功祈福精神便向末上走了先儒謂樊遲粗鄙近利病不免此此孔子之所以戒也他日從游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夫子告之以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九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意亦相同大率聖人之學只有自修其機括毫分只在知本所以論語一書問者雖千般孔子之答亦千狀而其大旨歸宿如出一線稼圃一條規模議論稍覺寬宏本上著工例亦準此所謂好禮而莫不敬好義而莫不服好信而莫不用情真所謂一修身而天下之能事畢矣齊治均平皆舉之矣何其約而要簡而明也而學者只要馳求非內索於虛玄則外騖於功利外騖於功利者固是末上求討內索於虛玄者亦是末上求

討益平實地總放過去了也

宰我問曰仁者章

宰我以短喪晝寢二事為孔子所斥故學者輕之謂為聖門劣等因而不復辨其事理是非一切斥之如井有人焉其從之也正是宰我善意乃亦以為信道不篤憂為仁之陷害何其辟之甚也芻蕘可採况聖賢之答問乎他日孔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宰我之意正是故設此問欲以發明仁者之不愚耳兵食信三者豈有一件可去之理去兵已迂况又去食此最事理之不可通者

是經先生書

卷之四

十

矣而子貢不嫌於問夫子不病於答千載之下且以子貢為善問夫子為善答也至於桃應之說尤為不經舜之登庸也原在底豫之後固無為天子而瞽瞍殺人之事即有之臯陶豈真得以士師之法而刑天子之父至於舜為天子不能蔽一親瞽瞍雖頑號稱天子之父一犯殺人即不免於戮皆經傳之無徵事理之最舛者若據區區淺陋直以此言酬答桃應亦愧心無所開口矣而孟子却不然也這此與故這些事理孟子豈有不知明學為意不在調多聞正義為六不必瑣瑣計事理此孟

子學識心曾從來與人別樣也予與邦和書曾引此謂知大舜遵海之心可以為孝子守臯陶有受之義可以為忠臣此偉然今古不刊之典也區區討故實較纖瑣豈足掛齒牙於孟子之口哉予每讀此欲為前賢一雪故併及之

子見南子章

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學者只要認得過字明白是箇過自是無私心而偶然失禮果是箇

是經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一

無私心而偶然失禮則其初也必無扳援無觀望其行自失其心可知其後也必無繫吝無歉愧其心自直其事可知真如日月之食可與見而無慚其更也可致仰而不愧此其所以可改向人前亦可認而不掩無待於為之辭也若有心焉則是惡矣惡則不可改矣其遮前掩後閉藏消沮不得已而為之支吾解說者勢使然也孔子何等人品何等心胸肯作此等之見至於失處則雖聖人亦容直不能無者矣不能保其無失却可保其無心此孔子於南子之見所以明白認以為過而不敢復

爲之辭但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而已
所否者何正是扳援覬望之謂矢之者何正以自
明其無扳援覬望之謂惟直認乃益足以見孔子
之無私就矢之乃便足以明孔子之自悔當空朗
日洞然無私纖翳必除反觀自照此孔子之聖所
以獨高於萬古也他日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曰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若主癰疽與痔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故孔子終身不曾仕衛終
身不曾仕衛想見其微頭徹尾到底不曾干求孔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一

子豈有一毫利之而見南子以干選哉小君之見
大率既仕之禮蓋委質爲臣而後有見小君之禮
未有過賓遊客見其君可矣又必見小君者也此
正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是孔子
本無私一解了反見有私本是過一飾了反成是
惡幾希以淺鮮之心度君子之腹者矣曰過賓遊
客既無見小君之禮則孔子之見南子何爲也哉
曰此亦無考然理有可知南子雖有淫行觀其與
靈公夜坐聞車聲駢駢至闕而止便知其爲遠伯
王也且曰妾聞君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

行遠伯王者君子也視之果然夫南子既知伯王
之爲君子想見當時孔子望重亦必慕孔子之爲
聖人彷彿有好德沽名之意故夫子因其求見而
見之此於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理雖
稍背然以比於互鄉之見原壤之遊不爲已甚不
輕絕人彷彿有似之者且身在其國小君求見事
理人情或亦有不容已所謂見惡人以避咎也古
亦有之矣故謂夫子之見南子爲過夫子固所不
辭謂夫子之見南子有私則始終不曾仕衛干載
而下亦知之矣無怪乎夫子之有以自信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三

如有博施於民章

仁最難言先儒曾有是說看來真難言若說體是
仁則生意流行充塞宇宙者無不是仁若即用是
仁則孺子往矣怵惕惻隱安在不見親不奉長愛
敬何存若說仁在我則魚躍鸞飛舉目盡是生意
若說仁在物生機少窒榮枯開落毫髮於已無關
若說及物爲仁則汲汲皇皇孔子孟終身不遇此孔
子之學所以雖以求仁爲宗而又罕言仁也非罕
言蓋難言之也及門之徒可與語者想見初來只
一顏子其餘雖以子貢之達最爲穎悟亦不免只

在作用上看事功上求若謂及不得物即不可語
功業不可語仁矣故有博施濟眾為仁之問味其
辭氣尚歉然有未能施及天下濟盡四海之意只
施博而濟眾亦庶可名仁否此正墨子兼愛之說
全在作用上看事功上求了也聖人論學只怕離
本一步故斬然遮攔曰果若云云豈能濟施能博
豈但曰仁雖聖人作用不過此矣聖人非高說蓋
聖人者仁之至也若只就事功上看即凡有所及
者無不是仁矣而况於施之博濟之眾乎然以語
為仁之方則不宜如此也若以此求仁則念念心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四

本

心只在施濟上做全副當精神走向人邊上去將
終日皇皇拯援應接之不暇矣摩頂放踵求以了
施濟之分願不能也以稱於天下曰仁不得也故
繼之曰堯舜其猶病諸堯舜猶病自昔者之不明
至舉以為聖人有所不能之證萬邦協和四方風
動鳥獸魚鱉罔不咸若矣而尚云施之未博濟之
未眾乎此蓋眼前之事不知何以從前者之不明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却疊
一句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爾箇堯舜

猶病只是一箇理路然則謂堯舜病博施亦將謂
堯舜病修己以安百姓乎堯舜做不得的如何却
教子路做則孔子之教其真托之空言矣曰如子
所見堯舜之非病博施也明矣然則堯舜之所病
者何病乎曰求之已則仁覆天下而有餘求之人
則摩頂放踵利天下而不足堯舜之所以致地平
天成民安物阜者其施為運用之機括豈直在人
分上求在施濟上著手乎若在施濟上求則雖以
堯舜之聖亦將皇皇然疲精弊神拯援應接惟日
之不足也而仁終不可成也故曰猶病也子路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五

本

解亦如子貢必竟以求之己為不足而要以及於
物乃有功修己以敬渠意看得全狹故曰如斯而
已乎曰及人彼尚以為狹也故又曰如斯而已乎
夫子乃滿足言之曰修足以安百姓然其意之所
趨向夫子知之矣故亦斬然遮攔若曰修己而不
為安人起念固自可以安人修己而不為安百姓
起念固自可以安百姓若如子所見雖云以敬自
修而其精意誠心全體俱在人上是直以安百姓
為主而非以修己為主矣如此則亦將疲精弊神
皇皇然拯援應接之不給也故曰修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登此一句最有義味要知下句之辭雖同上句而上句之意却不同於下句如何不同上句是孔子的主意是以修己包百姓下句是孔子推子路的主意是以安百姓者當君子正是博濟爲仁之見雖聖如堯舜率是道而以率天下之政欲以四方之風動萬物之咸若也豈不難乎豈得不病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只是要得實在此心與萬物同體果若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實有與物同體之心則自然立不獨立達不獨達有與物同體之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六

懷之因物付物各止其所隨分所到無不滿愜而仁覆天下矣能近取譬豈有別法只是打破人我之障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九竅百骸誰不認得爲己一膜之外便爾痛癢無關能知通天徹地之渾然同一仁則亦悟通天徹地之渾然同一身疾痛疴癢喘息呼吸卽八萬四千毛竅無一竅而不與天地萬物相爲通也乃只欲護己之痛不復矜人之痛遂己之欲不顧妨民之欲是真守尺寸而不復覩天地之大全也亦何怪其秦越肥瘠視四海之休咎理亂與己不相關

也乎此正是害仁之蠹賊不能施濟之種子乃不從此處擴充而只務向外面求討未論施不得濟不得就令能濟能施小有補塞探其根源亦無非要譽沽名濟事就功之意堯舜猶病尚是說他做不得成轉底推之卽無復有纖毫愛成之實意流通於其間矣仁在乎此聖人所以猛意斬除從微截斷說箇堯舜猶病蓋斷其萬無一成之理也孟子亦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於墨氏兼愛之說直從生心處推其極至於無父且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偏人人將相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七

此非甚言之也所謂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蓋有以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大抵無學術的人偶然失德雖甚悖謬其害淺何者其弊止於一身有學術的人有意主張卽意見議論小小差訛害便大何者其毒便延於世此孔子之於由賜雖在及門之友斥之不得不嚴而孟子於楊墨賊道之輩閑之不得不力也然非實明儒者之學實見孔曾之心亦誰能於毫髮之訛察見其千里之舛無上享而戚戚嗟嗟爲世道發悲憤哉

默而識之章

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即所謂能近取譬可以為仁之方矣乃必曰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本無賓本無祭翼翼小心如見如承者是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義備矣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嗟乎此正所謂默而論之的消息也正所謂止於至善之脉路也故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予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當之意正有見於此學問若無這步必竟不得入微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八

本

不得達本說本體必竟有合有離說工夫必竟有斷有續只一箇默而識之真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愚前解時習義亦類此必如此而後可時習不然習不得也教學非別事即是默識的條款默識非別事即是教學的主腦予於大學中掣出止修兩字正亦悟此此本孔子平生自信之事屢屢以之自當至此却又學言之以之自歎大率誨人謙已之意未嘗不存而就孔子三十四十以前則亦未諒其立與不惑自信之為何如也工夫之毫髮有疎手勢之幾微未熟容或有之矣予於孔

子書雖極謙已者一切信是實語世間未有一箇不老實的聖人則聖人又安有一句不老實說話說箇何有於我便容或未有於我說箇是吾憂也便確實是有憂也下章工夫大率與此相同故其自歎之辭大率與此同實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費多少氣力而可云泰然無憂一切見成熟路輕車咸有於我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定兩字非實透性者未能識未論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九

本

千之士即六藝身通者自曾點漆雕開外大率未能忘情用舍一切隨順所遇而不以窮達為加損也誰人不是用之則行決無有不用而行之理誰人不是舍之則藏決無有舍而不藏之理只其幾微毫髮視用舍未能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未能如晝夜之夢覺則於用處必有快其順者快其順即是加於舍處必有見其拂者見其拂即是損尹氏所謂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非謂子其諱足以同之乎浴沂風雩童冠與偕直以答如或知汝之間曾點氣岸太高若稍近狂

其識趣之遠則斷然非諸賢所及曾子雖得孔子之傳想見其家庭授受氣味亦自深也學者只要在此等處玩味自然分量寬弘世味澹泊透性一關漸次有基本矣

子在齊聞韶章

註疏本作子在齊聞韶音以三月爲音字之誤蓋偶聞韶音有感於衷因忘味而發嘆也此雖無關大義然情理似更有可通者若作三月不知肉味則孔子用情偏滯未必至此其勢不免更贅一文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則其理亦未有可據者昔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一

季札觀樂見舞韶箭者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茂以加矣以是而知韶樂亦不專在齊也孔子故魯人何取而獨於齊聞韶學之三月乎愚故曰三月爲音字之誤理可通也

夫子爲衛君乎章

太史公傳伯夷扣馬諫武王及武王已平殷亂耻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蕨而食之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今神農虞夏忽焉沒矣我安適歸矣吁嗟俎矣命

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謂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嗟嗟太史公豈知夷齊之心者耶知夷齊者惟孔子故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伯夷豈不知普天率土之無非周粟耶豈不知薇蕨之采食將必有窮耶則以爲義命之安之必致乎此也故惟不食粟則心安食周之粟則心不安餓而死則目瞑食周之粟而死則目不瞑所求在此所得在此則餓而死者夷齊本願也所謂神農虞夏忽焉沒矣我安適歸矣蓋傷時也吁嗟俎矣命之衰矣蓋嘆命也傷時嘆命豈怨耶真所謂

見羅先生書

卷之四

十一

求仁而適得仁也又何怨耶如何叫做仁如何叫做得此中須要著一思量愚於病中汲汲皇皇以明學爲事因而遭廻者屢之偶激一友人之誠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句慷慨語之其友爲之竦然大率孔子之說要以明夷齊之不怨而愚之答乃稍有與孔異者若曰果其求仁而得仁怨亦是仁果其欲仁而得仁貪亦是仁雖言之之燕者燕坎珂亦是適燕適粵者即安行亦是往粵路頭既分趨背各別未問遲疾險夷其正邪地分已先判於此矣上有青天天下有黃壤不

亡者存蓋高悽愴人誰不死果其求仁而得仁雖怨亦何病耶學者誠要緊諒夷齊之無怨而尤要緊決已志之必仁怨與不怨請姑未須道著

見羅先生書卷之四

見羅先生書卷之五

論語大意

飯蔬食飲水章

經煅煉乃可辦金臨境界乃真見學虛意見只好背地矜誇空頭話只好閑時播弄小小利害當前心悸竟搓手忙脚亂便都假不得了用不着了此便是煅煉士子之真火候也所以聖人論學每每諄切於此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富貴貧賤的境界不可托大看得輕了多少有志之士到此透關不過誰能信得命及斷以不求又誰能守得義任浮雲相視象山曰富貴利達之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果然學有得力最大者莫如死生亦是閑事富貴貧賤又曾足道苟非其人大言高視未道死來些小境界現前便渾身放倒了也懷居者決不可以為士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試問之還別有大丈夫否廣居正位大道云云者總空托矣

加我數年章

愚每謂學問只有守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未五十時大率自守境界自吾輩觀孔子只十五時世累超然已自無過自孔子自觀入微查考三十前尚覺有立不住處四十前尚覺有不免惑處是即所謂過也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然則此嘆其彷彿不惑之後未能知命之前乎豈可執定孔子贊易在於晚年而便謂未贊易前平生未學易耶若據加我數年之詞就將做垂老待盡之日則孔子雖聖亦決不預知其年數之所極矣加年懋學自是龜勉之辭有志者所常談不足泥也

先生書

卷之五

二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說得無隱意最深切有含蓄然又坦坦平平無他奇特此其所以理到真所謂聖人之言也味之何等渾融何等深厚而條條理理又自歷歷分明太和元氣盎然洋溢於片詞隻語間矣他日謂子貢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而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就此等處味真何處不是夫子的行亦何處不是夫子的與吾夫子氣

象真渾然一天也

子以四教章

愚嘗謂士農工商人各有業廢業而後為學非予所嘗聞也伊尹樂堯舜之道不曾廢耕傅說終始典學不曾廢築士獨無業乎易有之矣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非易之言也蓋孔子之言也然則孔之所以設教者亦可知矣大率經世之學必用文行交修求仁之宗必更心事合一此門人所以會其旨意析其科條以文行忠信四者為聖人之所

先生書

卷之五

三

以教也會其旨意則知文行忠信之總為求仁析其科條則知求仁之功之必備此四者昔賢謂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理亦近之此却在何處做此身所處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此身所修非齊家則治國非治國則平天下是皆所謂行之者也忠信則所以進德者也即所以修之者也修辭而必立其誠則所以修業者其主腦亦不外是矣何也蓋修文亦不是閑事正所以講求其修之者也講求其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也此其所以為一貫也然却自其已之盡也實實落落

落有箇忠自其通於物也實實落落有個信自應
事接物而言也實實落落有個行自考古修辭而
言也實實落落有個文門人雖隨見隨資而問孔
子雖隨事隨機而答析其科條總不外此四者此
其所以又自有此款分當宋之末沉溺於訓詁辭
章其看物理俱在外邊以此體文之教則文之一
字誠不免為枝葉後來學者緣此矯枉過直懲噎
之故乃至併廢飲食謂讀書考古一切為學之蝨
賊也是使工者廢築農者廢耕士者廢業當官者
廢職事必一切盡棄職業專求本心而後可以謂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四

之學矣然則古之所謂進德者果在修業外乎但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本末先
後之序不可紊亂在學者要知所分別耳若曰德
業不交修而可以名學文行忠信不一致而可以
成德業者吾未之聞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章

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
做脚他日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且
不可况善人况君子又况聖人乎作易也以乾坤
為上經之首以咸恒為下經之首而係之象曰雷

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只立而易方吾未見人道
之可以有成者矣善人地分去聖雖遠然必一志
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聖人等級雖云履行已到極
處亦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譬之錦綺布帛
精粗不同而皆可以語成器利世用者有本有末
也只一不成章即錦綺布帛總為虛擲之矣末季
士習民風大率瀉薄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泰古之弊可謂今不然乎此有恒之所以信難其
人而聖人者吾知其果不可復見於天下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五

愚答詹德甫書有曰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
學只愁不知因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斷之曰直
直認箇不知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舉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無是也斷之曰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
知嗟乎此美之不明也久矣驟而語之人誰肯信
先輩有謂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爭此一知是矣是矣却
不曾思量孔子何緣便能無不知百姓又何緣日
用之而不知大率返本一步則日靈日聖離本一
步則日蔽日愚靈自何來從本而出蔽自何來從

感而生孔子無不知而作便是常止吉在幾之先
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卽是知止故不遠而能
復矣百姓日用而不知則放其心於膠轕紛擾之
中日馳騫而不知反也今不本其知與不知之由
而惟較其知與不知之等徒手望洋終無入路學
者亦誰不知孔顏庸子知不知之曠然有分別乎
若只在知上求討就知上角競則多聞而擇多見
而識亦何嘗不是本知亦何嘗不是用知而聖人
乃以爲知之次乎人只有一箇心豈有二心故亦
只有一箇知豈有二知知其只有一知則孔子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六

所以無不知顏子之所以未嘗不知其立命歸宗
不專在知上求討昭昭明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
亦自有這一等學問亦是討添得知以此應事宰
物角技等名亦自有所補矣然以語於盡性至命
機括剝蕪然未之及也故聖人斷以爲知之次正
以病其在知上求討而不本其知之所自來也豈
以謂人真有所知此乃其知之次者乎今若必以
致知爲宗就知來知治知着致知無停礙致亦無
停用轉致轉說轉知轉遠矣雖自以爲異於多聞
多見者不知毫分抄忽之分別其亦將安所托始

乎聞而能擇見而能識則亦非全然泛濫馳騫者
之比特其知有知而不知有本知有致而不知有
止則其立命歸宗端緒昭然與聖人無不知之學
確然分途逕耳此最學問毫釐之幾所宜深辨者
予於他書亦屢屢言之矣此尤聖人自發大公案
輒一申之志於明宗者庶藉之一考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曾子聞學之蚤合下知本故合下便以修身爲本
戰兢臨履日省此身毫髮無有缺漏故到終來浩
然有以自慊泰然得以全歸其平生功夫密緻蓋
不待言由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觀之則真亦不易
到此境界也與孔子曳杖逍遙彷彿一般氣象古
云生死岬頭不是臨時處置彼臨死而安排者烏
能及此乎

曾子疾孟敬子問之章

聖人可學而至昔賢言之人知之矣以愚觀於成
王曾子乃直信其必然成王初來亦是中才之主
周公抗法伯禽豈其得已流言之謗尚且疑之非
天動威終無以明周公之心後來成就蔚然爲周
令王觀詩頌基命宥密緝熙光明之語大漸之際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七

顧命從容道氣雍容殊有可味此真學之力也蓋
 周公之教之也故其命君陳也惓惓式時周公猷
 訓且曰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
 聖此其有感於周公也深矣其服周公也至矣曾
 子後來所造亦深初來亦非絕異之稟故夫子曰
 參也魯豈有不實名其才品稱之為魯者乎只為
 他尊所聞行所知戰兢臨履省身克已矢志不渝
 遂彷彿進於聖人地位江漢以濯秋陽以暴雖頌
 聖人之高地分胸襟亦可對見其言孟敬子也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背矣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則渾然恭已垂裳的家法也宛然堯舜的氣象
 也皜皜乎江漢秋陽的本色也易簣從容善鳴垂
 世彼其得夫子之力何深知夫子之心事何至承
 傳負荷夫子之學脉何重肯以夫言行氣象之似
 夫子者而事之以夫子乎故程子曰參也竟以魯
 得之從古學問之功本末始終可考見者此二人
 其最著者矣予故表而出之以戒世之自暴自棄
 耳自諉於不能者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八

如何叫做弘如何叫做毅弘毅兩字在己身上因
 何事得名在學問上向何處安著明得則弘毅兩
 字就為我有不明得則弘毅兩字必竟是曾子獨
 有孔門雖以求仁為宗每每只是懸空說箇仁不
 知仁在天地間向何處安立在吾身中向何處識
 取識得則任仁有分識不得則仁以為己任必竟
 只是曾子有分且仁亦有何形聲如何號稱重有
 何程度如何號稱遠任了仁九竅百骸不曾加了
 些子如何叫做重行了仁闔域尚未逾如何叫做
 遠知得重而後能任重識得遠而後能致遠不然
 還托空言須讓曾子獨步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九

民可使由之章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蓋規
 矩可與人巧則不可與也若使巧可與人則梓匠
 輪輿者何靳之乃獨秘之而授人以規矩者乎聖
 人之教人亦類此矣能與之以學不能與之以悟
 聖王之淑世亦類此矣能使之由不能使之知故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則到悟的一步雖以
 聖人之愛成力量亦不能驟而入也而世之學者
 不務學只求知世之教者不授學只責悟是直廢

規矩而望人之巧也豈不悖哉
如有周公之才章

胤子朱啓明質也只一傲了便盡喪其美以至殄
世大率小人之有凶德者未有非挾才以傲世者
也才美如周公至矣只一驕吝即其餘都無足觀
要緊者餘字德者本也才者末也論者一生全德
已喪所謂本之則亡如之何矣縱有藝能一切盡
爲餘事橫渠所謂濟惡者不才是矣餘食贅行物
或惡之豈有道者所處乎 驕吝雖分一病兩痛
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此尤宜有深省也

不在其位章

良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中庸曰君
子素其位而行只一步出位便紊亂了始終本末
之序到底來無復有善著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子此言不可輕看了無非知本的法程知止的
消息昔上蔡講論語舉子見齊衰者一條謂一部
論語只如此看愚謬有徵於大學固不覺沛然有
徹於論語以謂一部論語無非知本的消息也敢
借述上蔡之言曰一部論語只如此看
狂而不直章

世道日下則民僞日滋民僞日滋則本真日喪孔
子曾有言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狂
而不直云云是亦有感於此大率狂而直侗而愿
慳慳而信者氣質之常末季之世則皆不復然矣
與後章狂而蕩矜而忿戾愚而詐皆所謂與常質
相反也只質在則雖疾可醫標本相尋豈真殊證
總之只是一箇僞而已矣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此
孔子之所以嘆也

巍巍乎舜禹章

生斯世也則榮枯利鈍夷險升沉之遭值人人有
之不但衆人雖聖人亦未有能超然處於世界乾
坤之外者也不能處於世界乾坤之外則不能免
於榮枯利鈍升沉夷險之遭值聖人與途之人一
而已矣而聖人履此以成其聖衆人同此以成其
愚此無他則與不與之所由分矣舜禹亦何巍巍
同此七尺之軀耳特其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被
袵衣鼓琴也若固有之勤於邦儉於家地平天成
而不有其功胼手胝足而不知其勞貴爲天子宮
有四海之內猶然一耕稼陶魚之心思日夜孜孜之
心也且二君者並皆起於羈旅之中舉而加諸上

位超然諸累不以屑心此其所以能巍巍也大率
貧富貴賤有二界而所以處之者無兩心隕穢於
貧賤者必充拙於富貴然則二君者豈必有天下
而後見其巍巍蓋榮枯利鈍夷險升沉之不足以
累其心久矣自古聖人多矣洙泗以來舉揚者必
歸舜蓋惟舜所履為最備生世中榮枯利鈍夷險
升沉之遺值者也噫後之欲觀舜禹者無觀之他
亦觀之此而已矣

大哉堯之為君章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皇清

卷之五

十二

居其一焉惟大為難許人夫子平生惟以大名已
之學稱巍巍乎惟天為大而獨許堯則之曰大哉
堯之為君如何叫做大若說法象之大則大者信
惟天矣堯何人斯眇焉七尺由天觀之何異馬體
毫末則堯之大者決不以其形以是而知天之六
者亦不以其象學又如何能大先儒以謂八歲入
小學十五入大學所以有大小之分此決不然聖
人決不以國之所以名學者名其書後有駁之者
以農圃醫卜謂之小學士子師儒之學謂之大學
其言稍異其舛亦同蓋聖人之學直以天為法故

其名學之旨直以天為宗惟天為大惟學為大惟
堯為大惟孔為大天者學之體學者天之用堯與
孔子其體天而盡學者乎故愚以謂古今有四大
而孔居其一焉後之欲明學者必學孔欲知孔者
必明大大不可名請觀於天知天則知孔知孔則
知學知學則天與堯孔一以貫之矣嗟乎誰能識
大成功文章世以仰堯矣然則孔何功乎刪述六
經世以頌孔矣然則堯何述乎然則堯孔之所以
為大者豈獨不以其形即文章功業之有無多少
亦非所以論於此矣大哉大哉必明於此而後可

皇清

卷之五

十三

與語孔子之學

子罕言利章

利而罕言是矣命而罕言似矣仁為學問之宗倦
倦焉辨此矣何以亦為罕言先儒曰仁最難言故
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最得罕言
之意細考語中大率如何用心者則許以近仁如
何用心者則斥其非仁如何作事者則許之以仁
如何作事者則指之曰未仁此論語所以雖屢言
仁而至於取日虞淵和盤托出直掣仁體以交付
學者則雖聖人到此亦難以下口也蓋欲指其發

動之合理者是仁則仁之理恐不專在於動欲指其聲臭之無者是仁則機之生生者又似充滿孟子發出怵惕惻隱分明是指仁矣然怵惕惻隱一幾也可執乎孔子於易發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然反之於我怵惕惻隱者固生運動知覺者獨非生乎豈獨運動知覺或善或惡或是或非凡爲運動知覺者獨非生乎故仁果難言聖人所以罕言仁也惟惟與二三子語者只是教以求仁之方而已命非罕言蓋聖人者以義爲命者也故凡言義者卽是命也如云見利思義卽貧富之失得命不必言矣曰見危授命卽死生之禍福命不必言矣故凡違義者卽是違命也知命者只是知義也知義則命不足言而利又何足說乎

達巷黨人章

黨人以大哉稱孔子儘似知孔子以博學爲大哉却不知大哉無所成名彷彿民無能名氣象又有類於大哉有似知孔子者故孔子雖有笑其不相知而亦詫其略相似當之不可斥之非是因而謾應之戲答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然則黨人之在當世雖智未足以知聖人比於東家之丘武

叔之輩其識見亦稍高矣

子絕四章

考論語約孔子之教旨科條而記之者有二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予淺陋謬有測於大學之宗因有契於論語之旨默默看來文行忠信渾然是箇修法而止在其中毋意必固我隱然是箇止法而修在其中文行忠信前已論之修之義著矣毋意必固我如何叫做止法愚嘗以立表取中喻之測景立表必擇天心之中今汝寧有天中書院正古人所測候處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五

偏東毫分不得偏東毫分卽非中卽非止矣偏西毫分不得偏西毫分卽非中卽非止矣偏南偏北皆然東西南北固是毫髮不可偏若無一定之表如何取中知止者正如立表意必固我四者俱要絕就如東西南北不可偏固必東西南北一毫無所偏而後表爲常止然亦必止有定則而後知東西南北之決不容於偏也而後學者可用力也有未諸儒碩不謂之惟聖絕此四者則亦爲有一焉與天地不相似是直以爲聖人之成德而非學者之所可致力也於絕字毋字之義固爲難通慈湖

楊氏知為聖人之所以立教者矣。喫緊提撕，主張教旨，其見似矣。乃直從意上欲為坦然平鋪，只恐起滅紛飛，婉轉未有依據，故敢借以不明大學之宗，則斷不能盡識孔子之奧。不識孔子之奧，則斷無由徹論語之旨。象山先生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如開卷說學字，只學之一字，豈無下落。絕四之說，其為無頭尤甚。夫安得不指為聖人之極則，而為學者之不可幾及者乎。孟子嘗有言矣：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何以異於絕四者。試問心如何有放，非放於意必則放於

見禮先書

卷之五

十六

固我，除却意必，固我心無有放矣。乃求放心則以為學者之常然，絕意必固我則以為聖人之高致。不知除却絕此四者，萬語千言，聖人亦無他以為教矣。借嘗有言：聖人教人，豈是為人添得少的，只是為人除得多的。意必固我，總是空費了閑思量，而無補於事實者也。真所謂除其多者也。問者曰：然則絕四之為學問功夫也，昭昭明矣。而子又以為隱隱是箇止法，大學非空止止者，止於善也。不識論語之所為止者，將安止乎。曰：此易見也。大學論語書之成，有先後而非出二手。求仁止善名之

稱有互換而學無兩端。試問至善是何物，知至善即知仁矣。試問仁是何物，識得仁識得善矣。仁與善異名而非異體者也。故論語之所止者，止諸仁也。然則絕四功之最著者矣。何大學只教人以知止，不教人以絕四，不幾於只教人以立表而不復教以東西南北之不可偏者乎。曰：非然也。此亦易見也。試問心如何有不正，除却意必固我，別無不正意如何有不誠，除却意必固我，別無不誠。知如何有不致，物如何有不格，除却意必固我，別無有不致不格。心意知物是細析心之條理，致格誠正

見禮先書

卷之五

十七

是細析功之條理，意必固我是細析病之條理。故大學只說格致誠正，而毋意必固我就在其中。論語只說毋意必固我而格致誠正就在其中。無意必固我固渾然一仁矣，常止矣。心正意誠知至，物格亦渾然一善矣，常止矣。此蓋聖學之宗傳，止修之定法，可意會而不可牽文。有異辭而無有異旨者也。况其理路昭昭，雖在千載之下，有可印據者乎。噫，後之欲明聖學者，其將何從。程伯子曰：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又曰：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真，可為得其旨矣。

允若茲如持左契以勘語孟六籍以暨宋明諸儒之書是是非非一以貫之無所遁其情矣

太宰問於子貢章

知孔子之聖者非難知孔子之所以聖者爲難知孔子之學乃知孔子之學而名其聖乃真知孔子之所以聖矣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宰之譽固不免祇以伎倆相高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貢之答亦不無幾以絕德示峻無階可升無德而踰推尊誠至矣而直示天下以不可學也又烏在其爲知孔子者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八

吾有知乎哉章

昔賢云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學記亦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此喻最善宜察其理謂聲不自鐘出則分明與鐘爲體必欲執聲爲鐘隨扣隨鳴聲亦與扣俱散然則鐘雖自有聲聲者必竟鐘之用矣人心亦如此矣謂知不是心有則分明與心爲體必欲執知爲心則隨感隨應知亦與感歸空然則心雖自有知知者亦竟心之用矣鐘惟常止故聲之應者隨扣大小各當其

倫使鐘常扣而不止則聲將雜出而無章矣人心亦如此矣心惟常止故知之應者隨感大小各當其情使心常感而不止則知亦將汨亂而無序矣而世之學者只要常知只要以知爲體以知爲宗不亦異乎古之所以事心者乎不亦異乎古之所以求知者乎何者古人之所以事心者以止事心以止事心故本常立古人之所以求知者以無知哉無知也此豈謙謙之語抑豈漫爲之辭蓋實體也實功也信其無知則必諒其常止不然這無知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十九

何處得來惟其無知所以能無不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又以之自信也不然這鄙夫有問兩端畢竭何處得來空空如也不是說鄙夫正是說無知之狀自夫子外庶空者惟一顏子後儒忌說空謂恐近於禪寂孔子不忌之矣吾何避嫌之有其寔空者正是止之景狀止者卽是空之功夫無知則空有知則不空矣世之人果以無知者賢乎有知者賢乎若以有知爲賢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莫賢矣必以無知爲賢則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真不識不知緝熙敬止之家法也吾

方病其知之欲空而不得也又何避嫌之有
顏淵喟然嘆曰章

經世出世之學如粵南冀北趨向不同塗作用亦
異調反本還原直從體上求者雖是高手然想像
懸空必竟無安立之處蓋身在世中既不能離事
物又不能宰事物大經不能經綸大本如何立站
高明之士大率偏見於此直反之無臭無聲之中
索之有名有象之外以謂必如是足以盡道之體
也顏子初來之見蓋亦由乎此也故有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象道亦何名豈

見羅先書

卷之五

二十

有方所執空成象恍惚多端知見愈玄去道愈遠
不但措之人倫事物之間紛然無所至止就令反
之幽閑靜閒之中亦爾杳然未有依據博文者何
即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蓋家國天下心
意知物原與身為體者也與身為一體如何離得
離之而別求道者非也約禮者何即所謂本末始
終就事物之中分別之而知所先後者是也蓋此
身原與事物相周旋者也不就應事接物之中而
別求至止者非也然則博文者彷彿便是修法約
禮者彷彿便是止法實實落落以身頓在家國天

下之中實實落落以止貫在格致誠正均平齊治
之內此身所處不是家便是國不是國便是天下
此身所修不是齊便是治不是治便是平無一步
不是用功的地頭無一步不是覲道的光景不必
更作懸空之想不復更有捉影捕風之難易而易
知簡而易能此夫子之所以善誘顏子之所以歎
也夫前此惟不知此身之與事物相為周旋也此
體之原與國家天下不相離異也上度懸空故有
間歇之處今既知之矣真令在家則便身乎家矣
在國則便身乎國矣在天下則便身乎天下矣雖

見羅先書

卷之五

二十一

欲罷之其將何能故予每以顏子前此的錯認恍
惚是靜中一段光景也如有所立卓爾豈有道真
呈象之理若使道果呈象又是想像之見矣立者
何在論語中即孔子之三十而立在大學即孔子
所云之知止而定至於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是
自然之理矣然後知道之果無方體形像而不可
以方體形像求也果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極也
仰鑽瞻忽乃真悟其向之舛矣大率學未到手聰
明之士憑其意見之高美大聖神若將一超可入
到得學有入路如橫流汎濫白地歸巢虛知見到

此分毫着不得也閑氣力到此分毫用不着也必竟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必竟志而立立而不惑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順從心雖孔子天縱之聖加以發憤忘食之勇亦莫之能違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從前的妄想到此不復上心頭矣嗟乎以孔子之聖為之師以顏子之明為之弟子其所為學亦只默默循循由於坦夷平實之中而不敢有新奇可喜之論厲高凌空之想而後之學者乃率憑其意見索之人倫事物之外也豈不謬哉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三十一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大率此道只見不平實斷無有可以躡泊之理仰之彌高是將見擡高了鑽之彌堅是將道看深了瞻前忽後是又求得奇了此所以皆不近道此顏子有創而云也博我以文無往而非修之地頭也約我以禮無往而非止之歸宿也循循善誘中有多少妙用終日與言無所不悅可惜當時記錄不盡如引小兒既要教他長得知見却又怕他偏了嗜好既要教他走得路程却又怕他昧了趨向入戶升階登堂造室是有多少稱量多少次第

舊有詩云埋頭更覺回頭晚入手翻嫌放手遲聖人教人其苦心用意略亦類此非顏子深潛縝密有可受之地亦烏足以識夫子之循循善誘乎欲罷不能蓋寔見得此理平鋪放著無有空缺處也一事疎即全體漏無間可容息也既竭吾才乃見卓爾蓋浮華盡剥真實乃見也然後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而從前之高為意見虛為揣摩者一切妄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三十一

末由也已舊說謂為一間未達豈有顏子而自名其一間未達之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孔子末由也已的光景也小心昭事望道未見是文王末由也已的光景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描畫揣摩掠虛光而實實得者烏足以知此子在川上曰章

川逝乎道逝乎川與道俱乎川逝道乎道逝川乎其逝相為逝而莫知其主乎逝者如斯夫見川乎抑見道乎其見川即見道乎所指為逝者指川乎抑指道乎其指川以興道乎抑見者在川而所指者乃專在於道乎夫子他日常有言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大率道理皆是眼前錯過而世之學者務欲於僻地搜尋故孔子之所嘆者雖在於川而所感者不在於川也所感者雖若在於道而所以感者又不專在道也蓋感人之見川不見道也孰為川川其逝之最著者也身一川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舍晝夜乎有停機乎不寧維是瓜之生髮之長筋之轉脉之搖舍晝夜乎有停機乎蓋與川俱逝長往而不還而特不得其朕者也然則逝者獨川乎必見川乃見逝乎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

見羅先書

卷之五

二十四

事推而行是其言最可味與孔意有相發者又曰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則其理益精其詞益巧其機括益大洩露矣知雲之不能為雨也雨之不能為雲也則所謂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雲與雨俱不得而與也知為雲者即為雨者為雨者即為雲者則所以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雲與雨俱也知隆施主張雲與雨俱不得而與則耳之不能為目也目之不能為心也九竅百骸之不能徧相為隆施主張也均也知隆施主張居無事而推行者雲與雨俱也則為耳者之即所以

為目也為目者之即所以為心也為耳目心知者之即所以為九竅百骸也其同一隆施同一主張同一居無事而為其所推行者亦均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穆者不已故時行物生如其逝而不舍晝夜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故物之並育也道之並行也如其不害不悖逝而不舍晝夜也然則吾人之所體認其將何從吾人之所歸宿其將何據有所以為天者亦有所以為人者有天地之所以為大者亦有人之所以為大者知時行物生

見羅先書

卷之五

二十五

之非所以為天則知心知耳目九竅百骸之非所以為人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非天地之所以為大則知知覺運動變化云為之並行並用不害不悖者之非人之所以為大也知人之有所以為人者而其故可求知人之有所以為大者而其端可識矣

鄉黨全篇

聖人有能自知者有不能自知者學者則有能名聖人者有不能名聖人者由志學而進於立進於不惑進於知命耳順從心則聖人之所能自知者

也時而恂恂時而便便時而闇闇時而侃侃時而色勃時而足躩時而蹢躅時而愉愉則聖人之不能自知者也三千七十雖日遊於聖人之門其能知聖人之深者顏曾而外不多有矣觀夫子既沒之後有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則其見蓋可知矣然則所謂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尚者則門人之所不能名聖人者也然其尊信聖人之意也則甚深矣體察聖人之言動也其事亦殊悉矣故鄉黨一篇大率事使之交承服食起居之節度或質或文或多或寡隨時處中在聖人身上固有可據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二十六

迹隨事觀法在學者分上亦謂有可考之端則門人之所能名聖人者也故謂鄉黨一篇為不足以知聖人固不可謂鄉黨一篇足以盡知聖人亦未可謂孔子之聖不在於動容辭氣之間固不可謂動容辭氣之間即足以盡孔子亦未可三千三百何以稱優優則道之貫乎經曲不為虛器盛德之至何以稱其動容周旋中禮則聲律身度任天之便從所欲而不踰愚故曰聖人有能自知者有不能自知者學者有能名聖人者有不能名聖人者故敢僭為鄉黨一篇自門人知之則可孔子知之

則不可自門人名之則可孔子自名之則不可知孔子之到此不容於自知而本可識知門人之記此亦彷彿乎聖人氣象言行之似而願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見羅先生書卷之五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五

二十七

見羅先生書卷之六

論語大意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有談致知之學者曰這良知本自無所不知無所不照吾之所以致此知者亦必使其無有不知無有不照二字昔賢以為聖學之正法眼藏也不可易也予曰果若君言大學何以將致知列於八目而挈知本為歸宗知止為入竅竊謂學問豈能廢知至歸宿則有分別應事接物夫豈無知至作用則有毫釐千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從致知得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來從知止得來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是致知的消息是知止的消息知之良者必得於不慮則之順者必由於不識無知而無不知者必自於知止其友見守制因問之曰君至孝矣䟽食外居末習難行之事君行之矣於親之喪豈有毫分復不自盡即今一日之間視聽言動君必以為歷歷分明一一照管予亦姑許君之歷歷分明一一照管果然良知做得主張無有不知無有不照只君母死初哀一慟至絕君於此時豈得一一加減稱量亦有管

照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凡人

之情到此初哀未有不能自致此雖不能照管是則是箇真哀真哀者即真孝後來雖能照管加以稱量其寔便非真哀既非真哀便非真孝君誠此時尚能照管有箇加減則是為學所累愛親之念反不逮於恒人果亦照依常情不能照管則此一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時良知又似不做主張學問工夫便為空談矣其友茫然無以復應且感然無以自安予曰君勿異也豈獨君如此凡為人子者如此雖聖人之情亦如此矣惟一切如此此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倘君不信斯言更指一事為證只如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予每以謂有慟乎以前一段為宛然一箇不識不知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以後一段又宛然一箇順帝之則然夫子亦不自知其則也因

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故吾人之學必向本上歸宗知地不可安脚必從止竅入微致極轉成漫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常止也宛然不識不知也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常修也宛然順帝之則也却亦照點止字妙矣妙矣可見文王

作用到底是不識不知也此其所以爲聖也欲明聖學者必有以辨此矣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孔子之學只以修身爲本。無論鬼神死生之理皆於此處取到此處看得徹卽隱顯精粗一切皆徹此處信得及卽幽明上下一切感應皆通原來只是此理生者此也死者此也事人者此也事神者亦此也只爲儒者之道不明故使知本之學不著於知生外別求知死於事人外別求事神孟子所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最是見得此意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

却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卽令徹見鬼神明德惟馨只恐陳信有愧談死者無過釋氏矣棄君臣背父子削髮披緇以自畔於名教生事不知却愁無常到速何其理之舛也恐孔子所謂朝聞夕死者理不如此也此其爲見之病者不但一子路也大率世之有志於學問而不明本者類驚虛高急知鬼不急知人未知生先急知死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行有不慊則歆然而餒蓋理自如此也高虛者亦祇見其爲空托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孔子平生不曾以樂稱人只稱一顏子不曾以時許人只許一顏子不曾以空稱人也只稱一顏子

好學最所自許也只許一顏子想見顏子固是夭分之高語之不情請事斯語無所不說既竭吾才其勇猛精進之功直是一日千里故未能三十其造詣地分彷彿趕到聖人故其自言也亦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至於絕塵而奔則回瞠乎其後矣樂同孔子時同孔子空同孔子好學同孔子不知絕塵而奔一步是何光景真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顏子且不能及况餘人乎然此一步亦惟顏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四

子能知得故亦惟顏子能道得言行氣象之彷彿皮面者豈足觀其深乎賜不受命正與顏子之樂相反億則屢中正與顏子之空相反大率學就本上歸宿者則轉好轉見其空從知上立家者則轉好轉見其實龐居士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若顏子者豈真如彼之空其本有但不實其所本無者耳所謂四者有一與天不似子畏於匡顏淵後章

昔夫子獨薦顏淵爲好學後儒因爲邦之問又許以謂有王佐之才陋巷簞瓢毫髮未徵世用四代

禮樂非回設施何取而稱王佐獨家語所記孔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其所作用略可彷彿猶未為盡及讀論語至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聖人此言亦有若喜若驚之意蓋倉皇避亂彼此相失存亡兩不相知一旦相見不覺其驚喜之交集故如此也試看顏子如何對答神閑氣定不疾不徐執義甚高致詞甚壯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此言蓋非見夫子而後知其必在故不待見夫子而後不屑為徒死他章記夫子之自言也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見羅先生書

卷之末

五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夫子蓋有以信已之必生而不能保顏子之不死顏子則有以諒斯文之未喪而決孔子之必生胡氏所云指生赴鬪請討復讐自是師弟常綱豈知夫天既決無遠喪斯文之理則孔子又烏有遠罹凶難之事於此信得命及乃為知天於此透得關來乃為有本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此顏子所以必竟真知孔子也指生請討之論去此識見胸襟何啻天壤古稱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正是此等意思此所以垂裳恭已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也佐王之學際時行道直致虞唐躋民仁壽若顏子者直優為之矣偶記先襄敏為郎時以忤權遠獄東涯翁公方遊泰山報至愕然一友曰可惜克齋為貴溪一棍打倒翁公奮曰不然貴溪豈能一棍打倒克齋克齋豪傑士天下大事還等他來即名位亦不止此先襄敏雖非夫子之比而翁公此論亦真可為能知人且信命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愚嘗看孔子最渾厚却最激烈其言語最和平亦最峻厲如答王孫賈媚竈之問曰獲罪於天無所

見羅先生書

卷之末

六

禱也答季子然由求之問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皆凜然冰霜森然斧鉞剗根折萌震動肝膽其判道理處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亦斬然斷蛟刺兇刃不濡血後世每頌伊川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之語以謂有裨風化不知其骨胎蓋脫自夫子也夫子到義所當斷處峻切亦豈減於伊川此其所以可止則止可速則速至於接浙不脫冕灑然瀟然無毫髮濡情也江漢秋陽愚每要於此等處看此等處判不清別無秋陽江漢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先儒謂孔門弟子能不辱於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此不但足表數子之高不知其必如此乃足愜孔子之願孔子之志上則欲行周公之道而興東周次則欲杜私門之僭而張公室其不樂才賢之爲隸於私家以助成其僭逆者此孔子志也由求之仕已非其心乃復欲使子羔爲之宰焉質美未學恐非夫子深憂賊夫人之子端爲季氏發也但以季方柄國二子者復仕其家有難以顯言者耳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路之言其不達夫子之意也甚矣夫子到此亦且奈之何哉直付之太息曰是故惡夫佞者而已惡佞亂義正是此等分明不是義却被他佞口說來有近道理此其所以能害義也然隱而未發夫子之意想到底有未明白者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古人朴實不但師有知弟子之明爲弟子者有自知之明而師亦決不踰實以譽弟子弟子亦決不籠罩踰本實以自譽夫子之稱由求與赤也其可用之才固如此由求與赤之自言其志也其可期之効亦如此率爾而對固是實擔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亦是實讓此所以言行相顧朴實頭皆可用之才也吾輩姑未妄肆雌黃有不滿於三子只此一段氣象心胸末世師友之間曾見之否此吾所以每以洙泗之師友與唐虞之君臣相比隆也由孔子而上性學雖徹尚未徹地分之所造者或高分量之所見者終小豈獨荷蕢晨門長沮桀溺卽務光許由啣缺披衣之輩見亦止此此孔子所以謂果哉末之難也豁然獨見性分之全曠焉自同天地之大不階一命樂得英才直于洙泗之間講明堯舜之學真自開闢以來賢傑烝烝未曾開此眼也一時從游之士慕孔子之道雖甚高尊孔子之意雖甚至到此一關未必看之便透必竟淘洗脫化尚未潔淨不免以性分勢分互相爲低昂也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誰人行不由於用誰人藏不由於舍只坦然若晝夜之代乎前熙然見分量之常滿乎已行藏用舍兩無有低昂者則真只有孔子與顏子一箇也喜聞曾點獨發此機浴沂風雩彷彿素位安常童冠與偕庶幾老安少懷之意真自顏子而外僅聞斯語也僅見此一段光景也故不覺喟然形諸贊嘆蓋必

如是而後夫子之學旨為有明也必如是而後夫子之道為有賴以傳也不然待千乘千乘之權任有失得矣待五十六十待宗廟待會同民社禮樂之寄任有去來矣是從未遇之前丘壑之際直空閑過了一段光景也志大言大可病其任意見胸襟果然超脫必竟洙泗之脉屬在曾參雖云孔子造就其家庭之所開發想見得力多也

顏淵問仁章

顏淵所問者仁孔子所答者禮仁外無禮禮外無仁自不待說必竟如何又要說箇禮須知仁者渾

皇極先書

卷之六

九

言之禮則自其渾然之中自然之條理言之也譬之投核於地從此而芽而幹而枝而葉以至於萬葉千枝不可勝計而縷析條分一毫無容紊亂是即所謂禮也然非既芽之後方有此禮即一核之中而萬葉千枝不可勝計者已渾然合具於此矣核之生意少有虧損則萬葉千枝固為無本而出然只一葉一枝少有剝落彫零是即全核之生意原有虧欠不但枝葉病也故務枝葉之暢茂而不思厚其所從出者固為學不知本知本根之當固而不思慎其所發者亦為道未該全中庸曰修身

以道修道以仁却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是仁外又別有禮正合此意故就歸宿上提挈必以求仁為宗而就應務上著功必以復禮為要復得禮恰好全得仁而徹內徹外巨細精粗無一不管歸於天則矣此其所以為經世之學而有異於空寂之談天下歸仁實實落落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而一毫功力無所待於外假為仁由已由人乎哉朴朴實實一味歸本不復作家想不復作國想不復作天下想修其身而能事畢而半點精神不以之流向末上去矣嗚呼盡

皇極先書

卷之六

十

矣故顏子亦不復別有問而直請其目夫子亦不暇別有談而直數其目目者何即所謂曰視曰聽曰動曰言者是也漏洩無他只在應感動用之際勿之一字有似禁止之詞復之一言寔為歸宿之竅克之一字若為着力之工而復之為詞兼有優游之意條目似多總非本外求討用名各異寔在一處着功真所謂為仁由已由人乎哉直透執中上契精一而允為大學宗教立張本也

仲弓問仁章

止修兩法借謂挈出孔門心要然尚以為大學一

經如此他未必然徐印之則諸經作法無有不然特布置提掇未若大學之有倫有序明且切耳如書之所謂惟精惟一安而止惟幾惟康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易之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是物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舊說以謂主敬敬尚是表德如見如承儼若有思此直直是主在仁也渾然是箇止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合已合人了無間隔此徹內外無非仁也渾然是箇修法克復之用亦是如此他日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却又曰立則見於前也在與

見羅先生書

卷六

十一

司馬牛問仁章

昔劉器之問學於溫公溫公教以立誠器之請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初頗易之已察之則一日之間自朝至暮無非妄者乃信公言不我欺也司馬牛問仁夫子告以其言也詎亦是此意因其不足更着一鞭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詎乎此非有所加特

就於上面點出難處使知詎言之初非易事非如臨如履翼翼小心一段精神常在本領歸宿者不知不覺便放易其言而不能自察矣只爲之難一句默默又似點出一箇止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章

兵食信蓋是經國常規不但堯舜禹湯有之卽管晏桓文伯者之所以治其國道亦必具此也子貢既是箇通達國體之人又與聞性與天道之奧因而作疑曰如此則帝道王猷儒者作用與伯功何以別乎故特設爲必不得已之問知夫子之必先

見羅先生書

卷六

十二

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等章

經世之學必以修身為本論語一書雖云未經揭出然隨事隨人矢口敷宣無不是此家法如季康子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固是修身為本及患盜却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及欲殺則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問使民敬忠以勸則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千說萬說無非只是此箇主意他如哀公之問政告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子路之問政告以先之勞之子張之問政告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十三

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至於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一切無他奇論蓋恭已而理垂拱而治帝王相傳經世之學必於此乎歸宗不能易也克明峻德以之親九族則睦以之平章百姓則昭明以之協和萬邦則於變時雍玄德升聞以之慎徽五典則克從以之納於百揆則時叙以之賓於四門則穆穆以之納於大麓則烈風雷雨弗迷雖天地不能遠之而況於人乎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孔子晚成大學之所以首提而確主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聖門學問要緊界頭在人已本末之辨如答樊遲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真是句句貼就本上豈肯將半毫精神流向末去獨於子張問達乃有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之說曾子嘗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夫子亦曰師也辟說者以其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又曰師也過說者謂其才高意廣好為苟難也想見子張原是高才之人必有輕世玩物之意其氣象顯昂言詞誇大亦可略見者故教之以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蓋一切與他之氣質病痛相為反也察言者不是察他人之言正所謂仁者其言也詎易之所謂言必有物易其心而後語是也觀色者不是觀他人之色正所謂不欲以色取仁書之所戒令色孔壬象恭滔天者是也如此則家邦無怨讐猶可行夫何憂於不達不然則所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州里之間將無以信而取徵矣又安望於達乎聞達毫分之間相似而實不同處學者更須反已自省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十四

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正名頗難說故及門之士亦未曉蓋於其時夫子已應衛君之招矣故為衛君乎冉有亦疑之豈非以其拒父無可仕之理而又有介於夫子之已應其招也乎子路則已仕之者也故不復疑其非義而直請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則告之曰必也正名乎此則夫子既顯然說出義理之正而又隱然含著轉移之權而子路不知也不但子路不知後來宋儒之論亦不達此謂孔子必竟正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而立郢人情事理夫豈可通惟先襄敏之論不然曰此無他夫子必竟只是箇不仕於衛而已必也正名蓋明示之以必不可行而即寓見夫已之必不可屈也應聘者意其機括之或可轉移正名者示以義命之不可苟就時行時止不磷不淄蓋凜然仕止之家法也故曰夫子之心必竟只是箇不仕而已此最得孔子之旨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而尚可仕者乎樊遲請學稼章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十五

樊遲之意果誠欲學稼圃直可問之老農老圃何

為而問孔子孔子之答亦祇合教之問於老農老圃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胡為而云乎並耕而治糞殮而食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許行言之矣強本力穡食土簋啜土飗糲飯藜羹勞苦以蒞天下之治墨氏倡之矣學稼學圃正所謂並耕而治許墨之說說於其時所祖神農神禹之言者是也蓋是以學術問故夫子以學術關所謂小人哉樊須也正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勞力者治於人是也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好禮則莫敢不敬矣好義則莫敢不服矣好信則莫敢不用情矣恭已而理無為而治不動聲色而可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焉用稼乎遐想周末處士橫議方術多岐人矜私智家煽私宗蓋不知其幾千百種微夫子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何自而傳乎苟有用我者章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十六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却又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何其為效之近而轉移之機速也昔儒謂五年七年皆當思其作為如何此等近遠之間孔子權度斷然不差期會斷然

無藥只不知如何叫做可如何叫做成昔月二年為時何以較速王者之作却又何以必世乃能及仁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為之士矣章

孔子最和平然詞氣之間却又最斷決如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何其鄙之深也大率時到周末士氣卑甚掛名衣冠者率計功謀利之儔絕無有矜名徇節之意士品三等不必盡滿分量要自行已有耻孝友忠信無忝於名教可方於君子而非計功謀利屑屑於斗筭銖兩之計算也決矣此夫子

見羅先書

卷之六

十七

傷時之深以振士綱固學者所宜深省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章

歐陽公朋黨論謂臯夔稷契元愷諸賢共為一大朋更相稱譽溷池窮竒杌擣饕餮四凶諸人亦共為一大朋互相比周諸賢必惡四凶奸元愷諸人者必惡元愷好四凶以迹觀之則元愷諸賢豈能盡人皆好卒於賢否不致混淆百揆終叙而天下稱理者則大舜能別其賢否之類而不徇於偏聽之明也此鄉人皆好孔子未可鄉人皆惡孔子亦未可而必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

子只坦坦平平無意道出便為萬世觀人底案昔人謂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就令盡善冰炭薰猶亦豈能快心於異趣之口乎眾好必察眾惡必察固是察其人之行事亦併察其好之惡之者賢否之類趣何如耳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章

剛足勝私毅足持久木則情實寡開訥則機緘少洩未必中和然以較之柔懦狡佞則此猶為近仁也世情所取者大率多愛善柔所矜者多取便佞而孔子之所取為仁者反在此而不在彼也大率

見羅先書

卷之六

十八

仁之為物未嘗不發為聰明而小近發露則傷於薄未嘗不發為敏捷而小涉利巧則傷於浮與盎然渾然氣象之淺深厚薄迥不相為侔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仁有志於仁者須味須味

克伐怨慾不行焉章

存天理去人欲說者以為求仁之大方克伐怨慾不行豈不是去欲之法如何尚曰仁則吾不知也不知除却去欲更有何法可以存仁微矣微矣却又點箇難字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自其

着力處固叫做難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如何叫
做着力原憲蓋刻苦做人者克伐怨慾一切剛制
回既倒之瀾障而東之使不得行難矣難矣故曰
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尚有一說古稱涓涓不息
流爲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解牛者亦遊虛空
破竹者無煩着手難易迥然理可槩見子夏之交
戰而至癯病亦坐此也難矣難矣故曰自其喫力
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着力處卽是其得力
處原憲之所爲可許也由後之難其所喫力處卽
是其受病處原憲之所爲未可與仁也知克伐怨
慾不行者之爲喫力而所以求仁者可以照知其
用力之方矣

爲命稗謀草創之章

人只共了一箇利害便同了一條心膽古云同舟
遇風胡越相救求生之心既同救死之力自協不
知不覺天涯海角之人便打併了做一家也傳燈
錄所記夾山之訪船子一語不諧盡弃平生所有
黃龍之師石霜惟道是同便與泐潭好絕此無他
只爲他實心求法之故不但禪門子厚之勇撤臯
比且盡屬其徒徃從二程聽講西樵之折節陽明

直以署官之長不耻下於未寮此無惟其學
之取是而已吾求學問無異饑之求食渴之求飲
饑渴是憂何復較其食飲之所自出不惟其理路
之是而惟較其彼己之分大率非真有學聖之心
徒以意見之私相角爲勝負者而已試者爲命一
節只爲利害之同欲求辭命之善草創討論修飾
潤色稗謀世叔子羽子產四人各司其一草創者
不嫌爲人起草討論者不耻爲人掌故修飾之未
免有所刪削而稗謀世叔坦然無所介心潤色之未
免更加黜擯而子羽忻然無所愧色故吾每譬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一

論學一專正有類於爲命之理蓋同一學聖之心
必求同一學聖之法自我也不必矜長在人也無
取護短如此而後有貴於論學無負於志學之初
心矣比於秀才考試事體不同蓋秀才考試徒欲
矜伎倆之高原不較事理之實論學之道豈可如
此必竟是求法之誠反不及於禪者希聖之志原
與先輩之發心不等也

子路問成人章

他日夫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大率
非中和之稟依歸仁聖陶鎔於禮樂之區已而各

化其質各成其品蔚然為洙泗名賢則昭然學之力也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則又其才之美者也只為不學之故終其身只以氣質用事公綽僅免於過武仲要君求也聚斂而卞莊子者則又不足道也此所謂自喪其才之美者也故因子路之問成人也若曰世間美質非少只學之則進於中和而稱為成人不學之則倚其偏長而終於氣質以謂必兼四子之長而後為才全德備者過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見莊子

卷之六

二十一

孔子之仁管仲也固以一匡九合有攘夷安夏之功亦以糾幼而小白長爭國非宜桓公有可事之道所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非斥召忽也正以管仲之處糾在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間其功又大不取必於一死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者耳至於召忽之死孔門之論原自取之觀田賜之問特有責乎管仲之不死則知孔子之意非有斥於召忽之不生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孔門自顏回外資稟高者莫有過於子貢故夫子

鍛鍊啓迪注意尤倍子貢晚而有悟乃知夫子之深注望於彼也終日與之言性與天道而不及知也故感之尤深哀之尤至反場築室獨居三年真象山所謂此子貢之所以報夫子也如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分明是言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一矣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又分明是言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二矣子而不言小子何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又分明是言性與天道也子貢之不聞三矣大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三

志士仁人章

仁為生理好生而惡死者人之情也置生死兩途而使之自擇則必之乎生不之乎死矣求生者何以反害仁善體之善體之悟此則知論語之必以

求仁爲宗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
得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故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民胞物與殘疾疲癯關情休戚獨忍弃其生而不
恤而反以爲仁也不識如何叫做成仁却又如何
求生反爲害仁須思其故

顏淵問爲邦章

後儒因顏子問爲邦孔子酌四代禮樂以告之因
以爲有王佐之才有天德便可語王道顏子之無
忝王佐明矣然此特夫子之論而非顏子之見諸
施設也昔人謂南面而蒞天下所與共理者將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三

相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
於幕下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堯憂舜舜憂禹爲
學求人汲汲皇皇孔孟之心千載如見蓋除却孕
靈毓秀爲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經綸以維持
世界也家語記孔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
只門人親處是有多少作用此顏淵死所以子哭
之慟也蓋佐夫子之行道者顏子也窮居則佐其
師以求友達處則必能佐其君以求賢李克所謂
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所與者如此則所舉者
可知矣此則真所謂佐王之才也又子畏於匡顏

淵後子曰吾以爾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只子
在兩字是有多大胸襟多大識見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夫子之主見蓋恰好與顏子一
般也何必說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審如是其所
見者亦淺矣其所自衛者亦疎矣回何敢死一句
却又何等擔當何等婉曲此又所謂佐王之才也
終日如愚到此倉皇急迫之中神閑氣定萬兩千
斤道出一句來真見力量

君子義以爲質章

論語原是答問之書門弟子輩隨時記錄之語大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四

宗大旨師弟之間講之素明者在答問者多其條
貫節目之詳使學者知所用力而大宗大旨未嘗
不貫通含蓄於其間也俞玉吾論文公註參同契
謂文公豈不聰明只欠却教外別傳一句耳故予
舊亦有云讀丹經者必須傳了後讀不然則所云
夫婦陰陽乾坤爐鼎白虎青龍嬰兒姪女不勝其
名目之多不勝其變態之至何處討箇歸宿豈獨
丹經卽論語一書苟不明得宗旨只就條貫眼目
上摸索則如此章之所謂義禮孫信者亦何處討
下落乎象山亦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蓋亦

有見於此義之外又去尋箇禮禮之外又去討箇
孫信不勝其紛紛矣至見以為處事之法而不知
其為精義之功何其謬之甚乎精義之功即是求
仁之功亦是隨時換了字面又不可於求仁之外
別求所以為精義之力也曰如此則何故到這裏
又要說箇義善哉孟子之言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只是一箇仁存着為體者便叫做仁行着為用
者便叫做義此所以仁外無義也大率義以為質
却是就其用說禮非他也即義之自然之節文也
義雖當而條貫一有不詳義不精矣孫非他也義
之自然之和氣也義雖當而心氣少不和平義不
精矣信非他也即義之貫徹之誠意也義雖當而
誠意少有間隔義不精矣恰好四者俱到渾然一
仁而修身為本之學悟此真可謂知之至矣
知及之章

象山先生曰論語之書多有無頭話柄只劈頭一
箇學字悟不得則竟不識學為何物矣却如何習
如何悅知及一章五箇之字亦有指若不悟得則
知之所及者及何事仁之所守者守何事亦只成
空頭語矣舊有友人致辨亦曾援及於此謂聖人

見羅先生書

以卷之六

二五

之以知誨人也此無他只為他不明得之字之故
反將本領的消息看得輕工夫的字眼看得重乙
亥龍光之會曾因自湖吳丈舉博學之一節謂學
問只要照此下功無他奇說借答之曰誠然誠然
曾記文公解踐其位節將五箇其字下一註脚曰
其指先王也若不識得其字則竟不知所踐者何
人之位所奏者何人之樂博學一條五箇之字義
亦同此若不識得則博學者學何事審問者問何
事慎思明辨者思辨何事口說學問思辨亦終為
徒托之空言而已認得此字明白方是明得學問

見羅先生書

以卷之六

二六

如此知及一章借每挈出謂最好提撥學者用功
知及仁守莊蒞動善豈是四箇時節蓋徹內徹外
徹祖徹精四者自然一時俱到邇來學者習於高
虛類有頓超凌躐之意謂只要明得學問牽纏瑣
屑適足為累於心不知只緣蠢動不以禮即舉其
知及仁守莊蒞者併弃之矣又寧有學問之懸釜
而獨存者乎查了知及又查仁守又查莊蒞又查
動之以禮何等警策何等好做工夫民即人也不
專就上位者說
子曰君子有三戒等章

愚每謂蓬南山之竹寫修身爲本之條目不盡如
三戒三愆三畏三益三樂九思隨事而立防條貫
不同無非爲修身爲本寫條件也更須知三畏只
是一畏九思只是一思思聰思明不過隨事而點
其則天命大人不過就重而揭其名非紛然而用
畏雜然而用思隨事而爲之安排布置也一切從
瑣碎處分散了精神也知此則無適非修無適非
止身常修本常立而仁在其中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孔子豈從畔之人公山雖畔人亦決知孔子非從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

三十七

畔之輩何爲而召孔子子欲往示之以不疑也卒
不往夫子初未有往意也以爲汲汲於行道有召
必應豈有從畔人而可以與東周之理故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公山
果欲爲畔謀必不召孔子召孔子必非與之爲畔
謀雖然亦必竟無可往之理耳此孔子之所以示
欲往竟不往也吾豈匏瓜繫而不食真可謂能相
事之機量人之情圖神不滯善應之不可爲方所
耳此固子路之所疑而不能識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江漢秋陽直是峻潔何

須道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乎子路之
知夫子也亦良淺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章

古人書不虛讀後世童蒙之子便誦却周南召南
白首窮經必竟身心不曾受半毫之益孔子言詩
爲益多矣可與可觀可羣可怨邇之可以事父遠
之可以事君授之以政必達使於四方則能專對
而不辱其君命蓋學詩之爲益如此後之學者只
爲科舉之累故競以增聞見之知角技能之巧而
竟無補於身心之實也女爲周南召南豈徒誦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

三十八

言有物而行有常蓋實在以此體於身心刑於閨
闈而家邦之道從此遠矣置之而可塞乎天地溥
之而可橫乎四海造端發軔便不曾着了絲毫障
礙道可行矣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
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直發蹤處便觸
了墻壁一步不可行也汝濱江沱鬼置中林四遐
之極無不從而化者文王豈有所強之哉其端甚
微其機甚速只合下便自閨門之風教謹其始也
必如此乃不爲徒讀不然真所謂誦詩三百雖多
亦奚以爲

子曰予欲無言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竟不言世未有不知天者予欲無言小子何述聖一不言即未有知聖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有言言此文章之所以可得而聞也以無言言此性與天道之所以不可得而聞也耳聞者其所受者淺意喻者其所述者深予欲無言蓋夫子所以示于貢者深矣深矣繼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則併與其所謂無言者和盤托出矣若非末路有聞豈不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九

為辜負

松臺講義附

天命章釋義

高州府學講

天命之謂性言性即命也率性之謂道言道即性也修道之謂教言教即道也一物也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然世人類說修道卒不近者何故則以認不真在睹聞形氣上着工夫也不睹不聞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也戒慎恐懼要於此着力何也以一切睹聞者皆從是出也至隱矣至微矣而寔則莫見莫顯也此君子之所以必戒

慎恐懼而致謹於斯也獨者何所謂與物無對者是也蓋本無聲臭者也亦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也雖然亦必竟非冥漠不遠於性情之間者也有喜怒哀必有所以為喜怒哀有哀樂必有所以為哀樂則未發者為之也天命也故未發非時也本無睹聞本自未發也中者亦不得已而名之也循是而發之未有不中其節者即渾然一天命用事也發而未發也所謂率性者也此其所以為達道也然又非有我之所私也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蓋本同一體者也實理實事言大而為誇此正所謂真性命作用非用爾手勞脚攘也篤恭而平垂衣而治正是此消息屑屑於事為以為位育之作用者亦淺之乎言位育淺之乎知性命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二十九

仕學章釋義

陽江縣學講

學問原不分於出處只要得此意真實圓滿流通於事事物之間即僻處深山一主一僮分量不為少廣土象民志得道行分量不為增何者以心量本自圓滿位育參贊斡旋樞紐總不遠方寸間也木石與居鹿豕與遊寂然無以異於野人而胸

次中沛決江河便廓然與天同量神感神應與萬物常相流通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隱居行義豈必再改塗轍故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言仕之優處即學學之優處即仕初非有二道也今世之學者既志存達用以隱處為不足仕者又心煩機務以幹理為妨功是皆不見得直性命頭面意不圓滿而尚拘於所乘所遇之時局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子明明是卜諸子經世之用而曾點對以浴沂風雩與童冠共其詠歌子使漆雕開仕乃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皆取之夫曾點豈不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十一

遊戲之務於政理無當而漆雕開亦豈以彼從仕尚為未足哉吾斯果信已與萬物流通何必更云出仕童冠偕樂直與上下同流即位育道已在我此所以仕不妨功處不希世而性分中常無有虧缺處也

憤悻章釋義

德慶州學講

夫子發憤忘食終夜不寢以思而周公思兼三王至於夜以繼日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心求通而成聖者吾道一以貫之未嘗背門人而私曾子然一則悟一則疑終日與言即陳亢之輩蔑不聞而顏

子獨足以發則以顏曾憤悻諸子者未必憤悻也故啓與發與復非緣外入也自憤自悻自反亦自啓自發自復從古及今未有不憤而能啓不悻而能發不自反而能復者故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然終日與言無行不與必竟又存乎人之自悟也若曰待憤而後啓之後悻之後發之是聖人亦有不誨而所云有教無類無行不與者夫子之意荒矣

豪傑章釋義

雷州府學講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十二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從上經書未聞有謂聖人為絕德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亦未聞有謂聖人非由學以成者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克念則聖罔念則狂真只在反覆手之間耳而世之解者類以氣稟庸劣者為凡民性資超邁者為豪傑是豪傑信天生而凡民若真有限局之者豈天壤間信有一等生就了的豪傑有斷不可以企望豪傑之凡民乎不知有待而興即凡民凡民固非天生無待而興即豪傑豪傑寔由人作待者何等待也只一箇待字真是斷送了多少人禹孜孜

文翼翼是禹文固學成非天生也堯兢兢舜業業
卽堯舜亦學成非天生也此所以人皆可以爲堯
舜而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信哉其自棄也
盡心章釋義 思平縣學講

學問之道只有立志用工名曰兩事其寔非有真
志者不可言用工非用真工者不可言立志亦初
非有二事也雖云非有二事從上聖賢但說工夫
者則必斷以立志此無他蓋欲學者從最初發念
處便徹底作分別也一真則一切俱真一偽則一
切俱偽未聞有念發不真而能以用真工者明道

見程先生書

卷之六

三十三

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改獵既見茂叔謂無此
好矣一日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乃
盡悔其從前作過蓋所謂偽者豈必顯顯忿欲只
一絲毫黏帶世情儘如喜獵相似便與性命了無
交涉便可驗得種種根苗盡只潛伏不曾徹底既
念頭不到徹底卽儘力用工渾然世情天性何由
出現天性既未出現卽日用間何處着工總是皮
毛俱非靚體矣此立志用工所以雖非二事而從
事於斯者要於志願處蚤判決得清楚也故中庸
論思誠旣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矣必繼以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指至於人一已
百人十已千斷以必要其成孟子論事天旣曰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矣必繼以殀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要以殀死不貳夫學問思辨
行者工也必要其成者則志也而以爲有困勉之
分別者非也存心養性者工也殀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者則志也而以爲智仁之各造其極者亦非
也曰然則事首所云盡心知性而知天其義安所
取乎曰此正以言心性天之原非有二物也但人
不能下存心養性的工夫故其心有所未盡而猶

見程先生書

卷之六

三十四

與天爲二雖下存養之工而非實立定殀壽不貳
的志願則其意尚存二三而卒與天爲有間故必
就頭判決直於死生壽殀徹底一關矢志無二夫
然後極世間凡可避懼貪求之事舉不足爲心累
而立命之志氣乃斷然決絕矣夫然後存者真存
養者真養存者是心養者是性出往游衍無一不
在天者志日以純工日以熟無有毫髮已私能爲
心累而知性知天皆其分內事矣而以爲造其理
及生知安行之事者亦非也故志之於學也如樹
之根也如苗之種也如水之源也源不潔流斷不

清種不直華斷不茂，厥壽不貳特舉世間所最難。決捨者作斷例耳，古人由善信積之終致美大聖。神由致曲積之卒於形著動變由十五志學積之。至於七十從心寸累階升計時而效真有如苗之秀秀之實投種於地時異而月不同者此無他則以其最初發念無有虛假布得種子來原真實耳。今人豈不學問豈不號稱用工卒於齒豁頭童依然故物甚則并與其嚮慕之初機尚失之者其咎端亦良可相矣。

好仁章釋義 電白縣學講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五

孔門之學只是求仁故諸子之問者問此仁聖人之教者教此仁無別有他說也。忘清果藝聖人槩以與人獨至於仁未嘗蒙印可者何者以只一絲毫粘帶便與道不相當也。故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六子實語也。果若好仁則必無復有尚仁者世人此小毀譽渾身動了。富貴淫貪感移威武屈是事事尚得仁何曾好仁。果若惡不仁即不仁斷不以加於身今人起居動靜念慮精神多少不在於道無限不仁盡以加諸其身何曾惡不仁只以此等細從身心檢察真滿世中未見有好仁

者惡不仁者非虛言也。雖然克念聖罔念狂仁斯至為之在我一念轉移又原非外至之物也有能一日用力則吾又未見有力不足者世豈有欲孝親而力不足以孝欲敬兄欲忠君而力不足以敬兄忠君者乎。領惡全好其機括又只在反覆手間耳。雖然以今天下志仁者不少矣可謂其繁未用力其亦容有欲好仁而力不足於好欲惡不仁而力不足於惡者乎。然此蓋必無之事也必竟是不曾實用其力也。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激勵聖人之言渾厚和平未有如此章之最深切者。學者種種病痛只以此意默默檢點不必更問於人是仁非仁毫髮不容喘味真是無一物不可尚仁亦無一件不仁不以安頓在身。子裏也。豈獨未能好仁正爾就著世情種種不肯放合豈獨少有加身正爾護惜包藏將一切恣情徇慾之事惟恐一日之或去乎身也。而乃矢口談仁要得與天相似只恐天載無臭無聲與此不相倫比。

若聖章釋義 潮陽縣學講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六

實仁與聖而又繆為是云云者則亦不可以言夫子也發憤忘食終夜不寢是有多少苦處夫子之所獨覺而人不及知也此其所以為之不容倦也與人共為之不容厭也此正夫子所用力處也故實在自信也若曰吾已聖矣吾已仁矣則從古及今未有仁聖之人如此者也兢兢舜業堯舜亦不自知其聖也檢身不及小心翼翼湯文亦不自知其聖也有自聖之心即滿矣滿則倦矣則厭矣惟不滿故不倦厭此正所謂至誠則無息也又全是仁聖之體段也此其所以卒為仁聖而非世人之所能及也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必若所謂謙已誨人云云者是仁聖果天成有無待於學而能者且非復人所可學也殆不然矣

大孝章釋義 化州縣學講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孝一章正是即舜之集福以教天下之自求多福也非為頌舜發也祿位名壽世之之福備矣然皆有大德自致之理何也以天道原如此也哉培德人修之天篤之天何心之有哉詩有云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則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中之者正為此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六

三七

此大德所以必受命也何獨舜也世之人不及汲於修德而乃日希望於非覲之福亦過矣

見羅先生書卷之六

卷之六

〇

三六

見羅先生書卷之七

書問

年來冒昧僭有倡提寔出百苦更嘗偶證聖經豁然符合輒以為道在是矣旨具經中義存稿刻愧無子厚筆力無能大有闡明以致洙泗宗傳尚鬱不暢此則真鄙人之過也若偏滯形骸守株修治內不究格致誠正之精微外不盡均平齊治之作用則鄙衰寔有未敢也鄙見亦寔不然也所以曩在會中見有友朋專揭修身者必闕之曰修身為本四字缺一不得若專言修身不及為本漸遠知本風規不復可以語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明德親民大學問矣只為本二字中間何等廣大何等精微然又實實落落本在此身却又何等簡易何等平實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誠者誠此也正者正此也世豈有物不格知不致意不誠心不正而尚可以言修身者乎物不格知不致是瞶行也意不誠心不正是作偽也若專言修身不復及於格致誠正其流之弊是直以作偽瞶行而可以修其身也修可得乎然此蓋必無之事也此雖少明訓詁守章句之緒餘者所共解也區區喫緊者特以大學犁然鼎立三綱而特約歸知止秩然井分八目而獨管重一身

此其意旨灼然似在明宗而後之儒者懇懇勤勤乃獨專去辨目不知止不知明德親民勢必兩歸偏駁本不悟均平齊治格致誠正必竟茫無指歸此僕看大學所以獨異於儒先且不諧於衆見者蓋在此也故嘗妄意以求仁為孔氏之學大學一書渾是摹寫此體而修身為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千聖以來相傳不踰之矩範也故必知止之說悟而後可以識孔學之宗必求仁之旨明而後可以悟修身為本之竅嗟乎此其致真難言之矣 答吳自湖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止則入將無門非知本則止將無地紛然條緒若網在綱本亂末治理所無有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或者真千聖相傳之正印也誠正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流為空寂格致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蔽為支離均平齊治而不本此少失之不免驚為功利故僭嘗以格致誠正為工修齊治平為事家國天下為所處之方者正為此也 與羅近溪明道先生謂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真是確論然竟二千年苦無有洞晰其旨者昨

於省中會思默年兄亦云此書必竟看之不透借答之曰此書不透必竟儒學不明儒學未明其勢不免攙和佛老附會已見姑以經書證成其說而寔則帶水拖泥挨門傍戶實在所窺者非儒家之學脉也明得此經則語孟六經一切皆其註脚明得修身爲本則一部大學又其註脚知止其入竅也然知止者止此也知本其實地也然知本者本此也從前不悟者只爲懸空講格致而不知格致誠正總爲修身之功懸空說知止而不知本末始終乃爲悟入知止之竅今又有一弊生矣若將懸空講知本而不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大學言之矣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陽明先生言之矣此其理其詞皆斷斷乎不可易也只爲儒學久湮佛老之學入於心髓之錮不知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宗旨毫釐就茲判决舍修身爲本不學而欲求儒學之光顯瀾倒之士氣有迴洙泗之門風可振孔曾之苦心昭昭焉如日中天不可得也略記尊教大率謂看經書欲一切從其本義此最見之確者於鄙人之意亦正似有同也

答朱中峰

來書云來教併大學古義諸刻莊誦數四大旨洞然自古聖賢相傳原無別法其要只在修身大學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三

一書尤爲詳明深切後之儒者各以意見自生枝節所以孔曾之旨反晦而不明今兄盡剪繁蕪標揭宗要直以修身爲本一語爲的而證以大學本傳首尾血脉聯絡貫通使學者曉然知有反本守約之道不復熒惑於影響支離之談其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後學不淺也中間尚有一二微義似與管窺之見未盡符合敢爲兄一質之愚謂知止知本要歸不容岐別而止之與本其旨趣却有不同知止云者識此心本然之則而止之也以其不爲物欲所動操而言故曰止以其不爲物欲所昏蔽而物欲所動操而言故曰止以其不爲物欲所昏蔽也云云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四

六月間乃得領年兄正月間所寄之書詳哉其言之也旨哉其言之也領教矣然即未能詳復也取要言之大率學必先於知止本者止之地也舍本外無可止矣學莫要於知本身者本之樞也舍修身別無本矣故知止知本知所先知至只是一句話頭一條脉路此從來看大學者少有明也非一朝一夕誤也兄所談知止語甚玲瓏足以啓發學者只恐非大學之宗旨也更味之

答許敬菴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四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邇與友朋所以不敢一為誇大之言只揭出修身為本令其實止實修止到極處即全體皆仁修到極處即通體無欲大率止為修之主意修為止之工夫此大學所以必以知止為先而以修身為本也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僭嘗以為知止者知修身為本而止之也非知修身為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止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而可淺言者乎真除却修身為本亦別無有至善之可尋覓者矣此意煞微非一面語不究

答陳翼菴

大學者蓋孔子老後之書修身為本者蓋以定千古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五

宗傳之的知修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陽明先生蓋已深喻之矣致良知云云端為補偏救弊發也然承宋之後特於訓詁詞章之習此提誠為有助此功亦殊不小今天下之為學問弊者果訓詁詞章乎修身為本似是對時良劑予每謂聖人之學不為病後立方今真以扶元之正品便為補虛之上藥矣因緣顯晦又若有巧妙存其間造物者默有以主張之也

答李同野

嘗有言吾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為本一切皆為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

身為本一切皆為實功外修身而語虛寂此二氏之

所以偏於虛寂也不本身而談格致此世學之所以病於支離也虛寂是性之本性格致是修之用神虛寂格致何病則學不知本者病之也曾有問大學不過立教之書乃為性命之奧謂不覩不聞無聲無臭者大學所未道也僭答之曰明德親民備矣復云止善其義何居平治修齊格致誠正備矣復曰知本道將安在善乎本乎可覩聞乎有聲臭乎其人默然無以為對大率儒者之學久湮故使修身為本之旨不著說寂談空者定求之人倫事物之外而殉生執有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六

者又不免錮於形骸度數之中然則知修身為本而不知知修身為本即是止於至善者猶為見之次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聖人看得知修身為本何深世之學者乃謾曰修身修身看得修身為本何淺至者極也盡也知至於此無以復加盡性至命此其極則矣辱論舊學王陳兩宗具見究心之不早草予姑未暇論兩宗而直以大學之旨明之千里毫釐之幾有求學之志者平氣觀之知必有渙然冰釋者矣

答謝子實

終朝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此誌公語也予言

而愛之至道場一字尤須玩味故問語友朋以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而又云修身者知本地頭也此語似太刻然却無可奈何蓋不知修身為本者則止與本固不免於着空知以修身為本者止與本又似不免落迹離身固無本執身又非本此亦所謂喫緊為人處也文甫知之否耶取要言之大率止其入窳也修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而本之一字又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窳不倚為守寂沉空修之工夫不祇為補偏救弊者其機括端有在於此也借嘗書答存翁有云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者正謂此也此信非悟不能入也答胡文甫大學之旨邇更看得如何只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同為知也而知不流為意見同為止也而止不墮於禪寂其巧妙毫分皆在於此此正孔子悟門知本義謂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又曰本者止之地也真足以測聖之微發前儒所未解也後儒只不明此所以雖知大學必先知止而於緊要處只作尋常看過不知修身為本直於此處討出知本之本直於此處跟尋遠此法門別無塗轍其旁提枝節不得已而橫生意解者勢使然也答陸汝

弟有知本義又別作知止說以為必自知止始來學者大率知知本矣不知知止屢承兄教見亦類之不知啓鑰開關妙處正在於此區區提揭修身為本雖於聖學頗為有功而討出修身為本却在悟破知止兩節然知止又非懸空只知修身為本而止之是也此其所以異於禪寂之見鎖有鑰盤有針舟有柁知止之於修身為本實兼斯妙此其所以為至命之學而又不離於人倫日用之常邇因多病悟此稍深止慮兩字絕與寂照止觀相似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其所以不同於釋氏者就於應事接物之間分別本末始終先後知所歸宿此其所以為經世之竅知本義謂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使孔曾復生必為首肯真二千載未明之秘也答迪菴兄孔門之學只是求仁而修身為本則其實落做手處也故論語專以求仁為教而大學必揭知本為宗蓋全體一仁也知本者則識仁之竅妙也孔子一生學問只是求仁一生工夫只以修身為本此論語中著見明顯一語不煩為附會者也然論語蓋孔子平日為教之書而大學則孔子老後垂世之筆磨勘半生到此提揭其旨意平實深微更有非苟然者而惜乎

習傳循誦者之尚忽而不加察也此雖不識修身爲本亦以原不識仁之故僕識仁說謂知仁之必覺也又知覺之不可以名仁也斯其可與言仁也已此其言蓋不草草也大率後之不識仁者覺累之也以覺爲仁抑何怪其有疑於修身爲本乎近與友朋姑未論及識仁只朴實頭教他知修身爲本而止之爲入門知修身爲本而本之爲實地知修身爲本而修之爲實工似甚簡易明白本末精粗打成一片不但信者有據有憑當下可以入手卽不信者亦落葉刪枝到此無所開喙庶幾不致魔魅人家子弟說光景猜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九

謎頭就誤了歲月也 答甘乾齋

予每謂修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管照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卽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此正大學之本教止修之合法而非有深養者未能詣其微也曩所論儼若思一段正曲盡此箇光景經中如此指點非一參前倚衡小心昭事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勿

助勿忘者其意皆指此也此其所以爲至善也後來只不明此故將八目渙然離披無有歸宿來書所云聞教後始得槩柄回視從前一切幻妄不離辟支之謬悠者誠非過語也既知此意只一意實止實修自然無不是敬不必更添題目反爲用工之梗程伯子所謂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爲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是就中上點敬非從敬上討中緝熙敬止亦是形容之語不可便爲執着止觀之辨近答朱友有云佛氏說止吾儒亦說止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千里毫釐是同是別亦是豈得此箇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

界頭明白來書語意略近之矣然更一究之朴實就下手處指別得明乃有用處 答方憲孫

止至善者本大學立命之宗修身爲本者則大學歸止之的知止至善而不以修身爲本此所以高者入虛無卑者泥形器而道術竟爲天下裂也止之則命立修之則法昭君臣父子朋友之交無地而非修仁敬孝慈信之修無適而非止真渾然一至善矣悟此則爲聖之路不悟此則爲異之端千里毫釐確然分割此學之宗趣所以必審其初也懋琦信此矣別來日久想見悟之益深幸切實以身發明蒞官臨民失

得毫分體之尤有徵應自然上獲下孚時止時行不在口說溫良恭儉讓使人望而知其為有道之士其所闡明力更多也與羅懋琦

識仁說謂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此語不草草蓋必竟以知本為宗也非知本即識仁猶為影響也知止消息只以此意求之自漸近理克復兩字即是止修二法易之所謂復以自知者正是此消息也止惟一法修有多方漏洩無他只在視聽言動之際此正所謂克之地頭而修之條理也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豈二物乎外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一

論止慮更欠融通犬吠鷄鳴應時發覺亦便是其慮處豈有直待止入靜安方始發慮之理但有思有為非所謂不識不知者不可謂之能慮耳止得深一分則格致誠正修之用處輕一分未嘗非慮也止得深兩分則格致誠正修之用處輕兩分亦未嘗非慮也而淺與深則有間矣從止發慮則正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此吾所以擬之耳順從心孔子到家的境界也要緊看能字原來具有之貞甫不察也答盧嘗語學者只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一皆以修身為本自然明學之大自然識學之本又曰修身為本

四字缺一不得只拈到修身為本便明德親民止至善俱到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其體也有何內外之分正誠致格齊治均平其用也又何動靜之有間本此之為本止此之為止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真天德王道表裏精粗一以貫之者也至者極也盡也知止於此無復餘蘊盡性至命此其極則嘗有語孔子看得知修身為本何其太深後之人看得修身為本又何太淺是又似孔子之見反不及後之人也一咲一咲止本二字更須玩味知常止自然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即是敬不必更添敬字此大學工夫所以備且全也只此四字內毫髮無別有餘欠也在人實止之而已實修之而已口說亦無用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一

學問講到今日探本索源可為究盡理窟而道氣儒風尚覺未振不知其咎安在後世病宋儒謂其究經者大率尋章摘句修行者不免徇生執有皜皜肫肫鍼芥相投有愧孔曾之緒然儒風在宋時亦可為大光矣安恬守澹伏節死義者大率講學士也又不知其所得力者安在每看孔子太和元氣其詞旨最溫厚矣至論到去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似

答賴維新

稍厲聲色舉動最閑安矣至接浙不脫冕又似稍近
急遽皜皜肫肫之體於此等時得無亦添呈累此真
淺學如生所未解也 答耿楚侗

修身爲本之揭過承虛愛若爲對證之良鄙淺無知
寔斷以爲立命安身之本嘗發兩疑一曰心者身之
主三尺之童子知之矣聖人不揭正心爲本而揭修
身何故何故一曰修身爲本語出人知之矣此豈隱
昧難知之理乃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便以
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又是何故故曾有言曰修身
爲本四字缺一不得又曰物有本末之本其本亂而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一

未治之本爲要教人以知止之法尚與末對修身爲
本之本此謂知本之本蓋徹天徹地只有此本真所
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無別有二本矣萬緒千條
自此而出矣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豈驟聞而
驟悟者乎蓋其講之也素矣其體之也已精矣惟兄
更一察之兄所論盡人道大旨與此不殊只所云求
之已曰性真證之古曰志學二句欸分鄙尚有未領
者此非一面對不能盡也 答徐曾源
修身爲本語出人知之只知修身爲本而止之而不
以半點精神流向末上乃真可以言知本也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境界不可動矣諛辭
可知其蔽淫辭可知其陷邪辭可知其離遁辭可知
其窮學術不可動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定靜安慮諸妙皆從止生蓋真止卽是修真修卽是
止曩所云止其入竅修其工夫又云大率止爲修之
主意修爲止之工夫或者亦斷斷乎不易之義也兩
書懇懇具見深切良背一說姑俟面語或通或塞之
機學者時時有之未足深訝只止之一着更望於境
界學術之際把定脚跟切實體勘乃漸信其有立而
睿智聰明從此出矣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四

脚人大率皆從這裏走了此工夫所以或緊或鬆意
念所以或專或散未論不修卽強自支撐總之襲取
於外非所爲緝熙敬止自中出生於心者也通塞往
來病亦本此如諭云云似尚在末上看了也如何 李答

予每云修身易知也知修身爲本未易知也聖人揭
挈此句萬兩千斤固是教人修身喫緊處正是教人
知止知止乎此則不作家想不作國想不作天下想
震撼不能爲之搖盤錯不能爲之眩而知止矣止則
有定矣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漸入止之妙處而睿

智聰明從此出矣視聽言動綱常倫理隨感隨應自著自察各當其則而不過矣未嘗不是逐事逐件着工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使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為盡性之學自始學至成德自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達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共此道也隨事檢察云云善用之何嘗不是三省吾身只恐曾子作用與後人語意或不同耳所謂致知但知止於至善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驚觀物理泐然如遊騎無所歸也程伯子之言其真有見於此乎 答劉維新

皇極先生書

卷之七

十五

本

省身即修身知修身為本即是一貫為人謀與朋友交傳習則省身之事緒也家國天下事物之條件備此矣正修身為本曾子所實用力處也一貫云云特就中提醒使知萬省千修總在一處總歸一本無他有岐徑也由此而出者謂之天德謂之王道不由此而出者謂之異學謂之伯功故曾子直以忠恕者當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此之謂絜矩之道則忠恕之用處而一貫之異名也故曾子之學大學之學也謂三省吾身為未聞一貫之前者非也維新之見是也啓手啓足戰戰兢兢斃而後已蓋到底只以修身為本也此灼然可見一語不煩為附會者也

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止者何止於本也所謂知修身為本而止之是也知修身為本而止之心於此正意於此誠知於此致物於此格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有何動靜之可分家於此齊國於此治

皇極先生書

卷之七

十六

本

天下於此平又何內外之可間程伯子所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者正是此消息也此非悟不能入也仁敬孝慈信一切皆修一切皆止此便其證印也 以上俱答友

修身為本四字說之甚易行之維艱多少英雄豪傑無徵不信缺只在此所謂心於此正意於此誠知於此致物於此格蓋修外無別有格致誠正也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蓋身外無復有家國天下也一修身而天下之能事畢能修身則天下之大本立至善在我矣此是實落做手蓋孔子認定儒者之

學主於經世無論貴賤窮通徹內徹外斷斷乎歸宿於此也故此四字若以淺視之則理甚微矣若以深求之則事又甚易矣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與陳廷儀洙泗正學必本修身本末始終端為悟入之竅避凶趨吉率此推之步無祇悔孔子學易雖在五十之前贊易則在六十之後大學者老後垂世筆也一部全易道蓋准此而此尤其要矣翁方玩易之深必能悟孔之旨經事宰物只知所先後於本末始終之間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趨避握奇於此矣答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七

此義久不明蓋向苦沉淪視為剩語故令聖心妙悟久晦不彰全易經綸無地入手試驗之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之理有一着不自此知所先後者乎自此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渾是一箇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着着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即神聖功巧亦無有善着矣孔子無不知而作常止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顏復者雖厲尚得無咎迷復者則一歸凶矣反復看來只是一箇本的消息止的訣

竅凶而避之吉而趨之則所謂修之之功也

修身為本豈不一語可盡然四載歸來日勤聚處觀磨講切意旨轉深只此二百字經文蓋得多少曲折信哉夫子真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後之學者既不反身獨有所悟又不遜志敏以求經沿習舊聞轉相迷誑師訓詁反有重於經言守後儒不復繹思曾孔謂之故背先儒使灼然可尋之緒竟抵榛蕪羣然有志之朋槩成耽閣則大學不明之過也是可歎也兄蓋信此者然亦僅知修身為本以為人未有不合修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七

十八

其身者而已此自愛之士敦行之輩大率見如此也其於經中之旨孔子用意深處寔是百不究一惟兄更深味之此非弟敢為大言而不愧也以上俱答魏敬吾修身為本之教久不明於天下故使儒學失傳談性命者類墮空虛飭名檢者僅成自好知本者知何事知止者止何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而可淺言者乎真令本末精粗打成一片天德王道統會一宗三省則修之事目一貫則止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一道也同此之為儒反此之為伯雜此之為佛老韓愈氏謂後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

奚言而不異今天下之言學問者真所謂雜佛老而
言也其異於大學奚怪也此儒學所以卒不明鄙人
者竊有見焉不能不深長為之慨也 與劉養田

見羅先生書卷之七

見羅先生書

十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八

書問

頃晤遠希道萬友之言曰予連日靜坐試用修身為
本工夫乃知其真有妙處因憶向來手教有多病掩
關悟於知本之學之語夫修此身於家於國於天下
而云吾有見於修身為本之妙有悟於知本之學者
吾聞之矣吾見之矣未有離去事為兀兀斗室之內
寂然無與物對而云吾能有悟於修身為本之妙者
也雖云修身為本之學固未有離去事為之理然亦
必離去事為而常有見於修身為本之妙乃真可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一

言知本真可為能以修身為本也明德親民備矣必
先止善其義何居知二君之所見者遠矣而又未知
其與大學之意旨果有合乎否也即承教札更感拳
拳歲晏課功殊為實力盤桓半道之喻自是謙冲只
日以印證古人一句似覺浮浮道來未有指據不審
其所持取證者實在自用何工尚友古人者必竟實
指何輩此處若不明白下落即本領處亦未明白下
落脚跟下無有一片實田地站立與古人覲體交鋒
也 答友
書至備見創悟之深必如此痛省一番而後學問有

入路古人以悔為病之藥就以悔啓悟之端理自如
此然非真悔不能發悟亦未可遽言藥也省之何似
學問有何難曉修身為本語出人知之矣知修身為
本而止之知止也故知止者止乎此也知修身為本
而本之知本也故知本者本乎此也只捉定修身為
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入自己凝然若有所持屹
然如有所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
帝臨爾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檢照提撕管
歸天則自然嗜慾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
就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卜度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二

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就延歲月書中
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着者正坐此
此尤有志學問者所宜深戒也 答弟孟乾

止以為修修以為止原非相背之事知有修不知有
止則修將漫而無統知有止不知有修則止將物矣
不化止修互用若網在綱直千載未明之義既為學
出宜學者豁然別開一眼而尚曰止不得修不得為
爾師者不亦難乎滲漏搖動力未熟豈得頓然淨盡
三十而立庶幾免此孔子從志學已下十五年朴實
工夫矣志學者即知止知得止方可望止今吾尚未

諒友朋之知止何如也而遽云止不得修不得不免
於動搖滲漏也何其言之易耶誠正格致貼在止上
說是一件用處又似兩般說是兩般實在又只一件
止修之用妙而後手勢可輕手勢漸輕而後學有得
力執之既滯任之又難來書柔活二字語似是恐非
貼事打透更不若如前一段所云一意自勉無懼不
勝無厭勤苦朴實之工乃更為有據也 答族弟孟諤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三

守修身有近達本者又不免於殉生執有此學之流
漫所以浸失其真也天牖鄙愚偶有見於求仁之宗
反已參求百折之餘忽有悟於修身為本之旨以為
知止者止此也知本者本此也格致誠正其修之之
工也本末始終其悟入之竅也自謂頗盡聖經之奧
有契孔曾之宗故敢斷然提揭以物有本末一條為
教人知止之法修身為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而
友朋之間習熟舊聞尚處疑信之半大率摘繪篇章
假托禪幻浸淫沉痾敝非一朝信有如翁教所云者
亦何怪乎其創見駭聞之玩而不能信也 酬古和雷

知本者盡性之樞知止者至命之奧然却只是修身
為本此學所以信之難也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玄
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為本却又不免
守局拘方徇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夫子溫良
恭儉讓以得之信口一句道來本末精粗俱到可見
孔門只是學明所以隨事發明自然不落邊見儒學
不明攙和二氏之說知貴虛不知其已遺落了實知
忽近不知其已鶩於遠此謂知本此謂知至只是一
箇修身為本何其性盡理窮如是不知此正儒學之
所以為深且妙也非寔平心誰能信此非寔苦心又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四
誰悟此此固高明之所為不可及也 答友

知本一義蓋是見之十載之前而有信於嶺海驅馳
之際大率儒者道在經世故合下以家國天下為一
身亦合下以修齊治平為一事所謂格致誠正者直
於身之均平齊治着工知止者直於事物之本末始
終入竅大學一書雖云節經表章而止字本字入手
落地要緊關頭竟爾遺脫而專意於致知格物懸空
講之無有實際此意見支離病之所由起也此儒者
之學所以卒未光也 答羅小澤
經常法度已備見於經中手勢低昂自隨時為之酌

損所謂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抽添進
退雖自有無窮變態可作商量總屬臨爐非可懸空
解說知止豈虛談本末始終先後蓋實實落落教以
止之之法修身匪設說格致誠正均平齊治蓋續續
密密示以修之之工此所謂法之可以授人者孔子
不吝矣必欲併手勢寸量銖稱而摹寫之真所謂整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詞也 答王塘甫丈

釋氏有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今時學者大率牽文泥句者類不免於聖冤而憑臆
掠虛者又不免為魔說以予觀之總為學不明宗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五

故故傳習者勢不免於牽文而參請者自多憑其臆
見其為妨道不明聖人之意旨一也遠希既有深信
於修身為本之宗講切觀摩近又大有悟於知止之
竅即經義透處可以信其無不是學止修悟處可以
信其無不是經原非兩事而予惓惓必欲遠希明經
者以遠希從前大率參請之力多而究經之功少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此蓋儒家法度比於師心自用
者其得失迥然霄壤也遠希不可以不知也棋有譜
善奕者必由之予謂學亦有譜善學者必由之大學
者儒之譜也堯舜禹臯湯文伊傅周孔曾孟以暨宋

明諸大儒則所謂善奕者也其餘縱有巧者總不入局何者謂其與譜不合也孔子非由此則何以能斷少卯似是之誅何以能破鄉愿媚世之慝孟子非由此則何以敢闢楊墨之學仁義者爲無君父何以敢斷三聖人之造聖域者爲不同道此經一明尺度權衡乃在於我千里毫釐之幾如懸照心之鑑直可洞燭秋毫無爽

答李遠希

只四字符如簡所云喫緊守得住卽至命造玄更何餘蘊亦更無別塗轍纖毫提向內邊非虛寂則靈明總弄出一般意見纖毫墜向外邊非氣魄則智術總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六

做成一切功能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亦臨亦保如見如承乃真可云善用四字符的家法也

答胡汝循

修身爲本之旨見之十載之前及此七載之間經涉多艱乃豁然有以自信倥傯軍旅稍著科條心曲隱微十不披一然善體之亦可得古人意旨於十之二三也每謂只明此直可以師天下傳此直可以教萬世邦章不尚信耶行藏任運仕止惟時洙泗唐虞可云窮達殊途聚精會神穆穆明明真是千載一轍近頗窺見孔心若將摹倣明良之風以開洙泗家法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等級千層一口打抹則其學

問之底裏也大率勢分破性分乃得出頭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是實理實事所謂言大而不爲誇非故抗之以自爲解也

孔開正學勤苦非徒曾獨得宗意必有爲而世之學者率漫言之茲又二千載矣謂孔子意旨果竟明耶謂曾學之宗契勘果不爽耶未易言也謂學在止於至善耶不識善亦有何名狀謂學必先於知止耶不識止亦何所歸宿致知者後儒所揭之宗格物者後儒所入之窳今看之是耶非耶寥寥絕學曠古有懷豪傑如公可容辜負世途滋味僕雖嘗之稍淺然寔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七

棄之如遺卷懷用舍處之雖不執方立命安身守之確有自信公之歷官也比僕尤深而其事學也比僕尤蚤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知於此斷之必更精且審矣

孔汲汲孟皇皇上何功於尊王下何補於庇民徒托空言竟以身萬古綱常之寄則知本之命脉到手也必竟世道賴以撐拄人紀賴以綱維此所以不階一命挺然出肩爲宇宙負荷傑然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宗傳故在遺訓可尋大行窮居兩無昂抑在有志者自任之自究之而已乾坤不辜負孔曾孔曾不辜

負吾徒也僕與公相處踪跡之奇古人不讓獨所取相成以不負斯誼者每念之尚不免有缺然者耳良晤何時懷思若渴以上俱答鄭邦章

只止處毫分動推便是不修只修處毫分滲漏便不是止修是惟精止是惟一身修本立則所謂允執厥中也敬止一節止修工夫最備仁敬孝慈信隨感而應無非止者至穆穆二字尤須玩味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渾然穆穆氣象必如此乃真止矣必如此乃真修矣此止修工夫用處所以甚微也疾徐甘苦得手者乃造其妙恐國敬未易進此

見羅先生書
也 答賴國敬

卷之八

八

吾與回言終日窮月窮年只是商量不盡此無他語之不惰吾見其進此所以日悟日疑日疑日悟卒歲窮年只見其商量無底也止修兩字自謂挈出孔曾心要友朋之間雖莫不知有是說然實地落手真見合一之妙而又伶伶俐俐止不妨修修不礙止日見其進不見其惰者則亦未能多有其人

予嘗以本末始終四字為孔子一生悟門此處分別不明即全體都無着落又何學問之有近來友朋因予喫緊提挈亦漫說本說末然只一開口道着便向

人邊於本何與本末之際亦甚微矣故非真止者不能知本非真修者不能立本毫忽走向末上不但止無其地彷彿修之亦盡是末上事矣清甫益不可忽也前書懇懇蓋是道清甫分上事來書旁援曲證比勘依稀亦有近者然大率却是堯舜分上事與清甫無干要知以我對堯舜則堯舜亦是末明學者明我之學也明經者明我之經雖云經即是學若以我對經則經亦是末若直以經當學則雖的然有據燦然成章亦是經分上事於我無干昔賢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矣末後士友嚮風之說以予前簡觀之亦不免此簡云何所謂明此學於吾身所以明此學於天下明此學於一堂所以明此學於四海者是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九

陋巷簞瓢只得且尋樂處皇皇戚戚未必易命回天此孔子所以謂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也自世情觀之孔子全不會算由今觀之善算者蓋莫過於孔子矣豈獨孔子即孺子淵明趣蹈稍高者亦不屑及於此也知清甫於此必已判之審矣近語學者每謂未同學者須與辨宗既同學者只合上路走到路頭上自有手輕脚快處亦有險阻艱難處手輕脚快處看其得力如何險阻艱難處看其喫力如何如此論學即

日日宗明日日步進不復作三岐路口停待商量之
想矣粵歸今已五年與友朋商量何止萬語每謂所
未明者蓋不在宗而其所合講者在學者之進步也
手書忽到疑辨諄諄乃大未愜於鄙人之望似是與
新從宗上討明而非朴實頭從脚跟下講求進步知
止一條自是進學之序豈可並摯止慮為寂感互用
工夫格物致知既經揭出修身為本則凡此條件自
是修之別目止歸於本則即此修之又莫非止之妙
用故每謂大學一經首尾二百餘字總是教人止於
至善止善之法却只教以修身為本修外無善本外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一

無止此徹頭徹尾所以只一止字為全學之要領消
息也稿中講此似已大明不謂清甫又作此解所云
三綱列而能慮既在定靜之後八目分而格致又為
誠正之先豈聖人欲彼此互見耶抑漫無次序耶似
於青天朗日之下故結疑團醒眼徜徉之辰自為謎
語豈不更耽閣了好光陰耶葛藤了閑說話耶
學不在經知學則究經原是末事然由千載而下遡
尋於千載之前合經義亦何所依憑以為證印之本
乎故學不明而謾尋經者謂之尋章摘句學有見而
取證於經則即究經便是實學又不可為末事矣諸

經皆聖蘊或多感遇之言老泉所云觸焉而得之者
也故其旨意包含片語隻辭雖無不盡而條貫統紀
則容有未竟未終者矣大學一書獨與此異所以體
大例詳旨深義博一語固無虛一字亦無複若以知
止能慮配合誠正格致即下文便為複出而定靜安
三字別無配搭安頓為虛語矣故繆妄曾詫前儒謂
如舊所說不但知本為衍文知至為別結即知止兩
條自天子而下兩條俱可刪除只大學之道合下前
後兩條而義備矣豈知老孔子蓋出半世苦心全副
家當一手提挈乃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且一字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一

不可互換移易者乎嗚呼至矣其教天下萬世之法
備矣慮天下後世學術之敝亦甚殷矣此予所以敢
斷謂六經語孟盡其註脚而且謂明儒學者必明乎
此經其言良非過也清甫老學加以數年磨勘豈不
見及於此屢簡云云無非故發疑端欲以闡未明之
緒開示人人耳所謂問者不嫌理舛答者不妨辭費
要在明學即于貢去食之疑與桃應瞽瞍殺人之說
亦何嫌其理之舛乎末後格致誠正齊治均平謂皆
修之別目則可而又謂是善之別名理亦未妥舊與
友朋論學曾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物也誠正

格致修齊治平者則也謂有物有則聖人教人工夫
卽是各付本物各還本則與來書直指八者爲善語
稍涉近而寔不同至善云者每謂不是專指流行而
應感流行之善體備其中猶古人所云允執厥中亦
不專指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體備其內故仁敬孝
慈信自是善之流行謂爲別名則可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則所以修之者也所以止之者也謂卽爲善之
別名則未可也此非理熟義精毫髮差殊亦未易剖
明而分判也更體之更體之

嘗以十五志學配合知止一條志學卽知止立則止

見羅先生明宗集卷之八

十二

而能定不惑則止而能靜知命則止而能安耳順從
心則所謂止而能慮也孔子蓋暗點實歷境界以定
進學階梯使學者有所據依查考不爲汗漫而讀者
不察也故方其止也尚未能定及其定也尚未能靜
靜矣尚未安安矣尚未慮譬如形著動變原以漸次
而充非是一時所有要緊看能字與中庸至誠爲能
之能正同蓋是自然境界由實進之不爲勉強若以
格致配之則所謂能慮者全是有思有爲而非所謂
自然耳順從心之作用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却與
此異蓋家國天下八者原是身所並有之物故格致

誠正八者原是一時共有之事但人不自知其分量
不自明其條理不知所致力耳中間諸所論者合矣
只末後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體一
句則尚有合講者舊語汝潛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
下八者俱非本而又云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
俱是本本者何卽所謂至善是也故指身心意知物
家國天下而必謂之非至善固不可指身心意知物
家國天下而直謂之是至善亦未可曾有言家國天
下者修身地頭也而又云修身者知本地頭也故有
執身非本離身無本之說大率皆是有激不得已而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三

爲言交互遮攔恐執着墮於邊見耳指事爲善豈不
是善善却不在事邊觀仁敬孝慈信一切皆點止字
意更有可味者善無不體體卽是善豈有身心意知
物家國天下乃反爲善之本體乎

問知止入竅理無疑矣乃有謂必先無欲而後能
止又或謂必用熙敬工夫而後可者不知然否仁
敬孝慈信似是點出止善之日卽以此等處認作
至善全體尚似隔了一層然舍此却又無可止處
竊疑至善遇親則爲孝遇友則爲信無定體無定
名蓋純粹至善得之天命具之此身者也惟是自

家止不住氣稟俗累得以牽扯動搖而至善遂至
離位迺日茫茫以尋索本體此學所以日遠而善
愈不可得也云云

止爲主意修爲工夫自謂妙徹孔曾宗竅止不在上
修不在下止上加修修上加止便成二項頭路加熙
敬者固是疊牀加無欲者亦是架屋清甫疑之是矣
至善一也有自體段言者有自流行言者仁敬孝慈
信自就流行言然却就是體段之本色所發用也此
其所以爲善也會得時則全體之善未嘗不是流行
流行之善未嘗不是全體必欲教人入手則一脉歸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四

根一止落實不容有二三之雜矣隨感而應不識不
知隨其身之所接無適而非止而修自妙其中矣誠
正格致若網在綱命脉消息乃真可言到手矣

先生云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
體會得時不妨直指若會不得時亦自不免於語
病直反覆思之本一而已善一而已二者名實一
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所以求止之而全此本
者也自其主宰乎身是爲心心之正處卽此是善
執主宰是一本以爲之主宰也自其發動於心是
爲意意之誠處卽此是善執發動是一本以爲之

發動也云云又云心意知物全體只是箇身格致
誠正全功只是箇修修其身以聯屬乎親是爲齊
家家之齊處卽善執聯屬是一本以爲之聯屬也
修其身以統攝乎近是爲治國國之治處卽善執
統攝是一本以爲之統攝也云云

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善之本體此清甫
言之鄙人無是說也善無不體體卽是善性簡辯之
悉矣本字最難認然却只有一本無二本故曰一是
皆以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故合修齊治平
誠正格致而云一本以爲之主宰運用則可若析身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五

心意知等物如簡所云一本以爲之發動一本以爲
之分別一本以爲之感觸是二本也如此而言本安
得謂之知本如此而言知本安得謂之知至此所宜
更詳思者也至謂心所發動爲意似是仍用先儒舊
說發動爲意夫奚不可只在大學中心意知物似有
淺深表裏自然之序發動卽分別認意不真辨知不
的後儒左謬根因正在於此此尤不可漫視者也僂
家以意爲主周子亦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大學說意正與此同蓋就心中指其一點活機爲意
所以有觸卽知能分能別予所謂運用爲意分別爲

知其言蓋不草草也不可易也若在他處言意則發動者固是意分別者亦是意甚至執着者亦是意矣言豈一端而已乎夫各有攸當也此類是也餘說皆協修齊治平誠正格致就則上點善字恰好以上俱

止修非二體然時局人情事務之應感者有萬矣故有修之之工然却即是止之之法故曰止之所以修之也修之所以止之也又曰大率止為修之主意修為止之工夫此其言皆不可不深味也主意是當方好着工夫來書所說大率修分上事稍稍着在情局

是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六

與大學止至善之用尚隔一層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儼若有思默而識之徹動徹靜一點歸依無有間隔而定靜安之妙乃以次而相生矣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之法相似未必非中與允執厥中做手尚相為寥絕也

儼思良背皆是止法但有自氣象言者有指方所言者指方所却不得執方所執之便為着相指氣象却不得虛擬其氣象擬之恐不着根此學所以卒責悟也更須息心為靈體皆是死物如何却說良背後儒以知為靈明身為軀殼如何却不本知說本身已自

儼侗令人難信更說良背益復頑悍非聖人其誰敢如此下口乎且亦幸是聖人假令後有一人無稽考道出此語不幾於為天下笑且唾而罵之乎疾徐甘苦得手應心一技之巧尚不能以授人如此提挈亦可為太發露矣在汝存善悟之而已

人只驚高虛不知高虛有何難說捕風鏤塵儘力奇恠誰實知其是與非者只就平淺處徹見性命之微則真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乃果見其難也工夫本體理自合一學之一字原說工夫操戈舞象體自晏如能否殊方只為無法之故而世人不辨工只辨

是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七

體此予十五年前即啞咲之矣近乃稍稍廓清然尚此未殄也來書所論蓋已深達此意只要得下手處落實貼就體上即止與修真是一兩到而本體工夫乃信其兩忘如東所云矣

三言之益原以詳允執未析之工故劈頭指出道心人心以見中不能執之故彷彿似從做手上說來反歸於體夫安得不先之以惟精而繼之以惟一乎止於至善正與允執厥中義同却是直截教人向體上歸根或先止而後修或先精而後一言豈一端各有攸當鄙意看之初不見其有異同也只要見得止修

精一合法便足以徹堯舜孔曾宗傳原無二用文義牽纏反爲理梗區區已屢戒之矣以上俱答羅汝存

修須實修止須實止總是一本工夫有二用却無二體來書大率重於言止略於言修不知未有能修而非由於止者未有能止而非由於修者刻中所云止爲主意修爲工夫頗足以盡合一之妙修者修此止者止此不可又將本字另說身外求本本外求止卽止與本兩無有田地安立矣此來書語意最欠渾融貫通處也思之思之外述友語云云自是渠見各有熟處要說遷善改過者只得聽其自說遷改要說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八

敬者只得聽其自說王敬只不合攬入大學中攬和補綴蓋聖經意旨本自完全一字不可增亦一字不可減一字不可換也答陳汝修
經世之學必以修身爲本只精神一步離身固是不止亦斷不能有修工夫一毫滲漏固是不修亦便不能止此吾所以謂止爲主意修爲工夫斷斷乎交養而互發者也來書所云變故之來不免憂懼且稱引文王無憂之說謂下此者卽不能以無憂不能無憂卽勢不能以有止語似近情理寔未到大率只就境上看止而不曾反之身上實在看修孟子不動心

要緊在養浩然之氣謂直養則浩有歉則餒正是止修合法憂懼愛惡自是人情豈有盡無之理只看他修處慊不慊卽餒不餒之所由分矣桎梏而死與取義成仁者豈不同是一死然一爲浩一爲餒豈取義成仁者真有愛於死哉要之視死如歸其所憂處亦卽是其止處耳何者其所不歉者猶在也若不本其咎之所由招而樂取其心之能不動此惟外人倫遺事物之教者或能之然以予觀於佛氏謂無罣礙乃能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則雖外人倫遺事物者亦未聞其能以有罣礙而止者也向來友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十九

之論既苦執泥身字邇來學者之說又似偏滯止字此兩頭所以都病反爲聖經添疑梗也至於文王無憂又自頌其過之美處與憂患之憂義稍不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文王亦不能以無憂也臨事而懼孔子之言正是修之之工然亦卽是止之之法世豈有臨事不懼不緣好謀而成行三軍而能止者乎此其理蓋易見也經世出世頭路兩分止義雖同做手各別冥頑斷絕與世無情儒者之道非所論於此也答唐德甫
本字不必另覓予每言之孔子只說善便本在其中

說本便身在其中說修身為本渾然明德親民止至善俱到止此之謂止本此之謂本何別覓之有學之敝也大率起於泥句牽文不就實落體當直以意見追尋所以轉尋轉遠向與廷獻書曾因病製方權宜作一互法謂止不得者只是本輕本重自止本不知者只是止淺止深自悟鷄鳴犬吠最小之觸足以牽動神氣只就此等驗之本何其輕如何急要止得止既不得全副精神尚在外邊去本尚遠本何由知所云執身非本離身無本須玩原書喫緊為人之意悟之則可執之非是若又因而下語謂執身信不可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二十一

言本執善亦不可以本言則謬之謬矣本善總是一物實體於身孰是孰非剖析殊悖下文妄意擬議云云更覺謬悠以此求本只恐日見支離止更無地不若只照區區平淺之說挈出修身為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若只如此婉轉尋覓漸漸又轉入辨體的家風為敝非細故也

答丁重甫

修身為本之學蓋孔曾至易至簡之門愚不肖之夫焉可以與其知能者也身在則本存不必於身外更別求本身修則本立不必於修外別求知本本立則

道生道生則本達矣即此便是盡性至命之關究其機緘蓋不遠於日用倫常之際此孔子所以為萬古開羣蒙為千世學者立規準也敬守之神聖美大皆其分內不爾者亦不失為敦行之士可稱於鄉里無忝於家邦矣

與弟孟堅

非真無以破偽非正學無以熄邪說自悟透孔曾之旨學得轉手乃斷知從前說者作者大率偽也說本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真說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不到事上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實任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二十一

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為偽也鄙證若斯人同此解只致良知三字舉世用之矣試問之曾有一人認得良知面目者否有一人用致字工夫貼得着良知者否良知從不慮中討出挈着良知認不得古人却有箇消息透此按着良知致不得只為已就學問不得認作不知強相支撐轉為蒙蔽諸證盡然大抵類此弟能憐然有悔惕然有醒殊以為快破不得偽決不能考真知不得病決不肯信藥此吾所以不待弟說只一見弟歸帖然就實便斷知其非阿下之蒙昔時見解也堂中朋友亦有同心相與共服學問一口道

不盡然善體之亦正不須道盡吾言雖少已似過詳若不直實體會縱說得多充棟汗牛祇增疣贅反復刻中固有道不盡者至說到做手處亦真可爲太洩露能發前儒所未發矣

答弟孟育

止於學而不外慕卽是知止有明學之心而又涉以近名之意卽是不知止人生只有這件事宇宙內只有這件事二之則不是矣孔子透體是學轍環周流曾無寧執無非止者此其所以爲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尚也汝忠向東說用處頗爲近理只循此做手而又從根蒂上着眼覷破不以毫分外慕芥蒂其間

見羅先生書

卷之八

三十一

十載堅持儘有歸宿決不爲虛生浪死人也

答陳汝忠

見羅先生書卷之八

見羅先生書卷之九

書問

得書甚慰所懷必如是而後可以驗止修之實際必如是而後可以固立本之真基素位而行必驗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更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必勤之不淫不移不屈之實功頂過一番鎗頭者便壯得一分膽力避過一番鎗頭者必退却一分膽力至人者雖云履虛若實處險如夷玄經所云但識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生在世中其所遭值拂逆事更有難於此者不於此等處就行定睛駐脚而更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誰需乎席珍無外棄似是解說然却便是實理只於此等處信不及便生出許多意必因我累已之心而無補於事的縈絆也未書所云子分上事一段見得極好自父視子雖最關情然却自有子分上事此予所以每謂聖人之學雖云分量極大肩荷極艱然却分數極明執御至簡合天下家國通爲一身何其分量之大肩荷之艱步步有本末着着分先後離身一步半點精神不煩勞慮又何至簡知其大不知其要此墨氏之所以爲爲兼愛明其分數不明其分量此楊氏之所以膠於爲我毫髮差殊天壤懸隔矣

聞攝知歸止之語昭於此極有得力夫謂之知即心也謂之止即止於至善也至善者性也知歸至善即心不違仁其理甚明著但以此而觀則至善者是撲滅不破切割不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若不免於心小性大之意

攝知歸止亦是鄙人不得已而為言蓋欲判致知者之致此知於外也故以此表知止者之止此知於內也語稍涉玄鄙人亦不甚取所以亦不甚道雖然事固有不得已而為言者此類是也大率儒學只貴平不貴巧平則意日妥而道理可近巧則見日驚而蹊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二

徑轉多去道轉遠孟收曾相讚曰此皆先生苦心僭答之曰苦則苦喜得先生平心若不平心不知思量到那邊去了今已坦坦平平拈出一箇脩身為本使人本此止此脩此似甚簡易明實而學者務於聞見之竒生出許多枝節此立言之所以難也此主教者之所以最宜慎也若說不是攝知歸止實則又是攝知歸止蓋不說攝知歸止則恐知字不得落根若執攝知歸止又恐止知漸岐為二來書至善是撲滅不破切割不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云云正是犯此病痛彷彿館舍第宅去去來來暫時憇止兩不相蒙

涉矣支離於心體往固笑之而今吾徒者又坐此證豈不為可訝之甚者乎至善是性自不待言心是何物蓋虛氣合而成性虛與氣合而靈從生焉則竅之所為發也從此宰天宰地宰人宰物皆靠此靈此心之所以為主也然從此或作善或作不善亦是此靈此心之所以又須正也正心工夫就用處言故有矯邪而歸之正者然亦只好暫時提挈必竟如何便正當思其理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最正心之竅最有合於大學知止之法何也蓋性者心之體也故率性則為道不率性則非道此就用處言也知止則常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三

不知止則不正此就體處言也止者何止於善也善即性也參同契有數語最好予姑借之相發曰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知之在人豈不如是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又曰金返歸其質威光鼎乃煇止之為法豈不如是大率一到發靈即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即無聲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此止之法門所以為大學第一義也心小性大予舊不聞其說即

此觀之似亦兩無限量性之所滿者亦心之所可滿
小之者人顧自小之也非心與性原有大小之可分
別也

知脩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則其所謂本
者無聲無臭的道理而所以主宰網維隆施天
下之萬事萬化者皆在乎此所謂生天生地生人
生物者也其諸昔儒立清虛一大為天地萬物之
主者乎

凡有是名者必有是物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固是
實有是物乃為之名至善最無形聲亦是實摹是體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四

以為之名惟本為不然求之吾身固無有所謂本者
求之家國天下亦無有所謂本者蓋孔子鑿空拈出
以與學者立命半生磨勘觀象世間洞見萬物之理
知其樞柄消息必止乎是正與二典之中洪範之極
名雖稍異義頗相同皆是假借事理一致之名以定
學者歸趣之的但中與極尚費尋索而本之一字則
真令人言下便知歸也故不從虛討不從寂討不從
閑曠無人跡處討直將事物分別本末始終先後使
人知所至止歸宿猶恐大本大原止地未協於一故
又詳數事物就中舉出脩身為本使人知所至止歸

宿盡矣亦巧矣未嘗不是無聲無臭却又實實落落
有箇操持未嘗不是無方無體却又實實落落有箇
地分至無形聲者一握到此便隱隱為所運轉至不
可限量者一握到此便隱隱為所囊括顯言之則即
身是本絕無奇特之說深體之則徹地通天更無餘
剩之見真所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舊答存翁
書謂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又答友書
謂本之一字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寂
不倚為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祇為補偏救敝者其
言端有旨也此與天載性命等義又稍不倫無聲無
臭生天生地等語以贊本義似有未盡協者至於清
虛一大昔儒之說姑未論其是與不是只其立言意
旨原與此不相同不足據以為方比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五

大學首言知止止於何處則必止於至善至善在
何處是摸索不得的如何會立得脚若以精神管
歸於此衷即涉於玄門收視返聽之功以持誦於
唇齒絕意於聲響是又禪伯之所為者
止字有歸寂意少失之易混於佛至善無名狀可即
測度寄頓易混於玄其寔非知止不入微此止字法
門必竟又為第一義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試看他合下教人是何方法是何地分又詳數事物挈而言之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盡矣盡矣此與方士禪伯作用不同奚啻霄壤只為儒學久不明士人無所依以立命殘羹餽炙競拾佛老唾餘竊之以為秘寶至有為方士禪伯所不齒者云然者誰寔為之此直可痛懲而逆斥之又何似是而非之足辨乎

易云艮背亦覺是影響之語謂背在後而向後止去則剩却前謂背在內而向內止去則剩却外大學云止必竟是完完全全必不是如此執着如此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六

寄頓又云昭近來看得背之為義迺天下實理移易不動的如為君恰好止仁敬慈孝信換他不得為臣恰好止敬仁慈孝信換他不得八元之舉四凶之誅皆是實理恰好該如此渾身歸向實理上駐足又何人已之可言

予答自老書謂脩身為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又問語學者謂良其背一句則是脩身為本之旨訣也此語不甚道蓋恐稍涉奇玄不謂同門之士卜度果至如此可笑可笑大率六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良其背一句其實即是知止但大學說至善似止無定

方易經說良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為頑然不動之物如宋之說固未足以盡良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于虛玄之見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為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為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為復陽在外不能為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為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良背之理可求良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箇復暫復為復常復為良晦翁云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良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入內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七

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良背所以為千聖秘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脉相傳豈有毫髮訛舛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慈孝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來書前段說之既鑿後段意在矯時理路稍舛大率皆非身體之而徒以意求之自不免此病也世之所以不止者何也蓋其精神昏昧放逸立脚不住若時時精明時時警惕如何會走捉故曰於

緝熙敬止又曰學莫先於知止立脚不住者每於
禪宗尋討方法不過影響寄頓昭謂只有緝熙敬
止四字惺惺然知心不可不正也正之意不可不
誠也誠之知不可不致也致之物不可不格也格
之緝夫熙也安得而不止也業業然心有不正未
敢也而正之意有不誠未敢也而誠之知有不致
未敢也而致之物有不格未敢也而格之緝夫敬
也安得而不止也云云

所舉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總是贊美形容之語要
析言之則穆穆者以氣象言有渾厚深遠之意緝熙
敬止者以工夫言有精明整肅之意然言工夫亦是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八

言工夫之氣象也至論實在下手則敬者只有正心
誠意別無可用敬者明者只有致知格物別無可用
明者敬字已是正心誠意之表德若熙字則是致知
格物之別號矣此予所以謂雖言工夫亦是言工夫
之氣象也摯致知者尚謂着在用邊主格物者猶云
驚於應感今又欲於格致之上疊熙敬之牀誠正之
下架熙敬之屋不幾於頭上安頭為蛇添足者乎
今之真心學問者是蠻蠻的把住脚跟得比之遇
酒而逐於酒遇色而逐於色尋利而渾身丟却爭

氣而湊底憤戾自是不同老師之所謂止之深一
着者諒非如此之云云然不知如何而謂之止之
深也

脚踏的是實際口說的是光景止深一步何待予言
大學之所謂定靜安慮論語之所謂立所謂不感知
命耳順從心向已歷歷道出而學者曾不知也非不
知蓋非實到此境界非所謂脚踏着的實地此其所
以只作一場話說也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即此便是
止法未到的境界而探前摹寫光景即此便非止法
故學者只貴知本只貴知止止有消息自然日到深
處蠻蠻把捉的誠為非是吾欲廢把捉則學力尚淺
欲一依其把捉則恐做手又差此其中却正好商量
者蓋悟得此則便是知止的法門到手也淺與深姑
未足道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九

問大學聖經章內四本字先生謂物有本末及本
亂末治之本對末而言也脩身為本此謂知本之
本無末而言也若以謂一本則有有對無對之別
以為二本恐不免於支離之見其果互發而理無
不同乎抑果判然為二物乎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學無二本森羅萬象何者而非

日所照臨凡所臨照者皆歸一本矣總總林林何者而非王所統馭凡所統馭者皆歸一本矣然照物者必竟是日則照物者自為本而為所照者末也主治者必竟是王則主治者自為本而為所治者末也學亦如是矣若說有二本則安得合家國天下通為一身若說別無末則何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又以脩身為本知身外無有家國天下脩外無有格致誠正而一本之義可識知齊家不必作家想治國不必作國想平天下不必作天下想脩其身而能事畢而本末之分亦昭如矣合之非混析之非離合之者是以分量言也以體段言也以分量體段言則直是無別有末只有一本析之者以推行言也以對待言也以推行對待言又安得不分別本末使人知歸予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故知止誠要矣知本更急焉蓋非知本則雖有欲止之心支離眩駑亦將無地之可據者矣

先生曰止者脩之主意脩者止之工夫如此言之雖愚暗如昭者亦若數黑白然炳乎其在目也間或又云止脩工夫着實要密則所謂主意者又為工夫矣其果脩者着力為之而止者抑無工夫處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

是工夫乎

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上言者有自條理上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箇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為主意脩為工夫所以原非有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脩詞成章順理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脩詞視作淺又不可謂脩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所云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脩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抑豈都無所有事漫然若梗泛萍漂者乎

古人謂學以變化氣質為先然氣稟不同變之亦恐難於變也最清無足論矣近清者亦可因學而求其清濁之甚者率之學不肯從縱使肯學亦未必有大脫悟融通如聖賢者云云

變化氣質古人原有成說胷子之四教臯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大率教人變其所可變化其所可化者非若後之變化氣質欲增長其伎倆知識之謂也記得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有論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者廓翁命有以發僭答曰世間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一

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如子瞻之通敏不善奕棋歸罪於才才當受罪永叔之雄文不長四六歸罪於才才亦當受罪蓋棋果子瞻所短偶儷之作本非歐公才性之所長也此所以可諉罪於才也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恐才亦不受罪一時在坐者殊有省變化氣質豈可諉說必就此處分曉度幾變其所可變化其所可化有從革之理耳淺深分數自隨其質而歸性任質變化之人工着力得力則必判於此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一

先生云虛氣合而成性靈從生焉此竅之所爲發也大約靈生於性而竅發於心然竅發于心而渾身之昭著者皆是此物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以至知孝知弟知敬知信與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觸而見者皆此靈也亦皆此性也靈卽明德之謂歸根復命必本諸性故明德新民當止於至善焉所見如此其亦以爲然否乎

虛氣合不專指生人生物說亦不直等到生人生物而後虛氣合也蓋乾坤開闢之後虛氣卽交惟虛氣

交而後乾坤乃開闢也故全體一仁也但有疑不疑耳疑則人物所由生而竅所爲開靈所由發焉故靈亦仁也但游氣紛擾合而成質靈之在人不能無昏明醇駁之間矣性卽是仁而或曰仁或曰性大率仁者渾言之而性則自其凝成發育處專言之也生心爲性命字之義或亦由此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止法消息莫著於此大率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矣故任靈則必至從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十三

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有收拾之處來書所云復命歸根必本諸性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者其說當矣

昭思孔門言仁數日於此理會仁字却有所未得以仁屬靈則是仁者必覺之見而晦庵謂覺不可以盡仁以仁屬虛則此理冲漠無朕又不見有生

生不息之意此處亦必認取明白然後於性學無差云云
性字最難言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必欲直向無聲無臭中拈出恐孟子亦未

易以下口也仁字亦難言論語全書言仁大率說工夫者十之七而較人品者十之三善體之則渾然盎然而不曾直指仁體而仁體已和盤托出矣此是孔子高手餘子所不能到故昔儒欲類聚孔子論仁之說合而觀之蓋亦有見於此念之正恐言性反不似性說仁反不盡仁不若仍守孔孟之法猶可意聞心見於云為動靜之間其所得者味更深也必欲湊體依稀強為摹寫則予前所答者似已略近蓋惟虛氣合而後拍拍塞塞徧界中渾是一團生理無刻不生無時不生此其所以為仁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

皇朝先書

卷之九

十四

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之大德只有一箇生而已豈有時刻間斷張子雖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亦非截然析作兩段特以命名起義厥有由來就中點出何者為天何者為道何者為性使學者知所尋繹耳若析虛與氣言之便成二物有間斷非復所以為仁之體既矣因而念及此中如何着得一箇知字仁者必覺覺不可以名仁文公云云真可謂析理之至者也

問本末條先儒謾為結句先生獨斷以為孔子一生悟門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入道

之樞昭既得聞命矣以為經世之竅事至沓來紛紜轉轉執身為本則滯逐事尋本則踈從止發慮必自有用之妙也云云

每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物也本與末則所以稱量乎此者也誠正格致脩齊治平者事也始與終則所以揆度乎此者也千枝萬葉灌溉培植之功何處下手紛紜錯雜經綸組織之用何以就條此皆昭然物理人所共知而獨於學不察也於經世之應用不知也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皆灼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

皇朝先書

卷之九

十五

只於此不能知所先後即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脚直以其身為萬物之役如馬牛然任其驅策而馳走矣故就一物一事言固自有箇本末始終總事物而言又只有箇本末始終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脩身為本正為此也悟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為經世之妙悟不徹只捉定脩身為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中而本常保其不亂此予所以敢斷其為孔子一生悟門全學入手之竅妙也後來只不明此故將要緊關頭綴為剩語襟喉一塞

消息不通此止至善一脉所以竟歸空文也無地可入手也以爲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舊語云云誠非過論從此體悟得及自然止止脩脩兩臻其妙而執身逐事之病兩不相妨背矣

問先生自言討出脩身爲本全在悟破知止兩節真發聖心之蘊功莫加矣又曰鎖有鑰盤有針舟有柁知止之於脩身爲本寔無斯妙其旨趣躍如昭心領之未徹口欲言之未能也幸教云云

鎖有鑰盤有針舟有柁無意中寫出止脩妙用止字本是死法點入脩身却有無窮妙趣蓋脩有多方而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七

止亦隨所脩處曲盡其經綸之巧也此其所以妙也如何叫做鎖有鑰鎖本絨固非鑰不開誰寔信脩身之爲本哉則以知止之法就事物上分別其本末始終先後而知之也故開脩身爲本之鑰者知止也如何叫做盤有針長途九譯取定南針八山二十四向中歸子午家國天下身所對待者是有多少方隅均平齊治身所經綸者是有多少錯綜要定此中常超事外斷知本亂無別就條故定脩身爲本之盤者知止也如何叫做舟有柁大率盤針者所以定我之樞把柁者兼以妙物之用經常權變曲折低昂體事當

情推移任運真又如舟之有柁隨所指使而無不宜矣止爲主意脩爲工夫卽此景象妙趣規之直可一悟到手而學者尚曰止不得脩不得却從而問曰如何止如何脩可柁何哉

先生以心之運用爲意意之分別爲知是指其中細緼含蓄者爲意也故謂意先於知至誠意章却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知善惡然後有好惡似又知先於意也且這些細緼含蓄者卽心也若以爲意則所謂心者竟爲空殼虛位矣此而不明誠正工夫無從下手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七

心意知一物也析而言之則有三焉全體只是一箇心就其中指出一點活機爲意就活機中指出分別爲知心外無意意外無知析言之自心而意自意而知者其表裏之序然也渾言之則言心者固不至遺落了意言意者亦不至遺落了知其相因之理然也如正心章言忿悻好樂恐懼憂患何嘗非知亦何嘗非意故誠意章言好好色惡惡臭亦安能離心安能離知但就心而言則有正其寔正心亦所以誠意也就意而言則有誠其寔誠意亦所以致知也合之不一混析之非離不析之則無以盡性術之條理必執之

又適以滋本體之支離決裂矣此學所以貴知本也止歸至善本歸脩身於此剖析處益信得大學之振領提綱厥有旨矣千載湮淪競尋節目豈不謬哉以上俱答李汝潛

問先生有云離身固無本執身又非本夫曰離身無本執之是矣而非本曰執身非本離之可矣而又曰無本然則此身居于是本非本之間抑將何所依據老師必有與旨云云

執身非本離身無本看來此身真若處於是本非本之間何也知脩身為本而不執焉則即身是本矣只說脩身為本實在信之不及直以其身為軀殼也則即身非本矣喫緊為人原是無可奈何而說若更就上面交互揣量只恐轉添縈絆不若直將四字拏出端拱一坐之上不着內不着外不着東不着西默默體取看是如何景象昔賢所謂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龜山門下相傳旨訣只看喜怒哀樂未發審能如此下工漸見消息乃信知執身非本離身無本而此身真若處於是本非本之間者為可笑也

止脩是一事真脩只是止顛每檢察身心不覺其

中頓生紛擾殊為不止之甚果用意脩之之不可止與抑無意脩之之乃可止與云云

學問雖有一定之方才性有敏鈍工力有生熟做手則無一定之證舊曾以丹方火候譬之最為合理所謂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或武或文或緩或急要在用之當情不必執為一是陽明先生所謂助一助且無妨學者工力未到熟處且用武火為多丹方到手直以此身倒入煨爐作實商量其抽添進退烹煉溫養之節度自有落實的景象乃不為空頭語也思之以上俱答李廷揚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

書問

書至具見懇切擔荷不負所期反身獨悟則我即是經取日虞淵水月鏡花則經卽是我年來徹悟此書斷以語孟六經一切盡其註脚於友朋固望其徹底悟學亦督之以學印經謂明儒學者必明此經明此經乃實明學入手會局探本窮源只此二百字中是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有多少曲折揭致知妄以爲宗指格物誤爲入竅豈不是經豈不自謂悟經班見管窺真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舊語學者謂此學分量極大根抵極深端緒極微法度極密試以此四者求之乃略盡經旨之奧然總之又只脩身爲本四字而已每謂明得此四字則一部大學又其註脚者良有以也

答饒伯宗

自宋以來談格致者紛紛各私其見竟未聞歸於一是者今老師適曰萬物皆備一物當幾格物之物一物當幾之物也真儒先之見所未到者學者聞之莫不稱快然不肖竊有疑焉

格物之物在經本無不明只爲不以脩身爲本懸空講之所以多生辨說徃所云開口便與格致爲仇充

棟汗牛總付之閑家具者誠非過語也今既知以脩身爲本則所謂誠正格致者原是脩身之功實致實格觀體當幾日見之行豈容姑爲辨說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脩之家在國脩之國在天下脩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實落落與他孳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脩之卽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工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脩之卽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脩之卽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脩之卽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脩之卽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格致義所謂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者正爲此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

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于吾前而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必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無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必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格致之義要在明格致之無傳也故不暇及于此然亦有戒焉蓋方有病其辭說之多不欲於坦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三

經文重下葛藤註脚以滋爲支離纏繞也來書發義頗詳一口道不盡者更欵答之

父在則孝君在則忠此當幾之物也而格之似矣然亦有陟屺岵而思親處江湖而憂君者則物未當幾也可謂之物亦格乎

予每謂分別爲知感觸爲物故凡有分別者必有感觸之物凡有感觸者卽有分別之知不必見君見親卽思君思親者同一感觸也不必事君事親卽思君思親而念其不得事之圖其所以事之者皆分別也物之感觸無間知之分別亦無間物之感觸無停知

之分別亦無停隨感隨格隨格隨致親在而孝以事之則其分盡親不在而圖所以事之或念其不得事之則其分不盡而其爲物之格一也譬之讀書考古會友論學或之乎事親或之乎事君雖未及事乎君與親而孝之忠之也而忠孝之理已灼然於吾心卽君親之物已昭然如覲面矣講求乎忠孝之理者格物也講求之而明乎忠孝之理者物格也其不及事乎君與親而忠之孝之者分也謂必見君見親而後爲格物思君思親不可爲格物者非也岵岵江湖瞻雲望闕蓋忠孝之至者也而尚謂之非格物也可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四

父當幾而孝君當幾而忠是忠孝之理全因於君父求理於事事物物之間而不求理於吾身恐不免於義外也

予每謂止其入竅也脩其功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知止者分明是止善不是止身脩身者分明是脩身不是脩善然緝熙敬止止法也却在身之所交接處下手仁敬孝慈信者善則也却在脩之作用處顯現入竅二字最要善玩蓋復命歸根到底消息必於此有悟而後其止也不爲守寂沉空其脩也不爲補偏救弊試看仁敬孝慈信一切皆點止字與求理於

事事物物之中者正相霄壤也所謂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而又何義外之可言乎

且事至沓來紛紜轉一觸即應豈容停待苟所學無着落實地只取辦於臨期何以應手其所以格之者當必有作用做手也伏乞老師大賜發明則不惟昭之疑得有所解云云

予每謂致知格物不但儒家有之即佛老之學亦有之只知本立宗宗旨既殊作用處便一切相逕庭矣又不但佛老即百工技藝亦皆有之其分別明處即致知其作業熟處即格物嚴整威儀肅恭齋法謂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五

本

氏無格致可乎疾徐甘苦得手應心謂百工技藝無格致可乎然釋氏之所以格之致之者為何起宗百工技藝之所以格之致之者為何發念其不相侔自不待說即同學聖人共明知本者主腦雖無不同造詣有淺深作用做手工力之生熟亦厥有間矣耳順從心自是到家境界三十而前只恐尚須把捉諸凡考證之方講求之法與夫臨事而停審相機而籌畫或恐俱所不廢到得脩固止深手勢漸熟作用自漸不同急于受享躐等凌節正是邇來學者病痛鄙人之所深戒也記得癸亥而前曾因讀易之故忽有觸

於本末始終之旨于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

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

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

十年來乃到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輕也更有

一說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已

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再閱來書

原為格物一端起論以故知有物忽不覺忘本知有

格忽不覺忘止如云紛紜轉一觸即應取辦臨期

應手不得等語大率俱是靠在用邊只愁應務不得

豈知聖門之學原以知本為宗故格致之工蓋不專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六

本

為應務而說要令事妥而心安物常格而知常止則

知所先後之本旨也曩與詹德甫書所云聖人之學

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又云聖人之知要從

止出故必定必靜必安而後責其能慮後世之學却

與古異似是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真杪忽毫

分之幾而寔本末始終之判有志於學者所宜深察

也格致不可提宗豈故好異只一脫却主腦不知不

覺全副當精神便嚮外邊去矣

先生曰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貴學也而世之

學者務辨體不務辨學窮于卒歲描畫本真而所

以操縱本真使為我用者返置不問今學問之旨
備荷闡揚更無疑室而學字為義乃獨有未解者
六書以學者童子蒙冒拱手以效先覺或曰學者
覺也男子生而不可以蒙昧也又曰學者孳也孳
孳而不息也不識三者於義何居學之義明而後
用力為有據也非訓詁也云云

書來專論學字理路入細而語復足以闡揚之優游
涵泳知吾契之必有旨於斯矣論語以求仁為宗然
全書說學不說仁孔子辭仁聖而不居然却願學不
厭不敢倦仁即今之所談本體之謂也本體雖聖不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七

增雖凡不損而凡聖殊趣則學不學之所由分也學
之則聖不學之則凡而仁與不仁汗隆於其間矣孔
子平生只以好學自許外此則以好學許顏三千七
十之徒夫豈不學而好學者僅一顏子乎可見學亦
未易明也好學亦未易到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
悅乎只一箇學字先無下落安得時習孔顏好學固
其用志之專亦其明學之盡不然雖欲時習之有不
能也予每謂學為做人之法但做物者是以法加物
而做人者則直以人自學說文以學之上文為覺故
曰學者覺也蓋天之生人也覺發於其間矣學之下

文為子故曰學者孳也如子學父孳孳而不已也知
天之生人而發覺也則學之宗趣可尋知子之效父
而孳孳也則學之淵源可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時
習也必如是而後可望於不厭也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天之學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
人之學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吾人之學也試
看嬰兒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升降上下一
氣通流則真可言孳孳而不息也是學之模楷也知
本者以言乎其命脉也知止者以言乎其訣竅也格
致誠正者以言乎其條理也齊治均平者以言乎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八

功用也學外無仁仁外無學學明而仁在其中矣明
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若不向學上講求懸空
說仁如數他財對塔而空說相輪也輪扁所謂不疾
不徐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吾故曰學亦未
易明也好學之地位亦未易到也今與二三知義日
摩月揣於學條貫統紀講求雖無不盡至於反已入
微同流上下推移運轉得手應心徹悟時習之妙以
追好學之蹤則尚茫乎其未及也非不及蓋尚存乎
其人焉耳尚存其人焉耳勉之

昭讀會語至此謂知本條發明聽訟一章以傳釋經以經證傳徹透知止之方誠可爲千古一快尚有毫髮含疑敢以請質古謂訟有五聽謂言聽貌聽聲聽色聽視聽真是全向人邊以證學不知本者最爲明的獨以穆穆一條旣已備點善則善在此卽止在此矣似無待於更引聽訟而後義明若以二條並發知止之義則此謂知本一條不將爲復出耶云云

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感於爲君也而止仁爲臣也而止敬爲子也而止孝爲父也而止慈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汝存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一傳旣已備點善則又必指出知本以示歸宿此正曾子徹悟孔學親承秘旨學之所爲獨得其宗也不可草草視也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九

爲專釋本末者固爲未悟知止之法以爲復出上義者似亦未究知止之奧流行主宰恰好互用止脩無適非脩無適非止此正止法之所以爲深且妙也向與魯源年兄書論石經謂此中似有覲面孔曾別傳一案須之十載之外伏兄大力一爲挈出以快千古之眼意正指此偶因機觸矢口敷宣疑信方淆只恐更來迂怪所幸者則以傳雖稍有錯簡經却向是全文以傳釋經以經印傳不信鄙言者當能信傳不信傳者亦必信經此鄙人之所以敢爲踰僭而不忌也五聽事實引證甚好聽訟豈可廢只所恃以正本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

源回心而易慮者道不恃於此也象山乃謂欲識使民無訟之道於聽訟之間見之矣豈知孔子之意正借聽訟之求諸人者以證使民無訟之求諸己者而非直教以聽訟就於其中求所以爲使民無訟之方也論語不云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則聽訟之分量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知本之功效也他日稱子路也謂片言可以折獄必繼之曰無宿諾豈非其可稱者折獄之明而所本者則身有之信也乎不然亦不過一獄吏技耳烏足稱於洙泗之門屏乎旨哉知本諒哉使民無訟悟之則真

可謂知止之奧訣也

問聖學肇自虞廷以孔曾大學之旨合而觀之至善之止即厥中之執止其一也脩其精也似無容於疑者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一而已何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一

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為中發而中節則便所為中之用事也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只於此看未分曉即大本大原先無着落夫安得不執知能之發為體而謂三聖授受要緊在道心之微乎惟精何為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何為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

危微者以言乎其幾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惟一惟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三言之益要以補允執未析之功而非以道心之微發堯之未發也不然則何以堯之命舜止說執中舜既點出道心乃更揭人心與之作對乎此其意亦居然可觀矣洙泗之學正是唐虞之學豈有毫髮不相符合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脩身歸止至善淵源祖述信有由來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為而用正為其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一

不正也意何為而用誠為其有不誠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即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即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學加詳焉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先儒謂由孔孟而下其說長愚謂豈獨孔孟自堯舜而下其說便長矣非欲長蓋勢不得而不長也吾輩今日要緊在玩虞廷十六字則悟其云何為中玩大學一章經則悟其云何為善知止有定乃漸能得豈有至止歸宿全副精神尚茫然未有安立而可以言學者乎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測度轉換遷移之法此其所以能漸進於定漸

進於靜漸進於安而慮從中出有能得之理也此誠所當深思而細講者也至於文義之間固有合者亦有未合者固有備者亦有未備者屑屑較量不無轉添疑梗爲學之障此先儒所以謂排比文義最爲心害爲學者所宜深戒也

知行之說據夫子首云知及孟子以爲始條理灼然知在先矣及考夫子他日又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孟子曰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似又以知在後昭嘗揣摩若謂磨研學術必擇之惟精知固所先隨機接應不識不知順帝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三

之則而已耳似是知非所先也先生以爲然否云

云

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盡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盡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信口一句道來知行兩到先儒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精明燭照處卽是知理雖近是語稍欠瑩至於知食必食知衣必衣知事親必服勞奉養知事君必陳力就列喫緊爲人要取知行合一而語意亦稍近執向答汝潛

書有謂親在而孝以事之君在而忠以事之者則其分盡親與君不在而念其不得事之或講求其所以事之者則其分不盡而其爲物之格知之致一也此最得知行合一之理蓋隨知所到者行卽在其中矣隨行所到者知卽在其中矣形有禁勢有格謂分之在我者有盡有不盡可也而知行之必合爲體者則斷斷乎兩無有餘欠也講求者何嘗不是行猶推行者何嘗不是知善乎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交互推原正以見知行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四

本來一體而亦決非有二用矣來書所引孔孟之言謂有謂知在先者有謂行在先者理却未是至於謂磨研學術須先知隨機接應却先行正爲不認得磨研學術之卽爲行而隨機接應之莫非知耳說知又說行特就其用之重者偏舉之互發之俾學者知所致力耳舊曾有一譬謂如梓扣鼓梓到鼓鳴此中如何分得先後必欲湊體微細揣摩似覺梓在鼓先以此而辨知行先後之毫分則容有之耳然一到俱到亦必竟不容等待於其間也此中端緒稍微非細體之莫得若僅以文義求之恐終未易了了於楮墨之

問也李汝潛

問孔門以求仁為宗大學孔子遺書也却又無一仁字如以至善為仁先生曰知不違本即心不違仁知本焉斯識仁矣如以本為仁孟子道性善以其實有是仁義禮智而已程子曰義禮智信皆仁也果善乎果本乎果皆是乎

識仁者不向書冊上討辨實者不向名稱上求孔子只緣識仁故說至善固是仁說知本亦是仁後之學者只緣不識仁故說本與善固是一箇名稱即說仁亦是一箇名稱仁安在乎以此言仁即卒歲窮年耳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五

聾舌敝亦只是向靴桶外與仁搔癢也試思之

大學以知本為宗而命脉全在止至善三字先生曰本之一字所以操柄此善是本為實而善為虛

又曰至善原有箇實體而本字乃孔子鑿空拈出是本為虛而善為實果虛乎果互為虛實乎

善亦非執定實仁敬孝慈信隨感而應無非善者本亦不可執定虛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千感萬應本決

不可亂者言下無真詮消息在自討實實虛虛請君默默理會言語文字中無可覓者

問止為入竅若意緒紛紜精神流蕩非止誠無從

入也纔說止又似默默冥冥與空寂者無異加以檢點便屬照心妄心之類不識如何乃為真止乃可入竅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覩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別無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不得已而形容之言易詞言之即是攝靈歸虛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不悟此則兩者俱成病痛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十六

脩安在果一把拈來一齊用之耶果遞相先後次第用之耶果舉一該三終日執而用之耶抑其中尚有妙用消息耶

脩為工夫斷然不可另說無主意的文字如何下筆有止以為之主意而用脩以為之工夫時措之宜即一把拈來與遞相先後舉一該三無一而非脩之妙用之妙用止之流行矣以上俱答未鳴洪

龍讀知止說至以艮背相發明竊意六書以反見為艮神光順則外馳反則內照故曰機在目顏氏為仁以勿視為首子思戒慎以不覩為先皆有以

也云云

來書語意稍繁此亦未到徑約平實之驗然前段反見爲良之說與時從意態精神恰好對證果若云云直截將雙眼蕩漾光明漸然收住於止地法門亦思過半大率藥不執方要在愈病禪家貴返聞仙家急收視然亦有從聞思脩入三摩地又有謂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者亦自不妨爲互發也儒家說止誠與彼異至於減塞漏洩之門杜絕牽引之路同此形骸同此罅縫亦自是脩而無用之矣蓋除却觀聞與思他亦無可用力者矣經書所說不覩勿視等語似不必執爲偏重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彊弗友剛克爨友柔克佩韋佩弦以救氣質之偏如時從云云則真可爲善自藥者也姑行之忘於目光溢無極良其背內外兩忘就此一路入門一窺收攝亦自有止深一段光景實履實事不可但作文字解也知之

先生曰止得深則格致誠正脩之用處自輕脩身爲本是有多少事節事親知人知天三達德五達道以及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所不可廢者抑將何自而就輕乎

予每謂麓南山之竹寫脩身爲本之條目不盡無論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七

林

事親知人五達道三達德縱橫說豎說淺言深言總之皆爲脩身爲本開條件也爲格致誠正添註脚也若實說脩身工夫只有格致誠正四者最備最精他無復有餘蘊矣舊有書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爲天下之實物脩齊治平誠正格致八者爲天下之實功其言蓋不草草大率諸書所開者皆可增減惟此八者不可復增減可互換惟此八者不可別互換語似尋常非精見性術者不能道而非實悟大學者亦不能識也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寔則又非有二用也脩之輕處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六

林

請姑不爲懸想且定睛着實把持候其止地稍稍沉固久之應務自見有輕省處也今且不必道也

知止爲脩身之功卽明善爲誠身之功脩身之始本猶未立也故謂之知止止之深則身脩而本立矣蓋知行並進本不可以偏廢亦原合一云云

大學雖說知止其命脉在止不在知中庸雖說明善其歸宿在善不在明故曰在止於至善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則知止明善之本旨也若脫却止字直將知字挈出與行對說毫髮差殊於止地法門真天壤相寥隔矣脩爲工夫止爲主意寔是徹透

孔曾心要非予杜撰時從雖日相從聽話頭看稿刻
大率汗漫幸更細體之不可如此胡亂解也以上俱
答謝時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 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一

書問

豪傑無待而興真脩必能轉物世降風微豈有鄒魯
之區見成道義之樂倡興率作必竟自一二豪傑之
士有真志者始也崇仁之學倡於康齋餘子之學起
於敬齋假令二公亦退然不敢以學自當默默循循
以待人之我率則西江講學之風入我明來遂寥寥
將絕響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誰寔無家國天下之分
量誰寔無齊治均平之擔子只為人各諉責此學問
之風所以不振而世道無賴也吾脩吾身必與友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共之人亦各脩其身期與我共此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所以斷然共為一事而立已立人達已達人仁者
合下來便要與天地萬物同為體也答黃源潔

既以明得此意則凡此探本立程止止脩脩蓋是不
易之法敏鈍殊資甘苦異趣因材造就自有不同然
未聞有狗拙工之故而併改廢其繩墨者也云云者
大率起於意見之訛久晦之餘自當有之豈能頓令
家喻戶曉每云乾坤初闢正當開泰之期何乃便有
屯難須知有混沌乃有開闢所以有開闢必有屯難
此天造草昧所以宜建侯而不寧也象復發之謂雲

自屯君子以經綸永寧亦曾一致思其所經綸者果

何事乎幸味之味之答陳永寧

此學易知簡能然却難明易昧脩身為本語出人知之矣此亦何煩解說天下事固有平淺未易知而深隱反不難見者山羞海俎染指者甘之稻梁糞食日用之誰實知其旨耶此學所以未易明也連辰念此頗為悵然大率必真有學聖之心者乃真有明學之志不然九泥自封燕石為寶如執事向所云云者於情理不果近耶取人為善道同心一吾知其不可頓有望於今之世矣吾盡吾心吾盡吾分不盡誠吾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一

責也人分上非予事也友答

來簡舉貧賤憂戚謂有玉女於成之意先公會有言也只增益得幾箇豪傑非其人處富貴固只當得一場參養處貧賤憂戚也只添得一場磨折何增益之有此至言也弟試擡頭一看不必指各誰不落此二趣此知本之學所以不可不急講孔顏之所以超然貧窶不以動其心舜禹之所以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也止脩而法擊之已極精要抽添進退續答友朋之問講之亦極透明只在有志者發腳上路而已此身原是公物必竟筆出與世共之此孔子所以席

不暇煖也轍環週流汲汲皇皇自世觀之真若喪家之狗不省忙箇甚事漁父所謂何人也何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是何為者也雖不能知孔子之心而若醉若營最彷彿得其氣象河不出圖鳳鳥不至果哉末難知我其天此其中真有難言之者矣

答弟

知本兩字邇更看得如何大率徹天徹地只有此本混於俗移於時奪於勢纖毫為外境所搖者皆二之也所以天何言哉無聲無臭却又實實落落時行物生毫髮借差即全體所為虧缺非細事也近與沈從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三

周書論此謂究言之無臭無聲顯言之掀天揭地區區弄影舞像守竅測斑者淺之乎知本也自謂理到之謂足以破世儒玩弄光景之弊更味之答弟學問之道誠不在於多言然亦有不得已而言者欲無言者固是孔子無行不與終日與言者亦是孔子不可謂示子貢者深而示顏子者淺也又不謂終日言者便為贅必無言者乃為珍也經世之止原與禪寂不同聞既墜之宗傳開未發之矇瞶顧予非其人也亦誠有不得已焉耳青春作伴錦歸喜叶良辰雲水迢遙促席知在何日昔賢謂心之精微口不能宣

言不盡言從古如此非一而對亦何由而整此衷之
迂欵乎明明穆穆聚精會神明此于上者所以為唐
虞義重聚樂濟濟雍雍明此于下者所以為洙泗離
羣析處燕僻護私恐雖孔顏相遭亦無由而透露心
膽也惟公念之念之浮言忌口喜不亂於公評解綬
懸車更無容於濡滯古今說海內載有佛印與東坡
書曾見之否其語甚壯有可以相發者至所云三世
諸佛則是箇有血性的漢子則尤為禪宗未道語也

答鄭
升章

昔賢謂士不可以不弘毅所以不可不弘毅者為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四

任重而道遠大率資性篤實堅確者有近於毅而意
氣激昂開發者有近於弘古人以此兩字任道喻如
扛鼎一般一頭軟脚不得然就資性所稟則其所偏
軟處似宜更着力也故近毅者不患不能守患在展
拓不開近弘者不患不能任患在把持不固可行之
為人廉靖孝友何待聞學何待求師予亦何敢貪天
之功謂為已力所望於可行者更須於弘分上一致
力耳承擔日勇則道義之氣日增知見日開則灑落
之氣自勝若堆堆地覩在一隅守在一曲分量氣力
畢竟卑弱貧病困苦境界現前猛意掙扎必竟覆壓

束縛者多也可行未必如此然以常理論之病率類
此矣答蔡
可行

悟者入道之門世之學者喜凌躡每直以為了手專
一見科條歡然解脫不知此正其入門用工之始也
何者蓋前乎此尚是門外漢也入門方有事幹九萬
圖南吾知君發軔自今始矣非知學無處安身非師
友無與共學口不能詳楮豈可盡答
友

涵泳學問之旨意日歸根保不至於動火咀嚼聖經
之言理日以明病乃不為白過大率動火者皆擾躁
浮游之思與用情學問其簡易繁難正相反也而世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五

之人却有可笑者不能避妻子却只要避友朋不能
無思慮不能遣嗜慾却只嫌多了學問二者昭然孰
為助火之物孰為息火之物乃率禁其所有益者而
不禁其所有害者此予苦病三年蒙愛諄至意善矣
念之乃真有可笑者也昔人以顏子為好學而損精
然則孔子不好學乎世之損精耗氣者亦多矣果俱
好學乎好學則斷無損精之理蓋好學則必正心必
誠意心正意誠精神不洩矣必致知必格物知致物
格應感無鑿矣更知本更知止性命完矣損精者大
率不學者也與弟
孟育

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競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常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脩身為本蓋孔子自揭宗旨也何其平之甚也知本者必於斯非涉虛也知止者必於斯非偏寂也經世之學舍脩身為本不事高之虛無卑之功利支離之訓詁詞章膠固之狗生執有知必居一於此矣與郭文蔚

簞瓢能樂所以為顏子蔬水能甘所以為孔子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富貴而不義縱可得亦視之如浮雲矣後世學者意欲學孔子却不能甘貧動輒慕顏子却不能守淡不能除却樂淡安貧又惡有孔顏之可學乎宗魯書至讀之似能破此一關若不破此一關即不可以語脩身為本之學之弟子矣學之最真最正的固是脩身為本最呆最滯的亦是脩身為本最神最妙的亦是脩身為本學者隨所進處見地不同乃知此四字有別樣的光景也答文宗魯

孔子十五志學又十五年乃信其有立從前必然尚有立不住處孔子不謬言也又十年乃信其不惑從前必然尚有惑處孔子不謬言也直至五十乃信知命則自知命前大率自守的境界矣儒者道在經世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六

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櫛沐於聲色貨利之取毫髮忍不住如蹈火探湯少失支持未有不隨之爛滅者世人每說三年可以成舉子予謂三年可以成舉子五十載不可以成聖人寸累銖積事事空不得豈有頓悟頓超凌躡襲取之理學者苟尚不信則請試看孔子何等天分之高何等聞學之蚤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何等立志之堅用工之苦尚且學之二十五年乃自信其不惑確然自許以能守地分也吾儕受天之與靈秀之稟視孔子何如中歲出家動稱妙悟境界現前毫髮站脚不住豈不為誑已誑人棄天自賊之甚者乎幸吾契勉之脩身為本之學決無有頓悟頓超之理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已躬絕無有悟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

脩行不可淺看脩身為本只是脩行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多少不盡分處喜怒哀懼愛惡慾多少不中節處辭受取與出處進退多少不合道處豈得以小盡節於母事分上便以脩行為滿分淺視脩行謂學不盡於此乎動輒以必信必果是小人稱孝稱弟不過為士之次以吾論之只朴實頭守得身已百年如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七

一日未易言也未易言也惟信試觀今之學者不似聖人是心上的病痛是迹上的病痛是本上的病痛是身上的病痛大率皆是顯顯明明知其不可者忍慾不住乃遽以脩行為淺事謂脩身為本未盡學之妙也伊川先生曰是則是有此理只恐發得太早願惟信且朴實頭守住初念守住初行有得者持與友共有疑者持與友商自然分量漸大心地漸開有悟入處也答羅惟信

古云上天無不識字的神仙神仙且須識字况學聖人者乎出世者且須識字况處世者乎伊尹學聖人者也農也耕而讀傳說學聖人者也工也築而讀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農工商賈苟無志於聖人之學則已矣如有志於聖人之學而曰不須識字我未之前聞也真所謂誤人之坑阱也明道先生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乃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乃可以脩業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最得讀書之法比於貪多務博玩物喪志者為不侔也此意向已而論敬守之條身為本四字更望貼在心頭四角撐柱時刻觸

痛於心不忘記憶乃可以守住得身已也而讀書亦有本領矣且有本領矣答陳汝平汝良

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為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為歸來書細閱所最契者雖在止本兩字所未盡契者只碍致知兩字故謂學先知止則疑其非致何由而知謂格致無傳又疑其何以諸傳皆傳孔門何以只說求仁孟子何以只道性善大學何以只要知本只要知止知仁與善不可以知名則知止與本不可以外竟無往非知無往非致而宗趣之歸

宿與致知提揭灼然自有分矣至於全書即傳舊有友人亦曾辨及於此若謂格致無傳果然格致為輕謂全書即傳又似格致為重不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雖是實有之物然家國天下身心意却有位知物則無位有位者則可各析功夫無位者則難另疏條貫格致義所以謂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除却脩齊治平誠正致格無別有知或者亦斷斷乎不易之義也知其有位無位而有傳無傳之故可徵知其無傳即傳而輕重之分可得亦所謂各付本物各還本則而非以無傳為輕諸傳之即傳

為重也外承獎許有愧溢情振領提綱正有深賴大率為孔之徒自宜同光祖德憂學之切可容更隔藩籬如走萬里之程要以至止為歸指示迷津豈復較其自我非我此善與人同大舜所以為大也答陳翼菴固窮苦行寒素可通冰霜疏水僅繼朝夕公品高矣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夫子渾然元氣融然太和其較量分別處每每激烈如此有志者可以知所擇矣餓死不如千乘遺臭不如流芳人知之人顧味之饑寒常在身功名常在身後此士之所以甘處窮也公真蹈之矣於脩身為本之學最為有地步矣身不為私脩非自了此學所以謂之大也惟公更加察之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名品不僅與荷蕢晨門方軌並駕是所望也與張鏡山學問無奇譬之布帛菽粟日用之如何奇得只要在厭而已矣與人共味之共衣之不倦而已矣一有求奇之心便有架空之意鼓舞一時旋即生厭經世實學斷不如此此聖人所以必以脩身為本也有止以開闢有脩以定命止脩互用若網在綱至命造玄更無餘蘊此所以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答族兄養謙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一

仕路羊腸世情風雨流行坎止只得任運隨時此潛見飛躍龍變之所以無定局也知丈必揆之審矣顏曾冉閔夫豈異心夔龍人知之則囂囂達而在上者所以成唐虞人不知亦囂囂窮而在下者所以成洙泗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此堯舜孔曾所以殊軌合輒也道南一脉故在名邦朱元晦泰山喬嶽李愿中秋月冰壺真令人千里生欽百代如見也彼二君者豈嘗有一日遭逢安富尊榮于廟堂之上耶惟丈念之念之與滕少崧吾徒處世更有何事明學淑人論如商賈農工各職其業每謂與其行得一件好事莫如生得一箇好人蓋自脩之善有限而淑人之功大也雖然此猶二言之也其寔未不自淑而能淑人者此所以即淑人便是自淑也與陳省齋居林者必舉全力以效之學居仕者必舉全力以效之官舉全力以效之學則學明學明則本立舉全力以效之官則學重學重則道行即令不行學亦重矣如公是矣顯榮者一時之值道誼者千古之綱幽蘭生於澗谷無人而自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亦惟有志者自堅所處而已學之果否徵明力之果否禪集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則處茲之云為吾徒者更宜有實勘也影響之見決不可以安身依違之守決不足以定命考槃在澗獨寐寤歌天下非之有所不顧亦惟其見之有真是而已矣與友

古人志不空說必實實落落指箇嚮往所以省括於發端取成於中的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蓋不待要之百步之至而已審固於徑寸握機之始矣此所以執之不疑而發之有力所謂志於道志於仁志於學蓋皆確確實實有箇嚮往而非祇為虛托也十五志學七十從心一的指歸無有二三之雜到底乃有歸結

龜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如是而言志乃是真志如是而言志則志即是學矣若學不明而直云志縱令強自支撐奮發岐路方多茫無至止安得不生疑安得不生懈行者赴家雖云赴家之心本自真切亦緣到家之塗輟心地本自明了也十年前相沿舊論每謂以志催學邇來學旨稍明嚮往之心比前自銳又若以學催志故僭嘗有言未向學者且看發心已向學者却看開眼人各有良世間有志之士不少只要得學問明了不虛負所志者乃真不多見耳友答

脩身為本之學自天子諸侯下分可降學不降也士

庶人而上分有增學不增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益其分之定者審矣而人不及知也廣土衆民何為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何為樂之大率勢分常限性分常不滿勢便則性分所欲達者與

勢分俱滿矣君子之所為樂者樂以此也豈後世利祿區區榮美意乎雖然孔子終厄矣化止三千非少堯舜達而在上化被萬國非多蓋孔子之心與堯舜之心並盡心並盡故分並滿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陋巷簞瓢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亦是見得此意此學所以貴知本也知本則進退

龜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一

皆有所立故進退皆有所事不知本則徒以勢分之去來者為盈歎耳何足道乎與王石湖 潛見飛躍相時之可否如龍轉蓬傳舍視身之所處猶寄獨往獨來不磷不緇脫然聲利之場高翔雲漢之表俯仰宇宙之間于今世吾僅見兄一人而已必如是而後可以正儒學之大附必如是而後可以明孔曾之家法仕止久速無一當其可者而徒妄說江漢秋陽繫馬千駟不擇是道非道而輒妄稱先知先覺此真所謂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可痛矣終日說寂說虛帶水拖泥虛寂安

在動輒揭知揭覺和光混俗知覺何存此皆起於儒學不明直以出世之虛知抵經世之實解意有測處便不屑於躬行說可縱橫都無稽於踐履此身何所逃閃非國則家此本何處安立非齊則治其身之不脩而徒懸空說正說誠說致知說格物以稱於天下曰孔曾之心法吾不信也知止者止此舍脩身為本而別求止無止矣知本者本此舍脩身為本而別求本無本矣心為身主三尺之童子知之聖人不揭正心為本而揭脩身何故何故此其中更有非一語所可盡淺鮮所易窺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直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四

以為盡性至命之極則矣

玄門參訪邇更得力如何每有迂濶語堯舜周孔所不能者也須撥置不可定求出頭三教既已分宗趨向各殊作略亦異決無有和合攙搭之理拔宅尸解事雖未真從古未有儒者併成其事只為世人慾重既耽世愛又戀長生直於聲色貨利之場欲求蟬蛻污穢之事若將打併堯舜闢老共為一人混合陰陽剛柔字面共為一學所以從古無成轉相迷誑帶水拖泥反不若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直從出世歸宗專氣致柔猶或有望於善與精靈之鬼也我欲往從之

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晦翁此言不可謂為迂濶甚或據小說所傳謂文公臨終垂玉筯有陰妙其術而正排其學之意則又謬也此邪說所以終橫流而莫之遏也大學以知本為實地知止為入門全副精神管歸一路定固止靜亦止安亦止從止發慮毫髮神氣不動有何滲漏恐護惜精神保延壽命術亦莫過此矣以上俱與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五

問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先生每挈以發友朋謂是儒門中一箇大公案實幸侍教之密略聞其旨竊以為此真學脉所由分必明此而後信學之必宗孔孟子之願學者厥有由也今亦若存若亡同門士更多未領旨者乞教云云

孟子之願學孔子可意解且毋言求三聖人之不同道且心領姑無迹較曩所云經綸名檢學之道盡於此矣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語經綸有大於此者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語節行有嚴於此者乎三聖人皆與孔子同矣不知除却經綸名檢別有何道而自生民以來乃獨盛於孔子也故較事功孔子之不能加於堯舜

也明矣而謂之賢於堯舜前賢言之後賢從而和之如出一口焉較經綸較名檢孔子之不能異於三聖也亦明矣而謂之與三聖不同道前賢倡之千百世從而和之如出一口焉今欲仰求其所以異固茫然莫得其端即欲斷謂之同又默默此中知其不可此吾所以謂之可意解且母言求可心領姑母以迹較也有志之士到此關頭只好默默以此自為提策且母憑臆揣摩輒為批判曾語一友人曰三聖不同道處請姑放下只反而自思曰吾儕有志做人至為聖人極矣人至聖人孟子尚斷以不同道而謂為君子

皇朝先書

卷之十一

十六

不由今反之已身經綸名檢些小事務到境上不免手忙脚亂豆羹簞食臨得失未必見義勇為此其視三聖人地分何如而可侈然自足大言高視謂學問已明甘守其蛙蟲之見不虛已講求以期底於一是乎明得一分即脚跟下踏得穩一分進得一步即胸次中見得深一步合得孔子自漸見得孔子之所以異明得孔子之異自照見三子之所以為不同矣只如此看自覺氣味深長於已有益必欲探前摹寫如向所云一口道破正恐友朋之間未必實肯下工實要明學祇以口語承接其氣味反短也知本何為只

此走失毫分於本地風光不覺去之頓遠念之知之

答族弟孟收

來書朴實可謂苦心求苦口道譬之赴家之心真的縱百千顛仆眼前苦塞終有到家時也知本端的易言却未易言知止端的易做却未易做脩身為本不但外不驚於家國天下亦且內不狃於心意知物此其所以為性學也然又不離於經事宰物之間其消息不遠於本末始終之際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本常立而機常運真所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惟信善悟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與守念任情兩途

皇朝先書

卷之十一

十七

大無干涉此僕所以近語學者諄諄以明學為要也惟信教云今世學士大夫淪溺詞章功利者不論其於談心說性未嘗不自謂得洙泗之傳而實則着空耽寂僅竊法寶之所詆斥以為珍秘則又何以能脩齊治平收大學之實效也乃如來教舉學之本以歸之脩身舉學之要以歸之知本可謂簡切而精覈矣邇來靜處既久想於體察踐履益復得力風便千萬不惜垂誨其衰病交侵百事已都不入念惟自計生不聞道則未可以死故於賢者輒有

請焉云云

脩身爲本易知也知脩身爲本未易知也知脩身爲本知至矣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妄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不識知本致知爲復是異是同有別無別言匪一端各有攸當開宗立教斷有指歸謂知外有本者固非謂卽知是本者亦謬姑以文義裁之在致知似以知爲體而在知本又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學貴明宗不在辨體聖狂何所岐三氏之教何所分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八

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僭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便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工夫自昔聖賢懇懇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多事真是只辨此毫釐耳

答徐存翁

不睹不聞者本體也戒慎恐懼者工夫也陽明公乃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似此則學者用功必得工夫本體合一乃爲善學乃爲得手今用戒懼便落了睹聞又豈合得本體云云工夫本體不一學決不到至處此不識不知文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十九

所以順帝之則也有識知決不可合本體卽欲無知識大難大難此大學所以必欲攝知歸止也邇來學者却主致知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睹聞之用恐本體工夫卽未易合一也揚湯而止沸抱薪而救燎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得乎得乎試思之

動靜固是一原而靜坐工夫實入門之竅不知靜坐之時妄念雜出果何方以絕之耶抑任其過而不留耶果可使之不生耶

晦翁云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以來此

心常發前輩多少之僕竊以為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便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彼言雖為命世者說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憧憧往來試看聖人所以處此是何方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助固非忘了亦不是既不正又不助又不忘而又常有事焉不識此中是何幹當是乃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二十

真消息也必欲舍本沿流迴既倒之瀾障而東之恐雖聖人亦無他妙巧也後二條照心思慮之問理亦類此姑且不煩辨證幸兄且從比看要之只一知止即便自精義入神也如何如何

昔在會中講論良知或指傳茶者曰此亦是良知或曰此是知覺之知又或指燈籠中之光為真知燈籠外之光為知覺之知者某公則以獨知即良知某公則以獨之一字為良知不知何者為是從上立教未有以知為體者經書星日炳然吾敢無微而說此于二十年前即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者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有覺性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科相陽明先生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太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寔良知必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偏補弊陽明先生自是不得已而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求明白耳向與永寧曾論此永寧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文公訓知為識陽明先生闢之以知為良予淺陋謬曾謂之知體謂之覺性兄復易號靈明總是知之別稱真所謂鼠遷穴中非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者也永寧為發一咲因曰公言良是只致知之知必竟如何主判予曰此處見得寔與先輩不同竊以為身之主宰為心心之運用為意意之分別為知知之感觸為物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永寧聞之躍然如有得也促證細研經十八宿乃盡棄從前之說歸依知本間復書答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妄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不識知本致知為復是異是同有別無別姑以文義裁之在致知似以知為體而在

知本則以知為用以致知為宗則所吃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為宗則所吃緊者又當明本矣兄如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入竅本地求討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為良知或以獨之一字為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此說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佛喋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決舊復書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况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為痛傷者也也愈愚惟母怪以上俱答信養浩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一

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一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二
書問

嘗有言周濂溪聖之靖者也邵康節聖之樂者也王陽明聖之達者也孔子聖之時近之者明道乎三代而下具體聖人者明道一人而已矣鄙人之尊陽明何至耶致知二說丁巳所著也石龍山房寤語辛酉所述也皆磨勘致良知公案也鄙人之信陽明又何甚也友朋之間大率見今之異而未暇訪昔之同以故徒詫說之新而未及諒心之苦陽明何人鄙淺何人不幾於奮螳臂以當車轍者乎可咲也直尋枉尺賢者不為不直不見古有明訓正學倡興固千載一會也此豈可少容其委曲調停以姑取濟水之同諧目前之譽哉區區之見每以陽明真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宗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于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為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即致知於用亦有未合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少明訓解五尺童子知其不可矣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之所以獨得其宗者舍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一

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脩之矩度一貫則止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一道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世之學致知者雖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一以貫之則真知本之心法也

教云同志問見羅先生云從上立教未聞有以知為體者又謂良知畢竟是用何如答曰知一也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曰乾知曰良知言知之體也而用在焉無知而無不知也曰多識曰多聞多見言知之用也而體在焉有知而本無知也體用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一原內外合道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知之義微矣淳公云學者須先識性識得性則仁義禮智皆性也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神以知來而智以藏往皆此物也孔子曰智及仁守孟子曰智譬則巧揭知立教孔孟皆然云云

知有體用味翁大教大率委曲調停之意心意知物從中剖析已似分別太盡若復將知分別體用則意亦有體用物亦有體用不勝其紛紛矣四者析之雖云各名一物寔則合之總是一心又安得各分體用以重滋支離決裂之弊乎二十年前曾看一先輩之

語謂乾知即良知不覺讀之失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誤就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即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地之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比例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解之何以截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論事理之實且不識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為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不然知一也不可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三

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為無為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動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為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知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為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為體又曰良知即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將何所屬乎若云知即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

知卽是善大學只合說止知又安得說知止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不能脩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曾記困知記有答南野公書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稍近朴其理寔可味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四

作對者卽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必竟愛行於親敬行於兄也有分別卽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本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與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或未盡也予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謾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

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從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求不慮之名而直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理亦類此若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五

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遺却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脫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駁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用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教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緒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于八目之中特揭脩身不後及心意與知也此豈無爲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中真有千聖不傳之秘而非真有豪傑之士必

欲繼往開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斯語也

教云見羅先生謂從上立教未聞以知為體者有為而言也須要善看云云

從上立教未有以知為體者鄙人言之友朋疑之而翁丈解之曰見羅子有為言之也感翁之意矣而鄙人之心則不然也蓋實語實事也上邇之堯舜禹湯周孔未聞其以知為體也細考之六經學庸語孟未聞其以知為體也有宋諸儒予雖不及盡考以知為體亦無前聞略記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六

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為心體之見文公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即性可乎仁為生理生理即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明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為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為覆海翻倉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皆章句之士少明訓解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

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狗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道得一箇善字就於發用之間規其善之餘理於惻隱而名其仁於羞惡而名其義於辭讓而名其禮於是而非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箇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如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為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箇白字不可云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七

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污也只合道得一箇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為看性一差就至以義為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為性即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闕之在後儒則尊之在佛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為教本惟鄙人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不信也公者何即所云諸所論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敝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宗要吾輩善學先儒者

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工可也而必欲併其提揭不諒其救敝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先生非陽明之徒乎其學聖之真工心齋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先生非陽明之徒乎其學聖之真工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工則友朋宜羣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工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之旨乎而脩身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嘗有言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八

匹夫無罪懷璧便是其罪貧子說金縱的人誰肯信真僕今日謂也名微望劣學淺才庸少有知識亦何者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謂學公學也公言之而已矣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之也教云竊意大學古本陽明先生發之喜其致知格物與逐外者稍異然以致良知爲宗自陽明用之是矣學之者不免專事內忘內逐外者固支離而務內略外者亦不免沉空守寂故說妙談玄者紛紛而躬行實踐者竟落落也僕嘗是疑久矣賴明

公發之云云

學問之弊有當專責之自脩者有當原本於立教者向在省中有友自貴竹來偶及一同志作事奮起詈之曰學問不光顯只爲此等壞了予甚義之曰君言是也此等處亦須一查考若所授之學原正而其人不知自愛則當專罪其人雖不自愛而所授之學原有弊病亦當分罪其學其友蹙然曰學問有罪從古不聞今而後知非專其人之罪矣予曰却又不必然必竟是人不肯自愛因促席細談及於大學之所以立教者予曰只如大學以知本爲宗而以脩身爲本循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九

此脩之直令本體工夫血脉準繩一齊俱到豈有爲弊誤人之理猶恐全副精神無所收拾不無他有滲漏故又徹頭教箇止字使人點點滴滴止歸本內不以毫髮他有滲漏心有不正卽是漏處却須正之正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意有不誠卽是漏處却須誠之誠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知有不致卽是漏處却須致之致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物有不格卽是漏處却須格之格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時時脩亦時時止時時止卽時時脩無刻無時精神不歸本內前此所以誤者只爲不知知本爲

大學立教之宗脩身為大學歸止之的知止為大學
 入手之竅所以訓詁辭章啟於宋者固以格致為宗
 而喚醒天下曉得求心振於明者亦祇以致知為奧
 故由舊說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說則
 立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檢照提
 撕使之常歸於止耳止得深一分則格致誠正脩之
 用處輕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格致誠正脩之用處輕
 兩分止得深即是漸入於定漸入於靜漸入於安脩
 得輕即是從止發慮手勢轉微也庖丁解牛之喻絕
 有類此始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是止與本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十一

二也亟欲止未能也三年之後目未嘗見全牛也則
 止與本化矣至於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遊亦
 虛空則脩之妙手而格致誠正之用一切渾無有痕
 迹也常止矣此真所謂整然規矩之中徹底性命之
 學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肯就知見上立家區區以襲
 義行仁作活計乎其友問曰如此則全是止矣與禪
 寂將不異矣予曰善哉問也此正學問大關頭然在
 大學中亦自原分曉禪之止遺人倫棄事物而為言
 也此其所以為出世之學大學之止即人倫事物而
 為言也此其所以為經世之學物有一條每謂教人

以知止之法若曰世人所以止不得者無他只就應
 事接物之間精神無所歸宿一味向外馳求往而不
 知返也其寔物有天然的本末理無先末而後本事
 有自然的次序理須先始而後終於此知所先後自
 然漸近止處故曰則近道矣然猶未明言夫本之所
 在也故下文又詳之若曰何謂物家國天下身心意
 知物是也蓋天下只有此八者是實物也萬物統括
 於其內何謂事脩齊治平正誠致格是也蓋天下只
 有此八者是實事也萬事該貫於其中就物就事固
 莫不各有先後之序矣必竟本安在乎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也蓋直指也若曰本其
 在乎此也明明德懸空明不得脩其身以正誠致格
 而德明親民懸空親不得脩其身於家於國於天下
 以均平齊治而民親止至善懸空止不得知脩身為
 本而本之而脩之以明德親民而善止真天德之統
 會王道之淵源盡性至命一以貫之者也夫哉學也
 豈區區禪寂之宗棄人倫遺事物者可得而方比乎
 後之學者不知何故要明孔子之學却不肯循孔子
 之教濫觴於始以致瀾倒于終若依着大學揭出脩
 身為本而以知本為歸宗知止為入竅格致誠正為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十一

位之之工齊治均平為脩之之事家國天下為所處
之方則人有依據學有準繩真令舞文弄智者到此
無所容奸說妙談玄者到此無所開喙不躬行入此
門者不得不躬行不實踐從此學者不得不實踐所
謂經正則庶民自興雅正則淫哇自熄正學如日中
天邪說淫辭永無迷於世世而我翁諸所憂者俱可
脫然解矣以上俱答
董荅山
每以救偏補弊為陽明先生不得已之情而直據知
脩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以為陽明先生蓋已
洞見孔曾之心而特無奈訓詁詞章之弊不知知識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十三
固知良知亦知第敢斷以後儒非但不曾識知亦且
不曾識意不知大學之書蓋自天下之遠反之家國
而統於身是由遠以及近而性分之體量全矣却自
心曲之微析之意知而通於物是由裏以及表而性
術之精微盡矣西銘善言仁謂其以家喻也以予觀
之僅只道得大學一半從古言仁之備蓋莫有過於
大學者矣故僭嘗以脩身為本一句為求仁之方法
者正為此也此非老大處亦未敢率易道也若以知
為體意為用體用顛倒孔曾次第稱量不應如是會
有以此質第者僭答之曰此處見得實與先輩不同

竊謂身之主宰為心心之運用為意意之分別為知
知之感觸為物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其人躍然
如有得也今謂陽明先生之學自有所悟自是得力
則可謂致良知之旨直契大學之旨則斷斷乎其不
可也大學先知止知止者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
豈止知乎大學要知本知本者知脩身為本而本之
也豈本知乎且本之一字亦未易識也會舉以問友
人友人曰心為本予曰非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
八者俱非本其人為之茫然復請問予曰身心意知
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本翁如肯信身心意知物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十三
國天下八者俱是本而又有以知八者之俱非本也
則知之不可為體也斷可見而孔曾之所謂止與本
者其意旨亦端可識矣脩身為本之揭夫豈無見而
云乃以誤天下與來世耶與胡
荅山
脩身為本之義邇更看得如何只朴實頭守此四字
符亦自不失為敦行之士必欲徹悟此身之外無別
有家國天下此脩之外無別有均平齊治斷然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者則亦未以易易言也知本與致知
消息迥然做手各別陽明先生知復古本乃忽略知
本提揭致知大率救弊補偏之過予於知本義已略

言之似得其旨矣又每語學者聖人之學不為病後
立方因病立方未有不因藥發病者也何者偏之過
也脩身為本家常茶飯也此其所以不可易也然世
之所以忽玩而不信者亦即泥此矣何者奇之過也
後儒好闢佛老若使佛自佛老自老何能害道害道
者大率儒其人老其學洙泗簪紳葱嶺血脉此其所
以為道害也三十年留心學問何處不參承到處如
油入麵銅鐵金銀攪為一器及此五七載間乃豁然
洞知正正堂堂自有儒家的學脉也從周信此雖深
只恐悟此尚有未至只悟不徹即所謂信者必竟非

凡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十四

實有諸已也

與沈從周

道途之左誤也有迹有迹故其誤易知其蔽易解學
術之左誤也無迹無迹故其誤難知其蔽難解非真
有豪傑之氣有必為聖人之心者其誰能奮然而起
必明此學以躋於康莊乎良用感良用服其實致知
提挈是否似亦易明肯綮絕無難判世之論學者不
過說本體說工夫大學以知本為宗未嘗揭致知則
昭然本是體知是用大學以知止為入門未嘗主致
知則昭然止歸本非止歸知至於致知知止內外主
賓兩相映對作用更殊是亦體工夫一切俱與大學

不合此皆明眼者所共見有識者所共知吾敢強言
之乎嘗語友朋曰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
愁不知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必靜必安而後
貴其能慮後人之學却與古異似是先從慮上下手
從知上充拓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直直認箇不知隨
感而應自無不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正
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從來學
脉如此未聞揭知為宗以知為本者其去訓詁詞章
誘而襲之於外者真是間不容髮乃欲以溺人笑溺
人以拯世途之迷惑也不亦左乎

凡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十五

承教領悉大率承沿致良知之說不實致之而不知
良知之未易以致也不但未易致且不知良知之未
易以知也良知之說起自孟子孟子之言良知亦不
易矣其指點良知亦甚勞矣於孩提之最無知識也
而指其愛親敬長於乍見孺子入井之最不容於思
慮也而指其怵惕惻隱然孟子之所以指此者何哉
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
本旨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端者何則緒之隱於

中而見於外者也所謂孟子道性善者此也後儒不識也不緣知能之良以探性善之固有乃欲執知能之偶良據之以爲充擴之端倪電光石火如轉轉輪眉睫少營事緒又轉而它適矣昔賢之所謂充所謂達者豈謂此乎故僭嘗以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慝不可以充擴者正爲此也世之人口說致良知不曾實致良知則必知良知之未易以致矣口說事學問不曾實欲明學問若實欲明學問則必不以不可識面之體日認爲體不可措手之工日用爲工矣區區淺陋蓋嘗實致良知者所以丁巳疑之曾爲知體之說辛酉悟之復爲性覺之論丙寅而後悟之乃漸有知本之疑壬申而後又悟之乃斷然有信於知本而確然無戀於致良知矣嘗有言孔子揭知本後儒却揭致知是本知也知其可爲本乎孔子要知止後儒却要致知知止者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是攝知歸止也與致知之用似正相反也後儒不察也執事者又不察也乃曰脩身非本也正心爲本是將謂孔子之見反不及後之人也不知如此提揭卽孔子未五六十時亦未敢道也此其委未可一言悉也姑發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十六

一疑執事者自擇之來書謂心者身之本是欲揭正心爲本也不知孔子之所謂知本者果指心乎又云嘗見一點靈機主宰隨事只於幾頭上審辨一下是知爲體之見也若將以致知爲本也不知孔子之所謂止至善者果止知乎此一疑也且本之一字亦未謂止至善者果以問李汝潛汝潛曰心爲本與執事者易識也舊曾以問李汝潛汝潛曰心爲本與執事者之見正合予曰非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非本汝潛爲之茫然復請問予曰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本必知本者試揣之此又一疑也多病之餘本不欲煩詞說然念在學術毫釐之際又誼不容不一發口也

答李時乾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二

十七

為入門知本為實地其真有旨也乎其真有旨也乎
幸味之兄往年彷彿信此雖深必竟看此未徹而致
良知之說又童而習之充充然盈耳也不知其於知
本之旨乃殊有逕庭也學問只在毫釐無論佛老即
三聖人同學儒門同造聖人之位孟子尚斷之曰不
同道而曰乃所願則學孔也此豈無為而言之哉真
有志斯學者所宜究心也

答鄭次塘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二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三

書問

傳聞友朋之論於脩身為本之學大率勘之無疵指
之有難發口而獨謂舉世信良知似是故背先儒欲
別立題目耳不知鄙人蓋信致良知之說比世為最
濶而必欲明聖人之學比世為尤切求致良知之說
而不得也乃悟及於知本非好知本之異也而直置
致良知之學於不講耳致知二說丁巳所作也石龍
山房雜語辛酉所述也皆磨勘致良知公案也鄙人
豈敢背先儒者耶不惟其學之是與不是而惟較其

說之同與不同異則為非同則為是和羹濟水之喻
昔人辯之審矣豈得以同然一詞者便謂之是耶清
南之於知本雖云信之甚深只恐悟之尚有未徹蓋
必藉以真見其一是一而後知衆說之舉為二三也必
有以真止於一是而後知萬徑千岐之舉為邪枉也
誠淫邪遁語到可知其情清任與和毫髮亦窮其敝
蓋雖同學儒者之宗共造聖人之域杪忽毫釐尚有
以辨其意旨之似是而非也此學所以貴知言也清
濁高下聲響各殊赤白青黃色別迥異學問之際則
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此知言所以難也此明

學所以爲急也學不明卽尺度權衡之在我者尚未有以協於一是也而尚何以辨其毫釐千里者乎

問已卯仲秋直與孟汝辨心意知物於石龍山房竹下先生聞之謂曰認得心意知物明白方提揭得知止知本出直等屢呈說未許末後直曰大學所指心意知物俱自用邊說不是現成的所以提不得宗先生乃是之曰此說畧近直因思世儒或提格物或揭致知皆一時救偏補弊之意聞教之後固知其非矣獨有心爲身主不曰正心爲本而曰脩身爲本則尚有未釋然者先生命思之直等亦屢呈說未許末後孟汝曰性之發竅爲心提正心恐便着知覺去先生曰此說近之因備發其旨二生躍然念世人所以未透脩身爲本者蔽只在此也非奉筆示不但二生無取銘佩志學之士何由與聞而先生所指爲求仁之方法者恐終不能悟也云云

須知文王如何要良背卽知孔子如何要本身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往往只認着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爲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爲性也轉轉差訛又以

知能之發指作天命之體除却昭昭靈靈全然不復知所有事認心爲性已昧理氣之分以知作體更復遠於本末之辨不本心不本意不本知而直本身謂孔子果無見哉蓋直與文王良背之旨同一消息也亦臨亦保小心昭事宛然良止氣象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宛然兩忘氣象不獲身不見人真隱隱露出一箇止的消息畫出一箇本的模樣也如此而言止始可謂之知止如此而言本始可謂之知本如此而言知脩身爲本始可謂之知至論語全書言仁未嘗一及心字子思喫緊提中必本喜怒哀樂未發未發非

時予所謂有喜怒有哀樂必有所以爲喜怒哀樂者是也妙契祖學心傳秘密正在於此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儼然脩身爲本之家傳也友朋常語所謂天下本國本家家本身以此而言脩身爲本是也

是也就經世言也如上所云直下歸根以此而言脩身爲本是就性命言也予舊有書曰明德親民譬如兩柱而止於至善一句握其樞平治脩齊誠正格致喻如八目而脩身爲本一句歸其的只是一箇脩身爲本原包兩種之義竹下深研偶肆及此意涵心會可矣更勤詰問不得已浪洩於文字之間非實體

之亦祇為贅疣爾矣念之念之

問先儒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立教提宗獨揭致知味其意是直以知為體而以所謂性者當之也先儒曰性者萬物之一原今日知者萬物之一原可乎老師嘗曰釋氏專以知覺運動言性先儒謂之不會知性其理著矣又指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只為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為外只不知認性少差何至便爾義外云云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四

論之詳矣章句士亦所熟聞而熟解矣來東前截更不待答只所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見性一差便至以義為外云云則尚有合講者記得困知記曾有昏了理字空了天性之語將善與惡對說正是昏了理字之病認善與惡皆無却是空了天性之病昏了理字其流之弊必至併謂善非固有一切盡出強了天性其流之弊必至併謂善非固有一切盡出強為性猶杞柳之論固是認作空的性猶湍水亦是認作空的生之謂性亦是認作空的故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棬蓋一切善事皆以為矯揉造作

而成者也此告子之所以謂義外也其病之根柢蓋在於此也公都子約其旨而言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正為此也舊曾論告子以為一箇大禪宗意亦指此大抵儒者之論學必竟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必竟事事歸空事事歸實不是勉強說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也直說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從性率由從本流出蓋實實落落一箇至善也故順性之本色則皆仁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五

皆義違性之本色則皆不仁皆不義此孟子之所以謂義內也其學之見地蓋始於此也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所固有也夫安得不認善事為矯揉而義果在外者乎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為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更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乃截然若兩敵者

乎卽此而觀則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
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而不可忽視也

俱答徐清甫

儒先重望鄙淺何知弄斧班門無怪見咲脩身爲本
之揭向承尊教過有取之矣信得脩身爲本自然知
本之所在知本之所在自然不以知爲本斯義也莊
子亦知之矣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
乎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隆施主
張必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雖天地亦不得而自知
也目如何視耳如何聽心如何思請君試一推詳孰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六

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謂卽知是主
且不知知之所自來故孟子說良知直從不慮中討
出又指而名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謂道性善
者此也知之良謂是天命之用事可也而直以爲天
命之性也可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確然皆有指據析中和爲兩物是不知體
用一原者也顯微無間者也混中和爲一物是不知
率性之道者也不知有天命之本者也易貴復書貴
止大學要知止蓋千古相傳心法也從本立宗從止
發慮則真所謂體用一原者也顯微無間者也而趨

向之宗竅則有分矣諸教雖詳明此皆可不煩辨析
刻具在虛已者研而究之可也安靜以養和平循習
以免疑謗鄙人雖蠢拙亦知之審矣云然者亦真所
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答詹覺野

來書云一鵬於脩止之學得性善編而益明於此
見得大學之至善卽孟子之性善卽孔子之仁卽
虞廷之中卽中庸之未發卽濂溪先生之一卽象
山先生之先立乎其大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云
云

釋氏本心儒者本天聖人之學必以復性爲宗孔孟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七

之所謂善所謂仁虞廷之所謂中與未發者豈有二
物乎生而有知正是性之發靈用在此病亦在此易
之所以必貴復書之所以必貴止大學之所以止至
善者同一機括也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
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
子之立極定命其差毫釐其別千里真學之宗趣所
攸關也由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的路徑行仁義而
襲者卽是本心的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
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
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舊簡所謂從本立宗從止

發慮者八箇字頗足以盡此奧不可草草視也更須思命脉只是一箇善訣竅只是一箇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脩身為本必要揭出脩身為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體當乃不為墮於邊見也捕風鏤塵弄影舞像簡中形容之語所云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少失毫分便落此趣又不免墮入於舊時辨體的家風也此鄙人之所以不甚道也荷塘會語曾發此義謂是現成話享用語曾不思如何却到得此箇境界也學之所謂講者講此而已非講其現成之體段而贊其受享之光景也三五十年來為此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九

迷溺播弄於唇舌卜測於意見而竟無有一段實事可湊泊於人倫事物之間者病正坐此也答龔精神着已十五載前曾提是說以講於新泉精舍諸君子聞之翕然如有發也及此七載之間經涉多艱洞有悟於脩身為本之旨前意如在目前前言已不在話下矣精神兩字幸細體之去本體似尚寥絕暫時語話不妨提挈切未可守之遽執以為宗也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亦謂不是孔子之語其論殊有見今人動欲辨體只為一向以知為宗故槩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

得時只是弄精魂也止字議論大畧有契吾說但吾儒說止佛氏亦說止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千里毫釐是同是別此處亦要明白友答

知本一脉炳見遺經蒙訓可尋非予杜撰晦之千載之久大率習傳循誦之過章句一分全文半缺致知為揭綱紀轉踈憂世衛道者誰云學不自孔立教開宗必竟人自作師此意所以空勤而道終隱也鄙淺之意請姑未辨異同直以坦中究明經義譬之千流萬派必有會歸組織紛紜振領提綱厥有端緒重樓曲閣有由入之途扁鑄緘滕有可開之鑰未有任意所揣隨見所及夷踞旁門而便可云八荒皆入我闥者也恐恭已垂裳道不如此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九

莫大之悲却是世中必不容免之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愛所以難割而聖人必為之禮制不欲以死傷生也此仁之至也義之盡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中何可着得加損親喪自盡致哀而止學稟淳明順應之亦自有恰好的天則也亦原不待於加損也捧誦來書具見痛苦之深然亦得無少傷於摧損之過萬鈞世道方將厚有寄於兄身老年伯在天之靈亦豈無大有望於兄報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自昔以

為孝之終事恐一哀未可便為兄盡分地也幸愛幸愛
未承提教更見深研所云憑棺痛極迷悶之深都不
自省此中知與不知亦須有辨往與友人論學亦曾
及此其友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既主靈明
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明未論瓜生髮長筋轉脉搖
為兄不明兄純孝人也試問初哀亦祇激於一慟而
不容自己乎將主以靈明必為之加損劑量而使之
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
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反恒人之情
之不若矣其友蹙然請質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今之墮邊見而語虛寂者病亦類此也以上俱與周
三泉
知本一義蓋是見之十載之前乃豁然有信於十載
之後經文星日炳然血脉自著蓋孔子以知本為宗
而後之儒者却主致知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
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
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尚不免於
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為意見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萬兩千斤道此一句蓋
真不是草草下語也知此者謂之儒之學不知此者
謂之異之端不識老丈以為然耶否耶與張
洪陽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孔聖人之所不能知也而兄必欲知之此其所以異
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予曰顏淵死子哭
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提醒乃曰有慟乎既已
提醒恰好照出天則乃曰非夫人之慟而誰為惟不
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乃豁然頓
棄從前之學兄於彼時有知無知固惟兄默默可以
自照合用知與不合用知亦惟兄默默可以自照恐
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聖門學之旨要道稍別於此也
試味之試味之外承手札意主入虛知本云云亦稍
異此橫渠所謂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孔曾雖在千載之上其心固至今在也豈獨在天有
靈亦且昭然簡牘之間無所遁隱顧學者不察淪胥
以至此耳來書海內交遊撫掌稱透一言雖為過語
大率人同此心理無二是一經揭出有意斯文者自
爾其若合符節也立人達人一論專欲就了已着功
知本之意正是如此然却無有兩段光景所以亦無
等待時節先儒所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已立後
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亦有喫緊為人之意要在善
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己者乎等待已立乃了天地
萬物乎忘本逐末者徇人者也誠不可為知本知有

已不知有人了已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
者之造世輯之誤大率就於此處看未分曉認得是
體即所謂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認得為造已未立何
暇立人已未達何時達人即所謂若不為已自與已
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自謂之從性根上用功
去性遠矣性不透固然學不得明借謂之學不明只
恐性何由透立已達已喫緊知本間隔毫分自私自
利知本兩字即是求仁但稍換却頭面不但知本者
不可徇人即求仁者亦決無有徇人之理摩頂放踵

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十三

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即知本者亦決無
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弊有由矣此其
端緒真只在於杪忽毫分之間而其未至於柄鑿薰
蕪之不相為符合也學先知止要審其初世輯終察
之答借世輯
借嘗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
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為宗即陽明天啓聰
明亦祇以致知為與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
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
主意不以知為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蓋

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
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切惓惓也此其所當味
者一也又嘗有云虛寂是性之本色格致是脩之用
神世間固未有生而無知之人又烏有學而不用知
之理同為知也或用之闕靡誇多或用之灰心槁性
或用之反躬歸復或用之即事窮格誰非用知宗趣
差訛真是毫釐千里舊與汝潛論格物謂以知本為
宗則此格也致也盡已分事以應務為宗則此格也
致也盡人分事已分人分從何分割此其所當味者
二也知止一法固徹首以之入門亦徹尾以之歸宿

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十三

固無有止在先知在後之說然亦烏有知在先止在
後之事故物有一條固徹頭以為求止之方亦徹尾
以為收止之法或正之為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或誠
之為其有不誠而誠之也或致之或格之為其有不
致不格而致之格之也而其主意之歸於止至善者
一也故知以止至善為宗則此格致誠正者固無非
所以為止之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不知以止
至善為宗則條而格條而致條而正條而誠並用之
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為條貫之未備
學不明宗弊蓋至此此其所當味者三也舊感劉旋

字之問曾反而詰之曰明德是何物渠答曰心之本體又詰之曰至善是何物渠答曰心之本體予因謾咲曰如此則三綱領疊却一綱矣故至善固難明明德亦未易狀後儒直以明德爲本體故不得不指至善爲極功又或以爲事理當然之極則皆是也而學之旨意歸宿則茫然未有悟也大學不明大旨大宗全在於此此其所當味者四也答劉質菴
止須實止脩須實脩原非口說游談頂踵頭顱皮毛心志隨身所到處公案現前隨動所訛者昭然燭計比於別門之學或以意見窺覷當抵實解或以頰舌描畫搪塞辭顏姑以釣名而飾詐者爲不侔也同斯學者榮寵固無異於登龍玷斯名者瑕垢亦有難於飾揜故願與宗之同心共勉之也脩身爲本母云四字空言要日欽欽嚴於顧諟庶幾不虛負此會答宗會

孟子說必有事焉人誰無事恐所汲汲皇皇蚤作夜思者未必事此此象山所以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宇宙內只有這件事必汲汲皇皇蚤作夜思者惟此之事而後謂之必有事焉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真無刻無時不合用歸止的工夫家國

天下者隨分所當齊治均平者隨事所職而意之歸宿管是矣念茲在茲而或有所執着卽是正釋茲在茲而或有所放舍卽是忘放舍既久覺其遺忘却乃猛爲提撕卽是助此三者固是真正的火候要緊的調停然却在必有事後見也譬之丹藥已入在煨爐中也懸空說不得也答郭文蔚
本之體段卽身是矣然非微悟者未易透關止之消息知脩身爲本而止之是矣然非實見者總爲空托儒者之止信與禪寂不同然習熟縈纏亦多自於靜後有見此程伯子所以覩靜坐者輒稱其善學也要須得之靜者以動參見之離事離物者以應事接物印而後所見者不爲虛光所止者乃爲有實力也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此豈離事離物瞥見光景者所可當抵更味之答胡鳳翔
仁體無他要在公物脩身爲本正與自私自利不同所謂合家國天下而成其身也孔門諸賢之答或克復或敬恕若爲言人人殊至於銷盡有我之私擴開公物之量肯趨昭昭若合符節程伯子所以謂此是聖人微上徹下語聖人原無有二語也以謂因材而篤等第而科別之者恐猶爲見之次也去偏矯隘極

見切實之功聖人之學則原不為病後立方而所以治病者自在也坤道乾道亦是後儒之見更味之說虛者何以至遺落了實只為不以脩身為本務實者何以至滯於有只為不知脩身為本知脩身為本知本矣知本者豈有墮於偏見虛而實實而虛如東所云尚是兩邊着眼比於直下透本直下至命恐猶為見之次也

研究義理固是學者急務而涵養氣味尤為學植本原程伯子所謂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所謂栽培者豈直栽培增長其知識謂乎後來學不近儒何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十七

較到義理只其氣味先自迥然三謨二典渾然未雕玄酒太羹使人入口無奇落肚有味此正儒家學脈執此照之異端邪說直可望而知其各一種性只如佛藏就其剖析處豈不振奇靈澈而播揚鼓舞比吾聖人自覺淺短此予所以每謂學必明宗其辨之深切正在於此以上俱答黃文亨

舊有云知本與本知體段迥別致知與知止消息懸殊此處固要悟此處亦要傳今固具見於經文中也而竟二千年若無有剖分其旨者豈獨未悟或者亦以無傳之故至善兩字昭然全學命脉也循誦習傳

直以為明德新民極至之說又不然則以為事理當然之極則而已以此言學此主造極者固至斷棄止法不復以之入門而主極則者亦祇隨事求討不復知以止為歸宿盡性至命命何由至由仁義行義何緣由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蓋徹頭從性命上落實歸根而不向外求討此聖人所以不揭致知為本而必以知本為宗也教中懇懇要重知字重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若主知以求致則所云知者恐非善之歸宿答李誠卷

此學無奇只有揭出脩身為本本此止此脩此最為簡易明實不煩尋索而學之者尚不免於捉影捕風譬講格致不知從前費了多少頰舌到下手處至今是一未了公案此豈格致難明只為不以脩身為本之故今之說止與本而卒歲窮年止無所歸本無其地此豈止本難明或者病亦坐此孔子此揭似尋常却奇妙似徑約却有包含似淺淡却最深至只豎起這箇柱子真蓋天漫地萬緒千條無問深隱繁難到手了解一切如道尋常事矣故近語友朋但義不明者只教他提向身來直截以此講解真只此四箇字便是一部經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十七

學問之道固在體驗之深分量之弘却在擔荷之勇
出一分頭者便長一分格調開一步眼者便廓一步
襟懷孔曾巢許豈是自脩不同立已立人真是分量
各別不階一命肩荷乾坤豈故抗之爲高亦以自滿
本願皇皇汲汲意誠不在於私轍環周流可云于主
之用此孔曾心事所以千載不明也莫盛於堯舜夫
子何以過之自生民以來何以僅有夫子竊以爲性
分之透真闢地開天到孔子乃大開眼也惟弟勉之
勉之末稍婉轉若爲守教非難悟入爲貴良是良是
解牛絕技要不出於遊刃之方運斤成風豈更在於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十一 六

傳寔是如此故敢遡孔曾而恪述守大學而揭宗謂
之謹繩墨蹈規矩僅僅自守無他竒智則可謂之邁
往獨復敢爲凌躡不踵前儒之步趨者則豈敢乎譜
具在遠詣如我翁又必照之審矣拙刻亦具在其是
其非明智如我翁又必照之審矣丹湖
學問雖不取同一說然開宗立教在孔門則斷然無
有多岐語學二書炳然星日在有志者平氣自商之
究之而已所謂讀了後全然無事者固是一箇讀語
學的人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亦是一
箇讀語學的人蒙求誦習夫誰不讀語學今而後真
有見夫手舞足蹈者之難其人也儒學以此不明功
利虛玄以此得以挽和而說晁錯所謂明主貴五穀
賤金玉召公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今世學者所見
所趨大率戾此時例雖嚴咎有由召所謂言偽而辨
行偽而堅順非而澤何獨後世固孔子之所必誅而
不以聽者也脩身爲本之揭豈是過爲拘拙寔以謂
經世之極則必於此歸宗矣兄更以經印之是否有
歸姑無問其機之自誰發也則世道幸甚與魏
子每謂學晦矣非人真固不足以明學學敝又甚
矣非學正亦烏足以振頽區區意見之上度光景之

新奇小乘之安樂別學之叅訪儘力鑽研儘力宣闡
無補實益真所謂適揚波而助之瀾也舍脩外為本
別無有可揭之宗故舍脩身為本別無有可明之學
未論其他即止於至善分明是學之命脉懸空揭出
亦竟不免於捕風而捉影也入手一箇知止合頭一
箇知本真可謂不傳之秘也無怪乎竟二千年淪晦
以至於斯也啓萬思默

天地大德只有一生毓秀孕靈曾無寧軌蓋除却萃
精會神為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幹當以維持世
界也堯憂舜憂禹為學求人汲汲皇皇孔孟之心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

千載如見蓋總是一箇心腸一路作用此孟子所以
謂得英才而教育之王天下不與存也庾中風景更
是如何久處薰蒸想見氣味必別實脩實止朴實頭
要箇愛人成人的肚腸朴實頭要箇自成自道的體
範彘李無言下自成蹊乃庶幾乎無愧於脩身為本
不言而躬化也陸廷獻

教云公稿中有謂知以用言未聞以知為體者似
以致良知之揭為未是也僕則謂孟子曰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明是體照是用今之悟者僅能得
良知之照處而良知之體未易默會儒先之意蓋

直指本體而言也不識尊裁以為何如

致良知與致知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有以異則良知
為體知為用信如兄之所云無以異則知固分別良
知亦是分別不可謂添一良字便是體減一良字便
是用明外無照即明便是照亦即照便是明靈外無
知即靈便是知亦即知便是靈此予所以謂知為分
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心雖一體談心者大率
以兩字盡之或曰虛靈或曰寂感如兄見果以虛為
體乎靈為體乎必以虛為體則靈之為用也昭昭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用之大而知其本之深
也容光必照義亦猶此蓋非截然以明為照之體以
照為明之用此從來辨體者所未解也發靈之後即
屬後天試味之味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三

又云但其所深可疑者如大學古本序云大學之
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
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
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夫大學之用功次第脩身
在正心正心在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其
序不可亂而先儒之說若此殊覺謬戾顛倒然此
決非其穿鑿無稽之談在翁老法司必能斷此案

云云

舊答友書有云止其入竅也脩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而本之一字又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不倚為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祇為補偏救弊者兄曾見之否乎亦有取焉否乎諸兄所述者似指道得脩字一邊於止字全然未及不知大學之立命歸根蓋全在乎此也格致誠正蓋所以脩之者也大學或問不云乎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以至善為明親之則也是也以致知為止至善之則則真淺襟者所未解也此固並出於陽明先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三

一人之口也幸更詳之是否必有辨者以上俱答徐居安

知為分別雖創自鄙人勇往直前不顧咲訾敢為道出恐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教云知非分別致知者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也知後知先昭然分別矣大率知有定名亦有定用雖以翁之邃養精識力為回幹不知不覺便道出知的本相來也

教云知是意之著察以分別為知稍屬見聞知意兩般不識翁見以何為體著察亦分別不識翁見以何為宗竊謂著察固知聞見亦知聞見之知固分別著察之知亦分別知為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

往東道之矣至善兩字直指良知後儒誠有是說學者曾不之思今試易而曰在止於良知其可通乎知至善之不可易名為良知則知之不可為體也斷可見而孔曾之所指為至善者其歸宿厥有旨矣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不可以贊語抵實體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遺實體而道贊語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為無聲無臭者亦贊語也僕稿中無此語雖然嘗言之矣曰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善之善自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三

備其中又嘗言之矣儒者之論學必竟事事歸實直說到無聲無臭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正謂此也後之以致知為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至命一脉恐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宿之期矣幸察幸察

止脩兩字自謂揭出孔曾心要學本致知儘力探討磨礱總屬脩分上事於止字消息茫然未及若云知即至善致知即止至善則雖孔曾復起而為是解予不信之矣

舊有云舊說以為盡夫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是以德業之極致言之也審如是即顏曾吾未見其聖域之優入也是顏曾尚未得為知止也此語最緊切今翁亦云止至善是萬物一體盡頭處是亦以德業之極致者言之也不知大學是論學問非論人品故句句是說工夫非說地分明德親民落實要在至善上歸宿故止於至善者所以辨宗也未有止不知而可以言明德親民者也故全經專教知止後儒只不明此故以全經專教致知

感觸為物不但僕言陽明先生亦言之矣而翁乃云以感觸為格物淺之乎言格物也此真所謂名重者

羅先生書

卷之十三

十四

好題詩也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非鄙人說乎恐雖聖人復起莫之易也必欲直指物為至善以格物為覷破此物如桃岡日錄云云者則僕先年亦謬為是說矣今思之乃有大不可通者矣

以上俱答董蓉山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四

無錫 書館藏

書問

每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良知者正所謂道心也中節之和也後世心性之辨不明原本差殊大畧起此舊答友書有謂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往往只認着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為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為性也又答友書有謂虛與氣合而靈從生焉則竅之所為發也從此宰天宰地宰人宰物皆靠

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一

此靈此心之所以為主也然從此或作善或作不善亦是此靈此心之所以又須正也性自能知然知不可以名性猶文公所云仁自能覺然覺不可以名仁用者知止者善離善者誰即知為之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

答胡蘆山

無知為體一言尚覺意圓語滯文公所云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只覺不可以名仁而仁自未嘗不覺橫渠所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語最可味孰為性孰為覺以知為體者大率認覺即是性以無知為體者又彷彿認性不能覺豈有仁而不能知性而

不能覺者乎但不可以知爲性如釋氏所云以覺名仁如文公所闢者耳故近傳友謗有謂諱心不言之說弊正起此不知大學之以脩身爲本也果諱心不言遺知不用者乎攝知歸止法門昭然但不肯落根在知上直以爲至命盡性之歸宿耳舊答李誠菴書有云後條喫緊要重知字重知以入止則所爲知者原是止之用神若主知以求致則所云知者恐非善之歸宿其意正爲此也

居徐

脩身爲本蓋孔子自揭之宗知止其入竅也然知止者止此也止乎此則一付當精神都管歸乎此而天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二

下之大本立矣至善在我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至朴實頭只知脩身爲本便知本便知至亦殊未易

語尚察之擡手少高盡成虛說游意空玄一切非實

際康節學別自有傳恐兄未甚究混入孔宗不類象

山激發語可取所舉攀南斗詩理意是亦稍欠平安

與從來膽大胸膈寬俱可稱少作耳六經中無此也

以爲學脉由傳過矣

居徐

脩身爲本之揭最平最淡所以最爲人所玩忽而獨

邃養如公過爲物色焉此非嘉惠鄙生蓋以嘉惠天

下與後世也所云德之不脩章正是脩之條理卽是

脩之全功而止與脩兩俱到矣聖門論學不怕碎蓋學已得歸宗後世論學只要渾所以謾入高虛都無密緻克已復禮有何不了而又必請其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成何等破碎然總之爲復禮設而非緣事求討向外面作粧點禁制也亦何破碎之有故學急要歸宗學不歸宗而能有成者斷斷乎無是理也

居徐

皇皇汲汲要之此身原有減不却的分量故亦有冷

不下的心腸果哉末難知我其天此孔子之心所以

竟千古徒付之浩嘆也纍然後狗爲佞栖栖豈獨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三

時病之假令生今亦舉斯人共誦之矣安居飽食生

爲盛際之民解綬懸車曾何憂責之累一丘自占泉

石夷猶鼓腹嬉娛長局外戶直付理亂不關恻然一

膜秦越所謂一人知己足百事杜門無者豈不自適

真所謂淺之爲丈夫也

居徐

二氏之學決不與此同塗世之謂有裨正學又或謂

無妨正學者皆妄說也何者蓋總是見得此意不親

切耳老佛之學尚不待孔曾幫添而足孔曾之學又

何待老佛闡發而明此雖某丈最深最正者向承詩

教亦不免蔽此解矣奈何哉果若云云是堯舜周孔

幾希乎空過了一生也與友

老佛之潔行脩身不在孔子之後詆排攘斥餘力不遺削髮披緇昭然與儒異趣此尚無足為怪楊墨豈其然乎一則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進也至於爭席爭竈一則賢與孔子並稱至使丈夫女子莫不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亦何不檢之有而斥其道至於無父無君嗜甚矣然此猶曰詣未至也若夷惠若伊尹則既非老佛之於我不同塗又非若朱程之履行尚未至而或病其隘或詆其不恭且曰與我不同道也天下豈有聖而不同道人至聖人而尚為君子不由者乎雖然此猶可言也三千七十誰非孔子之徒至死服勤人宗孔氏之學乃尚曰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也此又可訝也不知諸賢之所學者竟何宗也每念及此有覲迂踈掩卷拊膺祇為浩嘆此信非遠詣如夫莫能決也與曾見臺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四

區區蠡管偶爾竇自一人其實上勘古先下徵來禩立命安身為洙泗孔曾相傳的脉不但眼前意見未足窺覲敢斷謂明道先生而後急未有臻斯理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故孔子一則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一則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易又發之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必於此有悟乃是真悟於此有得乃是實得準平繩直一切天然到這裏真着毫釐加損不得也必覲此而後謂之識仁必體此之至而後無不是仁必悟此之徹而後知仁果難言也除却脩身為本斷然無有歸宿所謂體仁者祇成空說除却知本兩字即入理斷然無有門戶所謂識仁者非汗漫必墮高虛除却知止兩字斷然無有作法所謂體仁者固成空說而所謂識仁者亦祇虛見全經字字全體昭昭心齊肢肱不可缺一孔子到此真竭盡肝膽吐出腎腸為學者立命安身毫髮無復有餘欠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五

學非以身徵信必托空言日與友朋商量喫緊提撕正在於此大率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蓋是古人經試之語掣出身子頓在師友場中凡心習氣自漸消磨魍魎魑魅出頭無路亦庶幾折衝尊俎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暗室屋漏不欺者要自查考言聽視動取舍行藏昭然耳目之前者更何遁隱只不以脩身為本何待說到暗室灼然人

所共見共聞者愧此學多矣歸根處豈不直透性根
落手處却也罔容汗漫頃與友書謂秋陽江漢者曾
子之所獨窺仕止久速者則庸衆之所共見未有庸
衆所共見者尚未底於瑩潔而可大言高視直以爲
此中之皜皜肫肫無有所沾汙濡染者也後世學不
得力全在於此人不信學咎不由人只要透心不復
透迹號稱了性却不了身試將止于至善貼着脩身
爲本透底研窮真所謂表裏精粗一以貫之者矣更
何墮於邊見二乘解乎以上俱答
詩敬卷

天網地紀非忠孝無所藉以維持成位其中非脩身
爲本何所依以歸宿公所表蓋將然脩身爲本之家
法也每謂學晦久矣非真學固不足以振頹學敝又
甚矣非真人亦烏足以明學脩身爲本真學也綱常
重檐硬着肩頭九鼎一絲傑然擔荷真人也吾於公
真有望矣領公教於世道真有慶矣有真人亦嘗苦
於學之無力有真學又每憂於明之無藉豁然教旨
如覲孔曾表裏精粗洞窺全局如公者真可爲大乘
之器上智之根丈夫天人師矣此正鄙人之所日夜
企聳願見斯人與之共學而莫由者也
友朋非聚處則入者不深學旨非漸涵則悟終不徹

昔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果其有徹於宮墻有徵於富美真所謂名教中自有
樂地矣尚何須外慕乎涇清渭濁斷然色別殊方北
軫南轅豈宜同條共貫今之謂三教原來一家或云
二氏學有裨吾儒又或云無妨正學者皆妄說也故
學誠明必以孔曾之旨格之尚未覩其大明真昔人
所云差毫釐而謬千里也予豈好辯予不得已苟非
真以以諒其不得已之心卽孟子云云不幾爲多口
耶虛不極固難廓量明不至亦令疑生若決江河沛
然莫禦真所謂虛與明兩俱到也以上俱答
南阜

每謂經世之人決不可以二出世之宗辛酸甘苦一
味入口中卽雜五穀之正不但雜之就能奪之所謂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太羹玄酒真所謂二之則不是
也年來稍有徵信孔宗灼知儒學自有正趨子貢所
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門或
寡此趨向之所以轉訛儒學之所以泊然竟鮮味也
與管
東演

尊稿畧一覽過確然儒者之宗金銀銅鐵攪亂一器
者不知于今幾年膠投漆油入麵真是罄江河之濯
洗不清也非發真慟真憤朴實頭將經世正宗觀體

拈出靠定孔子作主他再無方救得區區肝膽徒竭苦辛綿力薄才孤鳴獨倡何意明達已先得同學將出世故令豪傑開眼古云學顏子之學者必志伊尹之志又云士不可以不弘毅要緊一弘要緊一任楊墨塞路異端蠶起非孟子奮身擔當誰與清廓惟老丈終念此與蔡肖謙

冲和恬雅中含勁正之氣更秉精明之識紆徐停審條貫出焉此最司牧之良經綜之妙吾於契未占有孚矣事務繁避不得諮於人審於已而斷以行之務令各止其所人情難處厭不得本以誠度以理而平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八

氣交之務令各得所願知其不可遷不可厭則心自安心安而性定矣事中節人當情則中無所愧缺而心盡心盡則分滿矣不學之人意常因冗而雜事每以忙致錯不雜不忙常應常定乃真可言知本者而止於至善之訣窳到手矣得閑便坐不可更作閑思神氣充完出之自有條序詩文酬應雜博伎倆毫髮不可分心姑未說能之於道無補朴實道不能之於本領有何欠缺乎與李宗誠此謂知本本指何事知本者自是大學立教宗然必悟脩身為本即是知本然後約言之不至鶩為高虛

備舉之不至膠於象數舊答申峯書汝欽見之否所謂今又有一弊生矣若將懸空揭知本鄙人豈無見而云乎大率好高虛忌繩檢自是末學通弊不然則此兩箇名目自是一箇主意亦何必嚶嚶然致辨謂此是而彼非彼非而此是乎知本兩義是誰之作大學匪朝夕恐前乎此未有以知本為立教宗旨者矣孔子於經文固未嘗析此非而彼是區區稿刻亦蕪蔓試檢之亦何嘗執此是而彼非但要定萬古章程必竟脩身為本乃為無弊知本云云尚是贅語且忽不覺其又賺入于辨體的家風也汝欽更體之答陳汝欽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九

每謂此學易知簡能然却難明易晦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真當面錯過日用之而不知非隱也然却有一要法只捉定脩身為本本此止此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真只此四箇字便是一部經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真不是淺鮮語矣答董可大古人喫緊知本知本則外盡經綸自不膠於象數內嚴工力自不滯於方隅實止實脩自暇自逸着力者自不犯着喫力而仁在其中矣古稱善國不師陣已德衰又烏取戰雍容尊俎直措天下於泰山之理矣律簡所論可以為難體之更如何悟其着力之難則

15 0111 十 卷之十四 八

學之宗趣可以入手觀其喫力之難則工之用處幾能自得師所謂仁則吾不知也真只脩身為本四字便是竅妙而學者苦不知也俱答蔣崇文

所云學不明蓋由至善未悟至善未悟其可以語脩身為本誠然誠然語意間彷彿分作兩事大學意蓋直直以脩身為本便為止至善竅門鄙所謂止為主意脩為工夫者豈真草草言之乎全經二百一十五字只是教人止於至善止歸何處止於本而已矣止於本脩在其中矣故只脩身為本便拈到底而學者不知也舊有一友人謂此學只便見口說總無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十一

憑妄謂之淺不疾不徐不偏不倚平勢調停中有多少妙趣悟之乃真可言性命到手矣

所謂至善透不徹不可謂學明又曰無知而無不知乃真止無事而常有事乃真脩語皆隱隱理到大率往學之忌忌高虛今學之忌忌汗漫非將一付當精神樸實收歸自己默默體細細叅口說脩身至善消息急切未到手也只至善消息不到手則所謂脩身為本者終是門外漢矣以上俱答陳汝忠

往年承面語揭出脩身為本四字凜凜相對如覩師顏已具之蓋此是實工夫也茲東述盱贛論學語益

近細又異之蓋此是實效驗也所至能提得脩身為本四字出即本立異趣紛紜立得本住即身脩止於至善固是脩身為本命脉脩身為本却是止於至善竅門有二語非二事鄙所謂知脩身為本而止之是

也友答

學問所貴者悟所難者守有嚴冬之固密何患無和煦之陽春一日暴十日寒感發於意氣之萌瀟颯於離索之夕乍興乍仆雖有易生之物吾其如萌焉何哉人之仰孔子者在聖與仁孔子之自信所長者惟不倦與厭願諸君毋以區區去遠勉自聯束會事比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十一

舊加勤會衆比舊加集互相磨砥庶不辜區區十載倡導之功諸友十載綢繆之愛不厭之而已不倦之而已無他囑也與吳阜諸友

所幸孔曾教旨昭若日星四字靈符手到取效分條析理探本窮源淵淵浩浩無窮旨趣又畧見於簡牘之間有可尋繹依倣惟不欲明經世之學則舍大學別可為宗惟不欲明孔曾之旨則捨拙刻別可循入如欲明孔曾之學區區蠶管雖甚淺庸亦畧見十之六七矣要在數墨循行由端及末千章萬句直將做一箇主意一篇文字讀之融會貫通如燭已心如出

已口忘其為師之說而後為有益於得也與會城諸友心性何待辨只為後來歸宿之差以致落根無地至命無由故不得已而有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此昭然道性善宗旨也而必欲執情為性歸宿於知何故何故又反而申之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著明深切莫此甚矣然此尚是文字解試反之此中必竟何地乃可棲泊靈明覺知必竟從何生出南華老仙所云神何由生明何由出語亦非無見而必以為神生明出一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知為之也則予誠不知其解也昨答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十一

盧丈書所云用者知止者善善者誰即知為之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語過峻理却是知世輯業已無疑於此也聊一道之發慨既信得此意明白自然透得脩身為本豈但經世云云蓋實實落落孔子透性之宗旨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厥中允執內外兩忘千聖秘傳於此洩盡而尚云形骸也軀殼也敦行家數也何其見之淺而謬乎又為一咲此總是不實做工夫漫騰頰舌以意揣摩即就意轉而描畫之以姑為搪塞也不足道也與會城諸友

妄念多而定靜少此蓋學者通患就念驅逐與念作敵所以愈不寧靜幸察之古人所貴有事者以此心性之辨大抵難說渾得來既病其歸宿或差析得來又恐其支離轉甚所謂可意解不可言求只樸實頭下脩身為本工夫一味歸本則止于至善的消息自在其中矣末世學者所愧負者要緊還只在此答陳汝愚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一語提出甚好此朴朴實實知本之消息也知止之竅妙也出門如見大賓何曾為着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曾有箇祭儼若有思默而識之直透性命根源歸於無聲無臭此孔子所以謂吾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十一

有知乎哉無知也豈真槁木死灰蓋常止也常止自能慮即常脩此吾所以謂止脩用處甚微也又曰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吾輩動輒說性學觀光景儘揀擇儘玩弄於性何干必欲用良知亦必如此學從不慮中出慮後無處討良知也答陳永寧所云身在斯止於斯身外無脩善外無止守此更何疑執申旨趣自昔看之未明大率皆是就念揀別天理人欲所以歸宿不得止於至善正是執中法門堯執中孔止善與後來歸宿靈明何曾千里道心即善子定之見蓋相沿而云也吾信怪焉必欲計歸宿落

質止得恐危微間未可爲安立地也答董子定

仁與心自一體譬如名與表即一人析之非是混之

不可來書舉道心人心爲證不合遺却中字試測之

中又是何物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果指心

乎子思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心者果指未

發乎學問要緊明宗畢竟洙泗唐虞宗歸何處此殆

非淺鮮所易知也因問及之姑亦不敢道破吾契幸

姑朴實下工向裏研覈直反到涓滴無有滲漏處默

而成之自漸有貫通之理矣答丘友

林居十載守株拘誦固不敢以身誇孔曾際會熙時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十四

拔茅連茹又何忍以學辜主眷即令無濟勲名用舍

行藏要以相時幾而止乎理義所謂仕止久速外無

別有江漢秋陽者不敢徒托諸虛言也大率學問固

貴悟尤貴守頗見往轍之悟者矣然未必能守學得

其正果能守未有不終悟者也就令悟不徹亦可納

之孔曾門屏無愧何者以家法存焉耳此固僕之所

半生競業稍以自信其得力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胡孟發

千丈之挺不如徑寸之刃只朴實頭步步認真最爲

學者難得道須此任此曾子所以竟以魯得之也此

曾子所以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也弘毅兩字近看之

亦不是曾子創說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人已共成處可以觀弘不厭不倦處可以觀毅

蓋孔子實體之矣只厭了倦了便昭然是不仁又何

說聖不厭不倦真所謂正惟弟子不能學也非曾子

其誰肩之答弟孟堅

堯舜履羊腸雖心安手脚亦要把捉心安即是止確

然信得命及所以能安手脚把捉即是脩確然不敢

放肆所以能止知命者不立巖墻蓋是先手能令不

至於險失先手以至險安得不把捉安得不畏慎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十五

又放手任意直墮坑落塹而後止耳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真令步步歸本密止密脩無論小事大事合下

豫討安立不致有失足悔如是而已此蓋大學本教

所以必揭知止爲先即是以豫爲先也味來書大率

率意於初致悔於後却又要撒手懸崖徜徉恣肆以

爲另別有方法也則非予所知也答羅信

二典三謨不過君臣相與問答齊論魯論無非師友

日共參商而千古之經綸管是矣萬世之人極定是

要在以實心發實言以實履徵實學使天下後世

知吾宗之會之果不爲空言也則雖稱之異世曰吾

宗鄒魯也未必不自茲會始也如其徒托之空言也則脩身為本之學固非空言學也明人非幽鬼責吾知其不能逃於日月之鑒臨俯仰之慚忤也敬之哉

與宗會諸友

槐亭豪傑既不得意當塗自宜表見林壑向簡與之謂求田問舍既非豪傑之所屑心酬應詩文亦豈性命之可了結斷之頗清知渠決之必勇時從倚仗倦倦之意或可不負而時更致勗焉喪禮處貧兩問昨屬汝潛代答意果豁否曾子所謂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禮雖有限職分無物者自致之可也此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十六

難以一切斷也家貧親老委曲乎就中即有道在亢已節而不顧父母養者固非徇祿養而虧義辱親者得無不可予說子罕言命章時從見之否謂聖門不言命蓋直以義為命也以義為命直截看是一事如時從云云尚是兩事此所以致相抵牾也時從別來殊切願言蓋以衡甫前一截有放浪之奇跡後一截有歸依之雅志嚶嚶踴躍要不同於凡流慕古卑今志乃可為裁取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便思及于狂與狷也有奇踪正好猛圖結束有正學幸無自負初機游仙者尚有等待此箇事却無等待出世者

尚容空閑此箇事却無容空閑密密把持頂天立地實脩實止不作空言乃真無負于半生之浩浩末路之全歸也來書雖備見懇惻然於學旨尚未覩其間發透明必明盡而後任之勇必勇任而後透之盡雲游難雲游難草鞋踏破布衲磨穿其苦比儒十倍衡甫能其難者幸毋忽其易者衡甫

打棍者必就穴上點得痛醫病者必就瘡上察得真學亦如此矣若不向身上痛處點得親切瘡候指得明確總皆離本之談口說脩身為本去本遠矣本既遠說脩未矣皮毛之說為見尤支成位其中頂天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十七

地真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後之軀殼此身而攬攬天地萬物為一體者病正坐于此也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有筋力者常少有筋力又怕激昂之虛氣或多有悟解者誠難有悟解又恐涉獵之精神稍薄莫善一止莫妙一條湊底收疑本歸一息微忙微逸無始無終天高地下何者非一體之所圓融嘖咲觴豆何者非一條之所當檢點有何顛頂之尊有何踵息之賤貴心志賤皮毛真所謂二之則不是矣答曾恒爰簡至詞意豁然擔當百倍孔曾何幸豈真有靈古云

人者天之心則明孔學負孔學者即是孔曾靈也止
未幾忽不覺其動搖脩未幾忽不覺其滲漏日謹知
本偶觸事機便流末去此最學者通患然非實體如
重甫不能察也要緊在擔當則正氣自然生發精神
日見克長動搖者自輕滲漏者自少而本自此立身
自此脩矣一有退托之意雖日從事于止脩而意根
隱隱業就頽靡却就滲漏動搖處打帖收拾真所謂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近益體之為信惟重甫勉
之母以居堂之外少有怠接引之心母以友朋之多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六

上却是要緊事也在知本風規却是無一可抹滅也
答黃 衡中
天地生人要矣廣生大生天地功德盡此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惟自生乃能生生所
謂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又何生生之有所舉
易也此也密也明道先生語似亦不必別看只此箇
意思常自發生津津而不已即所以生天生地生人
生物者道總在我矣徒以言窮婉轉發明總之只成
說話於已無益答陸 伯衍
悟學誠難守教非易此曾氏之傳所以竟得其宗也
蓋竟以曾得之也非曾則逕實不免多開非曾則牽
引不能無雜初謂所恃者僅僅守卒乃所傳者竟得
宗并與悟兩得之矣吾契質朴而性純要緊在一守
守得緊庶可望無愧孔曾然道路長擔子重厭倦易
以生日復一日惟吾契勉之慎之答賴 國敬
世之學者頗可咲將學問做取功名一等中的奪標
到手即歇如走長路試看之有一步不着實腳落地
得到彼岸者否答丁 良甫
學雖甚正甚平做手處却要奇特卑卑瑣瑣合汚同
流顧後瞻前埋頭利祿無以異於負糞禦木蠹蠢虫

蚩曾何足以道此三千七十大率韋布之倫孔子孟何人羈棲卒老若非另開眼孔別創乾坤鼎立三才超新事業衰周生齒何止萬千泯沒湮淪總無朕迹矣惟是開口易力行難發心易終事難堂有垂白之親室有交徧之謫羣萋衆誹沮氣摧心險阻艱難多來關隘非一切定志審計而信行之吾雖極高所慕尚未觀子之果能御風乘氣超然而遐舉也

斬釘截鐵竟守初盟投筆揮鋤何其苦確古謂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然必有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功嗚呼慕古大率難與衆共踴涼涼何忍聞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二十一

然媚世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必思及于狂與狷也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窘甚矣然歌聲若出金石晉迎之以上卿楚迎之以令尹囂囂不赴果何樂而賞心想見交徧之謫更有非人所受金經鍛而彌精技當場而益練豈獨不為動蓋直以為啓聖增能之礪淬矣

以上俱答劉德易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心之精微真所謂口不能宣也而况於紙筆乎雖然非文字道亦無由載矣彘管雖陋似覺言之太盡語之已詳然句句却是說學不空說理非反已求覲體認從下手處湊泊了悟則千章

萬句猶不免為渙然雜披也始終本末每謂孔子平生只有這箇悟門喉襟一塞消息不通此止至善一脉所以竟歸空文故全經無他總是教人止於至善然善却有何名狀止將何所依據宛宛轉轉直從經事宰物之中輾轉紛紜之際教人取討歸宿故脩身為本者止於至善之竅門也止於至善者脩身為本之命脉也鄙所謂知脩身為本而止之蓋已一句道盡而公尚未及檢而知也止不離善脩不離身言止不及善言脩不及身是作空頭語矣何疑乎格物一論意見尤多講格者固至千般格物者亦幾百種總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二十一

為不以脩身為本懸空卜之故爾增茲多口也當幾觀體實在用功則所謂格致誠正者原是脩之條理何疑乎有與李汝潛一書專論此似為數百年間聚訟之庭判未了的公案度公未及讀即讀之亦未便豁然然度可以作商量矣

答章提舉

脩身為本原是儒學正宗血脉準繩自然兩到固不待倒就靜處為動提綱亦不須檢向人前為寂包裹兩邊互發大率救弊之談欲不墮一邊不知其乃正墮在裏許也此後幸萬向學尋求而不向意覓索向身體驗而不向冊字上鑽研即諸所示種種推敲未

見融徹者皆可不言解矣大率傳學須書堯言又非
學究理須想靠想又非真此其分真只在抄忽毫釐
而岐以千里者也察之答楊教官

止脩兩字每謂挈出孔曾心要脩字頗易知止字未
易悟如簡所云點滴歸本不向末上馳求者近之矣
近之矣然要得當下落根直見性命頭面有可依泊
亦臨亦保如見如承乃為實際理地也顏子何以如
愚曾子何以魯得蓋皆有一段顛蒙渾朴之精皈命
致心之苦而後歸宿者乃有據依馳求者真無滲漏
儼若有思何曾有思乃真所謂無思而無不思止脩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合發之竅妙也幸共惟良細意體此脩身為本蓋是
徹底性命之宗挈之則人人可以落手體之則急切
未易透關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一
步良背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不見已不見人必竟
中所見者何事此真可謂能不以半點精神流向末
上去矣見人固未獲身亦是末此中旨趣消息蓋殊
有可味者也答舉人朱汝桓
湯九尺文王十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
何則可世每漫咲曹交今安得有這般人不安于食
粟而直欲與古聖賢為徒者乎今觀來簡確然此意

所謂有求為聖人之志可與共學者非吾契其人乎
可喜可喜所舉拙刻二言更見喫緊之意無聲無臭
自是止至善試驗之此中可操持乎無方無體自不
外至善試反之靜悟有地分乎既要無聲臭却又要
有操持既要無方體却又要有地分此其所以為經
世正宗儒者實學而非驚于虛玄膠于象數者所可
得而方比也答生員張文蔚

知即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
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
此知行所以本末同用也稿刻云云可謂煞到更如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三十一

簡意能以脩身為本為之歸宿知此行此即詞說不
煩學問之能事盡止與脩兩俱到矣若云知到極處
方是行是知在先行在後非所謂知行本來合體矣
行到極處方是知是行在先知在後非所謂知行本
來同用矣毫髮舛訛去將千里察之答生員張仲元
學之不講孔子何憂乎憂其過不能知義不能徙而
德無自脩也三千七十卒歲窮年聚頭廟切夫豈作
虛談蓋憂在此也人只無遷善改過之心無立德之
意則此等話頭此等聚合真視之作贅疣芒刺而無
裨於實事也可嘆

自天子至庶人包盡了天下人品壹皆是以脩身為本管盡了天下學術豈有一人違得真所謂天子不脩不保天下諸侯不脩不保社稷大夫士庶人不脩不保其身與家也透得盡充得滿直以布衣韋帶之士便可肩荷綱常即透不盡充不滿量分圓成亦不失為敦行也誰謂道流學術不以脩身為本

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此蓋予常言若曰莫急於辨體則非予所知也何以不急辨體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敬脩之而體在其中矣何辨之有未論無聲臭不覩者原不可着言辭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三十四

就令巧為粧撰亦祇成就得猶說光景而已急於辨體遍稿中無此語也察之雖然辨體明宗其寔又非兩事止至善正大學立教宗也豈可專作辨體脩身為本正止至善竅門也豈可專作明宗三教信有宗若所云九流多術者何宗之有姑且不論有宗無宗要之具體生人總之皆以脩身為本即體此具宗此明而學問隨地到手矣

答生員王佐

乳日哺則氣體日充遜志務時敏則厥脩乃來月將日就則有緝熙於光明此皆非預期其效則學之微應自如此也月會考月成歲會考歲成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往疏節今作何進步日見周詳貨利聲色取舍辭受之間往貪昧今作何進步日見謹審容貌辭氣動止作息之間往簡慢今作何進步日見端整身心性命義理鑽研之間往粗淺今作何進步日見明覈乃庶幾於身心實有裨益習俗實有轉移而所揭脩身為本倦倦會事者乃不為虛托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三五

歲月今若揭止於至善而云無有著落去處於理尚通揭脩身為本而云無有著落去處則吾誠不知其解也舊與友有謂脩身為本之學有何地可討空閑有何事可容減抹真自頭顱至足踵自心志達皮毛自有生至蓋棺無刻無時不是盡心盡分的地面矣此日可下工夫忙不迭矣說無著落總是以口接應姑為糖塞身在會中而其意原不曾在學問的路也可嘆吳本蠻夷一子游從學孔子遂變道誼之風百粵何方採樵負販中一聞經言奮興來做了六祖吾誠不敢鄙三姚夷方謂蠢蠢出中便無豪傑况縉

紳青衿民士之秀者乎勉之幸甚

答生員向一中

世只稱唐虞之際比屋可封曾不思其所以比屋可封之故則以師讓臣鄰都俞吁咈太和之氣洋溢於廟堂四訖於海隅以有是也茲會也未可看得草草僭嘗謂蓋孔子摹倣唐虞之規以開洙泗家法也道微世降與遊者無非勢利之交所聽者無非功利之口甚至淫酗鄙媒傲狠流酒自朝至暮充耳薰心更無有一箇講學場中是道誼之言終其身無由入耳也俗何由變而德何由成乎故會者所以聯束友朋之渙散也所以喚醒人心之沉淪也凡皆為已非為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四

二十六

人也世之人會文則會會酒則會會財利則會會遊戲則會獨至於此乃玩慢而不肯信趨趨而不肯入也則其為人之志趨行履不問可知矣以為恐辜負區區接引惓惓之意而學者猶之乎為人也非為已也

答訓導等
也頁繼遠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四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五

書問附

修身為本蓋灼然孔子自揭之宗亦凜凜經世不踰之矩履實斯難空言殊易兢兢業業此所以日有歉於寡過未能也往年京邸轅合一時攻過之規殊為緊切今思之彼其時學旨大率未有入頭所以隨過隨攻亦苦隨攻隨過如掃風葉轉瞬之間又成堆積

昔孟子頌伯夷視處亂國無異塗炭鄉人者冠不正望望去之若為免何其清之甚乎然其意要存淑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世非避世以愛人非絕人孔子知其心矣故曰不念舊惡然用希

攘攘紛紛誰不並生並育一聖一愚乃爾天壤迥異則學不學所由分也其相去真只在秒忽毫分間也兢兢業業汲汲皇皇只為日有惕此

同一取舍或受天下不為泰取一介即傷廉同一救世或披髮纓冠惟恐後或閉戶不為嫌此無他亦顧其所處之時與義何如耳來書陳義雖高大率不能了達於此後世講學士界限不明為世賤惡即此其端予與令先翁蓋嘗講之熟痛之深矣緝

紳既家居即同士道一步出位不得貴縣尹於僕無平生強納之交固非所以自處府節推雖親舊任方新遽竇以事亦非所以處人不然僕於契無愛也

多事妨學外事非學之語近理近理然既知外事之非學又何可厭多事之妨學知所先後正在紛紜轆轤應事宰物之間真有原應愈煩收拾愈妙不動聲色而事事物物自可當其理者厭事妨學即昭然學不知本之驗

僕近試之決不能任翻閱之勞此實公輩任也稿成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

之後稍為刊訂之可耳晦翁一集以此絕意不復措手今而後考古一事想一切付之高閣矣有感時信口敷宣無事時寂然宴坐旬中止趣稍稍入微表裏精粗洞無間隔信知修身為本渾然一善正誠致格修齊治平一切任天之便物各付物毫髮無容於加損也曩所云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真是實理實事

東至具見懇切用工不如此則精神慣於馳騫學固無由而入必如此則心事當下離隔止亦未有依據此志所以空勤而景未易換手也雖然學步者

未嘗無失跌要在趨向不差希聖者未嘗無艱難要在宗旨不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在何處用心何地落脚惟吾契其更味之絕人逝世塊然歸虛經世實學非所取此知修身為本而止之身將何處歸藏修將何處下手此其理固昭然易見也

東中揭出修身為本四字寔千萬世學問符券明德者明此親民者親此知止者止此非此則止將無地而所謂格致誠正者亦無所施其功矣其言約其義備其詞平其旨遠非深體大學而有得者不能道也喜甚然只不玩靈明則意氣自就平實不致多生變轉只不矜見解則踐履自循矩度不敢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

騰侈虛知循途守輒自下升高俯仰無慚步步落實寸累銖積久之亦自有緝熙光明之益

學有真宗理無兩是明至者疑乃不生虛極者分量乃大渾渾淪淪惟信夫理之一是故熙熙皞皞不計其發之自誰真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沛若決河樂取為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也吾輩欲明大人之學者又烏可不希大舜之襟懷光天化日相忘於道術之中鼓腹含嬉共遊於帝

則之內德一道同化行俗美唐虞之所以於變時
雍比屋可封者用此道也安得人存大舜之心無
異老丈俾四海立臻雍熙之治無異唐虞

知本之說若云創自孔曾其實默默主持亘古亘今
但合節者豈有一人違得權輿天地統一聖真非
此何所握其樞紐簡中消息甚大等語真爲有見
知其消息甚大則知其明也關係之非小知其關
係非小則知其任也負荷擔當之不容於不奮棧
矣所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吾何歉哉果何恃而
自足晉迎之以上卿楚迎之以令尹鬻鬻不赴何
所樂而賞心真有大行不能爲之加窮居不能爲
之損其分之定者審矣審矣曾子亦只就孔子門
下討得這箇消息耳

知止有定固在方寸之間進止行藏察其時之當然
局之必然即是義之合然落腳放下若爲事理之
之協而心便於此乎安也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正
在應事接物之間打帖消息此所以原無二用經
世之止可與禪寂一樣探討直棄人倫遺事物而
脫然求之冥冥之間乎念頭一差固是千差百差
落腳一亂亦爾千亂萬亂要在知止妙在知先而

本初不從於外得矣

學決無有二本然用之却又難以執方周流六虛惟
變所適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雖則變動不居而
根極事理之原究竟歸宿之處却又只是一箇修
身爲本此其所以爲至命之學止此則自虛然却
不宜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爲宗
予所謂修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蓋最
可玩味者也

修身爲本之學直從本上歸宗實止實修所以意見
議論到此兩俱落空非公親家來亦誰是知
其旨也

定靜安慮統言之若爲終身進學階梯析言之卽一
事一時亦自有受用景象淺深殊造卽覩見各異
其方而執爲終身執爲一事皆所謂泥句牽文不
達於聖人之圓旨者也

仁該體用故求仁之說有難執方主腦明白卽在動
用點者其歸宿自然是本主腦未明白卽在本根
上提其語意不免落見大德曰生與生之謂性生
字不同亦所謂該體用而言者也顯仁者固此藏
用者亦此矣復見天心只是怕從動用處走了此

大學之所以必以止為歸宿修為防檢也

壇經讀之不妨只以配合儒宗便不是學貴明宗就

於此要有分曉有家之人行徧萬水千山止處昭

昭與彼不素只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正是

直認作無與儒家所云至善實在是是者判然不

侔而吾契顧混言之學貴知言邪遊蔽淫謬悠荒

唐似是而非如此等者是有多少變態

止以為修修以為止轉裏處雖極精微落手處原無

空缺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始終本末之間毫分紊

亂雖欲止之有不能也一事即是全學原無兩用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六

本立身尊道明品貴往有云蓋名言不可不味

新會故是大儒桑梓江門廬阜人不存地存有可感

思新會一志白沙弟子獨倍人物之全蓋學之能

生人養人如此

學貴明宗予每謂全學命脉只是止於至善故歸宿

流行知到極處同為知至然主腦必竟是要主至

善不可主知消息必竟是要重止字不可重致因

知至兩字相同不復究其命脉之所歸宿而欲挈

知為宗過矣過矣

釋氏本心儒者本天蓋為辨宗而發若不緣辨宗則

心之一字固有偏言之者亦有渾言之者膠柱鼓

瑟執謂歸宿不在於心亦殊礙理

會盡修身為本分量方為全學透盡修身為本消息

方為全功從本立宗從止發慮妙用天然自此而

出乃真見學之力也此蓋實事實談影響卜度今

何時更敢復贅一語

身即是經今而後只就此勤以孔子經貼身做以身

之做手貼經體收拾全副心神總歸一止歸止即

是止至善非止虛非止寂今朋友以止為類禪正

不達此歸止於善已不同禪又就在經事宰物間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七

討出善之入門止之訣竅與禪寂正不啻霄壤

僕雖甚麓淺吾契必欲明此學非同處半載暮年不

可昔人云吾無行而不與恐從來此事非一行可

了又曰吾與回言終日恐從來此事非一語可盡

因事發機忽爾和盤托出全體顯現全在無意中

一語有合久處中邂逅得也不可以期日限也

所謂知修身為本而不知知修身為本即是止於至

善猶為見之次也向已明明點破而讀者曾不知

也此學所以卒貴悟也更須知說箇止於至善有

何不了何須更說修身為本揭出修身為本又何

不了何須必說止於至善悟得此真是徹性徹命
徹內徹外三極全樞一齊到手悟不得則揭至善
者固至墮於空虛揭修身者亦終不免爲守局拘
方徇生執有矣

邇來學者大率欲向岐路染絲尋活計此殊可痛
如射覆孟非不偶有中者必竟懷疑罔敢自信何
益何益

修身爲本之學揭自孔曾訓詁粗通義亦灼然明著
只爲後儒以意爲學因意所嚮以見立宗致使簡
夷途逕翻作世路榛蕪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八

千週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靈鬼忽
自悟大率讀書最妙在往復諷詠自有無窮趣味
皆可不思而得今人只是急性所以一向鹵莽入
之不深佛氏所云誦得一千遍一身離苦難誦得
一萬遍合家離苦難正以歆羨之機導人入路到
得萬遍千週靈鬼忽悟神明若或告人卽馳騫者
自此歛心頑銳者由茲發覺其比於參請掠虛所
得淺深豈不侔矣

昔賢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大率性分之
在我者知其本有常定則勢分之在外者自諒其

不能爲所加損孔孟終窮皇皇汲汲後之士大率
爲世途忙者多爲已分忙者少爲伎倆忙者多爲
性分忙者少爲一身之計忙者多爲天下萬世之
計忙者少此其所以不知孔孟也

轍環周流席不暇煖矣何所取而周旋不舍伐木削
迹窮阨亦甚矣何所取而板戀依依都俞吁咈臣
王相依唐虞之所以高萬古者人知之雍雍濟濟
師弟相依洙泗之所以高萬古者人或未之知也
不知此固洙泗之所以爲洙泗唐虞之所以成唐
虞舍此無別道也離羣析處豈獨師弟
之交無以振道誼之合卽雖臣王之與亦何以濟
明良之功終日與言無行不與真有無窮的義味
不盡的商量卒歲窮年聚頭磨切夫然後一段精
光朗然如擘日月亘萬古而常新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九

理無二是見有多岐見之岐卽學之詖淫邪道所由
分也三教大分宗亦只始於見岐予豈好辨予不
得已孟子之所以矢口嘵嘵者亦真爲放淫辭熄
邪說發也此其所以爲不得已也心齋坐忘較此
自覺省事終日言欲無言或默或語孔子亦何心
要之各止其所而已

此學分量極大根底極深端緒極微法度極密朴實
頭放着一個修身為本扣之無聲嚼之無味囊括
經文道此一語知聖人之意不苟然也

皇皇汲汲古人總不為私泉石優游豈得晏然都無
一事天地之大德曰生毓秀孕靈曾無寧執聖賢
之所以不遑寧處者亦由是而已陶成善類培植
元氣自是吾輩分內事也

自天子以至庶人人同此身人同此學真是無可限
量滿其分者此聖之所以為聖也世道編維幹旋
豈不在我頽然老布衣或以身為古綱常之寄未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可知也毫髮點污全體所為敗缺徹底性命事事
要透關乃真可言止修合法

為學劬勞無非所以自了已分即以畢師弟分也王
何之易毛鄭之詩古之專一經以解說者猶相與
據而守之此其傳所以竟千古不泯也

佛氏所云譬如有人以手指月彼人因指當應看月
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惟忘失月輪亦忘其
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善哉喻也善哉喻
也今之讀孟氏書守其知能之良而不知其為道
性善者弊亦猶此矣

舉鼎須全力明智亦竭才岐路可以亡羊多能聖人
不貴非不貴多能謂夫多岐之必足以亂心多能
之必至於撓氣分神而有妨於正學也

有混沌乃有開闢所以有開闢必有屯難氣求聲應
大來小往拔茅連茹聚精會神達聰明目必使野
無遺賢轍環周流期於道同風一洙泗唐虞千載
經綸可想而見

友朋間多有言止不得者向予求討方法予曰此在
大學中原有妙用諸君不知耳大學說修身為本
足矣如何又說知止知止足矣如何又說知本老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子所謂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衆觀燕處超然大
率要令靜者重者常在於我自然動者躁者不為
所移知本者乃重本矣本重者乃止於本矣故知
本知止雖云總是一事因病立方又自有交互法
也

繩樞甕牖僅蔽風雨千里遊遨意念精神必止於是
只為重本之故只這一步言之甚易信之頗難入
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交戰以至於灑
何其用力之難而自克之善乎以此知知止果未
易言也

三十年講學爲辨體之論就誤光陰者半此不急辨體要在明宗區區之論不但經正之言寔亦救病之藥牢把脚跟切不可又爲所賺誤墮在裏許也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者病在本也友朋間又有苦知本難者陳汝修曾舉問予曰本卽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本不肖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地以致虛糜意解就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爲本教他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十一

一分止得深二分則本之見處透二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箇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寔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提掇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大學本方書悟徹後乃見圓理縱橫交錯合散始終真有如環無端變動不居之妙

而一脈貫通如萬派千流曲折委蛇又總會於一本真非聖人不能作也謂六經語孟一切盡其註脚區區豈過語乎

知本一揭絕非好奇止善本身血脉原著虞廷授受洙泗宗傳昭昭乎星日命之矣豈有任靈馳走直向歸宗就於轆轤紛紜之中揀擇隙光欲爲歸宿此少肯用力朴實體認者自能照知其是與非也性善一編真緣有激而作蓋亦不得已而爲言柔行巽入揆衷揣分誠有大不敢安者而善會者則有以照知其明孟之宗卽所以訂後傳之左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十三

後來賢聖後來人求道者固當如渴如饑求友者亦宜汲汲皇皇無以異於遺壁亡子乾坤亦大矣世界亦長矣眇眇一身鼎鼎百年獨力撐持濟者能有幾耶

知本一脈到處稱尊蒞政當官上承下使正已勿求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向百姓處猜防自謂用明卽所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矣與本地風光毫髮不相爲蒙涉矣端拱垂裳夫豈無兼照之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已耳

學不明宗如適粵北轅只發軔開端大旨先錯却從錯處聚頭商量曰如何是道如何非道如何合得本體如何不合本體言論意見非不偶有中者亦只成就得其錯而已

知本一義偶有管窺曾學得宗意將在此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則孔傳之的旨也士不可以不弘毅則曾學之實功也大學問非大志願大力量真莫克為負荷也區區小慧既有類於井蛙隙見妄以自矜普度之心又有類於野人食芹思以自獻然未知果有當於高明之意旨否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十四

學問只有守難守不定縱敏悟亦屬虛知聯屬友朋只不倦難只倦了即振迅亦屬虛氣客氣正氣如東辨之者尚為未詣實際只朴實頭守定學旨聯屬儕輩無墮初機無間久暫要以不厭不倦即無往而非正氣用事也

非學正無以挽頹非人真無與任學舉業心即是功利心全副當精神占去十之八九矣此學所以光顯難也

學必本身百惟反己人分上再無工夫均平齊治沒量經綸總此樞機善為旋斡此聖人所以斷以

修身為本也孟子所謂正己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最足以盡此妙邇來學者好鶩虛玄居常談本體則妙入聲臭俱無對境下功夫則往往賢腸俱露鄙所謂虛於此虛寂於此寂不爾皆是說也亦庶幾真實不誑語

辱論具見敏銳至書尺尤見擔當如此學即如此誨如此悟即如此傳豈有分別界限亦豈容等待時節修詞立其誠但令字字句句道其中之所有而不強其所無達其意之欲言而不飾其無言即誨處便是學處初非有二事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五

學問一日不擔當則分量便小精神一步不貫徹即感動便輕影響將鼓相應相隨總不自外此聖人所以斷以修身為本也除却此身之外無別有感除却此修之外無別有應感者我感人也誠不至則動安從生應者人應我也我不感應安從出效甚大機甚速而其端緒之轉移則甚徑而約甚密而微也

愈繁難愈見簡之受用愈交錯愈得靜之樞機真只一知本而天下之大本立只一知止而性命之關隔徹矣何玄何禪何虛何寂挾策博塞總歸亡羊

其於經世之宗性命之奧三極大中之矩總爲去之遠矣

學問之闡明在身不在口世途之嫌忌在口不在身有時言行俱危有時行危言遜蓋故是孔子家法也

居常守分一跡不賣當塗親友信乎藉之片詞無所干謁所以上下咸宜里居頗順翁更諒之深者知命更有至者云云者非有斬而不爲寔有所愛而不能忍也窮通得喪已將格天事業濟否付之無心俯仰振援何忍更以故素交情破觚苟爲容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十七

抱絮自擁何慚兒子永矢弗諼考槃在澗非一切斷除直將全副精神管歸自己亦烏足以言知命乎亮之

學旨非精體固無由徹而非力任亦何由明封閉少存實力減半行不掩言狂者何所取乎只爲他頭面不肯埋藏故精神日就充擴純粹不若守行而以視儂者加一等矣曾子就氣質若有似儂而較分量却又近狂此所以竟以魯得之也

心性之辨大抵難說後來學術之說只說於此所以落根無地至命無由所以然者大率只尋有處做

體而不向無處歸宗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非破盡心意知物之怪誰能辨此雖然又非無也實實落落有地可歸實實落落從本流出真所謂莫見莫顯寂然未發而天下之大本於此立也

堯舜關老之學絕不同方洙泗唐虞之規千載如見盤針一定九譯長途萬徑千岐保無迷亂旁行者大率高明之過然亦畢竟超然非臭味聲色所得而污染也此鄙人之所以間亦有取也孫吳佛老試觀往哲有一不蚤歲迷溺其間者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十七

古人日限百錢晨出視事則促裝以待蓋處官者不可不時有泉石之心蔬食水飲樂在其中陋巷簞瓢熙然終老蓋處家者不可一有畔援歆羨之意此所以仕者其身常輕處者其志常滿本常立分常定而勢分之去來於我無加損也

師友道喪久矣自蒙訓科舉外往往以藝相求以分相壓實無有一段氣脉精神貫通承接其間如子與父此其風之所以微也

非敬學則師之道不尊而非實有學可傳則師之義不重

學必主於經世即重開宇宙再整乾坤不能違孔曾
 立教之旨公品信高矣所謂澗谷幽蘭頹波砥石
 直與靖節夷齊方軌並駕非今世中有也李友道
 公於此諒之雖深微覺於彼用之已效鄙心測之
 獨謂不然意所發機者若自彼而所得力者慎行
 謹節或者卒由此也乎學術最能籠罩人謬悠荒
 唐益天漫地使人鼓舞其中不復知覺若就經世
 之學切實道來亦正無用此等播揚凌躡為也
 與人為善期於四海同風乃為滿願豈有揀別踈外
 之理昔人云人滿天下法周沙界談道者多行道
 者少果皆談道而不行雖多亦奚以為况九流三
 教一切無分共處於一堂之上乎此在出世之學
 則可而不可以經世也若居廟殿不論戲之好醜
 惟譽人之衆多講學何事可如此乎設科者固是
 只有來者不拒護法者則須紹介必明此真吾契
 輩司領袖者任也夫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
 親世每頌顏子有王佐之才他事無可徵只門人
 益親處是有多少作用既不阻來學之誠又不玷
 師門之教情通而準繩常在教廣而道誼日新亦
 何嫌於登遠方之朋來以為樂乎

見羅先生書 卷十五 十八

學之以修身為本也尚矣復以為必先知本者豈修
 身為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
 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
 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為本
 也非知修身為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
 昔之儒蓋有軀壳此身者矣今以修身為本也不幾
 於以夫軀壳者而持之為天地萬物之主乎曰非
 然也四大假合佛氏之見也故有四大各離今者
 妄身當在何處之說而且指之為血肉團圞之為
 臭皮袋儒者之見不如是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
 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一簣不處非禮曰必得正而斃
 焉斯已矣此其所重慎者豈軀壳耶
 必有以信身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
 有以信修外之無有均平齊治也而後工夫一本
 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
 他有馳求而知止矣止則有定矣由是而能靜能
 安能慮以能有得矣學之所以先知本者其以此
 也乎

見羅先生書 卷十五 十九

曾子若無弘毅之心安得空傳大學孟子非有豪傑之氣安能無待而興微獨二子即孔子非發憤少遇艱屯便懷倦厭亦何以成孔子乎世之學者資性未必後於古人只苦任學之氣不堅以致燕安之染易奪仁聖何殊只這不厭不倦的一段精神貫始貫終無有間歇非仁與聖其誰能之真所謂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士君子必有至公之心處國處鄉到處以身通爲一體即到處以身引爲已任此莫非所以盡已分不爲多事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二十一

儒者之學與二氏異決無有一言半句便通玄放下屠刀立地可躋佛者守得住却不愁不悟急於求悟便有籠罩凌躐之意斷斷乎不能守矣故近有問本地如何景象者僭答之曰此亦有何名狀只看你止之入處淺深即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耳又有問至善如何指點者僭答之曰此亦何可名狀只看你修之工夫密處即止之流行自漸見其合節耳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全止也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全善也其人爲之躍然稱快

心性之辨本自難說亦本不須說其不能無說者真

是不得已之意天地固不可着實道他無心亦不可執煞道他有心所謂執主張是孰隆施是容或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所謂不究物源但矜我大故其學汗漫而無歸窮高極遠而不適乎人倫之實者豈獨慈湖病世之知有心不知有性知有理不知有天者其流之弊一切盡坐此矣此最學之深患鄙人之所痛心疾首過不自量亟欲明孔之宗而忘其踰僭者也

修身爲本肯信爲求仁方法否知修身爲本肯信爲即是止於至善否本末始終肯信爲教人知止之法否悟此則孔堂不登契勘可合矣心意知物原是身之全體故格致誠正即是修之全功上字是命脉字是消息後之專揭致知者果誤也不達者乃復謗以爲諱心不言遺知不用又過矣大率仁之一字後來看得與孔曾較異所以致此牴牾耳

所云臨境界不能特立者不省是何境界富貴貧賤威武節節要透關乃稱爲大丈夫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幸自勉旃修身爲

本之學只一步倒塌便全體無處討徵信也虛玄之說能與吾契談念於契無補只朴實頭就此四字符割定脚跟日求進步庶其有益而師與友兩俱有光矣

知本要矣知本要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難言之矣古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看來良背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此箇消息畢竟如何體取提出此箇訣竅却也最好玩味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真不動聲色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大本立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二

大率止於至善修身為本雖成兩句話頭然却只是一箇消息鄙所謂知修身為本而止之是也向有友謂此學只做來便見口說總無憑若不實將止法倒入此身落地下手顛預指謫則所謂修身為本真是一句最無義味的話本也

大意讀後竟如何此亦不得已而有作蓋以證修身為本之旨原是孔門之家常茶飯也又以證修身為本一句確然是孔子求仁之方法也大學者尚是托空言論語則師弟子日相證印所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矣更何疑乎更何疑乎

學問非擔荷則分量不大精神非透靈則品地不高借揭止修又揭弘毅蓋以此兩字為大學問做手曾子所得力學者之準範也往喻同扛鼎一箇字軟脚不得

古人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壘而行總是無為隨機順應只不着加減則升之為天沉之為淵自是世中合有之事亦自是生人合有之遭不足為深訝也

道義人共有之只為顧後瞻前不肯出頭露面以致碌碌枉淹歲月既以自悞又悞他人此伊尹所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三

為聖之任也昔人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今世以意氣激昂為豪傑以恃才能取功名為豪傑彼烏知夫不徇流俗不避毀訾毅然以古聖賢自期待者乃真豪傑哉

聖賢五百載一逢公卿比肩隨踵而至開闢有南昌屈指仁賢必以孺子稱首閱今千載尚少匹其休者開闢有西江學問淵源僅一陸子靜必欲競通顯則橫金衣繡者非少其人必欲紹休往哲則孺子頽然布衣耳子靜區區僅淹州縣彼顯榮尊大者今可與彷彿量高下哉有志者觀之可以知所

擇矣

修身為本蓋孔子透性之宗直將崇品編氓比夷分量關學者自奮之途掃世路低昂之見抗開宗教肩荷乾坤士誦其書者人云自孔氏矣必欲心孔之心紹孔之脉者何其少也嗟乎此豪傑士所以不多見也

學不透任何由勇任不勇學何由行姑盡吾心盡吾分知乾坤不辜負孔曾也

負荷斯文莫如身重網維世道莫如學重有經世之志必先重學有任學之志必先貴身身常修本常

立而學問之機括世道之網維乃真在戎矣

鍾鳴鼎食僕初未經少涉塵勞泊乎鮮味然既居林

之下自合守居林之分了居林之職即以丈之鉅望崇階亦宜誓為濬置不至空閑過了好日子矣

昔賢謂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必竟亨者自亨困者自困如鄙人者亦合下帶來原不

是封侯骨矣不必作出位之思矣

知本之旨恃愛之故略已披宣契否尊裁未承報奪

要之彼此兩無門戶之岐即彼此共吐悃誠亦何異同之角惟學為歸惟理是學昔人謂藩籬剖破

即是大家又云孔子無私門戶與人私商量如僕與丈兩人胸襟直如虎相爭卒不愧此矣

知本之學真千載未明之秘竇發自今要非偶偶此一德同心豪傑如公者所宜亟為擔荷也世味只

如此俗務無了結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今古豈無賢傑非外絆於功名則內羈於塵障此所以

奮身者少讓過了孔孟獨出一頭地也必竟與孔孟對心腸與乾坤較局量抹殺世情毅然超出

而後允稱為千古大豪傑也

中為未發昭然非知止善執中千載一脉而或危或

微則發用之幾人心道心之所為分割也知之所以有良有不良者亦即此也體用雖一源歸宿必

有據思知人必知天欲識身必明善此從來學脉如此也用者知止者善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

敢力提撕也

愧聞多恙重以多牽經世艱難大抵類此鑽木出火淤泥紅蓮必欲舍勞苦別求度脫離污染迥作生

涯棄人倫事物為高虛懸遠之想此性學沉濁所以祇作空言也修身為本實在經世宗正不如此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

就在轉轉紛拏中直下安身立命所以步履實地無有等待空閑無有得喪窮通險夷順逆一切皆進德修業地頭不致虛擲也

離身無本執身非本往東有是語要識喫緊意悟之則可執之非是修身為本朴朴實實身是本矣又何執身離身之有他章所謂知修身為本而不知知修身為本即是止於至善猶為見之次也正謂此也要緊悟知本知本則自然知身非軀殼知本則自然知本歸至善而止與修之用兩俱裝底矣堯執中孔止善中何為各善何所指謂虞廷學脈在

見程先生書

卷之十五

二十六

道心之微故謂大學宗傳以致知為與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謂未發昭然非知矣篤恭不顯徹底無臭與此知本所以為性學也雖然執為心執為性蓋難言之矣鄙所謂入手一箇知止合頭一箇知本真所謂不傳之秘也語涉大意非誇妙趣正在阿堵

居山多暇再檢手書止趣淵微確然深入須要誠盡心意知物之慳然悟於修身為本之數乃為至命盡性直達天德與執持把捉者手勢固殊科而於玩弄了度者宗趣更隔一霄壤矣

吾平生熱意滿胸只有愛人成人任直之過所以友朋間因而信向者固多其儻嚴憚避外者亦非少然自省此心却無他也到底只有箇愛人成人而已天地大德只是一生仁者之心與物為體此中何可着得絲毫間斷

學問必要歸宗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委也不是要人同此話頭必竟同此提挈而後同此歸宿同此歸宿而後同此結構昔賢所謂志則大矣號則不

見程先生書

卷之十五

二十七

可只義與利之名號小小分頭而治與亂之結束竟抵千里今承弊極喫緊在茲此固鄙人之所為蚤夜憂念不皇寧處者也

淵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貴察也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瑟感知也揚泣岐墨悲染痛失真也故孔子惡似而非孟子至詆好辨然孔孟得已哉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非孟子詞闢之瀾倒綱頽末流誰與收拾朱陸紛紛彼其時角戶分門伐異黨同者尤可畏畢竟歸一是所謂千載外有子雲亦顧自信之非與是何如耳

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揭若不祖致知自可別自為宗必若祖致知則全經具在星日朗然大學之宗趣

其不歸宿於致知也昭昭明矣至於知爲分別又是自然之理不學不慮特指其用之不雜者言而非以有學有慮爲用不學不慮者爲體也昔人謂意之誠者動以天也孩提之愛敬則正所謂意之動以天者也指知能而謂之良者正以此也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若不祖孟子自別爲說則可必若祖孟子則全書具在星日朗然鄙人道性善編亦既條析之矣其學之宗趣不以知爲歸宿也亦昭昭明矣

區區挈止修蓋出半世磨礱可謂徹透孔曾心髓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又取足經文就手拈掇非由杜撰所以信而可徵只肯實用功者當下自明白此難以口舌爭亦不足爭也止修兩字尚厭多門誠正格致豈不更增繁碎此學所以貴知本也

學問決無奇亦無速奇者必屬怪迂速者便涉功利不但儒家即釋氏亦不取此所謂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入清淨覺者非修多羅了義語乎然則卽以學佛道亦不取此矣辱論謂深奧禪理非所達者蓋是謙謙語必如此寸累絲積水漸木升守轍循塗實修實止月考之晦如其朔歲計之臆不

異春乃真所謂中庸不可能也

承索諸書具見銳意伊川所謂三十前誦讀五十後著述涉獵搜求大率蚤歲事書本無窮少讀何害先生者大率少見幾部後生者大率多見幾部僕自辛未入粵後已不讀兵政假尚或一攤閱粵歸六載於茲寔是一字不讀而此五載中不讀則昭然人所知也明學爲急此皆逐末務卽以公精力厚恐亦非其時也

鳴琴座上弦誦滿城知本治規氣象之雍容可想而

見也寧拙毋巧寧鈍毋銳寧忤當塗歡毋拂百姓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一

欲寧渾渾掩人之過毋察察見魚之情吾半生學問涉歷世事非少知夫定無所用智而在爲民父母有志知本之學者元宜有深念也

性分體量前古未融直至孔曾方纔徹透所謂自天子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品級千層一口打抹直以帝王韋布統一聖真治教君師管歸一緒俾人自成自道不必階尺土一命之寄其度量孔直是夔邁堯舜未比其隆謂之生民以來未有不爲過也而世儒謾誦誥誓文使大聖大賢苦力全提面萎榛蕪竟爲滄溟

大率此箇事業亦有專長凡屬藝能皆難強步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畢竟其分之所限者天也古人作元命求多福自道自成者要不在此顏閔不居文學之科夷夔不兼曆象之數鳧脰短鶴脰長各充其天之所與而無所矜較附益此吾所以常用其長而不困其所短也是即所謂輔相裁成若為順天之命而實則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求中行之似則莫似於鄉愿較自立之誠心必有取於狂狷與其同流寧其於俗與其合污寧其矯世此嚶嚶跕躄者之以振奇忤物若未協中而慕古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一

甲今其自立之誠心正孔子之所謂可裁取者也傳來手教有感知本之宗過信蠡管之揭取徵克復具見悟機予所謂修身為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蓋亦有契此也實落要做天地間大丈夫舍此無別學實落欲拯斯世斯民之墊溺舍此無別方道邇求遠事易求難此意所以空勤見愈支而道愈不近也

諸所精研一一契理至所云止本悟則大本在我而聖經亦為末尤可見躍如意止為死法本是活機止者止於本也予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本地

徹即止之為用雖有定執亦活潑潑地不可以班見管窺求矣更味之

學惟知本本在修身借以此為孔門求仁方法又不知於高明意旨有契與未蚤年盛氣虛見滿胸及此茫無實際鄙人蓋亦經創而云不得不向孔門平實地裏走也

聲利貨色稍有志諒不屑心伎倆功能儘自支不免屑手觀公氣味察公心神知所趨嚮灼然在二累上矣雖然惟學難明惟似難辨惟多涉最能亂心此古人所以貴於擇之惟精而又貴於守之惟一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一

畢力於官所以畢力於學不忍以身謗官即自不致為官妨學知本兩字只一提到便知所歸決不效世情之隨勢低昂與之共驅役也

吾輩講學者動輒說性命固養德即養身制事制心懲忿窒慾果專志自不必分情於玄養而至命盡性有一以貫之者矣外儒宗說養生生則養矣恐非所以該性命之全缺經世之用孔子與老聃並世高其品不學其學其見固有在也

僕適益迂闊曾與末青霞時時相見百共堂而處者七

日一語不置問人共羨渠年多僕異焉頗有請渠年贅以爲審如是而多歷年所性命何關世道何補此其所以爲迂闊也公幸毋恠焉虞君術知已試有徵僕愧不能從然竊恐其無補於越錄而有妨於大道也惟公猛撥置直從知本立宗知止入竅而嚴修誠正格致以隄防之恐善德養生術莫過此宗趣一而後意端不雜邪枉柱而後標準可依諄諄懇懇日與友共之者乃真可云行有恒而

言有物矣
修身爲本四箇字看得徹守得定更何餘欠願恐性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一

致者知見不免多開氣盛者精鬼不免走透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而無二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真一步出位不得也

知一分卽有一分受用謂滿知不足盡學者非也
聞一分卽具一分功請幾透發不足盡學者又非也老安少懷大矣無侵善施勞高矣車裘雖敝亦必與友共之乃不失爲量分圓成也而其爲無歉於公物之量者一也少懷安少退托卽成自私
自利

學聖日炯然顯時因緣歟有時節昔人謂文

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之能以口舌低昂學問何事豈在取同旦夕始而咲中而排終而翕然隨以定亦惟其理之有真是而已矣

寸累銖積必竟蓋棺品定此學所以難也此堯舜周孔之所以業業兢兢惟日孜孜檢身如恐其不及也每愛古人愛身存道之語又愛楊子存我爲貴之言又愛文中子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安其身者所以安天下也皆有味乎其言之也不然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矣後世儒者之道不明故使佛老之說得以交亂修身爲本之學不著故使意見知解之說得以橫生直以意見抵真修知解作實際老佛之唾餘當孔曾之心法此講學之士所以人滿天下號稱知學而學卒未光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二

學問只有一是而趨嚮之舛則有多伎同學孔氏者尚有得宗與不得宗共造聖域者猶曰同道與不同道此學所以未易明也今欲辨者豈真在於披緇削髮之倫似是而非乃正在於章甫逢掖之輩世之學者苟非真有以信其一是人傳詩禮戶誦孔曾亦何所執據以判其必非往往習傳循誦推墨後儒攪金銀銅鐵爲一器謂萬世千歧皆可以

適國也不知聖賢之所為懇懇諄諄者辨正在於此也蓋其所辨者正在於毫釐而非千里也若千里則又烏容辨也昔賢謂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夷者也此最得孔子辨端之意

執中之論向已面說不審尚能記否尚肯信否中字必竟是指知否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中為未發昭昭非知和也者則所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正所謂道心也良知也喜怒哀樂之發固有中節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五十四

矣亦有不中節者矣固有和者矣亦有非和者矣試看未發亦有中者乎有非中者乎此其理甚易見也此其所以為天下之大本也執中消息正有透此止於至善非即所謂允執厥中者乎此大學之所以必先知止也揭修身不揭正心謂孔子果無見哉嗟乎微矣

儒學久湮紀綱都喪大防一潰士氣轉卑動以濟時行道為稱扳引孔孟皇皇汲汲謂懷寶不可迷邦而屈身乃能伸道嗟乎世豈有身既屈而道尚可伸者耶

南浦邂逅瑣瑣臨岐是否有當君意然寔自三十年苦心磨砥字字血誠匪為虛飾良背即知止只良背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此非反已切實體驗未易見程先生所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者正是此消息也非深有悟於孔曾教旨者不能及也

止字不別為法只知修身為本而止之是也知修身為本一意在身上注精一力在修上着手而不分情於流俗從違人面向背即修處正是止處修處真得力止在其中矣豈可云止字全然不悟而修字乃獨可致力也乎以吾言之要緊正在於修自朝至暮念念無有走失事事無有愧怍不知更何處別討止的消息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五十五

古禮大率為有國有家者設今皆齊民矣庶人無廟故直祭於寢而已浦江鄭氏之禮正所謂遵寢分而酌之以情者耳一堂合食男女有分而世次不紊此廓翁所以舉之而陽明先生是之以為可行者也前乎此亦未有考也今吾契既有見於翁媳覲面之嫌欲祭行一時主分兩室理亦有可通者但要令兩堂之間俱可展敬成禮於考妣無低昂

而又中通氣脉使祭者不妨駿奔得並申對越則雖分而寔合於禘祭之本旨乃為並全而不悖也惟酌之更一考而行之縣子所謂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予何人斯敢專以禮許人乎

近喜愛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每提以示學者謂只一個字不相似便不是以修身為本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更是說得好悟此則所謂知本知止者一以貫之矣

大學吾徒處世非見學旨之是者相與共明之則必見學旨之非者相與共闢之蓋非衛道即明道未見程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一
有含糊兩是處於不可之間而可以言學者也 雜著

識仁說

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手足之持行者孰為之曰仁也不寧維是爪之生髮之長筋之轉脉之搖者孰為之曰仁也然則通吾身無一而非仁也天地大矣於我相流通乎萬物類矣於我相應感乎曰不相為流通應感者非仁也然則通天地萬物無一而非身也乃有隔形骸分爾我同氣而仇讐視之者彼獨何心歟曰忍也所謂不仁者也目之明也有瞽耳之聰也

有聾手足之利便也有痿痺則病也所謂不仁者也曰昔之仁有以愛言仁者有以公言仁者又有以覺言仁者孰為近曰皆用也覺其近之矣然亦非至也朱子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理最盡也嗟夫知仁之必覺也又知覺之不可以名仁也斯其可與言仁也已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此知本教也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 丁丑春書質錄 浦學舍會友二條

大學曰在明德在親民備矣必曰在止於至善必先知止而後能定能靜而後能得也是其工夫之喫緊全在知止入門之初就先於知止也問止何在至善是也必竟至善者是何物也若不明知至善之為何物也則止之一字將安所寄托耶舊說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以德業之極致言之也

審如是孔子而下即顏曾吾未見其聖域之優入也是顏曾尚未得為知止也又有謂天命之性本如是其純粹至善者也至善者是指天命之本體而言也此其說似也但止之一字非依稀彷彿之謂須實落脚一副當精神有所安頓依泊必竟所指謂純粹至善者又安所寄托也至善不知而謾言止止不知而

謾言明德親民且謾謂之有定能得者吾不信也試思之試思之

予每謂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聖狂何所岐三氏之教何所分體不異則宗之趨向異之也竊以為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自昔論學者必以格物為始功邇來論學者又揭致知為宗旨今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以致今日辯致知明日講格物充棟汗牛總付之閑家具矣古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讐家自孔子著書後到今二千餘年學者但一開口真是與格致成讐矣畢竟懸空兩無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八

實可痛今予冒昧直信經文揭出修身為本而以格致誠正為功修齊治平為事家國天下為所處之方使人合下歸在本上手到便可着功不復牽於破碎支離之見似甚簡易明白請君子亦既聞之矣信之矣古云有諸已而後為信故耳聞非信口說非信文義講解得曉了非信腔格摹倣得習慣非信何者總之非實有諸已也必實有諸已而後可以言信必在堂之士人人實有諸已足承當此信而後此學乃大昌明於天下也乃不為孤負鄙人區區也孔曾千載不沒諸者哲並在坐信否言之會事有以見教

丙子春書質石龍會所諸友四條

明德親民備矣必先止善者義何居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至矣復云知本者道何取乎止乎止乎其學之始乎本乎本乎斯知之至乎必明於此而後可與語大人之學

不覩不聞者果靜乎果未有感乎莫見莫顯者果感乎果動之端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惟一惟精厥中允執是謂知本是謂知至是謂之慎獨之學

參前倚衡常日見之者是恂景象承祭見賓儼若有思者是何端倪已克矣天下何以歸仁修已耳何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三十九

安人安百姓上帝臨爾毋二爾心恭已垂裳天下以理是之謂帝王明德親民之學

仁知病於成見百姓蔽於不知然纔有知便立見矣纔去見又無知矣既竭吾才如有立卓順帝之則不識不知必明於此而後可與語入聖之路

別陸廷獻序

曩予宦粵時則聞吾豐邑有志士曰陸廷獻在槩鎔中翹然見頭肉聳致書一通扳引古豪傑聖賢論

以世所稱恃才能憑意氣取功名者非豪傑必卓然以古聖賢自期待不避訾阿世者乃真豪傑也廷獻

益感奮既予歸自粵日與諸士友談知本學廷獻嗜
尤篤日三四踵予舍不懈輒分漏乃輟因以益信夫
聖人之可學而至也知本之果爲學聖宗竅也越明
年既領薦告于友人李汝潛李孟育曰古有師其人
未必師其學者有同其學不必師其人者今之倡修
身爲本者誰乎則孔曾揭之先生述之前乎此未有
也予師先生學不師其人可乎二子曰然廷獻曰予
不敢苟也卜吉致齋正色以謝親友過從越三宿乃
介二子庭見于予予不敏愧無以受廷獻知然念此
學之寥寥殆將千載也管窺蠡測之見之似不徒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四十一

也非豪傑之倫而誰與共此則又不敢辭也雖然廷
獻亦嘗聞古師友之所以相期士之以豪傑自命者
乎以一人而身家國天下之寄以布衣韋帶之士而
比量於天子之學此真豪傑任也曾子之所爲仁以
爲已任者此也蓋受之夫子也然而必正心必誠意
必致知必格物所以敬反諸身者表裏精粗無毫髮
不盡也在家身家在國身國在天下身天下修之家
而家有未齊非修也修之國而國有未治非修也修
之天下而天下有未平非修也又何其自責之備而
爲功之密耶此豪傑心也曾子之所爲戰兢臨履終

其身敬省而不敢忽者此也蓋受之夫子也故借嘗
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前古無
人如此道此夫子獨開慧眼也一生所受用處也故
敢以布衣抗立師道爲萬世開宗教統三千之輩誰
不聞之獨曾氏得其宗卒承聖道統者則以其所負
荷承當處有異於諸子故也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此亦曾子所一生受用處也嗟乎古師
友之所以相期蓋如此士之欲以豪傑自命者只曾
子蓋可觀矣少落聲聞即屬影響少激意氣即有消
歇少依才識即有藉漆少飾皮面即有包裹端緒小
小差訛當下臺釐千里而於古聖賢致遠任重弘毅
之實力天壤相遠絕矣行矣廷獻將載此學與之北
矣其以予前所稱者自期後所親者自勉必無愧於
古師友交誼乃無負於今日之與無忝於初志之所
自期願也哉于時廷獻將起禮闈諸弟子請予所以
付囑廷獻者故不以病辭次第其語爲別

李汝潛字說

汝潛名大昭初字汝德避先太宰古澹公字請於予
而改之蓋名與字義相表裏林林總總均一人也名
之所以名其人也冠而成人責有加矣字之所以貴

其名也故名與字貴相發也蓋靖節名潛而字淵明考亭名熹而字仲晦取其相發也今予之字昭也有晦之意哉文公道德冠章逢文章滿天下譽望施蠻貊盛矣蓋有得於晦之力也平生立朝僅四十九日棲遲武夷白鹿紫陽嶽麓之間下帷發憤絕意世途直以繼往開來為任晚復以晦自翁蓋有信於晦之力也今汝潛之於斯亦有潛之念哉易不云乎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以言其時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此以言其守也汝潛信當其位矣志其守矣知本者其源乎知止者其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五

四十二

乎修之密則彌深止之固則彌厚而潛於是信孔昭矣木晦於根春榮燁敷蓋屏山祝文公意也敬為汝潛誦之

羅先生書卷之十五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六

門人記述書

先生曰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故先生之學以知本為宗而以脩身為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先生常常舉之且曰只看此自然識學之大自然明學之本先生曰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只是教以脩身為本

止脩二字先生自謂挈出孔曾心要又謂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又云止為脩之主意脩為止之工夫真發二千載未明之秘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先生挈出止慮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亦千古獨得之見

先生曰後儒懸空說致說格辨物辨知費了多少頰舌終於不明孔子只揭出脩身為本實致實格而知與物亦當下昭昭不復煩詞說矣學者苟未信脩身為本則請看後儒格致之辨充棟汗牛何故終於不明

先生曰格致誠正原是脩身之功除却脩身原無虛

用之理除却格致誠正亦別無脩身之可做手矣
先生曰家國天下隨身所處而地異齊治均平隨身
所脩而事異

先生曰脩身為本原是孔子透性之學故曰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貴賤之等自是
截然論性分則真所謂兩無加損

先生曰孔子平鋪八目只就中輕輕拈出脩身為本
而八者一時俱到

先生曰予於壬戌偶因讀易始有悟於本末始終之
竅然尚謂為淺閱此二十年來乃斷知孔子學問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只有這箇悟門賢輩非深體之雖日相從講於知
本之學亦未能信

先生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等看得深致斷
得斬截蓋孔子徹有悟於此也

先生舉陽明先生知脩身為本斯謂知本曰此徹悟
大學之旨只不知何故却拏致知

先生曰只知脩身為本斯謂知本邇來學者間亦有
知知本之說者矣却又不知只是知脩身為本則
與辨體之說何異所以又錯

先生曰經世之學必以脩身為本盡性至命必以脩

身為本

李生大昭問先生謂大學一書語孟六經盡其註脚
脩身為本一部大學又其註脚昭思孔子於易曰
讚於書曰序於詩曰刪皆所謂述而不作者也獨
於春秋謂之作耳如先生云則大學一經亦作也
非所謂述而不作者也先生曰是也自昔聖人大
率處順安常不欲創新立見經傳雖多述者十九
可以作名者以予觀之自有文字來只有伏羲畫
卦皐陶陳謨箕子闡範至孔子作大學為書四部
耳其餘則皆所謂述也春秋一書雖是創立體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事則桓文文則史獨其義孔子所謂竊取之耳雖
作猶述也惟此四書則真所謂先天開人創新為
學者立規準也此象山所以謂唐虞之際道在皐
陶而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也大率庖羲之易全是
言天虛舍人事之象皐陶之謨直將典禮命討本
歸於天而以天之聰明畏體合於人洪範則備
列九疇本其原為天錫而以休咎徵應管歸人之
一身使知出往游衍無非天命之所鑒臨視聽貌
言動與氣機相為呼應其所以發明天人之致者
深且密矣教天下學者至命盡性之法備且嚴矣

盡矣孔子出來何意更別有作所以序書刪詩讚
易脩春秋自謂之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蓋孔子實
語也到得晚來察見學術之訛言天者高入於虛
無執有者泥象於形器虛爲黃老假爲伯術雜爲
陰陽名法而皆托之易範以自文飾惑世誣民畔
道亂正使學者入於其中皇惑迷溺無所執以是
正裁擇思以定萬世之章程拯世途之瞶背乃特
作大學一經手授曾子以遺天下來世首揭明德
親民要以止歸至善就將事物分別本末始終先
後教以知止之法次列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要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四

以本歸脩身却將本末厚薄斷以理所不易以示
知本爲要不復虛談天人之理而惟實說學問之
道使人高不鶩虛卑不執有循是而止之則一副
當精神點點滴滴直於天上歸宗循是而脩之則
一副當精神不識不知隨感而通無非天之用事
而謨範易象所談天人之際乃一切實落有做手
矣不復托空言矣不但不托空言而所謂高之鶩
卑之執異端邪說舉不足以亂真反道而萬古斯
文之極定矣區區每有言曰由孔子而上聖聖相
承道同心一不必提宗當孔子之世異端競起邪

說交張不得不提宗自孔子而下人傳詩禮戶法
孔曾不合更提宗故提宗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則確然孔
子提宗句也六經之所無有也不但德於此明民
於此親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家此齊國
此治天下此平知止者必於斯非涉虛也知本者
必於斯非偏寂也此予所以敢斷謂語孟六經盡
其註脚而脩身爲本一句一部大學又其註脚者
其言端有旨也孔子非微此固不敢以布衣韋帶
之士抗開宗教肩荷乾坤孔子非述此亦真不足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五

以統一聖真度越百王師表百世賢謂大學亦作
蓋其信然其功直與庖羲等謨範尚不足比其隆
矣

先生半生攻苦洞有悟於學問之宗其於大學尤爲
徹透孔曾心髓如以物有一條爲教人知止之法
脩身爲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以知本爲大學
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脩身爲大學歸
止之的又曰知止者非他知脩身爲本而止之也
知本者非他知脩身爲本而本之也以止爲脩之
主意脩爲止之工夫以格致誠正爲脩之條理以

齊治均平爲脩之用事不以明德親民分本末而云德與民一物也卽下文之所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不以止與得分終始而云明與親一事也卽下文之所謂誠正格致脩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終始焉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而先生獨先知止自昔諸儒懇懇諄諄憂格致之無傳而先生獨曰格致無傳揭出止脩謂爲孔門心要又挈止慮謂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大義數十炳如星日皆發前儒未發生輩始聞而喜已而疑已而悟乃信經文之旨本來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六

如是赤白青黃蓋是各還本色先生之言不我欺也世之學者謾以舊習爲障兼執未虛之心乍聽先生之說無一不與先儒違者雖理歸一是到底諒無疑間容亦有立異好奇謂先生故爲是說以高自標揭者矣豈不謬哉

塗生邦直問知之一字陽明先生以爲靈明之體先生謂爲分別之用就經文中原有五箇知字得無亦有指體而言如陽明先生所云者乎先生曰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爲心統性情之故知則不然自就心之用說予所謂

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知止知先知本知至四知字想賢不疑只致知兩字似覺工夫在上或者屬體耳不知大學一經直將體歸至善卽心意已就用邊了故致知者卽是致其分別之知也故知獨無位隨所感觸分別者卽是知之位矣曾子之所以不別爲傳者亦以此也大抵名實相須虛爲之名者卽是實因其體知之不可互指爲意猶意之不可互指爲心真所謂各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工夫亦無地可措手矣故凡說知者不論良知真知乾知易知與夫德性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七

之知聞見之知記識之知思慮之知用之良不良不同而其爲分別一也舍至善之外無別有體舍知止之外無別有工矣予所謂攝知歸止者豈真艸艸言之乎

先生曰止於至善是本體脩身爲本是工夫先生曰只要悟得本末始終四字徹卽隨地隨時皆有歸宿

朱生鍾問後儒好辨體識仁全篇說工夫點體處只渾然與物同體六字先生曰是乃真識仁者更著一語便贅

先生曰此件物事本不可睹聞聖人即還他道是不睹不聞本無有聲臭聖人即還他道是無聲無臭後之強為名者總為見之未到

先生曰大學點體只是至善兩字盡矣蓋矣更著一語便贅友朋中間有將本字作善字看又不是此不但不明善字亦不明本

鍾又問陽明天啓聰明於學豈有悟之不盡致良知之揭端為訓詁詞章發也先生曰然予知本義亦為老先生如此解說其實欲救訓詁支離揭知本更覺緊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八

先生有三轉語自謂之觀面孔曾當為首肯一曰物有一條是教人知止之法一曰脩身為本一句是孔子求仁之方一曰良其背一句則脩身為本之旨訣也

先生曰六經不提宗旨只有脩身為本一句六經無口訣只有良其背一句

先生曰求仁兩字最要玩味若作求心便不是

先生曰脩道以仁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皆朴實頭指出歸宿

先生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至哉言乎此大學所以

必先知止也

先生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正是服膺此也

先生曰人不知而不愠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一部論語只如此看

問中庸一書舊說孔門傳受心法中間贊聖之語十居五七得無亦有指而言乎先生曰此是子思親見聖人來味之不厭故言之不足又再言之中間或曰至誠或曰至聖隱隱俱是贊着仲尼不但祖述憲章一篇為然也君陳所謂凡人未見聖若弗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九

克見子思蓋見聖者橫縱曲直轉覺摹寫不盡真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也其寔贊孔子即所以明性學又非二事

沈生燕問唐虞之際元凱布列於朝殷周之際周召畢散並在見知之列象山先生何以謂唐虞之際道在臯陶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也先生曰此意大畧已與汝潛言之矣然更有一說世每謂轍環周流孔汲汲孟皇皇要為行道之計審如此則孔孟蓋夤緣躁進之尤者矣安土敦仁遜世無悶豈有汲汲求庸而可以語遜世無悶者乎豈知孔子蓋

合下以繼往開來爲心故汲汲爲得人傳道之計世只知重行道豈知明道者所以行道也以予言之行道者其功近明道者其德遠何者行道之功在一時而明道之功在萬世也此宰我子貢有若之所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唐虞之際獨有臯陶陳謨殷周之際獨有箕子作範雖羣俊盈朝學同德一論明道之寄夫安得不舉而歸之二子乎

羅生懋忠問周子之學專以主靜立極近日聶羅兩先生尤主其說信尚矣不知何以却自註曰無欲故靜大率無欲之後妄念乃能不作此其所以靜乎先生曰此却不然陽明先生曾有言曰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蓋以靜爲體也若以欲靜之後妄念不作卽是對動之靜而非所謂無欲故靜之本體矣學聖章不云乎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之欲亦不對欲而言蓋本如其無欲也亦是指體而言也故予於四儒序例合舉而互發之且引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證可爲洞見周子之心得其髓矣故主於靜一於無欲者其宗同其旨一也無欲故靜亦是周子不得已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

而爲言蓋上文既有靜而生陰之說下文却用主靜立極點破不明彷彿靠靜一邊主在陰矣語滯意圓亦是病處不對動言亦是爲他解說之語只一到解說亦便是條貫旨趣處小小欠清楚也

李生慈問先生謂止慮兩字絕與禪家寂照止觀相似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其所以不同於釋氏者就於應事接物之間分別始終本末先後使知歸宿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末論全學只此一條其所闡明亦真是千古未發只不知止觀法門何以偶同儒學止慮兩字何以亦有近於禪宗先生曰生知水否水非止何以能照知鑑否鑑非空何以能明止而照豈獨人心蓋事物之理凡皆如此也儒學與禪學誠兩宗禪者與儒者之心無二體靜以待動虛以受人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但禪之止主於空故外人倫遺事物以求之其究不可以經世儒之止主於實故卽人倫事物以求之蓋毫末而異千里本末始終此一字每謂把定入道之徑而又括盡經世之竅要善悟之卽禪學儒學之所以毫髮分歧經事宰物之所以縷析條分安神定氣皆可不煩詞說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一

解矣

有兩友論學一友謂只用脩上可著工夫止者主意而已格致誠正所以脩之者也一友曰不然以愚究先生稿全在止上落根今某時刻用工全在於此舉以請質先生曰止為主意脩為工夫蓋對脩而言則止為脩之主意其實喫緊工夫正在於此格致誠正為其有不能止而脩之者也舊答汝潛書有謂真止即是脩真脩只是止悟得此則誰非脩者誰非止者立命歸根總在一處而誠正格致若網在綱隨事提點乃不為支離散漫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一

蔡生宗道問宗道讀稿刻至答包公書謂脩身為本四字孔子親手拈出敢僭謂知止兩字亦是先生親手拈出先生曰善哉善哉止脩兩字每謂挈出孔曾心要今為汝一口道破矣宗道曰細讀知本義似是全解經文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三句却不曾着一語先生必有說先生曰也問得好陽明先生發明大學之道蓋深有悟於萬物一體之旨至說明德在親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尤為儒先不到其有功於聖門非淺儒衣儒冠人皆孔氏之徒孔學明何取更贅一語孔學未明又所

謂當仁不讓師即受業先生門墻觀面當場亦不得而不講也

蔣生仁問先輩多挈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為學宗旨先生於答蓉山公書獨曰明明德懸空明不得何也先生曰非止則明德無本可據非脩則明德無用可循昔賢解德字謂是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理亦是若非行道而有得又烏有明明德之可稱乎吾故曰明明德懸空明不得脩其身以正誠致格而德明非獨如此也脩此身於家而家齊而德明於一家脩此身於國而國治而德明於一國脩此身於天下而天下平而德明于天下此堯之所以被四表格上下文之所以光四方顯西土也明明德體段分量必如此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二

黃生汝祥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挈之有宋諸儒無不以為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為必先知止何也先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箇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着真所謂無主意的文章正誠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

用致之格之之功今此一時爾試反觀心尚有不
正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
不格否曰此中祇對歷歷分明似亦無有不致無
有不格先生曰如此則學問功夫一時間便爲空
缺矣汝祥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言復命歸根全
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
使之常歸於止耳世之學者尚有特於舊見舊聞
若爲故翻前案欲創新立說者豈不謬哉

一友因論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舉子夏入聞夫
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交戰於胸中故
癯問曰子夏聖門高第也何難於自克如此先生
曰戰則癯不戰不癯未論顏曾卽子夏地分亦未
易到眼前友朋誰不從事孔學會見有一人爲學
之故交戰而至癯者

俞生世咸問曰古之帝王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
岳後世端居九五萬國咸寧天下亦以大治不知
古人之所以必用巡狩者何也先生曰文中子曰
舜五載一巡狩國不費而民不勞者無他道焉兵
衛少而征求寡也此亦僅說得節省一意其實雖
甚節省亦竟勞費而事竟不可已者夫豈無其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四

乎嘗以此等真古人萬不得已之事予民分土人
各有君矣大主虛尊全無繫屬若非五載一巡遐
陬僻壤何所仰而歸德陳詩觀風廷見耆黎以示
四方知有親也輯五端同律度量衡以示四方知
有尊也後代之事却與此異蓋四海一國天下一
尊矣一命之吏廢置自於天子幽岑遂谷戴白垂
髻仰戴以胥匡若生者一人耳又何取時巡以重
勞費曰然則封禪何爲乎先生曰封禪非古也其
秦漢之侈心乎此則文中子論之當矣

李先生復陽曰三聖不言太極未嘗少孔子獨言太極
得無多先生曰造化必有樞紐無樞紐孰主張是
學問必有歸宿無歸宿孰隆施是若非孔子揭出
太極學易者直於卦畫上求觀變玩占忘其本矣
復陽曰然則先儒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
體一太極者其理是否先生曰是則是亦要善看
此所謂就物而言無有一物無太極者其實只一
極耳何統體分別之有

先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若無此根子兩儀四象畢竟何從出乎中庸所
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意亦如此與太極特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五

異其名而其所指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一也曰如此則乾坤二卦不亦將為後天矣乎先生曰伊川解乾字最好曰乾者天之性情也須信畫前原有易畢竟點出太極四象八卦乃有根本吉凶悔吝一切天之所為而非人之所設矣點出未發之中喜怒哀樂乃有根本戒慎恐懼直於不觀不聞上歸宿而不向外求討矣此寂學之關鍵易之命脉謂夫子之有功於三聖者此也語豈贅乎楊生楨問曰居常無事提出脩身為本宗旨何身歸宿亦有端拱時候無奈習染之深無事中忽然發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六

出他念不知何方可以去之先生曰予每謂止唯一法脩有多方本地歸宿只有一門漏洩方隅大畧却有四款非心不正則意不誠非知不致則物不格必竟從此發來別無路徑約畧分之心不正意不誠者是本領上合下帶來不清潔知不致物不格者是應用處區處不妥當楨曰彼時忽然而來亦不見得是心不正意不誠知不致物不格先生曰據此所說可見原不曾用工夫實加查考畢竟病痛根源只此四者當此發動之時就合自照自察看其根柢從何而來只一看到病處便當下

止歸本處而無端發動者當下消融矣

夏生一鳳問友盡乎天下其品高矣德盛矣如何始尚論古之人先生曰此却不然一鄉之善士非小於一國蓋在一鄉必通一鄉為一身若不能友一鄉之善士而謂之曰一鄉之善士者非也一國之善士非小於天下蓋在一國必通一國為一身若不能友一國之善士而謂之曰一國之善士者非也隨分所及者即與同體隨身所到者即與同成不但如此也雖古今亦通為一息也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但文勢抑揚頓挫須如此下語耳胡康侯有兩語道得好謂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此定然一鄉善士章之義疏也但不合帶了文字氣所以不醒耳他日孟子又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亦是在一國即身一國在天下即身天下如登東山而盡魯望登泰山而盡天下之望也讀書者若不會得圓旨何由透得古人宗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七

陸生策問紹興致知淮南格物致知不可提宗信矣只格物兩字據經文似有歸重意先生曰如何曰

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俱着一在字
八條目惟格物著一在字先生曰讀經者要會意
究理者不牽文古人著書固以明道其遣詞處未
嘗無法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此分明是其中爾巧也却說中非爾力
賢試將大學順口讀之到此天然合着一箇在字
若說先格其物即不成文理矣下文緊緊接着就
說物格而後知至知下節之有后則知上節之有
先而在字可不泥矣且三綱領原是虛提蓋約言
之八條目却是實說蓋詳言之言豈一端各有攸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大

當章句訓解之士泥句牽文如此多可笑者也

羅生懋忠問先生論語大意未論其他只王祀夢兆
繼周為秦兩事以證夫子知來殊為有據忠嘗歷
考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惟秦始終無篡
奪之事夫子所以卜其繼興者得無在此先生曰
此亦偶然之事三良為殉秦鍼出奔倫理之間不
愜人意者多矣聖人所以許秦之王者端只在悔
過一節耳一陽來復則萬物皆春文過遂非無以
異於沍寒重陰終迷而不解也悔心一萌洞然更
始此真所謂天之生德致王之基本也試觀輪臺

一悟綿祚四百餘年與元一詔未必發自至誠而
詞懇義惻武夫悍卒為之揮涕民心如此天意可
知矣此真春秋二百年間列國之君絕無而僅有
者孔子所以獨取其節以為有近於王者之事可
以續典謨訓誥之後固自有繼興之理耳

李生瑄問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董子
亦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其鄙之也深
矣何孔子取之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後儒之評大率謂董孟所闕者管仲之學孔子所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十九

取者管仲之功不知是否先生曰論亦未嘗不是
只是要具經世之眼方纔認得管仲之為人認得
管仲之為人方纔識得孔子之所取蓋雖深取之
而所以惜之者猶在也故曰人也却又曰管仲之
器小哉是直以為是箇人物而又特惜其本領上
工夫合下來夾雜不清楚矣曰如何叫做具經世
之眼先生曰每謂三十二箇棋子一眼看徹始終
成敗之局者百無一二動手看見二三着者十無
二三投艱遺大眼到紛然誰寔識經世之局者此
所以待佩雖紛紜于此具隻眼者難其人也然則

孔子何所取於管仲曰子每謂經世只有四局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出手做事此是兩箇局面到得春秋之際周室衰矣欲興周則周末可與欲輔周則周末遇主然天命固在未之改也欲廢周則周末可廢而列國分爭蠻夷猾夏周雖共主徒寄空名拱手而莫之救也於此時出手幹事只有尊周攘夷一箇局面管仲則既具有匡世之才一眼覷破知其局之如此遭遇桓公又為可輔之主也故出身而幹霸者一段事業連屬諸侯攘夷安夏上不失周室天子之尊下得以申方伯連帥之義魯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十

仲連嘗有言曰齊桓公有天下當此之時實在天下為齊桓公有也此又一局面也特其不學道不能正心誠意以為之本領假仁借義使家有三歸之失國有六嬖之禍為孔門學者所羞稱耳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義苟乖何取計利道既悖烏足言功管仲之器小哉孔子已惜之久矣曰然則所謂四局者安在曰此又一說也子每謂由孔子而上君師之道一由孔子而下君師之道乃二不階一命肩荷乾坤克以布衣韋帶之士張主綱常民物之寄則自孔子

始也此又一局也故敢抗開宗教抹殺等夷斷以脩身為本無論崇品編氓同一學術後來孟子最是識得此意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而樂不存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其所性者大行不能為之加窮居不能為之損分之在我者有常定也故曰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知之固囂囂不知亦囂囂其分量之在我者真常滿也意常定也此則迥然與三局又別一樣子也蓋三局者尚須倚勢此則不倚勢三局者尚須待時此則不待時一介之士渺焉環堵鳴絃詠歌而四海之經綸管是矣千萬古聖賢之事業備是矣此孔子之所以甘老洙泗樂澹安恬不忍少殉其節以希一日之光寵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十一

黃生銓問孔子只說致知陽明先生點出良字似覺警醒近見蓉山公答先生書乃謂之畫蛇添足何也先生曰不但此也大率聖賢立論就如造物生人片語隻詞無有不元氣具足者不但孔子之說不待孟子筆添即前章之詞亦不待於下章補湊學文流句比享屬詞最為道理之梗若必抉摘後

賢之言以足前賢之句假令後賢未作將前賢之言竟爲闕文矣試看堯之授舜止說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却說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只一言何曾少了些子舜復益之三言何曾多了些子

先生避暑匡廬黃生一清老學也備聞先輩之說中有未妥者執贄見先生問曰一清半生學問創有聞於知本有感此心然舊學牽纏亦似有得力者先生曰賢試說舊用工夫曰只是致良知先生曰賢致良知慮而致之乎不慮而致之乎一清愕然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十三

良父曰豈有不慮而能致者先生曰如此則昭然不是良知矣孟子點良知要緊在不慮而世之學者直以慮後作良知也終其身致良知良知頭面先未認得却如何用致字工夫一清赧然汗浹曰不聞教幾虛過一生矣

先生曰易分明是言天而三百八十四爻爻盡是人事春秋分明是言人而命討誅賞是是非非一切皆爲性命孔子磨勘半生徹有悟於經世之理直下透性命之學大學一書蓋是老而有作止歸至善本歸脩身真合易義春秋兼體之矣

先生曰未入門者看發心已入門者看開眼又曰有學無學望容可知是學非學開口而決

有友不遠數百里程携囊鄭重蓋將走京師伏闕陳言以死立譽便道謁先生先生不知也謾與談知本旨其友一日而氣奪再日而心灰又再日乃值輸本情曰予此行非專謁先生也念年至矣名不成意將直赴闕下拚死命以圖不朽耳囊中鄭重蓋冬衣也聞先生論不覺愧發於心痛懲於往信知爲學之道果與立功名者不同雄氣壯心到這裏分毫着不得也今請從此歸矣密密守此四字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十三

符力耕養拙庶無負儒者家法

李先生正已問先生所論經世四局作者四書真萬古不易之見亦前此未開之眼只不知先生何所取裁勘得清切如此先生曰生但知經世有四局豈知其會歸於孔子之一學知作者有四書豈知其兼總於大學之一經象山所謂宇宙內事儒者分內事也若說一切憑臆之斷盡廢考求固爲杜撰上天入地往古來今必欲寸量銖稱較短絜長充棟汗牛卒亦有何憑據故要緊只在明學

夏生瑜問經書如舊何先生所論半不同於前儒先

生曰此無他前儒所論者多是說理我此所論者多是說學

袁生維禎見先生剖析百家各能窮其來歷極其歸趣問曰先生何以致博如此先生曰區區本不博若較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則其胸中不載者多矣但於其中稍成一家之言持之有故者則其讀之未嘗敢不盡心耳平生最是輕藐類書如玉海六帖藝文類聚合璧事類初學記之類一覽其綱便不置目此固世人之所取博者而予曾不屑心何博之有

是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五

胡生理問近有友論學欲專主默識者先生曰知本兩字是默識的根源知止兩字是默識的訣竅所謂默而識之者有指也若只懸空說默識不知識箇甚麼

有文士見先生開口說秦漢謂欲做文字只一句一辭不秦漢終落下格先生曰君言是矣却有一問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歐陽子大變西崑之體皆所謂文人之雄也百代之所宗仰也今觀其集中有那一篇那一句合着秦漢後來摹倣秦漢聲調字句一與相同却未聞名於世者此是何故其友

為之茫然請問先生曰予曾有言矣文字可出奇學問則不可奇又曰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競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常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此道所以舛也不但韓歐即子美以詩名家今檢其集中絕無擬古之作不但無擬古之作即後首之調亦必脫盡前調韓文亦然此所以詩雖稱李杜文雖頌四家至論到絕手處韓杜兩人真獨高於萬古也今學詩者便欲踵唐學文者輒欲躡漢是直於漢唐文士之輦車塵馬跡之間效奔走者耳韓杜既往之踪尚爾不肯一自置足蹙額攢眉效顰可笑學問却不然所謂貽我釐楚至今食用求仁之揭萬古為宗矣於其時談天雕龍謬悠怪迂不循鄒魯之軌轍者不知其幾千百種皆以自雄一世曾幾何時為世擯格漸滅無傳竟為辜負經常萬古必竟以孔子為宗脩身為本也公如祇欲取成詩文則請無襲陳踪自新機構苟尚有志學問則請一循鄒魯無作怪迂

是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五

熊生思孝問近讀先生答汝晉書謂只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經世之務蓋莫難於兵者敢問先生治兵將奈何先生曰只

是知本曰知本如何了得先生曰孔子雖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却又曰我戰則克其會夾谷也請具左右司馬以從請討陳恒也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皆朴實頭經綸朴實頭兵法然却不離知本吾固曰只此四箇字括盡經世之竅

馮生朝卿問授時敷教封山濬川堯舜經世之務亦多矣亦勞矣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垂裳恭己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轍環周流席不暇煖孔子明學之務亦多矣亦勞矣先生何以每每只說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十六

夫子温良恭儉讓先生曰賢如肯信知本之學則此多務者盡數除却於堯舜孔子分上不爲少苟猶未信知本之學毫髮在末上注心在事功上較量則此多務者一切摹畫不肯少於前人正與堯舜孔子覲而相逢了不相識

李生復陽赴親友會夜歸先生曰席間意思如何曰坐中皆舊友知舉業不知學問竟夕誼譁陽賴先生教幸有收拾不爲亂不知此於知本消息亦有合否先生曰此易知只到處提得身子出便本立到處把得脚定便身脩生雖幸不亂然彼同坐諸

君向生前尚提得舊習出爾有志學問者向渠前却提不得知本出此亦尚須一省陽聞惕然

游生澈居父憂外居素食者三年先生以爲賢澈曰澈於此有愧焉敢以請二載內果出安然三年間頗亦勉強有友以爲不必勉強只此便是事親不誠者先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蔬食外居必三年乃足盡人子之報禮如此情如此但聖人之情能滿乎禮視三年如日暮常人之情不能滿乎禮故初安之繼勉之此亦自是常情之不能滿乎禮也然亦必如此乃足盡三年之報吾輩爲學問固有安之合道者亦有勉之合道者要以合道爲則豈可徇情之便并謂禮可以不由乎誠正格致得手者固出安然然亦豈有一字不是強勉澈起謝曰聞先生教既有慚且有悟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十七

柯生萬梯問定靜安慮先生以爲進學階梯吾輩止尚難知安敢望定又安敢望進於諸妙境界先生曰定靜安慮若槩論終生造詣則必能立始是定不感始是靜知命始是安耳順從心始是慮固有終身望之不能到者然卽一事而言亦自有箇定

靜安慮姑以作文譬之題目到手衆說紛拏徐徐看定乃漸有一主之見卽此便是知止止則定矣又稍久之則理路心思漸覺渾融而靜又稍久之則震撼誼雜不見可奪而安而慮從此出矣但定則定矣未可謂之能定靜則靜矣未可謂之能靜安且慮未可謂之能安能慮予答清兩書謂要緊看能字與中庸至誠爲能意同蓋是自然而非由勉強此吾所以敢斷謂孔子蓋暗點實歷境界以定進學之階梯也要緊在知止果知止定靜安慮自有以次而相生者月將日就有緝熙於光明矣徒手羨魚望洋興嘆又安有必濟之理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六

二天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六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七

門人記述

先生曰論古事必以身設處於利害得失之中處今事必以身設處於利害得失之外
李生大昭曰昭苦雜思妄想難以驅除敢請問先生曰此不但一人病蓋今古學者之通病也驅除禁制方藥具在經中顧讀者不察耳易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賢試思此是何等病痛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賢又思此是治何方法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二

涂生邦直因講四禮請曰先生所講者既是脩身爲本之學要緊明禮禮不明恐無以脩其身矣先生曰此正是倒說了禮由身出因脩而有脩之則有禮不脩之則無禮矣三千三百豈不備在經文只爲學不知本之故所以尚托話言未覩實事吾輩今日要緊明得脩身爲本之學自然戰兢臨履言動視聽罔敢踰越而身自此脩禮從此出矣諸凡考之古訓證之國典訪之賢士大夫亦自其意之所不容已矣

李生楠問先生謂非知本不能脩身初學之士入手

茫然憶度揣摩何由便得知本恐亦祇托話言致
耽歲月先生曰我此論學與世異者得力全在於
此正爲不耽誤了人平生最厭辨體之說猜謎頭
說光景皇惑學者精神俾無至止故社實揭出一
箇脩身爲本使人直下信及直下落根真令農圃
僕隸語到可知其方憶度茫然致耽歲月者大抵
尚是舊習爲障於身外別求知本耳陽明先生所
謂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此一語道之盡矣亦何
難知之有

塗生宗顯問佛法未入中國送死者多矣未嘗聞死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二

者含寃生者廢禮此其無謂明矣更有可訝者親
友緣此過從酒食流連俗方竭財事之若爲不以
儉親殊可慨也先生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言
之矣世但知喪之貴戚而又未知易之足以奪戚
生所憂者廢禮無經區區之意更有慮夫廬居塊
處者志已不在親也蓋全副當精神俱在人面客
情上打點去也豈但佛事爲儒家所不當作如上
云云但可省者一切省之庶仁人孝子得以專志
乎親不爲情面之所分奪其所補者多矣

塗生曰陸問曰家君又事河上胙胝焦勞生旦夕往

省不知先生有何高見可相助益先生曰天下事
凡皆可以臆斷惟有治河非久經相度全河具在
胸中者不能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世祇知頌舜
用人之公却未識舜所以知人之哲方命圯族償
事有由矣鯀障之禹導之神智雖出天成九載閱
歷全河曲折已備悉於胸中矣此舜之所以必終
用禹也不然禹於斯時年僅十九羣俊盈朝夫豈
一無可代理者而必用禹乎全河具在尊公林處
如予何能有贊

萬生文炳問先輩多稱孔顏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三

無窮者顏子也先生何以每每只說孔曾先生曰
第聖門之質則顏子爲最高論命世之功則孟氏
誠最大必欲謹繩墨蹈規矩尊聞行知戰兢臨履
敬守聖人之教以衍萬世之傳使中下皆可率由
而穎敏不至馳騫則必竟於曾子乎歸宗也孔子
不但交付大學直以交付厥孫有以哉有以哉身
通六藝者雖云七十二人承傳學脉嗣續至今曾
而思思而孟必竟自曾子之守教始也餘並寂寂
無有嗣者

劉生聰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自先生提明昭然人知為入道之竅先生曰不但此經書中教人入手無有不是此門法者蓋經世作用自合如此與出世之宗倚靠在靜邊者不等也只如中庸末章首揭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分別一箇已分人分的界頭在人分上做者自的然而其究乃底日亡在己分上做者自闇然而其漸乃至日章淡簡温一切歛歸已內自如此遠近風自顯微與本末始終先後一樣分別知遠之近謂不必求之遠知不在遠上着精彩也知風之自謂不必求之風知不在風上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四

着較量也顯微亦然可與入德與則近道矣亦宛然一口道出下面一步緊一步一節深一節豈有他法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亦只是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闇然的消息也日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只是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闇然的消息也然豈徒以自了家此齊國此治天下此平聲色不動天下之能事畢矣故又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真所謂無為而治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實理實事言有大而不為誇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謹不睹恐懼不聞直於天上歸宗上下與之同流而非若小補之也

陳生廷諫性質實聞先生教於止字一門殊有悟侍先生側言之時有中者先生是之令只默默守此一路毋闡發有問別義者毋強對答陳生歸不用先生語與人談至善辨本字及駁格物致知多所抵牾困而歸走見先生曰廷諫侍先生側論止脩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五

蒙印可歸與友朋商量乃多未契者先生咲曰予得蓉丈純甫書汝未來早知汝病陽明先生精金喻謂成色可以求同斤兩難以強較堯孔夷惠尚不能以取齊况吾輩乎趙普所謂二人者皆非統馭才世之學者類有希高慕大之心未少有知不量其才氣局量斤兩之分數何如也妄以幹辦經營欲當統馭之任此孟子所以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也自脩明學雖非兩事但較學力之淺深斤兩固宜自為斟酌較才局之大小斤兩亦宜自為斟酌

先生曰先輩提挈大率靈妙虛玄足聳學者之聽區區樸拙三十年老在其中獨挈出一箇脩身為本想見友朋之慣躡高虛者不謂守局拘方徇生執有則謂之飭躬砥行僅成自好甚或軀殼此身以臭皮囊視之如佛氏之見又或判心與跡將忠信篤敬抹爲儀觀之粗如此種種執持學未大明似亦頗難剖判實對曰知本兩言義甚奧矣脩身為本此本末精粗一齊俱到也實雖入理之淺如上所云似亦有以得之不爲皇惑先生曰此自是一說予所謂脩身為本四字缺一不得者是也孔子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六

作經內而析言心意知物外而備言家國天下心其體之最靈者也意以運之知以別之獨挈脩身為本似有微意存焉而非謾語實曰得非如古義所云一念不本諸身卽佛老玄虛之學一事不本諸身卽五伯功利之學乎先生曰此亦自是一說心爲身主三尺之童子知之矣後儒以意爲人鬼之關以知爲虛靈之體豈不切要乃一切不道本歸脩身實曰然則如答自老書所謂孔學以求仁爲宗脩身為本者則求仁之方法也乎先生首肯曰是則是却好著一思量正心誠意爲本如何便

不是求仁方法

先生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致格誠正脩齊治平恰是各付本物各還本則故格者物之則也致者知之則也誠者意之則也正者心之則也脩者身之則也齊者家之則也治者國之則也平者天下之則也真是一箇字移易互換不得予答蓉山丈書謂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天下之實物也萬物統括於其內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八者天下之實事也萬事該貫於其中亦千古不易之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七

先生謂門人曰此箇學問斷要人已共成俱達俱立德不孤必有鄰豈獨三千七十之徒不可一日無孔子雖孔子亦豈可一日而離三千七十諸君若不拚出此身倒入師友場中離羣索居自私自利而曰我能有成者吾不信也

黃生天彞初見先生於仰止堂問脩身為本如何做工夫先生曰脩身為本如何更問工夫曰人誰無身未見有脩之者就聞教亦未便肯脩先生曰此無他只爲未曾知本之故知脩身為本斯重本矣天彞曰如何叫做重本先生曰人誰無本只爲看得不重之故所以不脩譬之將本求利只爲看得

本重常欲舉倍稱之息於錢兩之間就令不得百計千方亦決不肯折了本如此豈日不能脩身之理予故曰知本而後重本重本而後能以脩身為本一坐豁然

先生曰董蓉文述心齋先生語謂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就此觀之心齊之悟大學亦只影響又曰李汝潛舉鄭端簡古言謂不但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脩身為本即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亦以脩身為本此却有見惜往矣不得持齋管就質必有渙然冰釋先得此心同然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陳生志和問孔子作經何以名曰大學先儒謂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以脩己治人之術大學之名取此近亦有駁之者謂古有農圃醫卜為學之小者詩書禮樂為學之大者大學之揭以別於農圃醫卜學之小者也先生笑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豈有孔子名書而襲用國家名學之理至謂且與農圃醫卜對說大義尤為無取中庸兩字固是子思創新名學大學兩字亦是孔子專主之見孔子平生只以大贊天到坤便說至以大贊堯到舜

便說君以大名學夫豈苟然大率有對皆非大惟天無對惟命無對惟性無對知本之學性命之學也稱孝稱弟到此比量不覺見謂為小清任與和聖地已臻執此稱量不覺見謂為誠蓋孔子透性之極就性立宗摹性布局故直與性同其大也借嘗謂由孔子而上相天下者即師天下者由孔子而下師天下者乃未必相天下者直將崇品編氓比夷分量敢以布衣韋帶肩荷乾坤則真有見於大之故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從古曾有人如此下語者乎此孔子獨見也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有見於大之故也後來只有孟子見得此意故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雖王天下不與存焉非見大如何敢道此語非明大如何能道此語此真得孔子傳者大哉學也斯其至矣農圃醫卜之小又烏足為稱焉有友問通天地人之謂儒象山亦曰宇宙內事儒者分內事也豈有一事遺知可滿儒者之量天文地理律曆圖書風角占候凡有裨世用者總須留心乃為無忝先生曰若與賢說不貴多能便成空頭

語矣賢寧肯信曾有一縉紳與予論文公補傳有
何不是而陽明先生必闢之乎予曰謂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是矣說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亦近却繼
之曰於理未窮於知不盡是但在物之理有未窮
卽在心之知有不盡矣其縉紳曰此亦何嘗不是
予曰予姑不遠引只如公蒞任來蚤作夜思周詳
計畫爲物之理亦繁矣於其中曾有那一件是文
公窮過者否不但文公曾有那一件是堯舜周孔
窮過者否縉紳乃爲愕然予因笑曰如此則在心
之知有不盡矣文公尚做不徹况吾儕乎予蚤年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一

盛氣亦有博涉旁通之心年十八寓楚撫署曾一
習天文微漏管窺量非業擅專門不究後經多術
都亦類此但稍涉其源流便棄不學而惟併精於
此三十年來乃漸有今日之悟卽不盡通多技持
以應天下之務本末始終庶亦知所先後不爲忙
錯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蓋真有試而云非敢爲空
托也

謝生中立將別去請曰先生知本之學具在刻中中
立佩而歸誓闡明不負更請就中立切已偏駁處
賜鍼砭先生曰治病最難用藥非易人只望見寒

便投之熱熱便投之寒寒病方除熱病復作此對
治之法所以竟歸偏駁也如司中所缺少者豈不
在於弘度然吾知其故矣司中蓋是皎然有自樹
之心故介然有不羣流俗之意以致清濁太分容
納稍隘然却自是樹立非流俗沉湎者比也若徑
從介特處矯之以平分別處矯之以泛情面稍平
風格日下矣是欲以矯司中之病適以誤之也故
要緊只在明學學果明則眼孔之識見自大胸襟
之容納自廣尊賢而又能容衆嘉善而自矜不能
弘度既擴而斬然自樹之意又並存而不悖也謝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一

生躍然曰領教矣

友初見先生其友蓋久在學問中者禮師亦多聞
見殊雜自身則茫然未有得也先生覩其氣貌舉
易黃中道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爲問其友答曰正位卽先生之知
本居體卽先生之修身先生曰吾固諒生之見不
出此假如未經事學謂之無美在中吾友蓋半生
事學者就此登堂頃誠儼然道誼輩矣假令置在
農圃復與農圃無分置在工賈又與工賈不別言
行氣象誠不可求聖人恐所謂通理黃中者理不

如是也淄林漁叟一見孔子曰是何人也是何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所至之國邦君卿相蔚然起敬慕之心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豈直在言行氣象上做工夫者乎蓋脩身為本之學自然之徵應如此也一時坐者惕然咸有省

饒生崙好讀史舉韓信衛霍以為善戰知兵有相似者欲將三傳摯同一傳先生笑曰韓信之將豈衛霍所可比倫直自太公而下知兵之將馭兵之才至於今無與之方比者矣衛青去病雖有捕斬之功碩畫奇謀史都不載大率一戰之能非所謂萬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二

方之敵也韓信何等胸襟識見登壇一說指顧經綸如觀掌果首定三秦以開致王基本闢東伐之襟喉弭遠征之後患根本定矣却不粘動項羽請三萬人一出而虜魏豹擒夏說斬成安脇燕定齊盡收散亂之國使楚孤立然後間出奇兵絕楚糧道俟其勢窮道促一鼓吞之此其視世局如棋局先後下着分毫不爽非所謂決幾呼吸偶出奇謀以一旅之師取捷者也惜其不學道不識人臣所以事主之道智士明哲保身之戒功成之後自取族滅然其才智局量自是間生為今古所僅見也

太史公謂使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庶幾哉為漢家元臣與太公周召比倫諒哉

崙一日又論及諸葛武侯用兵制勝之奇先生嘆曰武侯平生苦心只值漢祚將傾所至逢了對手所以志不克伸初遇孟德孟德死無端又走出一箇司馬懿來此孔明所以一生展手不得也崙曰孔明苦心誠如先生之論恐司馬懿未必是孔明的對手也先生曰不然生但識孔明原不曾識司馬懿上庸一戰八日而兵到城下孟達度其來在一月之外想見孔明亦必料其到及兩旬之間遂破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三

馬謖拔上庸斬孟達此則孔明決幾反出仲達後也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司馬懿豈不能與孔明戰乎真不敢與孔明戰乎則司馬懿知魏又知蜀也知仲達又知孔明也蜀雖小有孔明在吾何敢貪彼尺寸之土堅持不戰假托君命吾亦不僥倖至失我尺寸之土此蓋司馬懿深謀其君知之羣臣將士所不知也然予以為孔明之所以必出師者又自有說蓋國小矣理不可以坐而受攻蓋以戰為守也司馬懿之所以必不戰者亦自有說蓋國大矣計不屑於輕為僥倖蓋以守為戰也譙周書

生爾作仇國論以刺姜維豈知姜維蓋受心計於孔明以爲必攻魏乃能保蜀哉黃皓之譖一行還屯沓中而蜀亡矣此皆昭然簡策之內易而易知者顧昧者不察耳

劉生邦潤問大學之脩身爲本與中庸之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同是孔子之說到彼處如何又要添出一箇以道以仁先生曰學必明宗言之屢矣宗旨不明直於言句揣量卽雖一聖之口一坐之間其詞之或少或多意之或先或後亦自有不同者而其旨意之歸宿則斷然無有二也大抵大學是先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四

提了至善故下面只說脩身爲本而至善自在其中中庸却是先說脩身故下面必須本歸仁字而後表裏精粗血脉準繩俱到至於以道則卽此二條之內事親知人便其款目更下一條所謂五達道便其款目隨方指點卽大學之所謂家國天下初非有別道也

方生可父問不遷怒註有橫解直解者何如先生曰橫解者似是手勢下得重直解者似是手勢下得輕想見顏子地分雖高到慾空處亦容有手勢下得重者不可謂昔賢之解爲粗只要看得遷之一

字有分曉耳遷者遷動之意學問未有歸宿和根頓在末上何不遷之有故不遷怒者不遷於怒也此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不遠而能復無祇於悔也此中渾然是箇得手的止法須味須味

李生廷喻問人生這點精靈世上便宜事分毫瞞他不得見色逐色見利逐利如何降伏得下先生曰誠然只緣這箇東西能好名亦能好利能作善亦能作惡此其所以須學戰戰兢兢如臨如履直至蓋棺分義乃盡決無有撒手懸崖尙伴恣肆之理正之誠之致之格之防之可爲備矣又必止之以固其根蓋此原是變動不居之物非直截斬關反本還元向已躬朴實收入沿流而遏之決無有至止之所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五

乙亥歸自粵合鄉縣士友大會于石龍諸友競談本體互相質辯或曰如此則是本體或曰如此尚非本體闕然莫知所決先生微哂聽之忽有牛自外闖入堂上因顧笑曰不必辯不必辯試說此牛因何上堂衆愕然先生曰若說是本體此牛曾合上堂若說非本體則此牛又曾能上堂想見諸君必有謂惟獸走據此牛必降阿飲地乃是本體者又

或謂耕其職事此牛必拽耙拖犁乃是本體者以予觀之總是以意揣摩兩無憑據記得先公守衢時合士友於衢麓講舍因諸友競辯良知曾發一問曰爾諸友只謾說良知吾今問爾堯舜孔子豈不同為萬世之師假令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堯舜之廟而觀則安於堯舜之廟者固是箇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箇習心牛亦如此矣必竟本體良知如何剖判一時談者俱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六

各茫然罔知攸措

李生大昭問止脩工夫先生揭示至矣但生輩以變幻識知奔馳熟路如何驟然收拾得住或亦須廣方便法門方可望於進步先生曰止惟一法脩有多方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合下來曲盡情局之變原非死做甘辛燥濕境界之遭值殊方疾徐甘苦手勢之生熟各別靶柄消息撻歸一止烹煎溫養加減抽添是有多少作用此一切皆所謂方便而非必別開戶牖乃謂之方便法也蓋止雖只是一法脩則原有多方執不得耳又法

門兩字在佛門道出若只尋常在儒門論學却有關係舍知本而別開逕竇彷彿便入異端舍止脩而別講法程婉轉便乖宗趣

余生邦直問直近收拾一止稍覺有進步處到靜中心意知物并身世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做去得無墮在空虛有近於禪先生曰還應得事否曰隨事起應處亦不差先生曰不論差不差所舉只一段清虛尚然在否曰有時在亦有時不在曰如此則何故慮墮空虛有近於禪曰一切盡空了所以慮墮於禪先生曰學問要緊在辨宗不在辨體要量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七

手勢不量地分儒者之討止原向經事宰物之中非教汝一味避事就虛學問之手勢全看汝閑了又可忙得動了又可靜得若閑了不可忙得即是就虛動了不可靜得即是任氣奔放直聞有省詹生事謬問多有不達先生旨者謂全經只教知止有近於禪先生曰此語殊可笑渠先不認得箇至善的頭面如何會得知止又曰止者止於善也與禪學止歸空者正不同堂語止者止於本也直以經事宰物與棄人倫遺事物者正不同堂語只因禪家道了一箇止字便絕口不敢犯着即疑為禪

曾不思安汝止欽厥止緝熙敬止良其止於止知其所止自佛法未入中國時犯諱久矣且吾並揭止脩每矜之爲妙契孔心旨必去脩字專病止字吹毛求疵刻不至是然此亦自是童穉解見識流言止於智者生何憂之淺乎

胡生汝煥問曰聞先生亦曾讀楞嚴金剛圓覺維摩法華諸經請畧示其旨趣如何先生曰吾輩要緊明儒學此等處姑置不講可也煥曰試言之知其疵是亦所以明儒學也先生曰楞嚴者禪理之窟繭絲牛毛剖析至盡金剛維摩則是破相之宗理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六

亦煞到圓覺一經獨非西來本色蓋後之貫串禪經通曉文字擬而爲之者也然非具隻眼者不能識惟法華一經最爲權智之大因緣起教似正而實竒化城寶所語虛而理實諸凡鼓舞神通之用導誘變幻之方不可實看然亦不可一切虛看蓋全是一片大權智而本之慈悲以導人也所以一入其中四顧茫洋無處討出頭之路惟其到此却稍不然初亦不免暫爲籠罩徐徐撥牖牽幃覺得化日光天照常自在縱橫變化總是一智之所運動轉移初無有實事也煥聞躍然曰如此則先生

何不爲之或亦有助開發先生曰佛智無畏非凡所希雖然憑臆行之亦可當十之五六雖然又必竟不忍爲且不敢爲經世之學只一犯着權智起心動念已無有了田地根本矣

先生有感學問之敝語喻周川曰士之務學無以異於女之守貞皆以自畢已志非世驅迫豈有毫髮世情可爲夾帶古云人盡夫也孀婦不得已嫁者多守貞之女自不肯更二夫卽一切繁華自宜禁斷鉛粉不施花朵不插彩綉之服不御讓盡了世間便宜而後可也若號稱守志又欲兼受享之華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九

踰閭域之限爲世賤惡理豈宜然此其世道無公不肯愛成之過
夏生煥文問出師二表後篇文彩議論似稍不及前篇昭明去取亦當先生曰不然只開口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萬兩斤已足以信大義中間六段憑虛最爲文字絕唱與賈誼政事疏假設一段相埒本是實說事情利害却乃假事設詞憑空摹寫此最文字之絕妙絕妙者也却結之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何其忠之至耶恰好合着知本規爲直以自了

已分尤為秦漢以前儒者見所不到只以此意觀之此前表果孰優劣

先生曰對鏡者必能整容扶杖者必能濟險講學何為正以自扶自照若號稱學問而反置身汗鱗措足荆榛而不知檢則與不學之人何異

因論士貴有識先生曰伊川最重識且曰我自幼識見便別然予以為識亦須有辨若較才辨聰明東坡蓋十倍於伊川矣今其文章議論具載集中藻思經綸燁然可慕其為識豈不倍於伊川數等予每借此兩公以激同志謂假設兩公可作並在一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二十

堂諸友之所宗向而歸依者何屬僉應曰必屬伊川先生予曰假設孔廷從祀議擬兩公諸君之所舉揚而甄別者又當何屬僉應曰必屬伊川先生予又曰假設孔子可作兩先生款門謁教孔子之所引入室升堂者又當何屬僉應曰想亦必屬伊川先生予曰審如是伊川的識見反高矣士誠貴識要於此等處具得隻眼方許於孔孟門墻有立站處

先生雖家食歲中十九居外圓常羅麓香社蓮槎隨聚朋儔動淹旬朔一日戒行李復將為上清遊有

士人聞之羨曰此真名勝區讓公獨享矣先生曰山川自在行否由人其友曰苦俗冗忙不暇耳先生曰世間本自有個閑事有個忙事忙事當忙忙閑事當閑閑如某却不然反將忙事閑閑事忙忙幹所以得至此耳銜或見取山靈容亦不免世誚一日因論學舉此曰自昔聖賢用心大率與世各別皇皇汲汲皆是幹些閑事纍然喪狗為佞栖栖此孔孟之所以背馳取譏當世也又不但此未及下車而封皇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比于墓釋箕子因此亦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二十一

何汲汲

李生復陽問先生所講者經世學也何卒歲清談未聞一及世務先生曰吾與汝終日談世務而汝不知復陽曰陽於此寔不省先生曰本末始終每謂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均平齊治無論巨細精粗於此括盡外此更別有何經濟

因舉稿中數語以問李生時達達對未徹先生曰先輩讀書須成誦精思文公紹興封事其論讀書之法詳矣要在循序致精又先輩謂讀書最貴往復大率萬遍將可親神明或告人蓋是自然之理義

理須從熟玩中出也若說邦榮不會用心則定是用心若說邦榮義理不會明徹則大旨已自瞭瞭如此究竟學問縱理會得也還是冊子上的見解也倒問橫提便爾酬應不得若是實有諸已者聲入心通真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

先生舉襄敏公云君子是落得做君子小人是白着了做小人真是名言窮通得喪夷險升沉有一件不是命定者乎同此富貴同此貧賤堯舜孔顏的聖人真是落得做的諸君有志做人者可不自勉又曰先襄敏最善啟發人曾因一友講人皆可以為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三

堯舜章先公曰諸友幸無沿舊說謾笑曹交以予觀如曹交發心世蓋未可多見所謂湯九尺文王十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是感其具湯文質而愧其僅食粟為有愧於湯文也是直以湯文自期待而不肯甘食粟也諸君頎然而長夫豈無具湯文質者食粟而已如何則不可知曾如此一發悲憤否聞者惕然

李生廷唯問當仁不讓於師莫只與師同為便是不讓先生曰師弟之相讓者分也到仁上如何讓得只如乍見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此處如何着

得一箇讓字又如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社稷之臣則死社稷取義成仁各了已分如何着得一箇讓字

會萃和堂舉程子曰如讀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他書未必盡讀只論語無不讀者試問有誰手舞足蹈一坐默然微哂先生曰論語自是讀過想都全然無事只此書無味未論諸君即老在學問中為世張主者亦可知學問未到平實地裏也

諸友省試謁辭先生曰毋輕此出居常評騭必以出處為士人大節謂安石不可被聘於桓温中立康侯不可應召於蔡京秦檜暨眼前負望林壑者必祝之曰須重此出是矣只到已分上便一切都無有界限分別也是直以居官者有出處而為舉人秀才布衣則終其身無復有出處限也不知入門一步便屬處出門一步便屬出孔子所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只閨門之內

閨域之間食息起居一出一入慎之則天下之大本立矣諸君既從事學問比於向來便爾不同一行一止人共瞻之曰此講學士也何其動之不慎

如此耶故卽今一行便是諸君之出慎之慎之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七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七

十四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八

門人記述

先生曰伏羲雖畫卦有象而無辭繫之辭文王之功也文王雖演易有彖而無爻析之爻周公之功也孔子繫象不過爲文王做註脚繫象不過爲周公做註脚欲知孔子贊易之功全在易有太極一句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如後儒言所謂大者果指知乎先生曰賢試坐看是指知否良久曰知亦似有所從出者安得爲大先生曰近之矣此其源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一

出於佛氏佛氏輪迴之說世病之不知其病所由來只爲認知爲體之故曾有持牡丹相示者予曰不必觀昨歲見之矣其人曰此正午初開也予曰總是一個輪迴根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然則今歲所開夫安得不爲昨歲所見乎釋氏本心儒者本天伊川斷得煞清楚要識大須從此辨

羅生棟問識仁篇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學者但用工夫非防檢卽窮索二者不用恐工夫亦無可下手矣先生曰曾有舉定性書問某工夫在何處做者某答之曰在內外

兩忘一句其友曰兩忘如何下手予曰此正程先生所以深識仁也非識仁如何透得存的消息非識性如何透得忘的消息棟因曰後儒說大學必以格致爲先生獨謂必先知止必竟誠正格致何處用着先生曰賢試將心意知物爲我面一分剖棟曰說了心便粘着意說了知便粘着物果然分剖不得先生曰試將格致誠正下手處爲我面一分剖曰正了心卽誠了意致了知卽格了物也似分剖不得先生曰如子云則格致誠正爲贅語矣棟爲茫然先生曰此無他總爲不明得止至善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二

的消息故耳予每謂挈出止修爲徹悟孔曾心要止法果得手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誠正格致一切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却乃故生防檢故作窮索豈不自添多事

羅生懋忠舉與環白密證環白謂知本之學固是信之不疑着實細勘畢竟心還是主忠曰誰道心不是主只是歸宿不得環白曰旣是主則便可歸宿矣忠曰主有主人之美歸宿處乃主人立命安身地也認主作歸宿大差大差環白復有駁忠曰試說人與天地萬物還同此性否曰同天地盡了性

否曰盡草木盡了性否渠始疑卒復曰盡忠因曰試說天地草木還有心否渠曰無禽蟲有心否渠曰有能盡了性否曰未忠因曰人任却心還自能盡性否曰亦無是理語未畢輒忻然曰予生平疑今一旦解矣忠思心性之辨儒先難之不肖何人敢爲斷例敬述以質先生先生曰昔象山傳稱子淵有打鳳擒龍的手段汝存此一段指點活潑潑地亦幾希有這般光景矣然亦尚有商量忠請問先生曰姑置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三

黃生天德問易更三聖未嘗言太極也夫子乃獨曰易有太極似於八卦外又添出一箇名目矣先生曰舊詩不云乎須信畫前原有易賢試說畫前之易畢竟是箇甚麼又有指義圖爲先天學者文王圖爲後天學者可圖者非先天矣賢試說畢竟先天是箇甚麼天德曰然則所謂太極者其卽畫前易乎其卽先天乎先生曰且莫執煞爾試看太極又是箇甚麼天德爲之茫然因請問先生曰孔子已說得明白了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先後天一盤托出矣曰如先生指點則乾坤兩卦不亦將爲後天矣乎先生曰

且莫亂道又將驚人

陳生士懿問八卦名目創新從何安立庖羲必有取
先生曰卽八象之用神也程子謂乾者天之性情
最識此意予舊曾曰伏羲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八者羅天地之法象大學以家國天下身心意知
物八者括人世之經綸又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是就則上點蓋以就學者工夫言也乾坎艮震巽
離坤兌是就用上點蓋以就造化作用言也

吳生自誠問一陽初動處莫是先天否故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先生曰動處卽非先天道及心字昭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四

然是用但先天的本色於此際露頭面耳邵子所
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
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
問庖羲其理甚細其語入微也只道得天心之回
復瞬息之光景也石火電光可容轉泊朴實頭不
若道簡易有太極教學者知所歸宿曰太極如何
歸宿得曰自造化言則曰太極以有兩儀四象之
分故就中點箇極字自人物言則曰至善以有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故就上面點箇善字自事
理言則曰中以有過與不及之分故就上面下箇

中字其實卽一物也善可也中可執皆朴實頭有
可依泊如何道歸宿不得曰然則周子無極而太
極之說畢竟是否曰三箇名目總是一箇體段總
是無名之名恐不須更着無極以表之亦決知太
極之不墮於方所名象也

先生曰總八卦而言太極爲之體析八卦而言坎離
爲之用蓋總只是箇水火兩者在天壤間作用也
若非日月往來鳥取乾坤覆載不但此也卽六十
四卦固無一而非乾坤之孕育亦無一而非坎離
之變化也參同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
者最識此意所以者何蓋坎非他卽乾以一陽爻
交於坤而震而艮卽此一爻之流行於上下也離
非他卽坤以一陰爻交於乾而巽而兌卽此一爻
之流行於上下也故就造化看用神固此兩者就
卦畫看用神亦此兩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五

先生曰乾坤者坎離之體坎離者乾坤之用艮震巽
兌推遷變化於其間矣
羅生懋忠曰頃呈心性之辨辱先生是之末復曰別
有商量忠屢夕思之未契其理敢請問先生曰此
在拙刻中向已明白道來顧汝存不察耳答汝潛

書謂不說攝知歸止則恐知字不得落根若執攝知歸止又恐止知漸岐爲二如論至善是切割不
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云云正是犯此病痛彷彿館舍第宅去去來來兩不相蒙涉矣支離於心
體往固笑之而今爲吾徒者又坐此病豈不爲可
訝之甚者乎汝存主人之說雖出一時指點却同
此見又答陳汝愚謂心性之辨大抵難說渾得來
既慮其歸宿或差析得來又恐其支離轉甚其意
亦謂此也忠曰然則必如何下語而後可先生曰
予答汝潛論學字有謂知天之生人而發覺也則
學之淵源可識知子之效父而孳孳也則學之宗
趣可尋又曰試看嬰兒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
亦吸升降上下一氣通流則真可言孳孳而不息
也是學之模楷也亦是歸性攝知之旨自是渾融
不犯着分析的病只以此意求之自漸近理急切
亦未能爲生別下語也忠聞有省
劉生鍾之問如先生云一味歸本太極卦亦可無畫
爻亦可無分辭亦可無繫吉凶悔吝動可無占而
易將廢矣先生曰是何言之謬也繫詞不云乎易
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六

歸本乃見寂然惟無思爲乃能感通惟無思爲而
感通乃見天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只是一味
歸本然爲君自止仁爲臣自止敬爲子自止孝爲
父自止慈與國人交自止信此昭然歸本作用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證印也吉凶悔吝趨避
必如此流行若不於此見得毋怪乎直以上筮看
易臨事違回謾爲卜度因以決吉凶之趨避矣
先生曰乾陽物也以三爲成卦之主故於三發體乾
之義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坤陰物也以二爲
成卦之主故於二發體坤之義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文言復發之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乾因其時而揚雖危無咎矣直其正也方其義
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
不疑其所行也盡矣所以教天下學者之意至矣
先生曰陽貴復學善反復之爲卦固是五陰一陽剝
卦亦是五陰一陽但一陽走向外邊不自爲主而
反從於陰也故陰無不剝陽者一陽收歸自己不
從乎陰而能主乎陰也故陰無不從陽者推而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七

之三陽並在內則為泰三陽並在外則為否剛自外來而為王於內則為無妄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示象之意深矣若陽一往而不復雖天地亦幾乎息矣先生曰乾者天之道也元亨利貞惟乾備此四德無妄者人之道也人道而無妄亦天矣故亦備此四德以為其道大亨而利於正不知已無妄矣又何利正之有

先生曰無妄本無災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則所謂無妄之災也無妄本無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八

所以已無妄之疾也畏於阨於陳蔡非所謂無妄之災乎子疾病子路請禱曰某之禱久矣非所以已無妄之疾乎不能無災不能無疾果無妄直以不治治之勿藥有喜矣

陸生于磐問書載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倒載干戈真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一戎衣天下遂大定矣兵可無用矣先生曰生但知武王之仁足以服天下之至却未知武王之作用蓋以安天下之心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當時諸侯淫亂之當討者蓋多矣紂克之後人心洶洶故放牛歸馬倒載干戈

示不復用以安之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張皇六師克詰戎兵豈復收既放之馬牛羈勒之乎後來王允只不達此假令當時有片楮放赦謂誅止一人則李郭張樊何從而再亂乎應天順人自是名義之正弛張闔闢所以制勝於未克之先安輯於既克之後雖聖人豈得一無作用於其間乎

先生曰易與春秋最合但易以天道言所假者象也蓋義文之視象猶事也春秋以人事言所假者事也蓋宣尼之視事猶象也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九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正為此也象無例爻無例春秋無例二百八十四爻儼然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一爻發一義一事正一法若必執前爻之辭以格後爻之旨如此其可通乎

先生曰聖人作經只是理到如造化般一切出於無心故橫縱曲直儘意揣量自有無窮之味只如西狩獲麟一句何休謂感麟而作春秋以此始以此終其義固好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其義亦好胡康侯復曰制作文成而麟至至林膚齋直以文法解謂文章最難得個結句如

狩獲麟下何可更着一字其意亦好易義如此尤多未易槩舉

先生曰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天道也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人道也

朱生繼堯問曰先生以知本為大學立教宗特作知本兩義以教天下學者功至矣只不知如何却揭修身為本先生曰生以知本與修身為本異乎曰不異同乎曰無不同只似揭知本更好先生曰汝欽必有見試說揭知本好處看曰揭修身為本還着迹揭知本便帖就着本體矣先生曰生未言蚤

見羅先生書 卷一八 十

知生之見必出此三五年來為辨體家風馳滯學者光陰蠹壞生人命脉如隔手猜較相似道兩道三茫無實事區區亦為汨沒困滯者累年直至壬戌經事勘磨乃斷知儒學正宗與此不同塗轍搜尋宛轉偶觸悟機被褐十年邇緣徵信蓋非循章句而揣摩寔乃悟經世之宗而適合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為本知本兩字義果何居此謂一言昭然指據舍修身為本之外寧別有所謂知本者乎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直以為盡性至命之極則矣舊有說聖人看得

修身為本何深邇來學者謾說修身修身看得修身為本何淺正謂此也然此殆非一人之見蓋舉

天下之見凡皆如此也更請試說所指為本者安在曰只此中靈明便是先生曰孔子知靈明否曰豈有不知先生曰允若生言心意知已昭然道在上而了只不知何故不揭正心為本此其中却可着一思量也繼堯曰得非以家國天下之本在身先生曰還包着心意知物否繼堯豁然曰恐外此亦無別有心意知物矣先生曰是矣更有一問每謂大學一書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

見羅先生書 卷一八 十一

却是教以修身為本更須思至善是何物又將何處放着曰只在此心曰心無有不善乎曰發為人者非善道心即善矣曰如此則生所主為靈明者靠不著矣聖人止至善直是只有一善豈有二二二三條善條不善可名至善之理繼堯復豁然曰然則先生所指為本體者蓋可知矣與世儒之見真迥隔一霄壤先生曰汝欽可進矣然亦尚存隔礙曰如何是隔礙先生曰還看得止於至善與修身為本是兩句話頭在繼堯欲再請先生曰姑置

羅生願問孔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正指二氣均停之理即堯之所謂執中也後儒乃曰陰陽之迭運者氣也其理則道也審如此則孔子合指陰陽之理為道又安得直指一陰一陽為道乎先生曰此義本明只為文義牽纏之故只一箇字不對同便自起疑詫耳如此看道理即舌敝耳聾終無有融會貫通之日矣陰陽兩字自屬氣言孰王張是故有渾言之者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有析言之者即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是也後儒之說即是孔子之說但不合專指其中之理為道語意之間將氣與理截然作兩段耳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十一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信口道來形上形下兩俱到矣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何取纏縛

李先生真燕見先生問近用何功真對曰工課之暇端坐寂然比於向時不復大有紛雜間有萌動者只一照便消亦苦不累先生曰不就念上查考則病痛固有逃躲只就念上驅逐工夫又無歸宿予挈止為主意修為工夫真孔曾再作不易吾言若無知止這一步轉底立定命脉則雖日將正誠格致

如數數珠一般時刻拈弄亦只成念慮之紛馳矣

真聞躍然

有友入齋中見真屹然靜坐詰曰汝終日凝然自謂歸本設聞喧雜聲能不亂乎曰不亂還聞否曰聞其友曰不亂善矣更聞未必不亂真舉以質先生先生曰靜而為境亂者中未有主也固不可言歸本然亦烏有不聞之理若一靜而不復有聞便同死灰稿木矣聞而不亂是矣但於歸本的微細更須查考

涂生宗濬問先生以大學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屬用說亦徹悟孔曾心髓非人所敢道者亦前此所不聞至善是體允若先生之言然亦苦難描畫先生曰天地間只有這箇王腦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非此為根本然宰天宰地宰人宰物亦是此為節度至於包天包地包人包物亦是此為範圍故執著形容不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端的只有無聲無臭形容得好然為君依著他恰好是仁為臣依著他恰好是敬為子依著他恰好是孝為父依著他恰好是慈與國人交依著他恰好是信仁敬孝慈信却又形容得好洋洋乎發育萬物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十三

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不可量語小不可間無非此一物以爲之範圍充塞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却又形容得好

有友傳一士人爲方士惑者歎曰此皆高明輩且久在學問者其人伎倆亦殊淺不省何以致惑如此先生曰歌樓酒肆是處可以迷人勝水佳山在在可以適意所以暫憇而不留一賞而不戀者只爲有家之故繩樞甕牖斗室三間天際懷歸必止於是豈有景物迷人便爲留連之理儒學久不明雖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十四

日相從事於此大率彷彿依稀無有至止歸宿所以誘之易眩招之可遷譬之行脚遊僧隨地掛搭蓋合下來本無有家計故也慈湖所記先訓有曰東坡投老顧以養生爲先追想其情可爲心熱真是痛切生輩不可不戒

先生不戒作詩惟不欲以之相角每謂門人曰昔人謂詩有別才歐陽文忠不長四六楊億生而能之故可用其長不可強其短文身寫意有之何妨卽不能於本領上原非有大欠缺也強所不能糜費精神曾不足以希盧王軌轍而全副當精力爲所

牽制過一生矣諸伎皆然只不就伎倆上角競於本領上進修漸就歸一爲有地步矣

蔣生基問符堅之伐晉與曹操之伐吳皆以強衆爲弱所敗不知兩人失處亦頗同否先生曰總論其病大率以驕失之至於交鋒對壘臨機左誤又各自有由也未可一言盡也昔晉將伐宋往覘之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之殆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率善論強弱者以政而善權勝負者以人吳有孫權輔以瑜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十五

晉雖偏安謝安桓冲在焉豈有滅亡之理知已知彼百戰不殆兩人者皆所謂知有強衆而不知敵之未可敗也東坡謂魏武長於料事不長於料人若符堅則併與所謂料事之智兩失之矣

有楚友訪先生蓮槎偶論及告子其友沿舊說謾闢之先生笑曰何但孔曾宗傳千載不明卽告子學問根源亦從古及今未曉其友曰先生何深取於告子先生曰非取之試看名家之作最小文字立論便有來歷况欲以學主持世教而但取辨口給變說徇人又何勞孟子致闢孟子視告子其爲排

斥之難直與楊墨等儀衍不足道也何也以告子之學實於性地上有見而非祇為謾說也他日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無善無不善則告子見性宗旨也故不但不仁非義見謂性所本無即曰仁與義亦見謂非性所有釋氏所謂罪福皆空無所住者蓋酷似之僭嘗以告子是一箇大禪宗者正為此也栢棧非杞柳所有東西非湍水攸分恰好兩箇空體生之謂性亦是一切還他的本色而不為加減也亦是一箇空體惟如此故其做工夫不但外求之氣者以謂為賊為戕即內求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十六

之心者亦謂為矯為揉見如此故學如此此其人地分亦非草草矣非孟子挈出一箇順字直於發用之無心者透見性之本色毫髮舛訛直將視性為空寂而仁義之根源不復揆其所自來矣故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外之於此也其友曰如先生言告子學問非淺矣見地亦至矣如何却墮此解先生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雖有離朱之明亦有不盡之巧陽明先生不云乎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君試看此提揭與無善無不善也之見是同是異

李立軒湘問怪神之事孔子不語却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分明又有箇鬼神矣而世之作佛事者輒為儒者羞稱何哉先生曰世祇知人物之充塞於宇宙却不悟鬼神之充塞於宇宙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是實理實事但人行人道鬼行鬼道自爾其並育並行不相為妨悖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是實理實事無忤於人者即無媿於鬼真所謂丘之禱久矣敬而遠之正聖人理義之中正也何所福免禍之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十七

先生說乾卦無臣位初與二三皆君也坤卦無君位六五亦臣也黃裳元吉以順德而處中此負扆而踐祚遜膚而几几處尊位而不失居下之體者周公身之矣故象之親切有味文言復發之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則宛然畫出一箇周公的模樣矣曰世亦有布衣士占得乾爻之五六者將奈何曰觀變玩占如觀山水隨步異狀此又難以一端求矣但乾坤兩卦之大體自是如此耳
杜生瀛舉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問人只有一心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先儒謂或出於形氣之私或

原於性命之正者其說是否先生曰是也只下文
說二者雜於方寸之間又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分明是有二心矣理却不然
危微兩字蓋是審幾消息發之爲道心者性命用
事也其幾微發之爲人心者氣稟用事也其幾危
危卽人心不應復有一箇微者以爲之主微卽道
心不應又有一箇危者以與之並惟有人心之雜
此所以須用學問之功惟有道心之存此所以幸
有歸復之理道心果能存則人心自爲之退聽矣
又安得有二者雜於方寸之間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十八

因論詩先生曰文字意止詞中詞多不能盡意詩則
與寄言外善歌者縹緲玄微使人咏之不覺一唱
三嘆故古人以詩言志又曰文字有百來句說不
盡者在詩中則數言便了文字有必須朴實頭將
本題目透說者詩則咏嘆之淫泆之直寄之無言
而已而其意益盡又曰文字僅能寫得有名有象
的若詩則能得於意言象數之外并與其意通不
說出而其意益妙又曰看文字須是沉潛貫通方
有會處詩則不然直是能令人言下有悟又曰文
字在天地間如森羅萬象詩則是神氣風霆要之

無非至教故此兩種文字在穹壤間亘古今廢一
不得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八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八

十九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九

門人記述

謝生雲龍述一士人深於史記云自班書後不復有續貨殖傳者欲補之先生咲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微獨聖人學有宗傳卽後之作者立例修文亦豈無個主意史記一書固以紀歷代興亡寔隱隱以發太史悲憤平準封禪顯然刺時任安一書斷例具在所謂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則貨殖傳之所爲作也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深幽囚圜之中誰可告訴者則刺客游俠傳之所爲作也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惓惓之忠不能自明因爲誣上卒從吏議故引畫地爲牢不入削木爲吏不對則酷吏傳之所爲作也奏薄伎出入周衛中絕賓客交忘室家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則滑稽佞倖傳之所由作也不然忠良義烈有可特立體例以表章者多矣而胡屑屑於此班書已誤續而存之又從而誚之謂之退處士進奸雄崇貨利羞貧賤則古今之具隻眼者少矣作者之心能明於後世者蓋亦難矣眼前淺鮮之見又何足云

郭生焯問孟子謂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蓋鄙之深矣孔子却稱其有九合一匡之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孟無二道何其去取褒貶之不同者遠也先生曰天壤間固只有箇聖賢之學然亨屯拯溺補偏救弊亦自有間生豪傑之才孔子之取管仲者取其功而孟子之闢管仲者闢其學也焯聞躍然因問後儒病管仲謂其假仁借義姑卽伐楚一事觀之義正詞嚴亦烏在其爲假仁義名併關之乎先生曰儒者之爲論要以明學故其闢五伯也蓋是誅心伐楚一事功誠高矣至今千有餘年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鮮有能誅其隱者因問試一言之當時所最急者固在猾夏之誅而所最著者莫如僭王之罪管仲之明豈其見不及此却乃尋出一箇昭王之不復來罪雖大而可逖配之以苞茅不貢義雖正而款易服卽此便可以知管仲心矣大率取威定霸要以濟事就功而非必有攘夷尊周之誠念也若如世所見冒昧提出僭王一事進止兩難從何收拾卽此一事推之餘可類見夫安得不指爲假仁借義爲洙泗門屏所羞稱者乎

先生曰吾學別無長只開口便令學者識得便可做

得直是不就誤了人

先生曰易以乾坤艮巽震兌坎離羅天地之法象大學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括人世之經綸易本太極大學本至善始終本末則隱然陰陽剛柔之變化也避凶趨吉學之道無他總是個知所先後而已矣

胡生體元問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之當慎如此故舜將禪禹既戒以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又從而申之曰惟口出好與戎可爲深且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三

矣先生曰言行樞機信如子說只出好與戎一句義蓋不盡於此真有感於天命之不可虛推大寶之原非泛授功高德厚惟禹爲諸茲帝心之所爲簡在也豈有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如奕棋然嘗試而謾發者乎出好與戎蓋亦有畏焉而非祇爲慎言發也

先生問余生邦直近讀康齋集如何直曰康齋集特甚每形日記觀其意真能把扶不爲遇所摧折惜學古少未透關耳先生因誦白沙墓祭詩云吟殘老杜詩千首勘破伊川易幾分却結之曰未了

平生端的事九原風露倍酸辛亦隱隱含着不盡

之意雖然到大節處康齋却便有把持不至失着

只不做官便不受職此則白沙的步驟反出康齋

下也蓋必竟康齋是師白沙是弟子也時黃生璽

在坐因舉近評謂康齋跋石亨譜稱門下士若近

鄙者先生曰只不受官便見他無干進意渠當時

以布衣士窮處卒世受石亨特薦如何忘得孺子

最高潔生不應徵沒不忘感絮瀝曝雞千里致莫

賢者用情大抵如此若不就大處看人吹毛索斑

槩而棄之其人用意就可知矣璽復問曰當時朝

廷聘禮非輕授以諭德官非小此亦似是正應卽

仕何不可者先生曰康齋一到京師便覩見當時

的局面光景矣蓋有以知石亨之必敗也其知者

以謂爲無禮也不知者以謂爲肉也君子之用心

固從來衆人所不識也

熊生尚文曰頃見一縉紳極口稱先生嶺表功且曰

不但能使賊畏且且能使賊感所以滿山盜賊商

旅宵行反有過於中土只不知先生何以處此先

生曰予何足道姑借古人一事言之虞書所謂舞

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文德信可來遠干羽豈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四

能格苗所謂分背三苗四個字其中是有多多少少的作用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畏威懷德苗亦有良此所以不煩兵革而就戢也學者尚論古人必如此看來書乃不為徒讀乃可經世區區小補事緒曾何足論

鄧生子龍問以武侯忠智不能信大義於天下使漢業卒致陵遲此豈非天命限之也先生曰昔唐太宗論魏武謂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果然料事在智集事在才子房掉三寸之舌為帝者師帷幄運籌千里決勝然高帝尊之為師而不命之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五

特將此豈謂子房智不足耶則才氣局量有不同故也假令子房與蕭何易地而處吾尚慮其局不克勝更欲令與韓信易任而當多多益善指揮吞吐吾蚤知其不克任矣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固高祖之所以有天下也亦即高祖之所以為大也隆中抵掌規取荆益謂天下有事則命一軍從益出秦川一軍從荆向宛洛布局立棋宛如指掌若孔明則真所謂王佐才也帝者師也一入益中竟忘東顧雲長忠勇智不足而不擇人為之輔佐孫劉外親內疏劉氏與孫氏忌也司馬懿蚤知之

矣顧彼失此戀蜀忘荆此則武侯才器局量亦少不足陳壽所謂蕭何之相漢有韓彭管仲之相齊有王子城父身兼將相盡瘁鞠躬忠則忠矣然天下事亦斷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為也十贖以上何須親理荆川先生謂無人替得嗟嗟是誠武侯之遇亦即武侯所為短也

因論詩先生曰子美最攻苦擬古工夫豈有不做想到成家時一切盡付之丙丁矣只踏着別人的脚跟便是陳跡守着別人的家數便是子孫此文字所以必貴出奇也邇來文士學秦漢者聲調字句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六

宛然秦漢學歐曾者針線關鎖宛然歐曾自謂之逼真秦漢歐曾而不知去古之成一家言者遠矣此雖李何遵嚴諸公不能免而况其下者乎擅代名宗知必竟有豪傑士出焉而吾未之見也先生曰昔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因往推來百代如見湯之問夏章也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子奚以實之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

此卽近占遠事理一致古云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時不同地不同然道不當異也此聖人之學必以經世爲宗而以修身爲本也

先生曰千里之岐始於足下發軔者若同堂而一粵一燕判不同爲途轍者則趨向之差別異之也天之生物真令凡聖同胎何況老佛若只就體上論與吾儒真所謂共堂處也只其學旨之差別毫分致大小公私之隔絕千里老佛之不同於吾儒直無以異於南轅之不可方於北軌也予故曰不急辨體要在明宗體若不同是天之生物也信有二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七

本矣

先生曰讀書切不可先要立論便不能盡古人之意既不盡古人之意則所擬議論斷者亦決非天下之實理實事矣予蚤歲病亦坐此先公誨之曰古稱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平氣虚心以身處於古人之下乃稱遜志汝書未畢卷先橫不信之心何由得與理轄予聞惕然又蚤年好觀史不讀經濂洛關閩之書到口如嚼蠟庚戌侍先公于操江公署先公偶覽朱子語略有云讀書者須先看經後看史伯恭平生史上手看道理必竟心

粗先公字加圈點命侍吏持付不肖不肖受而讀之亦用惕然今所以稍自信於學問得有入手者實本先公教也不然鹵莽滅裂徒長虛知耳何益何益諸君有志學問坐此病者不可不戒

會友打坐看書先生曰此三者學之大方也缺一不可然會友爲上打坐次之讀書又次之

有友會跡甚疎不移時或信宿又輒告去問之則曰子病或妻病又不然則曰自身有病去後先生舉以戒曰生在世中自有不齊之遭何但妻子小災已身微恙牽纏累更有艱於此者就此撥置得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八

開拔得身子出者爲豪傑因以埋沒了自己者卽凡民從上聖賢豈有渾金打就了的身材生鐵鑄就了妻子艱難困苦轍環周流卒歲窮年聚頭磨切豈皆輕視其身薄妻子而不顧耶兒女心多則煙霞志少僂家亦病之矣諸友不可不戒

丁生輝問先生云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何孔子稱顏子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又似一善之得便可爲終身之執持也先生曰擇中之義自昔看之不明多岐匹羊素絲悲染周末文勝學術之訛足以

亂真久矣所謂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蕃月守也蓋孔子痛之深矣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豈真貨利聲色正多岐之學術足以亂真迷世者也如堅白同異談天雕龍略見於傳記者至今洸洋謬悠猶若可以惑人此擇中所以為儒者要緊事也即予之所謂明宗者是也擇之固貴精守之又貴一鑿井者必及泉溉樹者不離本二二三此牽彼搭決無有望成之理此學之所以必先知止也即予之所謂學必歸宗者此也顏子敏處固是擇之能精欲罷不能請事斯語服膺拳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九

拳固守弗失則顏子之所以學竟底績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豈得以一事之偶善者記憶之欲持之為立命安身之本乎

先生云天下信有生就了的公卿却無生就了的豪傑有待無待克念罔念真只在人自做而人却競要為公卿不競為豪傑未論公卿不可得就令得之慕祿貪榮其人品之不如凡民遠矣文中子所謂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所謂可求者求在此也

先生每論到學術異同之際剖析分明義正詞嚴毫

髮無所假借時有遠友聞教肅然曰公何得自信如此先生曰若不自信又安肯學既不自學又安敢以授他人自信兩字允若公言不敢讓然却不致執半生攻苦博訪深研不但是干利干名亦且無取虛知虛解蓋寔有志於聖人學也信者信其學之可以至於聖人非為執也譬之偶經東海得見孔子守之以為聖在是矣忽有達者親從西海覲面孔子或從南海北海覲面孔子指而示曰而所見者非真孔子也我即幡然從之棄東海如敝屣矣何執乎其友為之大服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

先生曰易象謨範尚是說理孔子作大學則全是說學

盧生大壯問先生說大學以止至善為宗釋中庸天命章以慎獨為要曰獨者何所謂與物無對者是也亦是畫出天命的樣子也顯然慎獨之獨即是知止之善意與知皆其用之發矣誠意章乃曰必慎其獨似即以獨為意者不知古人之所謂獨者必竟是指善乎是指意乎先生曰無對者為獨有對者非獨知中庸之所謂獨者不指有親有聞則知大學之所謂獨者不指有好有惡但就意而言

自有誠之之功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然到意後着工已失先手到末上推排大都費力故一則曰必慎其獨二則曰必慎其獨此正是知本的消息也僭妄每謂知本者以言乎其訣竅也心意知物總爲修之用神格致誠正總爲修之條理若不向本上歸宗止地入竅而直於意之流轉上揀擇而去取之欲其好惡之必毋自欺而常自慊也得乎故緊承之曰君子必慎其獨也蓋顯然直應上章之善而非指有好有惡但人所不及者爲獨也決矣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一

鄧生允中問人處世中無一時離却物故無一時廢得知先儒以格致爲學問始事就於致知格物下手入門理亦似近而先生以謂必先知止何也先生曰此亦甚易知願學者不察耳如要作室必先立一箇規模鳩工聚材自是作室者必備之務若規模不先定而惟皇皇焉講求其所以鳩工聚材者曰我將以作室也試問之可有成屋之理又如行路則必先審定一箇向往之燕之越南北兩分事遂事齊必居一是諸凡戒舟車聚糗糒自是行路者必備之務若向往尚未定持是欲安之乎盤

針徑寸取定廟堂跬步所分期通九譯卒無有背馳而狂走者則止之先定故也夫然後戒舟與聚糗糒與凡所以講求其駕御之方節宣其勞逸之度如百川異趨必歸於海萬國殊軌必宗於京矣旁蹊曲徑夫豈不煩糗糒舟車不經險阻勞頓則其所趨者非其道故也致知格物豈非學者必用嚴整威儀肅恭齋法釋氏有之矣疾徐其苦得手應心曲藝備之矣畢竟宗趣各分所以當下千里曾有一譬假設孔子釋迦老君三人偶然共堂而處其所以迎賓送客渴飲饑食凡皆所謂致知格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二

物事也據其迹豈有毫髮不同之理若必執格致之似而謂二人學同固不可據格致之迹而謂二人學不同方亦未可何者同此迎賓送客同此渴飲饑食即是同此致知格物矣必竟孔自孔老自老佛自佛其所以不同者安在試思之學海於言下有省

黃生鍊問識仁說謂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審如此只學識仁可矣何須更說知本先生曰賢試看大學分明只是箇止至善何須委委曲曲又要說出知本知之者則謂此是

孔子苦心不知者則真只為學問中添出一箇話柄矣賢且試說至善在何處對曰即仁是矣更思仁在何處曰也只是至善先生曰且放下試看本在何處曰修身為本孔子已說定了先生咲曰除此外別何處放着個仁又何處放着個至善予雖說知本識仁一也却斷之曰知本焉斯識仁矣必竟知本到手方有下落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只一摯到修身為本不覺至善與仁渾然俱在於我不復煩尋索矣鍊於言下豁然

賴生維雍問曰嚮晦宴息人理之常夜氣清明世所

共有何孟子乃曰牯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也先生曰世人何曾俱有夜氣夜氣一脈自日夜之息生來世人終日營營嚮晦時又爾夢寤顛倒何曾有息只不息便都是斧斤伐之牛羊牧之牯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也苟待其養無物不長息之所以養之也天何言哉時行物生此正所謂常運常息造化的真消息也若只屏事斷緣杜門却迹亦烏足以言真息

先生曰停停當當恰好管歸天則止也而未始非修心有不正正之意有不誠誠之知有不致致之物

有不格格之修也無非檢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喻如晴空之鶴止水之魚游泳飄飄纖毫神氣不動誰復是修者誰復是止者悟之則真可以想見止修之妙境也

郭華南春渠訪先生言必道良知先生曰致知兩字

陽明先生摯出謂為聖門正法眼藏猶恐學者牯於訓詁詞章以知為識故就上面點出良字若曰聖門之所謂致知者致其德性之良知而非指知識也其意亦良勤矣其功亦殊偉矣然其補偏救弊不得已而為言者亦誰識先生之苦心乎良知兩字非無底案昭然簡牘眾所共知顧習熟先生之論者不復加察耳公試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孟子之意為發明知能之良乎抑別有肯乎華南愕然良久先生申促之不得已答曰往時謾說良知寔不曾體勘到此承公教而思之似不在於知能而在仁義也敢請教先生曰此易知若果發明良知只合說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而義備矣何取更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宛就知能之良推進一步而說只不知公謂知能是何物仁義是何物華南曰仁

義自是性知能之良亦自是性之用事也先生曰誠然誠然凡物須有根乃有苗根苗非二體然決不可指苗便是根又如有形必有影形影非二體然決不可指影即是形知能之良自是性之用事然不可指知能之用即是性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道性善本旨也他日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正是教人就所發處而信其性之必仁性之必義非直教人執其所發之偶良者據之以爲立命安身之歸宿也雲駛月運舟行旸移物之感者無停知之應者亦無停夫安得執既往之良知而擴之以爲將來應用之本乎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五

莘南曰公言良是公言良是容更思之就質

先生曰大學一書原說經常之理不爲防患立方然其包羅統括弘大局緘末學支離種種病痛亦若預爲之所如學知止必要止歸於本則不偏於寂學知本必要本歸於身則不驚於虛言正誠言致格言齊治均平必本歸於修身則伯功佛老訓誥支離與夫狗生執有自利自私者一切非所病矣閱邸報偶感一士人出處喟然謂真曰學必先知乃

能近道此皆是本始上合下不清楚失却先着也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四可字恰好當時之幾四則字宛若迎刃之狀毫髮含情便落後着此孔子所以徹底秋陽江漢也若只懸空形容一個本體如何這等清明如何這等瑩潔到此時光不覺方寸亂矣說甚皜皜肫肫總爲空擲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六

萬生應乾問胡文定謂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其說是否先生曰李延平說得好謂讀春秋如觀山水隨步異狀大率聖心褒貶即是化工錄云曲當事情寔則因物付物真如山水之隨步異狀不可一端求也故予舊序家兄修業存稿謂春秋無例以例求春秋者不知春秋者也以匹夫而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是非非而代命討誅賞之寄危矣危矣故韓愈氏謂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何等憂深思遠故凡所予奪褒貶者皆微詞也隨步異狀例皆變也寧獨定哀之際嗟乎知其無例又知其皆微詞而不執例以求之其庶乎可以得聖人意旨於

十之二三矣

會中有間及閑談者先生正色語曰諸君既從事學問俗務閑情片詞豈宜置口意不到相與歛容靜對有觸處即與提出知本話頭自然邪僻不干燕咲可絕談往事說風傳散漫精神耗氣勞心令人最無收拾不可不戒

先生曰近見石經蓋刻于曹魏之朝正於賈逵諸人之手去唐初非遠也孔穎達顏師古最博涉不祖之必有故文公引石經嗅作憂見論語必見大學及註大學亦不祖用文成於大學尤注意復古本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七

亦不祖用焚書後簡牘大率支離石刻何時豈必孔子自勘蓋鄙人業道之矣註疏本即未善要之義順文從比石本為勝也此諸賢所以屢經校勘必竟以註疏本為主也豈得無見

羅生繼韓始見先生問格物之義先儒議論不同先生獨云萬物皆備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韓雖受教日淺聞之殊覺醒快但格字做手尚有未釋然者敢請教先生曰學問要知本譬如水必有源樹必有根尋着源而後萬派千流有所歸宿尋着根而後萬葉千枝知所從出學亦

如此矣大學說明明德說親民必要止歸至善說平治修齊誠正格致必要本歸修身意亦如此學不明本而徒懸空說致說格辯物辯知未論格致工夫無可下手只知與物先自窈窈冥冥無處討歸宿矣此疑辯所以空多至今未解也只是顏子問仁夫子只揭出復禮為仁待他請問其目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常一及格致由今觀之瞭然實致實格一語不煩俱有下落而知與物亦昭然如在目中矣韓於言下豁然

韓又問韓昔侍諸先輩多有舉濂溪先生學聖章者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八

如云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果然學問只要靜虛動直先生曰不然此是現成話享用語如何叫做現成話因舉手中扇曰譬如此扇歛之初不盈握何曾有箇風來放之六合彌漫清風自至是扇之體本虛動本直非待人之以氣力加減以言詞粧撰而後有此靜虛動直者也故曰此是現成話扇成之後入到手中把持既得其方運用又中其節恰好復得原初歛之寂然若虛用之清風鼓動然却自是把持既得其方運用已中其節者能之從前所以講求之者是有多少議論磨

勤之者是有多少艱難今有嬰兒試以扇授之彼初不知其所以運用把持之方也直皇惑顛倒失其所措而已故曰此是受享語僭妄每云世人全然不曾理會一箇學字學者何所謂法是也凡物皆有法做人亦有法楊子所云斷木爲棋椀木爲鞠亦皆有法而况人乎學也者則正所謂做人之法也吾輩今日所講者只有一箇學字現成的體段何須要你贊嘆他未到的境界那得工夫去思量他明得做人之法學成之後體段自然到手而受享之光景亦現前矣孟子所謂射必志毅匠必以規矩意亦如此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則其意益昭昭明白矣吾輩有志做人若不從學上商量却只懸空贊嘆本體靜則如何這等虛動則如何這等直是真猶之射不志毅而直譽其引弓發矢破的穿楊之巧者也何益何益

時有一老宿欲爲衆剖疑者問曰秉彝好德人有良心學爲聖人人誰不願儘有有志之士大率爲家累所縛不得出頭區區雖老亦願從先王遊久矣只不知此學亦救得饑餓否先生嘆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公之意本欲爲衆解疑如此云云是適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九

以沮衆之志也王曾何人尚爾志不屑於温飽豈有堂堂聖學闢地開天乃只講求得一箇衣飯的計策者乎孔子水飲蔬食顏子陋巷簞瓢曾子七日不火食尚歌聲若出金石超然貧窶不以動心所以高於萬古豈獨孔子只如後來少負豪傑之氣有志功名之輩如韓信者亦不屑此矣昔他一竿垂釣寄食漂母豈不能與世人競銖兩之爭爲活計耶彼其志誠有在也今在坐士固未必人人皆貧就令其貧未必比於簞瓢陋巷嘆過者大率無志自諉者必竟怨天喜得孔顏皆貧假令孔顏不是疏水簞瓢則吾今日雖有孟韓之辯到此如何爲衆分說

有友問修身爲本之義忠從傍言曰只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然忠復曰思不出位只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先生曰此處却有辨大凡聖賢論學旨趣雖無不同然亦有因事發明隨機指點者反身之說固是修身爲本之旨然修身爲本之要在明本而末從本出行存不得反求諸己却是就愛人不親治人不治邊說來就事物點歸本去故明得修身爲本則不必論到人之親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二十

與不親治與不治一副當精神常常只是歸本不
明得修身爲本之旨而只從行有不得處求所以
自反者毫忽之差尚昧本末之分於知本消息尚
隔一層

黃生應虹因歌白沙詩舉惟有堯夫認得真之句問
曰白沙何以專取堯夫先生曰白沙之學康節之
學也但才氣局量不同耳故作用亦稍異而其學
之血脉一也忠因問近世某公之學何如先生曰
吾徒淺鮮且毋輕品前輩但就學問論之却原有
個血脉亦自有個家法喻如子父相承一脉不絕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十一

張不紹李李不續張此血脉之說也然或質或文
或豐或約在張氏固有張氏家法在李氏亦有李
氏家法代相種承此家法之說也世間固有親生
的子孫血脉真矣又能守其家法者然亦有血脉
雖真家產蕩廢詩禮蕭條入其門戶無復有祖父
的舊風者是血脉雖真家法却壞亦有遺養承繼
之子血脉不真却能守其父祖田宅世其清白家
風問其家雖云親支已絕入其門尚爾詩禮整然
是血脉雖不真而家法却在學問亦如此矣後之
儒者豈不人師孔孟然孔孟亦有血脉有家法

曾有書曰儒其人老其學洙泗簪紳葱嶺血脉是
衣冠言動非不宛然孔氏之舊而呂羸共族牛馬
一家其血脉則無以異於抱養承繼之子孫也吾
輩究血脉固必期於針芥相投如父精母血一體
生出考家法亦必要於步趨周折如法祖敬宗相
似毫髮無敢背違蓋血脉若真則此家法者自是
血脉中一體流出天然的節度家法若實則此血
脉者亦自是家法中一體究竟透底的根源有一
背違總爲學旨未的修身爲本雖云孔子一口道
來究其宗傳寔是血脉準繩一齊俱到吾輩以此
自淑固可保其無爽祖風以此上勘先儒亦可必
其不差銖兩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違也用此道也明得此直是尺度權衡默默在
我固無假於方人若此意尚未明得則請姑務自
修方比他人所謂夫我不暇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二十二

羅生懋忠問先儒潔行修身大率皆是高品只不省
學脉毫分何以抵牾如此先生曰此却真難說若
說人品之外有學問學問之外有人品即兩皆未
爲到底的議論矣然却有個公案試舉與諸友一
證之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

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
柳下惠是也人至聖品高矣學宜無不是矣却又
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及
公孫丑舉以問所安却又曰不同道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是昭然學問與人品成兩路矣夫子之論
士也亦有三等其辯儒也曰爾爲君子儒毋爲小
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士之次
者其卽指此也乎今有人而果言必信行必果也
豈不偉然君子乎至律以學之毫釐是與非也則
尚不免爲小人儒也故學問到至處如孔顏則卽
學便是品人品到至處如堯舜則卽品便是學等
而下之學是者方可許他學品高者只可還他品
執學問而斷謂天下無人品者固非因人品之高
而併許其學問者亦謬儒先長處自是昭昭吾輩
所當師法磨勘學問則斷以孔子爲宗無容阿徇
又所謂當仁不讓師道固如是並行而不相爲悖
也

時繼韓尅日赴官復進曰韓雖有幸奉先生之教苦
限迫不免別先生之速陽明先生謂人在仕途如
失足淖田之中恐終負先生之教先生曰此却不

然昔有友問文公曰自昔聖賢成就大率背處做
的多文公曰是則是明道則不然渠一生做官一
生進學豈有官能妨學之理學不可以當官爲取
經世此無他大率病有兩般若非學問之宗旨合
下講得不明必是功利之念頭看得此邊較重如
何不明蓋其所講者必非經世之學學一邊事一
邊故見謂學不足以當官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渾
身功利之根步步爲官所縛故見謂官必至於妨
學若此修身爲本之學實在明得真令在家身家
在國身國雖一日萬機恭已垂裳天下可坐而理
也豈有官能妨學之理韓唯唯曰敬受教矣

先生春會荷塘止於羅黃兩族冬月再會袁能諸姓
並集秩然衣冠以次就坐詩歌二闕先生喟然曰
如此一鄉豈不可稱仁里如此一堂豈不可爲勝
會昔之有志士將擔簦負笈求友於千里之途訪
道於殊鄉絕域之際羣咻衆楚多少艱難今真不
越境而享有餘師矣何快如之時涂生邦直在首
坐顧謂之曰茲事惟清甫最知其難亦惟清甫最
羨其美清甫徬徨本里何止十年訪友無朋集會
無所吾豐學問數載之間雖號興起四鄉首善必

舉湖茫外此則莫盛於荷塘又此則艾岡之會為略可觀也可見學問之昌明雖自有時而里閭之同志尤為難得假令東海有一人焉西海有一人焉川原悠阻吾雖有慕聖希賢親師取友之意安能頓至於彼中也哉然則諸君子之幸生此鄉樂有同心之助者可容虛負

黃生正隨問曰止修兩法先生每謂學出孔曾心要隨體之似覺止的工夫屬在動若不向靜中求討應務紛紜止法殆難用也先生曰聖門挈止正不靠在靜邊所以與禪者之學異下條不云乎物有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二十五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正教人以求止之方也就於輻輳紛紜之中示以至止歸宿之處緣此生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決無有離事離物之理必欲離去事為向靜中求討除是棄而君臣去而父子以求所為清靜寂滅者而後可耳儒衣儒冠以講於經世之學而曰吾欲向靜中求討厭事物之紛拏也恐竟此生無復有至止安立之所矣止為主意修為工夫予每言之矣如作文字必有主意豈有向靜討了主意而後向動處結搆詞句者乎此本易知之理分動分靜

自是沿習舊見之深不曾實下學問工夫不復加察耳

黃垣齋舉周子一者無欲也句問曰聞之先輩有以無欲為體者有以無欲為工夫者工夫本體自要合一此可不疑只不知此欲字與欲聲欲色欲貨利之欲同否先生曰天下只有一個理亦只有一個欲欲聲欲色欲貨利但境界牽引不同耳而其為欲之根祟一也無欲之欲不必指定無聲色貨利之欲要之有所向者無不是欲而其為欲之根祟亦一也體本無欲故工要無欲此本不必致辯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二十六

只上文所謂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尚須一思之知其如何而用力乃可入手耳若只就欲上驅除如掃風中葉剗春郊草一番過去一番生矣曰若然則寡欲之方於養心還有益否時先生目病初痊尚厭日色初設屏續移席續掩門先生因指而言曰如此日光掩了一分豈不養得一分神氣寡欲養心效亦類此更須思滿室賓友共見日光人咸見日而予何獨避日移座設屏要亦不過暫護一時作救弊補偏之法耳必欲目不畏光神氣充足洞開諸門無有呈礙除却設屏移座之外更自有

何方法聞者咸爲躍然

有生言仁卽心者有生言仁爲心之發者舉以請正時文生道宗在坐先生曰宗魯試答此語道宗曰先儒謂心如穀種仁卽其生之理以愚言之心其仁之郭廓乎先生曰此與仁爲心之發者義何所異予答乾齋書謂後之不識仁者覺累之也只此一言斷盡了千有餘年論仁的公案大率皆從有識有知處辯認而不曾從能識能知處推原又答詹覺野書謂目如何視耳如何聽心如何思請君試一推詳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二十七

是謂目視耳聽心思非仁之用固不可謂目視耳聽心思之發卽仁亦未可惟如是故不但視聽之發有邪有正不必盡出於仁卽心思之發亦有危有微不可槩指爲仁聖門所謂求仁者要以求仁之體教學者知所歸宗後之所謂求仁者只是辯仁之用今學者知所揀擇其旨似同其用各別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心爲郭廓之說蓋是以心包仁豈知充塞此身無非是仁豈但充塞此身直將充塞宇宙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徧界中渾是一團生理心特其發機之最

靈者耳生心爲性命字之義或亦有由心者性之郭廓後儒言之此宗魯之所爲習而不察也一時在坐者聞之咸有省

先生辰坐默視諸生俱各斂容肅氣而和煦盎然又爾渾無間隔顧謂曰人之取友親師無以異於魚之得水自然天機活潑諸病不生只如此一坐之間爲友多矣氣質之偏嗜慾忿恚平時豈免想有儘力懲窒尚不能應手消化者假令此時有一克輩攘臂叱罵而來諸友亦必安神定氣有以待之矣此無他則師友之火爲之銷鎔也三千七十

見羅先生書

卷之九

二十八

依依孔氏之門患難周旋而不舍高拱穆清之上兢兢業業望助臣鄰吁咈都俞而罔間成德達材舍此更無良策懲忿窒慾到此真如點雪紅爐絲毫容住不得矣退老西河睽孤析處輒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離羣索處昔賢猶且病之况吾濟乎忠進曰老師不說誨人不倦却說與人共爲之不容倦也則會友者原爲已也非爲人也先生曰然

會止燕坐黃生應桂問曰知本誠要矣但本末之際頗未易辨如以我對妻孥則妻孥自是末若以我

對君父則君父豈得亦為未乎先生曰修身為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未者延平先生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必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自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未也應桂曰然則只是一個修身為本本有定分不待稱量隨事隨物又何本末始終之辯先生曰本之一字雖有定分却又活潑潑地無有定方予每謂蓋孔子觀象於天地之間而得所為本者挈出以定學者之命以立經世之樞使人握之以自修則家國天下之柄在我運之以應物則均平齊治之用咸宜事事反歸身上即事事止歸本上事事立在本上即事事止在善上所酬者至變而執者有常所御者甚繁而握者有要真孔子半生磨勘老後經綸而非淺鮮之襟所得而測識也

會事竣立語諸生曰古人之學是就裏面做將出後之學者却與古異似是從外面做向裏從裏面做將出故必刑于寡妻而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從外面做向裏故只就人面上掩護就皮殼上粧點往往講于堂不講於室講於廣眾大庭不講於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二十九

見羅先生書

卷之十九

三十

生唯唯

房帷替近修身為本之學隨身所到豈有時刻空閑亦豈容毫髮滲漏不信於妻子者即不信於朋友不信於鄉黨者即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矣夫子所謂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正為此也賢輩今日在會堂雍雍如也說義談仁豈不偉然道義退而見鄉黨之異志者即不敢以此開口矣退而見妻孥即不敢以此逼真矣如此志意何由堅立學問何由充長吾今行矣賢輩非退而見宗黨之人必退而與妻孥處也如此堂中雍雍如也說義談仁庶無愧於道義之稱無辜負斯會諸

先生曰辯體之說誤賺學者彷彿六十年來竟無有一識其真者當場聚集競以口語互相駁辨以意見競為摹擬所談者非靜裏之虛光則繼往之陳跡也故予每謂之曰說光景談往事如何叫做說光景或謂之虛或名之寂或頌之靈明或寫其變動不居之景或擬其光輝發越之狀大率皆是強屏世緣抑遏靈體神光迸散閃爍因而有之寔則一氣之暫聚爾於真體何干於實用何補故曰說光景如何叫做談往事見之者大率數載之前求

之者或在始學之際一日所窺一生執着曰我於某年前見某光景我於某座中得某受用就令果係真體發露已不足當目前之用徒厯追尋祇領口頰而於觀體當場一切皆爲架漏是直以一朝所見便當了一生的話本也故曰談往事且使初學之士乍聞其說者徒見其閃爍靈變而莫測其端則詫以爲實有一段變怪非常不可測知之體而舊學者益復播弄其頰舌騰揚其光怪而不務乎實謂一朝得此聖地立躋不復有功夫之可做法天誘鄙愚合下察此壬戌而後即便當場屢屢折之而誕者終莫之省其弊于今尚甚故使學者脚未入門先求解脫虛知日長實行不敦言論空高了無事實身心離隔內外判然有講學之名而祇以爲斯人妬害者則此說啓之也修身爲本孔子坦然提挈若原不爲救弊而設而虛靈方深恰好扶元便爲對證之劑世間忽之不謂之守局拘方則謂之狗生就有甚或畏其法度之嚴而欲預爲避脫之計肆爲邪說黨同伐異妬害甚真則真所謂賊世誣民之甚者也雖然由舊說則言說尚可支撐意氣尚可籠罩雖有忝實德倫若可以欺人由

今學則一說到修身爲本便是直呈了底案和肝膽皮毛呈出與人作證印也知見縱工言說縱巧人盡斥不信矣噫有志孔曾之學爲吾徒者不可不知畏

丁生兼問孔門諸賢敏悟者多矣何參也竟以魯得先生曰悟學難守教尤難學到是處只守得定便是悟不可云別開竇徑另立法門乃是悟也曾子之責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門疑爾於夫子蓋法門隱隱變矣所以一傳而爲田子方已失孔學之宗再傳而爲莊周盡棄洙泗之矩惟有參也竟以魯得承傳學脉似續至今曾而思思而孟至於今萬古日星者則自曾子之守教始也諸友中要悟者卽從此悟謹毋妄開徑竇以誤孔學宗傳敬之哉敬之哉

見羅先生書卷之二十
刻大學古義序

古岡散人陳吾德

大學古義者何見羅先生因大學古本而釋其義以告門人者也先生之學在於明宗而揭知本一言以為宗旨此古義之所由作也或有問於予曰遊於聖人之門者多矣乃稱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宗之云者猶之宗以統族祖父子孫一脉而相承者也道統之傳肇自唐虞至吾夫子集其大成而大學一書則孔曾相傳之心印也虞廷授受精一執中先生則以求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仁為孔門之學而脩身為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聖學若是已乎其義何居曰此正先生之學之大也蓋以吾之一身與天下國家渾然一體少有未仁則私意間隔形骸便分疾痛疴養貌不關涉即軀殼之外妻子不保而况天下國家乎故修其身為止至善之身則無弗仁矣公已公人俱立俱達精神氣脉流通貫徹八荒我闢上下同流此真時雍風動綏來動和之風範矣故仁外無身身外無本本外無學更不分帝王韋布完結此身即以編氓可比隆崇品故曰先生之學之大也蓋先生天資高明廣大論仁似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明道論學似西銘其以知本為宗而以大學為仁書有以也今取其書觀之明白透徹洞然無可疑者則次第用工以修此本者正今日之所當講也顧以予之不敏實隘且陋固守舊聞頃嘗與先生論慎獨二字蓋以為自危微精一之傳而一言蔽之隱見微顯之間發與未發之際人心道心于此判決惟危惟微於焉貞勝此千古之學脉孔門之心傳也慎獨誠意而已矣誠意研幾而已矣而功自格致始意誠心正而身修則至善止而皇極建矣允執厥中者也於天下國家乎何有嗟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求諸心則何內非外何外非內遺物以為知者則虛寂佛老而已矣逐物以為知者則支離俗儒而已矣曰致知在格物正以見吾儒異端之辯不入虛無不落聞見是謂真知幾希之間而已者也物不格則不至不至則不止雖曰誠也正也修也而至善奚由止耶如適遠者發軔之初認定歸宿目視足行一齊俱到此知行並進之功也是道也曾子子思孟子以之相授受者也子思之言思誠也始於學問思辯而終之以篤行孟子之言幾希也由明物察倫而繼之以行仁義今先生知本之學似已大行於時則精察敦行以完

此身之分量誠有望於同志者也茲因崧臺門人彙輯先生古義而重梓之以廣其傳僭爲之序兼以就正於先生云耳

刻道性善編序

見羅先生曰學不急於辯體要在明宗故道性善者孟子宗旨也世徒知其答世子辯告子以爲道性善而不知其全書之旨皆所以道性善也先生發以示人復摘其最精要者二十四條條析之情才能指其爲用之發而所以善者則性之本體所自來也當戰國時人心陷溺牾於刑名矜於詐力流洄於貨利聲色蔽斯爲極揆厥所由則任情之流弊而不知所以自反也一時倡道之士知其蔽不復揣其原如告子荀卿輩者或直以爲性惡或直以爲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而性學遂致淪晦孟軻氏有憂之作七篇諄諄然道性善以挽之然以其無端倪名狀之可卽也故就其發機之順動者表而明之而其意則以道其體非道其用也故其教人也以復其性非牾其情也而世顧昧之欲守其乍見之怵惕惻隱爲充擴追其孩提之愛敬爲本源譬如指日之光以示人善悟者當因指以信日指枝葉之暢茂以示人善悟者必循枝葉以歸根乃直執光之照枝葉之暢茂者據而守之曰此本體之所在也可乎不可乎沿流逐末勢所必由恣慾徇情弊將必至始之濫觴者卒之以瀾

則學不明宗之過也見羅先生有憂之既揭修身
為本教學者以復性之竅復為是編指出性善之旨
以明孟學之宗曰孟氏之所道善者性也非情也即
大學之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先生又嘗有言曰知本
修身而不知知修身為本即是止於至善猶為見之
次也故修身為本之揭與道性善之編言殊而旨一
也嗟乎孔曾之學晦先生揭修身為本以明之七篇
之旨未明先生輯道性善編以表之世之學者苟無
志於明聖人之學則已矣苟有志於聖人之學平氣
虚心取先生之書復而熟有不渙然冰釋犁然理解
者乎先生是編功蓋不在孟氏之下明者觀之老夫
耄矣無能為佞也先生初不欲以示人予從其高第
弟子陸廷獻輩得而讀之以為此尤近時對證劑也
亟相與訂之付梓以傳仍僭為是言弁諸首
萬曆庚辰孟夏後學清江龔一鵬拜手書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五

刻道性善編跋

道性善編旨哉有味乎其編之也夫軻之書昭昭也
其旨亦昭昭也晚近世之儒習而讀之徒沿章句而
不知其指歸皆本於性善即有起而維之者亦祇對
症投劑而和者遂至按方治病愈傳愈遠愈失其真
而此學晦矣天啟
先生妙悟孔曾宗旨提挈示人具載稿刻迺復有是
編命不肖訂之受讀六七匝始若平時讀軻書然繼
而躍然有所悟終則恍然如有所得矣
先生反之自性而信軻氏道性善之旨不肖亦反之
自性而信
先生道性善之編信乎知能者才也未可以挈宗也
學者亦可以自信也先儒曰聖人本天此性善之旨
也亦知本之論也敢僭跋之末簡
萬曆庚辰孟夏吉門人陸策頓首書于蓮槎深處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六

讀道性善編跋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歸本於修身此曾氏獨得夫子之宗矣然孟子七篇其指歸皆所以道性善而又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聖門相傳皆此宗法也豈有他謬巧哉自功利佛老溺人心術而訓詁辭章又以甚支離決裂之弊即有以明道之責自任者亦皆認寒熱為水火每別求蹊徑特立門戶以起人之駭異而崇信之蓋將二千餘年於茲矣孰有明性善知本之宗旨而示人以簡易真切之學哉斯道之炳若日星者幾於晝晦矣天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七

啟我

先生以身任斯道既首揭修身為本以示求仁之方又著是編以究止修之原蓋謂萬物一身也亦一性也知性善而盡之則修身而知本即止矣即知之至矣深見孟氏之學與孔曾相為發明此先生道性善編之本意也譬之窮萬水之源以得其底止持此以教舟人雖不善操舟者亦可遡流尋源而不患瀾之狂溪之曲也其維世立教之心抑何其明且切哉夫道不宗孔孟異道也學不悟自性末學也讀是編而日用學問之功誠不出此性此身之外

矣然孟子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為反身不誠者語也吾儒于盡性修身之學有未至而本止有未知者舍強恕又豈有他術哉不肖韓讀有一得以請益於

先生并自勗云非敢曰能贊一辭也

萬曆庚辰仲秋之吉門人羅繼韓頓首書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八

李見羅先生論語大意序

予自讀論語書蓋嘗有志于聖賢之學而繹其旨矣
曰聖門只是求仁故孔子所與諸弟子答問詳哉其
言之也曷為以一貫授曾子蓋可與傳也然則所傳
非所教乎曰曾子仁以為己任者也及考曾子平生
學問則所省在交謀傳習而所貴在容貌色辭用是
戰兢終其身似又于仁無當者得無所學非所傳乎
而曰曾氏獨得其宗此何以解焉求之而不得牽合
之而不可反覆于斯者蓋十有餘年至歲乙亥見羅
李先生得告歸登日侍教于其側乃就所疑質焉先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九

生曰爾不聞大學之教乎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為本此求仁之竅也此一貫之旨也于是始
豁然寤躍然起曰一哉聖人之學乎語仁語一貫而
非精也語言動語交際而非粗也大學其仁之燦然
者也論語其本之渾然者也三千七十夫誰不曰求
仁而一貫宗傳乃于省身之曾子獨得焉意可想已
他日論顏淵問仁一條先生謂一部大學皆具豈非
以語仁極于天下歸而為之則由已哉世之學者與
之語聖門在求仁則信與之語聖道在一貫則信與
之語仁與一貫在修身為本則不皆信彼蓋淺之乎

言修身而于所謂仁所謂一竟莫知何從歸着也則
將併與之語仁與一貫而不信矣此先生之所以憂
也此論語大意之所以作也嗟夫仁也本也一也論
語也大學也亦一也善學者必究心論語求仁之旨
而後能信大學之言必深信大學知本之言而後得
論語之旨必論語大學有渾融合一之見而後能明
聖學之宗傳謹序

萬曆十年壬午春正月吉門人徐即登拜手書于高
原精舍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十

重校觀我堂摘稿序 稿今改書問

明興博士家言類宗宋儒記註繁蕪探索艱辛青雲之士尊爲時制莫敢彈射之紹興起而倡良知之旨學者如脫喧囂而灌清泠之淵其見卓矣然傳之既久習其說者至玩景象而鄙實踐求本體而厭步趨此見羅李公修身爲本之論所以惓惓也公之秉憲南粵雖戎務倥偬不廢章縫講論之益今休于劔水羅山之間日與諸弟子往復辯論直明宗旨諸弟子彙成簡帙爲觀我堂摘稿既而自遠而進者日益衆公隨問條答大叩小叩人人各得其願復成續稿亦

見羅先生書

卷之三

十一

既傳之矣然間以訛舛讀者至或病焉於是劔浦諸生陸廷獻輩取而訂正編次分若干卷翻刻之爲重校觀我堂稿余聞之曰遐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又曰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觀我者即所以修身也夫謂之觀則自欺自慊俱真見而戒慎恐懼皆其功也謂之修則一言一勤俱實境而格致誠正齊治均平皆其事也謂之身則無時無處可離而心意知物家國天下皆其身之寓也而本可知矣此孔門之實學而非涉於空譚者且陸氏之學聖學也自宋以後排之學術之晦幾三百年公爲表章與程伯子並

傳是日暮遇之公雖嘗梓四大儒以開後學而其立論敷教直接孔曾正脉殊非踐宋儒之迹而且有補於紹興末流之弊也今之欲求聖人之道者此其正鵠矣余辱公世講竊願共學焉因謝生時從持其稿過藥湖之上請序之聊綴數語於簡端而未必其果有當於公之衷也

萬曆辛巳季春瑞郡况叔祺撰

見羅先生書

卷之二十

十二

序李見羅憲副摘稿

古和雷禮

昔孔子論聖學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近道在知止及知所先後又引古人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序直斷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孔子心與天命通從心所欲不踰矩以真知實得者傳之曾子以及子思孟子者也三代以降聖學久湮俗儒拘滯於訓詁汨没于記誦甚或摛繪篇翰以希世用不知反身為本即有高明者代著勲業終非止至善作用間有

見羅先生言

卷之三

三

矯其弊者談說性命類假禪幻上乘之至妄附王靜定性致良知工夫將身所備日用常行者目為粗迹故窮年揣摩無所至止未能措之實用是皆不知本之故一也見羅早承家學已有求道之志及潛心聖經有契於中的然謂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不本諸身即為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不本諸身即為佛老虛玄之學知修身為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先後知之至也蓋真見二句非衍文誤置而標示學本修身可謂切近精實矣夫學者學成其身也身之所至非家

人即國人非國人即天下之人皆日不能無者本諸身以應之渾然一至善則齊治均平孰非知本所推乎見羅知身為本故居刑曹多所平反僉憲飭高肇兵備計除奸宄安良善以平寇聞晉副憲經畫惠州一帶賊巢不忍貪近功遺遠患以徇閫臣投疏養疴而歸蓋仕止久速求不愧孔子之矩而已今以所學引迪後學使皆知修身為本則明已之德親及于民惟至善是止既不枯于聞見亦不流于荒踈而動靜出處之間必不悖聖經矣况撫按採人望交薦見羅于朝則擴知本之實用不灼灼見天下哉予叨崇階

見羅先生言

卷之三

三

愧有款知本實用及告老山居見士習以記誦應世括帖為尚力欲挽而正之未能也幸見羅揭示聖學之本而諸生忻然從之是反泰之機也因李生大昭黃生銓陸生于磐朱生鍾持觀我堂摘稿請正予幸見羅教人學本諸身與今假禪幻表異者迥異故序以貽之使諸生知以修身為本則仕行其義自不待外求矣

原缺

曰所由以生、不已之理也亦天地民
物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不
已之理也惟為天地民物所資以生今
日所由以生、不已之理則知一人之
生理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理惟
一人之生理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
生理則知天地民物莫非吾性中之物
亦莫非待命於吾性者吾欲盡吾之性

非盡天地民物而俾之各盡焉烏可言
盡哉吾于是而知窮理者窮吾始之所
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不已之理而
已盡性者盡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
由以生、不已之理而已至命者至吾
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不已
之理而已理也性也命也安有二道窮
也盡也至也亦安有二功特欲盡其性
而非窮吾性、所以為性安能盡也言
盡其性而非至於天之所以為天何言
至也窮者極盡而無餘之謂生理本無
限量非窮之極盡無餘不得謂之窮何
也未有知之未盡而行之可真其盡者
也至者渾合而無間之謂性命本同一
源非至之渾合而無間不得謂之至何
者未有不盡天之所以為天而謂能盡

人之所以為人者也。蓋吾性無體，天地民物實吾性之體。吾性無盡，盡民盡物盡天地之化育，乃所以盡吾之性。夫民物之衆，天地之大，若此，吾不過萬物中之一物，爾謂可以盡民盡物盡天地之化育，不幾于妄乎？易言之矣。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則知天地雖大，以乾元視之，亦與吾均為萬物中之一物。爾物有

本

三

天也。蓋以天之為天，以此乾元始之，以此乾元統之，萬古此天命，萬古此乾元。亘萬古而不變者，此一界之人，遂隨形氣強弱昏明乘之情偽，故操焉入之，所以為人。其變不勝窮矣。非準以不變者，又安知其變者之所自來？未嘗不與不變者渾合而無間哉！何世之言窮理者，每支離于事、物、之間而不知求之吾性之端緒，言至命者，恍惚于杳杳冥冥之域，不知默運化育之微，權求之不得其門，造之又焉能入其奧也。盡性之宗旨，晦且極矣。吾於曾思孟而得窮理之說焉。吾性至靜無感之先，淵乎寥乎，不可意識，不可見聞，知欲見性者，非窺於一善之端倪，無由得其至善之全體也。曾則以止定靜安而闢能慮

本

四

能得之門思則以戒謹恐懼而呈其見
莫顯之妙猶未也孟子以不學不慮則
聲聞其自然之天機知處知敬則併示
其本來之面目此正吾始之所資以生
今日所由以生、不已之理雖在紛紜
萬變之中而確乎其不能變者因其一
端之發見而窮其全體之極至真與天
命之亘萬古不變者渾合無間性可得
而盡矣吾于仲尼之象乾而得至命之
說焉其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
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利貞
此自體乾之君子言也夫天有天之元
亨亦必有天之利貞何待於體乾之君
子始稱利貞也天能生物而不能俾物
之必遂其生夫能付物以性而不能必
物之各盡其性矧昏明強弱情偽知故

之變至于不可勝窮盡宇宙而觀之其
刺謬乖戾吾不知其什伯千萬也保之
既不可保合之又焉能合哉必且散湯
而無統跋鑿而失倫是始能以一乾元
散之萬乾元終不能合萬乾元為一乾
元乾坤成象乎毀矣惟君子操乾道之
變化而變化之吾盡吾始之所資以生
今日所由以生、不已之理今物、皆
盡其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
不已之理于是乎以命言者各正其命
以性言者各正其性合萬乾元而為一
乾元矣一元之氣與萬物之氣通一無
二而毫無繆戾于其間夫是之謂保合
太和豈特君子之自盡其人之所以為
人而通極於天之所以為天者哉天地
之有憾也于且為之彌綸範圍合天與

君子而完一軌元至命之極則于斯見矣故曰乃利貞夫由三賢以窮理遵軌象以至命盡性之學無餘蘊矣何宋之諸儒乃謂夫子所分付顏子之事業竟不復傳又謂幾聖人之蘊以教萬世無窮者惟顏子欲學聖人者惟學顏子為不錯誠莫知其解也豈有出於窮理盡性至命之外也或雖不越乎窮理盡性至命而不盡于三賢一象之旨也無論仲尼自謂無隱自謂不倦即所語顏子者具見魯論當時諸弟子誰非習見習聞也者其語至命意未可窺觀于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服膺而勿失之則顏子之窮理又孰能外三賢之旨哉獨其謂顏淵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則他弟子不能與也其自

許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許顏子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吾意其所有之是即其所有之樂乎然亦不以許他弟子也雖然即其獨許顏子亦未始非以教諸子也奈所樂何事則自及門諸弟子以至後儒並未有過而問焉者春陵忽有尋樂之云伯子證以與點之意可謂日之中天矣二先生歿又成絕響湖南始判之曰尋樂即是求仁愚因觀伯子於師門所受特冠以孟氏樂莫大焉一語河津又曰曾點言志只一個仁字乃確然信湖南之不我誣也然求之孔門疇不以求仁為事何仲尼絕不與其樂且尋樂果即求仁則遵聖門之遺訓以泝萬世可矣二先生安用別

為名目以眩學者之聽聞也愚求之二
十年始知尋樂雖不外於求仁實求仁
敏捷之徑亦求仁詣極之地也何者孔
門求仁之弟子多矣仲尼曰日月至焉
而已矣當其至也焉得不謂之仁然亦
必不敢遽謂之樂必也三月不違者而
後可言不_九必也中心安仁者而後可
言在中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吾于是而知不言尋樂
則一至之仁而且自信其為仁以樂取
徑非全體此仁而與之混融佳暢不敢
即安矣伯子曰涵養者著樂處養心便
到清明高遠然則尋樂豈非求仁敏捷
之徑與求仁詣極之地哉雖然亦豈有
出於保合太和之義也太和者固太極
純粹冲融之氣陰陽參和而不偏者也

以資始則為元以復命則為和_九非有二
也盡虛空貫宇宙無時無處非其所為
網緼摩盪者天地立命之樞紐人物成
性之淵源生理所以醞釀而不窮真
樂所以鼓舞而不倦者也然其一混
一闢吾之一呼一吸已爾其陽舒陰慘
吾之一顰一咲已爾惟吾能窮吾始之
所資以生今日所以生、不已之理
而盡之則已自其樞紐淵源處探其契
而司其鑰矣太極二氣之網緼孰非我
之網緼太極二氣之摩盪孰非我之摩
盪育神復命凡太極二氣之妙用孰非
我之妙用薰蒸融液翁皇周浹與斯世
益育於一元之中萬物不知也君子不
知也必至是而後可言仁可言樂可言
太和爾然非窮理之始灼見斯樂而捷

趨之安能免曲徑之趨趨中道之作報
我故伯子論窮理曰若窮得到性命亦
可了旨哉言也然則顏學之不傳者非
不傳也莫傳之也諸弟子之所不得
讓于顏子者也仲尼如太和元氣之流
行在四時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
世有自然之和氣嗚呼此豈可以學力
及哉伯子又曰後來曾子子貢致學到
上面獨在孟子指其秋穫之盡見亦為
學脈剖盡肺肝矣有宋以來春陵伯子
默契聖真所不待言紫陽湖南河津致
有真見其他諸儒以窮理之極致律之
不無得失即其所學亦皆有見于吾之
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之不已之理
者藉令有仲尼為之依皈俱可就其學
而一蹴以至之者也愚不肖幼而失學

老而無間實竊自愧天假之靈偶見一
斑以為盡性之學始之窮理終之至命
者如此不忍菲薄自棄且棄天所以闡
發斯文之意願與天下後世共商之
萬曆甲寅六月

毘陵後學唐鶴徵誤

吳郡諸生陳元素書

憲世前編

目錄

孔子

顏子

冉子

端木子

曾子

子思子

孟子

目錄

憲世前編

純自齋

憲世前編

後學昆陵唐鶴徵輯 孫獻可閱

孔子

孔子之先宋人也初微子國於宋微子卒弟微仲立
 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緡公共
 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國讓
 厲公何之後遂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
 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
 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也是以子孫
 遂以氏族嘉為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始為陬
 人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一曰防叔畏華氏之偏
 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娶顏氏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歲即魯襄公三
 十二年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禱於尼丘山而
 生因名丘字仲尼二十四年壬子三歲父叔梁紇卒
 葬於防山二十七年乙卯六歲為兒嬉戲常陳俎豆
 設禮容昭公四年癸亥十五歲志於學九年戊辰十
 九歲娶宋開官氏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而
 異之蓋未有知之者十年己巳二十歲仕於魯為委
 吏料量平子鯉生十一年庚午二十一歲為司職吏

憲世前編

純自齋

青齊息十二年辛未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
 徒受學焉十四年癸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
 防十六年乙亥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
 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十七年丙子二十七歲適郟子
 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聞之見於郟子而學
 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於四夷猶信其之郟也
 遭齊程本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子路取
 束帛贈之十九年戊寅二十九歲適衛學鼓琴於師
 襄子師襄子曰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
 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右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入也有間孔子有所繇然思焉
 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迨得其為入矣黯然而
 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
 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
 曰文王操二十年巳卯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
 晏嬰來獵魯界因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
 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
 中正身舉五段爵之大夫起桑維之中與語三日授
 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二十

四年癸未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學禮
 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
 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
 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
 是粥於是餽余曰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
 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
 禮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
 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
 子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
 之度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
 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之形貌也修肱
 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
 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典者乎周伯
 常騫問曰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
 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
 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

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
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
子之言志矣剛者必折徑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無
不救及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
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
明深察而近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
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已爲人臣者毋以
有已孔子自周及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二十五年甲
申三十五歲昭公遜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聞韶音學
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
孔子
憲世前編 內 純白齋
君臣臣父父子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
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及之公
善其言竟不能用景公造孔子周使適至言先王廟
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
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
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
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二年辛卯
四十二歲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將以
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
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

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
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節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
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齊大夫猶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欲去景公亦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及乎魯定公元年壬
辰四十三歲是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亦專季氏嘗
囚季桓子盟而釋之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
弟子彌衆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
孔子
憲世前編 五 純白齋
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
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
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景公曰
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三年甲午四十五歲邾隱公
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
告之四年乙未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
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
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
嘗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
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

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五年丙申四十七歲季桓子穿井獲如上缶其中有羊焉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性夔罔蝸水之性龍罔象土之性犢羊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責之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烝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

孔子
憲世前編 六 純白齋

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九年庚子五十一歲陽虎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山不狃與陽虎同惡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

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遂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又為大司寇助祭入太廟每事問十年辛丑五十二歲為大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門之不說曰司寇欺子曩告子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威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於夾谷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士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齊侯自諾於是於旄

孔子
憲世前編 七 純白齋

羽葆牙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
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
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
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
官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
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
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
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
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

孔子

憲世前編

八

純白齋

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
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十一年壬寅五十三歲
初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之鞞投之無厭鞞之
麇裘投之無郵至是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
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十三年甲辰五十
五歲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雉之城
今三家過雉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
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
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
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
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五十五歲由大司寇攝行相
事有喜色仲由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
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責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
亂政者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
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孔子

憲世前編

九

純白齋

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
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
其居處足以擷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褻笑衆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
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
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
悄惓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與聞國政三月魯
國大治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
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

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流
 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
 徒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
 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
 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為政必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
 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
 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如致勝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
 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不
 脫冕而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益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
 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
 也夫孔子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
 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御其所逍遙九州無
 有定處世人聞殺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
 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
 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舉
 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於是拘孔子五日顏淵後
 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
 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
 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遂解孔子去即過蒲
 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有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帷中再拜
 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
 厭之天厭之十五年丙子五十七歲衛靈公與夫人
 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
 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
 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

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哀公元年丁未五十八歲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孔子 憲世前編 十一 純白齋

之二年戊申五十九歲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夫已而已矣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不果往將西見趙

孔子 憲世前編 十二 純白齋

簡子至於河而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刺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卿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舂焉顧之慘焉心悲升孔子

憲世前編

十四

純自齋

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遂赦所執吏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子贛送冉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旣去明年四年庚戌六十一歲孔子自陳遷於蔡蔡公孫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

憲世前編

十五

純自齋

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過荷蓀丈人日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於

六年壬子六十三歲時宰子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滯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

孔子

憲世前編

六

純白齋

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網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孔子

憲世前編

七

純白齋

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代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幾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

孔子

憲世前編

六

純白齋

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於是自楚及至陳十年丙辰六十七歲孔子猶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乃自陳及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蒯聵之子出公輒立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國人多予輒孔子既至衛而弟子疑所不冉有子貢以伯夷叔齊之事實之然後知孔子之不予輒也時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問治衛所先孔子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他日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年孔子夫人官氏卒十一年丁巳六十八歲冉有帥師收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

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孔子孔子辭不知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別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喞然四顧題彼泰山鈔確其高粱甫回連枳棘克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

孔子

憲世前編

九

純白齋

滋蔓延惟以末歎涕淚潏潏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哀公問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御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遂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乃詳告之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
訪諸孔子孔子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
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
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
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訪焉弗聽十二年戊午六十九歲昭夫人孟子卒孔
子弔適季氏季氏不統孔子於經而拜子游問曰禮
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然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

孔子

憲世前編

子

純白齋

詩書缺乃刪詩定禮正樂叙書翼以垂世教於將來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年子鯉卒
十三年己未七十歲顏淵死孔子哭之慟孔子有疾
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不敢嘗子路請禱孔子不許
子路又使門人爲臣孔子病間責之十四年庚申七
十一歲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
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齊田
恒弑其君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哀公曰告夫三子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十五年辛酉七十二歲是時孔子著作

既成叙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爲百篇刪詩上采契
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三百五篇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禮樂之說遭秦焚書之變世
不復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孔子觀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可
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敝如也繹如也以成
至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蓋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

孔子

憲世前編

子

純白齋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常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
繫辭以發其秘周室東遷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
復因魯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舉十二公
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約其文辭而指
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
麟遂絕筆蓋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雖有春
秋無所復施故以獲麟終焉其實田恒三晉自是起
也孔子之於當世其志見於春秋故曰後世知我者
以春秋罪我者以春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時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

退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制作春秋譜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東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冬子路死於衛七十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孔子 感世前編 世 純白齋

丘般人也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

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歲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大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雖帝王亦以弟子禮事之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六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孝武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論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至大而不可窮至神而不可測先賢稱之者不啻詳矣率各以其管窺之爾謂非聖道不可謂盡聖道亦不可愚嘗讀周易乾之彖傳而知聖人之贊乾者乃聖人之所自贊也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以爲第言乾元之生物而已其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人以爲第言聖人之成物而已

孔子 感世前編 世 純白齋

乃人之恒言則曰太和元氣則是即元即和即元元非有二也蓋天地間非和不生非生不和惟乾元舉此太和而洩為萬有惟聖人舉此萬有而還之乾元乾之為乾聖人之合德於乾此太和而已故程伯子曰仲尼太和元氣也孔子之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之作一文武之道所由存將以反成周宇宙之太和於萬世也孝經則愛敬之德所繇行將以顯本來知能之太和於一心也子貢稱之曰溫良恭儉讓記者又曰申申天天非見而知之者曷能及此學聖人者顏子其得髓後 儒則茂叔伯淳仲晦三先生其繼述之善者乎魯論所載用敢去取諸子所述莫諱真偽姑以史傳稍為刪潤俾履歷之先後可考云

卷十

憲世前編

苗

純白齋

顏子
顏回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以德行首稱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註曰大都入聖人之門悉知克其有我之私矣惟聖人然後能渾然與之為體而無物非我矣孔子亟稱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註曰世人有過執以為是者多矣亦有雖無執見而是非不能全審或疑於是或疑於非乃所謂貳過也顏子之過原出無心而本來權度昭然不昧一念之過爽然自知矣知之既真安得復行也 又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 註曰在我不起一念即應感萬變皆謂之空 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註曰私者日用間也發者發之日用間也道之流行無間可息人或以私忽之顏子體道之功純矣故其日用之私無非道之所發見流

卷十

憲世前編

五

純白齋

行處矣與時行物生之機同矣

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註曰人人皆人也猶待於為者欲盡人之所以為人也欲為人則擇善要矣何言擇乎中庸也即其平常日用間擇其真性之所發見處也由戒懼之功而得其真見莫顯者是也蓋性固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既謂之性本兼萬善而曰一善者何也性體不可見所可見者當時感應之一端耳故曰一善自非率性之聖

顏子 憲世前編 七 純自齋

則善念欲念不免雜出必精以擇之而後可得耳此見性之學也然得一善即拳拳服膺而弗失則與得一察以自好者何異不知善念雖就所感之一事而發乃其所由發總此本體因一事以識其所由發之本體而保任焉靜與之居動與之游必期觸處皆此本體之作用故曰服膺弗失豈膠於當時所發之一念哉此由悟而脩之道也學知利行事也已該明然一章之義矣可見仲尼之知顏子與顏子之自知無異矣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註曰仁者生生之機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惟人由之以生必全此生幾而後可以為人惟天地人物之所由生必天地人物感得其所生而後吾之生幾可全生幾全而後可以言仁是以聖門之學莫大於為仁顏子以仁為問求所以為人也即求所以使天地人物之感得其生也然此仁見見成成各在當人之身何以待於為即為又何言乎克己也自吾合耳目口鼻四肢而有此

顏子 憲世前編 七 純自齋

身以對天地人物而言則謂之己惟此己實與天地萬物一體而分則反之而與天地萬物渾然為一體者此己也惟與天地萬物一體而分矣則執之而與天地萬物藐焉隔絕者亦此己也正仁與不仁之介不可不辨之甚者何以辨之也惟動以天則耳目口體悉以效吾生幾之用視以天明為明聽以天聰為聰毛髮頂踵不敢自愛則我全賴此已時時與天地萬物相通焉得不渾然為體動以人則耳目口體悉見其為我起因目惟其所欲視耳惟其所欲聽四肢百骸惟其所欲便安惟恐

天地萬物之或妨於已也焉得不藐然隔絕然動以天者乃本來之已動以人者則生後外誘之私耳即下文所謂非禮也本來所無也亦謂之已者何雖曰外誘實亦吾耳目口體之所爲者故也克已者正克其本來所無則本來所有自還矣夫本來之體一還即與天地萬物爲體而仁矣又何言乎復禮爲仁也不知仁以愛爲道愛無差等反爲仁之害矣仁之所以普物而不失其中正之則者以有自然條理在也所謂禮也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記曰

顏子

憲世前編

八

純白齋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卒之肫肫之仁惟在於經綸天下之大經則知典之惇全在於秩之庸而經理綸合得其等殺乃所以行吾肫肫之至念也二程理一分殊之論正本之此朱子言吾儒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此耳以此爲仁則非獨生幾之渾然其充足而條理亦秩然其精詳物物之各足亦物物之各正天地萬物之位育咸在吾生生不息中矣故曰天下歸仁蓋天下之取足於吾仁與萬物之資始於乾元無

二矣或疑分析之精非所以爲渾然一體之義此不然也譬之一人之身五官九竅百骸該而存焉惟各效其職各安其分而後可合之爲一體藉令雜然並出爭於其所不能其可爲一體否是故必百體之從令而後可言天君之泰然必性命之各正而後可言太和之保合必復禮以爲仁而後可言天地萬物之渾然一體也然禮而曰復可見禮乃已所固有之則特以外誘失之而茲復其故耳天下而曰歸可見天地萬物原是生幾中之物非禮隔之而茲得其歸耳吾故曰克其本來所無則

顏子

憲世前編

九

純白齋

本來所有自還矣夫已之當克如此何以爲仁之必由已也正以宰我之生幾而不得與天地萬物爲體者固此已也不得不克者也運我之生幾而與天地萬物爲體者惟此已也不能不由者也何者人必有此生幾而後可以宰制此形體亦必有此形體而後可以乘載此生幾藉令無此形體則此生幾亦非我有但當還之天地雖廣生大生之用不息而裁成輔相之道竟屬之誰耶莠焉而生混焉而盡何以使性命之各正太和之保合資始之功幾於不終天地之化至於無紀矣豈成世界

故必有人而後可使天地位萬物育有此形體載此生幾而後可以盡此人道舍此已別無可以為仁矣要知自資始以來物物具此形體物物具此乾元各各具足無少剩欠新會所謂甲不問乙借乙不待甲供者為仁之力取諸已而自足絕無待於人之助者故曰為仁由已而由乎人哉善乎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又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天下萬物泰州謂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已不以已依於天地

顏子 憲世前編 三 純白齋

萬物真得由已之傳矣顏子之請問其目蓋欲求其細細實實下手處也夫子直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視聽言動即此耳目口體禮與非禮正生幾所由以通塞仁體所係以完欠之大關鍵也然耳目口鼻原是形體一涉形體易墮非禮一涉非禮則種種皆足為生幾之害一禁非禮則種種皆足效生幾之靈故此耳目口體反若能握吾為仁之樞機者舍此無從下手也顏子嘗苦其為累亟欲墮肢體黜聰明以求之將併其視聽言動而絕之是且併其生幾而遏

之矣不知耳目口體無一物之可廢視聽言動無一用之不可行蓋以生幾雖神化莫測必不能舍此諸體別有所發故人之為仁必不能舍此大用別有所致力惟克其非禮則物物皆生幾之發見時時皆生幾之流行矣此為仁最切最要之實功也亦即會思所傳慎獨之功也夫以顏子之見地其於非禮當若紅爐之點雪矣勿之為言儻若力禁之然者可見人之嗜好即根此形體而不一與世涉漸染日深非力拔之何以能去生知之聖或無待禁制學知以下未有能不用力而去之者柰

顏子 憲世前編 三 純白齋

何世人之輕言無欲也恐非有悟入即用力禁制未免流於東而生於西安能掃除擴清哉請事斯語正其欲罷不能之幾也嘗謂顏子而非先之悟則其四勿一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而已顏子之悟而非實之四勿則其見地一曾點之春風沂水而已悟之與脩兩不可缺如此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註曰心即仁仁即心此言不違猶若有二何也蓋念念不息則心即仁仁即心一念有息則心自心仁自仁矣三月不違與日月至則有真見與赤

有真見之分耳未有真見仰至處亦未可謂之仁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註曰此顏子既見道後而自言其入道之次第由悟而入由脩而成以定萬世爲學之準也道體本是發育峻極焉得不高道體本是渾淪堅固焉得不堅道體本是變動不拘焉得不倏忽先後顏子灼然見得道體如此故描畫曲盡其神妙將欲不

顏

憲世

世

純白齋

落階級不事脩持仰之鑽之瞻之一超直入矣不知其見雖直終是虛玄之悟境非實際履地也非有脩証道亦終不可超而入也仰能超而入終不爲我有也何也道雖隱而不可見細細皆發見於費而不可窮之中乃其實用故學者雖欲於無聲無臭處見道尤必於實脩實証處勘驗真真身體而力行而後有所從入而後可與道爲一耳故夫子引而裁之曲而成之使循階級而脩持曰博曰約曰文曰禮巨細精麓一一有個次第一一有個會通如初學一般循循有序密密做去故不特曰

誘而曰善誘不特曰善誘而曰循循善誘然文非他也仰高堅前後之散見於應感而察然其大節目之詳者也禮非他也仰高堅前後之統會於一心而天然歸於一定之則者也驗之於散見故謂之博要之於統會故謂之約蓋道本由一本而散之萬殊學必由萬殊而適之一本則見不流於素隱脩不墮於支離矣謂之博我約我則顏子灼然見我之爲我知文爲我之文禮爲我之禮與君子之傳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畔者相懸矣夫人惟未悟而脩則不無勉強不無苦難卽有才而未

顏

憲世前編

世

純白齋

必能用而作輟乘之矣顏子既已悟矣又用力實做確然見得世間文禮無一非高堅前後之所發見非此博約必不能操此高堅前後之槩柄舉吾身無非世間文禮之作用亦無非此高堅前後之流行此心違違真如不及肯容頃刻之懈弛聖人之勉焉口有孳孳亦以此耳謂之曰如有所立卓爾非道之果有體段方所也顏子初時之見非不確博約之功未施只見得一個活活潑潑的大意未有個拿手既從博約用功則知此文禮卽此高堅前後吾博此文約此禮卽所以操持此高堅前

後道能隱於高堅前後而不能隱於文禮尤不能
隱於吾之情約蓋道雖變化無方有一事必有一
個定則吾於事事見此定則則時時見此道矣總
之欄柄在手則操縱由己身與之為體神與之為
用三月不違在此天下歸仁在此不致其樂亦在
此矣向非夫子之善教俾從博文約禮以進雖欲
從之徒苦高堅前後之恍惚未由得而從之矣顧
能俾之卓然見邪此其意蓋重於悟後之脩所以
歸功於聖人之教如此曾點諸人雖未嘗無見而
終於為狂皆不知脩之故乎故夫子曰不知所以

顏子

憲世前編

世

純白齋

裁之顏子特發此俾萬世知高明之士所重尤在
脩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曰飯蔬食
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註曰程伯淳
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至今學者莫得其解既而曰樂莫大焉樂在

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何事但曰樂在其中不
改其樂猶無悟入處惟加一樂莫大焉則已洩盡
孔子傳顏子之密義矣莫大之樂惟是反身而實
見萬物之皆備於我而已則知孔顏之樂亦惟反
身而實見萬物之皆備於我而已何言乎萬物皆
備也仲尼之老安少懷朋友信而已顏子之天下
歸仁而已天下林林總總之物無不發育於生幾
而此生幾無不根本於太和惟孔顏之一物無間
一絲不累純然太和之醞釀萬感萬應泮然太和
之流行此生生之幾培之愈厚廓之愈宏真有與

顏子

憲世前編

世

純白齋

天命同其不已者物之生者生長者長形者形色
者色無不取足於吾之生幾恬恬愉愉志願俱遂
無一不各得其所則亦無一不共其樂當此一時
上與天地同其包涵下與萬物共其飛躍知識盡
忘形神俱釋有不覺其融融洩洩之至者欲指其
樂曾無可指欲指其不樂其何往而非天幾之順
適耶蓋天下之至和固天下之至樂也疏水曲肱
簞瓢陋巷雖一物不能及及之吾身所謂萬物皆
備者未之有損也其太和之流行生生而不可已
固盎然於吾中也他日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燕雀與爾有是夫是非他即此樂也行者
行此藏者藏此則疏水曲肱車歌隨卷特藏此耳
安得不在安得有改耶乃世人看行藏二字甚忽
以仕為行以不仕為藏夫君用之誰能不仕君舍
之誰能不退以此為行藏人人皆然何必孔顏所
貴孔顏惟有是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哭之慟後者曰
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顏路請子
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

顏子

憲世前編

卷六

純白齋

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以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
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
夫二子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未聞好學者也 註曰不遷怒者有主而虛不因怒
而遷動也不貳過者有過即知不以過而疑貳也
夫易變難制者性怒為甚而曰不遷夫人之過或
見以為非又或疑以為是而曰不貳此非真好學
者不能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
進也未見其止也 註曰道本無窮一止即退自然
無止也進而不止正是顏子可惜處非病顏子不
到當止之地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註曰此可想
見其虛已之衷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
世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顏子

憲世前編

卷七

純白齋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
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註曰此用行
舍藏之一証也孔子於簞瓢陋巷稱其樂孟子於
簞瓢陋巷稱其與已饑已溺同道皆以其仁信之
也

論曰夫受業仲尼之門者孰不以學為事哉毋論四
科十哲及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即所謂三千人者
要未有不學者也仲尼僅僅稱顏子好學且斷之曰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何其斬然絕人之進有如

此邪若果顏子之學與他人異哉顏子之好與他人異邪世之譚者乃謂曾子之學獨得其宗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顏曾何比有而事仲尼者何好學之稱曾子亦不得一與也豈入聖與好學猶有二乎至春陵始曰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於無窮者顏子也程伯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又曰學者要學不錯須是學顏子紫陽之言曰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金谿氏曰曾子雖能傳其昧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顏子

憲世前編 卷八 純白齋

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跡諸子之言則知得聖人之真者惟顏子觀孔子自言樂亦在其中獨許顏子以不改其樂則知顏子所以與聖人同者惟此樂耳周元公令伯子尋其所樂何事宜也當曲肱蔬食陋巷箪瓢一念不能施一物無所濟果何所樂也渾乎生機之流行融融洩洩舉一世而納之太和以還之乾元資始之初者無虧欠也此仁道之全體盡性之密義至命之極功也顏子之所謂好學與獨得於夫子而為不傳之秘意者其在斯乎

意者其在斯乎

頁下

憲世前編 卷八 純白齋

內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與顏閔伯牛並以德行稱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註曰仲弓於時想只是天質之厚重簡嘿可稱近仁實未用力於仁故觀者以為仁而孔子未之許也然其問仁未必不以此啓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註曰人之為人總一仁體舍仁論

憲世前編

四

純白齋

學無學矣然求仁原有兩門一者由悟而脩一者由脩而悟由悟而脩莫要於敬何者敬者使人收斂其精神反觀內照以察其發見之端而得之者也故中庸以戒謹恐懼迎莫見莫顯之機不必更言恕也由脩而悟者莫要於恕恕者使人力祛其間隔而反已觀人以致其推心之術而得之者也故孔子他日語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不必更言敬也顏子於仁蓋已有悟故夫子但語以悟後之脩然克己亦是通仁之路子貢未免以脩而入故夫

憲世前編

子但語以取譬而久之始語以一貫於仲弓之問乃兩語之豈仲弓可以悟入亦可以脩入邪出門使民微細事耳大賓大祭敬之至者也其無往非此敬可知此正戒謹恐懼極嚴極密之功也夫人之情有欲有惡聖賢論所以通於人已者每每以惡論如大學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中庸之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亦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豈以惡之發尤重加人尤易而不及檢耶至於家邦皆可使之無怨必非可以襲取者非其於人已間確有一段真精神之自然流通處焉能得之

憲世前編

四

純白齋

也以此造於欲立欲達萬物皆備境界夫豈遠哉一念之徹耳然悟在脩前其悟猶虛其脩貴密由脩而悟則悟皆實境苟敬與恕交進則悟與脩並力矣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君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註曰易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君德也夫九二臣位也而標其為君德何也文曰體仁足以長人可見仁之為君德也仲弓已於敬處有悟於仁故曰可使南面子桑伯

二七三

子蓋是遺落世故之人想其見趣亦在曾點琴張諸狂簡之列見得天地萬物與我為體之大意仲弓似猶病其不本之敬未為真見故以為問蓋治道固在函蓋一世乃其中調理節目之詳不可廢也夫子曰可也簡謂其所可在簡非謂其簡之可南面也仲弓知徒簡非所以為治必其由敬入者始可致用蓋敬則無眾寡無小大無傲慢之心也其精明慎審必不至忽畧敗事綱領體要自我操之普物無心順事無情之道行乎其間矣此仲弓之可南面也苟以遺落世故之心主之則一切皆

仲弓 內憲世前編 四三 純白齋

視之為不必為廢弛而不舉者多矣何以通天地萬物而與之為體也顏子之循循於文禮顏子之所以為那仲弓之望學於敬恕仲弓之所以南面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曰以天下之賢成天下之事以天下之人用天下之賢而我不尸其功此非特忘己之學即天地萬物一體之道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論曰仲弓與顏閔伯牛同稱德行宜其所得不甚懸也閔子伯牛獨無所傳何耶若仲弓者夫子許之以君德期之以必用於天德王道必且其備而用行舍藏之與猶不之及又何耶豈於孔顏之樂猶有間耶嗚乎此其幾亦微矣聖賢之於天道信有至不至哉

仲弓 內憲世前編 四三 純白齋

端木子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聖門以言語稱曰宰我子貢侍側侃侃如也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問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惡微以為智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又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

子貢

憲世前編

四四

純白齋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貢

曰貧而無誦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季康子問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

憲世前編

四五

純白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註曰未悟時下學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既悟之後下即是上學即是達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夫子信天之知我信於夫子之知天而已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註曰聞一知十乃即始見終徹悟之知

也德性之知也聞一知二是因此識彼推類之知也聞見之知也夫子恐子貢不知學以徹悟為貴而以推類之知聞見之知自滿問之而得其說則知其必求徹悟以達德性之知矣故與之卒之聞一貫之傳其無所不徹可知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註曰不欲勿施子貢嘗以自許矣夫子莫之與也豈其時猶在聞見言語中着力耶無言之訓莫知之歎大有以動之始有反約之機故夫子仍以始之所奪者與之其造就之

方至矣實則夫子所謂仁之方而曾子所由悟一貫者也其旋以一貫語之宜哉然於此亦見聖道之無他岐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註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人得之以生則吾一人之生理即物物之生理必與物為體而後吾之生理始全耳故論仁者論其心之能與物為體而已不問其及物之功何如也子貢以博施濟眾

為問不特欲其施之出於我者博且欲其濟之實惠於物者眾是取必於及物之功也彼徒有與物為體之真心而力有所不及勢有所不行者皆不得言仁乎仁道其荒矣故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要之聖非有加於仁也乾九二之見龍未嘗不曰君德而物各從類之大業畢竟歸乎得時位之飛龍此則仁與聖之辨也堯舜已自為得時位之聖人然其心兢兢猶恐於施濟之有遺而以為病况時位之未及堯舜者乎是世之終無仁人而仁終不可為也不知苟能與物為體已立立人

子貢 憲世前編 四六 純白齋

已達達人人已原無二視立達亦無待推心此則
吾心油然而不能自已之生幾亦渾然與物爲體之
實驗乃所謂仁也卽不然取已立達之心譬人立
達之心則其視人如已而與之爲體恒必由之可
以與仁同方矣又安待於施之博濟之衆哉要之
施之博濟之衆亦豈外此立達之心爲之哉故存
此立達之念而與物一毫無間則一無所施一無
所濟於仁無損也力有所可及勢有所可行則盡
天地民物而施濟之於仁無加也但求之心則人
人可以爲仁必求之及物之功則惟得時位之聖
子貢

子貢

憲世前編

四八

純白齋

人能之豈所以論吾各足之生理哉程伯子謂孔
子語仁以教人惟此爲盡蓋描寫仁人之心與求
仁之功極爲親切矣不然則疏水曲肱簞瓢陋巷
正一無可施一無可濟時也聖賢之心當有不勝
其戚戚者何以云樂又何以言中心安仁三月不
遠仁也耶須知聖人言此惟恐人視仁之難成而
阻其進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註曰子貢稱孔子一則曰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一則曰又多能也畢竟以多學

窺聖人不受命而貨殖畢竟以多學學聖人其於
聖人之空空顏子學聖人之屢空未之知也孔子
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多見而識之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雖不專爲子貢言子貢
應亦習聞之矣至於下學上達而歎世之莫知明
示子貢以萬殊一本之道矣子貢猶未之悟也雖
然子貢亦豈樂於如此哉就其資之所近學之途
徑不能不然耳夫子漸漸提撕子貢亦漸漸融會
夫然後有一言之問始有反約之機故呼而告之
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仍從其素所窺聖
子貢

子貢

憲世前編

四九

純白齋

人者而探之也子貢對曰然非與且信且疑猶未
確知前日之非也乃明語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試嘗論之易曰窅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
窅然不動非夫子之空空顏子之屢空乎當其時
一旦無有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萬事萬化孰
不從此窅然者出之乎大本達道理有固然又焉
有所謂貫也此豈特聖人爲然人人皆然者惟知
識既開雜念紛擾不惟不知其窅然爲何若而自
私用智亦豈感通之常惟聖人之洗心退藏適得
其至虛至靈之體而天機自動一出於不思不勉

之良木原之中條理具備無乎一無乎不一無乎
 貫無乎不貫故曰予一以貫之夫豈逐於聞見之
 未徇其支離之學哉非與與曾子之唯領受者何
 其殊也豈曾子之日有勉焉者行子貢之所致力
 者聞見言語乎且曾子之三省其病在人已之未
 一故悟之為忠恕而人已一矣子貢之多識病在
 內外之未一悟之為性道文章而內外一矣聖人
 之一貫其渾然以天地萬物為體者安有所謂內
 外人已之分也學將有悟不過各借聖人之藥以
 自藥耳卒之曾子貴乎道者三子貢之不欲勿施

幸
 意世前編
 幸
 純白齋

既悟之後亦寧復滯於人已內外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註曰此正子貢所悟一貫之旨
 也文章性道原無有二性與天道亦無有二時行
 物生天之文章即天道也作止語默即夫子之文
 章即夫子之性也曰知天命曰知我其天夫子之
 性即天之道也故夫子每每曰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正謂夫子一身時時
 是動以天時時是性術之流行欲觀夫子觀之此
 而已蓋凡可以言語示人者終淺以性術之自流

者示人則深切而明者由言語而解悟者終能因
 其性術之流行而默有會焉則微妙而精實聞者
 聞道也言語道斷思議路絕而神領心契之謂也
 蓋耳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不可以人力為用者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非不善言亦非不時與弟子
 言然從門入者非家珍因之聞道者蓋寡矣其可
 得聞性與天道乃在夫子天機性術之所發見流
 行處默會之耳故曰可得而聞也此章正與子欲
 無言章相應學者當諦思之

幸
 意世前編
 幸
 純白齋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註曰溫良恭儉
 讓五字即夫子之文章也分明畫出太和元氣充
 周於一身望之者心醉觀之者鄙吝消之景象矣
 夫子與顏子之同其樂與分付顏子之事業竟不
 復傳者俱在於此此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人也其
 終所詣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
 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椞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價者也。山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賢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室之富，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庸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註曰：子貢非徒

子貢 憲世前編 五三 純白齋

尊聖人也。知聖人之至也。聖人非易知也。見道之至也。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問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昔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又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貢 憲世前編 五三 純白齋

論曰：聖門諸弟子，其生質之明，庸顏子而下，無如子貢。聖人之所倦倦致意而必欲竟其成者，顏子而外，亦無如子貢。故夫子絕未嘗以他人與顏子較，獨於子貢有與回執愈之問，意可知矣。奈何其務博於見聞，求解於言語，稍涉支離之途，故夫子一則曰：「不受命而貨殖，一則曰：「子欲無言，猶未悟也。至於立達之答，已吐一貫取譬之方，卽是行恕，猶未悟也。直待一言之問，一貫之傳，而後知爾。我欲惡性道文章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視顏子之速肖霄壤矣。然夫子之倦倦不舍，或抑之，或進之，或誘之，或砥之，不知費却

多少提撥而後竟其成於他弟子夫必皆然也其成也雖未明言其得與孔顏之樂而俱立俱達弟欲勿施則已渾然與物為體之太和溫良恭儉讓之形容則又灼見聖人之太和矣焉有見之若是其密而體之不由其道者乎吾不信也即萬世而下想其獨居三年之心不特見其感夫子育成之恩為獨至亦以知其得夫子之道為獨深已惜乎其學之獨不傳也

曾子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曾點之子點字皙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皆以次對子曰點爾何如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註曰言童冠則舉萬物矣言風浴則舉萬物得所矣 純是一團太和之發育

如哲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註曰只為少却顏子四

勿一段功夫所以脚根不曾着實只可謂之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參也魯久之子曰參乎吾

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註曰一貫之說已見子

貢傳夫道者古今聖愚所共由者故中庸不曰聖人之道則曰君子之道未嘗私之已也夫子乃自

謂之曰吾道曾子亦曰夫子之道若孔子得而私之何也不知道雖大同而聖人之所以聖各有個

見地得力處因挈之以爲教人之法如虎之授舜
舜之授禹則曰執中湯猶未之改也孔子之學在
於求仁真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有生人人物
物以至禽獸草木何莫非吾一體而分亦何莫而
非吾一體所可合提此一念萬事萬化悉相攝入
而無遺矣故曰一以貫之蓋自然一貫非夫子之
以一貫之也語顏子之天下歸仁亦斯旨也然學
者可以語此者鮮矣故孔子每每提出忠恕以爲
教使其實實落落以已之心通天地人物之心則
其可分可合之體於斯而還其初矣亦何者不在
會子

憲世前編 五 純白齋

貫真面目則人將從何處體當一貫乎孔子以立
人達人告子貢而其下卽懇懇指出取辟之說益
所以信忠恕之爲一貫也子貢之所以終受一貫
之傳亦以此
先是會子養會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
必曰有若會子則可謂養志矣會哲嗜羊棗而會子
不忍食羊棗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曰吾
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註曰會子之所由以孝稱也
會子

憲世前編 五 純白齋

攝入之中乎雖不言一貫已暗暗令人體當却一
貫之道矣故會子以而已矣三字斬然盡之然則
一貫其名義忠恕其體當一貫之法也直透乾元
一路前此聖人俱未提出實自孔子始盡發之孔
子焉得不以其道自屬而受其傳者焉得不以其
道屬之孔子也然非孔門之師弟欲立門戶也不
如此則其教不行也說者以一唯見會子之速肖
愚則以爲會子悟稍不徹安能撇却一貫二字而
以平日所常言之忠恕斬然盡之乎此師弟子之
授受悉以神遇也且非會子以忠恕二字指出一

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脅肩
諂笑病於夏畦又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
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又曰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註曰會子之所自勵與教
人率以上數條正所以開孟氏之泰山巖巖也
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子沒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註曰江漢以濯之言其淨之至也秋陽以暴之言其乾之至也特與世之拖泥帶水者反耳乃曾子所見之孔子非真孔子也孔子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一團太和元氣安見有所謂淨染乾濕哉故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試觀天地之間何穢不具何濕不流安病其為不淨不乾也曾子一生兢兢業業臨履豈猶恐染之足以汚其淨濕之足以溲其乾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曰易簣之事先儒亟稱之愚細求之謬也簣既非所常用則初用之時已謬矣何待疾革始易也曾子平生戰戰臨履何等

謹慎安得有此且啟足啟手正見得正而楚之義若此言在簣未易之先則舉身方在謬處曾子不應有此悞若此言在易簣之後則其云及席未安而沒無暇於啟手足矣是以知其謬而不足錄也世傳曾子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註曰大學者學之為大人者也大人以天地萬物為已分以脩己治人為實功故先之曰在明明德立其本也繼之曰在親民達其用也此所謂大學也然有道焉由其道而入則德可明民可親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註曰易簣之事先儒亟稱之愚細求之謬也簣既非所常用則初用之時已謬矣何待疾革始易也曾子平生戰戰臨履何等

謹慎安得有此且啟足啟手正見得正而楚之義若此言在簣未易之先則舉身方在謬處曾子不應有此悞若此言在易簣之後則其云及席未安而沒無暇於啟手足矣是以知其謬而不足錄也世傳曾子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註曰大學者學之為大人者也大人以天地萬物為已分以脩己治人為實功故先之曰在明明德立其本也繼之曰在親民達其用也此所謂大學也然有道焉由其道而入則德可明民可親

不得其道則德且不明何有於民故又曰在止于至善此所謂大學之道乃入大學之途轍也何言乎德也吾得天地生物之心以有生渾然與物同體者又何言乎明也是德也虛靈瑩徹無有陰翳無有渣滓與天地日月之貞觀貞明合其明與天下萬世人心之靈通其靈者也何以明之也本來之明或枯於形氣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紛然起而昏之矣與天地萬物盡相間隔一膜之外邈不相關何以親民也然本體之明不可息也乘其不息之明而有以明之斯復還其明矣何言乎親民

憲世前編

本十

純白齋

也民至散且疎矣必盡天下之民渾然與之爲體俾皆有以明其明德以復其性以遂其生斯可謂之親耳蓋已與民原非二物明與親原無二道吾之德正與天地民物同體吾之明正所以普照於天地民物之間而曲盡其同體之誼者也有一民之弗親則吾之體即有所闕吾之明即有所不照矣可但已乎何言乎至善也明德之端倪動以天不雜以人者也正前所謂明德之明不可息者也夫明德之體冲漠無朕安得以善名之亦安得以意識測之惟其不息之明發之應感之間如傳中

所謂仁敬孝慈信之類善斯出焉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是也大凡易言繼善書言聞善中庸言明善擇善皆指其發見而名之未有自其虛靈之本體言者也惟此善之發也一出於天機之自動而一毫不以人力參焉故善不足以名之而謂之至善焉必察之而有見乎此斯爲見性斯可入德孟子亟指不忍殺鯨乍見孺子以明不慮之知實得於此然雖一善之發見就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真機觀之則明德之全體具可窺矣何言乎止至善也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謂也要知所謂止所謂服膺所以異於得一察以自好且不落於仁智之見者以其非死執其發見之一端也執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真機而已夫惟執其動以天而不雜以人之真機則以之爲君必能止仁以之爲臣必能止敬投之所向無不得其止矣傳中諸止正所以明止至善之止耳然當昏昧之中即欲識其發見之一端未易得也必先知道人人有箇至善之當止思所以擇而得之故首之曰知止中庸擇善之功全在於此蓋孔子志學之始事也乃今之談者以知止爲已知至善而

憲世前編

本十

純白齋

止之則本文五而后能字聖賢不幾嚙語乎嗟嗟此正入德要緊路頭所稱大學之道舉而廢之此入德之所以無路也蓋人自智識一開則利欲沓至卽有不息之明不免真妄雜出天人混淆安可於造次紛擾之中以自莽疎漏之精神求之也必力攝其心使一切向外馳求之念盡息而後能定焉猶未也定之久而妄念不生而後能靜焉猶未也靜之久而檢束可忘而後能安焉總之中庸戒慎恐懼密而又密之功也至此則不惟利欲不得混淆而言語道斷意識路絕虛靈明覺之體隱然已復矣是惟無動動皆天真而后謂之能慮矣此正明德之端動以天者中庸所謂莫見莫顯是也灼然有真見亦確然有定執而後謂之能得矣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之得也明親之功可施矣先後之序可知矣何也以明德不息之明自此而顯著必能灼見乎脩身為萬化之本致知格物為脩身之始矣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而本末實有辨矣蓋已與民雖非二物本則在身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事也終始實有分矣蓋明與親雖無二道始則在明也誠知本始之當先而先之

會子

憲世前編

六十一

純白齋

末終之當後而後之則施為有序必不至忘本而求之末責人而忘自責雖未能與道為一必不至背而馳矣故曰近道不觀之古人乎惟古人為能知先後者彼曰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只一明明德卽貫盡親民事業益以徵人已非二物明親無二道矣然不逮責之天下也必先之以治國遠近之勢不得不論也亦不逮責之國也必先之以齊家親疎之勢不得不論也亦不逮責之家也必先之以脩身不惟明親於此而分而本末之辨亦於此而始不可以不先也凡此以下皆所以脩身也亦未嘗無所先也心為一身之主則正心之功脩身者所必先焉正之者靜虛之中不使有所留滯而窒不使有所馳逐而亡則一身之視聽言動無不得其正矣然留滯馳逐吾心所本無意之動以人者實為之吾心以之不正矣則誠意之功正心者所以必先焉夫心本該體用兼寂感者也乃分心意而究其先後蓋以寂然之體言心以感物之用言意也夫其體果寂然不動何有不正亦何所施功其有所留滯有所馳逐既皆出於意則知舍意無以見心舍意之誠無以求正也惟意之動以

會子

憲世前編

六十一

純白齋

天不雜以人而後可言誠則動且無動况於靜正乎然意何以有誠不誠也則由於知之至不至耳夫知非他也卽吾明德之明也雖已灼然於能得之後猶是靜安中之悟境未爲應接中之實功也苟不能致則明於此或暗於彼明必有所未至矣明有所未至其於天人之介幾之意者能一一無雜乎未可必也致之云者卽中庸之致曲孟子之擴克也惟能以其明而致之於一切應感之間則一切應感在在皆明德之明而無所蔽雖欲自欺而其心不可昧矣然欲致其知而徒虛求之靈明之體而不求之靈明所從應用之物則其物之交物能一一不爲所蔽乎未可必也故在於格物矣何言乎物也夫兼本末而言皆物也而耳目口鼻四肢之爲物尤吾所令之以成其身之物也吾之明德必不能舍之以效其靈者然有格在焉卽詩有物有則之則也要知物失其格則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格則物皆明德之用此孔子告顏子爲仁之目必不能舍視聽言動而別爲說也世儒皆明其昏之故出於物之從獨不思復其明之全惟在於物之得其格以不察物爲明德之所必

會子
憲世前編
文六三
純白齋

不可離耳夫惟物物皆得其格則明德之明實實由此而全卽本來一無陰翳障蔽之初矣故曰知至明德之明實實自此而全則意之所發尚何有參以人而不純于天者乎故曰意誠則心無所累而正心正則身有所主而脩蓋明德之功全在於格物知至由此而誠意正心脩身皆功力之馴致者耳明德旣明則所以親民者寧復別有所求乎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舉而措之耳然則明明德於天下之太舍身更何以齊治均平之道舍脩身更何事哉蓋天下固未有不能親民而可言明明德尤未有已德之未明而可以親民者何者天下國家皆吾明德中所固有之物故齊治均平皆吾明明德中所必然之事也於此不可以見身之爲本乎天下之人無貴無賤有此身卽有此明德有此明德卽有此齊治均平之具凡可以盡其格致誠正之功以脩其身而爲之本者無二義矣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蓋舍此身則萬化無所由始也故必本端而後末治苟以不脩之身而欲資治平之效必不然矣况躬之當自厚者妄自菲薄且不知明德爲何事

會子
憲世前編
六四
純白齋

一膜之外邈不相關而欲舉天下至疎且散之民厚而親之而渾然與之爲體寧有是理哉惟其知本亂而末必不治則其汲汲於脩身可知於此始可謂之知本惟其知厚者薄薄者必不能厚則其厚自責而汲汲於格致誠正俾明德之無不明可知於此始可謂之知至蓋知脩身爲本則脩身之功有一毫之未盡不可以言知本也知格致爲脩身則格致之功有一毫之未盡不可以言知至也此本末終始之不可不知而知本末終始之所由近道也格物之說紛如聚訟久矣最後一說則謂

會子 憲世前編 本五 純白齋

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卽是知本舉世靡然從之以爲妙義夫知本之義已在知先後中矣若又訓格物爲知本則知先後者何說格物卽訓知本則下文又何必言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聖經止二百二十一字而重複錯亂如此乎果是知本何不直言曰致知在知本而又別爲之文曰格物以啓後世之聚訟也且物字猶可托之物有本末之物格之訓爲知則自古未有也要之所致之知卽明德之明無疑也知明德之昏爲物欲所蔽則知復明德之明在去其蔽明之物欲無疑也去蔽明

子思

孔伋字子思仲尼之孫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之門
 門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
 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公之於子思
 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請大
 門之外北面稽首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
 役蓋自是臺無餽也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
 安子思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
 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曰吾
 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
 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
 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
 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
 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先是曾子居武
 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
 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及左

憲世前編

李

純白齋

憲世前編

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
 望寇退則及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
 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
 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
 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子思撰中庸之
 書四十九篇其首篇或曰聖人之微言也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親恐懼乎
 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子思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 註曰此書之旨喫緊以天人一
 德性命一源示人盡性至命之學故首言天命之
 謂性何言乎天命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已何言乎性也詩云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是
 已德即性也有生之初人性之純人人皆文獨言
 文者以文之能不失其性耳終之曰純亦不已言
 性即命人即天非有二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特在

憲世前編

六

純白齋

二八七

夫謂之命在人謂之性耳總之資始之初各得一
 乾元之全不可以差殊觀也何言乎道也率性是
 已何言率性也因其性之發見而不容人力者率
 而行焉是已率之事親則成孝道率之事君則成
 忠道真如天之時行物生自然而無待思慮無
 煩學習一順其天機之自至故曰率性之謂道雖
 發於人實未離乎天也生知之聖也下此而學知
 困知則有教矣何言乎教也脩道是已何言乎脩
 道也非遵聖人之陳跡也求吾性不息之靈機時
 乎發見而可為道者率之是已蓋古今聖愚本無
 子思 憲世前編 七十一 純白齋

禮齋偶有物蔽而本體之靈未嘗息也顧其本體
 寂乎無朕淵乎無垠不可得而致力也惟於應感
 之間察其天機所自至不待思慮不煩學習有同
 於聖人之所率而為道者而一見焉則雖一端之
 發見實全體之呈露也吾亦可率之而為道矣故
 謂之曰脩道此自明善而誠身者也故謂之曰教
 然則道即性也性外無道也不特率性之聖人不
 之離愚夫愚婦亦莫之能離蓋人得天地之生機
 為性則凡此知覺運動孰非性也亦孰非道也性
 不可離道其可得而離乎可離則必舍性以為道

不可以為道矣夫道之於人如此宜乎明善之易
 易也人多不能窺其性體而率之者何也由其拘
 蔽之深終身擾擾向外馳求善念惡念雜然並出
 以不著不察之習當石火電光之耀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之衆又何怪乎要知人心不特利欲
 之雜擾起於觀聞而意見之紛紜亦生于觀聞君
 子以是之故攝用歸體斬然謝其馳求內者不出
 絕其引誘外者不入戒慎有如臨深淵意恐懼有
 如履薄冰意惟戒慎恐懼於未有觀聞之先即有
 觀聞必不得以搖吾之靜定沮吾之虛明矣所以
 子思 憲世前編 七十一 純白齋

何其性真之發者功亦密矣天機偶觸一真陡發
 意念不及經營智故不及叅錯發者未至靈體獨
 呈語其地雖甚隱語其端雖甚微而見莫見於此
 顯莫顯於此矣何以謂之獨也語其本來既超乎
 萬象之先而不與之俱形統乎萬有之源而不與
 之為侶而此一時之靈體獨呈莫為之雜雖即性
 體而又謂之獨也此甚難見幸一見之所以求率
 之者正在此矣敢不慎諸謂之慎者不獨守其所
 發之一端也守其天幾陡發之真體也靜與之寂
 亦動與之感息息保任是否此體接續處處照察

是否此體效靈蓋固執致曲之功兼至矣何以慎如此也以其寂也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所以立天地萬物之大本在此矣其感也則爲發而皆中節之和而所以通天地萬物之達道在是矣夫謂之未發則寂然已爾安見有喜怒哀樂也者嗟夫此聖人之言性所以異於老氏之虛無釋氏之空寂也吾性無可窮之量天下無性外之理特感者未至耳喜怒哀樂之所以待感者何不具也今有不具則忽感輒應者何從來乎吾於未發見其無而未嘗無也渾然在中而已安得不謂之中

十思 憲世前編 七十一 純白齋

何以謂之中節也夫喜怒哀樂之分數輕重各有當然所謂節也然其輕重惟在所感之物我不得以一毫已意低昂之者我不以已意低昂而因物之輕重以爲輕重所以中節也若彼懸其的而吾中之也蓋順吾天機之自然應彼物情之當然得彼物情之當然適愜夫人心之同然何所乖戾何所齟齬吾於已發見其有而未嘗有也油然與天下相忘於保合之中而已安得不謂之和何言乎中爲天下之大本也自形生以來吾於天地萬物漠然不相關也久矣苟夫發之先寂乎無有則感

者雖至安所取應終與天地萬物不相關矣惟此喜怒哀樂悉根於中則所以與天地萬物互相感應默爲灌輸以立心立命恒必由之矣故不特曰大本而曰天下之大本何言乎和爲天下之達道也夫此喜怒哀樂固所以爲通天地萬物之脉路藉令一毫有我之私與焉則推之一人未必準動之一物未必化何以達之天地萬物而無不達也惟其發皆中節則是彼以天感此以天應吾之喜怒哀樂即天地萬物之喜怒哀樂天地萬物之喜怒哀樂即吾之喜怒哀樂吾特從中節宣之耳達

十思 憲世前編 七十二 純白齋

之其有弗達者乎故不特曰達道而曰天下之達道然則未感之先一毫有倚非所以立本也既感之際一事之有滯非所言脩道也此在率性之聖人不待致而無不至者脩道之君子則必求所以致其中和可耳然致之云者非以吾之中和爲未足而求益之也惟以其分量未易滿而求滿之耳然非有加於慎獨也慎而又慎無所不用其慎而已夫人自有知識以來天真已鑿智巧橫生一團皆是人心未感之先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既感之後則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欲其一念之寧靜不

可得矣故孟子以平旦之氣明之則知未發之志
 一念不起不為無風之波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
 以神明其德乃所以立本而致中也已發之後一
 念不增曾不為過額之激惟普物以無心順事以
 無情乃所以脩道而致和也總之所以求率其性
 而盡之也總之是順其天機之自動自寂而不以
 一毫人力參焉而已性之分量一滿則我之所得
 於資始而與天命同其大者無有虧欠矣天地於
 我乎位萬物於我乎育矣此非意之也吾之資始
 於乾元者即乾元之所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吾
 于思 憲世前編 純白齋

適完其本來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分量天地萬物
 其有能外焉者乎以之範圍則不過以之曲成則
 不遺所謂盡人性盡物性而知天地之化育俱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脩道者至此則與率性者為
 一亦與天命為一又何安勉天人之殊哉以愚觀
 之中可致也和不可致也位育之功和非中也
 何者發字之義矢欲離弦之謂也矢之中鵠當在
 持弓審固之初必不能得之離弦之際發之中節
 當在無所偏倚之中又安能致力於已發之時故
 其所謂致者全在立天下之大本而已本立而深

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則中致而和亦致矣苟或
 點檢於將發即能以人功矯之使之中節亦已勞
 於人力而絕非天機之自流其得謂之和乎故曰
 中可致也和不可致也然致中正所以致和也天
 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皆資始於
 乾元元非他也即保合之太和也天地萬物非和
 不生天地萬物之間非和不交少有乖戾則其機
 窒而不通其氣阻而不入矣故惟吾性之和謂之
 達道蓋惟吾之和則兩間之協氣相為絪縕萬有
 之精神相為融液命各正而天地得其所以為天
 于思 憲世前編 純白齋

地性各正而萬物得其所以為萬物始之各得一
 太和者卒之保合為一太和至是則和用而中隱
 矣故曰位育之功和非中也然中實和之根抵
 也總而言之中即未發之和和即已發之中原非
 有二也謂之太和亦合中和言之耳君子之學必
 至於保合太和而後至哉故易曰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觀乃之一字聖人所以代乾元之功
 用全在此矣此孔顏之所以授受而諸儒之所歎
 為絕學者乎

曰大學中庸二書血脉相貫入悟亦同明德即性

也至善即道之不可離者也而定靜安慮與成謹恐
懼其攝心待悟之途嫩尤為昭合 大學之格物體
驗於應感者為急中庸之立本則保任於淵嘿者為
多要之或以實而課虛或致虛以立本非有二也至
於或達以好惡或達以喜怒哀樂皆取其本來之流
通灌輸者以相流通灌輸乃大學獨隱其和於好惡
之表中庸則直掇其和于喜怒哀樂之中益親切而
著明矣顧子思之學術自中庸之外絕無可考中庸
自聖經之外絕不言和何也不特見之檀弓孔叢子
者語多突兀即孟子所傳魯繆一二語猶恐非溫良

原缺

憲世前編

孟子

孟軻解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孟子致為臣而歸去齊宿於晝三宿而
後出晝時梁惠王數敗於軍旅甲禮厚幣以招賢者
鄒衍淳于髡孟子至梁見梁惠王王曰斐不遠千里
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三何必曰利亦
有仁義而已矣惠王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不
果所言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
田忌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
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文多不能載姑
舉要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 註曰孟子此書首剛師門天命之
謂性一言示人以性命合一之學也世之談者率
謂心自心性自性命自命各各不同不知無始以
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總是一個生幾未嘗有二
特天得之以為天則名之曰命非有加也人得之
以為人則名之曰性非有減也以方寸之虛而藏
此生幾則名之曰心心即性之郛廓也以此生幾

憲世前編

七六

純自齋

而藏之方寸則名之曰性性即心之神明也心量之無邊際即此性之生生不已心量之無滲漏即此性之生生無間然則人特患不知性耳一知性則於其無邊際無滲漏之量有不容毫釐之虧欠者矣既知人之所以為人有不知天之所以為天者乎記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言知其性則知天總未知得一邊即兩邊皆知矣此論其本來之合一也猶有盡人合天之功焉知所以養性而已夫性體渾圓原無玷缺亦無增減何待於養也惟心或放而不存則此神明不落昏沉即落散亂

孟子 卷之七 純白齋

則性體始昧而不能與天命相流通矣故必求其放心而存之說詳求放心章則性得其所以為性而知天之道亦不外於此矣故曰所以事天也此猶知性之始事也或天或壽人生雖萬有不齊此性之與天命相流通者原無脩短也視之有貳則惑矣盡性之功且疎矣必於此性之散見於費者一一能脩之於身如視聽言動如于臣弟友曲體而無遺則實實全是一團生幾用事天之所以為天者盡在於我天地且於我乎參贊萬物且於我乎發育於穆之不已且自我而運旋矣故曰所以

立命也殆與乾坤同其不毀矣吾以此俟之彼天壽特其去來之容形耳何足論哉此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此真所謂浩浩其天矣此則盡性之極功也性命之合一蓋如此

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註曰此孟子別性命而言之以見其合一而無二也蓋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本無二道然於穆不已者無所容其偽而物與無妄者不免動以人故有性而不得不準之以命之時於穆不已者雖無所容其偽而氣質稍偏者亦足以晦其靈故有命而不得不盡之以性之時君子不容偏廢也何者夫人合耳目口鼻四肢以成其身其視聽言動孰非所以效吾性之靈吾性舍是亦無所發其靈得不謂之性乎然其動以天而效吾性之靈者此耳目口鼻四肢也動以人而濫吾性之靈者亦此耳目口鼻四肢也可遽謂之性而不反其天命之本然乎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則固命之本

孟子 卷之七 純白齋

一第〇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反文內

然也反之而適得其天命之木然斯不滯于性耳
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人之所受
以成其性者也然何莫而非與天命之元亨利貞
一體而分者得不謂之命乎氣質之清濁厚薄萬
有不齊則昏明弱懸於霄壤矣人以爲命之不
均有若此不知王於形氣之中已屬成之者之
性矣其盡之而至下者此性也任其氣質之偏而
迷復者亦此性也不惟學利困勉之君子有必明
必強之學卽生知安行者亦兢兢匪懈惟恐一息
之少間而顛誤欽若無弗用也然則養性以事天
修身以立命全在吾盡性之功耳故曰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惟其性與命一故養性必由於知命
惟其命與性一故至命必由於盡性由其分析而
觀之則性命之通一無二益明矣

孟子
憲世前編
七九
純白齋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及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

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
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
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
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
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
者也註曰當時論性紛紛不一獨孟子提出性善
二字以爲一生宗旨且爲千古學脉其功偉矣然
諸家之說亦未始無見要必合之而始備耳孔子
嘗言性矣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斯其備矣其曰相近則知本原雖同而清濁
厚薄不無差別曰習遠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
之說所從出也曰上智下愚不移則有性善有性
不善之說所從出也然自其本體觀之則告子無
善無不善之說未爲無見也姚江祖之曰無善無
惡心之體世咸執孟子之性善以攻之不知性體

孟子
憲世前編
八十
純白齋

寂然如彼太虛故先儒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縱說性便不是性則知此中原無處着得個善也
 試嘗及觀於一念未起之先竟所謂善竟不可得
 惟念一動則善斯形焉故孟子即言性善亦未肯
 於太虛中着一善字直撥情與才而示之曰乃若
 其情則可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
 之罪也吾姑不與人論性體其發見而最可證者
 情與才而已情即性之所發才即性之能發者使
 情而有不善才而或能為不善吾亦未敢必性之
 善也以今言之情則可以為善矣才則不可以為
 不善罪之矣猶不可以必性之善乎然何以見情
 之善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非情乎非情之
 善乎藉令惟賢智有之而人不皆然亦未敢信情
 之善也由殼觥呼蹴觀之雖庸君乞子天機所動
 真念躍然即其人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其為均
 稟同賦而人皆有之何待言也要知此情雖因外
 感而見豈由外鑠而得天下未有有苗而無根有
 流而無源者此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吾
 性中仁義禮智所發之苗所出之流也不然一般
 觥一呼蹴之間吾不知此惻隱此羞惡陡然從何

憲世前編

八十一

純白齋

而得也故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者也此吾以
 情善而知性善之一証也夫人亦弗是之思耳其
 曰求則得之可見求雖在人而所以能得則才也
 其曰舍則失之可見舍實由人失亦由人非才失
 之也得失之間相懸不特倍蓰且至於無算者惟
 不能盡用其才之故耳何也性有此一分之善才
 即有此一分為善之力不然何一般觥一呼蹴之
 間惻隱羞惡之心發之能滿其分量如此也不能
 究其火然泉達之勢以普之四海正惟陷溺其才
 而不盡其能耳豈才之罪哉知非才之罪益知非
 性之有不善又一証矣愚因是思之以性為無善
 則仁義禮智根於心者非乎自乾之有元亨利貞
 而人已得之為仁義禮智矣不可言無也以為有
 善則雖無感之時仁義禮智當雜然並陳樊然爭
 出相與柴柵於胸中矣觀之無感湛然虛明已爾
 淵然寥廓已爾不可言有也不可言有又不可言
 無則吾心之體竟若之何老子不云乎三十輻共
 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人心方寸之虛實與太虛
 同量惟其不見一善故萬善皆備惟其萬善皆備
 故不着一善當其寂然之若無而非無也及其

憲世前編

八十二

純白齋

爲之隨感輒應而非有也洪纖高下罔不攝入若
淳畜而待焉輕重疾徐罔不肯貌若稱量而出焉
此其至神至靈與天載之無聲無臭同其體未始
不與天運之時行物生同其用吾性之全體大用
蓋如此說有說無皆爲綴語况乎無善無不善有
善有不善何可置喙也中庸以喜怒哀樂置之未
發之前義亦如此

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
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孟子

憲世前編

純自齋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註曰何謂故與生俱
生本來所固有之謂何謂利自然而然人力不與
之謂此性體也人生爲學只求復此性體而已天
下之言性何多途也不知性也者惟與生俱生本
來所固有而已一着擬議一涉勉強卽非故矣故
也者自然而然人力所不得與而已柰何智識一
開真性盡鑿哉程伯子曰人情各有所蔽太宰患
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用智
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跡此所謂鑿也夫此智豈非

吾性之靈覺但一維以人利非利故非故矣可惡
甚矣莫難於禹之治水第不自用因水之性而水
治矣於此得利之說又莫難於曆之求至第緣既
往以推將來千歲之日至可致矣於此得故之說
然則舍利安可言故舍故安可言性哉孟子論性
惟此法門異日言固有皆有卽故之云也言不慮
不學卽利之云也其實舍此亦別無道也

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註曰形
者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也色者視聽言動也世人
咸謂形自形性自性不相待而有詩人曰天生蒸

孟子

憲世前編

八四

純自齋

民有物有則雖相待而有矣猶未免二之也孟子
直曰形色天性也謂形色卽是天性絕非有二蓋
天生人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卽爲視聽言動之
用卽爲恭從明聰睿之性矣故洪範不曰視思明
聰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直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
明聽曰聰蓋思猶爲學之功但如一曰字則知有
生之初本來之形色各是本來之天性矣愚諦思
之天惟先有是生生之幾故洩之人以寄其生亦
必先有是天性而後生之爲形色以效其靈謂之
曰天性則雖屬於人而猶未離乎天也故着一思

而後恭從明聰猶未可言天性則猶未足言踐形
惟聖人之自然而然動容周旋中禮恰與原來一
般方是盡性方是踐形夫人至踐形則耳目口鼻
四肢百骸始不虛生矣大學之論脩身焉得不自
格物始顏子之為仁焉得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
為目也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註曰孟子

孟子 人憲世前編 八五 純白齋

之論心前後語句千變萬化總來開示人一個自
然而然動以天不雜以人的真心欲人識取以為
返本還元入聖血脉路而已要知隨他善念一涉
着學而能慮而知便是人的意識上起的根苗便
不可憑據以為天則與那自然而然動以天不雜
以人的真心猶是天淵絕無用處惟有一個不待
學而能不待慮而知從良心自然發出的纔謂之
良知良能纔是脉路何也良者本原自有之謂益
與生俱生無用於學慮者也惟其不學不慮則一
毫人力無處着得非本原帶來何以有此知能也

然於此空空說個良知良能更不指出所知所能
者何事則聰明智巧之士不辨天人不察真妄悉
以其當下情識所發動便認做知能之良何所質
証一墜此惡道遂無自拔之日何也肆情縱欲人
情所最便又濟之以學術云云則終身欺已欺人
方謂得計蓋有愈陷愈喜愈喜愈陷者聖賢學術
豈肯留此一大弊竇為通逃藪也故急急點出曰
所謂良知者非空空一個知也是孩提知愛其親
之知稍長知敬其兄之知也謂之孩提稍長則知
識一毫未開正在不能學不能慮之時不知人說

孟子 人憲世前編 八六 純白齋

他能愛不能愛能敬不能敬併不知父母之當愛
兄長之當敬亦不知我此為愛父母敬兄長只是
油油然一段天機之自動真性之自流不可遏耳
何處攪得一毫人意入又言無不知愛無不知敬
可見不是偶然一個兩個聰明伶俐孩子知得就
是極愚極蠢的到這個去處無不知愛無不知敬
的真是看盡天下孩子這段精神再掩不得不是
原來均稟同賦何以能然然此良知何以能愛能
敬也只為吾性中原來有此仁義故不知不覺發
之於親而為愛發之於兄而為敬耳天下之物有

根斯有苗我不能視其根則視其苗可以知其根矣要知欲視其苗非直爲其苗也正欲見其根耳學至於見其根則橫心之所念橫意之所出莫非其苗矣何以信其爲仁義也以其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克之可以達於天下耳孟子於乍見疇蹴率以人皆有之爲証蓋非人心之同然亦不足據也或言孟子先言良知良能到後乃只說一個知字不知就孩提而論知猶未必是知能却實是能矣弁人有爲孺子泣老萊子爲小兒啼正是苦於學其能爲難耳孟子却於其能處見知始爲真知非

孟子

憲世前編

卷七

純白齋

曰其知卽能也或以爲良知良能只是入聖路頭未是聖人知能盡處不知此乃人人生來本體惟赤子一毫知識未開故能全得在學者一生功夫只是要復得這個自然而動以天不雜以人的本體堯舜一生兢兢業業於人心道心之辨正謂純動以天方是道心稍雜以人卽爲人心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允執者執此也一毫雜之以人便不可謂精不可謂一不可謂執矣到得誠者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剛剛勾復得赤子不學不慮之初非能有加也蓋此

知能之良處萬事萬化之天則皆備真是無少欠缺不可增減者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羨乎其日夜之所息乎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爲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

孟子

憲世前編

卷八

純白齋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爲人也寡慾則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慾雖有存焉者寡矣註曰孟子此言專發明良心之難泯卽放失之後猶有可尋猶有可養無柰其梏之反覆耳夫人至於旦旦而伐則已無日不泯於利欲仁義之美全不可見矣宜乎其無復有發見時矣不知良心原是與生俱生根深蒂固斬伐急不能盡特以利益叢中無空隙發出耳苟其向晚而卧雖不能如君子之晏息卽是意倦神疲一覺好睡則其與接爲構

日以心圖到此亦不覺止一止故曰日夜之所息
 息有止息生息二義常是一邊止一邊生故其至
 天明而醒昨晚今朝前後際斷利欲未交氣既稍
 寧心亦稍清良心便會越空發出昨之所謂是今
 或知其非昨之所謂非今或知其是雖未必全體
 之悉露而一念之好惡與人情之公好公惡大畧
 相近矣幾希正人所異於禽獸處此可見人之良
 心惺惺不泯躍躍欲出惟惡念之阻塞耳惡念一
 止善念即乘空而萌何其耐於斬伐如此也非其
 與生俱生根深蒂固而能然乎於時即能察而養
 孟子
 憲世前編 八九 純白齋
 之全體之旋復正在於此矣蓋此一念之好惡即
 從全體見亦君子因用窺體之一路矣奈何當時
 既不能自察遂不知自養日起所為仍是利欲反
 反覆覆汨沒愈甚若為所束縛然者一毫不復自
 由如人為桎梏所困更不能稍稍展動魂夢之中
 盡屬顛倒而夜間亦不復止息善念無隙可乘將
 幾希之盡去始之與人相近者乃與禽獸近矣人
 見其為禽獸也若謂其人原未嘗有為善之才豈
 其情實哉不然則其斬伐之後猶能於平旦發出
 是何物也由此觀之則知其消長之幾只在於養

不養耳養之而長失養而泯夫物皆然而獨於本
 來之良心乎然不識心體亦何以知養之方養
 之功也由孔子之論心者可以識心體矣其曰操
 存舍亡者非責人之操舍也言心體本來一操即
 存一舍即亡者如一向舍之而亡杳無影響宜若
 存之之難矣倏而操則倏而存莫知其所從來亦
 莫知其何以易存之若此也一向操之而存時時
 現在宜若舍之亦未必即亡矣倏而舍則倏而亡
 莫知其所從去亦莫知其何以易亡之若此也俛
 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何其出入之無定時也鄉
 孟子
 憲世前編 九 純白齋
 者止宿之地也即方寸之虛亦安得指為神明之
 舍何其棲泊之無定在也人心本體固如此耳故
 曰惟心之謂不是以妄心言也蓋吾之心本極天
 下至神至妙變動而不可拘圓神而莫可測者一
 意於操而強為束縛是以枯槁寂寞而殄滅其變
 化之靈機也不可不知所操而聽其馳逐是以
 利欲攻取而迷失其變化之靈機也不可也要知
 其存亡出入皆天機之自然分毫不可以人力與
 之者蓋凡涉於人力者皆欲也障礙此天機莫如
 欲昏沉此天機亦莫如欲故一涉人力雖常在腔

子程不可言存不涉人力則周游八極不可言亡
吾惟因其日夜之息以息之俾晝夜之氣無非平
且一毫無所紛擾其寂也吾與之寂其感也吾與
之感其感而忽寂寂而忽感也吾一一順其忽至
之機而不增一念不減一念而已辟之蹈水者任
水之情與濟俱入與汨俱出而我無私焉辟之養
虎者順虎之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而我無意必
焉寧有溺與啣之患哉以天下至靈至妙不可把
捉不可猜度之物吾亦以至靈至妙不可把捉不猜
度之道養之則天機自爲之暢茂條達矣然一毫
欲根之未盡是卽一時枯亡之未已安能順此天
機亦安足以言養乎孟子他日又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
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低昂貞勝間不容髮必
至於無欲始可令心無不存始可謂養心也先君
子晚年造履之所至具見之與講司馬書中悉此
道矣

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及身而誠
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註曰中庸言仁
者人也孟子亦言仁也者人也直見得仁只是一
個生生不已之幾而人得之以有生目視耳聽手
持足行無非生幾五官百骸一失其道卽謂之不
仁故曰仁也者人也然其生幾雖散見於五官百
骸指其一體而名之爲仁不可也惟心有徑寸之
虛生幾則充塞其間而後此心有此至神至靈變
化不測五官百骸由之各得其職則仁直人之心
耳心之生生卽仁之生生舍仁之外無心舍心之
外無仁其義益深切著明矣然何以見心之所以
爲仁也要知仁之生幾非獨吾一人以之而生大
之而天地小之而人物草木莫非其所生吾得此
生幾以有生則凡大之而天地小之而人物草木
莫非吾生幾之所貫徹莫非吾心之所生成者也
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率此生理以仁萬物而實
實與之爲體無有隔閡無有遺漏全是一團太和
之氣融融洩洩於宇宙之間此之謂道此之謂路
此之謂樂奈何有放其心者則其生幾既槁而道
路亦窒矣聖門原有兩項工夫一則曰求放心一

孟子

憲世前編

九

純白齋

孟子

憲世前編

九

純白齋

則曰強恕而行大都人心爲利欲所迷則必昏昧昏昧則有放逸非惟於天地人物邈不相關一身之精神血脉不復流通故非惟不能求且不知求矣然則舍求之外又何所言學問哉先儒曰人心一提便醒而曰求放心早是多了個求字不知孟子之意不曰存不曰收而曰求且以而已矣字結之謂學問之道爲盡於此豈可草草論哉一提便醒只可言之素識真心之人不可槩語初學也自人心之放也真妄雜陳樊然淆亂是非顛倒懵然無知非有擇善之功何以識其真心非有戒慎之素何能擇善齊宜實實地不忍告之殼鯁反而求之且不得於心乞人實實辭羨感於死生之際終不免奪於官室妻妾以喪其本心只爲先前不曾有求的意故當時不能擇不能識遂至覲面錯過所謂求者卽學庸定靜安慮戒慎恐懼之功也凝神定氣苦切攝持俾引誘莫交情識不起於端倪之發見有如乍見有如平旦灼然見一段生幾充塞於中吾之有生皆是此物天地人物之有生亦是吾之此物盡力保任一毫不容他沾染一毫不容他滲漏完完全全還他一個生來面目方可謂

孟子 憲世前編 九三 純白齋

之求放心豈一念之間乍明乍滅若存若亡其存也不過勉強束縛操存稍懈放逸如初者可同日語哉人生孳孳好學汲汲嘗問不過欲完此真心而已舍此之外又何以言學問哉強恕者卽孔子之所謂取譬也不能從本體上一是只得隨事勉強已欲立則思人亦欲立已欲達則思人亦欲達已所惡則思人亦惡而勿施焉雖未能頓然與物同體其所操持步步皆仁者之事以漸而久則腸胃日消精神日貫仁體亦日完矣故曰求仁莫近焉要知求放心者先識心體而克之以事者也學知利行事也強恕者勉盡其事而求復其心者也困知勉行事也乃孔子之語人一則曰已所弗欲勿施於人一則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求放心一路未嘗以之立教豈以其恍惚而難尋不若操持之有據耶其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曰居處恭執事敬亦以求其放心也乎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

孟子 憲世前編 九四 純白齋

大人而已矣又曰臣聞之胡乾曰王生於堂上有宰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爨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殺鯨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庶幾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非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孟子

憲世前編 九五 純白齋

反藁裡而掩之又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註曰此書言惻隱羞惡不同要識動以天不雜以人之心則一令人於

真心發見處察識擴克以爲知性復性門路則孟子獨得之妙立教以開示萬世者也一點真心雖與五官百骸同付于天實則付之以宰制百骸應酬萬變之權而爲之主者體之大者也何則體以思爲主思者神明之妙用所以審得失辨是非者也耳目口鼻諸體皆塊然以形生而不能思者聲色臭味一誘之則懵然而不知所辨別矣惟心則神明之所藏以思爲職思則得其職不思則失其職矣蓋思正所以運宰制百骸應酬萬變之權者如視而思明則目得其官矣聽而思聰則耳得其官矣諸體莫不皆然惟人不知有此主宰而濫聲美色日交於前心未及思而耳目已爲所誘神明且汨沒於其中則諸體反能奪此心之權矣誠知天所以與我之意而先立乎其大者提得真心出來做主一意保任十分服膺動靜寂感一任其真辟之君權獨運百辟自爾效能太陽當空羣邪爲之悉散矣諸體安能復奪之哉顧自有生以來天人混淆真妄錯出求識吾之真心且不可得何以立之也故孟子歷指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真景象以示人如齊宣不忍牛之殺則今人乍見孺子

孟子 憲世前編 九六 純白齋

將入井不葬其親者之其類有泚乞人行道之人之弗屑弗受倉忙急迫之際一念陡發此正天機之自動者也當其時塵情俗識纖毫不得侵擾何暇計百姓之以為愛何暇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何暇有為人泚之心亦何暇有官室妻妾窮乏德我之心潔潔淨淨光明明全無一毫雜之以人正中庸所謂莫見莫顯時也夫是之謂本心夫是之謂真心其所當先立者此也且因而列其所發見之端曰惻隱曰羞惡曰恭敬曰是非盡舉之以示人使知吾性之發見有如此者苟能因用窺體

孟子 憲世前編 九七 純白齋

則隨其一端皆可以知性然必克之而四端之蕪舉然後可言盡性不然不墮於行矣而不察習矣而不著必墮於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矣故求識真心者必求識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心則克之四端無不可耳孟子汲汲指出非納交非要譽非惡聲非為人泚其意可識矣鷺湖之會金谿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則恭敬之心也其指示慈溪之辨扇訟則是非之心也金谿可謂善發孟子之教矣總來是得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真心則橫衝直撞無之非是已然齊宣一念之不

忍足以保民而王卒之反求而不得乞人行道之人一念之愧耻足以決死生卒之不免於官室諸累何也只為其初原無求識真心之志未嘗有求識真心之功故真心雖見却如石火電光一般一見即滅死邊過了一場依舊觀面錯過依舊貪昧隱忍無所不至此豈視生死及輕情欲反重哉只為急迫之際無暇擬議校量真心易出一到燕閒各色利欲心腸雜沓而至自己反做主不得矣然於此可見急中迫出乃是固有皆有燕閒生出乃是情識之漸生漸長者何人之不知辨也大都聖門之學必以知性為主顏子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是真能識真心真能立其大者也會思之學庸於求知之功為詳孟子則指示真心之發見處為切然非有求知之功雖見而不知非有指示之切則雖知而難擇必合三贊之說而聖學之蹊徑始全耳奈何三贊嘔出肺肝以示人後之儒者以悟門委之佛氏併知性之說而不講不知中庸或生而知之所知何物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又知何物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若知性何以盡心非知性

孟子 憲世前編 九八 純白齋

又何以知天也夫納交要譽一派是徇外爲人之心宮室妻妾全然是佚樂荒淫之事至於惡聲猶知畏人指摘窮乏得我尚圖周匝恤貧皆今世所謂賢者能事聖賢看來乃與前一樣是情欲只爲其動以人而非動以天耳

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註曰自古學問率貴自得何言乎自得也自知其性也悟門也蓋自降衷以來性雖均稟同賦人人各具第情偽既開真妄錯

孟子

憲世前編

九九

純白齋

出迷失真源而僂僂乎不察不著者比比矣世之學者或靠師友或靠書冊以爲功夫皆非也辟之寶然人自有人的我自有的畢竟自己點檢得自己的出來方是真寶徒然聽人談說看人描畫極真極像我心非不踊躍忻然說只說得他的齋只是畫得他的反而求之吾家茫然絕無撈摸處轉頭一步不知安身立腳矣只爲不曾見得根源來歷耳故書冊靠不得師友靠不得惟是自家有個悟入處真真見得自家的方有受用以放勳之普教萬民宜其信之也

人爲之師宜有神妙之默化然勞來匡直輔翼千方百計只有使自得一路耳況於君子之欲盡性至命者乎然造詣之功夫不深進脩之途轍未當亦何由自得也道者進脩之途轍也如乍見呼蹴諸條隨其真心之發見而識取以窺性體是也深造如知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多少次第卽戒謹恐懼亦是日漸操持如雞抱卵如龍養珠待其功深力到霍然有悟安敢強探力索取辦一時也此等去處不是洗盡凡情超盡俗見拚死一番安能一真炯然靈光獨耀哉自得卽大學之能慮能得中庸之莫見莫顯而已於此一得未得則無窮受用盡在此矣居安資深逢源非有淺深乃一時事蓋此物原是自己生身立命的根本原是八風吹不動的何等安穩自在原是淵淵其淵的何等宥密精深原是萬派同出之源何等溥博不窮夫既自得則一副根本俱在於我居之自然安資之自然深取之自然左右逢其源又何疑乎不然則天雖付之我自失之安者危深者淺源且窒矣君子之欲其自得也以此

孟子

憲世前編

百

純白齋

公孫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振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註曰千古聖賢但言心學未有言氣者

孟子始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亦大開一種

孟子 憲世前編 百一 純白齋

脉路以辨三教之大關云爾愚嘗謂無如以來上蟠下際闔闔變化生長消殺止有一氣耳其未判也為太極其既判也為太虛其醞釀之愈厚也為太和其流行之不已也為天命其時行物生之不停不害也為天道一氣也非有二也執主張是氣自為主張也執網維是氣自為網維也其在於人則以其靈明者為性為神為心為志為道義以其流行者為形為色為視聽為執持運奔為充滿於一身周流於百骸九竅若有分矣其實一氣也非有二也故自造化以觀之吾身以吾身而觀之造

化一氣也非有二也日夜相為灌輸而不息者也強而別之曰天曰人又強而別之曰志曰氣曰帥曰充又強而別其功曰持曰無暴皆於不可分析中分析之開人以為學門路而已何言乎持志也操持匪懈勿使嗜欲得以汨沒侵擾之也何言乎無暴其氣也樽節愛惜勿使運用得以震撼耗損之也蓋志之與氣能交相為動亦能交相為養者也

孟子 憲世前編 百一 純白齋

子獨謂之善養何也以其布濩於宇宙之間而浩然其不可涯涘也以其挺拔於萬有之上而浩然也亦非有加於持與無暴順其氣之本然以養之不以人意害焉仍是令其動以天不雜以人而已則剛大之體可以無失吾身之與天地仍相周流灌輸而無間矣少有餒焉大者虧而剛者靡矣不知志之與氣又有交相為餒者道義非能自行也氣以配之斯行藉令氣有不足則見義而不能為義且為氣餒矣氣又非能自生也心心在義則生

藉令襲義於外而中心不自慊氣且以心餒矣烏棲於枝謂之集衣加於外謂之襲於此見告子以義爲外則其於義襲而非集矣烏足以語養氣之道哉夫克則俱克餒則俱餒可見志之與氣原不可岐而二之也何言乎直養也必有事焉而已若正與志助皆所以害之也何言乎有事也凡人有所事事必記憶在心而不忘者謂之必有事則心在此不增一分不減一分一順其天機之寂感如雞抱卵如龍養珠意念無有走作功夫無有滲漏則神以之疑氣以之固矣夫是之謂直養夫是之謂集義其氣安有不浩然其剛大者乎何言乎正心也若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惟恐氣與言之動其心強而攝持以求心之不動是也烏知氣實乘載乎心含氣以言心心將安所棲泊而不動乎故曰勿正心非言心之不當正也言心之不可含氣而爲之正也况乎心爲神明不測之物非可以攝持正者志與有事及其病易見何言乎勿助長也知知之無涯生之有涯矯揉造作以求氣之擊克形之常存者是也烏知心實主宰乎氣役心以擊克氣將何所統率而不

孟子

憲世前編

百五

純白齋

亂乎故曰勿助長非謂氣之不必養也謂氣之不可役心以速之長也况乎氣爲流行無滯之物非可以矯揉長者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雖未入中國告子不動心之學已入其宗昔况列子嘗言西方有聖人得毋其說已有傳之者乎勿正心之說明闢佛教也道家之學自黃帝以來久已大行以氣爲藥以神爲火日夜烹鍊以攢簇五行而求長生其矯揉甚矣意欲盜天地之靈不知其已失天地流行之常度大傷天地之和而絕其生機矣故以掘苗喻之謂其根株之已斷也明闢道

孟子

憲世前編

百五

純白齋

悖且害焉生則瘵厲天札死則沉滯飛揚以至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得謂之人乎蓋善養者無他令其清者益清矣濁者亦以日澄之而清焉其厚者益厚矣薄者亦以日積之而厚焉則靈明者絕無翳障流行者絕無斷續吾一身之神與氣且相為渾融而無間吾一身之神氣且與造化之神氣相為渾融而無間則乾坤之不毀且在我而知不見其無涯而生不見其有涯養氣之功用畢矣然非平日識取又何從而養乎

孟子 憲世前編 百五 純白齋

又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之有 註曰孟子發羞惡之心示人最為激切其養成浩然之氣全在此其於秋殺盡露亦在此也 又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註曰世人於義利之辯以為至難不知不為不欲乃人之本心人人有之者但利欲一迷則有為之欲之者矣乃其不為不欲之本心不可昧也即其本心而不為者真不為焉不欲者真不欲焉則徹內徹外一洗而清之矣不必別求所謂充類至義之盡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世道下

衰人情甘於貪昧隱忍明知其不可為不可欲而為之欲之者比比矣孟子此等開示豈可一日不行於世哉第聖人未嘗不言義一則曰君子喻於義一則曰義之與比則精義以利用未有如聖人者乃聖人惟見其藹然春温而不必見其肅然秋殺者何也易之言曰利者義之和也豈聖人之和未嘗不行於義之中聖人之義未嘗不為和之用耶

論曰先儒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發前聖所未發又謂其仁義並舉為有功聖門固矣愚獨謂學人最難識者本來之真心即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也大學言定靜安慮中庸言戒謹恐懼但言其攝心求見之功未嘗直指其本體也孟子一則曰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則曰其類有泚輒繼之曰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此非特指愛之心也極描寫其天機之動不屬思惟不經擬議一毫人力不得而與而勃然自發者大學之能得此也中庸之莫見莫顯見此也蓋徒示人以怵惕惻隱其類有泚雖足以發人仁

孟子 憲世前編 真 純白齋

愛之良猶慮有仁者見之謂之仁之救惟其繼之以非納交要譽惡聲非爲人泚令人猛醒其天機自動不容人力如此則凡羞惡辭讓是非之類然者一切可觀矣故他日又曰嘖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弗屑又於羞惡中一指之正使人明此本心時時發見處處具足見其一則時時處處皆可推致故曰知皆擴而克之此大學所謂致知中庸所謂致曲也學知困知不同舍此絕無入聖之路矣若夫不慮不學之良好惡相近之幾率以示此而已其功之所爲獨偉也不然則本心雖時時發見人人皆齊宣之般棘爾卽攝心求之猶或覲而錯過雖欲立其大者其道無由也特以其得力在義故於集義之功最深發人知耻之勇最切未免英氣之露與顏子之渾厚不同則知仲尼之力言仁而不多及義其

數矣

憲世編目錄

第一卷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第二卷

橫渠先生

康節先生

第三卷

龜山先生

晦菴先生

第四卷

南軒先生

象山先生

目錄

憲世編

純陽齋

慈湖先生

第五卷

敬軒先生

白沙先生

陽明先生

心齋先生

第六卷

念菴先生

荆川先生

近溪先生

塘南先生

憲世編卷之一

後學毘陵唐鶴徵輯 孫獻可閱

周濂溪先生

先生名敦實字茂叔道州人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辯眾口交稱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

周濂溪

憲世編卷一

純印齋

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願願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移柳州時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屢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教二年果有得先在南安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置手版歸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媚人吾不為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轉桂陽令皆有治績改知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蓋不惟以抵

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耻也轉簽書合州判官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抃時為使者人或譏先生抃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及抃守處先生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為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熙寧初呂公著在侍從力薦之會抃亦在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進退官吏得罪者自謂不寬改提點刑獄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案務以洗冤

周濂溪

憲世編卷一

純印齋

澤物為已任未盡所為而病以歸矣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餘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為意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止一枚篋錢不滿數百也襟懷風趣飄飄物外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紫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取管道所居濂

溪爲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先生每令程頤程顥尋
 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頤亦言
 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
 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
 天之廣大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
 人類此邢恕云茂叔聞道甚早王安石爲江東提點
 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
 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
 其後安石與曾鞏在江南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
 周濂溪
 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或曰刑公少年不可一世
而三辭焉刑公志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
復見余謂濂溪知刑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
銷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
使刑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祛其偏
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苟必不斥衆君
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乎嗚呼豈非天哉
 先生恣前草不除程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程
 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先生後自謂無此好矣
 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
 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
 喜心果知未也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
 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
 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在太極未分之初實始為誠之通各正為誠之復方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合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

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

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之謂神故天下之象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其

多乎哉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致且不及况天下

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

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遠之謂純以四勿論之只須動靜言貌視聽無

周濂溪 遺禮而仁義智在其中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

心要天用賢急焉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

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原彰厥微匪靈弗登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一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

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允

子

或問曰身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殺

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

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易言太和是貫中

中太和豈不流行哉此是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

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

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

正而天下治矣

周濂溪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

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

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亞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

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後論論李多目

謂克己之極功矣辟之耕者交作至矣草木之根

悉淨矣非下真種寧望嘉穀此充已以下必曰復

是仁益惟無欲斯可為仁止於無欲非仁也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

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此是之皆體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

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易象言保合太和必先之以各正性命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

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

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

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

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竊疑聖賢之樂乃出於

氣於物一無室礙而然與之欣合耳故孟子既謂

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樂則生矣生則鳥可

已鳥可已則不知足之距之手之舞之似不與富

貴宜賤作于步亦不與處一化齊作見解先生

首發樂體豈以見大二字足該之耶亦程子於會

點與其見大之意耶程子曰放這身來都在萬物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

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也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

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

幾曰聖人幾者動之微寂然不動安得有善惡動

此辨之然此自學人言之耳自聖賢看來本源源

微有感應應仍與寂然之初無少異之故不言善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獨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

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人之牛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此二者孟子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君子

而已伊尹之志此顯子之
孝學比字有之片為學考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

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日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不善則告之

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

二則學其一則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

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

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

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周禮

憲世編卷一

九

純白齋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

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

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

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力不易也力而不競

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愚意人以識
為主識之所
無不至焉矣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

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

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不慎不敬不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

周禮

憲世編卷一

十

純白齋

則發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

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

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

矣夫子曰子欲無言又曰吾無隱乎爾夫無言何
以能無隱也曰無行不與而已聖人之行悉其
性之發見流行猶天之時行物生悉其命之發
見流行蓋告以言語者安能若見諸行事之真切
著明也聖人之教人以此其看人之受教不受教
亦以此故其稱顏子曰亦足以發曰語之不可教
見顏子於聖人所言無不見之發見流行如不感
不遷三月不違不改其樂處皆是到此地即聖
人之善而未宣者顏子皆做得了此其所謂善
發聖人之蘊若以言說形容之非矣然其妙全在
一隅不以三隅反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封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易解原有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肯深

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矣動可不慎乎

君子以道克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周漢漢 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瀆矣瀆

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則不決

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

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滯入其耳感其心莫不

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

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

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至治不外

一和只察天地位萬物育皆取諸此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

以宜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周漢漢 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

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

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

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

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

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則動妄也妄復則

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深哉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茂矣夫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而之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緩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者可不慎乎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

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論曰顏子早亡其學莫有傳者孔子又云吾見其進

未見其止故孟子雖曰具體而微昧者猶以其道為

未至曾子一傳而子思再傳而孟子其道大光故世

儒之言曰曾氏之學獨得其傳孔子喪予之歎莫之

解也顏氏之脉無有過而問焉者矣濂溪先生始為

之言曰學顏子之學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

見其學顏子之學又不曰博文約禮又不曰克己復

禮特揭孔顏之樂令其徒尋之可謂一腔熱血一言

灑盡矣嗚呼此豈人力也哉殆天之未喪斯文耳然

自周程二先生而發亦幾日二先而止何耶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父珣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一見異之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之知也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藏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何以決之先生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在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五

純自齋

專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俗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基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近府美田貴家富室率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稅不均先生畫法均之富者多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十六

純自齋

時謝景溫尹金陵說春秋先生時取之至言易則皆曰非是弟願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主簿非之而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其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其二龍至中途其一飛空而去今陽羨亦有之遂嚴奉以為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有持竿

種明道 憲世編卷一 十七 純由齋

曾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蕩室二年之間無強盜及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問之曰吾常疑此惡少之弗革者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屠張請辦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於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知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四已謂之三翁平老父驚服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減十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在事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

種明道 憲世編卷一 十八 純由齋

安先生論禁之每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猶時時自謂有愧於此大都視其縣之人真如家人父子訴者或不持牒徑陳所以先生從容告語無倦也為邑凡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嘗對從容比二三見遂期大用每語先生曰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以至誠仁愛為本上嘗使擇人才題所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朝又頗謂執政成之執政曰官嬪為之非上意也先生曰作潘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言非是執政辭遂屈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是時安石浸行其說先生意不合多所論列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祠部賣牒提舉官多非其人未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然每與安石論事心平氣和安石亦謂其忠信多為之動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恭政若要做不順人心
 事何耶但順人心誰不願從也安石云此則感賢誠
 意張天祺是日於中書大愕由是安石怒遂以死力
 爭於上前上為之一聽用從此黨分矣孫覺受約
 東而不肯行因坐貶而先生遂行孫覺求外補既而
 除以京西提刑先生求對上有有甚文字先生云今
 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
 問者再四先生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
 臣無能任陛下事者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
 生監司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
 程明道憲世編卷一 純自齋
 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罪然安石終無逐
 先生意也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
 無所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
 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
 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事之甚恭雖筦庫細
 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送無不從者相與
 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千數河清卒於
 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茂視州郡欲盡
 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頰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
 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

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畏昉欲弗納先
 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
 親往開門撫納論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且以
 事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懽
 既而楊言於衆曰漚卒之潰乃程中允諍之吾必訴
 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
 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民相去百里州
 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謂帥
 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寒亦為之請盡
 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
 程明道憲世編卷一 純自齋
 以本鎮印授之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
 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知
 曹村決則注京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
 效論者猶以為勢不可塞先生命善泗者嘯繩繩以
 度決口水方奔注連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
 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
 流而下先生顧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
 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復決
 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
 職安有是也先生遇事則每與戕者同起居飲食入

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每重役雖初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故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遂求監局以便親養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巧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脩三經義帝語訛改曰程顥可用王安石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慧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右府同薦除判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三

純由齋

惡澤始均常權穀價不使之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闔境賴焉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可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令述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蓋亦自陳先生不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飾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四

純由齋

生矣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違旨督之甚急數日而事集先生又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嘗言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又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五

純白齋

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而不盡也又曰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監察御史張天祺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大下以為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

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元豐八年神宗崩遺詔至洛顥為汝州酒官來府舉哀謂韓宗師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謂官顥猶除監司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宗師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宗師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顥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甚得易否但亦之長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扶溝地旱歲有水旱顥經畫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六

純白齋

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顥曰以扶溝之地畫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夫為今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先有同在臺列者志雖未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知美玉然及覆

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加美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詰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文彥博采衆議而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廿一

純白齋

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得之遺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漢先生何也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其始亦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持己以敬而行之以恕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故其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入人

如時雨之化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其言口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竟齊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滯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明之書者亦明矣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廿一

純白齋

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克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於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故其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澹然衆愛以爲其難而先生爲之沛然

鄙嘗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行志
生卒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
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
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子端然蔡州
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懷
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
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
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九 純白齋
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
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
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湏得元意春意
生意然必如此分疏始
見太和真樂之所由來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
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彼那裏生來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
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又曰雖能推之
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
在不舖放若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
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
例看大小大快活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
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十 純白齋
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且及爾游行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湏待
他心熱便自然別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
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向稟得
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皆虛

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或謂許

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裡論甚大與小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只是安常處所所以去端遠知

人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言效法身中

看所以前無窒礙此真樂體也

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程明道憲世編卷一 世 純日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學

皆不識此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

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

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而濁者非神乎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

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往而非道此道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大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存惟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默

而識之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

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此言神而後有此

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缺不為堯

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未因不

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

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

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

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

本則又焉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

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

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相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聖 純自來

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

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真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解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及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聖 純自來

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思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思

不能守也
先生論仁只是反身而誠一語為要惟此心一處真積力久密契真會從容速決庶幾其體以聞見想像測度博量狂馳驟率以妄求當正可謂明道之未發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

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

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

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

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

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

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

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

若是而已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廿五

純白齋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

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

仁則失之矣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

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力

使有札
忱意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只理會生是如何

孔子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

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

為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

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

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

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今如是觀仁可以得

仁之體已體已推
乃自古血脈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傳曰賢邦記得許多謝子不覺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卅六

純白齋

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不曰羞惡
而曰惻隱

此意
宜會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正
是生機
循環處

或問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克擴得去則為

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

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是能備仁之名也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其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動以天便是欲立欲達便是貫一貫以其不待取譬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廿七 純白齋

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和樂總屬仁體看此語和又是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如生過河處在此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

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其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宋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安皆在人其實無一事無一事則生幾何所不流蓋此仁原無所不貫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廿八 純白齋

道亦是人之難能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單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疑味自有深意視周茂叔說見大之說更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若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二語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便知出西門便可

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

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

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此是直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

將窮理作知之事也實窮得卽性命亦可了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探探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

近有用力處又云者要學不錯湏是學顏子又

云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

辟如剪綵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

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程明道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

約處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

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

而孔子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

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

則無間斷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

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繁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

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饒知其

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

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

程明道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

盡亦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

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

前日思慮紛擾要得虛靜其極欲如槁木死灰又却

不是益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湏

有動作湏有憂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

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

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

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他人未覺以我先覺故播推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

不能及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且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四二 純白齋

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

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得此義理在此其事不盡更有其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其聲如聞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于子如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

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向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

卓爾可仰高鑽堅在前 卓爾在後皆知得後事 焉飛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

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同處只在任其天機一毫不得着力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放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為恭而天下平矣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恐不滯一隅然後流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四二 純白齋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其事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遠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此正聖人所傳於弟子而孟子之不復傳微有迹處然則天無私授乎要知天之扶後原為技斂此氣伴物各足孟子於道一路發揮太重便不足於義之印也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淵乎微矣此之謂夫焉有所倚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着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

程明道憲世編卷一 四三 純白齋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貢然學到上面也

問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

學只要鞭辟近裡着已而已故切問而返思則仁在

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滋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程明道憲世編卷一 四四 純白齋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

更無別理且肯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達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此學知因知之辨也

論曰自濂溪先生令二程先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後儒視之遂如佛家公案愈恭而愈不可得

謂之樂者非也謂之樂道非也謂之樂於道造物外尤非也即在當時亦惟明道先生得悟下一轉語曰樂莫大焉樂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何事增一樂莫大焉仁體具顯矣先之曰萬物皆備備者何物繼之曰反身而誠誠者何事先生他日又曰學者須先識仁其要只在反身而誠蓋至於反身而誠則以一心而舉此天地萬物以納之於太和之中其融融洩洩當何如也故先生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有自然之和氣則孔顏之樂舍此更有何說尋樂之說固周程二先生仁天下萬世之心實孔顏授受之真血脉

程明道 憲世編卷一 四十五 純白齋

也愚嘗觀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繼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其生之一於和也乾之象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其育神復命又一於和也由斯以譚則和固仁之根宗樂其極則也當時論者又謂先生接人純是一團和氣朱光廷侍先生謂人曰如坐春風中一箇月先生蓋幾於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矣孰非尋樂中得之則知三代以來顏子一孔子也漢唐而下明道先生一顏子也學聖人者其亦於明道先生求之藉令孔子知千載之下有如先生則顏子之沒可無慟矣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春陵周濂溪敦順皇祐三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神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而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瑗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卷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從游日益眾既而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珣屢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任也元豐八年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四十六 純白齋

哲宗嗣位司馬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禮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辭不獲始授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當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徹直以誣養薰陶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何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

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儒重之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凡崇政殿說書再請後受命
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
如此乞令講官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諫
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領隔及因于監長或看詳
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抵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
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
至則學官召而教之莫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史師齋立觀光法如是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四
純白齋

臨之不惟省察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
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請講官例
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府領訴
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上疏論延和講讀番
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
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
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
上疏以為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繼宗廢來並
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四
純白齋

為首肯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處
 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必日就醫官問起居
 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諭以
 少休不去也惟先生容貌極莊人或以問曰君之嚴
 潞公之恭孰為得失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
 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
 官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
 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
 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
 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
 程伊川憲世編卷十一 四九 純由齋
 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
 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
 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
 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
 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
 請開樂宴先生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因事用
 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死以金製木桶
 問之曰崇慶官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
 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當事知之俾戶
 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

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子經筵承
 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
 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
 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
 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
 無所顧避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先生以書謝曰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
 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
 怒而去之矣從之則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
 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
 程伊川憲世編卷十一 五十一 純由齋
 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是時同朝之士蘇軾以文章名世疾之如讐其黨類
 巧為謗詆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
 請問宰臣問上不御殿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
 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
 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卿
 行經筵陳說備橫志分過謂貴臣歷造亭諫騰口間
 亂以備心警致巾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
 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

歸田里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服除仍授西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先生力辯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中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五

純白齋

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狗慾爲深耻五年復宣議即致仕時易傳久成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焯張繹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五

純白齋

言非禮勿動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云其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其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且期之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約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此文字中書書却已成今農夫和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上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間過了日月即是天

程伊川 意世編卷十一 五三 純自齋

地間一盡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尹焞年二十始從先生游嘗得朱光庭所論雜說問可觀否先生曰其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意陳長方見尹焞於姑蘇問中庸解焞云先生自以為不滿焚之矣沈元用問尹焞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愿愿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

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

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皆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

程伊川 意世編卷十一 五四 純自齋

以見其梗概矣韓維與先生善屈致於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頤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先生與韓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其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曾有黃金藥楮一似可為先生壽汝從容道吾意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維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

再三謝過而別呂大防以百緡相遺先生辭之先生
被謫李清臣尹洛今都監來見先生才出見之即促
行先生欲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至龍門清
臣遣人贖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為不受
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明道先生嘗謂先
生曰異日能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
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蓋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
模廣潤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
各異故明道先生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先生
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先生謂青苗法可且放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五

純白齋

過而先生乃於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二
先生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先生入門而
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至法堂上相見先
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
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張載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
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
事儘記得熟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
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
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
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

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
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院
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
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先生坐
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
在此乎日莫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
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
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借其
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佑間則不至有今日事
矣諸先生論伊川先生處頗確
何不反而求之伯子以入也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五

純白齋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即一歲之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又曰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
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此與明道先生論同
皆自其動以天者言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其漸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中庸
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
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

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氣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感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消鍊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綱緼陰陽之感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五十一 純白齋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而一段是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是一個塗轍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為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

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五十一 純白齋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

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前學卽是困而學之一項若下愚乃是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一頁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五九 純白齋

道也雖桀跡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克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量之形有限量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知得性無限量所以能盡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着事時便在這裡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六〇 純白齋

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仁者生之理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六二 純白齋

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便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此又却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

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六三 純白齋

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聖人以兩卦分別亦必有個分別處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施與用何以別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子言仁義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

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前日致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

胸次廣濶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今有

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

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為族弟

此豈知為族之兄耶或告之遂懽然相從無有二

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六三 純白齋

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

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實事謂之行仁

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

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一個仁義禮智四者何曾有

孝弟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 孟子不慮而知為良知不學而能為良能則性中却有孝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謂輕浮巧利於仁甚遠

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所謂中也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惟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

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大主黃鐘全冲和氣

尹焞言初見伊川時教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六四 純白齋

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寬問如何是主一焞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

便是主一旦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

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日趙承議從

伊川學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

容貌而已趙舉示焞焞於趙言下有個省覺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

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

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敬只是涵養

一事必有事焉須是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

是亦無事也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

涵養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

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

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是皆

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忘敬而後毋不敬

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敬卽便是禮無已可克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六五 純白齋

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

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

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前言必有事

言必有事焉須把敬做

件事語意不同何也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

架冠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有一人至矣左

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

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

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

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及爲不誠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轆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

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

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

著一個意思則與人成就得個甚好見識心若不

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

上著林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

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若實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六六 純白齋

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

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

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

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

者本無二心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

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

可知他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脩養家

則神自定神定

則精氣亦自定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

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沈然正如游騎無所

歸也此在止于至善之正解不知解大學者何以不宗此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古之學者優柔厭飮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只做

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

程伊川憲世編卷一 六一 純白齋

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

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

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

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

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

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便有

其

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

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

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脩不能

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

人復至不如脩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敬欲閑邪也

顏子擇中庸得善恭奉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

問之又明辯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辯

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

在學者自加功也分明道過上悟門

實是實非能辯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

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程伊川憲世編卷一 六一 純白齋

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

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

伊川直是會鍛鍊得說了又道却好或問謝上

孤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

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

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

年前曾往見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

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

問當初發此語何如曰見得這事發得太早在

被物亦應付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較轉却

曰當下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付他一句較轉却

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他一句較轉却

道到好着工夫也問此語如何伊川曰此語未敢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
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游定夫醉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

顯道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
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

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為上終乎為聖人此語有
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為惡桀紂性
也堯舜偽也以此馴致便不錯了

尹焞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六九 純白齋

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
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

伊川曰子何似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
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悟門一劑 奇效良方

尹焞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焞
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
著不得

暇日靜坐尹和靜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盂
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纔着物便搖動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是外來公欲亦寡矣

有人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
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

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
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性即心此語亦無倫理天乃本心即性

或問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前下靜字下動字先生
曰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

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理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七十 純白齋
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
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

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
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

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
季明日晒常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

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

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

人事如祭祀前是旒蔽明雖繼克耳此物之過者
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日瀆見耳瀆聞或曰當敬
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緩說勿字便不得也
有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人無
時莫知其鄉便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於夢寐間亦可以上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
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瀆是卷集義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三十一 純白齋

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
如養得一分便得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
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
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也配
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
合敬非必
有事乎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做見聞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瀆更不能如曾子易簣瀆要如

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得之
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
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不肯為及至他事
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
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
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
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
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瀆是有見不善探湯之心
則自然別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
則瀆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鳥能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三十一 純白齋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此也故
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要行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
見難人只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方行亦只是淺
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
不必待着意做纔着意做便有箇私心這一點意
氣能得幾時了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
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

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
 昔人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縱知得非禮不
 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字密不可為則不待勉強
 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
 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樂到樂時便是循理為
 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
 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學
 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自得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
 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
 程伊川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人思如湧泉沒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

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

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

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以思求樂恐易落見解忽

覺也然平日

功夫畢竟在

自得者所守固自信者所行不疑

蘇李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明之中同否曰

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個中
 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却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
 也恐無着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
 言有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又問學者於
 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
 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
 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

程伊川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

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未分說便是和

也先儒只因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看得

大齊靜了所以對立本功夫說不來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

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

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見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王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七五 純由齋

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探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尹焞嘗問伊川焉飛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打搢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亦更堪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謂善亦須實有

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了看得不只是一心是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得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高下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衆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七六 純由齋

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謂中也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和欠自然自然有覺處

學聖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及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七六 純白齋

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人患事繁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米間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論曰仲尼發而微言絕心學之不傳蓋千有餘年濂溪先生出始一倡之兩程先生從之游明道先生以悟入伊川先生以脩入一師授受家庭朝夕觀摩受然家絕信乎學焉而得其資之所近哉明道先生明

程伊川 憲世編卷一 七六 純白齋

睿幾於顏子故速肖妙絕一時伊川先生誠篤謹恪

故踐繩儼跡不失尺幅黍積絲比以廣見聞其學要領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及答人之問覺也則曰能致知思一日則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又曰

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忽然有覺處即先生所謂覺卒未嘗離其平生所從入處得之也嗚呼由斯道也幸而天理或明貫通有日則知之成功亦可幾及終不得悟則亦不失為循途守轍之士若夫悟入之門

峻而難登見精不當實多墮落故顏子之學終於不傳而萬世道學之統卒屬之曾子明道之學亦苦無

傳而伊川先生則主宋學之宗盟不獨及門之士確守其說至於紫陽諸賢纂緒嗣服不敢少懈也先生又言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又清德性之知不假聞見則先生之學有得於窮理致知之外者矣豈卽其所謂久而後有覺與忽然有覺也蓋學惟其不實其苟有實志則逐末之功卽返本之地迥流之久乃逢源之機未有行盡千山萬水而歸來不識自家之身者也

憲世編卷二

憲世編卷之二

張橫渠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鳳翔郿人也父迪涪州知州載始就外傳志氣不羣卽知虔奉父命涪州器之早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子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張橫渠

憲世編卷二

純印齋

甚衆一夕程顥偕弟頤至與論易次日謝其徒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徹坐輟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舊學以從事方未第時文彥博聞先生名行聘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登進士第爲雲巖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意有教告患文檄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論使往告其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特

命其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載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引舉相從於羣舜之域否學者亦多從之遷涓州軍事判官言皮真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士人為便熙寧初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可以召訪上即召見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張橫渠 憲世編卷上 一 純白齋

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王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言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移疾不起有田數百畝粗足歲計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後已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所自得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者甚眾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張橫渠 憲世編卷上 三 純白齋

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養其遜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誨者必叮嚀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歎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馨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饌乎甚或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感異夢忽以書

屬門人且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于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糾正其說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燦然備具要其可行嘗曰仁政必自

張橫渠 憲世編卷二 四 純白齋

知者以所欲爲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然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言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衆莫能奪然爲諍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廢遂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處其初志行次臨潼疾甚溱澆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沒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始克歛其治喪一用古禮以終載之志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顥類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諱自縣責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諱貴幼不諱長禮也唯天子稱天諱之諸侯相諱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諱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諱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丞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易若以孔子爲比乎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破愚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弊端不若止曰東西銘程頤答載書曰所論

張橫渠 憲世編卷二 五 純白齋

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虛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虛所照者如目所視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聖完愈思慮

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朱熹贊曰至覺至思至慮佛老勇撤早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

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

張橫渠 憲世編卷上 純白齋

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

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

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

也塘南先生曰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張子此言益深明此體原無理氣之分亦

苦心之言也愚謂洋洋升降勝負屈伸正是和處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

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

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有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下文言虛空即氣能無則不當言太虛不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頗聚

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

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

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

張橫渠 憲世編卷上 純白齋

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

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

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情者畧知

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

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謬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

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

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

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

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

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坎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絀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雲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稟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求吾心之虛即天之虛

張橫渠 憲世編卷十一 絕白齋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

虛中來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聚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窅一而已游氣紛擾合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紛擾者即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絀縕相揉蓋相煎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日性命之理謂之何哉一氣屈伸往來未嘗有人自名之為陰陽耳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張橫渠 憲世編卷三 九 純白齋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水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指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禮樂皆自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

哉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內氣無內外似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故往且來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未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因有物緣礙

張橫渠 虛世綱卷十 純白齋

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誠至實詩云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道所以可大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道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

若道則無體而無累也以其無體故曰一陰陽又

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闔又曰通乎晝夜語其

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萬物形色皆之類相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之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而已矣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者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故能

張橫渠 虛世綱卷十 純白齋

以屈為伸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天之明莫大於日月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

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

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

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

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吾身者之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知矣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

同異相形萬交相感耳目內外之合會天功而日

謂已知耳

氣清則通昏則雜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

聲聞其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外氣而已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克

塞無間也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

張橫渠

憲世編卷二

一

純白齋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

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不利用外也利

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

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

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應物之感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濶於靜既不能存

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善之盡也知微

知彰不言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

足道知化則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

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

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

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遇也所謂氣也者非

張橫渠

憲世編卷二

一

純白齋

待其蒸鬱凝聚接於日而知之苟能順動止浩然

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稟爾然非氣非非氣指何

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或釋氏謂空入空

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其為始學遺業者薄

乎二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備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措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

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

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窮

恭問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籠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籠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張橫渠 憲世編卷上 五 純白齋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有無一内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

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

乾稱父坤稱母于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而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者吾見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遠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

張橫渠 憲世編卷上 五 純白齋

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泰漢以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也己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焉 西銘 一而造無 西銘 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 得盡善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 端有可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七事

如聖人言卑人中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
實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
論者鮮無他見設有新法生西語之論以學
者私勝之流味夫天理之本然故惟明理以
其用而具分也
殊自不可也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吳天曰明及雷出王吳天曰
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備也中書所以行
之者一以此
大海無潤因鳴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夫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張橫渠

憲世編卷上

六

純由齋

君子之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
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
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
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
而已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耳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於身之慮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
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莫舌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
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仁之所謂人
學者學所以為人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
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

張橫渠

憲世編卷上

七

純由齋

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
性之也由之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
思而得素也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貨色是欲心親長
是良心能達之天

下欲心即良心不能達
之天下則良心亦私心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
人於此上別有小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

取善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交交相取益乎人於其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何可取不害為忠臣孝子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掄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不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此正之路非悟則不息個也

張橫渠 家世編卷二 七 純白齋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視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此是怕兩致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口義然有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頂是無倚百種病消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

此是性活方真是我也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猶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益猶天之不已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如吾輩能用止則寧何必孜孜曾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此是一息不寧於道其謂生知復可不做也
虛心然後能盡心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也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張橫渠 家世編卷二 九 純白齋

言有教動有法豈有為皆有得息有養驍有存立本既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轉轉學然後有可得以參攸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錯之精磨於實處轉篤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博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適言皆所以盡精微也
讀書去其無由考攷得致精以雜持此心一時

一 卷 二 頁 丹 黃 參 日 華 全 書 第 14 頁 反 文 內

效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方是進矣。此亦先生得力處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此亦門下正心之始、當以己心以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張橫渠 憲世編卷二 純自齋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中心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議、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月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矣。

其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

論莫能易此、譬如既繫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獨、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盱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其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此於其之見、何如、如神家所謂小悟、則然、而人之若心、與其不自誇、不欺人、具見之矣。先生自言十五年學、一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橫渠 憲世編卷二 純自齋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至於命、先生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不安於人物之性、已往於何處、盡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此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為無天德今幫幫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某向時謾說以為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

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年如何今且專以

聖人之言為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蓋不知學

之不足

豈至此有真悟耶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

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

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

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

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此實古人入悟之門

論曰橫渠先生通有無合隱顯而歸之一氣舉一氣

而歸之太和舉太和而歸之太虛舉太虛而歸之性

體此於天人之際瑩徹之至矣西銘之論仁亦已盡

其廣大精微之致至謂虛者仁之原虛則生仁猶為

二之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正以此氣之生生

不已而已夫既曰虛空即氣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

體則知舍虛無氣舍氣無生舍生無仁虛即仁也方

寸之虛正與太虛同其無垠吾性之生生正與大德

同其不已故聖門之學一求仁舉該之矣曰原曰生

非二之乎至謂太和中容萬物則多一容字且謂和

樂為道之端則以何為道之究竟宜伊川謂其深思

力索之功多而深造自得之見少也雖先生亦自言

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即便札記又謂向時謾

說以為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

可學而至則先生之悟入或又在諸札記之後耶其

張橫渠

憲世編卷十一

純白齋

言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

弘觸理皆在吾術中又曰須是無倚百種病痛盡除

此真悟也特於所謂太和者差不及明道先生之親

得師承一路透入為徑潔爾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
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
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古人則衛人
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
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
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之學得之李之
才之才師河南穆脩脩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頗在
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
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苴 純白齋

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
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
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名所居寢息處為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未敢必此樂即與孔顏同否又為龜脯讀
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甌微醺
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
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講
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
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之先生之廬
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脩防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苴 純白齋

吟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
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
顧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每
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
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
容則皆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
高簡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
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
人材之功多矣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
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

經義精深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
 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
 及也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棗曰
 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處士
 以遂隱居之志田以告先生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
 能禁吏責既閑安更用名為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
 拾遺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先生應詔
 時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屈遂以
 福建黃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
 尹洛乃以先生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
 邵康節 憲世編卷一 純白齋
 先生與秩皆不起弼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
 舉遺逸呂誨吳克祖無擇皆薦先生時歐陽脩參政
 素重秩故穎川再薦秩先生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川
 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引疾不起且以詩答卿
 人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臣秩以職官
 起時王安石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
 林之士相合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
 待制帝浸薄之安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矣先
 生於是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
 馬光依禮記衣深衣冠箚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

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
 曰先生可衣此乎先生曰某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
 尤歎其言合理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終老天
 津與先生相適弼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某冬
 夏不出春秋時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
 至弼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弼嘗令二青衣
 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
 下堂先生不為起徐指二蒼頭戲弼曰忘却拄杖矣
 弼嘗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
 嘗贊何益弼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純白齋
 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一日
 薄暮司馬光見先生曰明日僧脩顯堂說法富公晦
 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
 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
 晚矣明日弼果往後因見弼曰不聞上欲用裴晉公
 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
 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
 可乎弼驚曰某未之思也先是治平間先生與客散
 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
 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

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舉天下自此多事矣
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鷁鷁來巢氣使之也
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
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
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欲投劾
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
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
益自是孔孟心事嘗過士友家畫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
亦康節
憲世編卷二
純白齋
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見戲蓋指熙寧間
也富弼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
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叅政惠卿凶暴過
安石乎弼曰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
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
叛安石弼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弼以先生
年高勸學脩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
癸丑王荀龍者韓琦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琦送行
詩顏體大書極奇備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
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

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揮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
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光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
死生亦常事仙言言夫病革言法與一遺子
得嘗觀夫夫詩意雖微得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
得又云堯夫臨終時云是謂之歸也而去以聖人觀
之則亦未是益益猶有意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
生論命不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
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
頤問先生從此來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
頤曰何謂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自無着身
亦康節
憲世編卷二
純白齋
處况能使人行也疾且革頤又曰先生至此他人無
以為力頤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
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塋近城
者先生已知呼子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池塋我
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堯夫疾革王以法視之因魯之
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始有聲妙語來大谷
云你道生靈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
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中聞得
堯夫曰我將謂汝知伊川也他人觀之則以為怪
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能得聞堯夫未病時不知此河
也曰此只是個不動心經曰平旦以學道為事
這箇做一箇大事學不心學他但獨理明自能之
如堯夫大事也如此亦豈能學也
傳說不同如兩存之然傳說為長
七月初四日大

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卒程顥誌其墓為之論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以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

邵康節 憲世編卷上 辛 純白齋

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是二程訪先生於天津先生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程願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傳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

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棐嘗謂人曰棐入洛時先公叅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謚議乃

邵康節 憲世編卷上 世 純白齋

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先生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願嘗曰其心虛明目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為至謂其有玩世之意又因其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蓋未必然也先生自為無名公傳言無名公在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

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
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
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
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
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
去矣始而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
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
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
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
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世 純白齋
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
四方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
得而名也凡物有形斯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
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
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
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
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
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
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
極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

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開來人告之以簡福對曰未嘗
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福
如許免人須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子起信寧
須禱無妄生灾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
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
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
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
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驕則思親枕故其詩曰墻高
於有室大於手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胃中充塞
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其 壞未嘗作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世 純白齋
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
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
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
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
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
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
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
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
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
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

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談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其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夫人也者寒暑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郁康節 憲世編卷二 世 純白齋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物之用也身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身惟化是身身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

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至者至人之謂

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郁康節 憲世編卷二 世 純白齋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型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乎天矣天之道盡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

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
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
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
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
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用也者心也躰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
人之能事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
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
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
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
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
者非所以為聖人也

水能一萬物之形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
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
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
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
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能用天
下之目為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共 純白齋

為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已之
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其心
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夫
下之聞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
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能為至
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一無為焉豈不謂至
神至聖者乎

仁配天地謂之人惟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
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
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所以與他心通者以其本
於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
哉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共 純白齋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在我則失理而

入於術矣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

虚心而不動也

聖人利物而無我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

能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斯以為賢雖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純白齋

學者亦當當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

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學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

學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

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

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

以此心退藏於密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曰沒身而已

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

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

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

之聽脾之魂發於鼻則謂之臭瞻之魄發於口則

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

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全得人

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

邵康節 憲世編卷二 純白齋

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也

夫人之人者仁之謂也惟全人然後能當之

論曰康節先生別無論學語句其見之觀物內外篇

者亦間一及之於天人物我之合一則學之大原大

都具矣明道先生則謂其學之安且成伊川先生猶

有不滿之辭考之擊壤集其論學頗詳如施為欲似

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當鍛鍊時分勁挺遇磨礪

處發光輝耻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為寶鑑

造形難隱髮鬢刀迎刃豈容絲不敗誰畏居時室絕

利湏求在一源其功夫可謂之真且密矣如赤水有

珠涵造化泥丸無物隔青蒼沙裏有金須川鏤石
韞玉不須疑人說崑崙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人
說世傳恐無據今我家藏乃不虛開眼見時猶是癡
舉頭尋處更無緣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闕去豈徒
然求之未必見得處不因尋者闕先天一字無後天
方用着功夫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寸非
由悟門深入焉能妄為斯言如天意無他只自然自
然之外更無天須知萬物備於我豈把三才別豈根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廻旋中間些子好光
景安得功夫入語言日出自然天不暗風來安得水
卻康節 憲世編卷二 四 純白齋
無波胸中一點分明處不負青天不負人敢於世上
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物我中間難看髮天人相
間豈容絲陰陽初感處天地未分時言語既難到丹
青何所施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
音聲正希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
餘何足言有迹事皆妄無心物都了天機難狀處一
點自分明與天為一躰然後識宣尼言言皆見性之
真先生自謂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非
虛語也如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此一貫之旨也
能推已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此近取之方也

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餉死者得其葬
又云能懷天下心肯了人間事此非宣尼之老安少
懷乎燈前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閑吟閑詠
人休問此段功夫世不傳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
一般清意味料得小人知此春風沂水之適也天外
更無樂胸中別有春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
是春已把樂為心事業又將安作道樞機聖人喫緊
些兒事又省功夫又省憂物外意非由象得坐間春
不自天回此非孔顏之樂乎都將無事樂變作有形
身人和心盡見天與意相連則將舉天地萬物而納
却康節 憲世編卷二 四 純白齋
之太和之中蓋有與樂而相忘者矣特其言樂言和
不一而足過於鼓舞遂涉播弄豈以為人人有此至
樂而人人自溺於愁苦終身而不知返非侈艷以動
之不能使之覺而悟邪嗟夫斯樂亦非可易致也必
其一切都捐廓然太虛萬物皆備蓋然太和斯得之
耳先生之堅苦刻勵至於不羸不崩則四肢五官之
欲毫不得而染之可知又周流四方參求訂證自謂
得師之真雖古人中求其勤苦虛受如先生者蓋鮮
矣其得之也不亦宜乎明道先生知先生為真評先
生為確者其血脉通也 二卷終

憲世編卷之三

楊龜山先生

先生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二程先生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明道死先生聞之設位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於洛先生蓋年四十矣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載嘗

楊龜山 憲世編卷之三 純白齋

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矣不仕者十年已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先生實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

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若在今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始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

楊龜山 憲世編卷之三 純白齋

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能

之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徇尼矣今雖復中
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二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勒王之兵四集而莫相
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鄴之善
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
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
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擊殺之有餘罪朝廷置不
問故梁方平何淮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
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
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 純白齋

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
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
已時太原圍圍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
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
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種師道軍民集
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莫敏乞用先生以靖大學
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
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
逾於卿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 四 純白齋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
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
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
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
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
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
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
無有紀極誓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
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矣我而不攻朝廷何

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
曹長貳又言秦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
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安石加以
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
按安石挾管商之術師六藝以文藝言變亂祖宗法
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
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者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
壞其心術者不可數數始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
稱羨漢文惜百金以尊儒學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

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幸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故人主之侈心後秦京輦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十一 五 純由齋

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漸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言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嘗曰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

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讀乞脩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官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李年八十三謚文靖其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之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開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晦菴、張南軒、楊龜山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先生晦菴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方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坦率皆如此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配享且欲毀碑三經板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十一 六 純由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極好人生出處不為名利則為世道 猶山先生

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

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枯於形體故不見

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

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養生原直故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揚雄言

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

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

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楊雄山憲世編卷三 七 純白齋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

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

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

隔

楊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

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

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

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

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

為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

感故能無所不應其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

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

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

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

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

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

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

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

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

矣又云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

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乍見齊說所以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六畫其誠心而無偽

焉所請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

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

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

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楊雄山憲世編卷三 八 純白齋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

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

便是不正要得常正如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

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不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能得

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

下何有此與上文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少有差別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

楊龜山憲世編卷三十一 九 純自齋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

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

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

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性知

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

要學者求仁而已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

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

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

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

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

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莽者學者尤宜

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賴以傳者也考其

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

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

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

楊龜山憲世編卷三十一 十 純自齋

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

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郵民隱皆

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

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

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

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一友

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也

見性法門南軒先生想亦得之此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之性無二故也

學者若不以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

楊龜山憲世編卷三十一 純白齋

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射的然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者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或問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

物知權則中有时乎不必用矣是若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是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

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自有中

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

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

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

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

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

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

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

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害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

揚龜山憲世編卷三十一 純白齋

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

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不

得不下耳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

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準

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亦從明道先生一問和氣米總是高味

問何謂虛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

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虛空而

已謂之履空則有時乎不空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做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有一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 十三 純白齋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

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至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破世之專事 修行者甚礙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他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 十四 純白齋

道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已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為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為者乃是恭彼已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胡氏曰物物致察究轉歸已龜山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舉天下物在我矣破盡 支離

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弗失無入欲之私焉發而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憫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

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固不可以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有學也故卒曰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十一
五
純白齋

是而求之道不遠矣此正取譬強恕法門
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窞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窞也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窞人孰肯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有餘地矣不待思而能也

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

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之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不已遠乎

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之多至於萬則物益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十一
六
純白齋

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格物正辨
論曰龜山先生學於明道先生得之最深皆自識仁入也或問如何是盡心曰先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或問論語言仁何語最切曰皆仁之方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切曰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當渾然天成即斯數言雖未有發揮於師門之外大都不失師門之旨矣二程先生沒游謝諸人大闡伊川

之學卒之使東南學者獲見明道先生一脉之傳皆先生力也觀明道先生吾道南矣之云則知其師生相契者深矣獨晚年一出眾口信信極為可恨夫所惡於權奸者非為其僨斥君子邪倘用一人且當就其悔心之萌而與之何乃併見用之君子而詆訾之也是使小人絕無從善之機君子亦無包承之吉置天下之成敗以完一身之名節而後為君子是沮溺賢於仲尼遠矣不然亦宜考其人之出為世難動勸乎為權門鷹犬也奪王氏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必非舉主之所樂聞者則知先生之所為出正其萬物

楊龜山

憲世編卷三

七

純白齋

一體之仁視其君之顛覆真有若親之見食於狐狸視其民之陷溺亦何異於孺子之入井宜毀言日至曾不足當其一喙矣嗚呼此正大成心法也

朱晦菴先生

先生名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幼穎悟莊重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作八卦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克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矣歷四年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既而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押朱晦菴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十八

純白齋

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

事接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顧罷和議為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事多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事多未明是以舉措動涉疑貳聽納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十九
純自齋

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除武學博士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乾道三年訪張南軒杖於長沙道經昭武謁學士黃中

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自以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龍厲猛起之心故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將別拭贈行詩曰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

生答云昔我抱水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先生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從而問焉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熹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三年差克樞密院編修官會魏揆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會觀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二十
純自齋

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押至不敢就其出處之義如此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呂東萊祖謙訪之送之鷺湖遂授山九齡象山九淵來會議不合詳見九淵傳九淵終守其說不變三年除秘書印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叅政龔茂良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先生自同安歸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適養克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沛然矣至郡愛民如己與剷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

獲細民撓法官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餘數
 諸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
 復其舊母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
 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粟里陶靖節之
 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
 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
 遂上疏言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十一純白齋
 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
 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惑感陛下
 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
 說不樂莊士之謔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
 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
 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
 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
 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
 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指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
 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

畧能營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
 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
 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
 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
 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
 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
 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黷恥
 又何時而可雪耶八年二月陸九淵來請書其兄九
 齡墓誌先生因請九淵為諸生說君子喻義章先生
 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初諫書云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十一純白齋
 子靜留得幾日鷲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
 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先生答云子靜舊日
 規模終在其為學之病如此只是意見如此即是定
 本其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
 不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
 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
 之病某云道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
 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大本却就上而整頓方始說得
 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
 希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自是渠合下有些禪

一第 011 丹 黃 參 日 巨 一 5 5 3 3 二 下

底意思又自上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神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時湖東大饑易提舉湖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言陛下卽政之初益嘗選建英受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盡得人是以致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十一

十一

純白齋

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十一

十四

純白齋

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幣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兩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先生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

朱晦春 憲世編卷三 五 純白齋

歸尋令兩易江東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舐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誣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一年還自湖中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疑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又言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

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僉潘景憲輩言之未康陳亮自負王霸之畧先生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是年秋亮始有書來辯難數相往復極力開論亮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促奏事會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嬖濫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諛說於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譬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者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

朱晦春 憲世編卷三 六 純白齋

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澗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卽本部侍郎卽長樂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初栗以所著易解問先生應之曰大凡解經綱領是當卽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先生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卽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不同矣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先生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廿七

純白齋

不同也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卽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先生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耳先生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也栗艱然曰正要人笑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栗遂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廿八

純白齋

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其
 媚作潘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
 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
 出此人之手陛下極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
 乃未嘗得一溫飽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料行
 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
 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
 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
 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
 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
 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
 哉其所以嘗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
 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
 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
 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
 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
 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
 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
 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
 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廿九

純白齋

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
 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
 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所以黃蓋
 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
 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
 剖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
 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
 蓋其為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
 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
 事上因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卅 純白齋
 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
 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
 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
 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
 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
 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掇尅
 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
 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姓名即以付之軍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卅

純白齋

中使自十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然後具爲奏
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
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
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
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
首於宦官官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
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強國勢
豈不誤哉凡此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
心一心正則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
則雖欲億精勞力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廿
純白齋
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
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
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
封事者一於封事之末有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
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
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
先生疏進孝宗亦開懷容納然先生言皆痛詆大臣
近習故上眷愈厚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
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以習俗未知禮採古

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辭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同異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

朱晦春 憲世編卷三 世一 純白齋

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咸至寧宗初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官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因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閑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實紹宏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

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又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禱禱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求哉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愆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本立矣兼寶鑑院同僚撰進講大

朱晦春 憲世編卷三 世一 純白齋

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變隻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苟看許四方封事皆從之又奏言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事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

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官中當讀之今後更爲照承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嫡孫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者在方冊爲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者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朱晦庵憲世編卷三 純白齋世 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迭毀之次有請併祀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祔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宣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稱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寡遠議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祔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神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然

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祔祭設醴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祔欲別立一廟則喪事既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與殿則宗廟原廟不可指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祔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宗太宗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不忍復引程頤之說以爲朱晦庵憲世編卷三 純白齋世 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備主樓鑰陳傳良又復牽合葉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懲內批之弊因言出降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

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
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
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
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吏
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
先生又嘗奏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
言前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
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執奏不行明日徑
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舉南京鴻
慶宮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先是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廿七

純白齋

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
新政先生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
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
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
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
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
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
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肯痛
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避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
諫藁焚之自號遜翁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紙

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
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痞
隔之證醫者頗用駮藥乙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
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上審求其是決
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
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
章午刻篆下不能與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
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
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
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廿八

純白齋

然則以儀禮書儀恭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
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日門人使正之
揮婦女母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
風拔木洪流崩崖堊建陽縣唐石里之太林谷自先
生去國侂胄勢益張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
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矣先生之為學也窮理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
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
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

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
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
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
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
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威儀容止之則
自少至老所寒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頃臆之懈及
其功深力到實臻悟境盡心知性以體天地之運應
事接物而不窮歷變履險而不易矜持者純熟嚴厲
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
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不能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廿九

純白齋

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能擬議也又謂聖經之旨不
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研窮經訓於大
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
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者如親見
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其
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者發其旨趣而
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沉潛反覆
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又論
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總以春秋
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

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鬱而不章為之
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程張門人祖述其學
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折而不沒
其所短張栻呂祖謙稱為志同道合至或識見少異
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當此一時病傳註誦習之
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
道入德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
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
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咸力排之俾不至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四

純白齋

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
大學語孟中庸為主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
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
通而極大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建
立大本經綸大經知天地之化育也其於為已務實
辨別義利自欺謹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從游之
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
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
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
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疴之去

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握衣而來達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又嘗編次禮書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夫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斯文之顯晦天實主之若先生者豈世儒之若有若亡無關於氣運之盛衰無係於道統之絕續者所可槩語者哉

朱晦卷

憲世編卷主

四

純白齋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個陰生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
人氣湏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人與天地一般無此欠缺處且去看秉彛常性是如
何善

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

合做底事便做此便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

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生也直也此便無處意

朱晦卷

憲世編卷主

四

純白齋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斷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便是與天地同體處
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
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個大本大原裏出親自然明聽自然聽色自然温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只是這個一便貫將去

一第... 丹黃參日... 卷第... 五... 反之句

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軀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息窮耳此所以軀用精靈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息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則然也存者存此而已發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天人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四三

純白齋

無一個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
多少大無一個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纖毫之間而其

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遺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僞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四四

純白齋

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

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及偏却注字矣既以靜爲天性只謂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

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

謂躰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意謂性無偽冒不必言
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
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
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
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
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
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蕪賈五之不可
不謂之貨殖也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四五

純白齋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
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躰亦有運動耳目亦
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
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躰之行
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形體都沒理會了說甚
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
地困了

惟心無對

心是本來完全之物

虛靈是心之本體廣大象天地光明如日月

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躰其順理
而起順理而感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
云爾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
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
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
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
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
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
較死生之心輕矣先人始學
如此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四六

純白齋

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
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
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
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
之所在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
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
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

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歸人心之至正所謂神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和者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四

純白齋

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齊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

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齊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齊齊而常感感而常

齊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

易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要安排造作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若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四

純白齋

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裏孟子云求放心已足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在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更不待尋知在知不在別無他物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萬理便在裏面
鷄犬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只怕人自不求如桀紂盜跖他自向那邊去不肯思他若纔會思便又在這裏

方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微隱顯一時穿透弄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來論以為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運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原則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會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脉亦自如此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脉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歛此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

朱晦卷

憲世編卷三

四九

純由齋

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此便是孔顏授受真樂處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克集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

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

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納交要譽亦是不仁了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

朱晦卷

憲世編卷三

五

純由齋

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

公之為仁緣無私這仁便流行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賤富貴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至哉言也

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此是先生得力語

程子謂將吾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弄天大小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空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

是顏子樂處這箇理在天地間湏是直窮到至
 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
 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即程子之言稍為點綴便
 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
 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
 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
 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
 不可誣也行狀自是伊川先生語明道先生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
 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只是提
 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
 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
 然此事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
 斷如此方有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
 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
 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著常要惺惺地
 久之成熟可道從心所從不踰矩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須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
 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箇敬
 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十一 純白齋

顏子止是持敬所以三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
 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
 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
 作兩截看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
 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借非真實處
 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日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
 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
 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已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十二 純白齋
 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志字最有力
 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自內外肅然只持其
 志則氣自清明持志便是敬
 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
 達處不可着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
 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此下係先生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
 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
 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此意甚切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十二 純白齋

類只行如此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

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腳踏實地為有進步處耳此是初得力處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三 純白齋

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

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源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在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

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不可出是精義入神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厭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欲速而急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四 純白齋

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握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窮理且令有切己功夫若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讀書不可只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

者有一種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着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此亦門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心之躰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云云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脩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五五 純自齋

地治身是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於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

有進卽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當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五五 純自齋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工夫皆爲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躰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學問亦無箇一起直入之理真是銖積寸累做將去
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
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正淳曰連日
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貫通處似已詳盡先
生曰只欠做惟先生說得此語

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
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
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
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
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一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

純白齋

件事走過眼前雖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
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先生問堯卿安卿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
項疑難可商量處安卿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
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
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
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
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大難底不見其為難
至硤確至勞苦處不見其為硤確勞苦橫逆境界
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不見其有粘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

純白齋

滯底意見而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
慳澁而夫子與點之意頗于樂底意添離開信底
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
底意覺是都在面前真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
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
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為此理之大處
却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
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
行而所以為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
敬則常仁先生曰任地泥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
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
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
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
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與如
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與如此言便與如此行
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
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饒頭只撮
箇尖處不喫下面餚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
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却是好笑

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真
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
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
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
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說汝以子爲
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
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
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
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
朱晦菴一憲世編卷三一九一純白齋
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
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躰實有諸已
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
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淡洽後來晉
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
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
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
陳淳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間本分合做工夫
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決曰
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
一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
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去用工到自
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
視非視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
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
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
朱晦菴一憲世編卷三一六一純白齋
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
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
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文和那
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
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
指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先生謂陳淳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
便是源頭處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會先說箇天理
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
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

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境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髮髯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漆雕開已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十一

純白齋

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曾點較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不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顛破放那邊也恐顛破

這天理說得蕩樣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流遡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源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源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源頭處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十一

純白齋

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來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一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說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源頭處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便有少疑蓋

一事名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未梢又當變了不審如何目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實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三

純自齋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道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日亦只

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會更說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在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所以視聽言動在外

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真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人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不四

純自齋

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不會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

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仔細讀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說絕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爲存養此却

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此說不可廢毋論困而知之即學而知之如顏子其何讓瞻忽擇于中庸多少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 純白齋

儒者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悟然其察之亦必不詳矣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之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耳焉若致一吾宗備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累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象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醜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固知勉行自是當然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聚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六 純白齋

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於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

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詰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

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工却就博文

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千古無人道破然須下一轉語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二十七

純白齋

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

此是先生轉入處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

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

章著躰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誦誦誦誦

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此下係先生後一段功夫

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

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

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

之知道者為不少矣喜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鸞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躰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罪蓋不可勝贖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規不間中提起善惡

之機而言故君子慎其獨

天理在人且萬古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鋼而天理常

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

月太具混雜沙礫中零星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二十八

純白齋

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

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

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

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

所謂私欲者日相關蔽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

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個道理主執而

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

他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

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箇頭

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何如
 為自家身已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
 甚麼只在身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
 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
 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
 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賢急
 急教人只在這些子此等處全是於候處識身
 真做功夫人自應有此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六九

純白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
 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

人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而這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
 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
 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度物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
 是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

了不要若着力着力則反不是若着力則反不是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
 處只要常自提撕又曰能謹獨然後無間斷

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
 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惟其識認之難所以
 居常要戒慎恐懼

今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為從前不
 省察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

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戒謹恐
 懼亦是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七十

純白齋

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
 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此最
 喫緊

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

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無下手處也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

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

做得病痛

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
 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已物爾大學
 所以

言定靜安慮中所以此也

這物事纔私便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

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

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躰中

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躰無着

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孟子此意亦于古無人道要

之不振孟子言學其皆然然

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

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七十一 純白齋

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

有進步處耳聖人謂朝聞夕死自是功深力到即天下歸仁時也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

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人心周流無偏係即活此正與川上之意同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

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

轉方是

大凡人學湏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欲罷不能

也

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所以不遷不貳此所謂利而行之也然非徹悟

在能之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

躰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此之謂亦足以發此

實先生見到的確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

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

也致知所以求為真知也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

透至言先生從前功夫既苦故見未轉真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七十二 純白齋

見得徹後徹上徹下只是這一箇道理湏見得實方

是

未能識得極養箇甚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工夫處

然於此須識得箇本躰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

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湏要識得方有下工夫處

不然才著意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

然頭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

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

持守甚底說擴充說射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此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純白齋

不比普通然則原無大與零碎之別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

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應之爾

試思之以耿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為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克之可以保四海是

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御前須從上面放得此水來添得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為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言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他凡所說底話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為背馳者只是不會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隨處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純白齋

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會用工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惟其不見於行是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

所謂欲罷而不能者是他先見得透徹所以復乎天理欲罷不能深得顏子至處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心若不識得他如何

有得

又問朱傑尋常覺得資資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二便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黑底虛靜終身黑泔泔地莫之通曉也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五

純白齋

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還且設恁地逐段看還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恁地逐段看不理會大抵道理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壙澗底基址須是開墾得這箇了方始架造安排有頃放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脚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着越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况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自家一身都是許多道理人人有許

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辨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緣心直要理會教盡

若是真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醒發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轉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六

純白齋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閑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且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

悟如夷子問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慨然為聞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早汚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故某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

朱晦卷

憲世編卷三

七七

純白齋

氣而生故心必仁仁則生矣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裡上用工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

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性分上事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此下泛論學

爲善底人若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己

朱晦卷

憲世編卷三

七六

純白齋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惟心麓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麓一息不存卽爲麓病要在精思明辨使

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此心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

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躰孔孟之言無

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讀書已是第

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分而添得來然聖

人教人須要讀書蓋為自家雖有這理須是經歷

過方得聖人說底他是曾經歷過

因論為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

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

是理會得的而行不掩言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

旋明理到一唯處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七九 純白齋

或曰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向自家

躰分上來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

之心尚遠在

再問存心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

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

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

中理會夜裡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其依
此說真箇是不同

問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又見

明道先生為人亦和某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

至庶事曰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

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

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此類子之學所以不傳也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

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八〇 純白齋

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聖賢教人先要求放心正為是萬善之總處若是此

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既能收其放心德

性自然養得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

道理無處不在但心存則理自存

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學

者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所謂涵養功夫亦非尋常合眾如土偶人然後謂

之淫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缺也只是本分事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從來問思慮紛擾者無如此答

朱晦菴 憲世編卷三 二 純白齋

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湏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

答周純仁曰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裡令

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

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

之患矣初學吃緊功夫

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

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

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

心

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易言忠信便是德脩辭立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

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

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

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

賢千言萬語欲明此而已中庸達道原只此五者此外更有何道

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

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

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

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

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

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

理身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
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
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

先生見徹後語
語切骨如此

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
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
非真實不然則一念方萌而意隨起亦非力之所
能制矣又曰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

容有所自欺而意誠大學得即明德乃知之原所
以言君子必慎其獨也又曰
意雖誠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在致知上做來
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全一 純白齋

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裡便把分付與人去

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

討不得也無奈何須是自着力着此精彩去做容

易不得

大凡為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

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

道轉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

下者先見得箇大躰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

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

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千古學
此兩條正是學知困知之別知此則
是非之爭無從生人人可以入德矣

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

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邪工夫亦自未嘗得

息確見

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

他綽見這理雖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眾從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視貼起來方實證

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

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八四 純白齋

曾子果如先生之說
用功便是顏子矣

江文卿傳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答云某五十年

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日也不妨如今若

理會得這要緊處那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

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這正是
貫學脉

示喻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

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

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

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此耳此顏
子所

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功夫到此更有何說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當易為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中庸此俱在莫見莫顯既見性

學之發後不然涵養則性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八五 純白齋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

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

常常存得不失令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

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握去不成便恁地驚恐

論曰晦菴先生之學其初真覺蔓衍而不得其要然無奈其志堅而氣雄也故盡歷迂迴曲折之途因得

其門而入其語洪慶曰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乃其所自信者哉然其始之用力既苦故晚之得悟特微其言曰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隨其錮蔽而天理無時不私自意中發出又曰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無下手處又曰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原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又曰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嗟夫此千古悟門乃入聖血

朱晦菴憲世編卷三 八六 純白齋脉路也孟子沒而湮滅不傳久矣先生始發之非其功之獨苦而悟之特徵其有是哉恐人以忽易求之而不得得亦未必當也則曰自做功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方自有見處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裡流轉方是又曰須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則知此悟必非可齒莽城裂而襲取者也恐人以一悟便了終無實地也則曰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又曰曾點漆雕開不知如何被他絆見這理雖

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衆從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
行底功夫觀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則知卽有
此悟必須實修實證而後得者也恐人或眩於真妄
之辨也則曰只要沒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又曰
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已又曰使此心如太虛應接
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又曰勿忘勿助之
間天理卓然則真心之發見炯如日月之中天矣恐
人或昧夫孔顏之傳也則曰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
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心必
仁仁則生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
朱時卷
憲世編卷三
八七
純白齋
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又
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
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又曰仁心之德而天之
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
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又曰這箇理在天地
間窮到十分徹透則與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
豈有不樂由前而言則其開示後學旣已囉出肺肝
由後而言則其統承先聖又且寫盡面目上下數千
載間由困知而至於成功之一先生一人而已先生
又言曰爲學有兩樣一者是下面做上去一者自上

面做下來、惡意自下面做上則脩在慙慙自上面做
下則脩在悟後兩者正學知困知之辨也先生因江
文通之悔於記誦文字語之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
得這要緊處那多都有用此先生以已所得力處告
之也先生固未嘗以自下面做上爲諱也世之貶駁
先生者固未闢先王之藩籬卽推崇先生者亦未能
窺先生之堂奧哉明先生之後深得孔顏之傳者
先生而已

憲世編卷三終

朱時卷

憲世編卷三

八

純白齋

憲世編卷之四

張南軒先生

先生名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丞相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

張南軒

憲世編卷之四

純白齋

閱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乎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丞相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及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教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丞相已沒先生甫畢葬事即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讐向來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王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威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感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疏入不報後六年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雖以恢復自任然所講求者類非其道允文且意先生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懇勸先生不答見上首言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不盡其力不傷其財

張南軒

憲世編卷之四

十一

純白齋

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當事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言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於是先生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先生對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三

純白齋

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復奏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時還朝未甚歲而召對至六七先生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身務學抑權倖屏諛諛之言至論復讐之義則反覆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辯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而進倖尤不悅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間以詩入傳因葛覃之篇

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俄而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請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臣執政自京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先生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四

純白齋

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先生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譁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先生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先生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負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特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先生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藉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效用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

斬前後以千百數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
 為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先生入境首劾大吏之縱
 賊者罷之捕姦民之合賊者斬之羣盜破膽相率遁
 去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
 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若
 千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先生既以禮遇諸將得
 其懼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
 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先生令每案親兵必使與大軍
 雜試以相激勵均犒賞脩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
 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案驗而加賞罰焉由是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五 純白齋

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為盜法
 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
 胡奴在黨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
 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殉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
 北人嘆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為有人矣先生更歷
 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及身修德愛民
 計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
 益知其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
 惡之者忌之亦愈力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為
 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卒時

年四十有八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
 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
 眷眷不能忘者篤畢緘付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先
 生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
 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
 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
 平日可知也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
 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折開明傾倒切至必竭
 兩端而後已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
 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六 純白齋

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
 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
 焉而未及也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
 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
 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
 所存矣自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
 醇慤者苟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
 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
 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
 道益遠矣河洛之間先正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

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得先
生而天下之士方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
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朱晦菴嘉贊曰擴仁義之端至
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
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
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秦嵐沂水之
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
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
呂而失蕭曹耶又曰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
久及復開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
張南軒憲世編卷四 七 純白齋
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欽夫高明他將謂
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
盡他個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
敢過為高遠之論欽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
却有病
夫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
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
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
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
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

在天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一在人物雖有氣
稟之異而其體則同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
太和保合品彙流行則道豈有隱而不傳者乎此
孔頴真脉人人
心脉本來如是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性也而陷溺之陷溺之
則不能有之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
發之中卓然若見涵養乎此則工夫日益深厚所
謂存心養性之妙然而其見也是心體流行上發
見不是有時而心有時而性也此精微處須究極
張南軒憲世編卷四 八 純白齋
之只為世間人思慮紛擾百出故無未發之時自
信不及此話須要以收放心為先其曰未發之中
卓然若見又曰
見指點極情密
中宇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
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
發此時益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尋中
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
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乎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
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
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

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

錢於此等中便不是了是實見

中體

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為一物以主張之於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情之理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九

純白齋

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耳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抵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實然之理具諸其性有是性則備是形以生性無不善也凡其所為視聽言動莫不有則焉皆天之理也性則然矣是故君子無敢不敬也非禮則勿視

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將以順保其彞性庶幾乎勿失蓋全而生之者此也其可不以全而歸之乎

此正形色天性與格物之訓

孟子首以牛山之木為喻又以夜氣為說而引孔子之言為證以明人心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為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為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淺明而心可得而盡矣出入二字更須子細會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之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十一

純白齋

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是心之存物來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伎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十一

純白齋

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一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無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要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推原仁之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只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十一

純白齋

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心似完全如何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
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
終恐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
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
不以愛為言也

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抵不能及身則自
不與已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已事及而至於誠則
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

欲游聖門以何為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十三 純白齋

人之所以為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
真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此孟子曰思則
得之又曰求則得之試取魯論所載精思而深求
焉尋樂原只是求仁 善言尋樂者一語道盡

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
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徇者本體也在乾坤
曰元而在人所以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
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偽萬端不勝其過失者
皆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

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
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
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
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
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
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 既云格物之功

學者當以聖賢為準而所進則當循序亦如致遠者
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為自棄向何所進哉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十四 純白齋

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
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為親切此要須自家子細
下工夫某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尙
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
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
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

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個敬來治心則不可主
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為
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

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

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

明者也故某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

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為有捉摸也若於

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為實

見得則為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搜妙元只在膠膠

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

能實了了乎

夫主一無適正為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不走作非

可臨時下手也

表南軒 憲世編卷四 五 純自齋

某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為先蓋動

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

以此為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行而存其所

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

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

存不知其所為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

矣

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

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為血氣所動而非其可

欲矣聖人者走心也 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

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精習

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 爭也

有諸已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

久人欲寔除則所謂可欲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

養其源徒欲於其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

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北正中肯成慎志惻莫

即偶於發見處得之則乞人行道之人

之弗屑弗受耳烏能免官室妻妾之累

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其用極天

地而其端不可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

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克 四勿 真昧

表南軒 憲世編卷四 六 純自齋

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

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象歧而曰

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

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

行實踐者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

則可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此兩字減一個不得聖人固有說

費處說隱處然亦未嘗不兩具而兼明之也

理有會有通會而為一通則有萬釐分縷析各有攸

乎窮理此顏子之所以力貴於壯工夫貴於密

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議其然者則或

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

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

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

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者明而無隱於來世

者矣不知南軒先生以何為孔顏授受處又何處

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第莫得而班焉及考

張南軒憲世編卷四 純白齋

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者無實者虛犯而

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

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

大畧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

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宜高慕遠不

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

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

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

聖人之門墻也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

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

所以不己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

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

義利之分也自宋分列義利此為最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

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

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

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

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

為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

我皆吾心之妙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者

乎

好事上一毫纒過便是私意

家庭間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

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自他人謂為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稟病痛

元晦所講要學顏子却不於此等偏處下自克之

功豈不害事願以平時以為細故者作大病醫療

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古人切強如此所

謂豪氣事亦為世

高明學者通
共病痛也

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為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

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

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為驚怖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為準的誠明訓也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十九

純白齋

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驚夸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為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虛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為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清明自然漸漸

開拓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

非悟則下學上達畢竟兩事

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淺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益互相發也為人之要孰尚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適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二十

純白齋

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今學者未循其序遽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只是想象模量終非其實要須居敬窮理工夫日積月累則意味自覺無窮於大本當漸瑩然大抵聖人教人具有先後始終學者存任重道遠之思切戒欲速也物欲之防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起隨遣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

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得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之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名利者是亦未免被他礙着耳前

人之言不苟然類如此要用力乃知之耳既曰欲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又曰惟端本

澄源養之有素兩本字有二否

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為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者事父兄事長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腳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十一

純白齋

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其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陷乎此於學者尤切要惟悟後之脩顏子之所以欲罷不能也

夫思者沉潛縝密優游涵詠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慮作聖之功也

所謂循序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

及達自巖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濶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

着實務本乃為至要才不帖帖地便是有外之心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格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十三

純白齋

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是性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乍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之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舉一

偶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間精察不舍則工夫起
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

愿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默求之勿
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矣

或問曰孟子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若
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

能知而遽謂孰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
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我已見性者先生

曰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
裔恐愈濯濯也此話須兼看大抵涵養之厚則發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廿三

純白齋

見必多體察之精則本根益固未知大體者且據
所見自持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

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膠膠擾擾而知見無由得發

也此問於學者甚為切要先生答之猶似籠統夫

也 察苗裔欲求本根也苗裔未察以何為本根而

壅培之乎要知以戒慎恐懼主一

無適為察則壅培亦不外之矣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可見聞也目

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

顯者以善惡之機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

自欺而不可以揜者此其所以為見顯之至者也

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

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為方
寸之地隱微為善惡之機而又以獨為合是二者
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
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蓋亦反而思

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有道矣古之人
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為孝自徐行後長者以

為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克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
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亦是一種

孟子之得傳於孔氏發人深切齊宣王見一牛之斃

張南軒

憲世編卷四

廿四

純白齋

蘇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

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

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

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

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

存之擴克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

體豈不可得乎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

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矣

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為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

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
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局於
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
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
擴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克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
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
此所謂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
擴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
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
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克無欲害
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克無穿窬之心而至
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求乎擴
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
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
求盡其心者也於孟學及覆

論曰人知象山之學本於孟子不知先生之得於孟
子者尤深也其苗裔發見之說真足以明乍見呼號
之旨而闢千載既晦之悟門即白沙之端倪與陽明之
良知皆有不能外之者至於象山之於孟子猶不免

傳其秋殺盡露之風先生既得其悟門即以是門求
見仁體其言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
心又曰原仁之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
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
寸之膚不愛也又曰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
廓然大公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
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
矣又曰大抵不能反身自不與已相干他人飽食何
與已事反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焉誠則實能有之也
又曰尋樂原只是求仁豈其資稟明睿溫純又賴胡
張南軒憲世編卷四 共六 純白齋
先生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故其於學一
不投足於旁蹊曲徑而逕由周程之脉以窺孔顏之
授乎故其所以明仁之體與求仁之功卓然明顯而
絕無枝蔓千載而下儼先生之胸次其殆融然春風
沂水之妙悠然鳶飛魚躍之機乎即晦菴先生之轉
入未必不有藉於先生也更假之年則功化有未可
量者若其經世之畧亦與諸儒曼別豈其自少之閱
歷與寒士之崛起者事半而功倍乎

陸象山先生

先生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父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者聞川里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角總誦經至夕不寐衣履有弊而無壞常自洒掃林下安坐終日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程正叔之學後儒方尊敬講習先生獨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陸象山憲世編卷四純白齋

子之支離自三四歲時常侍父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始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一日其兄子壽九齡

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子壽應之曰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辯物之美惡真偽乎曰物價低昂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考官呂伯恭祖謙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眾還里聞風至者益盛先生既受陸象山憲世編卷四純白齋

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相觀而化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既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

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
 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先生嘗攻切問者之
 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
 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淳熙二年與
 朱仲晦熹呂伯恭會鵞湖兄子壽曰伯恭約元晦為
 此集正為學術異同其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
 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子
 壽曰子靜之說極是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
 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註翻榛塞有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九 純白齋
 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
 未安子壽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
 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鵞湖祖謙首問子壽別後新功
 子壽舉詩纔四句仲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
 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子壽先生曰某途中和得
 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
 云仲晦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議論往來數十折大
 相矛盾蓋呂為此會意本以兩家異同欲會歸於一
 而定所適從朱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
 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

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竟不能合先
 生又謂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乃別去先生
 授崇安縣主簿淳熙八年仲晦為南康守先生往訪
 仲晦與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
 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講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仲晦復請筆之於簡以惠同
 志尋刻之於石先生云講義亦發明精神不盡然當
 時說得來痛快聽者至有流涕者會史浩薦之陸擢
 不赴九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諸生叩請筆學啟
 論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勅令所刪定官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三十一 純白齋
 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
 下筆繕寫就厥明即對遂陳五論一論增耻未復願
 傳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
 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
 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十三年人謂九
 淵次宜未去先生曰往時面對嚴陳太義明主不
 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
 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
 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愈盛雖鄉
 曲老長亦俯首聽誨先生悼時俗之通病故人心之

固有感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至不能容、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於是人號象山先生、門人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先生著書、曰、六經著我、我於象山、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純白齋

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仲晦辯、太極圖說無極二字、屢往復、竟不合、學者或貽書詆之、仲晦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者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未可以輕議之也、先生嘗云、建安無朱仲晦、青田無陸子靜、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有縣丞問赴任尚在何時、先生曰、比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嘗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有所畏忌也、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

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論事惟理是從而已、既抵任、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先生唯默聽、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獎其徇公之意、先生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至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純白齋

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毀之、以厘其俗、唯估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者、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有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

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多不檢覈盜賊得以匿藏近邊尤甚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處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池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敵兵之腹脇者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三

純白齋

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前守亦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二旬訖築初計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老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訪求智勇與之商確武事利病形勢險要人材短長罔弗盡心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所指人病卽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變二聖誓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

高居優游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大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幡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日激勸人才類如此其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屬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四

純白齋

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卽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招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稅收增倍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徒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

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平時按射不止兵伍和民皆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是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莫應有請於先生先生為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所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乎治久而益著既踰年筭箒不施至無訟諸司交章論薦三年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家人不然其言先生曰理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廿五 純白齋
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為立祠二子持之循之門人傅子雲曰先生視古如友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神會不一遂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

元問樂遠稽古制莫不畢究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君日來觀必是高手願求教先生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對局棋工連負乃起謝曰某臨安第一手來者皆饒一先今君反饒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先生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共一 純白齋
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人以此論為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此理在宇宙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矣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

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矣此是先生一生學問宗旨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

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惟天為大天降

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

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

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

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

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

優優大哉似連禮儀威儀語意更完足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廿七

絕白齋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不

語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濶吾身立

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繆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

一個人豈可不為人却為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

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量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

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

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

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

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

云見得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

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要知與天

何等心念方可真與天不殊而後可謂之浩浩其

天不然終是殊也且此心制縛固不得任從又不

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

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一

些重便是病又云一些輕亦是病程子云若不

相干與此言為最相濟

人為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歛冬肅俱此理

人居其間要識此理如何解得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廿八

絕白齋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

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

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

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

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

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

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魎來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少自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廿九

純白齋

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 識知之病則此心惘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風未易致也

此理克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况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八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卅

純白齋

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

此理塞宇宙故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理豈容有知哉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克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見得此心昭然但能克此心足

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
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
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
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
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
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
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甲 純白齋

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
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
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
說為人不可為已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
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
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為心之累者
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
在仁義上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
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
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

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
良心為斧斤所壞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
則平日好惡與常人甚不相遠惟日晝所為格亡
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意寐顛倒思慮紛
亂以致淪為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實會就心上理會
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
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狂只去
理會上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心以材說與人
如何泥得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甲 純白齋

何樣是性情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刻地不干我
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克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克焉有
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
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以此為心則此理自明當
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
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
發強剛毅所謂博博淵淵而時出之
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
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

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為之意

仁自夫子發之

湏是下及物功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沒夫

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

雖能傳其脉然參也曾豈能望顏子之素昔幸曾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望 純印齋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

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先生

何以不從顏而從孟又何以不發明不傳之秘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

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傲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

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

大凡為學湏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

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湏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

是甚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

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辨謹思篤行亦謂此也

此湏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這

個志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湏是做得人方不枉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惟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望 純印齋

他不得志個甚底湏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就者然資

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其之言如何伯敏曰

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切者聽而勿問又

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湏分別勢利道義

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

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

奉為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

不失其所以為人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

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

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為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于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為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此說話使忽有美色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四五

純由齋

頡剛制
此天之所以于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罔罔械繫之中人能有此見何病不除
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審積履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

通越而北轅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買謀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云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梁

純由齋

滯物
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真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費其力於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

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
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亦惑若不任私
智雖無才者亦明

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惘然不可味沒對越
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
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
其私而後可言也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
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忘於禮者之禮也其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四十一 純白齋
動也中蓋近之矣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
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
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
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

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
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
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實行者也自孟子言之

則事益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其
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

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
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
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

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
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四十二 純白齋
非素操持只恐急切難省不起
大都先生之學使人多猛省處

行不失其居居不遺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
無須更或離其位也此吾新語試參之
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

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
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
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
彝倫之叙數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

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味淡者矣在物者亦在已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友求之功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廢唇吻間圖度者天淵不侔

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樂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四九 純自齋

先王之時庠序之教特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願安之乎

舜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克之

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

覺此而已說到良知之端形於愛敬便是孟子心法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五 純自齋

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于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朱嘗有材焉之類皆以為材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為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如此議論極為切實於心之理無累與天同耶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子淵自北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已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力氣蓋爲他有許多
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
許多事

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

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

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

曰誠然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非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五十一 純印齋

若法令者之爲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

處轉移他其餘自正

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今世論學

者却不悅此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悟

語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

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

只有此一路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繞一霍便散了其平
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

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一有停滯善即

惡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牽義引文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堯鷄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營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五十二 純印齋

營如此營營底討個甚麼

學能變化氣質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

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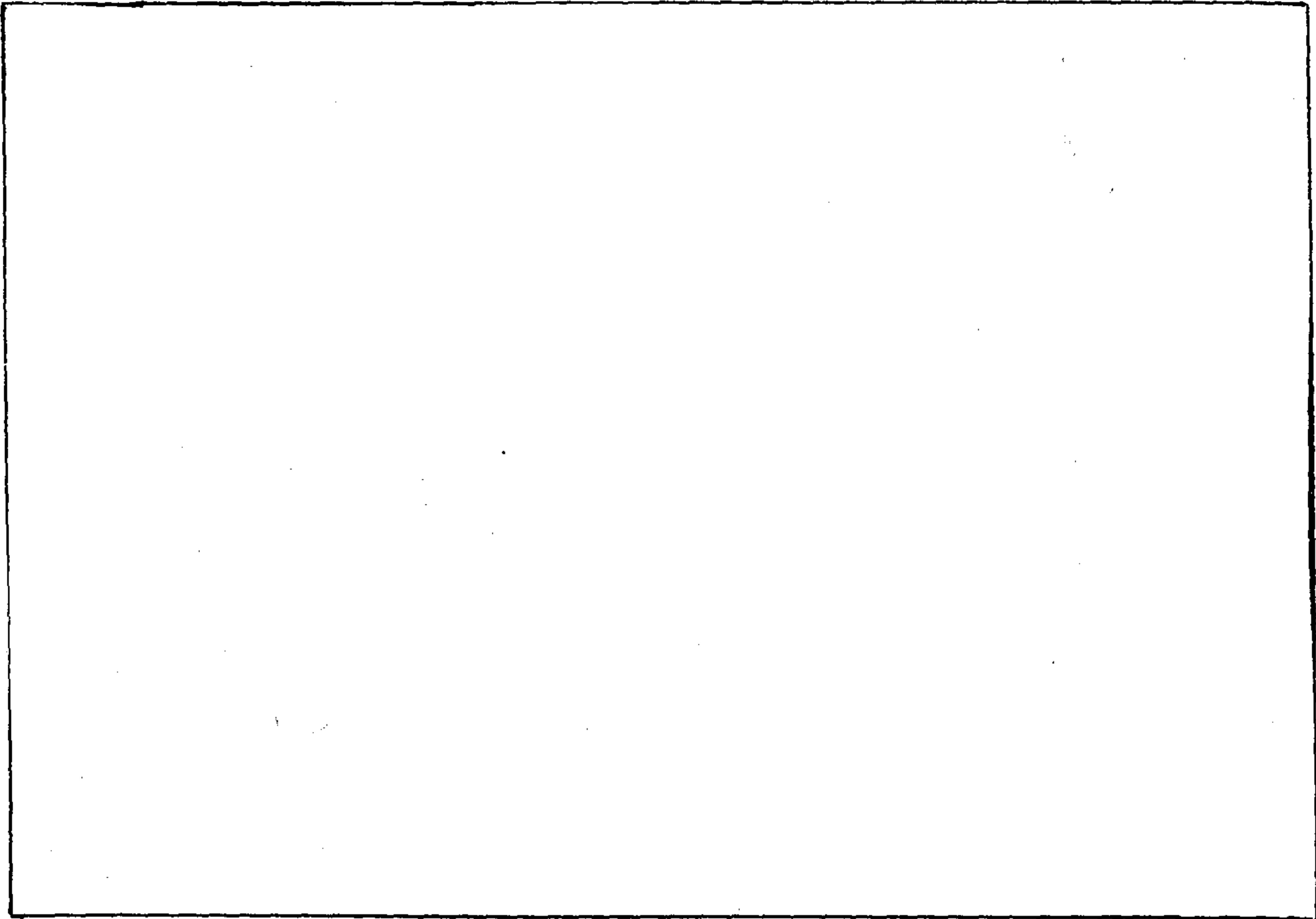
不聞今人畧有些氣味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

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本分事然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

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

就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



原缺

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此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此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獎即獎當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為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却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却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云人氣稟清濁不同只

惟象山 憲世編卷中 五四 純白齋

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此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真與當時所病 先生者相反

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者本自然有
未若全去未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
知可畧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與前條
稍別

論語中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
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習何事苟學有
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
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
建瓴水矣

朱濟道方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五

純白齋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
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羣疑盡亡

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
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
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溺於繁
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
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

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荅云凡
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
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
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
何爲要語荅云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
句句是要語校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荅曰未知學博學個什麼審
問個什麼明辨個什麼篤行個什麼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

陸象山

憲世編卷四

五

純白齋

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
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回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
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大綱提撥來細細理會去此是是中
康宗旨

如魚龍游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知非則本心即復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之於心然能暫而不能
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
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

說得微室知學後微室與常人微室不同常人微室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為可見然田地不潔淨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冠兵資盜糧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陸象山 陸象山先生遠起某亦起先生白選用安排否

頤類

先生謂詹阜民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

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

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

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

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

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

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

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

曰然然當為說存養一節

有舉荀子解蔽遠為蔽近為蔽輕為蔽重為蔽之類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你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論曰象山先生之學一從孟子悟入其潔淨精微光明特達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故當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後兩先生聞之曰誠

然信矣然孟子如蔽膝乍見躊躇平旦良知良能時時指其大者發見之端使人識取蓋謂欲立其大必先諸其大者而後可先生之言曰顏淵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顏子歿夫子哭之曰天

陸象山 陸象山先生遠起某亦起先生白選用安排否

頤類

喪子蓋夫子事業無傳矣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

子事業竟不復傳矣他日又曰二程見周茂叔後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在伊川

已失之其先後剖判若此亦至精且切矣此正大者所在也不知先生自謂於顏子伯子之所得竟何如

也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併秋殺盡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

山巖巖之氣象也又曰孟子有此英氣便有主角英

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或曰英氣見於甚處

曰然然當為說存養一節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著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夫明道先生非好貶刺人者於此數數致意焉必其所關於聖學者非細矣毫釐千里後人其可忽諸先生既於孟子得力得無併其秋殺而見之乎

上象山

憲世編卷四

五九

純白齋

楊慈湖先生

先生名簡字敬仲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虜突淮右避地慈溪因占籍焉先生生有異稟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遊戲事呼譁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日以俟散走相征逐先生凝靜几門如常日課未曾投足戶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親旁寢已弁燈默坐俟熟寐始揭弁佔畢或漏盡五鼓為文清澗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六

純白齋

時好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象闕闕鏡寸唇乃方舒徐展卷筆若波注無一字悞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已長先人乾道五年登乙科授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誅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乎先生初在循理齋初噴默默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陸象山九淵新第歸朱富陽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象山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即是
 本心先生曰此見時已知畢竟如何是本心元數日
 象山終不易其說先生未省一日適聽鬻扇者訟決
 其曲直象山即揚聲曰適來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
 者知其為非非君之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
 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復揚聲曰更何有
 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之
 禮終身師事焉每謂其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
 有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己而公檄宿山谷
 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曠曠欲曉忽灑然
 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
 哀毀盡禮後塋壙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沉
 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
 云為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
 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初至富陽
 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惟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
 人肥家不利為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
 日詣白宰謂茲壯邑而士俗爾陋學道愛人宰其職
 矣且條條紫齒倒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坐靡稟
 稍效尤俗吏稅賦役事皆播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

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
 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
 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
 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
 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為名儒邑人爭
 相慕效文風遂振服闕授紹興府理棧便就養狂狷
 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因情炯燭歸失毫末
 猾吏僅行文案莫敢無法越部都臺府獄立大抵承
 媚風音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
 史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
 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隨鞠往事
 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為乎
 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
 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歷先生就已先生趨庭抗
 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
 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
 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熹持庾節薦之先是太師
 史浩亦薦之僅一考差浙西撫幹大尹張杓雅敬之
 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
 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浩穰類多戾契聲牙不易可辨

先生雍容立決的中勝會莫不服為神明幾向災意
 惘惘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
 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習之軍政大脩眾大
 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眾之
 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
 將噬大不可故每諭元帥當以四海為一家撫士卒
 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
 未嘗祈人舉亦不效俗稱門生求脚色狀例遜謝不
 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知紹興嵯縣以外艱不
 往宰饒之樂平學宮陋甚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本三
 純白齋

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
 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
 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
 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持此心讀
 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
 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
 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
 殺觶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
 而顧為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
 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舉吾邑人皆為君
 子况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剷除氣習脫落意蔽本
 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
 汨於凡陋視道為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
 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不
 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為之風動初
 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器健虛喝官府
 姦人無賴潮數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
 反利之為鷹犬挾借聲焰生其爪角莫可誰何未久
 果信信然來播牙庭下先生見姦狀趣提圈中加責
 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
 門邑人銜化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
 寧宗初即位以國子博士召二人率眾相隨出境外
 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縣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
 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
 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
 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
 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本四
 純白齋

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暴日常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備特為萬世法歟會宰臣趙汝愚見斥祭酒李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為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為祭酒屬日以義

揚慈湖 憲世編卷四 李 純白齋

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為汝愚發為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為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偽若先生則見謂偽之尤者痛黜逐掃地不番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即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即權發遣全州將陞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

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政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况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德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為可戰則戰上帝以為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

揚慈湖 憲世編卷四 李 純白齋

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為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公羊九世復讐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剋剗諸軍怨讟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剋剗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為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畧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播邊隙莫敢遏其端明故懇陳之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語若合符議者恨先生之扼不上

丹書卷四第 9 反文下

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厲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卽遷秘書省著作佐卽兼權兵部卽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沉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困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經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况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陛下爲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六

純自齋

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汚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數十紙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生子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極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旣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弁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姻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藝與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視乎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六

純自齋

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脩乎詩書禮樂之實德訓齊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求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折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感額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極言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九 純白齋

感動天地而為垂厲為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備禱於羣神略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達牒兼考功郎官少宗伯章穎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謂舉賢不可資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剡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為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剡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為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屬當路厚善先生者問果否

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為前班上春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為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志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為難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十 純白齋

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為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為耻故人亦不敢

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畧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上

純由齋

行遂力求去得温州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啓之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脯有時不縱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賀卽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行鄉紀效周官普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詞訴類局於日分難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上

純由齋

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不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頽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此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

立巡尉庭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堵進為懇致悔罪
 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產寓
 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第
 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為語對曰益君
 受其狀既而虞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
 幣人給之袖眾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
 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為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
 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斬之竟追斷
 償所買瀕海膠禁嚴甚商人度稅關出海時副端方
 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千新喪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
 楊慈湖 寧世編卷四 七三 純白齋

自肩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為郡預乞
 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
 扼舟人喉杵巷居者苦澆灌而官失虞火之備有言
 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官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
 粟不為吾用邪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謹誦
 勒石名楊公河楮券之科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
 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
 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為先世契出郊
 迎使者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
 入往來傳道數四竟以使者禮禮之使者及告於朝

曰秤提若未嘉可為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
 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階西向
 坐不終辭故事歲榷朱藥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
 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獨楮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
 削去食用甚菲設厨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為天子
 任撫字敢以郡為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
 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庶餘
 自將不費於無藝中乎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
 士咸向方知務已學有肩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
 大感悟請先生繳納出身問貴游狙聲樂事教放踏
 楊慈湖 寧世編卷四 七四 純白齋

然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度置之一名卿治第
 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文賓之所先生往謁特
 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豪侈頓消兼弁裘止間
 巷雍睦無忿急爭聲軍民懷戀家肖像祀之五年除
 駕部員外即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
 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
 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已
 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
 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
 為上策而不敢行以負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

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蓄楚取賂以直為曲冤苦無
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囚辭州
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
亦視為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索奏其
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
外積怨之久一夫大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
善政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
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
於聞過或知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為小
善而忽之也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
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
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
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
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
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
秀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復詳劄申斯
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除將作監國
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
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饑北民極屬歸我日數千萬
計邊吏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取然

楊憲湖

憲世編卷四

七

純白齋

即日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
上策無過擇賢久任廟堂亦已知其有驗矣但科舉
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
不考才德不肖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
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
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
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
卒心者不可謂無宜擢用之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
怨後雖稍寬而有科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監法
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監今定舊鈔二分新
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
尙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
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剝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
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為迂濶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
為通才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惟陛下明察靜思大
臣亦虛已求言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歎曰
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邪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
未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至此又極言當去
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
府玉局觀寶慶元年累除至朝義大夫慈谿縣開國

楊憲湖

憲世編卷四

七

純白齋

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
 朝請詔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卧病控
 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加累中大夫乃
 提舉鴻慶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
 十三日薨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
 屬績之夕怡然如平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
 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墓邑之五峯先生挺出諸儒
 後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
 非妙用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
 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
 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
 之無須更微懈且又克承厥壽遂造純明之盛其歸
 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閩湖上更名慈湖
 館四方學子於熙光詠春之間而啓迪之於是始傳
 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
 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為之解謂人皆以易為書不以
 易為己以易為天地變化不以易為己之變化不知
 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
 私者自小也是以有己易人皆徇目為見徇耳為聞
 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

禮無聲之妙是以有閒居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
 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莖意焉故蔽之
 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
 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不求而獲不取而得
 是以有四絕學者不及其所自有而或隨焉於諸子
 百家之意說紛吹簧鼓疑似支離坐崇其中卒莫見
 道是以有起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
 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
 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說法導滯五曰
 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
 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
 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推
 酷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
 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
 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
 削邪說先生之學以古聖為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
 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
 規模苟為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願焉其領王局而
 歸也門人益親遊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

湖先生歸然天地間為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
明也

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
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還中規折還中矩
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天機妙
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地
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有古
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動靜
離合道無母意母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皆若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七九 純白齋
是辭廟文書有告辭
之章付以發贊

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不可也
以易為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不可也
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
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可得畫
而為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
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
無以形容之畫而為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
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加知也
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自生民

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視夫蒼蒼而清明而
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隕然而博厚而
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
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
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
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
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而墻者
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為
我者母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
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八十一 純白齋
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
為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
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
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
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
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已也天即易
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
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
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
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未之言舉

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八十一 練自齋

為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為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為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

為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為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蓄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八十二 練自齋

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已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為已是割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枯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地坐血氣而觀已不知已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爾殊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

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
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
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
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
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
爲口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
吾之變化云爲溪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
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
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八十一 純白齋
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
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
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
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
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
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
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
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措也安得無私與措者而告
之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
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

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
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
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
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
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
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
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
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
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
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八十二 純白齋
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嗜嗅若不一
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
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嗜
非嗜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
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
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
如此不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
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
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
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

如此眾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也為聖者不加為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
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
為昏為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
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昏名也非天也
天即道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

伯淳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
至惟伯淳而後有此言

伯淳謂窮神知化之妙者神也又差矣何精何靈
何妙何不妙化即神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全 純白齋

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神自靈
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所不通故四
靈役於聖人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
為宗廟主聖人之知如日月之明如水鑑之明非
思非慮自明自照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
先覺者此之謂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此之謂
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次第不
同而其知則一也其知無次第之差也是知至神
至靈至精視聽言動何本何根愛敬和樂知慮應
酬何終何始始不可得而知也終不可得而知也

中亦不可得而知也順是而行之為善為治逆是
而為之為否為亂知則順不知則逆吁人皆有至
神至靈至精之心而不自知也何以言不識不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
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

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
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嗚呼聖人有如此

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
不大害簡謹取而為集語觀與我同志者或未觀

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即道而不他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全 純白齋

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
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

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
寢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

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德本昭明如日月照臨如
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

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
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

此靈
良心人所俱有也堯舜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

所同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聖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如喪其靈如塵積鑑本明猶在一日啓之光燭天地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於父自能孝其於君自能忠其於天下事自能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此之謂天下同然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乎人心之靈與聖人同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與聖人同然之性偶爲利欲所昏遂迷遂亂遂惟利是從而不顧夫大義也人性自清明自廣大自中正自無動焉無作焉直而出之自不肯行不義自不肯殺不辜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肯爲也此非獨孔子伊尹伯夷及古列聖如此舉天下之人心未動利欲之意則皆不肯如此也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純白齋

治天下之道本諸君心古聖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感天下所自有之本心書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禮樂刑政皆所以維持斯事今周禮一書可觀也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若恒性綏厥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司牧斯民之本職矣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卽迂曲卽造爲卽不正直卽不忠信所爲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純白齋

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畧無縫罅時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始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卽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卽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卽是汝心我答汝卽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

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為不善用力
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
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
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為飛魚躍無
非我加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
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耳

又曰某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
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見謂是一
理通貫爾疑象與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無象
與理之分更無間斷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
必言一自是一片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八九 純白齋

皇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為之不厭又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忠信之為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忠信無
他奇巧亦無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
何思何慮者其曰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
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名而人不悟也莊子河梁
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中若神使
微歎計度意慮即私矣即不實直矣忠信之為德
也至矣乎

夢悟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
學者所造有淺深其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
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
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齋

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
為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
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
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九 純白齋

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
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
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亦本
日夜之所息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來其要緊
尚在一覽惟其不覺故終為反覆之禍亡此而非
愛則其所自有亦安能透露也然雖然思亦何害
於事箕子曰思曰庸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靈論也傲戒無虞罔失法
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
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

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
吾謹傲戒吾傲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
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
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
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
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
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
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
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
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九二 純自齋

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賸也象
也者像此者也爰也者倣此者也非賸自賸動自
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
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
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難
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
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
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於
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
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
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
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
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
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
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識
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
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九三 純自齋

沛之間而人不見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爲之
顛沛間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
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
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
少壯不彊而衰老不弱也可彊可弱者血氣也無
彊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
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
氣有彊弱而吾心無彊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

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為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為已雖欲無疆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况於造次乎况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偽而已矣非誠也

先生徹矣以此示人子乃太超卓乎故曰可與知者道也

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不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九三

純白齋

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人之為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億說也洗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亦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

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於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見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况於他人乎

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蹏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九四

純白齋

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叙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為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心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為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為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為其質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

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精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聞舉肩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泛應無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九五

純白齋

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畧省察襲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庸近疑其庸又疑其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卽道故大舜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故告

曰中平平庸庸事親從兄怡愉恭敬豈學而能油然而生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應酬萬端忠信全功不習無不利曾子謂之皜皜簡亦謂之融融道固不離乎常故孔子曰中庸毋動乎意清明在躬自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心所同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行不露如澄沚不動而實流行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六

純白齋

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不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純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日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靜故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予何敢言仁用力於仁者也恐同志者復誦前患故備記如右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
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
性自善何必如此格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
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
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矣
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導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
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
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道復之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李 純白齋

異說穿鑿為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
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
即神神即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
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
物入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
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
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
其若不能者賊其若者也謂其民不能者是賊其
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格處之論乃趨於後學
之意說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為是之類也周子

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
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
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
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
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
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况又裂幾於
彼裂誠於此於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為害道
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大急故雖息焉游焉馳而
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間不失敬心不失時敏之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李 純白齋

心則厥脩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
疆天下事皆然彼苦澁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
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
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
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
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
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
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
雖有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

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無體則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致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况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耳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故孟子曰天下之不助長者寡矣言心聲也其最著見者芭蕉詩有願學新心之句此未悟本心之至善而於心胡言新心也蓋議有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九九

純白齋

對也

蓋曰慈湖先生之學得之象山先生直悟本心以立其大其功至爲徑捷其詩亦極高明顧自謂在太學

時已見此心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幽明有無通爲一體乃於富陽復於象山先生有本心之問頗費提掇始有深悟則前之所見是何心也無乃靜中幻相邪羅文恭公亦嘗有此前聖皆所不道蓋心境之與物爲體本論理而非論象也愚嘗讀易之言曰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夫豈以人藏其心不可測度遂謂之密哉必其一念不起鬼神莫知而後可言密也則先生不起念之說是矣然易必先之以洗心蓋以靜中起念皆其心之未洗洗之未淨耳必至於秋陽江漢一絲不掛聽其天機之自起自滅而我

楊慈湖

憲世編卷四

百

純白齋

一無與焉而後可謂之藏密乎苟不先之洗心而遽求無念得非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乎恐與孟子之不動心猶有間也說者謂先生於子思孟子猶有未滿不明與指破何耶先生之見視金谿更爲超卓顧門風嶮峻非有凌霄之力難與蹶等今人至謂無脩無悟眼前卽是不亦以此爲濫觴耶

憲世編卷四終

憲世編卷之五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此處文字模糊）薦為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未幾，已亥父政河南鄆陵。先生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先生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先生提督山東學校。先生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為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吾卿亦有可為京堂者乎？即以先生對。召為大理少卿，既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先生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先生，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先生曰：原德亦為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為先生也。振連揖之，自是銜先生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為辨冤，駭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先生

出入人罪，振嘆言：官劾先生得賄，故庇死獄。先生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先生不服問理。詔縛請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先生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薛敬軒，憲世編卷之五。純白齋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是歲先生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先生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復殿，召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先生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成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理氣不可分先後只如太極圖可見

此果何物耶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耶竟不可得而名也

太極即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躰一太極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三 純白齋

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統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各具者所以分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

外

天地寒暑人生盛衰其密移之機無毫髮之間斷上

之

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太極也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

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躰自如

生天生地生陰生陽生溫生熱生寒生涼生日生月

生星生辰生雨生露生雷生霆生水生火生木生

金生人生物生獸生禽生生之多益不可勝窮也

而皆本於一生

天地間理無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

是各具之太極五性未發乃統躰之太極也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人之動一靜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四 純白齋

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靜亦如此

中正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

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人雖各自一躰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無一毫

之間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遺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絨人不以熟寢

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真見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只是天也

氣機無須臾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

來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為也

如寂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則性之所為也

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見天人之合一也縱有間即非

道矣

元來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為少合之不為

多也

四方上下遠邇內外在在處處皆是理之充塞而生

薛敬軒 一 憲世編卷五 五 純自齋

物之機未嘗息視之雖不可見然冲漠無朕之中

萬象森然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

一體矣根極之論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讀太極圖說句句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人之精神即陰精陽氣聚而為物者故與天地之氣

流通而無間人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吉凶善惡各

以類應也浩然之氣所以塞天地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天道之全躰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躰

大用仁義禮智四端而已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個字無物不有無時不依充

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渾更不可離也

天地萬物晝夜寒暑瀟瀟六合流行古今皆易也

統一氣而有動靜故曰陰陽輕清之陽雖升而為天

重濁之陰雖降而為地統一氣之升降耳

上下四方曰宇以充塞無窮而言往古來今日宙以

薛敬軒 一 憲世編卷五 六 純自齋

流行不息而言

元亨利貞之命充塞天地流行古今無一毫之空隙

無一息之間斷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先有理

而後有象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謂之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

理與象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

泊處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

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

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為人所為者人有不能為天所為者此其分殊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道之跡也萬殊之所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然凡言體用不可分而為

二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七 純白齋

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者所謂妙道精義即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為天理在聖人為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必動以天而後言直矣不識不辨順帝之則此真直也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

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一理一切穿透各不粘帶其妙不可言
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

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

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

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為赤白赤白者變為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秉秉之性而不可易者

乃各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八 純白齋

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各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徧滿天下皆氣之克塞而理寓其中又曰理即在氣中不可脫去氣而言理惟東先生虛空即氣之說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大極乎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窮窮動意常多泛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

雖秋冬翁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斷也
寤謂動多於靜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
採之粗滓也

人之性與氣有則一時俱有非有先後也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

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

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清者受此日光

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

暗也水之濁以清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九

純白齋

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源源即天命之性也性無時

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取之左右逢其源源如水

之有來處也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為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

無事也有所作為而然則鑿矣

活潑潑地皆天機之自然

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謂之

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天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人心乃
可言心統性情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人心既不能無思思所不當思人欲也思所當思天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十

純白齋

理也

渾渾然理氣無窮盡無方體而天地萬物畢貫為一

天地生物之心即乾元也其大無方其遠無盡

克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為大也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

義一理也

程子曰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在顏子獨樂者仁而

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

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皆在矣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一第... 冊... 頁... 0... 二...

會點言志只是個仁字

克已復禮與天地合德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

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春日和氣薰心有惻然之意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生生之氣無窮

率仁義禮智之性謂之道聖門專論求仁為本心之

全德求仁得仁即仁義禮智在其中而率性之道

不外是矣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十一 純白齋

讀西銘如見天之大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請

西銘着不得一毫私意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為一

體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為人之父

母而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

仁道至大以即天地生物之心也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滿大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為一人知天

地萬物為一跡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

自發於中者

良惻隱乃是真

活潑潑地仁之發也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端似

可即用以窺體有一毫伎害之心即非仁矣

程子曰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蓋道即

仁而義即仁之用得其宜處非仁之外又有義也

故程子云然

仁即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感戚相關而

能愛護不貫通便相關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

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十一 純白齋

仁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心頑

然無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嘗先着意察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顏子雖難飄飄陋巷不改其

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

氏之樂可識矣

聖人與賢聖言志處全在言外蓋言時當春風其照

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同流不息
飛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會點之心即對時
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會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之意
會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
之妙

會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和從中上流出未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十一 純白齋

庸即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別有
所謂庸也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此非可首意
筆林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此非可首意
亦非可粉飾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木
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為道矣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
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

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默
識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運萬物真
有形之可見也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 原未只
一個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只於身心耳目口鼻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
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於上古之上六合之
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
以貫之矣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十四 純白齋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
人倫日用之常事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
矣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流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
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脉絡條理也循其脉絡
條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妄行所以崎嶇
險阻不勝其難也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

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
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為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
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無一毫之空缺處為

息間斷處逝者
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觀論

語問答處可見然大本大原亦不外此
默識性與天道内外合一無處不有無時不然

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總之為好惡二端而已此大學中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十五 純白齋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蓋心則人之性

與天地之性同其大養氣盡心實非二事
側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善幾之發見也

學至知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
自得之為難自得之則實有諸已矣學到口不言而

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自得之候是悟門
焉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源之意言道無所不在

也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
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

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
大學所謂格物正以此做也
也得是定然不是非禮矣

養性情便是為善便是學道
學問大本原在天命之性於此所見不差則天下之

理不差矣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骸各順

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性情之外無道

孔子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其之字皆指
性而言故為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十六 純白齋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

有力
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

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
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

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欲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已矣

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
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
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
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
聖賢所言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貼射向
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
字一句皆有用矣

海濱軒 德世編卷五 十七 純白齋
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即隔一重
矣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為真見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
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
不能止矣非悟何由破疑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
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為一斯有所得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
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此正所謂

禮也
博文約
學只學天理人倫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理非利口辨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識之
跡履之所出也而跡豈履哉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
道哉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許敬軒 德世編卷五 十八 純白齋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二人儒衣冠其色闇然謂是朱
文公告余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
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覺神氣清
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益慾少則
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射其妙難以語人此
生悟處奈何復以見新入之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經肯綮之未嘗逆理則大輒矣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為之私故心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識進則量進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機皆由於此檢察身心

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十九 純白齋

為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參於

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

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於

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

元不移也慧簡中篇之傳亦在此物我却中之耳亦此意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

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

物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洒

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尺蠖之伸非屈不可君子致用非精義入神不可故人之為學非致力於靜一之中亦何以為發用之本乎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

窮理作事有力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

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

薛敬軒 憲世編卷五 二十 純白齋

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

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

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

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

顧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也

論曰自朱陸並興世率以悟歸之象山而詆朱學之

涉於蔓衍自河汾姚江繼起世率以悟歸之陽明而

謂薛學之謹守繩墨豈世之人未覩朱陸之全書偶

葉聽於道塗抑未明聖學之正昧特混視於朱紫乎

晦菴先生之徹悟已詳之前論敬軒先生之言曰一

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有生之類自不能外又曰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又曰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跡又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遊者如斯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又曰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為順其自然所謂行所無事也又曰活潑潑地皆天機之自然又曰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之所以為大也又曰曾點言志只是個仁字又曰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温然春和之氣為一又曰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又曰為學之本

薛敬軒

意世編卷五

十一

純白齋

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又曰學須有覺方得其總會處又曰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烏乎自晦菴先生歿論學其入於膚淺支離矣先生突起其後一意於知性求仁直欲透周程門路矣非天欲昌我明斯文之正脉何其悟有如此耶他儒之見猶虛而先生為實他儒之論猶疎而先生為密其我明一代之元公乎

陳白沙先生

先生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陳白沙

意世編卷五 十一 純白齋

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真得開悟 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官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淡

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辨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先生位曰。靜中養出。固與處方。而高處。不如此所謂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是何端。見是何。觸發也。豈即見此心之全體。又不應言發出端倪也。

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澗。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與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聖人川上之意。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地自信吾。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聞自聞。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乙不待

陳白沙

憲世編卷五

廿

純白齋

甲以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通見乎達。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軀。惟吾命之沛乎。盛哉。

陳白沙
憲世編卷五
廿四
純白齋

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高飛魚躍之機。

優游自足。絕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出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凶險。求取之。陋巷耶。抑

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取其亦慎求之毋惑
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
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為之有道乎
得其道則交助夫其道則交病願終思之伴尼顏
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人亦此心也
得其心樂不遠矣願終思之也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
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
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樞柄入手更有
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

陳白沙 內憲世編卷五 廿五 純白齋

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克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
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為
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
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
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
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
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所云乃其躰統該括耳
受朴於天弗整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
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

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好
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
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達禍之道也。非但氣象
好而已。

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
心地要寬平。謙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達。踐履要篤實。
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
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

陳白沙 內憲世編卷五 廿六 純白齋

利得喪。誠信于奪之間哉。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
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
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
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
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
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
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罔不可也。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羣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乎古人而經歷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乎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遠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

今日與克恭別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使克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美質嗟

陳白沙 憲世編卷五 純白齋

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其之罪也歸去遼陽杜門後可取大學西銘熟讀求古人為學次第規模實下手工夫去做黃卷中自有師友惟及時為禱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為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出四禮言耳非統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已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推之敬事人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遵德備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管外事但明乎心惟誠

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為辭省之言畧也謂姑畧去之不為害耳此蓋為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為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

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處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承喻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遠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得已如來喻構所居旁

陳白沙 憲世編卷五 純白齋

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容一之論李廣射石没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置之

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

時矩語道而遺事乘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乘常如商也不及吞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

長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亦不自覺耳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儻爾與吾儒似同而

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

此辭所見大軀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為之動

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

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暢谷始且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

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

陳白沙 憲世編卷五 九 純白齋

木之區赤光在海底暎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

為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

同所寓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

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

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

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

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

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

不畏之問耳

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

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
多差邦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
要高人一着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
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
道均為未盡

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
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拂和
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作逆
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

陳白沙 憲世編卷五 三十一 純白齋

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
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
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
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
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
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蠲液未易言也操存
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
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
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
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

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暗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待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靜坐非此

定靜安戒謹恐懼于端側非應得顯見于只指端倪不先靜養所以有求而不得者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未梢未易驟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

我還肯如此學不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

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

得之學

陳白沙 憲世編卷五 世 純白齋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灑

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

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

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

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是度

量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着靜方有入處若

平生忙者此尤為對証之藥也

欲理會者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叠令我紫紫淨淨

非全放下終難驟泊是紫陽語否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

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

此更無別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

漸到至處耳可見悟亦以漸安能一徹便罷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

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眾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

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飛雲之高幾千丈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

其顛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人內忘

陳白沙 憲世編卷五 世 純白齋

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游八極未

足言也此所謂大焉有所向方是脚踏實地乃是四平八穩恐非奇絕

論曰白沙先生之學潔淨精微一塵不染灼見夫天

機之自然一毫不容人力而色色信他本來其悟徹

矣故其言曰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

至一一皆先生所經歷之路逕造詣之實地也愚以

為其序有不可紊者惟忘已而後無欲惟無欲而後

自然何者已者欲之所自起也非忘已安能無欲欲

者天機之所由障也非無欲安能自然學至於自然

則觸處皆天機觸處皆天機則觸處皆性地亦觸處

皆仁體矣借使程伯子與先生得游於聖門豈當在
顏子下哉然以二先生觀之伯子則淑氣和風也先
生則水壺秋月也猶似有間何也豈其非潔淨精微
不能與物為體一意於潔淨精微亦有不能與物為
體者乎蓋天地間之物有潔不能無穢有淨不能無
垢生生之初則已然矣惟天地無所不包聖人合天
亦無所不包故易曰包荒曰包羞蓋不惟不棄其垢
穢亦不見其垢穢然者著於潔淨則其於垢穢安能
無開然哉然學至於此已幾於秋陽江漢之皜皜世
人率以為聖體矣先生之言又未嘗不曰賢愚善惡

陳白沙

意世編卷五

世三

純白齋

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是成
就處夫人患見之不及耳先生之見已及之矣

陽明先生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壬寅年十一從父華入
京師遇一相士曰吾為爾相爾當領其時入聖境
鬚至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
生感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
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戊申因
親迎諸氏於南昌入鐵柱宮見有道者跏坐一榻就
而叩之因得聞養生術歸至廣信詢婁諒語格物謂
聖人必可學壬子舉於鄉己未舉會試第二名庚申
授刑部主事奉命審錄江北既竣事因遊九華宿
玉陽明

陳白沙

意世編卷五

世四

純白齋

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請問仙道蔡
曰尚未有頃外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
至於三秦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於是大
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崑
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
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個好
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
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来訪方出五雲門先生
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良合衆皆驚異以為先知
先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即屏去已而靜久思離

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久之又忽悟曰此念
生於孩提此念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
西湖往來南奔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
先生喟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
看甚麼僧驚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
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
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甲子主山東鄉試旋
改兵部主事乙丑先生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先生若
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為事丙寅武宗初元奄瑾用事
南京科道戴鏡等論之逮繫詔獄守仁抗疏救之亦
五月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

純白齋

不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
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
京吏部尚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
場驛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缺舌難語可通
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度地無語未已自
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為石塘
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糜
餉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談笑
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
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
五月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其

純白齋

下獄廷杖尋謫龍場驛丞丁卯至錢塘瑾遣人隨行
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潛附商舟以遊舟山遇颶風
一日夜遂至閩界北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
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其為虎穴也夜
半虎連牆竟不入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囊見先生
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
嘗相識於鎖柱官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
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向先生意欲遠
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逃禡父誣以北走胡可乎
因為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

時時語人以知行合一之旨未有喻者庚午陞江西
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莫元亨蔣信劉
觀時喜曰請君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
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
欲與諸君前生會自悟性體既而進途復會曰

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着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調吏部主事始論象山晦菴之學方獻夫時為本部郎中位守仁上因論學遂執贊陞員外郎壬申轉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與徐愛同舟歸越因論大學宗旨愛聞之踴躍如狂如醒者數日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遊遨琅琊醴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孟源問靜坐中思慮主陽明憲世編卷五 廿七 純白齋

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念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丙子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丁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刻古本大學序之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只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為主而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又序朱子晚年定論刻之脩瀛溪書院以居學者已卯忽有巡撫江西之命尋召之庚

辰赴召次蕪湖又為諸權倖所阻不得見中夜坐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曰一身蒙諉死即死矣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尋得旨還江西泰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良字

王陽明憲世編卷五 廿八 純白齋

以汝止辛巳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經諸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然發嘆陳九川問曰先生何嘆曰此理簡易明白乃一經沉埋遂數百載九川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入真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肩別姓墳為祖墳者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陸南京兵部尚書疏乞歸封新進伯壬午丁外艱時有僞議劾之以遏其學者門生陸澄上疏為六辨以折之先生

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邪况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眩惑矣癸未南宮策士以心學為問陰以關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歎曰吾安能昧吾知以倖時好不答而出聞者難之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錢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應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溪谷無不到矣吾學既主陽明

憲世編卷五 堯 純白齋

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丁亥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九月發越中舟至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樾領謝而別明日講大學於明倫堂有唐堯臣者初不信學及聞講沛然同門笑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戊子思田十一月卒於南安其前後經畧

俱許輔世編傳中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躰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裡尋求見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躰認不做

主陽明 憲世編卷五 堯 純白齋

外求始得此是先生極切實下手語然非認二字猶未顯然說破悟也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躰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走如何不忙

問人心與物同躰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躰若於人便異躰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躰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

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躰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人之為學求盡乎天而已此德明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為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

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天命而已矣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躰有自本躰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躰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

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情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躰而言性也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躰也情心

用也躰用一源知躰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躰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躰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躰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躰當自知之矣

薛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躰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躰用動靜時也即躰而言用

王陽明 卷五 純白齋

王陽明 卷五 純白齋

在靜即用而言，靜在用是謂靜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動，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來書云：下手功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

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則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

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也。人有不起之時，非停也，非息也，着於一念而滯其流行之機，乃所謂停也，停則息。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為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

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

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道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

陽明 憲世編卷五 四三 純白齋

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
 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
 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
 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
 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
 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
 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
 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
 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
 至剎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至陽明 忘世編卷五 四五 純白齋
 在知道者然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
 泥句比擬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
 矣只看得見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四句明白可以無疑於諸說矣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
 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
 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
 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
 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積至誠
 之無息竊所未明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
 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

一第廿九 丹黃參同集全書第 2 反文句

原缺

心無動靜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其動也常。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四

純白齋

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漁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

視聽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彜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視；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四

純白齋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過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曰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

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間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先生於樂有真見否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過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只看發節謂之和一何便知哀怒總是樂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焉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四九

純白齋

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個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曰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

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更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

純白齋

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也大學之是心體知乃明之用心之所發也此明與知之辨大學所深致意者也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何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太公也常人皆不能而一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

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知之良處必是中寂太公惟中寂太公良知不特昏蔽之未盡去也乃所以爲良未有中寂太公畢竟未是

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主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 純白齋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

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見良知於擇識之先則擇識即良知是良知擇識於未見良知之先則擇識乃求見良知之功故曰知之次要之擇識卽良知也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 純白齋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但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從兄

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克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主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三 純白齋

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

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裡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天下人以為不能真見良知，見良知門路，與人也若說良知人，人有不待求，何以有，不若不察。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曰：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若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四 純白齋

何提摸得見透時便是聖人。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聞講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口口正求講明致之功先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

純白齋

生曰此亦須爾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塵尾舍了這個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良知本在明白一時在坐者皆躍然良知本在明白一語亦難入頭

故門下人往往認賊作子須前自求更不指示末的路頭何能明白也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

是信不及耳。

聖人之知如青天白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裡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此是先生

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騫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功夫方有個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

純白齋

者之聞見為累哉問先儒謂為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功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功夫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窺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

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七 純白齋

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個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免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個良知而善惡自辯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個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個欲無生非獨聖

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微動微靜微晝微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停停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于聖同塗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無他順帝此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八 純白齋

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為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為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為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曰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微動微靜徹生徹死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

爲之歎

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固。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碍。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智。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五九

純自齋

然其無碍也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碍。即。所。謂。克。其。剛。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碍。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更。無。障。碍。得。以。克。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看。何。等。玄。妙。

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日。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個。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以。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六

純自齋

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

人。只。要。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功。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

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正心只是誠意功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蕭惠問：已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本 純自齋

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個軀殼的己，不會爲個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

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於目；汝心之聽，發於耳；汝心之言，發於口；汝心之動，發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本 純自齋

卽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個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已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纔是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何不以訓格物

徐愛因未會先生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本體了。未有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三 純由齋

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还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拈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

象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思。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思。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真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思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六 純由齋

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日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其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

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

王陽明 德世編卷五 六十五 純白齋

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個明的功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昏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聖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顛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李
絕自齋

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裡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功夫。以言。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則下學而不能上達。不可謂盡無也。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

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功。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李
絕自齋

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志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陸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入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纔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

得。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九 純自齋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無，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原是就常人指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

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裡。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眾惡相引而來。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看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撲愈淡，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七 純自齋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

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

主陽明

憲世編卷五

十一

純白齋

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不傳在何處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八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鎔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

鎔文王孔子猶九千鎔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鎔伯

夷伊尹猶四千鎔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

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

精金以五千鎔者而入於萬鎔之中其足色同也

以夷尹而側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

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純

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

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

鎔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

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

欲而在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

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

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

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

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

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

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功

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

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能愈多而天理

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情情而與養養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王陽明 意世編卷五 七五 純白齋

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先生之論格物最多端此為最徑捷第一云良知而又加以天理二字猶覺支離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觀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王陽明 意世編卷五 七四 純白齋

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曰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觀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觀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觀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觀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動於理而謂之不動只是未嘗從已起念耳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曰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七

純白齋

近歲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功夫甚難，問之則云：纔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因與說我此間，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

事的功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求速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洒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六

純白齋

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

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
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乃

是朱儒功夫先生不令之求見良知也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
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
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

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

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

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

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

主陽明 憲世編卷五 純白齋

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棠論內外

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

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

內外只為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

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

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

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

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

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

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

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
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

存個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

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

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煤

一燈

功夫不是透得這個真機如何得他克實光輝若能

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

化不使有毫髮沾滯始得

主陽明 憲世編卷五 純白齋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

尋掃除廓清恐是剝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

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

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

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豈非爾事必

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名利色未前面時貪戀情態畢竟不切則掃除功夫畢竟不實故諸門人有引大上堂剝肉作瘡之說先生答之終未破的願更商之

楊慈湖不為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先生亦

不聞焉本體

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錢德洪與王汝中論學
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
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忠未是究竟話頭若
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則意知亦
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
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
天命之性原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
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
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七九

純白齋

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
意三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
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
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
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
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
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
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
之見是我這裡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
中根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

失大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
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
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
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
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
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
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
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
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
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八〇

純白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
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
問學處多了此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
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功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
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
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
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
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
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
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

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此伊川謂眼中金玉屑也着不得一意大都天地之化絕無停機一有停機便成意必固我矣

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染者只是一無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紅白齋
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功夫固是必有爭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曰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豈言何

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功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紅白齋
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

漁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為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晦菴謂心雖主乎一身

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啟學者心理為二。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也。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

復有加於毫末乎？

暴其氣亦只是不能持志。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良知一切病俱無。

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沾染着色。

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此安排，着此意思，便不是功夫。

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或問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

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會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遠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功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

五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八五 純白齋

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蔽。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蔽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

五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八六 純白齋

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心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

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單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八七 純白齋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天理未見。人欲未萌。念去人欲。存天理。未免多却。一語。極極。且存得天理。似不必更言去人欲。去人欲。存天理。更言去人欲。不必。

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八八 純白齋

備已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功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功夫都無下落。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功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功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功夫。未知是否。曰。先認聖人氣象。肯人肯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

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秤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八九 純白齋

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始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

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論曰良知者良心之知也與生俱生自然而然而名之曰良正以別於情偽開鑿之知也此知不蔽正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直為大人直與天合德矣何者原來與天一體而分只有此耳如穀解如乍見孟子時時執此以開示人正先生所謂因用求體千古入德之血脉路也先生特揭以示人使善悟者盡斬葛藤言下因見本體竟超聖域功信偉矣正不必指之為心之體未發之中也顧孟子之言良知既指其不慮以言良又指其所發之知以證之曰無不知愛其

王陽明 憲世編卷五 九十 純白齋

親無不知敬其兄若曰良知之知是知愛其親之知知敬其兄之知也於此而求之於此而得之所以為堯舜之親睦協和悉在是矣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致此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蓋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各各具足不須假借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就人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醒人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但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

之良知以應之更無有遺闕滲漏者灼然孟氏之心法也先生歿未久聰明才辯之士愈勝愈巧遺却愛敬以談良知曰當下即是則以貨利之私發為貨利之念彼人當下亦未嘗不看得是與生俱生自然然而然者遂可謂之良知乎先生蓋嘗言之矣良知人人之所同具者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先生蓋已豫憂之矣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是後人之過也然致之一字非孟子所謂擴克乎孟子之言曰知皆擴而克之則知固先之矣若

主心齋

憲世編卷五

九

純白齋

曰已知此真誠惻怛之良知於愛親因致之以從兄致之以事君云爾倘併其愛親者而未之知又何以致也然真知亦不易矣堯舜之聖而相戒曰惟精由此而下曰擇善曰擇乎中庸情偽開鑿之後而欲求見良知豈直披沙揀金其大海撈針哉求見良知尤當有道矣

心齋王先生

先生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益無宿學先生孝由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主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先生說論語詁曰此絕類

主心齋

憲世編卷五

九

純白齋

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贊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先生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歸情抗節矯諸外王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贊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而先生意終遠矣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

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夫，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為歸，與剖析精密，莫不虛往實還，而喜色溢眉也。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及已為要，以孝弟為實，以樂學為門，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啓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為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與御史悒，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為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皆有立。次子璧，取知名。

天德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我知天何感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及求諸身，槩柄在手，白濁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為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薛文清亦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潑地，為飛魚躍便是此體。未謂既云敬慎不敗矣，又云患所以立。夫良知即性。

王心齋 憲世編卷五 九四 純白齋

性即天，天即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謂之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雖危无咎，即所謂不敗。即所以立也。求之良知，更何疑於不足？此便是盡性，自能獲乎。上下行有不得，久求諸已而已矣。能久求諸已，自不怨天尤人，更有何事。

此心綱紀宇宙流行，今古所謂天理也。存此心是謂理學，足為補益矣。是道也，非徒言語也。體之身心。

然後驗矣是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無物不濟者也堯舜相傳授受允執厥中正謂此而已矣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已不

以已依於天地萬物此正訓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語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仁也明道有覺亦曰自此不好

撤矣此意不失乃得滿腔子是惻隱之言故其言

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已故出

則必為帝者師處則必為天下萬世師出不為帝

主心齊憲世編卷五 五 純白齋

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進

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

隱君以求其志求萬物一體之志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

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語後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間

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

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

天則神此其血脈

字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中庸中字六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

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

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唯然愚見止義更同

纔着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國家

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先生一生主意正是

亦在不改心法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繫其身於天地萬

物者謂之遺末遺末不止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

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異乎

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為家舍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

信方是學無止法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

行故也

有以伊傳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傳之事我不能伊傳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傳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知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王心齋 憲世編卷五 九二 純白齋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此本陽明知行合一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嘗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問見支撐正須養微致感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

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反下書本便沒功夫做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已過若有同於已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學者以四書六經為心印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正中看自無不正正者未必能中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
王心齋 憲世編卷五 九二 純白齋
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全在常編三絕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至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着人力安排

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是一以貫之。孔子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以後無人識忠恕。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着。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籠處。所以多忽略過。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氣象之麓。未甚害事。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主心齋。

憲世編卷五 九 純白齋
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功。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功夫。方得不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主心齋。

憲世編卷五 百 純白齋
溪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僻乎。知體而不知用。其流必至於喜靜厭動。入於狂簡。知用而不知體。其流必至於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切精微。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故曰精則一一則精。
大學曰。物有本末。是吾身爲天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近悟得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孟子曰。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此便是見龍之屈。利物之源也。孟氏之後。千古寥寥。鮮識此義。今之欲仕者。必期於通。

而舍此外慕固非其道

昔者堯舜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孔子不得顏曾為己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曾相傳授受者此學而已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為意見忝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為天然自有

王心齋

憲世編卷五

頁

純白齋

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 是天理也惟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便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知矣

天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知矣故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

夫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為己之學自脩之不暇奚暇責人哉自脩而仁矣自脩而信矣其有不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有未深處之有未洽耳又何病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及至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者必如此之用功也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物不獲其所即己之不獲其所也務使獲所而後己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

王心齋

憲世編卷五

純白齋

也故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此予之心也君子之學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己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為大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啟手啟足皆此意也

論立大本處曰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

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
把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却不過一節之善耳

論正己物正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
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

是小小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
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

此道者孔子而已

論曰先生崛起海濱無他聞見直以真孝一念遂從

悟入陽明先生又以悟境證之故其學精確徑捷畧
無矯飾亦無紆迴其言曰良知即性性即天天即乾

主心齋

憲世編卷五

三

純白齋

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以其無所不通故謂之

亨以其無所不宜故謂之利以其無所不正故謂之

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本體功夫

盡此數言矣又曰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

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又曰天下之

學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

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使不樂又曰須見得

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

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又曰學者不見真

樂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蓋己直窺乎孔顏之授

受矣若夫以見龍為家舍則非群龍无首之見至謂
堯舜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
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必欲伸
師道而抑君道亦非孔子稱九二為君德意也

憲世編五卷終

憲世編卷之六

羅念菴先生

先生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度臺心既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二十二舉於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先生師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純白齋

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及聞之皆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觀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及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守益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致左春坊贊善與毘陵唐荆川平涼趙浚谷同時具疏請 御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為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拘時句人不

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為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為虎穴荆莽蒼鬱關之可通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先生宅舍漂沒偃宿田家撫院馬森以先生家故實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贛縣督檄縣取為構室助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借出先生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先生答書願畢志林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純白齋

整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澀重為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先生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懽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中欽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先生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

得聞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而無思者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嘗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龍谿歲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王曰功夫有先後否答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斐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功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功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盡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三

純白齋

明年錢緒山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自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先生於陽明之學以身發明之而後學見先生躬行之實既慕服因先生之言而益信陽明之學其有功於陽明大矣先生始歸田與荆川共買一舟南下論及國事輒相對歎嗟知字內將多事圖所以報國因相約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清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觀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撻市引奉之衷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下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少卿謚文恭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四

純白齋

一陽之來果何所自哉是故有不始於有而始於無無不終於無而終於有一息之出其先則入之源也一日之子其先則父之交也一月之朔其先則晦之終也一歲之復其先則剝之極也故曰復見天地之心言觀此而天地可見也然則闔闢之始必自渾淪恍惚塊軋沕穆不涉有無不屬動靜擬議有所不能至思為有所不能及其猶陰陽消長之間乎故曰易逆數也是故以其無分於動靜有無常為主宰而言謂之天心以其動靜有無交錯變化而議擬思為一無所與而言謂之大易以

羅念慈 憲世編卷六 五 純白齋

其變易不窮終不離於主宰而言謂之逆數蓋自其源而觀之若已判然於天地開闢之始自其委而觀之則亦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惟不離於陰陽消長之間則亦不離於此心往來之際孰知夫元精之先一息也孰知夫夜氣之先日晝也孰知夫混沌之先日月也孰知夫閉藏之先歲運也孰知夫太極之先天地也是庖羲氏之學而未之嘗言也

天地之氣翕聚而至於發散必且氤氳磅礴薰蒸醞醞液滲漫於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翹之形絲縷

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蓋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斯時也名之曰春春之為言從屯從日指日之暄煥草茁然欲奮出之象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達邇疎戚極於萬物靈蠢纖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蓋得天地之生生而未有遏之者也斯念也名之曰仁仁之為言從人從二二者天地惟人同之言同天地之春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能同體即不足以應春之生生大哉仁乎其三極之精

羅念慈 憲世編卷六 六 純白齋

平春之至也漸仁之成也難學與不學有辨矣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為累則我貴處其貴用其大萬物以賴是曰三才

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疑聚純一淵默精淡者亦惟於着已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為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噴

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
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
感無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周之靜程之定皆是物也
其曰靜虛動直曰靜定動定以時有動靜寂無分
於動靜境有內外寂無分於內外然世之言無內
外無動靜者多逐外而遺內喜動而厭靜矣是以
析言之

未感之前寂未嘗增非因無念無知而後有寂也既
感之後寂未嘗減非因有念有知而遂無寂也此
虛靈不昧之體所謂至善庶民去之去此也君子

雜念卷

憲世編卷六

七

純白齋

存之存此也知者觸於感者也念者妙於應者也
知與念有斷續而此寂無斷續所謂感有萬殊而
寂然者惟一是也心有動者即非本心有起者即
非誠意此不足為告子慈湖病其所病固甚微也
非孟與陸焉能析之

心動物也神物也攝之固難疑之一尤難絕利一源用
師十倍與極深研幾同功半生口向此談心終為
他途分析不耐堅苦千古作聖屈指可盡要之神
為心役心不自主樂事處外雜習行之宜其成者
寡也

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學非
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
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
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
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
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
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為感矣不知動
與靜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
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
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

雜念卷

憲世編卷六

八

純白齋

酢萬變而於寂者未嘗有碍非不碍也有所主故
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
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
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
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即謂之
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
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
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欽之則亦塊然不知
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
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故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古今學術之所以異其在茲乎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又與百姓同其日用此二氏之所不及學者難於自信者也使於真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成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看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即此漸能自信果能自信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譬之收寶物者第不令其輕毀耳必不至助揚其光恠炫飾其華采以傷其本色也譬之保赤子者第不恣其挑達耳必不至阻抑其好惡增損其言笑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九 純白齋

以戕其天性也惟其少有欠缺使用作為幫補比擬裝綴即使功夫懇切終不免影響依附如以美稗作五穀較之稿苗與振苗又有間矣豈所以充達而長養之哉此非予之言也明道有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

來教云學至於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肖驗之於心又有

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為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為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為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為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此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十一 純白齋

大易之書可考也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為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為也惟誠則精而明矣此周子之書可考也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為矣

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功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皆非見正非為為不止者周子主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至略示其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固憂聖門之失其傳也使其功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慎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睹不聞為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懂懂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樞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併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無亦言之未瑩矣乎

自其與物無對而言謂之獨自其朕兆莫窺而言謂之幾獨也幾也名異而實同者也動靜貫中和者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十一

純白齋

謂研幾真能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為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然不動為誠感而遂通為神已其盡善境界交得其中間尚有善惡當辨不幾於語乎

細繹來教微旨得無指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以為準則乎每觀此章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已私分毫攙和不得已私不入方為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調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追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已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觀體言行皆庸無有起作遷改之幾乃歸一處此即約禮自不能罷日用飲食皆知正味位育參贊皆不出此蓋不入已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

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為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為任者即分毫驛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君度內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根脚西銘一篇稍盡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十一

純白齋

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過目到眼皆是吾人當為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樸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夫吾之弊古人汲汲皇皇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令人言學不免疎漏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而已

此學日入密處在紛紜轉轉中自得泰然亦不煩照應乃千古一快心事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却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染汚乃有此景乃有此事

雜念錄 憲世編卷六 純白齋

亦到天機 如無為冠之念縱自念縱橫斷不須照自然處 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吾輩非此安能為天地立心民生立命以身在天地間負荷即一切俗情自難染汗從此用力有本領大舜有大於禹能與人為善指歸正在於此雖是全體出頭却又不曾加得分毫與二氏冷澹相似此所以無異溪山之野人到此地位何所依泊何所比擬此之謂大此之謂獨此乃天地之心此乃生民之命此吾儒之功所以上下同流也用力則從人所入原無定說論語一

部便似藥方因人異施或以靜入或即事為隨地措足不容等待蓋無時無心無時非學其有艱難與艱難乃各人病痛深淺未可據為定說也

知嘿嘿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嘿嘿一室中無加損足下且辨固是了得天下萬物底胚胎當與天下萬物無有分辨無有界限足下自視此身果如何與古人相應否此處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得要有真物在故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嘿嘿識嘿識非細事非易能也

雜念錄 憲世編卷六 純白齋

認無欲處若與萬物一體處有絲毫不應又便落二氏終有護持向裏一段此處一涉言句便有病只久久嘿嘿證可也

行仁自孝弟始此心本仁生生不息存之為不欺發之為不忍不忍之推自親親始孝弟先之未有仁而遺其親者自此擴充將為和風慶雲四海可保稍不由此便傷天和虛靜言其純潔貞一不雜世俗之念非指虛曠靜滅不動於愛敬以為快樂如釋老之為也此於日用不既切乎 不忍之念非是子一有知便發之親盡此一團太和觸着即是輕重低昂稱着即當無此此無挂礙並無次第

靜坐收拾此心此千古聖學成始成終句但此中有辨在靜坐識得本心後根底作用俱不作疑即動靜出入咸有着落分寸不迷始爲知方然須從靜中安貼得下氣機歛寂後方有所識不然即屬浮妄中去矣念之有無多寡識心後應不作如此見解也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

羅念慈

憲世編卷六

五

純白齋

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者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已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心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然中存不令它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茫

之足應哉此等辨別要在默坐澄心耳目之雜不入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能親面相見也

來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

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夫謂知覺即主宰

主宰即又淵寂則是能淵寂亦即能主宰亦即自

能知覺矣又何患於內外之二哉今之不能主宰

者果知覺紛擾故耶亦執着淵寂耶其不能淵寂

者非以知覺紛擾故耶其果識淵寂者可復容執

着耶自弟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抹其病者

羅念慈

憲世編卷六

六

純白齋

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功夫固當合一原頭與見在終難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功夫之持行不識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謂弟落在着到管帶第實有之安敢隱諱在弟之意但恐未識淵寂耳若真識得愈加着到愈無執着愈加照管愈無掛帶既曰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着之有來教云提孩精神有着到也無此誠是矣又謂提孩會着物否又云爲之飛魚之躍有管帶也無此誠是矣又謂爲魚曾有妄念否若易着物即忘物

處乃是學為孩提若有妄念即祛妄念處乃是學為
 為魚未可以源頭本體之見解替當見在功夫之
 持行也人心必學方免危殆功力完具變化自殊
 然亦未有不好學之神聖但知在淵寂處為學即
 又自不當執着矣無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此是
 入悟語然識得此處即屬平常不識得此處即是
 弄玩精魄夫無可忘而忘以其未嘗有存也不待
 存而存以其未嘗有忘也無存無忘此乃淵寂之
 極正列子橫心所念無是非利害之境然彼則自
 不念利害始自有次第矣夫功夫與至極處未可
 斷念也
 意世編卷六 七 純自齋
 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可以
 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下學上達之說果何謂
 耶先生苦心苦行上
 今為良知之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
 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聞者未
 嘗怪之也雖然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
 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
 感也而所以為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
 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
 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

首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為終日精
 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
 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
 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常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
 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
 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功而言亦即所謂
 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知是知非只
是良知四端
 中之故謂子又以愛敬
言大有補於陽明先生
 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
 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時時有是心也未
 難念也
 意世編卷六 十六 純自齋
 後四端須擴而克之自然火燃泉達可以保四海
 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
 易動故也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未嘗言時時便可
 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克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
 內交與惡聲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儒門妙處盡
於此矣無內
 交與惡聲惡聲之心始是動以天始是養是常息此
 注體見此謂之見性養性此謂之養生
 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以乍見與平旦
 時夜氣以息而見養
 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手
 處然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字

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為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為良知至又易致字為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况於人乎此事理至易明也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說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真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是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十九

純白齋

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真時時培此直信得及却是最密地也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為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特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此取其天機自動無所為而為之木心非論未發也故謂之良朱子以為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有病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

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克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克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已發者養之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措於旦晝所為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措於為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為致知之功則其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二十

純白齋

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此確然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夫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在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為理物我倒置故常幸已以逐物來致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炯炯又况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大端只凝聚殊為不易目前舍凝聚一着更無施功而一切誘引牽係非有真物安能退聽此處須以

真功深入庶幾萬一有遇不然未有入手時也

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

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有真心其後擴充正欲

時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

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為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

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

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今之言

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為良知該動靜合內外

而今主於靜焉偏矣何以動應夫良知該動靜合

內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

羅念菴 寫世編卷六 廿一 純白齋

必有所由而入句入矣雖謂致知為慎動亦可也

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至靜也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自注云無

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歆羨無

然呼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

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

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

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

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忘安排故謂之

吉悖此而費勞撰故謂之凶既周子爭死區即欲

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敝篋無錢行部深入

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是真能主靜者盡

樂則行憂則遠或為季桓子之仕或為臧肉之去

孔門相傳脉路至周子始相續也

細玩夜氣一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

氣之說蓋言旦旦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

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

月之晦昧以回朔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旦

好惡猶能同人使從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

羅念菴 寫世編卷六 廿二 純白齋

皓亡之則旦晝昏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真性顯

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

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

夫學貴近裡密實有足安頓然近裡安頓乃在收斂

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

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耻惡衣惡食不思人不已

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

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剝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

感應恐不止一舉十寒而已

夫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汝歛

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為萬物萬事主宰此
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
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筭則微
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
生莫能幾及也况得以言相度哉

念念周旋此是習來塵勞流轉心隨境動所謂樹欲
停而風不止此心何嘗有此勞擾來如今既在輪
中須是一切操却更不與照管只從良知精明虛
靜作主但尋得如何脫離得念頭處即是入手處
矣此却在自家精密於靜中理會不可草草也蓋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三

純白齋

本心本自虛靜一切本粘不着今習之既久遂成
緣心如鳥緣枝然一無外境便無安頓處乃是真
家當人不會受用耳

真見語

吾嘗歸靜以為之主冀其動而不括也然視則逐於
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與物而吾之靜不復
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
存乎倏忽微眇之間任之則成馳騫執之則拂生
理於此調停俾常若有存而不敢忘久之至於無
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能也

條用心雖苦而功夫以未徹任其一勞
勞不着一念以遣我逝者如斯之體何如

來論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

大學之獨
即是明德

念念俱空與念念有漏總是同科
劉獅泉以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為命雜於
有質故必兼脩而後可以為學蓋吾心主宰謂之
性性無為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
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
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
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雜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
是說也吾為見在良知所誤亟反而得之也王龍
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獅泉曰不同曰如何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四

純白齋

曰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愚婦之知能譬之頑
鐵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
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為其純陰無真陽也復真陽
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
知為主決無入聖之期矣龍溪曰指見在良知便
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為決非照
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因指上天發靈處曰譬之
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却為雲氣掩昧指愚夫愚婦
為純陰者何以異此今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未
可別尋乾坤惟掃除雲氣即成再造之功依舊日

光熙臨四表龍溪因令予斷予曰獅泉早年為見
 在良知便是全體所誤故從自心察識立說學者
 用功決當如此但分主宰流行兩項功夫却難歸
 一龍溪指點極是透徹却須體認泉受用見在之
 說從收攝進步處處綿密始是真悟獅泉愚夫愚
 婦與聖人同異一段大截然耳千古聖賢汲汲誘
 引只是要從見在尋源頭不會別將一心換却此
 心且如兄言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以為吾自創業
 不享見在固是苦心語不成懸空做得只是時時
 不可無收攝保聚之功使精神歸一常虛常定日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其 純白齋

精日健不可真任見在以為止足弟與二兄實致
 力處耳先生既說從見在尋源頭確矣又有收攝保聚之功不成良知源頭是零星散碎的
 予問於龍溪曰吾記熙光樓苦何曰將以抹病非言
 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
 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為予不谷已而腹饑索食
 龍溪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
 學餐餐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溪曰良知本寂
 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
 照應照應者義葉矣吾人下能神應不可持以病
 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嘗寂乎曰不能

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予何病吾人不能神應
 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
 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
 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
 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
 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
 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
 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
 蕩也能溪曰如予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此二
 五得夫大節既謂之良必是見處時只為心把不
 良的撥壞了所以要用擇而識之擇得真何會不見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其 純白齋

濂溪先生聖學章以無欲為千古入聖指要易通始
 之以誠則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為終之以良則
 曰良非為也為不止矣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秘
 莫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慎其功者不一
 而足也今日無事無為不已悖乎曰不然欲者
 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得之
 濂溪重其言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為之主也
 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靜何往非意於此

辯別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涉靜虛動直由此而得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事者乃所謂必有事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攝物歸我者無物非我牽我徇物者無我非物無物非我者物化我也處紛雜而精不搖無我非物者我化物也屏幽寂而神不靜知化物者不易及則化我者不易離也是故往反者生死之機離合者聖愚之辨

良知本於不學不慮之虛體而後有知是知非之流行今認知是知非之流行盡以爲良既不免於浮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廿七

純白齋

漫而不根又謂不學不慮之虛體無事於存則終不免於馳逐而化物譬之於火謂星星之火有異於燎原固不可謂燎原之火不加於星星亦不可知是知非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也愚夫愚婦則星星也聖人則燎原也自星星以至燎原其積鬱煽慶績廣大必有次第而顧星星自足措之於用何不可耶用蓋能服膺弗失便是全體矣故吾人知是知非不足以爲事物之主宰者以其不盡出於虛體知是知非不出於虛體何可言良知也如赤子然無以人爲之私雜揉乎其間則於是非之辨若無以甚異

於夫婦之愚至其堅凝不搖洞徹無礙則愚夫愚婦天淵迥殊故曰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乃所謂致良知也

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習氣與良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麵未易脫離故雖雜念已除而此習氣消磨難盡誠不可以平日良知虛見附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爲得手須昇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談學耳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廿八

純白齋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原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未來事看卽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卽一介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攪和不可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弟之取諸人者但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有稍傷

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可替換自暮至朝如絲過細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為聖人之志為吾益友不知向此用功却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既已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為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為文理密察加意陪奉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鶴突倒了第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為性命此等處

羅念菴 意世編卷六 廿九 純白齋

非是各人自悟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

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拾不密及今猶未還元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命者到得此處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碍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更無掃除果於言句中撒脫得說寒是雨說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是即是非即非若此處稍差即天淵隔越

此身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所欲焉則所以窒其源而遏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其終如天地生

民何哉誠有意於此固不能一日悠悠爾矣古者澹飲食惡衣服輕財利卑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此心者正所以為煅煉之功而必與諸欲不並存者也

昨王濟甫書來亦責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字面以為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致知在格物語亦非平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指為外道此等處恐使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

羅念菴 意世編卷六 三十 純白齋

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事初學下手便說了手事惟恐為功夫束縛今住靜者誰歟不受動應牽擾者誰歟

凡於道理看得圓活事體照得周匝利害辨得分曉情偽見得微細便是得力便是受虧知識漸開如水出竇開竇雖小將來滲漉終難阻塞年益長知益廣受虧益大而今更無別法收拾於世情漸刊落安身漸有地步時時不昧此良知如馬被銜轡束縛即容易脫畧不得矣

靜中如何便計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時

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為本日間動作皆
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收回收回愈久
漸漸純熟如此功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
處如何而今便於頃刻一兩日坐後要他定貼動
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教人依良知不是依
眼前知解底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正前所謂不
逐物之心此却在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
古者賢聖於道皆有入處及其既得回視所入了不
相干如入室與問途自是兩境在室猶執塗轍即
是心病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世 純白齋
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者與之為一
體故也

良知二字今人皆容易說得如來記所云點出此意
者不是只覺見在知是知非一念而已蓋不由學
慮而自能分曉主宰不失此非經枯槁寂寞之後
一切退聽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不肖三四年間
亦曾以主靜一言為談良知者告以為良知固出
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
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
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克始有入手處陽明公

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
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陷險出幽而欲從容於
九達之達豈止病躓等而已哉

悟之一字似亦當辨有因言而悟者有不因言而悟
者不因言而悟真悟也上也因言而悟者亦當辨
前人有此言吾體驗得之適與契合此亦真悟即
謂之不因言而悟可也有因前人有此言思惟反
觀而後悟此雖是我得之却不免因言而起其次
也有因人解說前人之言從而持行漸漸後悟者
無此言便無此悟是又其次矣悟有不同則見性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世 純白齋
亦有不同見性不同則立言亦有不同立言不同
則入道亦有不同彼真悟者橫說豎說無有不可
即衆人之言便可上達所謂言近指遠不落言詮
者也因言而悟者舍此言便無所託必守一說尋
一路雖未嘗非學去聖域亦遠矣

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為傳授口訣蓋合內
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即失當時
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
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
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

覺恭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事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以從此入悟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者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克達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世

純白齋

長養之地也

論曰先生之於先君子真所稱修德同方營道同術者乎謂非嚴義利之辨無以立基故辭受進退絲毫不敢忽謂非堅忍刮磨煅鍊液濯無由掃除欲障淨拔根莖不能還其本體而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故不爐不扇不帛不肉不蓋不乘居不蔽風雨行不避霜露動心忍性知險知阻艱若備嘗以求降伏此心忍人所不能忍堪人所不能堪則先君子尤力焉率之廓清泰宇潔靜精微一毫無染先生則持之爲歸寂之訓欽之惟恐不密先君子則有悟於天機之自然

達之惟恐不順要之一則得聖人齋戒神明洗心退藏之義一則得聖人鳶飛魚躍勿忘勿助之機俱非偏曲之見也至於欽之愈力則感者愈大達之愈順則神之愈凝總之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矣至於先生謂不入已私則處處皆天總之則未始不言自然先君子每每謂不言思道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真公案也又曰見躍飛亢六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未始不言靜乎先生之言曰天地之氣翕聚而至於發散必且氤氳磅礴薰蒸融液瀰漫於覆載間不獨甲折之微肖翹之形絲縷毫芒靡不貫徹雖石至頑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世

純白齋

悍土至剛瘠亦復含澤潤而吐華滋益生生之動莫能遏也惟人亦然至靜之後真心來復太和畢達無有間隔自愛親敬長盡人之遠邇踈戚極於萬物靈蠢纖鉅通一無二神感幾應不異彼此蓋得天之生而生未有過之者也先君子曰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可識也又曰果有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其與人共爲之所謂衆生病即我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己者也

一考 〇〇一 丹 貴 參 四 庫 全 書 卷 四 反 三 句

則直透仁體而太和之流行與乾坤無間二先生俱至矣

羅念菴

憲世編卷六

世

純白齋

唐荆川先生

續藏書

先生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為學者所宗稱為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邃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為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為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唐荆川憲世編卷六世純白齋司某某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先生即密白其賢擢科道不使其人知之未嘉相公改各屬官為翰林部中首舉先生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慎中陳後岡東高蘇門叔嗣皆以詩人名當世一見先生作心服之而先生未敢以為然上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先生尤自歎時則五龍溪叢以陽明先生高第寓京師先生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先生不欲受又以未嘉愛已將達其嫌遂告歸未嘉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於文章之

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
 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先生所却至三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官僚上面諭宰臣起先生為春坊司
 諫竟以請朝 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
 與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
 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為榮刻
 薦殆無虛日獨舒待御汀之薦章曰學以聖賢為法
 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憲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
 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
 人可謂得其真矣先生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廿七 純白齋

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
 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今之儒也居恒於書無所不
 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曆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
 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言山中
 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
 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拂然見於顏色遇
 之途亦為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為也其與人言
 聲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
 可窺於瓊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
 悉毫芒注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

痼疾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
 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
 敢為不能為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
 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奴起蹂流血東南先生目
 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寧公表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生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胡
 總督宗憲不能平此寇趙歸 朝首薦先生以南部
 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及巡
 按提學二侍御史奉 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
 郎中 陛見後即奉 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廿八 純白齋

先生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擊將官三月賊不平請
 擊即中十二月先生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先生計平
 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設門與
 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江陰而還未幾春汛急自
 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
 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陸太僕少卿胡總督奏留同事
 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督檄總
 兵盧鏜往援先生以江北 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
 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
 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

沙若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
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
自愧其斬賊功皆遜不居而胡總督竟上之三有白
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胡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
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
則甚相符合未幾陸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
行然以淮揚重地 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風
雪中遍歷海壖盡得其險要而還值歲歉請於 朝
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文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
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卅九 純白齋
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於內倭
寇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
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
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
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泰州而病
不起矣將革猶以為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功夫
自恨時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先生氣絕
焦野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為舉
首一時以為連璧云達夫一斤不復用世以難進聯

之應德晚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詭病不知為達
夫易為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
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
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
島夷鞠始蘇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
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
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
之檢押卿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也之人殆
難與道此也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卅九 純白齋

又門生王升為傳曰先生諱順之字應德別號荆川
武進人生而穎異少有聖賢之志弱冠舉高第以才
名登翰苑文章聲震天下或以譽先生先生笑曰此
儒者一技耳然古人殫一生精力稱大家者幾數人
吾才不逮古又精神別有用處敢望以是成名耶尋
以上疏罷官歸杜門謝客唯時時往來陽羨山中嘗
買一廬於城西竟以邇市囂棄去有謂宜講學者答
以此事任之自有人特欲如東萊故事從業舉中引
拔得三二人歸宗可矣其教人必先習清苦能清苦
時常提醒此心察理欲於毫釐間斯善學也故游塘

荆溪之館多從游者得皮得髓亦有人焉先生之學以主靜為基本以鍛鍊為功夫以無欲為極致其家居與來山中也每跌坐輒竟日窮夜無倦寒不附炎暑不舉筵食不肉寢不內衣不帛雨不蓋備嘗苦淡無非磨洗此心求淨欲根以完其本初而已積力餘二十年始超然有見乎此心天機之流行寂感任其自然而一毫人力不得而與殆欲根淨盡天機不幹而自運耶故昔之所守微近於狃而界限甚嚴至此則開拓無方矣真能一體萬物擔當宇宙矣平生最尊信者濂洛關閩外唯白沙陽明二先生然猶以陽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四 純白齋

明津路宏濶求濟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線之津得而守之其渡差易故其學雖有藉於海內同志之切劘而得之白沙為多至若以無時無向為心之體以機順機逆為儒釋之辨又先儒所未發也初先生與念庵羅公浚谷趙公偕上疏請 東宮受朝賀禮官覆奏有悖逆不忠等語僉謂必廷杖遣戍無疑而 御批竟從寬止曰狂悖止於為民先生居常每道及之輒為嗚咽垂涕庚戌之變鞬韉偪京師報聞終日彷徨憤懣不食迨倭夷稔禍妖氛播塞南宇先生尤為蒿目於時人情洶洶當路計無所出謂先生抱經畧

奏請起用之先生觸時事積憤懷文以官召與山林徵士處士之義不同故其出也以救時也以殉國也順此心天機之感而不容自己者也觀其赤日提兵瘴海親嬰鋒鏑率先將帥以殄寇為期而置存亡於度外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歟夫英明之主總攬權綱於上而需賢臣子應命而出不私其身以濟時艱本無可疑而世或疑之者何哉尋以底績摧撫淮揚病已危而志彌厲方議作粥賑饑行巡匪懈值天鼓鳴舟遂卒

人者天地之心人心原是與天同運頃刻有息則便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四 純白齋

不相似

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河圖洛書示人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為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為火氣煖者必燥達故三為木燥達者必堅疑故四為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

西北二老爲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爲隅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於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於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隅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圓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遠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四三 純白齋
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卽五中之一點也
其曰正心者不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斯時也心惟存其恂

慄而已疑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也是則然矣但不知事物既交既有視聽之時其疑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者與前時有異乎與前時無異乎豈所謂疑然中居者只主於靜時而爲之者乎抑亦無分於動靜而皆在者乎
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方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所以爲寂也天機卽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人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四四 純白齋
只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也聖人固以寂感對言亦有以寂感分言者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閉關不行是寂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幫補一感字而感在其中矣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感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幫補一寂字而寂在其中矣易明言閉關不行而先儒以爲動而見天地之心是以爲寂異於感而幫補一感字也易明言感卽天地萬物之心而

先儒以為咸卦六爻皆以有感而多凶是以為感異於寂而幫補一寂字也是。知聖人對言寂感未始為完語而各言寂感未始為剩語也。一陽成震何以為之非動也。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其潛萌焉所以為寂也。咸之六爻何以多凶也。曰非感之為害乃害於感焉而凶也。故曰未感害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鄉本無知欲知其鄉則強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鄉即此心之鄉無定體者即此心之定體也。有定體故曰寂不動則有定體也。故謂之寂無定體故曰寂無時無鄉則無定體也。故謂之寂動則有時有鄉有時有鄉則動也。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四五 純白齋

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此求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着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為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

操此一心心心相掙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

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為虛靜也乎。

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為善則已果有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為之所謂衆生病即是已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己者也。

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真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為義塗也。若使有獨為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為利塗也。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四六 純白齋

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為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

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

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妾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為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擊能擊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為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唐荆川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為真有矣而况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論悟

所為心術大蠹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然明義利之辨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盡義矣尤必

精察之果有為歟無為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矣

世間取高第為大官享者壽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即其沉酣飽滿於聲利間當時莫不自以為最得意然纔沒身便與臭腐糞土何異此孔子所以較量於齊景公夷齊千駟餓死之間其於提醒人心最切切也

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已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及身則色色有之也

唐荆川此身在欲界中頭出頭沒乃知寡欲慎獨功夫真未敢艸艸論也

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於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為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家腥膏滷菜且噉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為既不能改於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

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

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德也所苦習氣纏繞欲障翳滅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勉焉以為古來儒者所以自淑其身之學其命脉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古今之異者也

係自來家居多是謝却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宴坐山水間稍能擺脫便謂胸中無事其寔種種欲根潛伏不曾露出頭面既不得頭面則不知下手着寔掃除蓋悠悠之為患久矣近來乃於一切應務不敢避過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敗露則一番煅鍊從此功夫頗為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致人唐荆川 憲世編卷末 兕 純白齋 靜坐之說亦在後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攘閑汨沒中能誤人也

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及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於是大悔曩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着力久之亦漸覺有洒洒處但苦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有洒洒處

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謏謏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手已而謹愿者

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

古人為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凝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帶之根固於中而牽引之勢播於外所以精神力量趣見不如古人

大率此學惟真根子最是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是真根子則初間雖是用功甚鈍久之必自透悟若不是真根子則其下者樹門面高者鶩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即其意見所究雖自謂已唐荆川 憲世編卷末 辛 純白齋 超無欲界然頭出頭沒此身竟不離欲界中蓋雖高明之士亦往往而然矣皆是其初入頭根子有未真處所差只在毫釐間是以志必論真志功必論實功蓋為自身痛痒不為別人一切世間好看可抹撥盡也

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此兩路頭從何調停謂名節者道之藩籬名節與道是一是二謂之藩籬則所藩籬者其中要是何物

古之問學只從實地着功夫不涉言說亦無玄妙不弄聰明不早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

是真實不誑語也不弄聰明不卑階級正顏子所
謂善誘言信行謹正大易所謂

德記

近來同志中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
為實際蓋緣始初發心原不曾下真種子所以頭
一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料窠臼中方且認
賊作子自謂超悟誰已誰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
不行深可太息僕亦夢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
覺掃除私意之難益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
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
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五

純白齋

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
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

已

古來儒者真根子真功夫
若先君子者未易多見也

近來學者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悟之語文
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關機
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
之而號為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嘿然無說坐
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
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帖救急簡易方

先儒為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今人說義利處太粗淺

與說辨義利處太容易了所以功夫不着實喫緊

自聲色貨利種種病根以至於有意為善皆利也
自辭受取予之節以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勿為皆義也此心至神本無染着惟對境
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毫潛伏則本體
流行乃是合下了當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五

純白齋

知痛痒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

竊痛世人汨於利欲迷失真種絕去天理自墮鬼域
是以在羣象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雖至速
侮招尤亦不為悔至於同游諸子尤更不敢惜齒
頰然察其中如聞古樂而思睡者固亦多矣亦不
為悔蓋真有一二人能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
乎其精則宇宙間氣脉尚有所寄不至盡泯爛此
吾人大功德也

今之學者種種欲障絕未擺脫世間薰天塞地無非
欲海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而往往託無寂

感無善無惡之說以覆其於逸無所忌憚之私所謂終身役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可哀矣夫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寂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寂學者此心原不放逸者能有人哉

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沉有所不為而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為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

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功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五三 純白齋

醉云為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稊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

常存不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閑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強類如此

古人學問宗旨只在性情上理會而其要不過主靜之一言

昔人謂有意為不善與有意為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慎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

藏若於此參透則終日履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也

衛武公作抑戒使人日誦以自儆其喫緊全在不愧屋漏一語是時武公年九十餘矣其學之勤而密也如是

吾數年來日用操鍊中頗見古人學問頭腦四十年散亂精神儘從收拾自此發憤努力或可不辜負此生耳

古之儒者所以為學之大端其實乃在於身心性情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五四 純白齋

之際而不以事功技術揚耳目為也故其退藏於密者其約其宥可以窮神而立命

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樂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造者之尤為無拘束也如使果樂

率易苦拘束也則必求真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求真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

所謂克拓者亦非如白赤子之心擴而克之之說蓋

赤子之心本自克擴得去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克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是中庸人惟為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等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也

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後離本體自非兄之懇心真實直從心源上着功夫不能為此言然兄自謂未得觸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於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五
純白齋
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着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種子則意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若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卽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輟轉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輟轉與閉關獨

卧時還自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為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

境界不論靜鬧功夫不論頓漸靜鬧一境界也頓漸一功夫也鬧處不得力卽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頓亦安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粹併歸一路漸卽是頓卽此一路接續不斷頓卽是漸非二致也

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為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脫洒非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五
純白齋
二致也

世間文字與出世間文字一有着處其病同也不若併耳目口鼻作用頓然放下便見真我

近來用力益見此物到手之難不且死心塌地拋棄萬緣下十餘年死功則不可妄想古人不言思道三年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真公案也後世儒者只是說話度日而已况在近世乎

聖學終日發憤只是一事若使精神稍有間便有洩漏此後世儒者之學所以與入聖路頭猶隔一關也欲求真血脉路絲毫不容異同處且將言語意

見一切掃去轉益收拾精神向裡直從無聲無臭處自家討個消息念念不舍如此數年更看意味何如

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勅力而從事者既於真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為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語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撥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

予自年近四十則心益苦蓋嘗參之閉門靜坐之中參之應接紛擾之中參來參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有得也雖其茫乎未之有得而隱約之間若或有一罅之見焉則亦不敢自昧也

上古聖人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思道三年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至於三月而不知肉味所以求之枯寂之中如其堅苦然者蓋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故不容不如此着力也然學者用却有寂有感的功夫却是於此中欲識得無寂無感的本心欲復得無寂無感的本心而非以此妨彼之謂也
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五七 純白齋

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苟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及見與其不住色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五八 齋

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
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
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
也直即天機之自然故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
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
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
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
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
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
忘也懲忿窒慾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
唐荆川憲世編卷六 五九 純白齋
也是乾之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
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
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
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繫於物者輕故能處紛
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櫻之者少
矣
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爲束書游談
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
爲宥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
其真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標柄爲說

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
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鍾之管在修養家則
陽氣發於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
密是故聖人繫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
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繫之
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潛藏者非謂有時而
發用也即發用而常潛藏也其在下者非謂有時
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言多月之
潛龍者二系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
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九六位成矣而未始
唐荆川憲世編卷六 六十一 純白齋
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爲
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
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
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籠跡其精
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
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即此
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
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
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麓處即

是心麓非二致也但古人於藝以為聚精會神極
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為溺心玩物爭能
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為藝與
德之辨也

論語曰據於德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
之與藝說作一個不得說作二個不得纔提起處
色色總在面前纔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
心本來之妙而不容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
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之間既云終日從事
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六一 純白齋

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即便偶一為之則亦
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游何也為其有欣厭心也
為其有好醜心也為其有爭長競短心也欣厭心
好醜心長短心即是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
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

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者道也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
聰明才智之士乃終身役役竭其心思而竟不可
冀於有聞者此有說矣非特聲色貨利之能為心
累而種種聰明種種才技種種功業皆足以漏洩
精神而障入道之路自非痛與刊落絕利一原則

非所以語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程子曰今
之學者無可添只有減減盡便無事

恒者人心之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
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
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
能得此常理設使為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為巫
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
委也古如農轅重黎之徒以聖賢稽敬之學而為
醫巫師是也若復為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
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功夫則庶幾性

唐荆川 憲世編卷六 六一 純白齋

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於巫醫蓋本欲
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
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
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著布
卦乃為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為居此恒心之
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
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
乎

近溪羅先生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曰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須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一久之成疾父愛之授以傳習錄一編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六三

純白齋

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然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曰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違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先生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勅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昧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六四

純白齋

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先生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浸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華亭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先生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能推此意以及同志乎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耶如狄梁公反周之

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東之東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華亭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東之即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華亭首肯先生復曰宗社以人心為本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越來朝之衆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哉華亭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先生娓娓發明音吐洪亮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五 純白齋

有步隨至肝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壟城濠省徭後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參賞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疾言官疏勿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劔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

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戀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益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六 純白齋

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一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為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

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真至希天乃不尋思自己已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

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
致也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別如是曰乾坤之德只是
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生地生
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
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
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及無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
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
之初動為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

釋近溪

憲世編卷六

卷

純白齋

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
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
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而然莫非天機活潑也果動以天此則
何疑儻動以人其然乎

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為之
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為之欲屏而去之
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
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
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故維天之命克

差流行妙疑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
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
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
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請
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為善蓋謂性雖無善
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
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
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夏之聖賢禹世立教貴
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
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
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挽之
夫固未盡非之也

釋近溪

憲世編卷六

卷

純白齋

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
天命之性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太和網緼疑
結此身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為飛魚躍皆可
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
縱聰明其見獨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縱放超入
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此

內見聖學今日正苦保全此太和之難保合
自已身心其實即所以保合天地萬物之和

問旱久遇雨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雖似一
般其實不一般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
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枯
及覆處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
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
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
言求只可會意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
至神者也

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六九 純白齋

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
物為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
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
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
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為
機則同然是此心為後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
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
而更不容二也已

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宰其布濩雖顯諸仁而幾微則
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

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雲霄曷
盡其達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唐宋諸儒初起
志向愛討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既作識
情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瞰淵日而遽增
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
為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為
好學無奈竟真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
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會中一友用功每坐便閉目觀心問之曰君今相對

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恐不能保守奈何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七 純白齋

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曰
可知炯炯有個落處其友頗不豫久之稍及他事
隨歌詩一首乃徐徐謂曰乃適來酬酢自我觀之
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為乎况聖賢之
學本諸赤子又徵諸庶人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
子原未帶來而與大眾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
自人為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今在
生前能以天明為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
歿身不為神者無幾若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
陰既久歿不為鬼者無幾豈知此一念頭翻為鬼

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一不已望顯發靈通以為宇泰天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七一

純白齋

光用力愈勞遠心愈遠

前賢所未及多得之釋氏

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黽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似無而不至於無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言思路絕難以名狀也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為天下至無天惟體物不遺而感

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為天下至有為天下至無見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為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為即不善亦何所不能為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嘗變遷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七二

純白齋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一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下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暢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

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紆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舉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豁真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暑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味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親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手中庸蓋此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純白齋

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處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雜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曰聖賢語人多矣最切要者莫喻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言動者仁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金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

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金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正說我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何如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體貼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能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純白齋

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為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為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為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為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

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
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誠善萬
物之性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
身而為用其物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
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是惟
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
無不達益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用也自周此謂
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
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
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強識乎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七五 純白齋

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性而無疑則生
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恕之不可
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

學者果有作聖具志切湏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
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
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真至
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此恐是究竟境界如
非是起手工夫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
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

自然不肯換去矣

善哉程伯子之語識仁也謂識得此意不須防檢不
須窮索彼豈務作侈語耶良由直見天地萬物渾
然一體故曰大不足以名之若反身未誠猶是有
二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故學者果能識
得誠自己誠已外無誠妄自己妄已外無妄則一
是百是而存養克治方是欄柄入手即如今日吾
儕徐徐而食食畢而起且坐且譚莫非本體亦莫
非功夫固無善狀亦無過舉又何彼已之可分真
妄之可辨哉時時如此透徹便是萬物我備便是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七六 純白齋

學以致道即此學字亦從人強名耳

問程子既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云仁者渾
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
天地間只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也中
間又何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
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是
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
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已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
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已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
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之不倦其不厭

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
統天徹地膠固圓融由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
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為一身而其本之大
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
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
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便
自然已不住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淨而謙虛
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其勢之
所必至也

辨近漢 憲世編卷六 七七 純白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
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
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
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
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透徹故曰人情
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
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
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
已功夫已先無著落處又如何處通得人通得物
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

大教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
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
守為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
謂中也適纔所論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
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
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
既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
慎所感通而已

或問盡心一章曰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
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水也蓋心性密藏
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徹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
先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
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
宛曲縈迴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
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
然知入於天則愈探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
益泯是即水性之浮游沙漠不至寒冰何從聖定
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
修為使心運平身體平性亦即泯寒其水而凝
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

辨近漢 憲世編卷六 七六 純白齋

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夭更
何足言也哉真人之言自別

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
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
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
好善惡惡之意者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
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
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
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七九

純白齋

恐不可如此論好惡皆中節皆能過而不留何論
多寡即是日所感多當惡之事恐多惡亦無妨倘
如不中節又有留帶
少亦不可況于多乎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功夫作
得主張方好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
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
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
功夫此亦儘為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功夫只
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為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
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
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况

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
矣曰弟子所用功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
獨難說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曰
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
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
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
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晷
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
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為慎的頭腦慎亦
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八

純白齋

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
獨之知原命自天也此老於獨亦欠明獨即性體
向來如大貝明珠混雜沙泥
之中不見其為獨尊惟從戒懼中察出而見其顯
見然後能尊之然後知其不與萬物為侶而後可
言獨也若諸人俗未認
得獨的頭面慎獨甚
况汝輩功夫當其茫蕩之
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
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提醒
人最
妙則汝故說心為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
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以良知良能金言

後却只言知者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
 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
 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
 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
 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
 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
 紜其論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
 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
 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
 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
 羅近溪憲世編卷六 八一 純白齋
 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功夫便好下手且與孔
 子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
 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尊重致字
 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
 自有說致的功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功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
 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
 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
 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與
 仁也敬長以達第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曰註謂這之天
 下是証見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
 何必再証也哉
 問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
 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
 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為心則雖
 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曰意思與心不同
 乎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
 未來而自已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
 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
 羅近溪憲世編卷六 八二 純白齋
 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
 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
 自然得力也已慈湖不起念之說正然
 問人資稟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因而
 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
 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安敢便謂不待培養而自
 生發也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
 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知的
 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性之良知良能原是
 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

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堯舜亦謂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
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
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
其知之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
待慮而後知即因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
者更無毫髮不同孟子開一善言之說正謂此見
而由非謂堯舜亦藉聞見作覺悟
地待覺悟恐非由仁義行之說矣
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
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廿三 純白齋
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
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
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
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
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
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曉堯舜禹湯
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修諸己而率乎人以
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修己率人故縱有作為

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
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三件大學術也
今人懇切用功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
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
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
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
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
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
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
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為此心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廿四 純白齋
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尋常如何用功曰功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思此
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
適忻喜今皆皆然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
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於盡翻
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
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
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
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谷

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慮于心未必能坦
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
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
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為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
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
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功夫可以操執然而此
子良知之知些子良能之能却似有源之泉涓涓
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頂更而引
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毅足受用固無甚刺
擊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八五 純白齋
餘亦無甚缺欠也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傲以人事
又恐或涉於玄虛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
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
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為人事自私者又外人
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
立教所以為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
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此便是大人不
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後世不察乃謂孝弟是

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
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
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
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
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
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其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
造聖人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安魂
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
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咏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
身此道不離於頂更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
世皆雍熙之化矣

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為學個甚麼
所仕者為仕個甚麼如大學誠意正心修身是所
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
句只說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教上
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悖細細似有兩件貫通實為一事 所以論至善者
慈信從此見
亦從此作用

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却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

或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奈何據諸家議論皆云性有氣質之雜而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便可率惡將如何率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於是自心亦疑惑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為善去惡而性且不取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八七

純白齋

且不敢直率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也只能說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為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天命率性二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畢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為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為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之時自然已不住修

未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

孟子論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八八

純白齋

但愁其不善不能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後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人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

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此豈善說耳目者哉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加何觀曰君不知如何謂為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我且詰君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

難近漢 憲世編卷六 九 純白齋

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作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

若論為學則有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先生與心齋先生雖的親師徒然陽明得之覺悟心齋多淨之踐履要知覺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稱聖賢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力必先以巧則覺悟踐履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紊如此時謂念頭動處當謹然

念頭動從何來則未謹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所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濬流出自清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也何等安穩此與知即異畢竟

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益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

難近漢 憲世編卷六 九 純白齋

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不知作何對治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詹明甫問曰學貴靜乎先生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不宜失靜體功宜何着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明甫以寂為疑先生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為得力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一念不通之人

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此心之體極是微薄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
曉事却使着許多粗重手脚要去把捉搜索譬如
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
世人惟怪水性難澄而不知原係自家亂去動手
也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
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
先生顧諸士夫嘆曰只恐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
生未達先生徧指面前所有示之云大衆環視群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九

純白齋

聽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共
此段精神果待持否老幼咸躍然而前各有稱說
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
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
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
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
多老幼在此講譚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
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非彼既不
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于持而亦
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謾

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
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
意如是相去遠乎先生浩然發歎曰以意念為心
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
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聖
學是煮砂求粥也衆請指破先生歎曰若使某可
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用力執持矣諸君聞
而歎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
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九

純白齋

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為金曰如此譬喻與
聖人之學尚覺不切金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
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卑
矣不如譬之鍊鑛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
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光瑩
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而已
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
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
少他分毫蓋自為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
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
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神則

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為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全一 純白齋 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則鑛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所歸曰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無歸無所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為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

暫覺之視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瞶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未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功了世豈有其體既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全一 純白齋 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耶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乎曰此是功夫不熟熟

則恐無此病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處入
精今乃賴他執處不固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
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
能一一則無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
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
寂中庸形容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以
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益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
化渾然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
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
古學人不吝不舍此而趨彼也如汝實實要入此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九六 純白齋

門則先須辦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又得真
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寒
任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
有憬然悟默然惺儒者于悟門更不敢道一字惟
先生得力路徑也大學止定
靜安中庸戒謹恐懼只此雖是得得艱苦却是
任得安樂也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
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乎今也信得只要
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以下
論悟
問赤子之心如何用功曰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
益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

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
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
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那
自然會尋轉路晚夜皇皇如饑幸想食凍露索木
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
或見古人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
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
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
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頃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為
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九六 純白齋

化而造化不以為功認為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
此則天心道脈信為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
如何用功曰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功夫請看
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
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
為問我亦莫可為答也已
問某今日用功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
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
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
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

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
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
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
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
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為兩件事却求理於問答
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此言說之時汝耳凝然
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
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
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
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九七 純白齋

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兩親切處矣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
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
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
爾言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謹恐懼耶余不服答
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
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鐘
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
奈何他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是不知如何
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為之解曰汝輩只

曉得說而不曉得知有兩檢故童子日用捧茶是
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
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
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
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
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
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便渾然為一而純然無間
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非見不慮之良
不可言妙合不可言悟悟處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九七 純白齋

問中為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無異
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
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為
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為思維才辯而
莫可為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某者來到喜
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
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
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
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
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
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

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此非上智亦難下手乃活字地

禪家看水枯牛說正如此

其今在此講學携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為仁又指此個人身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啟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九

純白齋

巧至巧者耶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為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為難制則人情大抵然矣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轆迅發則塊磊不能為碍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為阻也况所云念頭之雜忿怒之形亦

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功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

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心恭敬安和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教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槩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况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槩極為易擡而王道蕩蕩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百

純白齋

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

問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寧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得若說由仁義行不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為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功夫方能至

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尾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咏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即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便從外面比做修為狗彘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閑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備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此又與平日議論稍別要之三知自然有別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百一 純白齋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同異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首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擬議所可矯強也耶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為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天生

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為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為人久為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為物甚而為欲所述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為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皆徒夫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後天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強之能與率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要識得難以用功決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百一 純白齋

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快活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爽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蓋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

原無一物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夏萬物皆為吾體萬年皆為吾辰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狗物肆情一付備污濁雜擾會轉移窳穢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淨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為徒吾心意況共鸞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大公却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三 純白齋

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自蚤抵晚無大失錯即童僕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差迷也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而嘆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滯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得光精精無有滯滯說得又自己翻帳也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不識先生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四 純白齋

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神聖功化也耶故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復不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神鬼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具生下帶來至寶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一為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悅之而不容自己者矣

心中功夫却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功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獻茶時隨眾起而受之際畢童子來接時又隨眾與之此只論得聖人與夫婦之恩同處聖恩別處何在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功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功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黃紅綠映物以成味者指為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為殊方不知此樣功

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有志豪傑須蚤覓明眼真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暮率轉頭時候友人懇求指教先生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即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拔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踈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即林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為怖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可見頭不問足心不問身我不問物天不問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為君之知在身而為君之事在生而為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睛莫測底裏譬則寄養嬰兒不識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

問戒謹恐懼不克為吾心寧靜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說應

以天命本然原是大虛無物予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也予謂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生及諸士子沉默半餉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畧無差借予日以告生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猶未解傍諸士為忻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予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世人每每以閉戶靜坐為寧靜以矜持把捉為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十人而九曾不思量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解作平常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更不可離須更不離固尋常時刻所長在也諸生試觀適纔童冠擊鼓敲鐘一音一響鏗鏘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亦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予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真 純由齋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真 純由齋

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功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功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為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天下古今盒莫不皆然也諸士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衣吃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頁一 絕白齋

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問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在過一生在又以混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

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先之兢兢舜之翼翼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為善謀將不為禍恐耶一慮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問某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論甚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快踴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俱在原本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為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常汎觀今古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閑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頁一 絕白齋

問近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矣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夫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憂懼怕

却便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在
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此即
便是戒謹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在先主法門却
是一劑救命要

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

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

之所及猶自膚淺豈謂悟來猶
不是實際此後須是周旋師

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

本也故思曰虞虞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微即
道心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頁 純白齋

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

體如金光大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

功夫雖妙去聖則猶遠也與平日議
論不同會聚愕然曰

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

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曰孔顏之樂雖未易

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

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

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先生嘗
與王塘

南論學曰但從樂入是矣於此論樂
乃慎以與孔顏之樂尚隔一臂何也

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鳧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

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

作爲也用不去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

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

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一公會得

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此之言樂又別
與孟子反身而誠

意未
全恰

論曰先生之學本於超悟故其見徑潔直捷亦廣大

高明似得之宗門爲多其所最得力在孟子論不慮

不學一章陽明先生單提良知學者猶得影響依附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頁 純白齋

先生專指出愛敬以見知能之良且曰二夫子乃指

此個人身爲仁又指此個人身所運所帶以蓋仁故

不惟不落宗門之悖遠倫常亦不令人得以影響依

附挺然指出悟門爲士人入德脈路發盡論贊之所

不敢發其論求悟之功則曰塞住路徑坐步不得前

移因心術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然醒雖是

得來艱苦却是住得安樂又曰到牙關再開不得處

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

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蕩蕩轉頭時候此其於大學

之止定靜安中庸之戒謹恐懼二十年不傳之妙一

口道盡矣又曰晝夜皇皇如饑芋想食凍露索衣悲
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處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
古人一段訓辭時則憬然有個悟處到此方信大道
只在吾身此身渾是亦于此與孟子指點良心發處
又覺稍別益參求果切則於已於人皆可得力者也
又曰今人識得此體甚少若知得透徹而久弗去者
爲尤少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
少功夫方能至此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
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
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然

羅近溪

憲世編卷六

草

純白齋

則先生又與彼一悟遂一了百當者天懸矣此尤談
悟者所必不可缺之功也此先生之學術所以爲全
也世多爲踪跡之議然其

塘南王先生

先生名時槐字子植世居吉之安福南鄉金田下塘
南嘉靖間始徙吉郡城故自號爲塘南居士人皆稱
爲塘南先生云父一善僑居湘陰以嘉靖壬午生先
生於湘陰界頭市先生稍有識日與群兒嬉江灘上
時携石以歸壘之庭室以爲樂七歲就外傳輒舉而
盡棄之江中併盡棄其幼志其能悔過自新槩見矣
楚俗喜賽會鼓吹迎神出入市中諸童爭往觀先生
獨據案對卷如常塾師他往諸童或就館側酒食嬉
遊先生獨不往蓋已迥與凡兒異矣是年遂通大學
五塘南
憲世編卷六
草
純白齋
父大奇之亦大期之題其堂柱曰立志非萬仞高不
可以爲人讀書無一字用不可以言學又時時舉孝
弟忠信事實以示之又粘一程先生司馬溫公趙清
獻公像於堂壁俾知瞻仰每食初飯止許食蔬再飯
稍進肉味長者食方許食雖在旅次歲時必虔祀先
之典且命先生端肅供事所以培養之者又如此辛
卯先生年十歲歸吉則既已通四書周易大義年十
四其父猶恐先生未悉古人事親事長立身行己之
道仍命讀小學十酉年十六爲府學生丙午舉於鄉
丁未成進士是秋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戊申丁

外艱服闋例得補北先生以南請仍授原職會戶部以京儲缺借南京車駕司銀三十萬太僕寺銀五萬諸僚咸懼遠運先生慨然任之大司馬議以四十金為旅資先生逾月而返於原金一無所費悉以繳部大司馬稱賞不置先生實非以是博名也癸丑春陞本部職方司員方郎夏陞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乙卯陞福建漳南道兵巡僉事甫莅任盡裁諸供應幾六白金時上杭多盜漳海多倭廣賊時復流突沿海地方稱為多事先生單騎至上杭召其賊首引導登山悉其形勢且諭以禍福諸盜皆伏計斬其首惡一主塘南

憲世編卷六 純白齋

人餘悉宥之既而其黨自斬其兇渠數人來獻乃築城設館議以一捕盜通判領兵鎮守又為設社學以訓其子弟盜遂息是冬倭犯漳浦據後江頭土城四出焚劫勢甚猖獗先生督兵禦之諸倭據城以烏銃拒敵倭夷精於其技所擬無不中中無不斃士卒莫敢近先生攬諸所獻策取鄉民車實之草而士卒蔽其後環城而進鉛子遇草輒墮地我兵舉火焚其城屋城遂破俘斬過半餘倭宵遁以功陞俸一級既而倭犯漳州犯詔安廣賊流突閩地皆斬于之始知儒者之有實用云在任三年無一字達京師亦無一物致

敬於閩中顯宦之門南臺李御史忽以不職論會大察以不及調時公論大明耶以塞息口云福建巡按御史樊獻科因疏言福建之害不在倭夷而在內地蓋人心不公不平是非倒置內地已化為夷矣如今春考察福建僉事王時槐知縣盧仲何達陽知縣黎復性皆才守卓著者吏部誤以讒言改調罷斥去公論何在乞 勅下吏部俟時槐仲何赴部聽調優處以風吏治故事臺中所論他御史必不相左既已被察尤不敢非及部議非先生之實德素孚御史亦未必訟言如是也先生歸丁生母艱壬戌服闋調除四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純白齋

川僉事分巡下川南道九月陞尚寶司少卿是時部議擬以郎中陸光祖擢是官光祖白於華亭以讓先生且曰光祖所讓惟王僉事一人蓋光祖與先生同官南部甚久知先生甚深故云明年三月陞尚寶卿時南昌萬廷言蘭溪徐用檢俱在郎署銳志於學先生悉與之夾持乙丑春寧國守羅汝芳入覲邀先生同宿至五鼓問曰近日何如先生曰吾惟直透本心耳汝芳詰問本心先生請示汝芳曰難言也辟之蒸飯去釜始知蒸中飯去能始知釜中水去鍋始知竈中火真難言哉先生曰豈無方便可指示汝芳曰莫

如樂但從樂入可也秋九月陞太僕寺少卿始為籍以紀寄養馬疋丙寅印馬顧御史以先生持法大苛幼之竟降二級授光祿少卿丁卯復丁嫡母艱歸遂與陳嘉謨訂月舉會於能仁寺已巳服闋明年春北上訪陽明先生高第錢德洪至畿於杭各有指示舟至儀真時兩岸巨舟輳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為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也先生之不以喜怒用事如此辛未夏陞

玉塘南

憲世編卷六

墓

純白齋

簡曰何笑也曰聞蒙山講學耳蒙山嘉謨號也先生曰講何學曰欲為聖賢耳先生曰學為聖賢豈可笑乃就問之嘉謨曰先生示我以陽明先生之學先生曰以予所聞欲學聖賢必由程朱之教而人何為陽明嘉謨曰我不能述先生之言予可自往叩之先生乃見兩峯遂執弟子禮示以立志致良知之說先生退而潛思猶以程朱教人居敬窮理似為穩實而有疑於致良知之說且以陽明先生指本心為知似不及孔門指本心為仁程門指本心為天理更親切與嘉謨往復辨論不合先生乃檢尋程朱論學語及羅

玉塘南

憲世編卷六

墓

純白齋

所發自信以為不起意之學頗得力是時鄒東廓劉師泉講學於永和之青都觀先生兄時松往聽講師泉問先生何似時松以不起意對師泉曰此固是好但包裹世情尚在耳直不起意則已矣且無時松歸以告先生曰此語真切中吾病及七七日畢即往請教於劉公盡捨往日不起意之見悉心以聽每日自朝至暮不起於坐研摩自心初焉如入暗室冥無所見久之似開一隙始露微明但每日二膳後穀氣未消似有昏蔽仍堅坐不起以敵退之移刻復明劉公教人不得享用現成良知先生益用苦功瞬息不懈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夏 純白齋

會兩旬乃別錢德洪自廣東舟返過螺川先生一日侍坐山寺方丈問曰何謂心無內外時寺僧方在殿叩鍾錢公曰今聞鍾時我不往彼鍾不來此而聲無聞心無內外可知矣猶未釋然及歸螺川問劉公何謂心無內外劉曰汝謂心有內外乎且道汝心所管至界到何處而止若心所管攝無至界無止處則此心廓然無際何內外之有先生乃豁然有省一日劉過先生先生侍榻五鼓先生起坐榻上劉問曰此時未應物心有事乎先生對曰一念不息即事也劉以為然先生在禮部時陸光祖方為王事日舉佛學且

極談生死輪回之說先生雅不慕佛而陸竟與談不置且曰汝既信不及姑暫信之他日必自信耳慎勿起謗即斷善根復邀先生携榻過鷲峰寺檢閱藏經曰先代大儒皆奉此而成佛典不來東土則必無周程諸大儒矣吾人無自性聖賢無血脉手復時時舉西方淨土之說以示先生雖未頓信然自此漸發疑端密察尋期究明此一事矣又自念學到究竟必有歸宿始為大成嘗貽書質之羅念菴先生復躬詣其宅羅公問曰向所云歸宿者何也先生以生死之說對羅公默然羅公於先生注念甚渥嘗曰汝但自求自試久當自得一夕偶談及生死羅公曰人死則已矣更何有乎及致仕歸癸酉始立家會每月望日集兄弟子姪會於家一以孝弟慈相勸勉既而與豐城李材泰和胡直會於神岡李學不主良知胡謂先生曰人有此知如天之有日若無日則萬古如長夜矣先生曰知無邊際無邊際者非知也亦其所發也且不可以色相求日有方所可以形質見日不足以擬知也及見胡子衡齊言理在心不在物先生曰心無邊際理無邊際物者心之變化亦無邊際豈可謂心理在內而物在外乎復一日相對於福田寺因及佛氏無情無輪轉之說胡

曰草木之在天地猶毛髮之在人身均爲無情物也何輪轉之有先生問之有契於心訪羅汝芳於從姑山房汝芳謂先生持七俱眠真言迴向往生極樂之說留旬日而別先生甚稱其簡易坦蕩形骸俱忘即不數數談學而神態超然迥出塵表其受益有得於言語之外者自愧器局狹小不及也壬午春偕安福劉元卿門人趙師孔訪徐用檢於蘭溪信宿而別過錢塘憩虎跑寺陸光祖來會三日陸聞家訃去因訪沈苾芻於雲棲寺沈戒行精潔勸入持佛號脩淨土友人問兼持真言何如沈曰辟之戰陳善鎗者勝敵

主唐南

憲世編卷六

晁

純白齋

精研入微爲根柢以合德天地爲究竟是會同門士自遠方來日常滿座先生喜其專切每日必起未嘗以雨雪寒暑間焉壬寅會萬廷言於樟鎮先生甚稱其學之正當精深甲辰春昆陵唐鶴徵謁先生聚對於西原智度問凡七日辯析頗多於乾元之旨發揮更詳言下大契五月會於敬業堂先生一以直透太虛爲教諸生中有專於參究者有專於收歛者折衷於先生先生曰只透太虛不言參究而參究在中不言收歛而收歛在中貴善會而一之或者曰體本虛何所事透先生曰能不透更好或者曰不用透連虛

主唐南

憲世編卷六

晁

純白齋

惟鎗耳蕪一刀敗矣一日郡守謂先生曰聞有宿貨未償吾能酬之先生曰某別無寸長僅此小節併毀之適以辱公之知爾先生得石經大學於鄭端簡古言中甚尊信之謂陽明信大學古本竊疑其中尚有錯簡朱子以已意補傳尤爲未安惟石經大學詞旨完明渾成一書本無誤闕其以知止知本釋格致理極精切豈天之未喪斯文致此書之久湮而復出邪乃錄寄門人賀泚於荆門刻而傳之同門士乃訂伏臘十日之會於敬業堂置藉先生序之曰學必以孔孟爲宗以倫物爲實踐以徹宇宙貫古今爲分量以

亦無先生曰是虛亦無爲之抵掌一笑又曰性無內外貫顯微故學貴虛行貴實纖念必察細行必矜視聽言動之中則子臣弟友之盡分取予辭受之不苟暗室屋漏之無愧庶幾積功累行可爲進道之助則在一家表正一家在一鄉表正一鄉在一國表正一國在天下表儀天下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儕當以爲準的乃爲真虛之實際不然一行玷缺即虧生平明爲人所非爲鬼所鑒察吾心已歉氣已餒無論道無成且伊人指摘曰某爲學而如是是學之無益於人也如此人不信我而遂不信學是斷

人之善根其罪過孰大焉故談虛而不務實者學之
 非也道之塞也士之蠢也多士則慎諸九月會於西
 原先生極論人在生理中猶魚之在水中由中微外
 亦之非是此理塞天地巨宇宙無微可開無時可息
 小性空寂而非冥頑其中自有這段生生不容已之
 機瀾漫充周活潑圓融孔子所謂逝者如斯詩所咏
 於穆不已者是也須知此理乃為知性識得此生理
脩盡前實行
 更何事又引程子言天運而不已日往月來寒往暑來
 水流不息物生不窮皆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一
 段及陽明先生惜陰說天之運無一息之停吾心之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五十一 純白齋
 良知其運亦無一息之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猶二
 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停則知惜陰矣易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儒嘆自漢以來學者未知
 此義豈不然哉是日先生喜見於容精神透露言語
 敷暢膳飯如常復升堂談論將午先生忽舉指示諸
 生有拘牽狀諸生群起而前先生曰病至矣遂不能
 言十九日還家諸生環侍無間日夜有聲寂定無礙
 本性原超形氣平生學力受用在此為先生言先生
 笑而頷之或語有當意輒首肯且微應之兩目炯然
 神志凝定十月初八日卯時卒先生之自叙曰某夙

賦鈍資所幸自幼承先考之訓知趨於正稍長聞先
 師之教志學彌切然於道茫無所入輾轉參尋疑障
 萬端及入任勉自檢飭復遇良友啓迪切憇之益得
 免顛墮平生不為身家之計一於學而已年及五十
 道猶未明乃深自慚憤棄官而歸志益益精專功無作
 輟逾年稍有所窺始為自覺本性空寂了無一物超
 然首出不受塵滓頗似得力舉以語人同志亦多見
 信者如是者垂十年已而復自覺體用未融一切應
 感似於本性不無毫髮之判密密生疑密密體認久
 之乃自覺性雖空寂實常運不息其運也非色相其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五十一 純白齋
 寂也非頑空即寂而運存焉運非在寂外也即運而
 寂存焉寂非在運外也此所謂於
穆不已 雖寂運兩名實寂
 運雙泯有無絕待不容擬議此理充塞宇宙綿亘古
 今刻刻如是萬劫如是天地人物原無分別孔子川
 上之歎正描畫此理真面目易所謂繼之者善中庸
 所謂於穆不已皆逼真語也此理無可操執無可趨
 向繞一措心便覺為二惟可默契而已戒謹恐懼保
 任乎此非有所加也學者但退藏收斂知識不用以
 還混沌未鑿之初庶為近之至大休大歇機忘而性
 復在養盛自致非人力所及也惟着空着相墮落二

遠後學通惠乃不得已姑提生機二字與及門之士
共商之先生嘗閱佛典見六祖言無上涅槃剎那無
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若以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
滅求於寂滅即爲斷常邪見因嘆曰此於吾聖門之
旨合及讀老子書所云天地之間猶橐籥恍惚中有
物杳冥中有精亦與聖門中無異旨惟二氏主於不
染一切以完其性吾聖人主於不離一切以完其性
故先儒以佛出世儒經世爲言要之吾聖人亦自不
染佛氏亦能不離離而不染而染何足言也若謂聖人不能出
世佛氏不能經世則謬也但其施設門庭則異蓋彼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頁四 純白齋
教深憫凡情之沉溺故姑示起脫亦其救世之微權
至於以不壞世相而證實相爲言則吾聖人之道在
彼教中亦必以爲最上不思議之圓宗也先生又以
先儒所著論學之書皆出其所自得一一購求莊誦
擇而行之乃讀白沙先生集尤覺有契於心以爲後
學但遵曰沙之學而入庶乎其不差矣又言平日參
究生死之說至耄年謂果能深證孔子川上之旨則
生死之說當自有悟非可以凡情揣度也孔子朝聞
知生之訓至矣先生病中終日默坐自謂往年爲學
皆意氣也精明即爲妄覺克治亦屬安排重以分別

持持之心大障無思無爲之體是以先聖教人必止
定靜安而後能得不識不知乃順帝則程子謂誠得
此體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焉未嘗致纖毫之力其
番示後學至深切矣先生暮年在郡有青原白巖之
會安福有復吉復真復禮道東之會宜陵有宣化永
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萃和之
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一峰書院之會先生蓋
無會不赴智度敬業諸小會又乘閒數舉且訪錢德
洪王畿徐用檢羅汝芳不憚遠涉又間歲一會萬廷
言於桑林或習靜於金牛寺或習靜於高沙之新興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頁四 純白齋
觀自構三益軒之後往往習靜其間先生所以求之
人已動靜之間不少間斷如此又不敢少執意見宜
先生之直窺聖奧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宇宙間一生理而已生理渾成
無聲臭絕睹聞而非枯槁空寂實天地人物所從
出之原也故命之曰生理人人具足物物均稟是
之謂性孔門所謂仁者此也仁非外錄本吾固有
聖非有餘愚非不足惟學非求仁則生理漸槁是
謂自賊其性善學者默識此體敬以存之則生理
呈露天然泉達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融貫不二不

息充塞宇宙總歸生理之中故曰天下歸仁是謂盡性孔門求仁之學蓋如此

此理浩然無涯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一也非有二也時時體認乎此便時時俱立俱達時時發育

峻極此之謂學

盈宇宙一生理之充塞萬古不息天地人物皆從此中流出此理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宇宙間渾成一片豈有天人之分深契此理即是知性知天終日乾乾正是天行健也

維天之元氣渾淪磅礴無所不貫故日月山川草木

鳥獸以至一塵一毛物物各賦形委命無少遺焉

惟聖人之本心彌滿充塞無所不貫故五常百行三千三百以至一瞬一息事事各中節協矩無少

憾焉是以聖門言仁必喫緊於視聽言動出門使

民居處執事與人非故屑屑於枝節也性本體物而不遺故學之為體物不遺乃所以盡吾性也

博文約禮以此

即一身而言目之視耳之聽鼻之臭口之嘗四肢之動心之思一生理之充塞以為視為聽為臭為嘗為動為思也即宇宙而言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

明草木之萌鳥獸之育一生理之充塞以為覆為載為明為萌為育也此理非動非靜而常動常靜非體非用而即體即用故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若分動靜岐體用則不識生理真面目是二見矣

天地萬物與吾之身同一物也天地萬物與吾之真宰同一性也不必以我察彼以我備彼強而合之也

夫天地萬物生於寂寂者天下之大本也寂體廣大無際六合一漚萬古一息宇宙生生起滅千狀而

寂自若也然見寂即非真寂何也寂與已對故當體自寂復誰見哉此理在探原反本極深而自得之

浩然之氣非形氣也蓋天地間太虛中無非是氣故曰真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問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悠久無疆特言其理耳豈真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是反為沉滯不化之物矣予曰理果有乎有即沉滯矣理果無乎無

即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其理殆難言哉惟此等見解一切

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

又曰中庸言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胞胞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孟子言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到此境界安有生死之可言夫無生死可言非斷滅之謂也不斷滅非精魂留任之謂也亦非泛論此理常存而於人無與之謂也此未易言惟深造者自知之

靈初聞而非起照一意微萌而非有着一念密運而非鼓浪此三者同出而異名總爲真性之妙用是謂生而無生萬古常然無有生滅垢淨增減相

玉塘南

憲世編卷六

真

純白齋

見此者謂之見易

性者天地人物同一體非有我之得私也其在於人此心太虛無際而中含真機息息不停有無難名善惡未分恍惚杳冥其中有精孔門曰獨曰禮曰幾孟子曰幾希周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程曰天理白沙曰端倪皆指此也此蓋性之呈露自萬古而常然迨晝夜而不一善學者默識乎此勿涉纖毫安排惟敬以存之而已

夫宇宙萬物無窮而聖人盡性亦萬古無窮此豈可以區區持守見解而能然乎其必有洞視徹覽絕

於言議而真得之者矣

夫性者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是純粹至善之理本無聲臭不可得而名狀者也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此也及天開地闢人物化生此理各各具足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夫乾元資始之初本無父子夫婦長幼等名則所謂親義序別信云云亦寂然不可得而見矣雖寂然不可見而此理非本無及有父子夫婦長幼等五倫乃其至善之性自發之爲親義序別信不容自己雖發之不容已而此理非始有也惟其資始之初純粹至善而

玉塘南

憲世編卷六

真

純白齋

天真具足及其各正之後形生神發而人僞以滋則有志於學者惟當默識乾元之本性純乎天而勿雜以人斯可矣然本性未易識亦未易存中庸持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正示人以識性而存之之方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即親義序別信之未形也雖未形而本性渾然無聲臭而不可名狀即此是究其乾元資始之理是聖人同天之學也性者先天也知屬發竅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也惟爲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則此知正在體用之間若知前求體則看空知後求用則迷物知前更無未

發知後更無已發合下一齊得了更無二功故曰
 獨獨者無對也無對則一故曰不二也意者知之
 默運非知對立而為二也致知者非以知照意之
 謂也若以知照意則能所為二矣則彼此為二矣
 夫充塞宇宙了無聲臭不可名言所謂先天也愚
 慮運用萬象呈露所謂後天也先天後天既有分
 能合而一之愚謂一
 到知上便是後天混池之中一靈卓爾既非頑
 空亦非情識是謂良知此即先天若於此知之外
 求先天便是着空此即後天若於此知之外求後
 天即是着相故不得已而強言之曰是先天之子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百九 純白齋
 後天之母也非謂此上有先天此下有後天此良
 知又為先後天之間則是裂一而為三殊不可也
 問性情體用截然二乎曰非然也性譬則金也情譬
 則以金為盤盃釵釧之類也金與盤盃釵釧非一
 也非二也或以為盤盃或以為釵釧故曰有去來
 金則一也故曰無改易
 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為欲矣善學者
 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
 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已
 問執念則障性若掃念歸空其近於性乎曰非然也

性無分於念不念也且掃念歸空是亦念也念起
 念滅皆謂之念故人心更無無念時性不離念如
 水不離波也但執念為實有則滯於物而性蔽矣
 悟性則情識為智矣不悟性則情識為障矣
 盈宇宙間一生理而已萬古此宇宙萬古此生理推
 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測之
 於上下四方而不知其邊際無聲臭絕暗閉而非
 枯槁也神變化鼓萬物而非緣慮也是之謂性是
 性也天地人物所公共之理非有我之得私也會
 得此生理充滿宇宙天地人物本同一體非有我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百卅 純白齋
 之得私庶可默契孔門求仁之學彼俗學之役於
 物者固非也異學之欲趨於物者亦非也
 談異學者喜談父母未生前 言思路
 絕為最上第一義諦殊不知萬古此生理充塞宇
 宙徹表徹裡徹始徹終豈離一切別有未生前可
 容駐脚若云即於一切中稟得未生前乃為見性
 亦未免落空有二見非致一不二之學也
 性本生生故真性非無也日用云為一生生之變化
 故 事非有也彼判有無分理事其於道也遠矣
 性本寂而無外神徧照而無滯靜無而動有也靈幾

中涵動靜有無不可致詰其軋坤合德之與乎

未發之中性也性本空寂故曰未發性能生天

生萬物而空寂固自若也天地有成毀萬物有生

滅而空寂固自若也此空寂之性彌宇宙貫古今

無一處不徧無一物不具無一息不然無邊際無

方所無始終常為天地萬物之根極而了無聲臭

不可睹聞以其不可得而名故強名之曰未發而

已非也觀和曰達道則發正幸性也

知真性之不毀者可以知萬古之常一矣知化機之

不已者可以知萬古之常生矣故古今一晝夜也

樵塘南 憲世編卷六 頁一 純白齋

晝夜一呼吸也息息不停息息常一學者溪達平

此亦何疑於幽明生死之故哉

言空則有空相言覺則有覺相言無邊際則有無邊

際之相皆意識之為也故有想則有無想則無足

知其非真也惟真性不緣想而得不緣無想而失

此意識所不能到故貴默會而淡契之

言性至於無聲臭似極微妙矣然愚夫愚婦日用間

無一瞬息不由此無聲臭之性而流出者則此性

真平常至切近之理非高遠也

天事之體強名曰心心之用強名曰事其實只是一

件無內外彼此之分也故未有有心而無事者未

有有事而無心者不有所謂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者乎故曰必有事

焉必有事之謂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故充塞宇宙

皆心也充塞宇宙皆事也皆物也故大學不曰經

綸宰制於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蓋經綸宰制

總是明吾之明德非明明德之外別有一段應事

功夫也吾心之大包羅天地貫徹古今故但言盡

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今學者誤認區區之心

眇焉在胸膈之間而紛紛之事雜焉在形骸之外

故逐外專內兩不相入祇見其支離乖隔而終不

樵塘南 憲世編卷六 頁二 純白齋

足以入道矣

所云以心制事似屬二乘即事即心猶如認賊為子

生則謂離事求心乃為二乘以心制事初學則然

非二乘也即事即心誠為大乘但所謂即事者豈

即世俗一種裝點矯飾之事哉其必有道矣又學

者每認心內事外則未免牽已從物若謂心事不

二則未免認物為已此處若非一切拚下畢力自

證徒以言語文字解說縱令明白終非實得

此體虛而常生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

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也只此謂

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矣

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非善非不善原無應

感與不應感之分何也識得此理則時時應感雖

瞑目獨坐亦應感也與枕江循理為融何有分焉

兩截之患乎時時是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

常靜也一切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皆無相也真性本非杳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

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強名之曰本心透悟

到此則本心猶是強名習氣何所棲泊中節與不

中節總為刺語矣

心一也道心言其體也不涉聲臭故曰微人心言其

用也操存舍亡故曰危但體用實非二物原無絲

毫間隔在人善會耳又曰若道心為萬古天地人

物之根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

太虛無際吾心體也太虛無際而非空寂蓋生生之

理彌滿周匝無一息不運無一處不徧無聲臭絕

睹聞而實為生天生人物之根也是之謂性程子

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已

幾之初動四字更要深體蓋此幾之動無初無終曰

幾

沙先生所謂至無有至動所謂靜中端倪此幾生

生無一刻停豈有初終易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微者無聲臭之謂惟常生而常微不涉聲臭故

有吉而無凶學庸所謂慎獨者此也獨者無對之

謂此幾內不着空外不着相有無之間不可名狀

故曰獨也獨與幾

真識生幾者則必兢兢業業故孔門所謂不足不敢

不勉有餘不敢盡方為實學蓋聖人真識生幾則

常有不敢之心今後學亦有自謂能識生幾者往

往玩天光景以為了悟蕩無檢束則涉於無忌憚

塘南憲世編卷六 真四 純白齋

之中庸矣

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此是描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其體

感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幾非寂感當知

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先生又言知前求體則

幾乎只幾之一字盡之故希聖者終日乾乾惟

研幾為要矣

周子言幾微故幽則幾無不善矣而又曰幾善惡何

哉蓋學者研幾入於幽微則善矣不然則性雖本

善而靈竅一開漸涉形氣則外染得以乘之將習

氣浸漬潛伏於意識之根而不自覺乃知聖凡之

介於幾焉辨之而已是故談悟非難而克己為切

研幾者克己入微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沒齒而不

敢懈者也此論幾又與先儒合以此為正知幾有善惡必非自然無念時矣大都曰知日幾曰獨於不可分別中分別理竟不可混作一談說

此心真幾萬古躍如非由學慮本來如是今既識得

頭面日用一味收歛退藏於密此其要也即收歛

退藏亦本來如是絕無纖毫扭捏造作到此境界

即真幾二字亦是強名

獨者無對之謂也離獨而言寂則為偏空離獨而言

王塘南憲世編卷六 真 純白齋

感則為着相故學惟在慎獨慎之一字即戒慎恐

懼四字也獨者用之原而體之呈露處也先主論論幾然大學之獨即指明意中庸之獨即指性曰呈露處則猶世人獨知之說矣 惟此為

可致力於此時時入微是謂慎獨是謂攝末歸本

攝用歸體

人率虞廷曰中孔門曰獨春陵曰幾程門王白沙

端倪會稽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

心真面目不沉空不滯有此是千古正學更復何

說然非異力深詣亦恐落在道理見解一邊終未

親切此亦世儒之通病也必觀體徹透勿墮情識

直到水窮山盡處庶幾得之

此心真幾其混沌初開之靈竅而萬有肇端之根柢

乎潛心以居退藏於密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拱之此君子所以闡然而日章也

欲普萬物而不遺者必廓然太公心普萬物而無心

者能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學者發心之初便須立此大志願有此大志

願然後能量包宇宙度越古今終日乾乾務欲充

滿此志願則必念念無滲漏事事無愆違满腔惻

聖塘南憲世編卷六 真 純白齋

隱之心貫徹於天地萬物無少虧缺乃為盡性之

實功此聖門求仁之學也

程伯子言廓然太公此語最精彼欲離世間超萬物

便是從軀殼起念要占便宜乃自私自利之心也

孔子之志只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通

宇宙為一體更無纖毫我相此之謂廓然太公

聖學以求仁為宗仁者本心之生理也默識此理瞬

養息存神絲勿懈造微藏密聲臭俱泯身境渾忘

不涉思為廓然無際本來如是成性存存乃還真

源發之為意念為靈照達之為視聽言動措之為

親義序別信克之以塞於天地之間一生理之溥
傳淵泉而時出之也是謂聖學此理至簡而至
幽至約而至大在善學自得之然非有參天兩
地繼往開來之大志非發憤竭才專疑沉密之
真功非有謹言慎行明切察倫之實事則高之或
涉虛見卑之或染塵緣共於仁也遠矣

夫人性本善日用之間種種呈露見之則孝心自生
見長則弟心自生如其不然則此心便自愧怍必
改之而後快此在衆人皆然蓋天降之衷非由強
作雖欲罷之烏得而罷之雖欲廢之烏得而廢之

玉塘南 憲世編卷六 百七 純白齋

使其可罷可廢則孔孟既達聖教日湮斯人宜爲
魑魅魍魎久矣今試反之自心果能不孝不弟而
不愧怍耶如其尚以不孝弟爲耻則可見此心之
良與堯舜無異也且此心豈是因入講說被人逼
迫而後生哉此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與生俱生
萬古如一日者也

所云家事冗萃於學問實難着力此非生之所願聞
也夫道無往而不在故隨動隨靜隨順隨逆皆吾
反躬切己改過遷善之地若謂家冗妨學則是學
在事外必絕倫逃世而後可也

所謂欲根盤結則更有說蓋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
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
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竟不能
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
能克去之哉此是學問大關鍵處不可不明辨也
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
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
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蓋凡可暗聞者皆
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粗者也此在切已深
體入乃信之

玉塘南 憲世編卷六 百八 純白齋

潔淨即是精微不精微則亦潔淨之未至也全放下
則湊泊矣不能湊泊則亦放下之未至也學問到
歸一處真是一言可了所謂愈真切則愈簡易矣
所云本體工夫只可語於成學若初學之士不於念
慮事爲着力而止於本體用功恐不能無遺漏處
此未然也夫所謂本體者念慮事爲之體也念慮
事爲者本體之用也體外無用用外無體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夫能於念慮事爲着力者果誰爲之
着力乎能着力者即本體也故學者以本體爲主
而照察於念慮事爲不少缺欠則即念慮事爲之

致力而本體於是乎全矣若謂只存本體而念慮
事爲任其遺漏則豈有懸空之本體若謂只於念
慮事爲着力而本體可緩則所謂念慮事爲者又
從何處流出是皆自作二見而不知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之理矣且本體存乎悟者也念慮事爲存
乎脩者也故本體上着用功二字不得舍念慮事
爲亦無用功處原憲未悟本體而強制於念慮誠
爲未盡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此正悟本體而能
消意念之習氣者也何也知之二字本體也有不
善未嘗不知則是以本體之真知而消意念之習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耳

純白齋

氣也此顏子克復之學而吾儕希聖者之所當從
事也

孟子言不學不慮乃指孩提愛敬而言今人以孩提
愛敬便屬後天而擴充四端皆爲下學只欲人直
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爲不學
不慮之體此正邪說淫詞誘人以入於敗倫傷教
之歸者不可不察其微而慎之也彼蓋不知盈宇
宙間一氣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銷盡只一空虛
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
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

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通乎此則知洒掃應對
便是形而上者而孔子大中至正之矩誠萬世不
可易也

有謂靜中不可着操字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果爲
妄語乎彼蓋不知操者非以此操彼之謂也此心
兢兢業業卽是心之本體卽是操也故陽明先生
曰戒慎恐懼是本體正謂是耳若此心不操則反
爲放其心而不知求矣而可乎惟操卽是本體純
一不雜卽是靜也非以蕩然無所用心爲靜也何
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慮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耳

純白齋

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肯認
爲何思何慮乎

先聖謂知崇禮卑知崇存乎悟禮卑存乎脩會得此
意則後天有爲功課皆是先天無爲妙理未可岐
而二之也又曰卑到極處卽是崇到極處若離卑
求崇恐落二見

今人動稱本性自然不假脩習殊不知性雖本善而
習氣潛伏不能無蔽故必剝而後復且習氣不惟
難克亦且難知所謂習氣者亦無聲臭根株未拔
則當其未萌時無可踪跡及觸境而露則突然忽

然不可撲滅矣此非透體精一之功時時戒慎恐懼徹底入微直到水窮山盡之處恐習氣終未有廓清之期也若漫云吾性自然吾既見性更無習氣此正粗心冒認既功不透體豈識真性反誤以習氣為性認賊作子者多矣

孔子言知及仁守而不能莊蒞動禮尤為未善觀此則事為有差即是心官失職乃知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真至言也若謂只要心善自然事善此言似是但恐心事稍分為二便是見道不徹他日或致言動滲漏之病不無矣何也一念即事也一

王塘南

靈世編卷六

頁四

純白齋

言一動亦事也心無體以事為體會得此意則知徹內徹外皆事也皆心也安得分為二見以為心當先而事可後也

儒者律身行己自有法度一念不敢妄萌一言不敢妄出一事不敢妄為子臣弟友必盡其分務期俯仰無愧此躬行實際也彼恣高談薄踐履甚者教倫傷教其謂妙道在形跡之外此說倡人欲橫流矣

夫性本無病惟混沌一開此竅立焉則業習之氣有潛注其中者矣習氣之潛注其來無端首知所由

始也其隱無跡莫測其所由伏也習氣蓋甚微哉故孔子極嘆見過之難其人而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獨許顏子若云此竅無病不必致功則人人皆聖人人皆天學可盡廢矣曰治病之說特接引中下根可耳若上上根人一悟而徹何事治病乎况病本虛幻豈有實體也予曰是則然矣獨不聞業力不可思議乎惟業力不可思議故習氣未易頃消予以為必真悟性乃能見病譬之日出能見隣虛之塵目明能察秋毫之末彼不見病者如癢痺而不識痛痒不悟孰甚焉曰然則悟後猶云有病亦何貴於悟乎予曰不悟者能為病蔽故眾人無病病斯痼矣真悟者性與病離故至人識病病斯化矣夫一絲未盡猶難語化學者慎毋以痼病之身而冒認大化之境哉

王塘南

靈世編卷六

頁四

純白齋

陽明先生言惟精者惟一之功博文者約禮之功具至言也蓋一與禮即是先天更無可措心處故邵子云若論先天一字無後天方可着功夫孔子云下學而上達蓋下學者上達之功非下學之外別有上達可致力也

息息入微亦是後天功夫當如是若真性則本微何

入之有既知真性本微然日間必用息息入微之
功所謂做得功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功夫也
惟此理一見便了似未為難然必徹底精純使萬劫
微細之惑淨盡無餘庶得為法界中了事人倘於
此未能實際直須一疑疑到至處則信到至處更
無歸并承當之可言矣

某平日疑處極多蓋如迷路之人但見一岐一徑可
以措足即往趨之及行到有碍處乃又別趨一路
是以屢生疑屢換手友朋中常謂某不當如是然
某正欲尋康莊大路而不得是以不得不出於此

王塘南

不憲世編卷六

百三

純白齋

此殊可憫非得已也世無先覺吾輩亦不可自棄
諺云皇天不負苦心人今雖老猶當拚竭綿力從
事或可不至終迷耳

禮者本心生之條理也心之條理必達於視聽言

動舉視聽言動則萬事萬物盡於是矣萬事萬物未不由視

聽而與吾接者故只於視聽言動當體應事接物不必言矣

終日密密切已體認剝落枝蔓務徹本原即所謂脩
也故脩非徒點檢末節之謂也切已體認之脩真
積力久而豁然貫通乃為真悟未有不脩而能真
吾者也真悟後一瞬一息皆歸本原發必中節事

事皆協天則所謂順性以動即脩是性天行之德
寧有停歇之期若謂悟後無脩則必非真悟終屬
虛見又或謂悟性任情恣行不由矩矱皆是妙用
何必言脩此大邪見入魔道矣

執一節一行以為脩而不悟性者有之未有悟性而
駁節踰閑染聲利而傷名教者

學問一事大抵有志者所從以入各有方便之門固
難以一律齊然深造遠詣至所會歸處必合轍於

孔門乃為諦當某向所入手誠出入於傍岐蓋輾
轉參尋端緒頗多已而於傍岐中見其極致之理

王塘南

不憲世編卷六

百四

純白齋

不越孔門之旨乃知孔門之道誠大中至正萬古
不可易非強為也道固本然如是也

古人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蓋示人直透直體
之言也此體無可湊泊無可擬議譬如眼根不自
見眼故不可取也取之則成二矣然非拚捨剝落
之極不能透此真面目殆未易言也此真面目即
所謂真覺也若未透此體誤認儻個顛頂者而復
援不可取之云一味歇下恐有毫釐千里者矣既
透此體則真機必呈露到此更有小德川流一段
合要理會其路道愈長功夫愈無歇手時如此方

是全體大用之學

徒執即念即空套語而不悟正恐迷入生死浪中若必於念外覓性又恐墮斷見坑內且如日中避影愈避而愈不可得

所舉佛家以默照為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朋交自不肯痛下苦切真脩實證而徒剽掠禪家現成語句正所謂拾人餘唾乞人殘羹刺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有為而發彼因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

聖塘南 憲世編卷六 五五 純白齋

功却不許其靜坐即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為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真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也禪家云上品醍醐遇此等人翻為毒藥正謂此也何也禪家貴悟然悟非一蹴可致必數十年深研力究剝落之極庶幾蓄極而通如夢忽覺一覺之後夢境都盡乃得稱悟如果真悟則開眼閉眼總是此體成佛不成佛亦為剽語禪家向所云云蓋指此也禪家到此亦別有脩持別有精進但比凡人之脩作用不同耳非謂悟後無脩也譬如明眼人行路比之盲

人行路不同耳非謂眼明後即不行也且令人果能深研力究剝落之極一覺而夢境都盡否耶如未能然却不許人用功而欲立地成佛真所謂凡民自稱帝王矣

願將一切書冊上舊說徹底掃除勿留一字於胸中然後默默體驗吾心本來面目當下何如却將此當下體認得者拈出與師友商量何等簡易明白何等真實親切

聖塘南 憲世編卷六 五五 純白齋

吾人為學以直透真性亘萬古而不生滅者此是千聖相傳正宗若不透此總非究竟故有志之士終日終身綿綿密密開然自體不求人知蓋其真精神真血脈點點滴滴務在歸根復命不暇向外誠恐一念向外便是墮落枉過一生此事全不在言語講論上不在門面格套上纔萌一念為名之心便是墮落枉過一生也
日間知覺運動種種事為皆本體之流行時時認得皆是本體流行只還他本色順以達之強名曰功夫耳若更起心動念造作把持以為功夫便是無風起浪此是做病非做功夫矣即自於本體上添此一障宜其愈做功夫而愈不合本體也

當下果無生死二見則他日亦無生死二境

問學而全歸則必超生死之外乎予曰昧性者受役

於生死是反覆拈亡之流也執性者厭離乎生死

是偏空絕物之見也盡性者不後不離而生死與

無生死皆不足以名之是至誠無息之域也夫學

者不以至誠無息為準則安在其為善學哉是故

學必優人聖域乃為全歸乃為知生乃為朝聞矣

屈伸往來之理備於易屈伸往來非兩物以其能屈

伸往來者本一也一而能屈伸往來故謂之易聖

學一為要萬古此一能屈伸往來而不息易之所

謂

為不毀也是為生生之易則知生死之說彼舍聖

學而別談了生死惑滋甚矣

所云心知意俱無生滅而念有生滅此亦常情之見

云耳若直透真源則逝者如斯總無生滅之相即

動靜寂感有無皆不足以名之若硬作幾層分看

則障道矣

知生知死者非謂硬作主張固守靈識以俟去路不

迷之謂也蓋直透真性本非生死乃為真解脫耳

不然則我相未忘便落陰界非通晝夜之知也

孔子云逝者如斯此未易言惟真識本心自能知之

今人以紛擾為輪迴以頑空為不輪迴此正落常邪見總之不識本心故也

所云聞道者生死隨我所欲造化在手夫常情所指

生死特以形骸言耳真性原無生死真性即造化

也若聞道者豈有惟我所欲之心哉一有惟我所

欲之心即執事所謂銅牆鐵壁千萬重也所云未

聞道之善人生死任造化固然矣若聞道者亦豈

有任之之心哉一有任之之心亦銅牆鐵壁千萬

重也夫既無欲心亦無任心而真性原無生死又

非頑然枯寂之物此理微密不容擬議未可以凡

情測量也只於自性透底精研久當自得之

所云覺體無倚靠若還大虛又似有所任此疑見是

但從覺體無倚靠處悟人到得真悟處則無倚靠

中真任乃是真無倚靠也不然則成頑空矣還太

虛三字亦未妙第密客自叅自証他日當自得之

此理天然人人具足不假脩習然真脩以盡性非造

作也本無轍跡然物矩即帝則非外襲也故信謹

為見龍之實際而至德為凝道之真訣何則性本

不二探竒逐物總屬二見若未免見有妙性起於

物外猶為法塵影事學者果能透得水窮山盡版

上之上更無夫處然後肯信當下小心翼翼動不踰矩便究竟耳

學必由悟人必定靜安慮而後有悟此不易之論也若徒以潔潔淨淨為自了而好惡不能通於天下則是着空離物之見人我未融是即謂之未悟也豈曰已悟後又必好惡通天下而後全得無於悟後更須加封補之力乎蓋悟之一字最未易承當中庸首揭未發之中此是聖門直指性宗之語既曰未發則非可以意見測度力量捉摸而得是以貴於悟也大學言知止即中庸之慎獨皆入悟之

玉塘南 憲世編卷六 五十四 純白齋

方也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即中庸之位育以言乎吾儒最初志願之有在也惟志願在於通天下為一身故必曰知止以入悟以真透吾萬物一體之真性果能真悟此性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此是萬物一體之實事總之不越乎真悟也蓋未發之性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無內外彼此久暫之可言惟萬古未發故萬古能通天下為一身若一落枝節便有 不周不偏之處矣彼只以潔潔淨淨為自了則與本性之充塞貫徹者不相似此正是未悟既以未悟為悟又防其少偏更欲好惡通

於天下以助益之恐未免少有湊泊牽合非所謂得一而萬事畢者此即善不消善

問情識思慮可去乎曰悟心體者則情識思慮皆其運行之用何可去也且此心處然充塞宇宙只此一心更無餘事亦不見有情識思慮之可言如水常流而無波如日常照而無翳性情體用皆為剎語

問晝則寤而明夜則寐而昏欲令晝夜不二其道何由曰寤明而寐昏者情識也性則不可以晝夜昏明言也欲得晝夜不二惟在悟性

玉塘南 憲世編卷六 五十五 純白齋

問無思無為也只是廓然太公否曰然廓然太公固無思為物來順應亦無思為故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所無事何思為之有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所知識又何思為之有又曰請畢竟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嘿然久之曰也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去尋體

見其大則心泰必真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終始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念乎

人自有生以來一向逐外今欲其不著於境不着於

念不着於生生之根而直透其性彼將茫然無所倚靠大以落空爲懼不知此無倚靠處乃是萬古穩坐之道場大安樂之鄉也此須困心衡慮深探其本積久而後得之若漫然以虛見承當則又遠之遠矣

未發之性先天也此理本自圓成非假人力一涉擬議湊泊卽與性隔矣其惟貴悟乎真悟者則靈識意念自融習氣盡銷渾然一先天矣此惟聖人能之自大賢以下雖云有悟而後天靈識意念或未頓融習氣或未盡銷必時時叔歛歸根退藏於密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五十一

純白齋

所謂無修証中真脩証也卽後天以還先天在學利困勉者當如此中庸有自誠明自明誠之分盡性致曲之辨程伯子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陽明先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皆至言也

所云居敬非把敬做一件事看惟心常惺惺云云甚是蓋此心湛然至虛廓然無物是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卽謂之敬若以心起敬則似於心體上添此一項贅疣矣

先儒論敬者多矣愚謂惟叔歛二字近之易所謂退藏於密所謂思不出位大學所謂止中庸所謂篤恭不顯周子所謂幾微故幽程子所謂在腔子裏邵子所謂沉珠於深淵白沙所謂緘藏極淵泉皆叔歛之義也是之謂敬

敬者此心廓然太虛還吾不慮之本體非造作非任縱不執意念不認光景不依習氣惟得其本心是之謂敬此未易言在有志者自勗諸

敬卽慎獨之別名謝上蔡以其心收歛不容一物言敬最爲得之

王塘南

憲世編卷六

五十一

純白齋

來翰爲兢兢於禮動皆勉強非出自自然夫學成而性復者順以出之皆自然矣學未成性未復勉強循理久久馴習亦漸近自然此古人所以貴困勉之功也夫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真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總與蒲團上功夫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而逢原之所以後於居

安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為究竟哉

其昔年實自探本窮源起手誠不無執慈枯寂然執之之極真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自盎然出之有不容已者此非由承接唇吻而得之亦非學有轉換始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

此性充塞宇宙然測之愈離惟一切放下當體自在故収歛者迺絕馳求息萬緣潛神於淵以凝道之功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収歛端根親切

處難以口授惟潛心至極大休大歇久自得之乃天然真止非造作也若着意扭捏執方安頓達之遠矣

靜久漸入自然了無安排而身心盡忘宇宙渾成一片庶幾可以言復性矣

所論向裏正収歛歸根之謂思入於無思念入於無念知入於無知此全在忘情契性非懸想也果能歸根則一真凝然如有卓爾何落空之有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夫學當無間於動靜然始焉立基終焉入微必由靜得雖有志為學不久靜恐以意氣承當以

影嚮為究竟於真體親切處未能徹底故貴靜也至一切應感中識取此體淘汰煅煉修省對治打併歸一總與靜功無別此在學者果有決定希聖之志自能因症投劑亦無定方可執也

先哲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又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又云但從一門深入又云譬如學射習久則巧又有承蜩懸虱之喻陽明先生曰如猶捕鼠如鷄伏郊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皆切至之訓也學者果能如是可進於道矣

從古聖賢未有以一定格式塗轍講定而行者只是玉增南 意世編卷六 真四 純白齋 彼此密密用心到會面時機有可投試一拈出相與印証心心相契而已其有一定格式塗轍可講定而行者則小德川流之事道之標末處也

未發者獨之體發者獨之用但能慎獨則中和自致矣

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又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輩為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履之名於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

濂溪至精明道至醇象山至正濂溪超然物表者也

明道渾然與物同者也象山毅然正已以正物者也

孔顏之學千載而下惟程伯子直接其正脉也此到言也先生

其正此外有宋及我朝諸名儒皆得孔門之支

派者軒未深察晦菴敬二先生也

問有謂不起意之學一任此心念念變化此不起意何得念念

變更不遇制自然活潑快樂所謂無功之功乃真

功也何如曰不然為此語者蓋未悟心原始任意

念之遷轉不停如人墜江流隨波推蕩尤以情興

激作謂為快樂實則馳而不止者也若果達心原

則廓然朗然如日常照而無纖翳乃知前所云者

皆落影獨非究竟法矣

陽明先生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先生之學養

氣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學所從入之辨也

或問云父母未生前古有言之者而又云赤子始孩

又云不失赤子之心其義何居曰父母未生前先

天也始孩後天也不失赤子之心後天完先天也

其理則一其時稍異曰未生始孩之說此非吾儒

之言也推墨附儒可乎曰非也易曰乾元資始此

即未生前又曰坤元資生此即始孩時而孩提也

嬰兒也赤子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能完赤子之心合於始孩能全始孩之心以返未生前則幾已而人即天已天有後先功有漸次

論曰學非實悟安足語學然非實功安得實悟先生

自謂沉思密體未嘗少懈請質於四方名賢樞趨於

郡邑先覺考證於先儒同異不遺餘力反求諸心則

障垢之宿積意見之橫生歧徑之疑似其乍開而旋

翳暫通而屢滯展轉焦勞不知其幾徒以志不中阻

誓竟此生必前無卻故垂老而僅有窺此雖先生之

謙言然其實功不具見乎以故先生之學見之甚確

諸之甚深悟此心之生理為仁因悟此心之虛體為

生持之以收歛退藏以裕其生生不已之機徵之倫

物應感以證其生生不已之用先儒未發之妙義殆

有過詳而無復遺漏者矣真可與天合德與世立命

者後之有志聖道者其必由斯乎

憲世編卷之六終



中論序

新安後學畢懋康孟彥撰

昔徐幹著中論王通著中說幹
詞人之流在建安七子中獨為
澹素有箕穎之操而于道未必
有所窺通教授河汾以道術自

中論



一

命著書擬經効學唐突來六籍
奴婢之嘲此未可輕以中之一
字許之者夫中之為義闡自唐
虞歷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未
有以易也原于帝降介在危微
擯神明以定模通古今以開類

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

整者與之見而知之者智也視
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
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較
者時也圓方相研剛柔相干窮
變通久流止無定是以凡物操

中論



二

之其中則足以無隅操之其隅
則不足以兼中宣尼嘆其至德
子思歸以大本皆是物也倚之
則為朱翟執之則為子莫中豈
可以繫取為哉吾郡大司徒汪
登源先生潛心斯道繼以年歲

力學力行稱紫陽墨守著述甚
富而中論一書尤具以心得為
名理者也其精以闡發性命次
則杼軸經濟其緒好旁及千古
上下六合內外本地風光絕無
依傍六經經我家經六經以此

中論

三

論中其十六字之羽翼而鄒魯
流傳之嫡傳乎先生立朝風節
猷勞踔絕一世非偏材曲學模
稜兩端者可幾萬一蓋其學問
根柢確有實際微之亦絕以是
編為先生心印可也

中論自叙

夫中非創自堯舜也維皇降衷於民恒性然
矣賢知過焉非中愚不肖不及焉非中仁者
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非中中道
不明不行於天下微獨聖學湮晦將四海困
窮因之此中庸所為繼典謨作也秦漢而後
英君察相未嘗不尊崇仲尼而學庸襍於戴
記迨宋程朱始表章以行於世蓋幾晦而復

中論

自叙

一

明矣

聖朝御極道脉中天學者皆遵功令由濂洛關
閩上溯洙泗可謂一德同風乃人心好異賢
知之士或陰獵莊釋遺緒恣其涉論至謂誠
敬為贅為外鑠誠敬亡則中亡也是堯舜仲
尼可弁髦也生於心害於政禍不與清談並
烈者幾希予自弱冠聞學見語空妙者殊扞
格不能入然沉潛體驗未敢易其言年近四

十覺豁然有所自信適里居默坐一小樓思慮所至輒筆識之間念及古今得失之故亦併錄焉已復出山在苒簿書十餘載比省侍還里自菽水風木愉戚外暇則復理舊業未嘗敢懈寔藉此檢身戢志以希寡過非敢謂立言垂世也今奄奄老至矣爰蒐輯成帙令兒輩繕寫數本將就正於海內三三有道初以獨言名篇謂考槃獨寤人莫有子和者顧予非能為臆說堯舜仲尼之言如是予誦述敷釋焉耳有道君子寧無志相亮而聲相應乃更以中詮名昔孟氏當楊墨橫流獨持空言為砥柱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曰閑先聖之道以息邪說蓋自任如此重也媿予謏陋何敢望孟氏萬一閑則吾不能守而勿失竊有志焉世或以言之同獨知我罪我所弗辭矣

萬曆戊午夏四月丁酉新安汪應蛟書

中詮

目錄

二

汪子中詮卷一 萬曆丁亥戊子集 秋已刻於恒山公 人心心也道心性也操舍存亡無 彛帝則不能加損毫末不亦微 極也精而擇之執持衡是一而守之就握樞是故 盡其心之知者所以知性存其心所以養性 仁義禮智性也心之德也發揮於萬物而後性體見 焉以物則言秉彛者真知性命之情矣性藏用物 顯仁性其帝乎心其宮闕乎物則萬方臣庶乎性 通於物而格物即所以知性其猶帝臨萬方乎萬 方克綏位乃不疚

中詮 卷一

人有目無耳目手足可乎曰痿矣有耳目手足無心可乎曰迷矣翽也迷釋也痿

夫煦育萬物仁也宰斷之各正其性義也尊卑貴賤有體禮也是是非非智也是謂明明德於天下

內之聰明以有所聞見則發外之聞見必心所同然則入故知在心者莫非物也匪物其知虛寂矣知在物者莫非性也匪性與物扞格矣故孟氏之良知非禪覺也大學之格物非狗象也明此者可與窮理可與盡性

性一也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者過也人之生

也氣以成形性寓於氣氣有淳漓清濁故其具性有偏全譬之太陽中天明一也寓之於廖廓則炳炳然寓之於庭屋則融融然寓之於突與屋漏則濛濛然其所寓殊也故日未有不明者也性未有不善者也有不善氣質蔽之氣質非性也然則孟氏言聲色臭味性也非歟曰情慾也謂之性猶恒言情性云耳與天地之性並言者過也

性宰氣者也亦制於氣與曰奚為不然貞元會則聖詰生光岳分則賢俊乏治世民醉亂世民暴夫性寓於氣成於習久矣君子格物以知之持敬以養

中論

卷一

二

之盡性至命不言氣質

大學總聖經之條貫也故始格致中庸極性命之精微也故首戒懼然慎獨誠正通極於性矣明善固執履端於知矣夫道貫上下學無精粗脩身理人曰學之大也盡性合天謂之中庸也其命名也深乎

空有火麗物則明心有性麗物則顯故曰形色天性曰物則民之秉彜曰萬物皆備於我火傳於薪所傳者火也然匪薪則火熄矣性率於物所率者性也然匪物則性滅矣夫火之在空中者雖泮水弗

能熄性之在人心者雖邪說弗能滅以其德不可見無所用於天下則謂之滅熄亦宜

夫靈瑩中涵心也心具性也寬裕溫柔仁也發強剛毅義也齊莊中正禮也文理審察智也容執敬別機惡可已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四德根心而時出故心為萬物靈也四德不具心一形氣也雖有靈瑩氣之清明也謂氣之清明為性烏乎見性

儒者言窮理曰一物不知吾儒所恥將使學者探玄罔扶神異兼觀察之藝盡通卜祝醫巫稼圃工技

中論

卷一

三

之故而後可乎則開闢以來聖者幾何夫夷蕪禮樂皋契刑教其不能相為久矣

儒者言佛曰道與儒同而教則異性道教一理也道同無二教教異則非道彼謂心生萬法實無所生謂慧覺實無所覺謂見性實無所見夫生則枝葉盛矣覺則變化起矣見則萬善出矣柰何天地萬物六根五蘊盡幻而空之

佛氏以空求覺覺復歸空其於心性猶日之夜火之蓄歲之冬也沉日於虞淵謂之日中天匪日乎厝火於寒灰謂之火燎原匪火乎歸根於玄冥謂之

歲四時匪歲乎夫沉而不升日將滅也厝而不燃
虛將絕也冬而不春元氣將歇也

佛入中國自漢通天竺始也其教盛行自達磨來梁
始也五胡亂南北分中國而夷矣故夷法盛焉重
以鈎奇弔詭之士襲其說斧藻之日新月益匪能
為佛也談天書龍欺世所罕知為異而已其言蔓
其旨滴由君子觀之僅與晉清談唐詩律等耳謂
仲尼之徒而變佛乎哉

戎貊之人耳不習先王心不服禮義冥頑不靈若犬
豕麋鹿然也有佛者起泄寂為心而慧覺為性嗟
乎騶虞矣故莊周王通氏皆曰西方之聖人也夫

西方則聖中國則夷
有物斯有性而物不可謂之性有器斯有道而器不

可謂之道有氣斯有理而氣不可謂之理夫物固
有拂性者矣器固有畔道者矣氣固有逆理者矣
天之暴風淫雨人之恣情極欲可謂理乎盍以干
戈為虐吏以文法為奸可謂道乎儉王亂國虎豹
噬人可謂性乎惟君子窮理盡性則無適而不見
理無適而不見性故拂性之物可制而馴也畔道
之器可矯而直也悖理之氣可格而順也

雨暘時寒暑節天之理也愆陽伏陰非理矣幼長老
終根苗華實物之理也厲札疵萎非理矣雖然皇
極不修則沴氣應政令煩苛而百物凋謂之非理
可乎堯水湯旱氣之變距堯回天數之反不可謂
理矣雖然江海注而桑林禱則堯湯聖也樂道固
窮修身不貳則顏氏賢也故君子窮理盡性無適
而不見理無適而不見性

情性之性命數之命皆氣也非所謂天命天性也貳
氣絀緼五行錯擾或清或濁或粹或駁或舒或慘
或長或促非天故低昂之亦不得故調劑之精氣

為物萬殊故也若夫帝之降衷民之秉彝同原於
太極聖與塗人一矣帝僕彭殤一矣

太極無形也無形則神而一先天獨立不新後天獨
存不敝故三才一本陰陽五行皆氣也有氣則物
而萬屈伸相感聚散相盪升沉相薄故有日月晦
冥寒暑失序霖傷稼風拔木霧四塞氣不齊也天
地猶不能齊而況於人乎况於物乎

明德者妙萬善而為言者也明明德者妙萬化而為
言者也故隨其所顯設而新民寓矣謂明德為內
者謂心之虛靈為德者也謂心之虛靈為德此明

中詮

卷一

五

心見性者所以藉口

智者自察明者自照自察故能研天下之幾自照故能見天下之蹟夫闇於身而旁索於物約於已而刻核諸人雖智慧偏衰區君子謂之無本

自視者小視人者小小人矣自視者大視人者大人矣夫大人者居已於賢聖而居人於皆可以為賢聖是故不為己甚然而貪夫夸士往往決性命於榮途而托口乎圓變故種種信果聖人猶有取焉耳

尊德性道問學一理也而或各主一端格物致知一

中論

卷一

七

事也而或各持一說其為之徒者又各標赤幟以相非訾嗷嗷焉如聚訟吾為此惑且懼矣性也者仁義禮智之謂也云德性者以別乎氣之情欲也尊之為言君也主也性為情主理為欲君所以尊也精而擇之一而守之非學問曷繇焉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性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其溫其知其效其崇皆問學以尊性也君子所謂問學蓋知行合矣擇執合矣戒慎恐懼貫乎其間矣夫舍德性而言問學則支離舍問學而言德性則虛寂理無精粗學無內外夫格致

亦如是矣

孟氏言存心非存想入定之謂也存其仁禮之性而已言求放心非強制力探之謂也求其仁義之精亡而已仁義禮智人皆有之也動則物喪靜則來復故於夜且見幾希焉夫夜且見人之性猶冬至見天之心乎先王閉關息旅君子掩身去欲養微陽以之盛也故先儒曰主靜曰靜中養出端倪夫有所受之矣

良知之學非後儒創言之也孟氏諄諄乎詳矣然曰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則知未必皆良也察弗精

中論

卷一

七

將指賊為子矣又曰知皆擴而充之不能充無以保妻子則良知未必盡充也力弗果將惡醉而酒矣又曰弗思耳矣非才之罪則思不可不審也才不可不力也故君子強學力行終其身兢兢焉即心為性生之謂性也心之精神為聖堯胡以聖跡胡以盜也夫變化馳騁周流六虛心之神也其根本乎帝東而動本乎物則斯謂之性矣盡性斯聖矣徒曰精神而已此釋氏慧覺所以不知性命何怪乎豪智權利之士謂問學無益也天之命人之性物之則理一而已故性徹內徹外徹

人徹物徹天徹地故曰萬物皆備於我鈞不綱弋不宿數器不入斧斤以時皆聖人盡性之學也

言性體不言學問言透悟不言操修此學之敵也昔

夫子罕言性至子思始詳之然語其功曰戒懼慎

獨即戒懼性體見矣聖門善悟莫如顏子夫子語

以四勿即四勿悟體見矣若乃涵養未和氣質未

變踐履未端私欲未淨抗手而高談於衆曰我能

悟我能見性吾何以知之

今之言悟者曰我默焉而太虛自運我湛然而萬化

在手問進修曰大道不可思議也誠敬贅也見砥

中詮

卷一

本

節勵行者曰細行未聞道也談之甚妙索之無當

吾所謂悟者稍異焉心不離性性不離行其精常

渾渾其用常炯炯寂感動靜無一念弗存矣晝夜

生死無一息弗運矣三千三百無一事弗察矣人

有夜寐而神動恍與人物構接如晝然者其身則

軒然寢也是謂之夢乎謂之覺乎夢與覺必有辨

矣恒人不知學曰寐言學焉而未踐其境曰夢身

踐焉而作輟曰夢覺之間惟聖人然後可當大覺

喜怒哀樂未發一也聖人則全體太極性體與天載

合矣衆庶然乎哉孟氏言性善真體一也夫子言

性相近分量殊也夫性之必善猶火之炎而水之

潤衆庶星星聖人則洪爐焔焔欲燎原矣衆庶消

消聖人則淵泉混混欲放海矣故曰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此天縱非人力也故聖人江河君子

潛伏

喜怒哀樂未發性也發中節亦性也推而慶賞刑威

禮樂征伐皆性也大自規天畫地刊山落川微至

羈馬輻牛圍豚馴犬擊虎豹穿犀象皆性也求性

於未發謂性有內乎哉求性以成身謂性有我乎

哉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盡人物之性即

中詮

卷一

九

所以自盡其性

至曠而不可厭者物也至一而不可遺者性也至變

而不可逸者心也心逸則性離矣戒慎恐懼無寂

感顯微一也慎獨嚴乎其寂感顯微之交也學問

思辯篤行致戒懼之實功也夫戒懼所以存性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

惟天生民惟聖代天民之弊曠聖為耳目矣民之類

隕聖為手足矣自非大無道之世聖人未嘗不在

朝市尹不逢湯聘說不入帝夢天民雅抱與說命

三篇必有見於世乎其達也道行其隱也言顯

堯仁桀暴易審也言堯言行堯行一念獨知匪堯也
去堯遠矣比干忠費廉仗易審也言比干之言行
比干之行一念獨知匪比干也去比干遠矣夫王
霸誠偽之辯毫釐千里故好名之士或矯迹於揖
遜而見情於罇豆縱欺人不能自欺縱可欺當年
不可欺來世

代而下利之入人何深乎未得也蠅營既得也蟻
聚固有致命而爭未有遺力而讓者也儒者矯枉
曰士惟恐不好名夫磨鈍振靡蕩穢揮氛非名教
揚繇矣然好名不好學則矯揉忿戾之習生焉無

中論 卷一 十

論行非中庸即此念少襍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是故湯武革命誠厚蒼生也夷齊扣馬誠重綱常
也莊生誕曰夷跡同殉嗚呼使夷果有死名之念
則首陽與東陵相去幾何

伯夷太公避紂世黃誠終矣不有西伯烏來就養明
哲保身一也其後揮戈者何武叩馬者何固執經
達權異也然若非周武夷不諫若曰先君有天下
二以服事殷願嗣君無改舊德乎其諫忠武也忠
西伯也曰父死不葬臣弑君者齊東野人之陋也
首陽之餓諫不可而耄遜乎曾去商亂食周祿矣

匪商民胡然而與商難曰不義周粟亦非夷之心
哉

夫是非不並立也經權時互濟也自古聖賢不炫奇
詭不矜故常求仁得仁亦各信其心成其是而已
故時異行異潛修陋巷與底績九州一也觀兵孟
津與安節美里一也亦有時同事同而行異忠諫
剖祭器歸營丘封西山餓要以自信其心無愧於
天地神明一耳書曰人自靖自獻於先王在殷三
仁在周二老

中論 卷一 十一

有任也匪公卿則婦寺矣夫惡嚴檢暱寬縱自衆
庶莫不皆然而况於至尊乎古者天子嘗居內朝
奄寺惟供洒掃拂凝丞不離乎左右自非張弛
有節志意和洽能然哉日厭圖史諷咏焉可也體
厭於莊游息焉可也故七月風謠卷阿泮渙古聖
賢格心之用微矣其音節雍容諷導和婉千載誦
之猶能使人主興焉後世儒者抗儀於坐講正色
於折枝以道則正以術猶疎

士有修之朝堂而壞之間里植之盛年而噉之晚節
者何矯行於名譽則真偽難掩競修於意氣則始

終難繼夫惟實學實修之士潔源而固根焉寸積而錄累焉則窮彌堅老彌邵斯之謂君子

古者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域中無二之謂也若曰予僅以一夫寄於王侯君公之上恐天下莫吾與也諸侯曰孤曰寡非國中無匹之謂也曰吾子焉以身奉社稷恐國人莫吾助也是故其稱臣曰鄰稱民曰子羣臣協恭而後一人有託也萬姓協和而後一人有慶也

人情寬縱則易濇嚴長則難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古者人君夙夜無逸然而春秋有省五岳有巡蒐

中詮

卷一

十一

狩有時講武有節臺囿有觀辟雍有樂無非事也志意亦宜暢焉其君臣相與有湛露之燕有飄風之游有咲語之欵有慶答之歌相適乎情性而相迪乎禮義故萬幾兢業則臣主同憂九重喜起則明良胥悅是以拘檢不勞荒滯不作晚世深居稱朕堂陛萬里一切會同蒐狩之典不復舉矣儒者弗接所繇徒曰人主必抑畏無就樂身絕師傅耳絕箴規而曰毋淫佚黷女充前美男羅側而曰毋競色自非天授上聖其曷能自樹乎哉

緣禮虛庸尸位其君謙讓禮樂也金陵堅僻專任其

君銳意興復也故經制禮義之談見謂高論誠意正心之學見謂遠情于載明良適相值而兩相負也天平人何尤

韋布環堵之士事至簡慾至寡欲修身正行以見於世非師友猶莫能立况天子獨居法宮宦妻之與處而百慾之叢集哉故以道格人主者必先泰交泰交必明張弛

諫臣之義有犯顏無隱與乘輿大過不敢斥言則隱大臣之義有隱諷無犯顏社稷大故不敢不力爭則犯

中詮

卷一

十一

宰萬動役萬動者身乎剛柔不齊者氣乎縱橫難御者情乎語問學則正身修行先矣語修行則反情養氣始矣脰隔寸區未能調而妄云變贊乾坤軀殼相述未能融而猥語性命神化譬之騁敗輪於千里索朱草於糞土也庸可幾乎故動容出辭道所貴七情中節謂之和

靜與天同體動與天同運於穆不已日月常明四序迭經萬彙流形潤以雨露鼓以風霆吾師乎吾師乎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齋心神勿動遵古昔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非六經之言不敢道非禮義之

行不敢行君子哉吾友也已

君子莊敬則身為物宰安肆則為物役抑抑成儀惟德之問君子戒慎未嘗失色心定者言重以舒不定者言輕以疾躁人辭多吉人辭寡老氏亦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故君子小心翼翼以事上帝羹墻夢寐一食息不敢忘也金緘囊括一啓齒不敢忘也規旋矩折一跬步不敢忘也嘯辨以為材儼捷以為敏諧言戲動以為清曠既喪爾德復離爾營鬼

中論

卷一

十四

律中五音諧矣使風而如百舌之嘯春鳥鵲之噪晨也如鳳何惟主亦然其質溫潤其聲清越以長琢而為鳳應采齊肆夏君子知鳳之鳴知玉之振辭氣可不慎乎

仲尼春秋匹夫也律天策地祖帝宗王德業莫加焉萬乘天子尊榮在當世異代則否仲尼北面帝王而子弟之萬世一日一匹夫之身何修而至此修諸身以內也君子貴其身過於有土之君曰為仲尼在茲故夙夜時保不敢以呼吸喪吾重非道也非禮也雖得以及公孤悅以聲色權利若寸雲過太

虛矣

易之為教聖人緣天道以察人事因神謀以定民行也剛柔異用時位靡常闔闢變化惟道所適於是手稽疑焉耳乾之亢戒持盈也坤之霜示防漸也德匪黃裳吉乃凶也卦各有所象也爻各有所之也君子觀象玩辭反凶趨吉變易以從道也不惟其道而利害得喪焉問妄也易不以告君子不以筮

中論

卷一

十五

靈而不與其於事也決猶豫定滅否而道未必存益近乎術數焉矣若夫著成於聖人之掛揲象於聖人之爻象參天地法陰陽消息盈虛界我明命矣剛柔動靜迥我周行矣故知著卦之德者可與通神明盡性命知來長短易云矣

世無盡性之士以嗜慾域真者多世無純行之士以夸毗喪實者多夫性情言行盡心身之用矣養性制情慎言敦行盡正修之功矣舍是焉而曰問學謂之涉獵也曰戒懼謂之虛寂也三之揚其乾體乎二之直方其坤體乎揚以終始何

虞亢矣直方以終始何虞水何虞戰矣故曰利貞引而伸之三百八十四爻一以貫矣專翁之理備矣易簡而成位乎中矣

聖人之學藏之方寸而運旋宇宙謹之呼吸而流貫終古天地為師三五為侍富貴貧賤不能干其志利害死生不能擾其慮非天下大勇其孰能當之得北宮之勇者狂乎得施舍之勇者得乎

顏氏魯國年少也且窶人子曷為敢稱舜哉其世唐虞其位元后其德重華即稱焉曷從而為焉偉哉顏氏必度其心有一念千聖度其力有一息千古

中詮

卷一

其

者矣夫聖門大勇莫如顏氏其次子路聞顏氏希舜矣未聞子路之希某聖也

天體至大其道至仁惟仁所以成其大古者混沌之世民未知親戚上下用谷不能相通百人異羣百里異聚有聖人者起為之建萬國設君公被以政教致以舟車親以朝聘通以財賄然後民物一氣華夷一家貨不必藏力不必私外戶不闔胡越相適不齋於是乎天之至仁始昭融浸浹於覆載間矣故曰聖配天故有外之見不足以合天有我之心不足以語聖

紆金曳紫人以為華君子服之則有覆被罔間之憂瓊羞肉食人以為甘君子嘗之則有粒食衆庶之憂高厦丹楹人以為安君子居之則有寧宅下土之憂惟貧賤亦然口厭菽藿日饑者獨我身乏完謁曰寒者獨我虛不蔽風雨日露處者獨我豈君子好為過計哉畏天憫人性分固然矣是謂天地為心萬物為體

君子勤社稷不辭拮据雖食沐瞬息弗違焉勞蒼生不辭胼胝雖鹽米凌雜必躬焉凡以行吾道盡吾性也為名高而為之次矣博名高而希寵利抑未

中詮

卷一

七

矣士之所以不能盡性履道者以嗜慾汨其中情習移其志也茲有人焉衣敝裘不愧華衮餐糝糗不愧肉食棲蓬華不羨旃屨樂綦綯不羨姬姜是足與

議矣乃學之不敏為之不力日遷月化竟不能入聖人之室是天與美質人自棄之也厥隸焉同生草木焉同死悲夫

或問長生日常生者生常死者死又問曰常生者死常死者生未達曰爾於萬物無弗愛也其德厚其天和矣夫焉得不生爾於萬物有弗愛也其神寂

其天定矣夫焉得不生生死死死死是謂性命合一

同畦而稼糞勤者刈豐同風而舟帆楫具者先駛滯
滌成沒覆不能為稼已亢陽赤地良農汲甕而灌
猶入其半焉風濤撼天舟不能為舟已回颶衝檣
長年者唱喏而力挽之猶日致五十里天人力命
之際此足以微矣故君子持世定領不言運之否
泰節慾養生不言數之修短盡性作聖不言才質
之豐嗇

大學務洗濯不務粉澤務斂藏不務宣暢惟洗故澤
中詮 卷一 七

惟藏故暢故曰聖人以洗心退藏於密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密之至也佛氏愈寂則愈空吾儒愈藏
則愈密至哉密之義乎天地以此貞觀聖人以此
貞一

馳騫宇宙勤思參貳惟此一心曷云乎放心也心有
仁以利欲而生殘忍仁喪矣心有義以利欲而生
邪僻義喪矣放心云者失其仁義本心之謂也求
放心者反其不仁以歸之仁反其不義以歸之義
也釋氏以圓覺內照為心不知仁義何物可謂求
放心乎凡吾儒言心多合性言之也其言性即

德之根心者也釋氏言心獨指心言之也其言性
亦心也不識性又烏識心

學不適經濟者不足謂之學道不達權變者不足謂
之道才不本寧靜者追逐之粗才也智不由光大
者機械之私智也故詭僻之行或以獵虛聲雄辯
之能或以標鴻樹問學君子恥弗為之矣

士有希賢希聖之志則日益矣有自賢自聖之心則
日損矣故聰明絕俗居之以愚功伐蓋世守之以
謙非有而示之無能而示之不能也望而未見從
而未由其心誠惕然不自足也故聖賢之於問學
沒身為耳已

中詮 卷一 七

家天下未若官天下之大也封建未若選舉之公也
天生大賢大聖時出乎東海時出乎西海豈世世
敬承哉蒞天職阜天民惟賢聖是界天之道然而
三代聖人世及不嫌私封建不更制者何也生民
之初川谷異聚千百異羣其間自有衆推而聽命
者若蜂蟻有主然聖人各因俗順性為之建置君
長蓋亦天道自然非聖人強以私意智力設也風
氣漸開政教亦密協以時日輯以符瑞同以律量
權衡聖人以為是足以比萬方安黎首矣且各因

其國登其賢能爲之卿大夫士未嘗有賢聖遏抑不得志也至周受命幅員廣海內爲國者千有八百大畏小懷化及重譯聖人當此時安得無故而與割削五等之議起絕滅延世之端若曰商周藉諸侯取天下勢不能易是以私窺聖人也及周衰弱肉強食陵夷逮於戰國離爲十二并爲六七則封建之法已窮雖有湯武受命而與勢不得不罷侯而置郡縣郡縣雖奈人私意要以順時創制聖人所不廢也夫國大則難御民衆則難使藉令漢時復立六國後亂不旋踵千八百國業并而六

中詮 卷一 三

七矣復析六七而千八百易任賢而任子聖人寧若是迂耶循後王之軌酌前聖之法明選舉重守令賢者登崇不肖者屏黜所謂奉天道官天下何必去棟宇而復巢居厭書契而更結繩也若夫夫田以均恒業學教以教德行千萬世繇之矣自古批鱗於當宁者天威易霽商路於當衝者陰弊難測故杜谷詆諫忠之賊也王章殺身志可則也律之本黃鍾也所以驗中氣而定中聲也至治之世其政寬平其民愉穆故陰陽順序而中氣應衰亂之世其政暴弛其民愁慢陽愆陰伏夏雹冬雷中

汪子中詮 卷一

氣曷從而候焉是故宇宙有太和然後天地有中聲非其時聲未可定也若唐虞成周所以勅天基命燮贊太和則具在詩書矣

漢唐而下議制律者何紛紛靡定耶候葭管則治亂剛柔異較秬黍則豐歉大小異儲者高論輒曰器數耳是有司存夫律與天地準未可以器數言也伶倫后夔皆智慮符神明呼吸合陰陽天所命也道不虛行存乎人人不世出存乎時夫至治熏蒸諸福畢應鳳凰麒麟騶虞白澤之獸莫不來格而况於人乎有堯舜者起化登熙治德至清寧將必

中詮 卷一 三

有倫夔絕智之士應景運而定制者焉俗儒區區錄測烏足以知之禮樂必百年而後興信乎曰否學不可斯須去於身治不可斯須去於世微禮樂則百年之閒所施設何物乎曰中聲未定如樂何曰王者承敝更始蓋必有草創焉古樂章三百篇洋洋乎備矣今之琴瑟鍾鼓笙磬祝敎亦猶循古之制也擇其所宜奏用之廟朝用之邦國用之鄉人去繁促崇雅淡一切淫哇柔澁之音禁絕弗得作樂其庶幾乎若定律盡制需時矣

六〇五

叔孫起袍鼓而制禮當乎曰否禮序萬物經萬化彌
給天地獨庭陞升降云乎哉叔孫襲秦儀尊君卑
臣苟悅人主意耳未聞有品式章程達之天下也
烏乎言禮兩生儒而腐叔孫則優二者皆譏有以
夫

疆本節用儒墨家所同君尚儉為厚下也民尚儉為
禦窮也上之瓊林大盈聚矣姦夫壘斷敵國矣猶
教之儉乎是塗附也貨壅而不流貧民束手莫得
資其簞豆苟為貴儉哉夫明主欲仁天下則定經
制薄賦歛先矣

中詮 卷一 三

今之驛禁可寬乎曰送往迎來先王有賓禮矣費煩
而鉅口賓饋一僕馬什以郡邑之費廩其郡邑之
人奚其鉅且吾嘗過燕齊魯矣過趙宋魏矣其僕
從皆帶索枵腹也者一日不食去溝中瘠無幾穢
與賦出乎田與身者也非有中人之產等亦寡矣
富出費貧食力以苟免於溝瘠也不亦可乎
仁者愛人故惡人害之義者正人故惡人亂之夫兵
也者不得已而用焉者也夷亂夏寇亂民苟可以
文告懷可以先聲懼也聖人將師而不陣陣而不
戰至於戰不得已矣譬諸虎豹噬人必制以權術

故飽則饑之逸則勞之怒則衰之利而誘之似餌
伏而狎之似事半而功就暴亂戢而士衆不傷
是故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吾不敢右宋襄而左聃
老

善教天下者太上道之其次耻之其次懼之耻之云
者賞與罰之謂也民有孝弟姻睦敬事長上表宅
里詔爵祿以風樹之有弗耻焉者寡矣其有弗孝
弗弟弗若於訓移其居緒其服終身不齒有弗耻
焉者寡矣奈何叔世不務耻其心徒懼以刑劍不
甚則不痛甚則死往則忘又多贖與赦民有幾幸

中詮 卷一 三

之心故刑日煩而姦日益廣是以聖人於民先道
而後耻先耻而後懼匪疑匪矜不得與贖赦夫武
以止戈刑以止辟
民有聰明穎慧之資者宜士有鷙悍驕銳之氣者宜
兵有心計技巧者宜賈而工木彊而耐胼胝者宜
農此非獨人事亦天道也封建世卿大夫而士有
不得見才者矣衛所世卒伍而民有不得賈勇者
矣彼其鷙悍驕銳之氣既不能俛首於稼穡技藝
饑寒外迫勢安得不轉而為盜可以兵者驅之使
盜不可以兵者強之授戈是治盜與治兵策兩失

也今天下欲強兵以銷奸萌以備夷虜其惟選練鄉兵乎衛所之清勾也變而就近可也父子之替役也變而選其丁壯可也

三代以上先造士而後取士三代以下有取士而無造士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懿哉文王之所以寧乃文王之所自詒也今郡縣學官設矣弟子員備矣有教學論訓之虛名而無迪德砥行之實益以文詞取之而以匡王楨國望之此必天生異材爲世用則可於作人吾弗知矣

中詮

卷一

五

人有恒言揮金如擲塊戮人如刈草而後可爲上將豈其然哉古今出入將相勲業格天莫盛於阿衡乃一介弗苟與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其併包兼容如天地之覆載其研幾精義如日月之昭朗至大而至密至廣而至微視後世豪傑作用霄壤懸矣

夫聖賢非必不取不與如於陵之操也非必不殺一人如宋襄之愚也賞當功戮當罪可憐於吾之心可通天下之志故有時一介不與有時以天下與人不可不爲惠有時一介不取有時取人之天下不爲

貪誅獨夫殲渠魁不用命戮於社若盈城盈野之戰驅無辜以就鋒鏑雖得天下弗爲然聖人所以得天下與守天下斷不在善戰善陣也

聖人十五而志於學蓋常誦詩讀書習禮學樂其精神意念已揖讓堯舜之庭而趨承文武之側持此志須臾不舍如火燃泉達日新月盛安得不直造聖神之域也耳順從心不思不勉矣此志與天不息有生熟無存亡至兩楹夢斷而後已也

均是入也有大人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吾七尺之軀與大人同耳目心思同

中詮

卷一

五

吾何以弗若大人哉是故君子無一念不志大人則心無一息不依性命無一息不依性命則視聽言動各中其則喜怒哀樂弗汨其真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不得心一而已執一心宰攝萬變非因萬變而檢察其心也是謂一貫是謂何思何慮

書稱禹不矜不伐故天下莫與爭功能夫聖人非自謂功而抑之不矜自謂能而抑之不伐也懷襄始平管窟者未有寧宇何敢言功昏墊雖拯稼穡者尚需績緒何敢言能蓋聖人天地爲心覆載爲量

宇宙間有一事之失理一民之饑寒一物之天札無不任為已辜方皇皇然愧悚之不暇寧暇矜與伐乎哉叔季士志卑識陋區區與庸眾繫長短與權謀功利競後先功能稍見於天下則不勝志得意滿此三歸反玷霸佐所以見小於聖人也知世不可而不為者賢人也知不可而猶栖栖弗舍者聖人也宇宙在吾身造化在吾手君有一念之明納牖遇巷猶將為之故縱環列國席不煖而突不黔然守義安命進退存亡歸於不失其正此聖人所以猶龍也

中詮

卷一

三

際唐虞而傲荒怠對聖哲而鑿丹朱言之危也戒懼於不昭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行之危也君子體天行健胡乾夕惕與此身為終始曷窮通治亂之有焉若言則無失時也無失人也非時非人則囊括金絨可矣危者安之反也孫者任之反也如春秋孫於齊之孫不以身任天下國家故言可孫彼自有任之者也居忌諱之朝食昏亂之粟而曰默足以容乎是聖人以竊祿無耻教天下也失其旨矣

楚弓與人弓孰公也魯鬲與吾鬲孰重也知人弓之

無足恤則一切智能勲業與豪傑共之何必在己知吾鬲之甚可愛則一切成敗利鈍與造化順之何必喪己故執同異得失之見以隘包容之量狗已者也舍馳驅而詭遇以希王霸之功喪已者也不可徇者私已不可喪者真已惟君子獨見真已是以能忘私已

中詮

卷一

三

知非艱終知之艱言非艱踐言之艱夫士也坐環堵而馳情八極對陳編而驚意千古揣摩生見解見解生談議自謂識際天人術窮經濟矣比體諸身措之於用愛如也知與言易貴哉是以聖人虛其心於無知欲立教於無言

謂空與覺為二譚釋者不謂然也即空為覺是名圓覺即覺為空是名真空一覺之外其衷曠然湛然事至物交淡然泊然高明智慧之士自以為即此遂超凌上乘立證元始矣本之於天地曰無聲無臭易知簡能如是矣稽之於聖神曰不識不知何思何慮如是矣自清淨執為非禮自無欲執為克己其持論在太虛之始其處地象帝之先而儒者方曉曉然非之曰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是不足以箱其口而適資其竊咲也夫釋氏所論乃近似於

至聖合天之事然西方之人其嗜慾淺薄而易去其於倫物法度簡畧而易遵故無事而曠然湛然物至而淡然泊然則其道盡矣然以彼諸祖猶皆循持苦行十餘年而後得之則上智之難也今日頓悟云者豈惟誣聖且誣佛也夫本體自然至善無惡者吾性之真原也戒慎恐懼閑邪存誠者養性之實功也經緯萬化洪纖悉備者盡性之全體也彼所謂本來面目乃泯然未分無善無惡之境所謂覺性即以知覺運動當之任心無為復歸混沌其於帝求物則秉執有恆者蓋未之著察焉曰

中詮

卷一

夫

覺實無覺曰萬法實無法五蘊皆空非未發也當其曠然湛然似中非中萬象皆空非中節也當其淡然泊然似和非和故自謂與天同體而窮神知化則踈自謂執天之行而闢物成務則泥然而古今豪傑之士往往樂從其說而莫之覺者則喜於欲速而輕於自信故也夫喜欲速而輕自信惟豪傑類然矣
釋氏因空以見性空之烏能復有之有之空者復窒覺者復暗矣故其道歸於清淨無為吾儒戒慎以養性愈戒慎性端愈充充之不已萬善具萬化行

矣故其道至於彌綸天地而成萬物或謂儒釋於性命根源本同而教則異愚謂教之異也正起於性命之原毫髮差也使真知吾儒所謂性則豈必空之而後見實見之則萬化流行自惡可已何獨以法身不滅超出生死為登彼岸耶
夫以彼為害人心以做為體終日乾乾久惕若法天行也於穆不已時自行物自生健之至乎至誠無息天地自位萬物自有敬之極乎夫敬則欲不能入故本體常湛妙川自流敬所以閑邪也閑邪以存誠也堯欽舜恭安乎敬者也湯曰黜武勝怠勉

中詮

卷一

夫

手敬者也譬操舟行乎江河轉移變化在於一舵及溺
及溺
及溺
作二典者其知道手堯欽明誠明也舜文明而後允塞則近明誠矣夫明何容易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譬則巧也夫子稱大智曰舜舜之智豈訓誥之儒所謂博文格物者哉然好問好察不離乎博文格物矣不離乎博文格物而有所以淵然

獨識超然總覽者是聖人之智也所以為始條理也萬物賦矣宇宙變化繁矣博而索之秩乎有紀神而明之渾乎一貫是故觀天地萬物之全而不囿於見也達盈虛消息之變而不局於時也會仁義道德之蘊而不滯於方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至反約則明矣智矣可與誠矣可與時中矣

大有五行順之者昌地有五氣宅之者長人有五事蹈之者王毋逆天道毋絕地理毋亂人常通天地人曰備用天地人曰聖是謂三才紀綱

中論

卷一

三

天之道陰陽闔闔盡之矣地之道剛柔屈伸盡之矣一闔一闢而變生一屈一伸而利生此天地所不違千聖弗能易也其流至滿詳相傾權利相擠於是縱橫家出矣鬼谷道之齋乎儀秦鬼谷之濫乎譬諸飲食男女生人之大紀乾坤之大義而舍龜以親而聚靡以實豈其性與故則然哉故權者聖人弗諱聖人能用權以經緯萬變鼓舞羣動者至誠故也夫天地變化草木蕃誠而已矣聖人之於天下安利之而已其於身亦然聖人所謂安且利者非常人安且利之謂也君明臣忠父慈

子孝祿位名壽與道德性命合矣安富尊榮與忠信豈弟合矣如其不合聖人且願受焉無所喪吾身無所失吾道故明夷之世可奴可囚而志節不易流言聿興東土是辟夫愛身所以愛道所以愛天地是故一語一默守道之宅一顯一幽秉德之符專而直翁而開螻屈而伸龍藏以蟄莽大夫曰哲乎孰靡哲哉被髮而狂廢可矣守先聖之道藏之石室傳之身後見吾志可矣

中論

卷一

三

亡國非一佳兵為最亡生非一好色為最人主豈不知之常蹈之曷為貴知矣釋于戈修玄默絕房帷肅齋戒其根難拔則怙然弗歡強而過之且發在疾廣忠憤日接之途勃詩書俎豆之業聖詰承弼植其志則治範弗留明矣中和禮樂怡其性則驕忿無消真矣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未若見所甚欲易所可欲也未若心常治亂弗于也夫欲見所甚欲治其心則莫如剛聖人曰我未見剛者魚游於水潛躍吻沫皆水也人游於天作息呼吸皆天也盈天地惟氣即氣即天天之入乎人靡間於膺臟髮竅矣謂天聽卑鳥乎用聽謂天鑒邈鳥乎用鑒故一念善惡殃祥類至機動氣應雖天亦莫

知其然孝婦寃而雨竭義士泣而霜飛誠之極氣之變與風雷拔木金騰啓藏天所以眷聖人也當其藏之易意乎啓之風雷曷作王曷卜精誠潛召若有神物以使之故曰至誠動天莽之藏以偽啓也以偽誠偽相去奚啻萬里而以文類姬周公懿哉不幾何待

系石而爲浮屠高數十仞朱碧銀黃燦爛天日登九層之上四望焉茫茫乎九州一指顧也其歷世則數百餘歲遠者或千餘歲嗟哉世無百年之人人有萬年之樹無競哉人乎夫累學而成聖者孔孟

中詮

卷一

三

也累事而成功者禹周也故曰予手拮据予口卒瘁亦夙夜累之而已累之而不成與不累而自成者我未之前聞也

能潛必見也出則霖雨止則洙泗謂之非見可耶潛而後見見不離潛潛爲體見爲用耶心烏潛潛乎道道烏潛潛乎行日進世顯晦一矣日不見是毀舉一矣神光淵藪精氣騰徹雖陋巷寡子散裘耕夫猶名實照天壤欲無見得耶

夫語出世於經世之學其猶夏虫出乎求輔世於媚世之夫其猶羶蟻乎一人倡之千百人效之謂釋那

上聖謂鄉愿中行譬諸食厭稻粱而錯羞焉問匪是弗登於豆矣駕舍騏驎而驚蹇是求匪是弗御於朝矣昔夫子作春秋夷則夷之其稱鄉愿曰德之賊也嗟乎世之言性命也鮮不爲夷世之言操行也鮮不爲賊戎狄外侵寇竊內訌則有其故矣漢文詔曰度地非寡民非益而食不足是爲酒醪以糜穀者多而六畜之食者衆也夫中人得斗米可十日無饑而豪華貴介浮白引滿爲長夜之歡斗

酒立盡雞豚狗馬之畜食人食者歲居十之一二穀安得不糜食胡以足且賓主一宴動費一金駢

中詮

卷一

三

桑饑夫得之可數月無死則廢一宴可活一人之命也廢一宴可活一人則舉一宴是殺一人也而人且歡樂呼笑以行之不知其有殺人之慘也夫計財無輕毫釐計穀無輕合勺富歲積有餘凶歲補不足安有天地之產而不能養天地之人充此類文繡不飾則天下之布帛騰淫巧技奇不作則天下之歸農者衆故曰國奢教儉國儉教禮天地一氣之例范也萬物一氣之錢書也五行相錯而榮悴生萬化相軋而吉凶生總之一氣貫淡如響斯答如影斯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故以生

機感者生亦應之以殺機感者殺亦應之螻雀相
尋環草輒報孰知夫寧人之所以自安也孰知夫
慈物之所以自揀也人皆知顯酬顯罰而不知陰
酬陰罰則遷代變華門望齋或淪於兵燹而王公
將相或起於民萌其世所醞釀匪一朝夕也又非
笑顏聲音之故也人故莫能名焉德無幽顯期於
殫厥心善無大小期於充厥量本情性而為之者
機深矜名行而為之者機淺

以手援者用微以道援者濟博矜一手一足之惠而
被髮穿裳以從之物未及濟而道先喪矣夫手援

中論 卷一 三十四

未若道援之大也已援人未若人援之廣也以道
援人以人援天下其為手也萬矣其為濟不可勝
窮矣故堯舜不援唐虞援岳牧仲尼不援衰周援
七十二子

德性之知良知也聞見之知亦良知也性無內外心
亦無內外謂聞見之知為外者是謂心有內外也
意言象數入乎耳觸乎目感於心而知通焉知在
物所以知者心也故裁制萬事曰義辨析萬物曰
智告子嘗外義矣豈其智亦有外與
夫聖人之道廣矣大矣起於方寸而經緯乎乾坤發

自靈明而宰制乎萬物飲食言語生死晝夜其流
形廓廟賦血禮樂干戈其運布織細則蠕動天喬
各遂其生適其用洪鉅則三光岳瀆各效其靈資
其利洋洋乎浩浩乎吾不能名其譬之江河乎或
飲或烹或灌或濯惟人所挹故老氏挹之以復命
釋氏挹之以見性陰陽家挹之以言順忌縱橫家
挹之以言捭闔刑名家挹之以言輕重斷舍兵家
挹之以言奇正虛實醫家挹之以言氣脉藥餌卜筮
家挹之以言悔吝占凶博士家挹之以藻讀詞章法
術家挹之以富強天下彼皆得其偏未該其全見

中論 卷一 三十五

其內或遺其外掇其粗或失其精夫能合內外精
粗兼備而時出者其惟聖人乎是故道也者渾淪
磅礴不可得而執也執之則已涉象器矣不可得
而言也言之則已滯偏局矣易曰仁者見之謂之
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大道無名大聖無所成名
江河百折總歸潤下聖人順之而弗逆也戎狄非族
寧無陸梁聖人外之而弗內也故治水者溢則疏
闕則濟治夷者來則拒去不追溢弗能疏而隄防
以塞決漢氏之作備也亦能拒而金縢以講好
趙宋之釀爨也順水之遺棄水之利舟楫何所弗

至幽平以天王蒙難秦趙以小霸却胡夷夏盛衰
在人事經綸謂何耳故善計不滯一方善強國者
不裝故常

合天地萬物以成身者其人乎處天地萬物而各當
者其性乎家庭廊廟天秩叙矣禮樂干戈天命討
矣威儀動作帝衷寓矣耕稼陶漁物則著矣反身
而誠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也功與造化並身與
天地參云胡不樂強恕求仁致曲之事也仁則誠
誠則天

天下之道盡於易聖人之學盡於學易象盡意爻盡
中詮 卷一 三

情辭盡言變通盡利鼓舞盡神宇宙之運旋萬化
之紛錯人事之臧否得失靡不由乎此矣立本者
易簡趨時者屢遷神而明之盡性至命聖人也觀
而玩焉精義入神君子也執著策求掛揲以知吉
凶趨避衆庶也夫聖人洗心齋戒君子懼以終始
回而神者心之體乎方以知者事之則乎易以貢者
事有定則而應無常用乎故聖人存主踐履無非
易也以進德脩業以酬酢云爲以開物成務以裁
成輔相天地純然止乎至善無虧欠也確然依乎
中府無差謬也

一陰一陽互根不已者天地之德也一剛一柔時出
不窮者聖人之德也陽不能無陰剛不能無柔故
有中國則有夷狄有君子則有小人陽爲陰主剛
爲柔君故內君子而外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陰
之勝陽也柔之乘剛也私欲之蔽理也譏邪之害
正也奇夷之謀夏也是氣運之否泰人心之淳漓
世道之治亂所由繫也聖人懼焉中古之世善人
不善人半中國尊四夷未畔第調制內外俾各當
其處可矣故周易起乾終未濟文王之易也春秋
末古邪道長夷風日競幾於剝矣匪去邪曷以
存正匪攘夷曷以綏夏故禘卦起乾終夫孔子之
易也乾純陽也未濟一陽一陰各得其處也夫以
陽夾陰復歸之純陽也

中詮 卷一 三

惟天生物惟人最靈中國蠻貊皆人也麟鳳龜龍與
豺虎蛇蝎皆物也人居物中爲萬物宰聖智居人
之中爲萬民宰皆天也夫人性亦猶是焉性從心
生凡生於心者皆性也如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
於臭味安可謂非性故謂性卽心可也惡亦不可
謂非性也然究厥精微視聽食息自有天則父子
君臣各有極致故謂性卽理可也謂性善與堯舜

一可也天地之德曰生雖夷狄猛獸有時乎肆害而君師寵殺其為生者自若人之性至善雖氣偏物誘有時乎肆惡而舜則中乘其為善者自存故荀氏之言性惡也見其粗未識其精也楊氏之善惡混也執其粗並論其精也釋氏之無善無惡也厭其粗併去其精欲還歸太虛也執天樞以運羣象乘曜靈以照萬境當於性善求之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道也聖人極深研幾以通志成務人道也

中詮

卷一

五

事正邦寧壹聞和暢家道乃亨蘭金契洽業茂聲宏華夷安處解鼓息兵忠邪器使王路蕩平故事或激之以附亂道有順之以相成馬牛可伺以服乘鷄犬亦資其吠鳴使椎髻雕題可得而羈縻何必繫以長纆盜賊狙詐或奮身於功伐何必執小信而錮脩能

聖人因時以興萬事不執一事以御萬時夏而制葛不可以禦寒也冬而制裘不可以當暑也勢所必極理所必至聖人變而通之乃可以久封建既郡縣矣非山既阡陌矣選舉既科目矣濟郡縣之窮

其嚴責監司乎通阡陌之變其限民名田乎救科目之敵其先論行誼乎訟獄繁而刑戮舛故肉刑變而笞杖漢主之寬明也兵權擅而干戈授故藩鎮變用儲臣宋祖之英斷也

天潢盛而租賦日重民不勝敵矣租賦艱而祿養日訕宗室亦不勝敵矣馳出城之禁任四民之業親盡則絕弗予俸化裁不可緩乎或曰燕邸踐樞寧濠窺曲殿鑒不遠焉毋為戎首日炎劉不起布衣李趙曹馬不繇將相乎防之曷可勝防也銅之曷可勝銅也酌盈虛定經制安本支以安黔首惟時

中詮

卷一

五

變是適若朽索春水之稟視匹夫皆予勝也寧惟是二三宗室

濟大事者必順人情乎天下所共好與好之天下所共惡與惡之庶政之張弛人材之舉錯皆與天下為公而不以己私則天下服矣繼治者道同繼亂者道異自朝廷達於郡縣其揆一焉未有以亂易亂而能服人心者心之不服烏能箝天下口

民俗之奢也借儉則陋士習之和也靡直則激抹借之敵多陋抹陋以禮抹靡之敵多激抹激以中惡其陋而奢是尚惡其激而靡是求是猶懼江河之

不東欲揚波而助其瀾也世道安所底止

兩能則爭兩札則鳴兩合則成此予夢中語也寤而

覺有至理報書諸紳以戒福心

百里之中有堅城一區寇至民趨入保遠趨不過五
十里則度劉抄掠之患免矣五百里之中有銳卒
一旅寇至兵出援擊遠援不過二百五十里則攻
城拔邑之患免矣城所以爲守兵所以待敵遠偵
謀明分聚審幾而動身先自擾此固國衛民之善
策也守得戰乃堅戰得守乃逸戰守得食乃久若
聯民志化內如其尤要矣

中詮

卷一

早

朋友之責善匪徒以口舌勝也蓋反躬泮礪積誠感
乎者豫焉無諸已而求諸人耻也個真薄而口說
是勝欺也好而數以沽直不顧其安妄也故忠告
善道聖賢所貴不可則止一剛憤自愛者能之矣
夫臣於君亦然能爲諍友則可爲諍臣也

聽言之道與進言者異彼非良士也非名譽人也一
且語我以隨夷之行舜禹之德曰是忠愛我而以
賢聖望我也其人未必善無暇計也我無大過也
無警毀可指也一旦加我以莊跖之規幽厲桓靈
之喻曰是忠愛我而懼我或納於邪安知我不如

其言也其人之有惡無暇計也故江海以善下爲
百谷王聖人以廣茹爲萬善主攻玉以石石不美
於玉也鍛金以炭炭不精於金也礪亦以砥砥不
銛於亦也

以事練心萬感不搖其慮則心定矣以事練識萬變
不惑其鑿則識明矣以事練才萬應不窘其施則
才裕矣所貴乎人者謂其聰明睿智能代天工治
萬事也惟大聖人能心與天符機與神合大賢而
下必繇思習思之通也有敏遲習之得也有利鈍
蓋什一千百殊焉性所同也才所獨也禹益之平

中詮

卷一

早

成伊呂之征伐姬公之經制藉使臯夔傳召當之
未必能匹光儼盛也
穆穆言乎其深潛也翼翼言乎其齋戒也疊疊言乎
其常覺也勉勉言乎其常運也天命不已故四序
代行二曜久照聖心不已故倫物各盡綱紀常秩
大哉心乎聖人所以合性命而成變化也歛之一
掬而包括三才握之無形而出入千古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清虛上覆時象不奕謂天神乎調陽燮陰誰其尸之
重厚下載品物咸亨謂地神乎奠山翕河誰其宰

之有無不測殃祥惟降謂鬼神神乎惠吉逆凶誰其操之故人於天地稱三才心於乾坤稱三極其精力智慧誠足以參之也妙萬物者惟神極神妙者惟心極心之神者惟聖極聖之神者惟誠誠者心之本體天地鬼神之樞也誠無形而無不形誠無聲而無不聲至虛而實至變而貞渾淪無着純粹以精以其不可得而名故強名之曰誠

神者性之靈覺也誠者神之主宰也神變動馳騫感應萬端惟誠則萬神受職其思睿其視明其聽聰其貌恭言從其極至雨暘寒燠時百嘉邕遂四海

中論

卷一

聖

和平不誠則神明化為魍魅曰在曰僭曰豫曰急曰蒙其極至雨暘寒燠失序賢人隱閉寇賊暴興夫人之神與天地之神一氣也誠一理也故天人貞勝志氣交動

易有太極中之謂也陰陽無端剛柔無際仁義無迹寂焉其若虛混焉其若蒙湛焉其若洗自其四畔無着謂之中自其一理渾具謂之誠言中空寂者猶託似焉言誠則至空而至實寓也至寂而至變存也

君子之學莫先於定其心定其心在知所止心得所

止而後應物各得其止也以心之止應物以物之止處物於物無所加損吾心亦無加損故心一而已無寂感無內外無大小無常變將六師定九域歌雍舞勺以綏太平與督二三耕奴秉耒南畝一也爵賞在前刀鋸在後與疏水而終牖下一也心止則一一則可以貫萬不止則二則三其究以心化物至億億百端雖智慧能燭幾微敏捷足批紛糾視明覺自然者天淵矣故忘物之心乃可以御物御物之心祇足以喪心

周言主靜本知止乎程言主敬本戒懼乎白沙濂溪

中論

卷一

聖

之遺緒也良知性善之注腳也心一而已心一則性一性一則教一止則未發之中也中即性也孔曾思孟其言一也末學自分師門抗旌而立異擊建鼓而爭是非何其陋耶詩咏敬止書曰欽止惟敬則止惟敬則中惟敬則自見天性若以枯寂厭物之心而求靜以虛驕凌世之念而言良知其不為居簡而自恣任氣而滅理者幾希去聖教千里去天命萬里

君子之學其法天地乎戴圓履方適皇王極終古吾以一身為作對為主宰其中瑩乎緇塵弗能染也

魏乎萬物弗能干也其識趣宏以卓矣自家庭唯諾行寢影余以至辭受進退毀譽患難鉅細必謹惕乎執玉將墜也業業乎千均之弗勝也其操履謙以約矣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甲法地智也者君子之所實見也禮也者君子之所實履也

人皆求得於口耳吾獨求得於心人皆求得於奇僻吾獨求得於易簡凡求得奇僻者皆爲口耳計也誠欲自求於心則舍易簡何之焉中庸言致曲言明誠自慎獨極之無聲無臭至易而至神至簡而至妙吾方體驗省察之不暇何暇緒七十二藏摘

中詮

卷一

器

一二近似語以簧舌炫衆乎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也者自得於心不可以告人欲告人而難乎其爲言者也

金木水土之相尅也剛制柔也水火金之相尅柔制剛也水有質而無骨以土爲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木爲質然炎上趨下莫能易也金出於土而堅於土木植於土而堅次金然從革曲直無定形也柔者剛剛者柔乎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

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瑩祖孫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功君師相成之義也土之剛不若金柔不若木然火煨之而愈堅木漬之而益澤金木觸之而無損埃塊蓋剛柔之得中乎其體靜其質重不流不談不割不華而流者饑者割者華者於此乎稟氣於此乎歸根故有容者莫如土至壽者莫如土重靜爲君輕躁爲臣之義也

中詮

卷一

器

國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蓋損上罪輕於損下益上惡浮於損上聖賢爲萬世示戒至深切也今功令盜邊餉至二百金殺無赦於盜臣用重典矣乃秉均主計者位列公孤而悉搜海內庫藏以實內帑侈豐亨使聖人御宇宜何以加法乎

溝遂畝畝截然井畫古之制地能如是齊一乎則徐黍稻梁不當隨高下而播矣百畝二宅犁然井授古之制民能如是均乎則餘夫闕民不當有出於八家之外矣古今地勢無變遷古今人情不甚遠聖王所以經野授產亦因地之宜而不能強諸地也亦導民之利而不能無遺民也均之使不至

備擅限之使不能兼併則天下無苑財無窮人矣然獨斷於草昧之時易矯枉於承平之後難嗟乎漢唐宋之興未嘗無英辟奈何天斬王佐使帝王一體萬物之政遂湮沒不復行也

夫學學所以仕也夫仕仕所以學也教化刑罰錢穀甲兵一切簿書期會無非學者從簿書期會心無弗盡事無弗當則曰下學心無一不與性合事無一不與理合簿書期會即性命神化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不養交不要舉第盡吾心以默契上帝之心故曰知我其天

中論

卷一

聖六

君子之學必先信其心而後可以致用繕性滌欲能無疵乎禪躬砥行能為儀乎喜怒哀惡能勿乖乘彘乎人情物態能周知乎經常權變能合機乎裁成輔相能各得宜乎聖人命開仕開指其心曰吾斯之未能信是有志天德王道之全不以權謀功利自小其見也是遠慕唐虞三代之英不以富強禮樂自局其材也嗟乎今學仕滿天下吾安得若人與其談體用合一之學

汪子中論卷二 萬曆丁未戊申集 無聲無臭天載宰焉不睹不聞性

無着可謂之中自其太真無妄

二也可謂之一至粹無疵也可謂之善故曰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易有太極至善之原也何以謂性

無善也惟善故一真為主萬化自流曰無善故倫

物可空天地可幻彼見性者於知性莖葉分矣儒

者曷取焉

聖人之心純然天理安乎仁也其次則依仁而未能

純焉又次則理欲貞勝焉曰三月日月日至言乎

中論

卷二

一

分數多寡耳常惺常湛不違之謂也乍惺乍湛暫

至之謂也

所謂無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相攻功業名譽之牽

引而後為欲哉塵情祛矣而增一解脫心行業脩

矣而挾一鄙吝心功能著矣而動一滿假心皆欲

也惡物之心未離物制欲之心未離欲必如現出

雪消風止波恬乎無欲則仁仁則聖

秦漢以後儒者不識仁字至宋儒始究晰其義曰愛

曰覺曰天地萬物一體皆可言仁於仁體未能名

狀也乾元資始而資始不足以明乾坤元資生而

資生不足以名坤精言之其太極不貳乎大德曰
生已涉於用矣故仁不可名也名之曰仁謂一元
渾蓄萬彙於此乎苞孕就體用藏顯之間而強名
之也求仁者先求其真體而已惟純乎天運故廓
乎天覆惟纖欲不存故道濟萬物

天生物萬形分焉人有此已矣人受中萬理備焉禮
與已俱來矣齊莊純一帝之降乎威儀動作之則
民之秉乎克復云者治已以還其固有而已天下
民物共一陶冶也同一心性也一日克復則一已
之精神與天下相流貫天下亦與已相感通範圍

中詮

卷二

二

曲成悉在吾肺腑中矣故曰天下歸仁乃爲之由
已取諸已而至足也視聽言動盡已之感應矣非
禮則禁已自爲主宰焉去已本無還已本有此以
人道完天道也

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聖賢言人非一安見人心爲人
欲也脩已爲已正已反已聖賢言已非一何獨克
已爲私已也人心本來純是道心情動而物誘焉
於是無理欲交戰故曰危克之爲言治也義與脩
同而語覺深入耳訓克爲勝遂訓已爲私彼克明
克謹克長克君易又訓能乎可訓勝訓能易不可

訓治乎因其危也而以人心爲人欲因訓勝也而
以克已與由已分二已此訓詁相傳之誤也

曾之魯與魯也顏如愚非真愚也魯者從篤實日新
而入操脩密矣故以一貫詔焉如愚者從沉粹明
庸而入誠悟深矣故因問仁以克復語焉而其目
則在四勿試反觀於身有能黜視聽言動而爲已
乎其口與天下相酬酢視聽言動之用可勝窮乎
曾之唯唯其至一者也顏之請事其至不一者
也學者無虛言一

中詮

卷二

三

萬情之播接萬變之紛拏有不從心起滅者乎能止
能波能平能陂能爲聖能爲暴能與世能喪世能
使天地清寧能使日月昏翳故曰人心危也理欲
同行理少偏則爲欲欲得正則爲理性情互發性
不汨則測於情情少膠則失其性端倪判於毫芒
神妙起於聲臭故曰道心微也知微則危不能眩
養微則危不能奪微乎微乎是中之宅而和之宰
也非精無以研幾非一無以寧極精一而中得矣
一中得而萬化無非中萬世君師之道淵源於此
矣

所謂中人以上與中人以下非獨資稟高下亦其學

力有淺深也。親悟如賜性與天道，至晚年而後得聞，則可語上者，惟顏曾二子而猶各俟其學力之至。未嘗遽為強聒也。自中庸出而性命中和之奧，昭若日月，然其功在戒懼慎獨，惟開然自脩者，乃可入。孰知語上之不離於下也。孰知語下之可通於上也。聖人不輕語上者，懼人之近厭實踐而遠驚玄虛也。

近世儒者，標良知為宗旨。欲學者脫去聞見，反求其本心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既謂之良知，焉得心無善乎？意既有善惡，焉得知

中論

卷二

四

皆良乎？心無善惡，意有善惡，知善知惡者，又誰乎？知即心也。心即性也。惟性善，故能知善；性無惡，故能知惡。孟氏良知良能，正為性善，闢也。彼言良知本孟氏言心無善惡，似本釋氏二本而強為合其能無才盾乎？

天有明命，人稟之為神明之官，知起覺於物而未必能徧物，物受照於知而未必能盡知。如意念自知，邪正而凝滯偏頗之未化，如親長自知愛敬而庶豫，烝乂之難臻，如好惡自知當公而導利親賢之或蔽如是者，皆物皆秉彛中之故，物無一可解脫。

無一可遺棄者也。格致云者，因心以求全覺，非藉物而增本來。如必以心知為自足，格物為粧綴，是執空明內照者為心，而洞察倫物者非心，執鳥獸草木之為物而不悟身心意知之為物，其於知不多室哉。然則格致之補確乎曰窮理者窮吾心理物之理，非求在物之理也。眾物表裏精粗，數語雖非影響，而意未甚瑩，何敢為先賢諱，獨懼夫穿鑿之甚於影響也。明心者且窺於明德也。

中論

卷三

五

近世佛氏以頓漸二教分南北宗，而後儒論學亦若分頓漸然者，予不敢謂然也。萬象以極為宗，萬壑以海為宗。萬國以京師為宗，謂聖教而有二宗乎哉。極居中不動，眾星環拱，此精相攝也。江河之赴海，必逶迤千萬折，而後至藩郡之赴京師，必跋涉千百里，而後達學聖人者，未有不由階梯而能一蹴造也。聖門有漸教，無頓教，其自道曰下學而上達，漸為學而頓為教，無是理矣。

所謂誠致者，非必知之盡而後求誠也。隨其物之所觸而精察於知，隨其知之所至，即內檢於意，身無時不脩心，無時不正意，無時不誠，知無時不致，且格物之方，惟學問思辨當其格物而意若注之心。

若凝之謂有先後而無先後可也蓋學者方離蒙養而就大學故聖經詳析綱目使其易知易遵非若中庸直抉性命之精徑先戒懼而不言格致也一念初起善利攸判自覺自省天不容昧此聖學至切要也然必存養無間故能隨動隨覺若以放逸之習成昏昧之氣未有能自覺者是故君子養之宥密雖萬變輻轉天真自如已發猶然未發衆人特之以晝雖開居夢寐亦多紛擾因已發并喪未發夜氣方清真機來復爲人爲獸可悚焉懼矣人生稟命於天血氣之神靈爲心神靈之精粹爲性

中詮

卷二

六

性卽天之所以爲心心卽天之所以爲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夫養性者非養於寂寞恬愉之境也心不離身性不離行欲養性必以脩身爲實地矣顧身世遭遇無常凡可以撓吾心牴吾性者何限而生死其最大者也養性者必反躬實踐一日有此身則脩之一日一息有此身則脩之一息可壽可殀確乎不貳其念是能以心性自主宰形氣之所不能圖造物之所不能制也故曰立命夫人能獨超宇宙者推此身其受役於宇宙亦惟此身忘其身則超者常

伸有其身則役者爲累故能外生死以爲脩脩乃真也而後可昭事上帝而後不受制於命

謂讀書窮理可知性乎恐於性未融決也謂反觀冥悟可知性乎恐於性有疎闕也內外交致是謂盡心乃涵養則尤要焉當致知而無涵養則天光不新既知性而無涵養則天真不固知止者知性也知止之後繼以定靜安正言其涵養有據非馳騁非虛寂也解者曰心學相因之妙予弗敢知

人心之知從不慮而出者無假聞見從能慮而入者必由探索不慮之體得能慮而後克滿第慎思則

中詮

卷二

七

通過思則致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一致而百慮順虛明以照萬類謂之一致也用私智以鑿本真謂之撞墮也

或問孔顏樂處曰聖賢之樂非逍遙於物外亦非有欣戀於事中彼其功深積久自有適於性而暢於情者尋其樂不可得尋其所以致樂可也知聖人之發憤者知聖人之樂知顏氏之竭才者知顏氏之樂

夫寂然不動周流六虛者著德之圓神也感而遂通出入以度者卦德之方知也人心之妙動靜與易

為體讀易者皆能知之彼推釋而附於易何也釋
言空一切皆空言寂歸於寂誠所謂感通典常者
何在彼接易而為釋文飾又何也謂其空與聖人
之虛同典常既異虛者亦非吾虛謂其寂與聖人
之寂同感通既異寂者亦非吾寂按其精不過無
住心無着相以還於無有攬其粗則夷方鄙俚之
詞行貨煽誘之語為吾儒者方整冠肅襟蹈履於
名教倫常之內乃或措志西嚮而皈依敬信之恐
後其亦有故矣一日喜新說二曰樂恬志三曰微
福利經生舊業見謂無奇一竊制科乘如脫屣惟

中詮

卷二

八

冥搜法獲取其玄渺不可端倪之論乃足以驚愚
駭世故索隱行怪者驚之塵境外櫻紛紅塵定情
緣內擾滯而不化一旦投以清淨無碍之法奚啻
挹冷澗而沃中熱故厭琴好靜者游之愛生怖死
有物恒情洗輪迴無據之說而號於眾曰誦吾法
可脫離生死可消宿業而證功德故徇生倖福者
趨之有此三根遂成病癖自晉宋齊梁以迄唐宋
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大半汨沒其中無足怪
矣乃至於今而尊信愈甚始猶脩飾其餘唾棄淺
儒以所不知久且縱意誇張欲凌駕孔氏之上論

中詮

卷二

九

學脈曰得其骨髓者惟釋氏論造位曰時乘御天
者獨如來汲汲於招引皇皇於講求若欲世之學
聖人者皆歸於釋而誠敬存省之功俱指為義襲
日為支離嗚呼何好誕不經一至此也釋四聖之
微言闢三極之神化使天下知性命淵奧之旨悉
備於易無復借空寂於西方是在反經君子矣
楊子云大器若規矩準繩夫天下烏有不中規矩準
繩而可為器者哉管晏之治國孫吳之用兵蕭曹
杜房之相天下各時有得失其得者必程於古昔
協於機宜其失者反是故器有小大廣隘未有不
規矩準繩而能適用者也
一友誦欬器章畢予曰聰明睿知聖人不自知其智
也自視若愚而已勇力震世不自知其勇也自視
若怯而已功蓋天下不自知其功也知為天下勤
事而已富有四海不自知其富也知為天下宰財
而已若知其智而以愚守知其勇而以怯守知其
功知其富而以謙讓守此老氏雌雄之說中賢遠
損之術也非所以語聖人之心
文士之言曰晉以清言亡宋以經生弱無益於世一
耳夫身都將相而以神情瀟灑為高以揮塵飲醇

爲適神州陸沉責復奚追若宋諸賢謹持名義進
退以禮所願效於朝廷者皆聖帝明王之術宋故
未能用焉得爲罪乎今世紳衿之士間多談學而
出入禪釋者不少其爲清言乎其爲經生乎願審
擇而一於正毋自誤誤人而或誤及蒼生也

聖人以天地爲心故常欲以道易世欲易之則不得
不與之故與士大夫言忠節廉愛與後生言篤敬
忠信與耕夫野老言孝弟安分隨所與而有所易
盡其性以盡人性也有所與無所易和光之徒歟
弗能易遂弗能與守寂之徒歟

中詮

卷二

十

一人饑我饑之一人寒我寒之一人弗幸我愚之有
天下者常念此則君道盡矣爲守令監司至於公
卿常念此則臣職盡矣今之署吏考者必曰稱職
政舉雖隆民瘼未起吾不知其稱也

魯論戒寢尸內經患行尸人死斯惡之聖人亦惡之
也士君子居廡廟而澤不及民是曰尸位處山林
而德不加進是曰尸生形在而神已逝骨立而精
已亡豈惟人見之而惡反諸心亦當自惡矣猶且
怙權勢行留臆乎是謂尸橫猶且問田舍恣淫佚
乎是謂尸樂

自誠明謂之性誠卽性也知性者知此盡性者盡此
誠精故明合天地人物處之各當也誠神故應通
天地人物與我爲一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誠而已矣

仕宦者布衣疏食人以爲矯吾不知其解也仰事而
俯育夏葛而冬棉試計五六品之祿僅能供十口
之家等而上之至爲卿相未有能給百口者也將
必家統綺人貽笑乎非濫情於交際則染指於贖
錢是道義之所禁也律法之所繩也可察察懼矣
吾人日用飲食各滿其量而止既醉以醇醪既飽以

中詮

卷二

十一

肥鮮未有不滋毒者也今之居崇高享厚膳者盍
亦思其量矣上焉者果能調燮寅亮乎下焉者果
能激揚保釐乎德卑而位高功薄而享厚非人罰
也則有天譴有能進哽噎之祝獻賓筵之雅是藥
石而生我也當百拜受之乃僂警視之乎

乾乾不息合天地人物而爲性命根也曰如如不動
曰綿綿若存意亦近似第見寂而遺其感見虛而
遺其實彼皆冥悟立覺高世絕塵之士也惟所見
始差毫釐終於千里術道君子其安能無辨

乾乾不息者性之體也其於穆不已之真精乎在天

曰明命在人曰明德寂與感性所乘之境而非性之體也感不可言性寂亦不可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非仲尼之言仲尼之徒言之也然則未發之中非乎未發非寂也剛健中正乾乾者自在故曰中曰大本乾者天之道也性即天也

先天畫卦有象無言而天人性命之精涵矣執中垂統有言無贅而憲天理人之蘊具矣聖人無貴於言憂天下後世而有言之多道之濶也故典謨詩諄不足當義皇之一畫洙泗斷斷僅能注陶唐之一語

中詮

卷二

主

人情狗生託無生以忘之人情怖死託不死以避之人情畏禍福託地獄因果以悚之其為教亦欲救濁世也其究使善惡灰心而棄民務習怪而敗彝常信彌深大亂彌起聖人知生死之說而不言死知鬼神之情狀而不語神存心養性以完有生母問死可也以昭事上帝母問地獄可也楊為我非故自利也彼見以為人各一我我得其我而道盡矣烏知我不能離人也墨兼愛非故市恩也彼見以為天下一身愛徧天下而道盡矣烏知身為天下本也釋之見性非故談空也彼見以為

萬物皆幻一性獨真吾見性而道盡矣烏知性不能離倫物也楊墨任心而不求諸性釋氏求性而併稿其心總之昭曠未徹擇中不審其為偏私賊道一耳是以聖人首執中而貴精一

楊未嘗無君究其弊則無君墨未嘗無父究其弊則無父於陵仲子義讓千乘聲動齊國猶直斥之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今有明棄君臣離父子以求清淨寂滅者而孔氏之徒乃羣然舍所學以尊信之甚且舉家齋素宗廟廢犧牲之祀庭闈去甘旨之供兄弟婚姻絕往來之好徒欲守清淨

中詮

卷二

主

以見心性以徵福利是梁武智於湯武蕭禹張商英輩賢於孟軻也木好怪而反得癡語超悟而實大迷可惕然省已性不能離物而為性萬物各備於我性之實體也物非能離性而為物物則出於秉彝物之真原也窮理者非窮在物之理窮吾所御物之理而已格物者非格在物之物格吾所自備之物而已能知備物之我與備我之物渾合而不二也精粹而無疵也是謂知至知止是謂知性知天知止云者窮理之至真見明德之體純然天理湛然

無欲德必止是而後爲至善也德之在心以寧靜而凝以紛擾而昏能靜安者其不睹不聞之境乎能慮者其研幾天人之際乎意從此誠心從此正內聖外王總歸於天理之極故曰得止

一友問忠恕可當一貫乎曰道一而已粗言之則因心應物精詣之則從心不踰淺求之則平情順施深造之則絜矩平治有精粗深淺者心思之微與未微學力之至與未至也無精粗深淺者漸微而同歸於微漸至而同歸於至也故孝弟忠恕皆庸行也充孝弟之極太和彌宇宙虞廷樂作而風儀

中詮

卷二

十四

矣充忠恕之極至誠贊化育孔聖文成而麟至矣人之生也至一者心性具足天實命之至不一者氣數盈虧亦天實命之知其至一者而力脩焉委其不一者而順受焉謂之知命具足者於我克完盈虧者亦惟我旋轉謂之立命命何以能旋轉也孔孟厄於遇而亨於道顏冉短於年而長於德窮通壽夭烏能限之故立命者自立之謂也自立者不受損於人不受制於天

唐以詞賦羅士漢以訓詁通顯今之爲舉業也格高於詞賦義精於訓詁炳蔚乎其文矣一登巍第棄

若敝帚向所爲沉思苦索竭半生精力而得之者皆無用物也曷不就其文而蹠其實體之身心措之行事達之辭受進退柄用則三代之英也卷懷則洙泗之徒也胡爲乎喪本心而役塵俗前虛半生精力後負半生遭逢迨至老死所得者何在哉悔心萌焉當不瞑目矣

吾鄉有年少篤信佛者得羸疾彌月度弗能起則屬其家人先爲削髮併製僧服以歛曰吾將往生西方淨樂園也邑人士無不笑其愚者噫彼年少誠恐不有鉅儒名俊簧鼓其說者乎聖帝明王之宇

中詮

卷二

十五

禮樂冠裳之區東夷西戎有跋踵內嚮而不得者舍此弗樂欲別求淨乎佛本託言色相愚夫遂結妄想不謂儒俊下同愚夫也

或謂韓子贈浮屠氏曰其中泊然無所起其於世淡然無所求允若茲則顏氏之境界也又詆佛者何居曰淡然泊然者心無罣礙之謂也祇可言佛未可以語顏子顏子之學聖人之學也發憤者何竭才者何其精神志慮有所專注靡須臾可間焉是故疏水非困陋巷非憂不知其爲困與憂也適與淡然泊然者境相似也得其境不得其心山林枯

寂之士豈少於世乎哉

或問上帝所居有瓊宮玉闕果然乎曰蒼蒼上浮者天也二曜代旋五氣流布若默有主宰者焉故謂之帝曰上帝鑒觀曰克配上帝皆自其主宰者想像而稱之也帝必有居處焉有侍從焉有儀衛焉有臣庶焉引而伸之不可勝紀矣因意得象因象得名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非有

或問替賍殺人臯陶執法不已刻乎舜不禁法竊負逃法不已迂乎曰孟氏之論見天下不可一日無法尤不可一日無親兩兼重而兩自伸也若以事

中論

卷二

七

甲論之舜以天下養必尊處深宮備具臣從何至有殺人事即有之亦下罪躬之詔刑其侍從而止何至棄天下而逃棄天下易掩竊負難知而縱之逃而舍之是罪人終侍免徒令天下失聖主也臯陶於是乎窮矣

一友問四勿制諸心乎制諸視聽言動乎曰知其非禮者心也知其非而禁之者心也視無形聽無聲信不言敬不動君子之齋明其心有無體之禮焉故隨所感觸有非禮即覺覺即不設於身體也勿之主宰在心勿之應迹在外內外交脩形神俱徹

斯之謂復禮

天下有色莊而不由中者未有誠中而不著外者燕居狎處而有媒情不敬之容廣衆劇談而有浮游不敬之氣皆此中涵養不密也密則無是患矣故威儀不足以肅觀言辭不足以孚聽君子恥之非恥其外之疎也恥其中之不密而宣諸外也聞然而若晦瑩然而內惺者君子之學也惟外常晦故內常惺神凝於寧一志專於深造馴至德日新業富有惺之極也惺之極者晦之極也其外曄曄其中有存焉者寡矣

中論

卷二

七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新則日蔽未有常立於不新不蔽之間者也故涵養欲其日深刮磨欲其日淨講習欲其日勤敦行欲其日勵日知過日能改過日見善日能遷善此進德修業之實功聖人所為惜寸陰也徒曰吾一日妙悟更無可用心日儉氣日惰終日不知一過過日積矣終日不聞一善善日損矣俊游若是日月幾何遂書之以為日箴或問釋言山河大地皆吾心妙明中物似非一於無者曰此正是無中虛境而未觀性中實理也聖人仰觀俯察山川流峙即心之動止寒暑往來即心

之慘舒釋固彷彿見之然而效法則有象矣經緯則有章矣調變則有軌矣合天地以成性必配天地以成能妙明中體用寧有一毫虧欠滲漏哉徒曰妙明中物而彌綸參贊闕焉無有此物與此性止相觸而不相一本相合而不相成也謂之見性可乎

柳宗元曰古之急生人者莫過於伊尹夫皇皇四方席不煖突不黔者何為寧獨尹哉舉世莫宗周公夢絕猶且勤刪述精筆削以開來世其於急生人無已時也第信鼎俎之誣曰大人欲速其功則宗

中詮

卷二

六

元藉口先聖以蓋其黨權之失耳夫使黨權而可濟世聖人無阨窮日矣

人惟一心心惟一敬事有大小有常變此常惺常覺之心無瞬息可間有間則離道矣子夏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當其不踰者何心當其出入者又何心毋乃紛華靡麗之念竟未能絕乎然則西河教授亦直以文學鳴爾而使人疑於夫子何也

佛氏之教以淨三業修三昧為入門以離生滅脫輪迴為究竟此西夷中一種世外法耳其周游循乞說法聳眾正與齊梁時相類然君臣上下未嘗盡

從其教也假令盡從其教皆淨體誰為生育皆托鉢誰為耕稼西方之人類漸滅久矣嘗試取長生

說與佛並觀一鍊氣化神鍊神還虛一攝心歸性攝性常住總之為谷神不死一語道家謂老子出關西遊于闐諸國化弟子成佛理或然也夫其割愛于天性所見雖微已非吾仁義禮智之性斷塵於出家所覺雖滿何裨於天下國家而中國儒者乃傾心崇信至併老氏與吾儒列而為三或陰徇其說與聖教混而為一在五代晦蝕之時猶可言也當聖世教學大明而有此謬述甚矣然則人其

中詮

卷二

九

人火其書可乎曰彼自為出世一法於聖學若駢枝然閒曠之士資其淨以恬心強戾之夫資其慈以易惡鯨寡孤獨廢疾者資以有養雖勿去可也故今之與佛辯者非辯純佛也辯夫中國之引佛而混儒者也

君子常見已過不見人之過故終能改過常人惟見人過不見已之過故終於有過君子之心常存存則內斂故其省已也精以密聞人謗已則曰是必吾有遺議不然則素行不足以取信也聞人譽已則曰吾何修誤被此名倘過情反以階辱也或告

之有過曰何幸而藥石我久不聞過曰豈吾以滿
假外拒而仁賢遂忘我蓋終日凜凜焉如集木如
履冰德安得不進常人放其心而不存也忽其身
而不知省也聞謗則悻然以怒聞譽則翹然自喜
或告之過則中慚沮而外為蓋藏如是而欲德之
修難矣是故厚責已薄責人者無暇於為人也厚
責人薄責已者無心於為已也此損益聖狂之所
繇判也

夫是非之淆久矣是者以非為非非者以是為非是
中未必無非非中未必無是惟真是之是無非真

中詮

卷二

三

非之非無是所謂真是者真與是交至之謂也天
下有真而不是者若季札諫吳仲由殉衛之類有
是而不真者若鄭伯存許晉侯朝王之類真必求
其是是必求諸真然後可言真是故君子以立誠
為體以精義為用物情紛糾事變百出非洞析於
毫芒難任心而獨斷故曰精義入神義有制而神
無方

江海不自有其深故萬派匯焉聖人不自有其大故
萬善萃焉智士以榮榮自負則其見狹矣節士以
皎皎自標則其植薄矣惠士以煦煦自滿則其施

淺矣故外其身於天下者乃可以任天下虛其心
於萬品者乃可以材萬品矜一曲之行挾一官之
能一旦高據衡軸遂欲坐服天下之豪傑符忠諫
之口而莫敢誰何吁此聖人所為嗟斗筭也吐哺
握髮者何人可清夜思矣

天命之性惘然常覺曰天神天明純然至善曰天精
天粹益上帝賦畀時二氣之冲和五行之靈秀人
獨得之羣物莫能並焉其最和最秀者又惟聖人
得之庸衆莫能及焉故人與物之生皆可言性而
其類殊其性亦殊聖人與人之生本同一性而於

中詮

卷二

三

性獨完則於類首出自大賢而下未有不由學以
復此性者也所學惟何惘然者或少昏焉復其常
覺而已純然者或少襍焉復其至善而已

當官之士以寬厚為弘度而吞舟之或漏也以擊斷
為風戾而雉羅之或誤也漏者不能懲惡誤者適
以長惡而且令良善含冤故誤之害尤甚於漏皇
華之詩曰周爰咨諏繼之曰咨謀咨詢咨度蓋民
情事變耳目難周勢不得不咨於人既咨矣而單
詞或闕於全察一曲或蔽於通方自非虛中參伍
悉刑賞因革之議未必能悉當也常見當道咨一

事於賢者而賢者先惑於浸潤也先蔽於膚受也當道深信而力持之其貽禍不淺故曰誤之害尤甚於漏

士君子策名熙朝蒙主知登要軸可謂不世遭逢矣一念齋明澤被寰宇一日矜修光流奕世其不然者上愧吾君中愧吾身下愧蒼生望時不可不惜也幾不可不慎也雖然仕奚必要軸桐鄉令可媲甘棠也上元簿可方單父也又奚必紆紳區夫發憤可素王也鄉人可浴哲也時不可不惜幾不可不慎凡具五官而爲人者當惕然矣

中詮

卷二

三

試觀地之生物春布稻夏布菽粟秋布黍稷冬布麥方見其萌倏見其苗方見其秀倏見其實莫信於大造靡一時爽焉莫勤於化工靡一日曠焉夫入也含天之氣食土之毛而宴安之是懷塵俗之是競學問不加進也行業不加修也如負此七尺何四德以爲四時六行以爲六穀方萌而卽培旣秀而必實庶幾自強不息之義乎蓋予日夕田間感耕稼而不勝內悚也百工之事曰工凡有事於朝廷有事於田野者皆工也書曰惟時亮天工曰無曠天工係工於天明其

爲天經營助天興作也故凡任一官效一職微而抱關擊柝無一日可曠其事者夫德行道業亦士人之天工也是天之所命以盡己性而盡人物者也一日曠官君罰之一日曠學天得無厭之乎

仕優則學學優則仕此分學與仕爲兩也此以誦讀爲學以簿書朝裁爲仕也虞廷命官分職無非事者然君曰欽哉臣曰儆戒何事非學乎爲誦讀之學則經世理人成具方策爲德性之學則誠意正心自妙經綸合性命誦讀而爲學者誦讀學也簿書亦學也有時誦讀未交簿書未涉亦學也無一

中詮

卷二

三

時非學無一念非學謂學以學所仕仕以行所學者猶未免爲兩也乾道之稱大謂其能大生也坤道之稱廣謂其能廣生也戴乾履坤而稱人者可自小白狹乎以太極爲一本以億兆爲同氣蠻夷戎狄皆吾同室鳥獸草木皆吾並生一民不安若闕吾疾疢一物未遂亦惻然不忍故覆載之功欲自我而參贊也唐虞之澤飲自我而再造也仲尼志在東周與伊尹任同時無一德之主遂歸老耄述易之見龍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仲尼所自謂也然天下已文明

矣

帝降有真明人心有真覺物至而知起知者吾知其為知不知者知其為不知此知不緣聞見不假探索是謂真知不以精明而有不以昏昧而亡是謂常知從其真知常知者擴而充焉至於無不知是謂聖神之知然則聖人何以有不知曰知其所可知不知其所不必知是謂中庸之知惟中庸故聖真君子與真小人易辨也有介乎真偽之間者以為小人乎則依托名節有時而類君子以為君子乎則閃爍權利有時而類小人所謂大道委蛇耶與

中論

卷二

言

時屈伸耶機有可逢亟附之以取高位勢有必反先背之以徵後名迨乎末路幸其所附者之瓦全也則身無恙幸其所背者之冰消也則身益顯一不幸而所背者先退則其言不中所附者速敗則其名並汙噫此皆以窺矚竊天功竟無如命何也吾見其人矣吾睹其心矣

唐虞之世鴻荒始闢然曰文思文明曰文德文教則文治罔昭融矣蓋經天緯地敷教明刑修六府和三事聖人之所謂文也三代遞興不過損益而潤色之至周乃大備耳非夏商以前純用忠質而周

人純用文也曰尚非聖人意也曰野曰愚曰利巧民情自淳而漸漓是聖人之所欲挽而還諸樸也彼所謂妙明回覺者離塵想意識而為言者也吾所謂神明聖智者涵四德萬善而具足者也妙明之極至於照徹山河超脫輪切然其境虛其為教在色象之外神明之極至於彌綸天地阜成萬類其境實其為教在倫物之中夫古今上下人惟一性神明與妙明豈有二哉第抱其妙明以出世則私而隘順其神明以經世則公而大故毫釐之差無待於棄絕倫物當獨抱妙明時而偏全大小之不

中論

卷二

言

同量已千里矣

聖人緣性命以修教念則聖罔念則狂得則治不得則亂天以清地以寧生以順歿以安此三極大中之矩千聖弗能易鬼神弗能違也釋氏空其性亦空其教功效無可見而託之寂滅不滅又託之因果報應又託之所禱懺釋其說杳冥而近鬼能使王公士庶貪怖而競趨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若逆知後世有以生死鬼神之說惑眾者而以二語預覺其迷也

一友問某久志於學苦不得其門而入敢請曰子所

謂不得其門者曾念茲在茲乎抑乍萌乍輟乎聖
經賢傳披卷皆格言三百三千舉步皆實踐誠念
茲在茲子其升堂久矣於入門何有故學者有真
念則自有真師如見羹墻如臨師保志之一精之
極也

荀卿言師前王不若師後王謂時變相近而易遵也
夫法者古今異宜故可取其近若道原於天性萬
世如一非若法有新敝也天以授之義堯義堯授
之舜禹舜禹湯文遞授之至周公孔子其精微載
在六經炳如日月由而化焉則聖修而守焉則賢

中詮

卷二

五

曾思孟軻得其宗於聖亞矣周程張朱探其緒於
賢優矣其他升堂躋奧不可謂無人顧或任心養
寂或借徑標奇非滯焉而未化則流焉而失中延
及末學襲成口吻展轉詖淫則皆好師後儒而不
師前聖之過也有豪傑者出必將超越千古以義
文周孔爲師身服六經之繩墨心會數聖之精神
宋儒而下醇乎醇者采焉其繁詞詖說則姑舍是
庶幾孔孟之後復有崛起而任聞知者中天砥柱
其在茲乎不然而沉溺於新說之競浸淫於西睡
之遺雖自謂玄解其於先聖官墻猶望洋也

凡言悟而探索於窈冥者非真悟也如其真悟必顯
暢於德行矣凡言修而依倣於迹象者非真修也
如其真修必究徹於性命矣故達之家國天下而
思義政教各得其理者悟之至也反之幽獨方寸
而天地鬼神可默相對者修之至也悟之至宇宙
一身修之至天人同體有能見其一不見其二者
吾以爲顏曾之徒也

不能立而倚者倚於中之外也中立而有倚倚於中
之內也凡名理所是以前有意特之則成障事變無
常以先入主之則成滯非有精明之卓識有堅忍

中詮

卷二

五

之大力者孰能化適莫而裁於正融信果而克其
偏乎蓋執中非執一能立亦能權是謂君子之強
墨之兼愛施於親始孟子猶惡其二本矧不愛其親
而愛衆生不敬其先靈而敬諸神鬼彼何人哉而
以爲通於性命之與吾弗知之矣試觀如來設教
不過以寂覺脫離生滅達磨西來亦惟是以彼清
淨助化氛垢未嘗敢高談性命以與吾聖人之道
抗衡其輔翼而誇詡之與吾道抗則小儒好異者
之爲也家有庭闈之親國有冠履之義而廢義滅
親之教是崇是信在齊民且不宜爾而况誦法乳

氏者耶身膺箴綬者耶

六經聖心之精蘊天地之樞紐乎經作於聖心非獨聖心有也亦先得我心焉耳博觀於經即心即聖反觀於心有聖有經如讀易而得心之變化讀書而得心之經綸皆因經證心非藉經而生心也尚綱刺淫潛伏憂亂觸類見心乃足以發明聖學古人體驗真切如此故經一也以精相視之則精相也以神妙求之則神妙也有能誦詩讀書而自得其心忠孝羣怨具矣虞夏商周若一堂接矣謂窮經為支離者人自支離於經何預

中論

卷二

天

人之高可畧測也六合之廣可尋丈度也皇帝王霸可屈指數也莊生任其曠誕遂舉而齊之曰泰山秋毫等大耳彭殤等壽耳絕去聖智逍遙於自然而可矣其言似然實非然也山林獨善之士可借以自抗而不可以涉世可引以自恬而不可以御物使天下學士大夫而滿其說勢必縱情滅性棄軌裂維清談之禍不旋踵至矣將無同一語憂世者宜亟防哉

或問地獄有諸曰上帝至尊至神也至明至公也死者而有靈周公仲尼必在帝左右顏閔曾孟諸人

必不對簿於酆都之庭子憂不為顏孟耳胡為而有是問哉且人生而氣聚死則氣散清明者從天濁暗者從地皆氣之自為也子姑務齊明其心峻潔其行以與天合不然而自淪於暗濁焉其孰能脫之

或問佛言了生死聖人不言何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亦嘗言之盡性踐形全受而全歸生既無泰死復奚慮晝夜相代也寒暑相禪也聖人達觀於生死之際亦若故常耳佛氏貪生畏死欲以覺性不滅而脫離之有計較生死之心則不能超生

中論

卷二

素

死有微求福利之心則不能得福利智者當自辨之

大庭赫胥之世君標枝民野鹿故無為而化可行也唐虞而後兢業其心熙亮其政禮樂法度以攝之忠孝廉節以維之倘懼其不能長治漢初天下始脫湯火其民惟休息無事為幸漢文偶用之而致寧一則其時使然非盡黃老之效也且夫五千言者果純於道而粹於德乎彼其間世久觀變熟守柔守雌直將嬰孩一世而自處於不盈不虧之地曰絕智故智乃彌深故取子張翁縱橫之作備也

芻狗民物慘覈之發機也曰猶龍必非仲尼語其徒假仲尼以爲尊也

鳳鳥之來或聖世所間有也若河圖亘古一出安能再出聖人胡歎及此哉蓋歎易也韋編既絕翼繫既成聖人之心恍然與羲文遇而承其咳唾故感而且喜若曰鳳至而文象作圖出而義書彰是天啓斯文之秘使吾得繼二聖而闡其緒也爾令天愛道地愛寶則易不可見吾何以窺乾坤之蘊而洗心於藏密哉吾何以發象爻之用而吉凶與民同哉吾已矣夫者幸其得與於斯文而不遂已

中詮

卷二

三

也

天下大器也以天下爲任至重矣以仁爲任視天下孰重耶任天下取必於勢任仁取必於心任天下期於博濟羣生任仁期於兼融萬善一民未被任天下者恥焉一私未淨任仁者愧焉惟真能任仁斯真能任天下見龍者仁之見也潛龍者仁之潛也惟仁而後可稱龍德

聖人之教有上下而無頓漸其頓其漸則學者之自爲也吾欲頓誰能緩之吾欲漸誰能速之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之自爲頓

非聖人所能啓也聖人始誘以博約繼進以克復語上語下漸則有之未見其爲頓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明之至勇之極也顏子何以能然其在深潛如思乎精華外誦神明內斂惟常斂故常覺惟常覺故常勇後世學者志昏於紛擾力怠於優游乍明乍暗一暴一寒是以終身言學竟頽靡無成也可哀也已

大學以盡性成身非爲名也名不可慕亦不可避有意慕之則必有矯飾而自炫者有意避之則必有畏縮而自餒者其究爲溝洫盈爲半途廢皆不誠

中詮

卷二

三

故也惟篤實君子操修獨反其真名譽不關其念吾知盡吾性成吾身而已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名至懼過情也吾以內省名不至懼無實也吾以內省

子嘗謂士有出世之心有經世之才又有玩世之量乃可以有爲於天下由今觀之生斯世守斯道朝野家邦肫肫其相與也何敢言出眾寡大小凜凜其相接也何敢言玩出則有曠然獨高矣玩則有混然苟合矣心與迹判道與時汗毋乃不祥人乎故世不可出淡於染焉可也世不可玩和而正焉

可也且治亂窮通莫之為而為吾安能必有為也造化之運陰與陽而已王者之權賞與罰而已民心之公是與非而已陰陽不忒則四時序賞罰不愆則萬職理是非不淆則羣情定宇宙所以長安國家所以長治無出此矣盛世賞罰與是非合中世賞罰間與是非左末世并與是非自相為左或自相為比忠者所是佞者所非正者所是邪者所非上之所是下不敢非貴之所是賤不敢非相左者競相比者蔽於是賞罰倒施而禍亂隨之是以聖王設鞅懸鐸明目達聰虛中以明鑒而浮誕不能

中論

卷二

三

惑也

仕則為簪組之臣不仕為耕稼之臣分自無逃義亦無廢聖人皇皇得君以天民在我不敢私一身而外天下也故世治則匡泰保豐世亂則扶屯濟蹇斯之謂代天工然則君子無有隱乎曰天地閉敢不括囊唐虞聖吾可洗耳度其時度其道焉而已矣

人臣進諫於君必積誠以感之婉切而達之母翹君過母暴已直幸而聽曰主之聖也臣何能為不聽則齋心而補牘兢兢精白可對蒼穹乃可乎紫闕

即終不聽而譴斥隨之終身不敢有怨言蓋予讀幾諫章而知子之事親其懇惻婉至無所解於心也諍子諍臣道一而已故曰孝者所以事君後世論諫曰機智勇辨以濟其忠夫人臣不務積誠而任術以冀君之聽匪欺則要君子無取焉矣然則左師用愛四皓弼儲非乎曰此迎機而婉導正誠心懇惻之所為也遇巷納牖聖人固言之非若曉曉唇舌以求事可以為名高也求事可為曰守職為名高不忍言矣

中論

卷二

三

易有大極至善之凝蓄萬性之一原也太極不能不分為陰陽性不能不發為心知象立而剛柔見矣知起而純樸參矣其真原固未嘗襍也安有不善然則物之性與人同乎曰氣類偏則靈蠢通塞異耳其真原未嘗不具毋論麟鳳鳩虞彼匹居者羣長者將雛者返哺者憫胎者皆善之偏呈也然則虎狼何如其類聚其愛子其感義亦何嘗不善人獨惡其殺生物而食耳生人之初皆茹毛飲血至稻梁充牣猶擊肥烹鮮不止何獨以殺生物謂虎狼惡也

凡從心生者皆謂之性凡從天降者皆謂之命故聲

色臭味皆性也而聲色臭味中有秩然中則者乃為真性窮通智愚皆命也而窮通智愚中有純然作宰者乃為真命自生人能言以來則有性命二字顧言各有所指耳如人受天地之中與莫為莫致之類皆可言命而所以為命異也

天生萬民五官同百體同也或智而聖或蠢而愚或德配神明或質侔草木何厥初形神之一而後乃懸絕也試蚤夜思之必有赧然內耻悚然中惕者矣耻斯憤憤斯激激斯勉惕斯慮慮斯明明斯勇其於志若或鼓之其於學若或翼之矣凡志之靡

中詮

卷二

蓋

而不立學之情而不振也皆起於不思其思惟何思天之與我者本與聖同與天同吾不敢獨負天而遠聖也

廟堂無公是斯天下有清議或在庶僚或在草莽然非盛世事矣故在下者不願有清議之名在上者不可無畏清議之念議而防之不如疏之是則與天下同好非則與天下同惡利則與天下同趨害則與天下同避何人我貴賤之有焉此非虛心問學資與道合者不能幾也

士君子以清議維世亦度其言尚可進時尚可挽耳

危不入亂不居敢復以言賈禍乎坤之六四陰進而盛其繇括囊夫使君子不得已而括囊而于野之戰玄黃之慘至矣漢唐季世下不審括囊之占而務以口舌勝上不戒玄黃之漸而務箝天下口故身與國為殉國與士偕亡也悲夫

自古馭戎惟戰守和三策貢市者和之美號乎其義正其體尊漢唐所不能望也備而不弛制而不縱可為數世之利外縱而內弛異日憂力大耳搗巢者戰之說功乎暮夜為寇行劫殺於境外旦日擁眾來問無敢變方以應所劫殺首虜纒數十而焚

中詮

卷二

蓋

掠室廬以數百計驅丁壯男婦出塞以數千計此漢唐所不屑為也修築者守之虛名乎策疲散之卒從事土石無寧日甲朽戈鈍誰與乘障虜塚塔而入如履平地耳夫中國兵力之弱無若今日胡運之衰亦無若今日兩強足以相敵兩弱足以相安有如虜盛而鴛鴦橫行如也先俺答時不識邊計安出也故選將練兵彌戈蓄馬不可不預圖也緣邊諸郡邑脩城時樹教民習騎射作勇敢不可不預講也未雨徹桑時哉勿失

古人之慎言非一端矣知之未至則慎行之惟艱則

慎道不同則慎色未投則慎時當諱則慎幾欲密則慎君子於其言無頃刻而可忽也予於三緘見古人百鍊之心焉心以鍊而愈小行以鍊而愈純量以鍊而愈弘業以鍊而愈廣寧獨於言而已古之君子恥言浮於行寧行有餘而言不足也恥文浮於質寧質有餘而文不足也耻名浮於實寧實有餘而名不足也恥祿浮於功寧功有餘而祿不足也是以葆光於闇含柔於樸雖助烈震世自視歆然雖岩林終老自處泰然矣

中論

卷二

美

爭者邪正而是非邪正未易明也青苗顧役驟行之則見其擾善用之未必非利用法而不得善法之人使天下譖然稱不便又併其議不便者而仇損之禁錮之其何以解於天下故金陵之黨日甲而元祐諸賢愈重洛蜀之相攻也本以浮薄與繩檢競其失在蜀顧道義自命而屈伸勝負之感未能忘情洛亦未全得也夫自古所謂小人者其初豈必皆險賊無良頑鈍無耻哉蓋亦有矯矯自好者焉迨私見一起轉滯轉迷始被以不韙之名勃然不受而終竟蹈其實噫可畏也已

君子所以取信於天下者在自信其心信心必先信於身而後家國天下可得而信也有人曰吾心常湛寂矣靈瑩矣宜諸口動諸身能無縱逸乎誰沮粗鄙能盡除乎百體酬酢能悉歸繩約乎心之所許未信於其身則徵之家庭房閨不信可知也徵之鄉黨朋友不信可知也而况其遠者乎秉剛心祛俗習致禮治躬君子宜兢惕焉毋徒曰信心已也

中論

卷二

三

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始於一殺終於滔天其積漸致然也故流俗之所安吾姑安之流俗之所憚吾亦憚之其人未有能振振者是以君子日夕懷憂曰我未免於鄉人乎為鄉人不已將歸於小人故取予嚴於一介善利謹於幽獨守道蹈義當生死而不易也

樂天知命聖也愛道不憂貧君子也未見此道而亟求見焉若饑寒迫膚不能自存也既見亟求得焉若饑遇稻粱寒遇布絮惟恐得之不蚤也至身外貧窶雖饑且寒若浮雲飄風曾不以干其念彼視道為重身為輕視道之得失雖窮通生死不與易曰窮通生死有命也草瓢陋巷回庶幾樂天知命

之境乎屢空正見其深於道謂近道又能安貧似
二之也賜亦先貧矣不受命而事貨殖則世味混
道心淺矣然穎悟次回其於道以億想推測而多
有合焉藉令不混於世味其進於回何難哉若云
料事多中則武仲之智而已奚以與回並論也夫
回賜之別不在知二知十志專而力勇則爲回志
分而力緩則爲賜專與分緩與勇在乎安貧與不
安貧而已以賜屢中非不知貧富有命但不能降
心以受耳學聖人者宜於屢空日三復焉惟受命
而後可語立命

中詮

卷二

美

農美於芬華舍南畝趨姦利矣賈競於豪侈走死地
如鶩矣士急於顯榮鑽穴隙弗羞矣舉天下熙熙
攘攘能受命者誰乎無論流俗卽志士才人玄論
高時臨利害而易飾當要軸而變寒者有焉鳳鳴
鳴也蘭芽化也百鍊之剛爲繞指柔也皆不受命
故也惟不受命而違心拂性之行濡忍弗能絕此
聖賢豪傑所以罕見於世也

夫阮窮外迫則怨尤中起雖緼袍不耻之賢猶慍色
於陳蔡故聖人以知德進焉知德者非苟知之而
已識達於天載機深於養定俯仰天人覺兩儀同

體于聖合符矣故衣褐而藐王公羹藜而薄晉楚
雖生死利害變於前寧足動其中乎聖人樂天不
憂知天者至也學者弗講於性天之奧而能抑畔
援以安恬寂難矣

聖人曰富貴不可求也沒世無稱君子疾焉豈惟富
貴哉巖穴之士欲潔志砥行以見於世名譽之顯
晦亦有分矣逸民七朱張無考晨門荷蕢不知誰
氏自古賢人早棲巖處名不出里巷貞夫烈婦值
衰季沉淪草野者曷可勝原哉秉藜好德者性也
禮義廉恥者行也性不爲名有行不爲名脩蘭生

中詮

卷二

美

幽谷無人自芳松柏長於深崖歷千歲匠石弗過
寧易其歲寒節也
賜之貨殖非必徵逐貴賤仰取俛拾如陶白之爲也
彼自負明達之材謂仁人博濟民物聊試於家以
見奇耳一聞聖人之教當幡然止矣回之屢空猶
有箠瓢可給陋巷可居也使併箠瓢無之其能以
窮餓終乎委吏乘田可仕也耕稼版築非其力不
食也安見夫不受命也

敏士以三物取士曰賓興法莫善於周矣兩漢之選
舉古意猶僅存焉唐宋而後獨以科目爲招以文

詞為的間有微辟亦嘗得俊傑何至今遂寥寂也且夫蓬首跣足露索而後入試上賤士士亦自賤始進既賤後安能自貴故有志之士未嘗不抱耻顧非是無繇自進耳然則如何而可曰先以德舉而明庠端方之士崇矣次以行舉而孝弟恭讓之士收矣然後萃拔其文藝如今科目法德行優而文不入教者廩而待次如今貢法則思皇英彥或可比於周楨乎臨試防索亦稍存士體如禮闈規式而止毋重以奸盜之法待賓興士也法寬而有犯者罪無赦併坐選舉不稱

中詮

卷二

聖

國初用人或醫士而起中丞或刀筆為良二千石上不以資限士士不以資自限故挺拔自愛者眾而治效廣也今世課吏所舉而崇陟者必制科矣所効而謫罷者多科貢矣彼其為諸生攻鉛槧時曷嘗不與制科者頡頏相高惟途轍一分則餒焉自沮曰公卿臺省之業無望矣即藩臬郡大夫若登天然有復能揚眉吐氣以行道救時為念乎借有之必豪傑自負志超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也此其人可數見乎且所居地非僻小凋疲則頑梗難治或官歷十餘輩無一得善遷去其民視令益輕令

安能自重故中士甘隳名節荒陬不見德化胥繇此矣苟若寬制科之額三增一焉總計宇內有凋疲須拊摩者頑梗須化誨者悉以制科任之彼自知受大而道遠則不以枳棲自局民知其令異日可躋尊顯則不敢有侮心令自重而民重令政刑可舉風俗可一聖主仁覆遐邇其在茲乎科貢任僻小者治行果卓一體登用毋令當世賢材有或抱遺佚之歎也

中詮

卷二

聖

由之果求之藝赤之禮樂憲之狷介聖人皆不許其仁所稱近仁則曰剛毅木訥夫藝與禮樂木訥之反也狷介與果亦剛毅之屬而何以與仁違剛者有立毅者有執其力誠足以勝重而致遠悻悻為果經經為狷烏能及之然則木訥又奚取性本內欲精戒外馳回愚參魯皆是物也故才辯敏給道之所不載彼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求諸言不求諸無言知外聞而不知內聞也
學之大患有二一日委靡二曰夸毗委靡者氣昏而志怠有賢師友振策而開牖之蓬麻相扶朱赤相漸猶可化而入焉夸毗者智足以飾辯才足以炫俗其精神不用之默識潛修而用以矯罔謏聞自

欺而自信自聖而自愚雖爾身孔壇就鑄顏冶終不能變砂礫爲真金也

六合如此其廣生人如此其衆析而爲郡國郡治則六合治矣郡析而爲邑邑治則郡治矣勿謂邑小而天下大能治一邑卽能治天下者也四境之內肥瘠異宜盈縮異分剛柔良暴異性強弱相凌智愚相詐計一日之間饑寒不能自保者幾何善柔不能自存者幾何公私逋負追逼者幾何訟獄曲直含冤者幾何僚佐胥役挾索者幾何寇盜竊發者幾何水旱疾疫流離困頓者幾何忤親逆長閭

中詮

卷二

三

皆反口者幾何匹夫匹婦有一失所責在長吏蓋終日咨詢而耳不勝聞也終日拮据而手不勝搗也乃上官儀節日煩而謁謝之爲急賓朋往過相續則交驩之爲急其以間殫心民瘼日不過數刻而况養交充橐者且民膏是腹如是欲民無愁歎之聲胡可得也夫天子責銓衡銓衡責監司明臧否嚴黜陟政術如是乃端木尤要乎未有主德清而百官邪也未有大臣法而小臣不廉也所貴乎家修而廷效者何也修諸身而禮節樂和則施之無弗節也無弗和也修諸行而仁愛義宜則

措之無弗愛也無弗宜也故入可使長出可使治如曰修詞而已身不必與言符行不可與言合國家將焉賴之故學校之教不明鄉舉里選之制不復人材終不逮於古而欲興治隆化與大猷比盛必不可冀矣

夫臧否黜陟行於入仕之後肅官常也涵育登選謹於未仕之先振士行也有行乃可稱士惟士乃可入仕虞廷甄別九德德有偏全而職任高下因之故曰俊又在官曰羣后德讓今世士以經藝致青雲蓋亦顧名思義如其貌儒雅而心鄙陋身纓綬

中詮

卷二

聖

而行市井俊又德讓何以稱焉故士不可不自養也上不可不養士也玉琢而後文彩彰金礪而後干將利古之人無敦舉髦斯士御世者宜思之士君子出而致身闕庭所比肩而共事皆四海之英俊友天下士取天下善惟此時也顧職務填委簿書紛紜迭稽遐考或未遑焉退而屏居田隴蕭然圖史於友當世則疎以友千古更切勲華若躬承也刪述若面命也而乃溺宴安混塵俗以空負餘生乎視待文而興者猶不逮矣其何以語豪傑萬國一人也萬類一心也可信於吾心則可信天下

之心可憐於吾志則可憐天下之志故善為天下者為之方寸而已主敬以閑之親賢以輔之講學以明之然後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天下治矣後世人主務治天下而不務治心聲色馳焉貨利汨焉淫佚溺焉反諸方寸當先自枳視而欲求天下長久安寧必不得之數也

天下事變無常盛世變端易起建侯行師繫之豫弧矢之威以合朕聖人蓋深致意焉其曰軍旅未學者步伐進退掌之司馬儒者心知之未嘗身習之耳若即戎出於善教戰勝預於堂上奚待別為學

中論

卷二

器

哉聖人之心無弗敬無弗慎持此心經文緯武無所弗貫故臨事而懼以俎豆臨軍旅也好謀而成以軍旅成俎豆也姬公制禮尚父鷹揚岐之則殊途合之則一本

秦之無道極矣即不銷鋒何救於秦亡晉之失德甚矣即不撤備何救於晉亂然使郡國各有兵衛緩急足以預防則斬竿之戍卒喘澤之羯胡猶可旋起旋撲其亂亡未必若是速也世之稱絕力者莫如烏獲試去其指則不能鬪獸之猛鸞者無如虎豹試剪其爪則不能攫指與爪何當於絕力猛鸞

哉然無指與爪則匹夫可持挺而制其命此都邑無兵之喻也

天敘天秩與元會相終始者神聖莫能變也大經大法與國脈繫安危者百王弗能易也夫子斟酌四代第從其可變易者言之故曰所損益可知也夫子且迭建武獲代奏何貶於聖治要以至精至備必如夫子所酌而後美善無間然焉是於可變易中卓然有不可變易者也放淫遠佞者何姦聲亂色禮樂修明之朝所必禁也巧佞孔壬虞夏殷周之盛所必防也故聖人重致戒焉奈何衰周而後

中論

卷二

器

禮壞樂崩箭韶車服之制既不能盡攷迄今所遵行者惟夏時一語乃奸佞竊權覆敗相踵漢唐宋以來如出一轍則聖人之為萬世慮更深切哉聖人之心渾然大中而已淵乎至善而已一中散為萬中萬中本一中也一善散為萬善萬善總一善也故一言一行日觸之而神微耳觸之而響赴其舍已而從擇中而用雖聖人不自知其然者是故德彌盛心彌虛量愈弘納愈廣當世未足通其善也惟賢人之取善也陶漁可採滄浪可聽聖人之取善也惟賢則大惟聖則神

汪子中詮卷三

萬曆己酉庚戌集

人所以為萬物靈者心也心所以

知是知非知善知惡知好惡知

始知誠偽知敬肆皆性體之瑩徹也其有學聚問

辨而得者亦性也心存則無弗靈無弗知心放而

靈者蔽知者昧矣故有穎慧而愚終有魯鈍而精

詰操舍殊軌而昏明易質也然則心無可放時乎

彼經綸宇宙裁成萬彙皆從心放而非放逸之謂

也惟有之不離一掬故放之能橫四海

試觀天地之間皆物也試察萬物之性皆善也尊卑

中詮 卷三

有體矣貴賤有經矣親疎有則矣愛敬有宜矣其

有反常悖禮者人見之則怫然不悅彼知人之見

之亦赧然內沮夫其畏人知而內沮者非善也耶

然始以內沮終歸怙惡者何利欲日熾善端日銷

無教化以牖其真無政刑以格其非也故聖人之

教立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各得其性而天下和

平矣

日麗於中天萬象咸受照焉寸雲掩之而貞明白若

心凝於泰宇萬理咸受燭焉纖欲留之而真體自

如天體至健帝出常新謂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

則無改於舊也謂今日之日即昨日之日則舊者

已新也夫心之日新於學也有如日澄湛於宥密

之淵瀟瀟於川流之汴以今日視昨覺昨舊而今

新以來日視今覺今舊而來新是謂緝熙於光明

鴻濛初開天下之未治在氣化聖人以神智創之而

開濟承叔季道衰天下之不治在人事聖人以大

力挽之而轉旋速庶虞而上其先天以作則乎殷

周而下其後天以制變乎書契之易結繩粒食之

代如飲執中之揭心極非至聖孰能開之放伐通

暴君之窮攝政通幼主之窮筆削通無王之窮非

中詮 卷三

至聖又誰能任之

天下之治亂人心為之人心之淑慝世教為之故夫

庸主佞臣接迹於廷庶頑寇竊橫發於下皆由道

德不著政教不行而利欲之漸漬深也聖王知其

然故緣性以設教因心以立政藝極既陳而且樹

風聲章物采使天下洗心易慮還其所固有而不

自知夫射有鵠也而人爭赴焉治亦有之民之鵠

在士士之鵠在君君心正則天下之士心可正士

心正則萬民莫不正而天下治也

合抱之木始於毫芒其植根實也千金之裘貴在粹

白其取資博也惟用志於天下乃可以任天下以一已用天下未有能濟天下開誠以集衆思秉公以器羣品智者効謀能者効力此伊傅周召所以隆相業也若議多而患其聚訟材偽而患其罔功則在與二三黃髮酌而圖之蓋靜言庸違辭言亂政雖聖世猶不能免是烏可不慎

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社稷之安危總在人主一心故格心要矣一暴十寒猶曰不可奈何深居稱朕并一暴而無之豪傑之士位衡鼎而圖巨濟或至借遇巷爲監寺之因此管商所以隨世就功非

中詮

卷三

三

孔孟所居爲也然則君子必避世乎曰何可避也監寺可絕乎曰何可絕也道義以律身恪恭以盡職冥順以應變正已而待上下之正焉耳人心同此秉葵精誠金石可入卽中材之主左右之人安知無感動而憬悟乎故大臣欲格君心當先自格其心已無不正而時遇終不可爲然後引身而去其去也猶冀悟君心於萬一非直以潔身爲高已也

大臣能自格其心自正其身矣而君心未必能遠格也羣工未必能盡正也袞德闕遺何以補之忠邪

競進何以別之官府乖隔何以聯之法紀陵夷何以整之音澤壅闕何以宣之邊陲單弱何以振之急之則虞潰決緩之則益墮廢若持權以衡萬類而低昂適得平也若執律以齊萬聲而高下適中卽也此豈徒意氣之矜奮才猷之揮霍所能辦哉蓋必有調攝於德性陶鎔於問學者焉是故福衷不可以大受貴舍弘也弱植不可以貞幹貴果毅也安肆不可以寧極貴欽翼也疎南不可以當幾貴沉朗也二三不可以成務貴凝定也此數者皆從德性出從涵養致故君子有志當世未論經濟

中詮

卷三

四

而先於致中和也君之令民風行草偃然未有皇極不端能強民從令者况人臣於君欲弼德塞違乎必真有誠意正心之學而後以仁義獻其君必自信禹臯稷契之身而後以堯舜望於上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無諸已而令諸民謂之不怨無諸已而強諸君謂之不忠故積忱蓄悃有盟於進諫先矣脩德砥節有豫於求志日矣

世有聖王之教化而俊乂興焉若周文棧樸是已世有中天之豪傑而哲后賴焉若伊傅崛起是已作

人者樹立以植國自爲社稷謀非爲多土地也崛起者脩身以善世自爲性命脩非爲利達媒也三代而後上無興教之主下無不待教之士是以王佐罕見而至治不復夫所謂王佐者天資與學力兼到涵養與經綸並茂漢唐宋殊絕人物有其用而無其體宋大儒有其體未必有其用伊傅畢散而下非顏孟疇能當之顏純粹而英毅也孟英毅而純粹遜於顏也

天德惟剛故化運而不積君德惟剛故志定而不移所謂定志者上畏天命下畏民當前畏帝王之芳中詮

卷三

五

執後畏史冊之清議故忠正之臣樂親憂危之言樂受而天下治也若夫柔腸弱骨不足以樹志則宦寺得以誘之邪佞得以干之聲色得以淫之貨利得以眩之一身之中耳目手足無所措其如天下何

君德所以剛明非獨天授亦賢臣之啓沃切經史之講讀勤也故曰習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俱化若深居內庭朝講不御日與婦寺狎而與賢士大夫踈智慮何由而明身心何由而正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觀書知義理嗟乎

此古今宵人所以竊天綱傾國命也蓋臣智士寧無漆室憂耶

大臣專君則臺諫羣臣不得效其忠而國亂宦寺專君則大臣與臺諫俱不得效其忠而國危夫專君者必有所以逢君使其心悅志順然後惟所欲爲君好諛則逢以斥仗馬君好利則逢以笄丹車君好大則逢以展疆土君好侈則逢以阿房建章君好長生則逢以致神仙求不死藥爲君者但知所好之必投所惡之莫逆不知太阿之柄已潛授其手嗚呼宦寺爲此無怪也大臣懷奸而爲此陰與中詮

卷三

六

虛李同行而外尚附於姚宋之名一旦敗露何顏面見天下士乎有後天安命之聖有先天造命之聖治則進亂則退後天者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先天者也轍跡徧天下終不遇而退聖人無如天何矣然聖人非徒與遇合於七十二君也亦欲與三千七十之徒遇焉遇於君則道行遇於徒則教行道行而治效在當時教行而治法垂萬世此又聖人以後天爲先天也

聖人爲道愛身則危不入亂不居聖人以道愛天下

則危可使安亂可使治然必有可安可治之機然後起而圖之若君無悔禍之心相有樂災之志聖人肯以身嘗試乎女樂受蜚罵顧且見幾不俟終日而况於危亂

後世英君能創大業者其全德不必聖人而皆有聖人之睿智後世名臣能樹大功者其純心不必王佐而皆有王佐之材畧假令從事聖學涵養本原以至誠無息之心發揮事業其粹美恢弘自足以方駕唐虞同流造化何天人古今不相及哉夫王霸無二道誠之則王假之則霸一念誠偽之間義

中詮

卷三

七

利公私判而功用遂霄壤矣

人主之患莫大於視堯舜為絕德而以中主自限夫中主與堯舜豈甚相遠欲為中主則中主矣欲為堯舜則堯舜矣嘗觀近代賢主未嘗不有堯舜之心而不能純乎堯舜之心未嘗不有堯舜之事而不能純乎堯舜之事其有堯舜之心與事者維皇真性不容泯也其不能純乎堯舜之心與事者世俗私誘未易祛也夫欲祛世俗之私誘復維皇之真性匪務學曷繇焉近儒臣以端其習勤講誦以明其理慎起居以肅其儀屏紛慮以正其志自一

念充之萬念自一事推之事事如見羹墻如奉稊
獲是則堯舜而已矣

後世以兵取天下則曰征誅以智竊人國則曰禪受
惟我 朝值胡元之亂收板蕩於羣雄闢乾坤於
再造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此之休烈也漢誅秦項
亦稱得國之正唐蹙暴隋與漢不異而挾父臣虜
未免以詐力掩仁義宋欺孤兒何殊操懿弟不至
為慘虐耳然漢唐能易暴以寬宋能定亂為治亦
宇宙生靈之一幸也故其享祚頗長操懿篡弑之
慘橫施橫報有如桴鼓五代相尋全出一轍至靖
康舉族北轅說者猶謂篡周之應天心惡殺天道
好還豈非萬世永鑒哉元嗣俘而歸元帝歿而謚
堯舜公天下之心於我 朝僅見彼太白之懸猶
有慚德矣

中詮

卷三

八

人皆謂聖遠學絕聖未嘗遠也聖在人心不自覺耳
學未嘗絕也學在日用不自知耳人性本無不善
聖人獨兼萬善一念善則一念之聖一行善則一
行之聖試觀當世矜紳之士不有矜節勵義誠心
愛物者乎問閭之匹夫匹婦不有脩孝悌貞潔嗜
善若怡者乎善念何因善行何起分之則各露天

倪合之則集成至聖夫孰能自覺而自合者是其神明內朗宰萬動而不淆者也是謂天民先覺匪神明無以照寂感匪齋戒無以養神明聖人淵潛是以龍見聖人冰兢是以鑒朗所謂神明者寂亦照感亦照如水之表裏瑩徹隨物呈象如鑒之分別妍媸積而藏焉其光不晦故帝王之所以立極聖詰之所以垂訓可一言盡也曰明明德而已

聖人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極神明變化莫精於易矣內聖外王莫與於中庸矣予嘗謂讀易中庸則天下無書可讀非無書也淺者其糟粕深者不

中詮

卷三

九

出其範圍如百川之望海如千條之於巨榦也秦漢至唐道術不明儒者各以意爲學故以卜筮視易以禮弓月令雜記視中庸而老莊之自然西竺之寂滅則相與矜奇詡異曰精奧在是舍太牢之味而錯羞以爲膏也舍衮甫之章而履綵以爲華也學晦而識陋未足怪也宋而後經生首治易矣中庸特表章矣微言妙義童而習之皓首不賸其截然且蘗蘇張之唾高譚貝葉乎甚矣後儒之陋更陋於漢唐之儒也

天之德曰生人之心曰仁乃生有時而窮仁有時而

幾息者何也試觀秦項之爭衡五季之篡奪後先羯胡之紛擾胡王侯而暮俘虜夕將相而且誅夷覆軍則流血千里屠城則積骸百萬天曷爲生好亂之人人曷爲興好殺之禍則利欲彌熾於宇宙而仁義禮樂之教不行也否終必傾盡極必亨究歸於川暴者亡用德者昌好殺者滅好生者王然後知天之未始不生人之未始不仁也

自古盜賊之興或以饑饉薦至逼而偷生或見政令不行逸而狂逞其雄桀者遂乘而收之以圖王霸於是干戈競闢而生民之禍慘矣善爲國者需膏

中詮

卷三

十

澤以綏民使無饑寒死徙之憂飭紀綱以齊民使無黨陵窺伺之隙上下相安休戚相共於以握圖保祚億萬年可也獨患夫恃治安而忘遠慮耽宴樂而忽民品吏貪殘而不察下愁怨而不知恩不足以固其心政不足以維其志平居猶樂災利禍一旦危急其不掉臂而從亂者鮮矣

夫自古兵戈之禍若何而起若何而定載籍可詳覽矣昏逆者爲聖明藉資也強暴者爲寬仁驅除也曾見有善戰之將不死於戰者乎有好兵之主不亡於兵者乎有篡奪之國不滅於篡者乎武安賜

劔韓彭趙醜多殺之災也忠武昌胤吳越延世不殺之福也故曰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老氏亦謂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佛氏謂昆蟲蠕動之物一有所傷皆得業報嗚呼善戰者可以思矣好殺戮者可以懼矣

武不可黷亦不可忘也兵不可窮亦不可諱也夷犯夏下叛上天子是討四方臣屬之國有不貢不王天子是問孤矢之威烏可一日廢於天下顧先王豫而不用用而不極耳明道德脩政刑賢能各當其官紀綱整肅於上令遐邇嚮風蠻夷懼服而不

中詮

卷三

十一

敢動此廟勝之算也以吏治輯萬民使各得其職以軍政飭封疆使將士臂指一體可與共安危可與犯難忘死此金城之守也奸雄嘯澤先撫諭以散其黨剪渠魁而赦脅從夷虜跳梁來則拒去不追要以鏡內寧謐而止此雲霓之師也繕甲兵教技擊明耳目一心志知彼已用間諜守則潛於九地戰則動於九天率旗斬將獨取元兇攻城掠地毋妄殺一人此鷹揚之略也故曰善國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夫不戰而得常勝武之上策也

古今華夷之勢不甚相遠秦遺蒙恬北伐却胡人七

百餘里胡非強於中國也當七國時燕趙代各隣於胡各守其境燕不借兵於代代不資糧於趙也漢置漁陽上谷鴈門諸郡亦各以郡為守非大軍出塞不聞徵發於內地也何後世畏虜太甚至竭大司農之財不足以供戍卒則軍政因循邊氓積弱耳彼其風土相接習性相近被以中國之文物則文物矣任其本俗之勇悍則勇悍矣此趙武靈王所以矯眾易服而滅胡也誠使邊民以三時藝黍稷以農隙習武勇馳騁射獵如虜伐狐擊兔如虜虜控弦不過三十萬吾邊郡引弓之眾亦足相

中詮

卷三

十二

當虜闖入散掠吾鄉民持挺鳴鏑亦足相拒加以良將勁兵扼要扼險戰謀戰智虜安能得志於我故虜之能為邊患者虜人人皆兵皆騎射而邊郡兵少於民也倭之能為海上患者倭人人皆兵皆利刃而海上民不習兵也能使沿邊海之民人人能弓能刃能為兵於倭虜何有若鼓舞之以作其氣優卹之以脩其弓矢戈戟則賢守令事矣里甲即比閭法久之遷徙靡常也學校以教俊民齊民不與聞也司捕已設官役荒陬或難徧及也保甲通里甲之變鄉約助教學之餘保甲中間設鄉

兵補詰捕之不足法至善也然郡邑每憚於舉行者以法敵難於振飭人敵難於考覈其下焉者則謂保約行而民無訟無曠也夫民果無訟固賢智之士所實心而樂圖者惟鄉兵不餽而役則用之宜有法行之貴不擾耳百家爲保每保選其驍健者十人爲兵有智幹者三人爲保長副併甲長共二十餘人計大邑可得二三千人保長副免徭一石一丁如今吏役例令農隙督練各兵勇藝甲長與兵各復其身每歲所免無幾而坐得勝兵二三千人以各保其鄉內奸足以譏察外寇足以捕禦

中詮

卷三

三

伏險於順寓軍於政此安民戢盜之善經也長吏以春秋循行講約則親校其勇藝加賞罰焉不得以簿尉雜流查點滋費宜人無不樂從矣是故善爲天下者爲於邑善爲邑者爲於鄉

夫儒林與詞林華實不可同語而昧者或混爲一名實之際不可不辯也言必稱古昔動必合先民斯之謂儒多蓄如武庫摘藻若春華斯之謂詞有儒而兼詞者則游夏左董其人有詞而近儒者則屈賈韓歐其人班馬李杜詞之魁也苟楊孔馬儒之賊也故縫掖鉛槧之士皆曰儒生石渠金馬之彥

皆曰儒臣將爲博學宏詞儒乎將爲經濟儒乎性命儒乎如云宏博而已賢者必不肯受如云經濟胡不合性命爲一以追三代之英而甘與末世談談者同也

德盛者其容必恭故達之周旋升降無弗恭也德盛者其聲必和故達之歌咏琴瑟無弗和也至禮不讓至樂無聲可見可聞者其迹乎不睹不聞者其精乎故禮也者至德中自然之繩檢也樂也者至德中自然之鏗鏘也叔季德衰禮樂之用在朝廷邦國者僅存梗槩而評語德色之俗桑濮淫哇之中詮

中詮

卷三

南

音流習於民間恬不知怪世有脩德君子當於其一身觀禮樂矣

圓而神者性之體方以知者性之用彼所謂圓覺竊吾圓神而爲言者也惟神故覺惟覺故神神則自不容褻故無不敬也神則自不容欺故無不信也敬信非從外益卽神覺之本體也匪敬匪信曰覺而其光弗瑩曰神而其中已稿亦不可以語圓不可以語性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貴慎思貴近思也內艮止外兌悅寧極而動思得其正故曰貞吉

憧憧往來者以童心用鑿智客感客形紛擾不已
是謂朋從同歸一致者心之德凝於一也殊途百
慮者心之用貫乎萬也試觀寒暑代而歲生日月
代而明生屈伸感而利生尺蠖以屈伸龍蛇以蟄
藏天地萬物之情至變而無常也至一而不擾也
君子精義以達至變之用利用以崇至一之體學
如是止矣思如是止矣過此以往窮神知化養盛
自致非心思所能及也思切於用者吾精研以求
其當思所不及者吾徐養以俟其至是謂止其所
思不出其位憧憧何為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中詮

卷三

章

聖人所自憂有四講學居一焉先之脩德存養其心
性也師友講習欲輔此德耳繼之徒義改過濯磨
其操行也師友講習欲聞善而寡過耳內無養性
之真念外無砥行之實功而徒炫口耳以恣談論
雖講學自命人已見其肺腑矣
或問浩然之氣何如為直養曰人生本直靈臺中自
有所不為有所不欲不為者無為不欲者無欲則
直體常伸是謂之集義謂之直養必有事焉者此
心常存之謂也心存則不為不欲者觸之而即覺
覺之而順達矣易曰君子敬以直內木從繩則直

心從敬則直

或謂丐無二妻齊人章孟氏寓言也余嘗見鄉丐有
一妻一妾其尊卑稱謂悉如良家朝分投富門暮
聚樓古廟時或酣歌相樂洋洋然忘其丐也彼訕
詈而泣者無有矣尤有異焉者嘗見一點丐歲時
伏臘索酒肉於近鄉歸而合燔之以為脯炙以間
召其親族而飲食之無不歡醉罷者是舉其親族
之人無復嗔蹙心也山微微著即小知大恐人心
士習又下於戰國時矣

或問子游問孝章曰聖人辭氣舒重語孝養而擬及

中詮

卷三

章

犬馬非其倫矣聖意若曰今之孝者徒能養耳彼
司守者服乘者皆能有養於人也養而不敬與犬
馬之養人者等耳曰能養曰皆能有養語意自顯
然也
狂何以簡簡何以成章也成章何以不知我也心游
於三五帝皇之上而事忽於日用起居之常如曾
皙有樂天識趣而臨喪倚歌責子誤用大杖此其
類也然信心獨往一塵不入其中稽古為徒萬物
不干其志亦足成偏至之英標樹超世之芳軌矣
惟其志高而學未逮言大而行未掩裁高明以沉

潛副虛想以實脩則皆中行之選任道之徒也
記稱舜崩於蒼梧禹崩於會稽非也堯老舜攝巡狩
四朝之事皆舜任之舜耄倦而禹攝則巡狩亦禹
事也舜何爲復至蒼梧禹薦益以七年矣何爲復
至會稽其說多起於言封禪者妄援附會後人遂
誤傳之然則九嶷稽山何以有塚也曰舜禹時二
地俱在荒服疇昔巡狩所至死而如喪考妣因名
山設塚志思慕焉未可知也不然二聖嘗封名山
或卽其所封之處名曰塚穴而後人遂以爲葬其
地也

中詮

卷三

去

程子定性書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與其非
外是內不若內外兩忘夫心何以能廓然何以能
兩忘也無事而廓然一動念則膠擾矣有坐忘亦
有坐馳前念方息後念旋生欲忘之不得忘矣良
其止止其所也忘非所以爲止靜亦定動亦定忘
非所以爲定故嗜聞未起敬畏常存君子之所以
爲止也虛明內朗寂感無間君子之所以爲定也
不獲其身者忘其妄身不忘其覺性不見其人者
忘其物引不忘其真君內外兩忘之說學者當善
玩之

人心未有不操而自存者象天行健自強不息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心本變動何以有存虛明爲主常

惺常洪故曰存也心本內藏何以有放虛者擾攘

明者暗塞故曰放也老莊明自然世儒亦或宗自

然顧不思不勉惟上聖能自亞聖大賢而下烏有

不養性於戒懼者戒懼非拘迫非束縛亦真性中

自然之操存也有自然之操存斯有自然之明覺

有自然之順應若曰縱心無有游神超曠則清談

異學所以亂聖真也於楊墨禍尤烈矣

窮居而環堵爲室藜藿充腸看四壁之光如守一中

中詮

卷三

去

之湛寂趨炎者所難恬淡者所甚易也惟試之天
下國家臨之利害生死以真常照無常以至定應
無定衡設而錙銖不爽度設而方寸不移可以傾
否持危可以濟蹇平亂而總歸於性命之正非天
下之大識力其孰能與於斯故獨善不如兼善之
公也避世不如易世之大也然時行時藏時舒時
卷性命亦自有自然衡度雖聖人不能意必於其
間矣
義也者天命之真則人性之真是其純然而至當卽
至善也其確然而不倚卽時中也君子發達於藏

密既不着以將迎功深於研幾更不襍以私妄故
中心所喻惟義而已當其執義獨往三公可辭鼎
鑊可就固喻之至也卽或與時變化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尤喻之精也小人則反是矣辭章以致身
不講於心性之學富貴以繫念日競於華靡之途
其中心所喻惟利而已當其捐廉恥以趨權勢不
顧後日身名固喻之愚也卽或矯一節以獵虛聲
陰圖他日厚實尤喻之狡也此君子小人所以判
也而義利之初分固甚微也幾善幾惡決於毫芒
念偽念真更分人鬼辯之宜蚤辯矣

中詮

卷三

七

喻義者不計利終於天助順人助信鬼神福其善萬
世仰其風天下之大利惟君子享之喻利者幸微
利卒至有人非有鬼責怨謔盈於蒼生醜穢遺於
青史天下之大不利惟小人受之小人誠善計利
乎亦當以義爲利矣

君子抱龍德於身視善世與遜世皆遇境耳吾性中
有真境焉常兢兢常寬舒常精明常恬淡其於毀
譽榮辱窮通得喪驟遇之而不有吾以盡吾性也
驟去之而不留吾以適吾性也日塗軒冕塵珠玉
乎是猶有富貴賤之見曰心泰則無不足乎是

猶有不足有餘心安於道道忘於遇鳥知有
軒冕珠玉而塵塗之鳥知其爲不足而一處之後
世隱士寄嘯傲於東籬得金揮鉞不顧與荷黃沮
溺輩皆可謂貧而樂猶未可以語遜世無悶之學
也

上古有神巫焉能齋極其心精潔其行以與神祇鬼
物相接帝王享祀亦或用之雖非道術之正然亦
精誠所致不可盡指爲邪幻也釋氏本言心性言
寂覺至說法動稱大千世界諸天龍王拱手皈依
其神通駭世正見於此其爲術母乃與神巫近乎

中詮

卷三

十

虞命秩宗必寅清如伯夷而後可以和神人協上
下周書稽疑曰擇太卜亦必志行脩潔而後能以
著龜通神明知吉凶然其德之偏全職之輕重奚
啻什一千伯也彼清靜寂滅之說於貪淫濁世不
爲無裨以槩於聖人中和體用之教則不可同日
語矣我 聖朝獨尊聖學亦不廢二氏然僧綱道
會僅與陰陽醫學並列聖謨宏遠萬世不能易也
聖人生而知者謂生而知嚮此道也若知之徹與未
徹亦自有差等焉安而行者安而身踐於道也若
行之至與未至漸有漸次焉舜於孝性矣于田

號泣日求所以應說而不得可不謂困乎學如孔子極矣至耳順從心而後化當其廢寢食發憤敏求可不謂勉強乎一聖人之身未嘗無困知勉行一恒人之身未嘗無生知安行孩提真愛稍長真敬本與聖人同體能達之則爲聖不能達則爲恒人耳達之而未能遠達此聖人有困勉也達之而無所不達則困勉皆聖人也

天無一息不運故日月常照寒暑常序人心無一息不存故視常明聽常聰貌常恭言常恭不然者情動而性汙將百體失其職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中詮

卷三

三

寧獨君子以此養性卽堯舜至神聖不能舍欽恭而置心無爲第欽恭本於天縱非若亞聖以下有意矜持耳故堯舜性之性此戒懼者也惟精惟一皆欽恭之自致矣湯武身之身此戒懼者也懋昭執競皆聖敬之主宰矣近世談學多岐曰體認天理曰良知曰脩身知止循其言皆可入道總之不能離一敬爲權輿若舍敬言學譬無樞而求戶轉無柁而汎舟江湖吾不知其可也

芝蘭生於幽谷芬芳四溢修士佩之以比潔焉化而爲茅與棘茨同類牛羊弗食之矣蟻丸出於糞穢

人所掩鼻未幾虻去爲蟬餐風吸露飛蠶之屬無踰其高潔也物性善變人亦如之故君子雖身兼衆善猶不可以自滿恐晚節一愆素履將令德之有瑕也小人雖既居下流猶不可以自棄倘平日頓復初心尚遷喬之有路也

人主知天下有不愛爵祿之士而後重士士不愛爵祿以無求於君而後見重於君君重士士見重然後志乎道合而泰交之治成也漢高帝曰士大夫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宋真宗罷呂蒙正相謂侍臣曰蒙正想悲泣不已夫人主恃其威命足以顯

中詮

卷三

三

士又度士之得則喜失則悲其視士已大輕矣其所登進必皆貪位固寵之徒無復望其秉道陳義卽有抱輔世之畧能爲帝王佐者必且藉光欽跡人主烏得而用之故君不可不重士士不可不自重若卿相大臣之選重更甚焉進之資緣左右以託於遇巷退之低徊濡滯以託於出畫人主將視爲頑鈍與小臣不殊并視此職可虛懸不設台衡益輕太阿旁落愛世君子固蚤識於幾先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子以二言括聖學之要也夫性命之學必根極於未發戒懼以養虛明

其本矣虛明之中變化出焉是謂義以方外格物致知者所以證虛明之本體的變化之妙則也學於載籍問於師友思以慮精微辯以析疑似皆從戒懼一念用之於著察本體非戒懼為養內而致知為外益也謂涵養為敬致知可勿敬乎謂學在致知涵養非真學乎知性君子自當合表裏而融貫之毋泥辭忽意可也

夫所謂格物者豈必盡天下書而讀之盡天下物而知之也物有本末則先後分矣脩身為本則知本要矣世有操一物而萬物皆備者非心乎操一知

中論

卷三

三

而舊知合契者非誠乎求於意若何而去妄還真求於心若何而化偏得正忿懼憂樂何以無留滯也愛惡矜畏何以無頗僻也視聽言動何以無失官也格物者先格於誠正而脩齊治平一以貫之即與仁讓於國公好惡於天下未有不因心推致者也若夫古今得失之林當世法守之迹隨時通變之宜或平居講究或臨事咨謀亦惟誠心求之不中不遠世無學養子而後嫁也豈有學治人而後從政哉故格物者以身心為本格於五事曰貌言視聽思格於五常曰仁敬孝慈信窮理盡性無

出於此若廣蒐遠索以博物資反應者乃聖學餘事非先務也

聖人太和元氣也有保合而無矜持孟氏泰山巖巖英氣勃發矣直而養之以勿忘勿助且以揠苗戒助此高明柔克孟氏所為克己復禮者也英氣化為正氣然後可以語剛大而稱浩然故遠稽五百年之天數而名世自任近邇百餘年之聖澤而見知自任所謂塞天地者可見其端倪矣

夫所貴於學者學為聖也學成其為人也天生人界以五官併其宰是五官者與之官不得其為官則

中論

卷三

三

人不成其為人也聖人猶人耳睿智起於心肅又哲謀通於感以順變化以妙經緯究且雨暘寒暑協應百嘉豐茂家國用寧聖人既成其人遂成位乎中矣人之五官與聖同而迥絕若彼此志士所以發憤於學而日孳孳也其學惟何求諸思先立其大而已

日麗於天容光必照濁霧塞焉白晝不見泰山離朱之目天下稱至明也閉戶掩扇居蔀室之中必不能察秋毫夫人性之有蔽豈直物欲為累哉任其性之所近意之所趨無學問以牖其明而約其過

賢智者之蔽視物欲無異耳如仁智信直勇剛皆人心之懿德也好德而不好學其蔽有爲愚蕩爲賊較爲狂亂者今語人以物欲之蔽雖中士無不內慚語人以懿德之蔽在賢智未必心服然本欲脩德反以亂德其流至於眩學術禍蒼生則信心而不信學之過也故尊德性道問學內外宜交致焉問學所以撤德性之蔽游於昭曠而立於大中

也
人無私覆地無私載君子之心與造化同其含弘故於天下無不周也天氣下交地氣上騰君子之心

中詮

卷三

五

與造化同其新合故於天下無不和也賢愚遠近總歸涵育親親賢賢自有等殺雖顯比外比迹近比而不失其爲周鹹酸甘苦各適其調賦否是非相濟以道雖同德同心迹近同而不失其爲和周比和同之辨公私邪正之判也後世以意見生同異以權利生依違同異生愛憎依違生攻擊爲比爲同紛然舟中敵國而建中調停之說又不可以語周語和卒至仁賢一空宗社蒙毒士大夫用心之公私邪正能禍福人國如此治心精義之學可一日弗講乎

夫公私邪正之分其初豈甚相遠哉一事也或見爲是或見爲非初固偶失於裁度也迨是非漸明而偶失者更執其失始非私而終私矣一人也或見爲賢或見爲奸初固偶誤於程量也迨賢奸漸著而偶誤者不任其誤始非邪而終邪矣至於意氣相加門戶相競遂構爲莫解之訟釀成不戴之仇士大夫何樂而爲此哉莫難克者勝心莫難平者忿心勝與忿一熾於胸中而公私邪正之名卒無逃於天下後世曷不虛心以觀理平氣以折衷善則江河沛也不必出於己過則日月更也不必諱

中詮

卷三

美

己以天下公心處天下公事非獨國家福也亦自爲身名惜也嗟乎世之大奸惡什無一二惟中人最多而中人欲爲善者亦時有焉徒以好勝一念延蔓橫決遂舉中人并中人欲爲善者而卒被不美之名悲夫

君子脩其身而後可以善世正其身而後可以格物故勵廉恥之節樹道義之防取予進退必嚴語嘿周旋必慎可謂矜矣然律度自繩非炫美以揚己也坊表自飭非立峻以陵人也賢者敬而親之不賢者憫而容之其以矜而至於爭何有焉夫都俞

近黨吁咈近爭然可否相濟德業相成正和衷之
至不可以語爭至於觸事據忠不得其職則爭不
得其言則爭要以合則從不合則止故君子終於
無爭若夫競心於功名爵祿之場植黨於勝負低
昂之間囂然如里婦相詬不止則君子所深羞矣
夫治亂時也仕止遇也觀治亂為進退中智或能勉
之夫子獨以卷懷與伯玉何也蓋豪傑之士志欲
有為於世其材猷能顯而不能晦方乘世變以標
奇其意氣能張而不能弛方因時危以見節如是
者即欲卷懷不可得也若伯玉則可卷矣一仕一

中詮

卷三

三

止固不以爵祿櫻情愛道愛身且不以功名繫念
豈其與聖人漸磨日久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嘗心
契其微乎視史大夫加一等矣由此觀之士不審
時勢而嘗試於功能之見以其身微枉尋直尺者
君子所不與也若瘠念富貴無論矣
聖人以宇宙為家以民物為體親袞職有闕猶父母
之有過也視天工有曠猶家務之頽壞也視荒陬
黎庶顛連困苦猶子弟之有疾痛也栖栖焉閔閔
焉歷說不以為煩伐木削迹而不為止誠不忍父
母之過欲號泣隨之不忍吾子弟之痛欲多方救

藥之也魯衛與齊既不能用以陳蔡之弱小猶車
轍往還者數歲說者謂葉公方有聞於楚莫得遇
合以通於楚昭此風衰致譏知津來請聖人易世
之心滋戚矣不得已刪述垂訓為後世帝王取法
則易亂一時者小開太平於終古者大也

夫理學氣節功業文章士之畢精神於一世垂休光
於不朽者無出此矣理學者非徒明其理而已將
脩德體道以實有諸身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
輔世理人則庸功奏焉秉義塞違則峻節彰焉明
道闡事則鴻采流焉此聖賢體用合一之學易嘗

中詮

卷三

三

岐而為數端也自聖學不明而聰明俊傑之士各
以其智能意氣表著於世其偏全醇駁未必盡軌
於道德要以負荷綱常植榦宇宙則氣節於道為
近功業於用為實而文之潤色世道亦不可少也
昔夫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今天下鮮完德矣有
能持風節於頽靡之中効勛勳於擾攘之際亦聖
人所深思乎如矢贊直一匡稱仁吾以是見聖人
維世之心

世之治也其君必兢業以圖幾其臣必憂危以輸悃
堂陛一心忠賢進用故紀綱明肅而天下治也世

之將亂其為君者或剛復自聖而惡聞讜言或柔
 闇無能而狎昵羣小其為之臣者事剛主則阿意
 逢旨以固其寵位事柔主則植黨營私竊弄其威
 權當是時而有仁義方正之士立於朝必從道而
 不從君徇義而不徇眾此狂瀾倚為砥柱大厦有
 所支以不傾也乃薰蕕異性堯桀殊行必羣嫉而
 力排之然後愉快甚至鈞黨連類竄逐無遺於是
 君子有氣節之名而國家有危亡不可救之禍然
 則氣節云者天下所以目君子豈君子樂標此名
 以為高哉嗟乎汲黯在而淮南謀寢九齡去而漁
 陽鼓來司馬相而虜戒南牧李綱罷而宋遂北轍
 治亂安危之機若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耕莘匹夫係天下重望者以能嚴義利之辨也千駟
 萬鍾未交於前而天下信其弗顧弗視者自一介
 不取予信之也窮居挺然自樹一介必衷於道
 義異日者致主匡時其擔荷宇宙可知其不以寵
 利自私可知故廉節者士君子之大閑未有廉節
 不立而能建事功於世者也漢代以孝廉選士猶
 為近古後世廢而不行豈非謂上以名求下飾詐
 以應且甕牖繩樞之子安所取予而見廉乎故先

中詮

卷三

五

以文詞進之後以廉能察之仕而後選既異於選
 而後仕乃所謂察廉者又或徇於愛憎滑於毀譽
 苛於異途而寬於華序何怪乎廉節日衰而民生
 之不被澤也
 民生日困由吏邪也吏道之邪寵賂章也孝廉之選
 不復察廉可勿精乎選而後仕不可得仕而後選
 可勿慎乎三載而考績三考而黜陟自唐虞然矣
 今世筮仕州邑必再考而後徵名曹亦再考而
 後擢郡臬法何嘗不近古第所謂考者徒虛名
 耳人情能矯飾於暫不能矯於久期月而論薦固
 太驟也至三年則才守辨矣六年品望定矣雖有
 善毀譽者不能蔽矣上官署考其必嚴綜核而責
 保舉乎倘廉墨無分穢迹終敗即連坐安辭若郡
 邑長之於青衿士也有師帥責焉非獨按其文藝
 亦必以聖賢義利之學朝夕訓迪一變其頹風乎
 夫使庠序之中以義利明學術朝廷之上以義利
 課賢能設誠致行不出六七載而人才漸盛太平
 之治可幾矣
 今世言性命者至微奧矣與其求空妙於窈冥曷若
 揭義利而脩身踐言乎凡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

中詮

卷三

三

也爲子不能孝爲臣不能忠弟弗能恭友弗能信
惟利盡之君橫歛吏受賕豪強併兼寇賊劫奪惟
利釀之五霸七雄之爭戰三國五胡之紛擾夷狄
奸雄之割據惟利驅之天下所以治日少亂日多
皆緣於見利而不見義也見利則縱人欲以滅天
理見義則循天理以制人欲理欲之幾間不容髮
是性命之真竅也是聖人設教匡世之微旨也曰
喻義曰精義曰義比曰集義曰充無穿窬之心無
往而不爲義以此講習以此躬脩以此與朋友相
淬勵窮理盡性無餘事矣

中詮

卷三

三

士之賤與庶人等以道德而成其貴也人主之尊與
天並以道德並成其尊也然金必資型範焉玉必
資珣琢焉木必資繩墨焉非師友輔弼之贊襄則
黼屨有逸德矣非明師良朋之夾持則韋布無亮
節矣今世巫醫百技皆有師攻文詞詩賦者亦或
偶曹結社獨所謂脩德講學者競相勝而恥相下
卽有連袂爲朋泛泛如萍水之聚無精意以相屬
也無正言以相箴也其於三益三損何居若人主
不出房闈與公孤卿士曾不相接欲獨以神明御
世視一介之士孤立無助者更可寒心也

適千里者明知周道如砥而故托足於榛棘養生者
明知苜蓿可以引年而復進以烏喙世必謂之大
迷所貴乎講學者謂其精擇而力行之擇既精而
行弗力嗜慾不能祛也氣習不能變也其爲榛棘
烏喙能甘心無悔乎悔則改途而易步矣吐故而
茹新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農夫之樹穀也必擇種而後播焉種既精矣其耕必
深其耘必勤其糞壅必厚其灌溉必時然後豐穰
可冀也鹵莽而耕鹵莽而耘穫亦如之故曰苟爲
不熟不如夷稗夫仁之熟豈易言哉善端初萌培

中詮

卷三

三

養之務充其量纖欲甫動芟刈之務絕其根欲淨
而至於無可淨理還而至於無可還心無一息不
覺覺無一念不真純焉化焉而後曰熟熟可易言
哉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夫死生之際大矣聖人謂朝聞道而夕可死豈直齊
物忘形等彭殤於旦暮哉百年易盡者身萬古長
存者道身所以載道也道所以立命也聞道則無
愧於天之命無忝於我之生全受全歸死無憾矣
若道之未聞其生爲倖存其死爲不瞑如之何可
死夫性天至教匪可言授神明默識存乎其人聞

道者一朝而釋千載之惑一日而契萬聖之符故
聖人重之由死於徇義猶枉死也回死於短命如
不死也然回以一身脩短關斯文絕續喪予之悲
聖人深致意焉豈真謂夕死可也

春秋書春王正月先儒論辨紛紛矣然未有確然得
其說者自黃帝作干支分十二辰而為歲歲分春
夏秋冬而為時曰春溫如也曰夏煥如也曰秋凄
如也曰冬凜如也上叶星纏中應氣序下徵物變
晦朔相乘寒暑相禪蓋陰陽造化自然之運萬古
如一雖有聖智不能以私意更也謂周以建子為

中詮

卷三

三

歲首遂并時與月而盡改之未溫曰雷未寒曰霤
可乎是周公為逆天道也謂周既盡改時月春秋
徑用夏時而擅復之朝用天統野用人統可乎是
仲尼為畔王章也予敢信周公仲尼之必不然也
前乎周者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曰元年冬
十月周於其間何得獨改時改月仲尼又何從而
擅復夏之時月也湯之伐桀曰舍我穡事而割正
夏迨放桀南巢三讓而後即位亦既越兩月矣故
遂以丑月稱元祀詔告萬方若曰我商王革命創
制自茲始其後頒曆授時遂以為首序初非有意

於改易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周告武成在四
月去改歲尚遠子月一陽來復時起於子歲氣實
萌於子故因商之首丑改而首子以為可迓天氣
而肇時令其義亦精深矣要以斗柄指子丑為冬
指寅為春自虞夏歷商周以至秦漢雖歲首三易
而月數時令未嘗易也安得以改時改月為周証
哉然則春秋何以不首十一月也列國名史取義
各異乘取其載也構杞取其戒也春秋取其因天
時紀人事也名之曰春秋自當以春為首自伯禽
建國立史所從來矣非仲尼創為之也係正月於

中詮

卷三

三

春王者曰春遵天之道曰王遵王之制正朔從乎
周紀事因乎時其為魯史舊文也為仲尼特筆也
吾不敢知吾獨信周末嘗改夏時耳仲尼未嘗倍
周而擅用夏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維莫之春
於皇來牟商周末嘗改月改時可詳攷矣朱子以
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蓋承襲漢儒孔鄭二氏之
誤改月數舛也因月數并改時令舛之甚也嘗意
朱子生當宋末獨見江南風氣淮徐以北未嘗一
至其風氣固不及知江南雨漲常在五六月北方

霖雨則多在八月江南稻田憂旱常在六月北方黍稷菽粟五月始播至八月望雨尤切故七八月之苗稿七八月之雨集北方風氣實然不得以南方相擬遂信爲五六月也

水旱饑饉自古有之太上脩德其次脩教脩德者自天子暨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各敬其身以調雨暘寒暑各共乃職以協歲月日時和氣鬯而災沴不作也脩教者積貯備於未然蠲賑酌於臨事周禮荒政十二區畫詳矣然後世獨爲虛名非能如漢世予民田租之半卽予田租而無田者不得沾

中論

卷三

三

升合所恃獨有賑耳緩於冬而議於春晚也覈貧戶不覈丁口疎也設粥可以哺流民施之土著則滯散穀所以濟鄉民令其入城則苦平糶可行於官不可以強於市勸借可行於上不可以假於民鄰境之過糶難禁先聞於朝可也內帑之請發難微悉搜院道贖緩可也窮邑之小儲旣竭通有無於旁邑可也少壯之坐食無用與公私役作授餼可也惟監司視國爲家有司視民爲子月循而日拊之戶給而人乳之雖甚危殆猶可救什之五六也蓋予嘗親任其事故能言其槩云

有君子則有小人中國則有夷狄有麟鳳龜龍則有豺虎蛇蝎五氣錯揉變化紛紜雖天不能一之然豺虎藪居蛇蠱穴處別生分類豈必盡待聖人天亦有微權存矣故夷狄不能盡滅德懷而威服可也小人不能盡去量材而器使可也廣甄陶之化公激揚之典則械樸可爲薪樗寬註誤之門開自新之路則盜賊可任干城若忿疾已甚連引太多使其黨類甘心爲惡而不復顧名義亦君子之過也

中論

卷三

三

有聖賢之豪傑有武俠之豪傑有道義之氣節有憤激之氣節武俠者能以其材略集天下之事情激者能以其意氣樹一世之標不可謂無裨於世然或安卑近而未光大或始奮勵而鮮令終則不學無術故耳夫豪傑自雄而不造於聖賢氣節自奇而不軌於道義猶未睹滄溟而秋水以自多欲適康莊而誤趨於蹊徑也至道不離日用聖學只在幾希有志之士宜審擇所安矣

堯稱則天德莫尚焉史臣贊之曰允恭克讓惟恭則無怠無肆惟讓則不矜不爭形容聖德止此矣故岳牧交讓和之至也畔路相讓風之厚也世衰學

廢士大夫不習溫恭之行徒以智能相競權利相陵於是乎爭端四出黨論詆訾無所不至爭於朝則縉紳無完名爭於野則士庶無完德爭於家則凶於家爭於國則害於國小爭交以言訟之象也大爭交以兵師之象也夫天水為訟猶恃乾斷在上地水為師則上無剛斷羣陰遂起故兵戈之禍隨之殷鑒不遠在漢唐宋之季凡百君子其三復於協恭乎德讓乎幸毋以朝堂之舌鋒釀為宇宙之血刃也

三公論道論其燮理者也三孤弘化弘其寅亮者也

中詮

卷三

三

夫燮理非求諸陰陽寅亮非求諸天地求諸三木合一而直操其符契俾陰陽順軌天地清寧此以天人性命之精為朝廷命脉以中和參贊之學為帝王師友所謂啓心沃心闡德輔德者也經邦云者匪經綸於治具而經綸從此出也故其任為尤重然公孤不別設員即以六卿兼之如周公以冢宰為太師召公以司空為太保是也蓋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天子亮陰則百職總已以聽其道德聲望必極天下之選寧復有居其上者故周官止以六卿分職而三公三孤無所見此足為兼官而不

設員之驗也周衰諸侯疆大而侯國故無六卿各以其上卿為相秦因之遂置丞相權操於獨重政去於昏主斯高之禍酷矣漢以後名制稍殊相權俱重得失治亂之林可考也

聖朝神武當天么廢猶敢竊弄於是罷丞相而分事權於部院置學士供奉絲綸而秩不過五品淵謨膚斷豈不與成周合轍哉二百年來學士以漸加公孤獨據六卿上無相名而有相權有相權而無相責然秉道者榮名枯權者折足則以膚斷在令甲直道在人心不容泯也惟當茲任者顧公孤之

中詮

卷三

三

名思燮寅之義何以論道何以弘化務致吾身於周召躋吾君於三五毋徒與後世挾權任術者比長挈大則社稷生靈之福也

可欲之謂善性本善也有諸已有非無也曰充實實非空也曰光輝誠則形著非枯寂也大焉化焉至於不可知有光輝者歛於無聲臭矣至善真積養盛自致也彼談妙悟者欲從禪寂直躋聖神究其蔽陷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也始乎寂卒滅乎寂而欲與聖神同議歸宿吾弗知之矣

性衡於命而後謂之真性性不與命合止名曰氣不

名爲性命衡於性而後謂之正命命不與性合止名曰數不名爲命口鼻耳目四肢之所嗜世俗所謂性也仁義禮智聖人之盡與未盡世俗所謂命也

人主欲造福天下惟賢士大夫共之士大夫之淑慝邪正亦惟人主造之尊德義重風節恬潔者登奔競者抑則士奮於道德矣毀名實程殿最有功者上無能者下則士騫於功名矣道德之士進而仁義日陳明良交奮政教兼脩人材益盛君所以勳華世所以蕩平也功名之士進而紀綱振飭百執

中詮

卷三

堯

凜承顧本原未正巧僞漸起其國可以暫寧而不可以長治可以小康而不可比於大猷若夫主德昏逸於上大臣營私自固邪正不分廉墨混淆是羶聚富貴之徒爭名爭利竊人主之大寶而碎裂之也其不至於顛覆者幸耳

喜怒哀懼皆人心所不能無曰有所者有之而凝滯不化以心未知止故也知止則能定能靜觸事而動其動也以時順機而應其應也中節何不正之有焉一止爲正不止則不正此知止爲正心切要爲明德首務格物致知者知其所止而已易曰艮

止也止其所也止其所則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語曰吉祥止止夫天道降祥降殃亦必擇所止曰止止者言吉祥之來必止於能止之人未有不正而能獲吉者也

人心即天命也天命即人心也一念弗敬則自喪其天一息弗敬則自隕其命推而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一喜怒一取予天實降之命實憑之有一毫不可與天通與命合者君子畏焉凜然雷霆之將擊也惴焉神明之不我容也天真內瑩性機常覺何暇平思議何待乎矯強若計及是非毀譽計及得失利害則有爲而爲非君子養性事天之本心也然或利而行或勉而行作之不已乃成自然亦存乎其人矣

中詮

卷三

學

所貴乎成人者非獨成其身也成其身以成萬民以成萬物合宇宙而稱身兼宇宙而爲成也能使宇宙成其宇宙而後能成位乎天地之中故薄海之廣光天之遠有顛連弗及見者吾視之不明也有愁歎弗及聞者吾聽之不聰也有狂逞弗馴於度吾貌之不肅也有器競弗率於訓吾言之不從也有闇沕不昭於皇極吾思之未睿也天無心以人

爲心天無爲待人而爲能脩其視聽言動於一身者事天者也能達其哲謀肅又於天下者代天者也小孝無違大孝幹蠱惟聖人爲能幹天之蠱王佐以道教養天下伯佐以術富強天下故一匡大業而器小也上士有全節而兼全材中士短於材而拘於節故信果美行而人小也若斗筭云者計榮肥於尺寸較利達於錙銖如俗稱求田舍數炊米之類其於名節世道不復知爲何物是且得爲器乎且得爲人乎故聖人直鄙之曰無足算夫身列冠裳志在斗筭至不比數於士林恥孰甚焉然

中詮

卷三

望

而爲此者不知恥也恥心一亡何所不至能恥其無恥然後有恥有恥而後恥可免也

柳下之和如春陽溫煦被於物也阿衡之任如夏與萬物共昭明也首陽之清如秋氣肅而生機歛也箕穎之遯如冬氣閉塞而枯寂也心止於純安得不謂之仁行止於極安得不謂之聖然各專一氣各擅一行則膠於所見未洞全體故也有所見則有不見無所見則無不見仲尼能統元氣而時出者以心同太虛圓神中不着一見也其皇皇易世無一念已者乾元之不息也其歷說列國無三年

淹者四時之遞遷也

自古君子與小人爭君子嘗不勝而小人嘗勝爭在大臣則持衡在人主爭在庶僚則持衡在大臣人主未必能辨忠邪也大臣未必不好諛而惡直也君子秉義難合小人工媚易投則易投者勝君子特立寡援小人植黨多附則多附者勝君子易退如介石小人難去如拔山則難去者勝其君子有時而勝者必也明君察相主持於上乎夫有明君察相小人安得與君子爭也若君子所以自勝無他術焉正已而發不中不怨勝已反求諸已而已

中詮

卷三

望

矣

義一而已以禮遜信行之則爲君子之義以信果行之則爲小人之義執極而不變者德也擇中而時措者道也時而雨露時而霜雪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雪不折枝冰不介木盎然大和元氣流溢於春生秋殺之中故有時安常蹈故與斯世休息無爲天下不以爲因循有時順變達權創古今之所未有天下不以爲矯異夫義者宜也宜於心不宜於迹宜於已不宜於人宜於始不宜於終皆不得謂之義曰禮遜信者精義之至非於義外有增益也

惟忠恕可行終身惟絜矩可平天下絜矩即忠恕也
以一心度萬心以一情調萬情已所自有方敢求
人已所未無弗敢非人已所甚欲即以同人已所
甚惡弗敢加人處上下前後左右皆如是也則賢
愚靡不心服怨惡安從起哉後世士大夫不講於
忠恕之學徒以智能相尚意氣相豪議事而規隨
操縱異則以規隨操縱為愛憎議人而剛柔和介
異則以剛柔和介分邪正攻擊不必符其實訕詈
不必顧其安此士習之最薄而漢唐宋之黨禍所
由興也故君子公恕以存心忠厚以御物國是得

中詮 卷三 望

失邪正消長何敢不力為主持然從容諷議庶幾
乎感悟轉回毋徒以憤激生愛不幸而朝論混淆
是非倒置則危行言遜奉身高蹈可矣
夫代有升降裕有隆汙儒者每歎古今不相及豈其
然乎諛說殄行休明之末蠹也唐虞時已有之三
風十愆極衰世之昏淫也夏商時已有之惟聖君
聖臣明目達聰以燭其奸令諭刑禁以翦其萌故
讒佞不得行而昏淫胥化於軌則也嘗觀開創之
世吏多醇樸民鮮澆詭蓋終而秦制極而復天
運人事相因如此傳至中葉政教陵夷人情復漸

趨於下自三代歷漢唐宋皆然乃知古今之治亂
若循環風俗人心亦若循環而漢唐宋竟遜盛於
三代者則以創業之君臣不能如三代之聖哲也
管子有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
事如此議論五經未嘗有也後儒注元首叢脞純
用其語予未解焉一日二日萬幾紛至人主宵旰
求理可謂侵臣職乎草木挺生者枝幹聳而直上
叢生則芴出凌亂不能振起脞從身從坐亦近於
頽靡不振皆率作愼憲履省之反也故股肱因而
惰也方以率作責難忽以煩瑣作歌何辭意不類

中詮 卷三 器

也蓋管仲欲以伯術用世非專君擅政則不能直
行其意曰君行臣職臣懈怠不肯任事此強戾要
君之語謂帝臣王佐有是乎哉心志不一理欲紛
雜曰叢精神不奮敬怠相參曰脞
卑官卑服帝王盛節以一人治天下不敢勞萬姓奉
九重也未央壯麗猶阿房之侈心乎殷邦五遷未
聞厲民周作新邑太保率殷民攻位于洛汭僅五
口位成規制不侈而經費儉也後世崇宮峻宇視
殷周不啻數倍中外將作侵牟視經費又數倍非
糜金錢數百萬何能卒役勞民傷財雖明主能盡

知乎嘗過冀州見高陽氏故墟頽垣周遭不過七八里宮禁居中不過一里餘城南二里有高陽帝塚高可丈餘高陽氏去堯舜未遠也茅茨土階之制標枝野鹿之俗可遐想已或曰高陽氏都帝丘在今衛濮

有一代之開創則有一代之治體湯革夏正佐以阿衡今讀其詩書之文整潔嚴峻當時治體可知也賢聖繼作補敝扶偏無致過佚迄於武丁荆楚不庭伐之三年必克乃已師則憊而威已伸故終商世六百餘年屢見河患不聞有侯國跋扈之患藉

中詮

卷三

三

今帝乙舍紂立啓周雖奕世載德如商何哉周之興也本以仁厚立國行葦既醉歡洽太平采菽蓼蕭威不勝惠僅三四傳昭王南征不復遂弗能問中興止一周宣令業弗竟東遷以後射肩窺鼎天王直寄坐耳孰謂有道之長周過於商也

汪子中詮卷四 萬曆辛亥壬子集

聖門弟子問仁多矣獨曾子無所

爲已任死而後已蓋聖學正脈

夕死可者求仁得仁而已歟之一念之凝虛湛精

之天載之無聲臭密之造次顛沛之必不違此仁

體也禮周於三百三千皆其迹也如手持足行之

自然也惠福於九州萬國猶其粗也如川流澤漚

之必潤也

近世譚學謂妙悟者智效天也謂實修者禮法地也

夫天地果有二乎一元渾涵二五紛盪地氣上騰

中詮

卷四

一

爲天天氣下濟爲地天得地而資生地得天而資

始總一元之流行也禮得智而則所往智得禮而

踐其實總一仁之貫徹也聖人言崇效卑法本欲

合智禮爲一後世各執一以相高下亦未睹於天

地之全矣

龍馬出圖伏羲作卦當時有畫無文未必以易名也

至夏商有連山歸藏而易之名著矣夫易何爲而

名哉謂神易無方體乎謂隨時變易從道乎聖人

代天剛教以顯道牖民未必自標玄奧以駭天下

後世也因筮得卦因卦知吉凶人謀鬼謀百姓與

能其於變易奚取若窮神知化盡性至命乃聖人究極易理如此非上智宜不得聞且其言始發於孔子文象周爻皆從人事物理發揮未有深及神化者而肯以神易名其書乎然則易何為而名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聖人固自言之矣中庸作於孔子述於子思天人性命之奧悉備無遺乃其名曰中庸其素位而行曰居易易之六爻異位即素位也素位盡道宅平履易可以知險知阻可以寡悔寡吝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意也且乾之九二為君德聖人繫曰庸言之信

中詮

卷四

二

庸行之謹乃知易庸命名義一而已易盡萬物之情變庸闢一中之精微本之惟乾易坤簡故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也自易之命義不明後世擬易者曰玄曰極曰虛其將自附於神易變易者耶其於乾坤易簡未致思耶

無平不陂無泰不蹇天之數也危可使平傾可轉易易之教也愛惡利害變乎境剛柔中正依乎道無入而非安宅無往而非坦途故名之曰易九疇之作也願五行修五事要歸於建極會極去偏黨反側以遊於正直蕩平故名之曰範天出圖書以授

聖人聖人紹天意以彰顯道使天下常安而無危也常福而無禍也常治而無亂也賢哲易於循軌而昏庸無難改轍也此天與聖人仁愛斯世無窮也

治則見亂則隱藏器於身相時而動聖有明訓矣後世治日少亂日多則君子居廟堂少居山林多也山林無越思以體道希聖為思山林無越行以養性事天為行忠信篤敬孝友睦卹其脩身之實乎談玄談寂勿入耳焉可矣樹桑植桑山樵川釣其資身之策乎徵貴徵賤勿縈心焉可矣動為鄉範

中詮

卷四

三

口謝時政其周身之哲乎人臧人否勿掛類焉可矣夫君子豈好為石隱遵晦獨善與時消息道固然也或曰苟有用我如不素習何夫忠信篤敬何施不可未聞學鞠子而後字者也

古人每食必祭食瓜有祭禮明載之唯聖人心純乎敬事無大小其敬一也故食羹瓜祭之心即享帝享親之心若見為末節而忽之焉往而不可忽將大烹五鼎皆虛具也賓飲百拜皆縟儀也其何以為聖人學者識聖人之心則知所以自存其心凡學道之士見於君子未有不擇言而問者賓有相

接未有不正襟而莊語者其擗管搗詞未有不究極天人精研名理者果皆根心而出乎抑徒取口給飾藻積乎心與口一不相符其不誠甚矣君子以忠信之心審樞機之發口吐之卽身體之身有之而後筆直之無勦說以諛聞也無撫華以掩實也是謂脩辭立誠以此密脩以此默証師友之講習筆舌之敷陳皆實功也故曰所以居業聖門善言語莫如子貢聖人教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脩辭立誠之旨也

夫有口極珠羞者則有食無菽菽者有身窮羅綺者則有衣無襁褐者有峻宇雕墻者則有露宿草棲者民之窮迫於上之人窮用之而靡有遺潤也上窮其慾以腹之下窮其力以供之民之窮者上下窮也且夫驕奢縱佚人之情也乘輿宮闈下之望也自王公大人貴戚豪右習見官家侈麗借擬成風於是倡優后飾楹屋被繡者徧天下而民窮益不可支矣故古者聖王昭儉德以臨百官百官象之萬民效之其取不苛其用不濫故財恒充溢於上下而齊民不至獨貧三代而後惟漢文景之際殆庶幾乎觀世變者有餘思矣

中詮 卷四 四

夫爲人牧牛羊者必爲擇善水草以飼之躬荷蓑笠以時收放之牛羊肥息而後爲忠於所託未有意芻牧而坐視其羸斃者也君相者爲天牧人者也田里樹畜之制不脩治教政刑之用不善致令無辜赤子有死於饑寒陷於刑戮毋乃孤天之託乎四海廣矣郡邑守令衆矣誠心愛物者豈其無一人人造福惠止一方惟君相操其仁心以提衡天下之監司守令而後澤洽於天下也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權征進奉入孔多而惟正之供耗矣國家制用本有常經宣索靡竊出孔多而軍國之需匱矣入孔不清而逋負是悉民益困也出孔不塞而轉借以應國益空也昔漢武乘文景富庶賦歛輕緩故得笑舟車稅間架以取盈一時然猶以爲繕兵餉士制服四夷用耳至唐德宗瓊林大盈擅爲私藏戍卒五千一呼而倅入倅出易如反掌此足爲人主私積者之殷鑒也夫散小儲成大儲陸贄可謂盡謨矣然曷不曰陛下所取於商賈者非神輸鬼運皆窮民脂膏今軍興用乏賦入不繼曷若下明詔出私藏數百萬代窮民一歲之賦是民窮與軍興兩濟將海內感誦仁聖亂賊不

中詮 卷四 五

足平也千慮一得豈陸公偶未之及乎

聖門為學者多矣何好學獨許顏子不遷不貳語存心之密見好學之篤也人心惟常存則常覺惟常覺故有怒則旋化有過則旋改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如太陽常照而纖翳弗能干也萬頃之潭常湛而微塵弗能翳也自其常照常湛則謂之好學諸弟子能制私喜聞過者豈無其人而未能常照常湛則學有作輟未可以言好故曰今也則亡此見聖人之學以存心養性為本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實若學問思辯以明善

中論

卷四

六

多識以蓄德皆存養致用之助非學之本原也

子文之忠知有忠而已文子之清知有清而已仁體精微純乎天理之極必知仁而依於仁則忠從仁出忠即仁也清從仁出清即仁也二子未聞聖學會未知仁體為何物其為忠為清祗任其性資之所近意氣之所激焉得以仁名哉子張好難能者雅慕二子奇節瑰行遂揣摩之以為仁在是夫子因答而寓箴誨若曰師未知仁焉得以揣摩言仁也

聖人之學惟約禮而已禮本吾心之天則齊明純一

禮之體也聖人因天則制為周旋禘饗禮之文也文即禮之散殊典謨雅頌多聞多識無非禮也博固所以求約非約安所事博約諸心而齊明純一罔或雜也約諸身而周旋禘饗罔不欽也向之苦仰鑽者幸有所從入矣苦瞻忽者幸有所持循矣故欲罷而不能已才竭而功愈深功熟而機漸融若見高堅者之與神凝前後者之與精攝故曰如有所立然神凝之而未能保其不離精攝之而未

中論

卷四

七

其三月不違之際乎未至於安仁也故曰欲從末由夫才之竭竭於禮也立之卓立於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謂約諸心約諸身也約有規繩之義焉勿有檢制之義焉彼謂任心自然直躋上聖者蓋徒見高堅光景遂謂一徹永徹未嘗約禮烏知竭才之不易未嘗見卓焉知欲從之更難也

聖人身度聲律具見於鄉黨篇矣在朝在廟在鄉在家一服御一食飲一動止一語默皆其燦然者也謂聖道不在迹象乎聖人之神傳迹象以出非迹象胡以見聖人天載之神因時物以顯非時物何以見天載資睿者得神以會象質魯者緣象以悟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13 返文小

神神無方而迹有體微內外之道也彼是內非外與滯外忘內者皆想度於虛境未嘗實用力焉故也

聖人之道無形可觀無聲可聞何以稱高堅何以稱前後仰於何所鑽於何物瞻於何境意者日用間有精妙耶庸言庸行有神動天運者耶非顏子潛心之至未能窺測若此故文章可聞性天不可聞孰能因可聞以探所不可聞則仰鑽瞻忽當與顏子同苦矣衆人觀聖人以述顏子觀聖人以神

夫人欲與天參也學欲法天徙也天之運萬古如一
中詮 卷四 九

日君子之自強百年如一瞬凡氣有銳衰功有作止皆情心爲之聖門不情惟回一人聖人與回所以勵諸弟子也他日論好學回死則亡其激發甚於雷霆之迅宰予晝寢直比於朽木糞土其督責過於夏楚之威吾儕誦聖言錄承警效曰今亡報焉是吾耻也曰何誅察焉若吾責也情者庶幾有奮乎不然雖日沉酣經籍猶爲未讀書也

四十不惑知人也五十知命知天也身心性情之幾愈研而愈徹天下國家之故愈究而愈精萬感不能眩其明萬應不能窮其哲是謂智者不惑其知

命則從學易來吾心一太極也動靜一陰陽也生死一晝夜也鬼神一屈伸也以剛柔妙變通以易簡知險阻蓋先天而天弗能違立命而命弗能制也豈徒知云乎哉道準於天之謂易身體夫易之謂聖

五十學易而後可無大過聖人非虛爲謙讓也檢身如弗及不得則反已冲焉不敢自盈退焉其常自下自古聖人未有偃然自信其無過者故征誅不能無慚禪受猶懼其忝賤頑象傲曰孝友之未孚叔畔君疑曰忠誠之未至適齊道術伐木絕糧衆

中詮

卷四

九

人以爲遇窮聖人以爲貞吝此觀象觀變玩辭玩占所以深致意於易也以身體易以易疑道剛柔中正之理得矣應求違合之機審矣進退消息之權豫矣憂虞悔吝之端杜矣故曰可無大過

凡學求有諸已而已反身而誠有諸已之盡也故言悟則實有其悟虛明內湛毫無可斷續也言脩則實有其脩衾影相對毫無所愧怍也有而積焉積而盛焉充實光輝自不容已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存心以養性也而不貳以堅其力集義以養氣也而

勿助以俟其長無緩圓無速化無銳始無怠終如是者功以積久而熟機以漸洽而融優游自得與鹵莽而得者固不侔矣居安者涵養之既定也資深者停蓄之不窮也時而出焉其應無方矣若告子之為仁義以矯揉也其不動心以強制也世有矯揉而能持久者乎有強制而能當震撼者乎此聖人之學必求自得而掘苗之害與不耘苗等也夫學之求自得也在知所止安汝止而已知德者鮮未知所止也知止則知德矣知德則據於德矣凡學問思辨之所明身心體驗之所至有朗然獨覺

中詮

卷四

十

見聞者固徑庭也學不厭者真見夫道體不息必至誠合天而後已教不倦者真見夫大道為公必兼善一世而後已此三者乃聖人純天之心亦聖人所終日乾乾而不容自寧者也其乾乾而不自寧即純天之心也日何有於我蓋自傲自揚之詞正所謂望道而未之見者豈姑為謙讓乎哉夫道術分裂百家幾起守道君子所篤信者六經仲尼之言耳非信六經仲尼也反諸心性而合故信也老之虛靜近真佛之妙明歸寂於心性果合乎哉夫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顏既勇於請事矣莊生假託其詞曰墮肢體黜聰明於請事何居夫信墮體黜聰之為顏而不信視聽言動之為顏是信莊生過於信仲尼也甚矣異說之浸漬人深并其心性而眩昏之也祝鮀佞夫也而習於俎豆王孫賈權臣也而用於軍旅衛靈用之猶免於喪才之有益於國如是夫才德合一其上也德勝才可鎮雅俗才勝德可備馳驅人主烏能盡得上才而用之度能以授任試事以敵能則天工無曠而天下治矣後世銜才者私則易昵刻則求全故朽株或濫於棟隆合抱或捐

中詮

卷四

十一

於寸蠶宜績用多粟而顛覆之難救也

陳恒弑君聖人沐浴請討非爲齊也爲魯也爲萬世君臣明大義也君不可相不可能使大義明於天下則已矣一告老之大夫猥云先發後聞不亦繆乎

水火切於身也不得則身喪人皆重之仁根於心也不得則心喪舉世忽之故水火有蹈而死者倚藉之甚殷或致災弗恤日用之甚狎或限生弗顧也乃蹈仁而死者未見矣親之似謂無益離之若快其私非道而富貴則處焉非道而貧賤則去焉縱

中詮

卷四

十一

欲滅理甘爲之舍生取義必不爲矣噫此聖人重爲人心情爲世道慨也夫尊爵惟仁安宅惟仁利用廣譽莫如仁蹈仁者豈必死惟至於西山可餓忠諫可剖而見仁之必不可去所謂顛沛必於是也

不悟之先忠恕自忠恕多學自多學也既悟之後忠恕卽一貫多學亦一貫也優孟學孫叔敖非不儼然相肖其形似其神非叔敖之所以爲叔敖其神有真焉耳

夫日用不知之民耕鑿無營之衆豈少於世聖人無

責焉者以其誠樸未散真心猶存也羣居終日則游閑無事矣言不及義則智臆任逞矣好行小慧則聰明妄作矣此其人以謔浪縱恣爲日月以舞智弄術爲精神小之敗檢喪名大之凶家害國將無不至故曰難矣哉夫人負七尺之軀其意氣精力必有所用用之於理義則爲君子用之於私智則爲小人曷不慎其擬議而歸之於講習也移其小慧而借之於大道也

人有義讓三公而見色於單豆有才治三軍而牽愛於房帷者非其智於大而闇於小也義以意而襲

中詮

卷四

十二

取意之所不至則讓者鄙矣才以氣而激發氣之所不勝則伸者屈矣惟學問君子明善以誠其意集義以養吾氣誠意則無真偽養氣則無勇怯故投之至大而不亂也伺之至細而不滑也

大格致以求誠正非外誠正而別爲格致也經書既明則日玩索焉涵泳焉以求實証實脩其博稽泛覽以當游藝焉可矣故謂讀書窮理爲支離猶可言也併存心主敬而日支離非之非也然讀書豈必盡支離善讀之則羹墻聖哲面友千古彼羣居講習而求麗澤者孰與陰陽爻象之默契也孰

與典謨雅頌之神交也

敬勝義勝丹書僅數語非聖主齋心而請弗輕授也
太公雖隱處海濱其所存養可知矣牧野陳師而
發揚蹈厲之氣見焉其仁者之勇乎故君子抱德
於身可以文可以武可以規天滌地可以開物成
務是謂大道不器

周禮一書分職定制治法至精密矣或曰周公致大
平之迹也或曰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書出於河間
女子為漢人假託由今觀之書載周官僅提其要
茲則綱舉目張纖鉅不遺蓋監裁於二代斟酌於

中註

卷四

十四

時變其為周公所定掌故所記頌之朝廷邦國無
疑也第東遷籍亡秦火禁厲散亂遺闕有不能全
攷矣若謂漢人假託則冬官可竄條成編何必以
考工記為贅附也夫政從心運法隨俗變聖人曰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奚論繼周即使周公常在能必八百年之間
無所損益乎後世君臣有志於成周之治亦惟是
師其意不泥其迹因革補救與時變通俾設官分
職體國經野之仁盎然流浹於海內斯可謂善法
周公矣若俗化所不宜也民情所不便也挾已見

而聖道行之則劉歆王安石所以擾天下何貴於
法古哉

大覆地載吾大父母也所燕詒我者有天爵有廣居
矣為子而不克負荷如忝所生何堯舜則孔吾大
宗師也所詔告我者既手攜既耳提矣為弟子不
能傳習如負教育何故象天不息務完其所全界
者乾坤之肖子也師聖不厭實踐其所心傳者唐
虞之英材也夫欲為肖子於乾坤則塵寰嗜慾之
滋垢烏能干之欲比英材於唐虞則叔季習俗之
汙染烏能累之故君子之學莫先於尚志臨以嚴

中註

卷四

十五

父督以嚴師猶委靡而弗振也其自棄甚矣
有晝則有夜有生則有死天之道也老氏徇生欲專
氣以延之釋氏厭生欲歸寂以滅之皆竊弄造化
之機上逆天道而且談心性說天人乎真所謂恣
邪詖而惑世教者也彭蠡喬松數千載不一見延
生固無驗矣若厭輪迴之苦脫離度世長居於極
樂淨國是長為鬼而不為人也使天下人盡從其
教有死而無生是人類將殄絕也使天下不能從
而已獨為之是自私而自利也然其說固曰吾欲
度盡眾生夫欲眾生盡歸無生長為鬼而不為人

幻妄甚矣况屈伸相乘聚散相感大化流行不息陰陽錯揉無端豈能以私智而脫離之陰府輪迴吾不敢知其有因果報應吾不敢謂其無氣清者從天氣濁者從地忠孝正直之靈復聚而為賢俊奸邪貪污之質忽變而為異物此於理可信者也儒者謂太虛皆氣不必以屈氣復為伸氣此固然而不盡然若大聖大賢嶽降者還歸於嶽星降者還歸於星名世將生星嶽復降是不可以常理論也

世傳蘇子瞻病革得一禪師相勉遂作偈念佛數聲

卷四

其

而逝此與臺城誦麼荷者無異世衰學晦士大夫不得志於世其憤鬱無聊之氣常託於禪寂以自解故釋者釋也解釋其憤鬱之氣以歸之空空則無事也陶淵明嘗與遠公遊得其意而不從其法其言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當盡何須復顧慮此猶有儒者氣象故樂天知命者聖順天安命者賢惟俗士未嘗學問富大故心無所主不得不借慈航於釋迦也

大古之至人不貪生不懼化其於生歿去來之際見之審矣顏淵歿子哭之慟鯉也歿門人不記一言

乃知聖人愛道重於愛歿悼回深於悼子也一元統天盡乾坤之蘊矣四德迭出而不窮者一元之全體也一中執極盡唐虞之精矣九德咸備而不偏者一中之妙用也後世儒者知求天於無聲臭求中於不睹聞而九德之學曾弗加檢省反諸一身此中已不無窒塞矧望其時措咸宜哉惟涵養於不睹聞而後九德顯惟九德咸備而後涵養真故致中和者致諸身心而達之事物也致諸行履而沛之經綸也

聖人有聖人氣象賢人有賢人氣象詞其言想見其

卷四

其

人雖百世猶親遠也謂有若似聖人乎讀孝弟禮和章其似者蓋幾希焉曾之任重道遠思之潛伏屋漏真聖人之言也孟氏大焉而未化濂溪明道醇焉而未大正叔元晦之主敬子厚之西銘皆賢人之言見聖而克由聖者也薛德溫讀書錄其於明道庶幾乎伯仲矣

內觀方寸而有參並兩儀之思外觀寰宇而有保合萬彙之思前稽往代而有紹明千聖之思後窮來世而有楨幹終古之思此非出位思也丈夫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志當如是矣其志遠故

其思遠其所以為思則近存吾心養吾性其藏愈密其用愈弘造化一身千古一息皆盡性之能事也

聖人節欲釋氏斷欲聖人制情釋氏絕情天倫歡戚廢矣人世卑辱忍矣哀樂喜怒出乎性者既盡遏抑之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彼以寂覺內照為性欲獨守之以歸滅度養未發而去已發邈無生而厭有生絕情斷欲之心正情欲之膠滯不能忘也學士大夫惑其教者祇欲離生歟微福利于獨謂微福之心不可以得福怖歟之心不可以超

中詮

卷四

六

歟

氣與理非二物也性與知覺非兩合也試思混沌之初渾然一氣而已天何以開地何以闢日月何以懸象陰陽何以代禪五行何以錯布皆氣之自為摩盪自成文理若有所主宰焉者氣發育而為人物則文理自心而生若有所受命焉者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創性命之說以教天下者皆從其自然之文理為立名示的以導其趨此性之所自來道之所繇出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即性也窮之以求盡也盡之

至而與命合則成位乎中矣

兩儀有恒位二曜有恒明四時有恒序萬彙有恒性凡物之有恒者必其真純無妄故能恒也故性無不善天實命之其有不善焉者氣蔽之而習遷之非性之本體也氣蔽之而幾希猶近習遷之而聖狂始遠今夫日月晦蝕夏雹冬雷五氣紛揉偶成愆戾而恒明恒序者亘古如一此氣蔽之說也故謂論性當兼論氣則可謂有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氣質不可言性且既曰恒性又安有二也

夫世味與道味互為濃淡得道者自能忘遇安遇者

中詮

卷四

六

可與進道此聖人深贊陋巷而亦有取於緼袍也然衡門有砥節之賢世胄鮮矜脩之俊窮困易以疎心紛華不無溺志願其人自振何如耳夫士皆期於學道而希聖也貧與富皆身外事也若徒能粗衣糲食而學道希聖之功弗勤弗勇則與隴上耕夫守財虜何異此又聖人所深鄙也松柏生於幽壑非有桃李之榮艷梅柳之芳媚也其外渾樸故足以含靈其內腴潤故足以滋榦善觀物者蚤知其能貫四時傲霜雪矣又知其能歷千禩棟明堂矣彼榮艷者芳媚者非不取快一時其

如秋風淫落何正人君子猶松柏也人主蚤知而蚤用之則可以長保榮華而太殄瘁若平居無以自展臨難而後節見非國家之福亦君子之不幸矣

君子大其心而後可以任重故八荒爲我闔也萬物爲吾體也小其心而後可以致一故瞬息必有存也隱微必有慎也易其心而後可以揆事故鏡懸待妍媸也水止待低昂也危其心而後可以制變故衽席慮戈矛也眉睫憂萬里也夫惟小故能大惟危故能易肆蕩不可以爲大也狹隘不可以爲

中詮

卷四

手

小也清曠不可以爲易也縮懦不可以爲危也

鄭國辭命更四賢而成聖人非取其詞命之善也取其和衷共濟不以人我分見不以長短競能也草創者不取討論之未工脩飾者不知創討之未備潤色者不遠自用而先用人人之有技皆相臣技也故曰子產有詞鄭國賴之嗟夫使後世議國事者皆如是則安有牛李之分構元祐熙豐之反覆哉故善謀人國者莫貴於虛心莫病於有我

深厲淺揭遜世者自謂能知變達權矣聖人猶以爲果何也春秋之世雖綱淪泐敦而魯衛齊晉諸君

猶或知尊賢敬士其臣不乏忠賢猶可與乘義明禮故微環不舍庶幾其一遇如宰中都攝相事苟得志一國卽一國之東周也治則進亂則退好紫者能之未可以語權惟亂而思轉乎治退而不忘乎進然後見聖人之達權也

五氣順序太和所以運化其相盪而偶相辰也有不得不然之數五事交脩聖人所以燮和其致用而偶致拂也有不能必遂之心故天至仁矣不能使世無水旱民無天札堯則天矣不能使臣無共繇子無丹朱惟水旱什一天札百一其至仁自若也

中詮

卷四

手

惟罪臣終放傲子舍立其則天自若也若夫天人一體志氣交動理誠有之簫韶奏而鳳凰儀玄圭錫而洛龜出桑穀以脩政弭妖熒惑以善言退宿姬積德而赤烏昌後羸無道而白帝速亡吉凶惟人召亦惟人挽是以聖主顧諟明命克謹天戒數有不得不然豫慎之以防其然心有不能必遂益脩之以俟其遂故治亂持危造化在手而天弗能違也

聖人之學求諸心性而已心性之學日新又新而已一真爲主澄之纖翳不留七情初發約之非幾盡

黜百為酬酢閑之邪僻俱化斯之謂學朝乾如是夕惕如是一日如是期月終身如是斯之謂時習習而久而熟焉所謂自得之也內觀泰宇之凝自覺與天地相似外觀應感之順亦覺與鳶魚同適其悅也天機獨契有不可以語人凡自得而可語人者非深得也後世學者亦嘗反觀昭曠自謂有所得第一見光景輒翹然驕語妙悟視時習之悅遠矣

戒不睹懼不聞誠之至也以此別理欲於危微是謂自誠而明知遠近知風自明之始也從此密敬信

中詮

卷四

三

於至靜是謂自明而誠中庸首章之君子脩道立教之聖人也末章尚綱之君子由教入道之賢人也至篤恭治平與中和位育無異則賢聖天人一已近世談學者謂賢人與聖人異路必盡脫賢人窠臼而後可以入聖然則下學終不可上達乎此迷心禪悟於性教未深思也

夫多識為蓄德也多聞為建事也讀書窮理正所以養性脩身非徒誇博瞻炫口耳已也聖人自道其知曰好古敏求至與諸弟子論仁則曰克復敬恕曰恭敬忠曰恭寬信敏惠論行曰忠信篤敬論君

子曰先行其言脩己以敬而多聞多識之說罕及焉豈非睿識資於聞見而至德成於克養哉今有適京師而問行者則告之曰當戒僕馬望徐充而北較也水行則曰整舟楫備帆維而慎發也至於詳涉歷之險夷商賚斧之多寡彼自能得之無庸贅詞也已

不睹不聞非一於寂也萬目共睹所不睹者自在萬耳共聞所不聞者自在戒懼至此洗心藏密至矣聰明聖智從此出天德從此達矣後世學士狗迹象者既未足語深造有能極深扶微直見本體又

中詮

卷四

三

雜於空虛無執着之說舉其藏密者而驟漏之謂之何哉夫曰戒慎則戒慎矣曰恐懼則恐懼矣忽反其語曰實無所戒實無所懼曰見參前倚衡則見矣必曰實無所見實無所倚皆取空寂遺唾混聖言以標新旨遂使未學眩惑而厭拘檢樂縱肆者靡然從之雖曰不賊道吾不信也

聖人言存誠言祇敬非聖人創言之也欽明允恭溫恭允塞堯舜性體如是天所命也戒慎恐懼吾性中所自有吾率之以完吾性也今其言曰目自能視耳自能聽心自能思手足自能運動存誠持敬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四 三

皆外鑠也是強以一物治此一物也驟聽之其說甚高其旨甚誕夫使天下盡廢誠敬之教任其自視自聽自思自運將恣情徇欲肆意妄行何所不至其深害可勝道哉且彼嘗自謂吾精神一攝束便與天地相似又謂天之與我當先立其大匪誠匪敬能自立大乎能精神攝束乎此聰明豪傑之士大語誇人而行不掩焉者也

子靜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夫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古

中詮

卷四

五

聖人存心養性未有不從就業中來若以持敬爲妄見爲害心將必心無其心見無其見一切歸於何有而後爲得本心乎且夫聲色臭味利害得喪日膠擾其心者所謂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也以持敬養心而比於斧斤牛羊必何如而後爲養之不善乎吾不知其解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子靜亦嘗言之顧以誠敬爲外鑠爲害心翼翼昭事者安在也朱子謂子靜所見第識取一心萬法自流更無他事所以不畏天不畏地任意訶謔夫世有任意訶謔而可爲學問者

乎獨持一意見而更目人爲意見獨持一議論而更目人爲議論詳味其語氣一似禪衲中之雄傑者謂其學獨得於孟子予未敢信也

子靜云苟能存此心此理自明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當寬裕溫柔自能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能發強剛毅此語何容易也天下有生知安行之聖則如天如淵性體自具顧類同而不能皆聖也性同而不能皆全也氣質拘之則性以氣而駁私欲蔽之則性以欲而昏撤昏爲明刻駁爲粹非一日之力也卽力可足於一日而不能必之日日也

中詮

卷四

五

顏子質亞聖矣功不脩矣始能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溥博淵泉言何容易也聖學湮晦釋氏以直指心體恣談神妙儒者沉汨其說稍見虛明光景輒侈然自大謂可以立躋神聖超凌千古試反諸躬而粗暴之浮氣未能祛也好勝之私意未能融也此身猶在塵垢遠欲與天淵比德不亦妄乎

夫儒者高談禪寂非一端矣有借資恬淡養德山林者其上也有陰獵寂旨明附聖學者其次也至推尊如來逞機鋒樹赤幟以與吾儒抗斯下矣最下

則虛幻塵俗謂不礙性體裂維棄軌無復忌憚近
歲有罷官二千石而削髮歸空托鉢行乞弗耻著
書侮聖叛經弗顧此何人哉乃一時名公哲士猶
相與稱揚卵翼之若以并罔為可惜不知果何說
也今天下信佛滋甚自王公貴人下至閭閻隸卒
奉佛滋廣將來流毒靡所底止范甯論王何之罪
浮於桀紂謂一身之禍輕歷世之患重也司世教
者寧無隱憂

無極而太極非創自周子道書中蓋先有之道家以
無為宗因仲尼易有太極之說更加無極於上以

中詮 卷四 三

自崇其教也說者謂太極圖傳自陳希夷是未可
知第周子既以圖說易通親授二程二程獨秘之
未嘗出以示人即伊川作易傳未一語及至朱子
始表章之以傳於世而二程深意竟未可曉得非
以無極一語或近於虛寂主靜立極之旨恐偏於
靜將為二氏藉口歟不然朱子之表章為闡道脈
則二程之秘不示人為隱師傳也予不能無疑於
此矣

夫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聖人
性之者也自大賢而下氣稟有清濁物蔽有淺深

即直從本體操存其昏翳能一朝滌乎性天能一
日淨乎釋氏求諸末有物先併六根五蘊而盡空
之自謂虛圓寂照適得吾體矣其寂也何為其照
也何物自謂斷欲歸真欲斷而真亦斷自謂滅情
見性情滅而性亦滅何也所貴乎性者以其能運
萬象宰萬形也萬象既隱性復何存萬形既毀性
將安附此釋氏一切斷滅之法寄心於天地萬物
之表而脫身於五常百行之外者也然猶面壁十
載若行半生而後得之彼虛圓寂照豈一日能哉
今竄釋而為儒者動稱一見本心萬法自流不必

中詮 卷四 七

誠敬不必操存不假聞見不待安排天自覆地自
載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自吉凶吾自信吾心
自與之合嗟乎自開闢以來聖賢之學有如是徑
捷者乎上古神聖莫過於伏羲氏神農氏然且仰
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草木之宜以通神明以類萬
物因龍馬負圖列奇偶分陰陽畫八卦重之為六
十四以與民同患雖曰造化自然思索安排豈能
盡廢若堯舜兢兢業業周文翼翼勉勉更無論矣
果若釋儒之說豈其聖智過於羲農堯舜耶語誇
而旨誕氣揚而志肆即投身如來之門恐如來未

必受也且夫天下有一物而殊名者有同名而異實者此不可不辨也聖人言中言誠言一言明言善名不同而皆指言天性所謂一物而殊名者也聖人言無斯含有釋氏則無而無聖人言虛斯涵實釋氏則虛而虛聖人言寂斯有感釋氏則以寂滅度聖人言覺斯有用釋氏則覺而歸空所謂同名而異實者也今取釋氏語與聖言強而同之又併聖人言有言實言應感言照臨者盡以空寂入之本執中而曰無執本存誠而曰無存恣渺茫之論眩後學之聽使有志於聖人者皆棄繩墨而任

中詮

卷四

天

猖狂樂優游而廢果邁其為害可勝言哉且夫無思無為語易體也固有乾惕以訟天行者矣不識不知贊純德也固有緝熙以凝帝則者矣何思何慮戒慎也得正則為悔亡不學不慮驗性善也達之斯為仁義今取近似語文致傳會必歸宗於釋而後已何其謬也且彼為此者皆世所謂聰明賢智之士也豈其愚惑至此我知之矣聖王不作教學不明異端乘間蠶起漢用黃老晉熾列莊齊梁隋唐之際釋法接踵入中國派衍瀰漫天下賢智之士浸淫淪浹於其說匪朝夕之故也世不開

聖人之學賢智者厭滯塵垢則以清淨恬曠為高世知有聖人之學賢智者厭循塗轍又以守空超悟為妙是以鑽研愈深而見解愈奇然非獨今日也索隱行怪後世有述仲尼時已受此患矣試觀宋周程講學以至於今其間確守聖脈纖毫不染禪習者寧有幾人吾不敢目先輩為異學然不敢謂非賢智之過尤不敢不詳其說使出世異法得潰吾聖道之藩均之明道也均之為仲尼徒也夫惟虛中君子捐去宿見反求六經非唐虞洙泗之言勿道非唐虞洙泗之行勿行然後學術統一而

中詮

卷四

天

世道賴以維持如其不然必以誠敬為舊習以空悟為新知則是唐虞洙泗不足師而更問途於西竺也異日生心害政吾不知底極矣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不必盡巧而巧不離規矩中今第求真體於不睹不聞求真脩於戒慎恐懼則規矩既具巧當自得之若破規毀矩而別從西竺乞巧西竺即多巧然不為梓匠輪輿者也

訓詁講解所以明學非所以為學也卑訓詁而談本心亦訓詁也聖人之學在為之而已將為之而欲

以無爲爲之又一訓詁也三皇而後無爲而治者
獨舜一人舜非能一無爲也堯作而舜承故爲之
而不勞也况夫爲學父不能諭之子臣不能得之
君其深造而詣極也惟已其淺嘗而中畫也惟已
其愈進而愈奮也惟已其乍作而乍退也惟已乃
欲以無爲爲之幾何不始於優游終於放蕩也
予自弱冠開學見先輩有言勿忘勿助者吾直謂學
人亦患忘耳烏有過用力而患助者子路兼人故
聖人退之孟氏自覺英氣太銳故以助爲戒若未
有兼人之勇而預設爲退未有至剛之氣而預防

中詮

卷四

三

其助亦世儒之過也持此語十餘年未變後復思
之則異是矣凡言寂覺言無爲皆以聰明聖智爲
夙成以不思不勉可徑造者也始吾慮其近忘後
乃知其爲助耳孟子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則當時亦非止一告子矣

仁也者人之性也不仁非性也知好仁知惡不仁知
卽性也能好能惡之力亦性也好之而無以尚惡
之不使加身則爲誠敬誠敬也者自好惡之精專
而名之誠敬卽性卽仁也謂誠敬爲贅爲強以一
物治此物是視誠敬爲外而性爲內也彼直以虛

圓空洞不着一物爲性其視誠敬爲外也固空烏
知誠敬非別有物卽虛圓空洞之本體也以誠敬
爲虛圓空洞者聖人所謂性也雜誠敬而言虛圓
空洞者釋氏所謂性也此毫釐千里之辯也

大中之謂性大同之謂道愚夫愚婦所共由而天地
鬼神可默契于聖百王所共守而終古竟劫弗能
易斯之謂大同也故耳目口鼻聖人之官與人同
喜怒哀樂聖人之情與人同官動而寧於極情發
而止於正亦愚夫愚婦之心所同然也終古竟劫
之心所同然也今佛者曰官能喪神併其官而盡

中詮

卷四

三

絕焉情能得性併其情而斷滅焉其於人心同乎
異乎此戕賊人性以爲教者也乃欲與吾儒比而
同之是鸚擬鳳鳥偶鶴矣

凡異之初起其端甚微惟好異者殫力攻之則談說
日益奇詭倡和日益蔓延而其害始布於天下春
秋時以道名家者惟老子其教主於清淨無爲尊
信者猶未甚衆聖人預憂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其後百年有莊列二氏衍其緒適戰國兵爭說
無所用漢初稍試之民歌寧一亂極思靜其時使
然也迨至魏晉世所稱賢智之士多沉溺其說其

爲害遂不可救王衍臨殺廼嘆曰吾輩雖材不逮
古人使不祖尚玄虛戮力政事寧至中原陸沉若
此吁嗟悔何及矣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之謂道世未有
出而能舍戶未有行而能舍道者也舍道焉則鑽
於穴竇絀於荆棘爲凶爲吝有不可言矣故夫盜
賊至橫惡也猶必以智仁信義成其爲盜賊獲市
僧至賤辱也必篤實恭謹而後爲人信任匪敬慢
也匪誠僞也士君子治心治躬有一息能舍誠敬
者乎曰誠敬外鑠者直出之而不知也

中詮

卷四

三

人能見戒懼之爲真性乃見性矣人能以戒懼爲真
脩乃可語盡性矣若曰既見不睹不聞安用戒懼
此溺於佛氏無住一語必以空明爲體者也夫能
使空明常存常照能寂能應者非戒懼乎而曰安
用戒懼卽佛氏且以爲頑空况聖學乎
今世爲禪學者曰吾直探其神髓而得之彼非禪者
弗及知也闢禪者曰吾直窮其巢穴而破之彼爲
禪者弗及知也夫釋氏所謂上乘無出於楞嚴圓
覺諸經有目者能共覩有心知能共釋也吾既探
其神髓矣亦既窮其巢穴矣彼自爲出世一法於

吾儒盡性經世之學終不可同日語也張無盡謂
知佛始能知儒吾謂能真知儒自能知佛

夫欲知儒之爲儒則求諸仲尼矣六經仲尼所贊定
也學庸語孟翼經者也儒者誦說雖勤然第以訓
詁梯榮進未嘗深躋其藪一舍筌蹄而空寂窈冥
之說遂入焉而眩且漸進不速於超悟也矜莊不
恬於寬縱也世法繩束不奇於四大之空虛也宜
其棄常而卽新者衆也然試取六經之精蘊熟玩
而深繹之語性莫精於降衷語心莫妙於中和語
道莫神於太極語德莫微於易簡語功莫嚴於精

中詮

卷四

三

一語用莫大於範圍曲成彼所謂虛圓者吾圓神
之引緒也彼所謂妙明者吾明德之餘暉也譬諸
家有寶積夜光之璧照乘之珠千萬備具然未嘗
發積而一視焉偶見鄰家有琅玕玻璃瑩潔耀目
則以爲希世之珍在是不知鄰所有者乃吾家積
中所不屑也且夫心性者人之心性天所同賦古
今所同然也六經總抒心蘊吾心原有真經以六
經之言質諸吾心之真而準以吾心之真質諸六
經之言而準以六經之言與吾心之真質諸天地
焉而準質諸鬼神焉而準質諸羲皇上聖焉而準

質諸終古未來焉而準是謂一貫是謂仲尼之教
若以釋迦氏之言質諸六經之言與吾心之真祇
見其稿而不能生也偏而不能全也幻而不能常
也我故曰能真知儒自能知佛

持明心見性之說於辭章功利之俗則儒卑而釋高
抗空明寂覺之旨於居敬窮理之儒則釋虛而儒
實故晉宋至唐言佛者不諱佛而儒者亦莫與爭
爭之者獨一韓愈氏而已逮宋迄今言佛者或明
託於儒為儒者或陰獵於佛總之欲抗妙悟而抑
躬脩夫悟者明也覺也堯欽明舜濟哲伊尹曰予

中詮

卷四

三

天民之先覺也自明自覺悟脩兼至吾儒家法如
此中葉教衰反借徑於西竺何異公家者之迷其
家乃從行道人間廬井耶

聖人與弟子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曰敏事慎言就正
有道而已至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此語
下語上之別也聖學本於心而言行為符聖功嚴
於治心而窒慾忿為實治心至不遷不貳於學
篤矣然陋巷簞瓢焉知安飽克復請事進而未止
若無若虛亦趨亦步其所深造可想也聖人之言
徹上徹下欲知何為學何為好當並玩焉

聖人未嘗不空以誠空也未嘗不寂以誠寂也空而
明以誠明也 而覺以誠覺也謂誠有物耶一真
自如不得謂之有謂誠無物耶萬理咸備不得謂
之無為禪者曰第當空諸所有不得實諸所無諸
所有者何物諸所無者何物耶聰明睿智彌綸天
地之本也五常百行綱紀人物之具也性所本有
安得無之嗜慾私意反道背德性所本無豈空有
之實諸所本有空諸所本無聖人盡性合天者如
是彼滅性歸寂之法不當贅附而為一也

中詮

卷四

三

原始反終知成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佛
氏見及此矣故曰西方聖也然知生歿而廢棄生
順歿寧之理知鬼神而不務治人事神之義究歸
於無生滅度而止生生之謂易利用出入之謂神
彼烏能知之

無所住而生其心為釋氏第一法語在釋則可在儒
則不可住之義從主從人心有主而後得其正家
有主而後得其理國有主而後得其平釋氏外天
下國家以為身又外其身以為心無邪正見無理
亂見無平陂見夫何住之有儒者則欲正而無邪
也欲理而無亂也欲平而無陂也其能以無主之

心應萬變而曲當乎且彼謂無住生心不知所生何心仁義禮智空矣天地萬物幻矣所生者何心哉聖人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至矣於無住一語奚稱焉

自古亂天下者非跋梁之夷虜則揭竿之窮民非跋扈之強臣則竊柄之宵宦氣化密移事幾漸至人主審其幾而豫圖之則可以杜毀銷萌而不至於亂故朝綱宜整肅也吏治宜振飭也封疆宜慎固也然非其本也本在親賢講學而已親賢則心志純一講學則識慮精明故用人行政無不得其理

中詮

卷四

三六

也矧人主以親賢講學爲天下倡士習人心從此丕變賢才衆而風俗美久安長治寧有窮哉然啟心沃心惟二三大臣是賴此誠意正心之學宜預養於猷畝中矣

春夏秋冬天時之卷舒也皇帝王霸世運之升降也時迭轉如循環今之春循古之春今之夏循古之夏奈何霸之後其號皇而道不皇耶其號帝而德非帝耶漢唐宋創業英君王之雜也其中興撥亂霸之雄也大明開天清寧再造二曜重新王而遷於帝矣孰謂貞之不復爲元冬之不復爲春也

六經於天地猶三光五嶽之昭列也邵子言經弗及禮樂者何皇帝王霸世道升降之迹也易詩書春秋皇帝王霸之迹也若天秋天敘古今不易咸英韶濩聲容代變蓋與道德功力相污隆不得與皇帝王霸而分屬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著筮揲之以四象四時故邵子觀物皆以四爲數觀於天日月星辰象焉觀於地水火土石形焉觀於物飛走動植生焉觀於人皇帝王霸者焉觀天地人物之始終元會運世紀焉元會運世自歲月日時推之者也因往察

中詮

卷四

三六

來因近知久其說非渺茫無據唐虞之盛日方嚮中也唐虞而後六七十歲皆盛夏文明之際乎其間治亂不齊譬一日一時之中不能無風雨晦冥也陽生於子而天開至午末一陰生矣日月精華能無漸銷鑠乎陽長於丑而地闢至未二陰長矣山川英粹能無漸匿竭乎三陽交泰於寅而人生至申天地否矣人物蕃育能無漸凋耗乎午之會萬有餘歲未申之會又各萬餘歲氣化密移猶人漸入衰老雖春夏秋冬代禪不能如前之宣鬯也皇帝王霸代起不能如前之懿盛也

天無體以三垣二十八舍為體日月五星皆順天左旋者也天行至從萬古如一惟日行日退一度故謂天為過一度其實天未嘗過乃日自不及天耳曆家以日月五星為右旋皆從其不及天度而退推之安得以退推法而易左旋之體夫天純陽也日亦陽精而不及一度者不敢與天抗也月為陰精其不及十三度有奇陰不能與陽並也鎮星地球空配天行歷二十八日始退三十度順承天也木一歲而榮枯故名歲星每歲退行三十度而卯兩二歲適當其分應本象也火為少陽遲速順逆

中詮

卷四

素

無定大約二歲而周天以十月復命於太極垣於天為執法於日為奔奔之臣金水附日故與日歲一周天是為日先後之臣日退行三百六十度復與天會為歲月退行復與日會為月氣盈朔虛積餘為閏皆自日行而推之也月與星俱受日光天非目蒼蒼者將為長夜朝升於震夕入於兌氣稟寒來氣溫暑至萬動出以作息天地由以舒卷故曰帝出乎震天無二日民無二帝

謂理能生氣謂氣以載理皆未究其精者也天高地卑萬品流形有倫有則如秩如叙故名之曰理其

在於人靈粹具足四德萬善從心而生無待矯強故名之曰性心體靈妙胚胎已含氣化氤氳帝寶界之故名之曰命鑄人物者惟天鑄天地者為誰一元渾淪理氣完著故名之曰太極

性一而已曰德性以別於氣質情識之性也德性曰尊有敬畏奉持之義焉第二識取本心而理欲幾微審察未精未可以語性任心自然匪誠匪敬不可以語尊近儒謂陸子尊德性未嘗不道問學朱子道問學未嘗不尊德性此操觚之士以綺語為人解紛者耳謂陸能知性乎尊性乎吾弗敢知若

中詮

卷四

素

朱註非存心無以致知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本末重輕較然明甚安得謂其為偏於道問學也士君子所以事君事親應世酬物惟誠與敬而已誠之未至猶懼無以動物敬之未至猶懼無以集事學而令誠是敢於恣偽也舍敬是敢於為慢也此學果行於世將使皇王弛其兢業公卿惰於寅亮憂危儆戒之論不必進於朝繩趨矩步之行不必脩於士率天下縱心無有欲希慕結繩無為之理而禍亂且尋至矣學道君子尚其遠慮哉

後儒謂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夫聖學曷嘗亡哉學

問思辯求明善者所謂博文也視聽言動本非禮者所以約禮也聖人善誘顏子竭才無出於此若性命淵微不離文禮神明默成顧自得何如耳况中和位育發於中庸存心養性闡於孟氏謂聖人之學自顏而絕毋迺重誣思孟且併誣聖學乎後儒好立奇論以驚世而不顧理之所安如此類未可盡信也

顏子所以速肖聖人者其資明睿而見道敏故聖人以不愚喜之其力沉毅而任道勤故聖人以不惰與之不愚天所賦也不惰人所勵也在天者不能

甲

卷四

早

強在人者可共奮世有不惰如同吾知聖人不難至也

六經爲天注脚學庸論孟爲六經注脚因學庸論孟以明於經因經以明於天脩之身心與天同體措之事業與天同用聖人所以爲聖吾人所以學聖如是而已謂六經爲無奇而龐搜於老釋莊列之書以爲六經所未有夫六經所未有者正聖人以爲不必有也西戎化俗之曲談方外矯世之詖說其不可與義易典謨分道而馳明矣何儒者樂尊之以自小也

望溟渤於東海而知江河之爲隘也陟嵩高於天中而知岱華之爲偏也學道者尚論于聖非仲尼誰師乎仲尼公今二千載吾不得而見其言性命言仁義言道德言明誠固若面命我耳提我也翼翼奉持毋敢失墜聆驥之馬亦驥矣濂洛關閩諸儒與我共事仲尼者也世有真豪傑必不肯舍仲尼而北面宋儒况舍程朱從陸楊乎彼以直見心性爲聖脉是也而超曠爲心空覺爲性是釋氏滅度之脉非仲尼戒懼中和之脉也

中

卷四

早

不可解正註明道確乎以聖學自任而不爲流俗染者獨董仲舒一人耳蘭陵論兵法言懿莽益利達爲弃自好者猶不免哉仲舒而後則王通氏乎崛起五代之際視秦漢間傳誦孔氏者尤難十二策欲興王道不遂退而教授河汾儼然有洙泗之思焉韓愈氏不能望也使天假之年其進未有量矣

古者王畿千里環以侯綬而後要荒象天極也國家都燕與虜僅隔一山則因勢制變天子自將臨邊矣其威壯而其勢危惟壯也故能制

虜之命惟危也故能嚴我之防恃其壯而以易臨之忽其危而以安視之其為患不在邊陲而在輦殺故城戈繫弓聖世美談然非所施之於今代也士不足以任戰守馬不足以任馳驅器不足以任攻擊則將憂之士卒未必不畏敵偏裨未必不畏士卒將帥未必不畏備裨則督帥憂之中與外未必同心文與武未必同仇食與兵未必同足則大司馬司農憂之紀綱未必能肅眾志制置未必能協時空賞罰未必能服人心則廟堂憂之亟憂之則亟籌之籌之而中則方內枚寧不中則九廟震

中註

卷四

聖

驚機會斯須安可失也然必

天子清心寡慾親賢納諫然後將相得人而勝算決於帷幄今司馬署稱樞筦焉繪鼎稱台衡焉乃所以為樞衡者在人主一心矣比閭族黨即伍兩軍師周制實然至春秋諸侯大夫各以意為政制漸弛廢矣作內政寄軍令非晉子創為之蓋因周制脩整焉耳夫無夏制勳眾之形而能寓險於順建尊攘一匡衰世此管子所以為天下才也今之九塞乃古燕趙韓秦之地其民慷慨勇悍易與為義得一管子經世其國何憂兵饑

憂食何畏乎天竊乃所畏者議論繁而職任數更耳議論繁則謀統於築舍職數更則功際於代斷雖有管子無能為矣

造化之理一靜一動一寂一感動則必通感則必應匪獨著龜能占吉凶也凡象可以得占凡聲可以得占凡數可以得占觸類而長其為術不可勝窮皆易之餘緒也陳希夷遠學精思明易理復深易數世運之興衰理亂一身之行藏顯晦既預知之遂終身脩煉華山數如是順之而已邵康節之學淵源於陳乃推行之為皇極經世一書天地萬物

中註

卷四

聖

始終備矣朱子謂其當熙豐之際優游洛下不干毀譽者二十年可謂甚高不知其順數安命與希夷同也若聖人則異是言理而不言數知易而能用易世雖大無道猶栖栖不舍為天地留碩果之心為生人存冠履之義遇與不遇直付之命我無繫念焉矣

天時有旱涉聖人為隄陂以救之地勢有險夷聖人為舟車以達之人性有淑慝聖人為政教以齊之人與天地參者也極其才得三之一焉謂命之通塞不可以德移也數之吉凶不可以力反也天不

必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不必作易以濟民行矣
生理本直質直者自得其本心也好義者何義卽質
直中自然之宜常變無定衡經權無定迹非精察
而深研之或至任心自用得無有證父爲直從井
爲仁兵諫爲忠避兄爲廉抱橋爲信乎故精義則
可以盡變致用徒義則可以安身崇德君子學以
聚之問以辯之思以通之無非求明乎義達時中
以成變化也義在內而不在外未能方外難語直
內義在心而不在事未能制事何以慊心

今徐邳上下之河非河也戰國曲防九河漸涇至宋
中詮 卷四 四

全河南徙遂奪泗而爲河也古之治河去其害今
之治河資其利懼其汎濫不得不爲隄以束之然
呂梁徐州間水故歸壑石露如齒予猶及見之四
十年來浮沙日積石漸沒而河益高束水刷沙之
說旣無驗矣今不能舍隄而別爲疏曷不就隄而
疏其中乎德州之西有縣隄禹則有疏而無隄師
鯨而不師禹吾未見其智也若所以爲疏之法在
精思博訪設誠而力行之矣
人臣欲建樹於世不常喜一時之功當爲國家計久
遠頃歲加河之役事半功倍謀國忠矣若昔年膠

萊河之議欲罷者以爲浮沙難去欲行者以爲萬
世之利夫浮沙之說十人藉口避煩擾耳河未嘗
不可開也茅白黑二水無當於泰山諸泉猷養澤
一勺之貯無當於南旺諸湖龍王廟上下稍旱則
憂涸恐此中澗更甚耳且海漕欲濟河漕之窮而
河漕未必窮夫易塞也壅易疏也欲南行之而舟
楫人徒必兩具費固不支矧無事海險而河順卽
中原有事海濱豈少嘯澤之好哉天下事有可安
常襲故者不漸於爲異若徒以開濟爲功糜金錢
數十萬而無益得失之數罷之是也嘉靖間有議

中詮 卷四 五

復東勝者東勝固未易復卽竭天下之力復之而
不易守持國論者可深思矣
唐虞與賢官天下也夏殷周與子豈以天下私其家
哉世及爲常神器豫定示天下無敢覬覦聖人待
衰世之情不得已也夏德初昏羿浞旋起如必以
禪受爲盛節莽操懿裕將比肩紛出生人之禍亂
曷有已乎故設籓建屏以爲衛非自衛也城廓臺
隍以爲固非自固也立綱陳紀以求治非自治也
欲世世胥匡胥保海宇無侵陵戰鬪之患也善乎
王通氏之言曰安家者所以寧天下存我者所以

厚蒼生可謂見聖人之心矣

古者度地居民因民授產世無不農之人無不田之家其爲士爲工商皆農人兼之天下無貧人無荒財可謂至治矣然竊意其後之難也授田同而勤者刈豐惰者斂薄身兼工商而巧者趨時拙者坐困行之二十年稱貸窮產勢所必至况戶口蕃耗日殊耗則官收其田蕃則索田於官上下能無擾乎大都三代之際國小而政簡民寡而易治田常有餘於民故可以隨取隨給試使後世英君卓然欲復古制地與民安得相參移民就田則難於去

中詮

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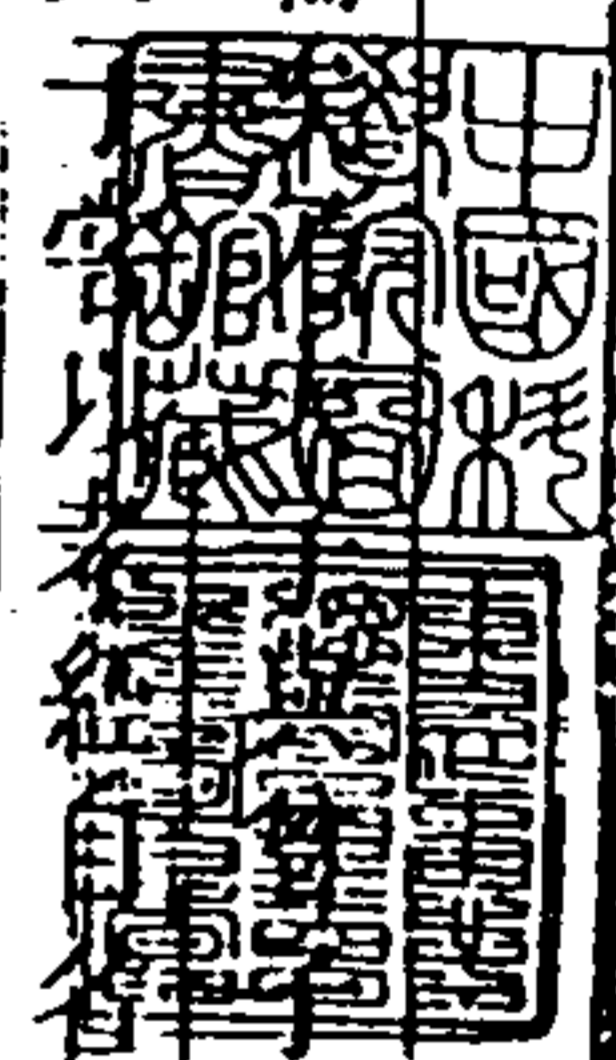
故鄉損多益寡則難於奪固有縱能操切行之焉能保其不相貸鬻又能必數世之後戶口蕃盛之區可人人予田哉故冠不必古皮弁也食不必古籩豆也定名田之限俾富者無得兼併立新徒之法俾貧者願往樂郊嚴遊惰之禁俾耕者盡力南畝制貴賤之等俾用者不踰品節於是乎賦什一而征徭省於是乎恤水旱而蠲賑時於是乎通商糴而有無濟於是乎脩教化而仁讓興三代之治其庶幾乎法久而敝敝而復振則在其人矣忠孝無二道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祥覽於孝悌可

謂絕倫矣乃委蛇篡弒之朝曾弗能致身抗節又弗能見幾遠引所謂移忠移敬者安在蓋世教下衰士習競於功利乘時徼富貴者其本心卽或矜厲名義亦祇爲富貴媒耳其有天植忠孝身負綱常如張睢陽之於唐岳忠武文文忠之於宋曠千載僅見者也是故智仁勇美德也忠孝廉節懿行也所以行之者一

汪子中詮卷五 萬曆甲寅乙卯集

記禮者載孝德孝行詳見於諸篇

言孝別立為經而不入記豈夫



不敢他屬耶抑漢世以孝弟孝廉取士儒者特鄭

重之耶然大學中庸具備天德王道嚮固混列記

中至程子始表章焉乃孝經迄今獨為逸編經生

不以居業科目不以試士謂之何哉誠取而附入

禮記使天經地義至德要道下徹於膠庠上徹於

宸宁所關世教非小補也好古君子必有能言之

者

中詮

卷五

觀一草一木則知人物之榮悴觀一晝一夜則知宇

宙之終始聖人盡已性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同其

藏顯而不以己私參焉者也

萬物皆備於我匪獨聖人能備之五倫百行人綱人

紀雖庸眾人未有能外物而為我者也反身而誠

實完皆備之理則為聖強恕而行求盡皆備之理

則為賢常知反知強精研於倫行者謂之著察不

知反知強賢於倫行者謂之不著察

心之官則思思曰庸庸作聖故稱大也子靜以先立

其大為法門乃動稱不思而得不慮而知則所謂

立大者亦徒執提綱撮要之語以高視誦讀躬行
者乎後學欲真作聖若何立大若何通微烏可不
深思而精詣也

立千古志暨千古品格毋以真豪傑枉過開千古眼

覽千古人物毋為假英雄瞞過攷千古學術求千

古正印毋為淫遁詞混過承千古道脉詒千古治

平毋以聖賢事讓過

史稱義黃至三代或以木德王或以火德王此衰周

以後運氣識緯之說非知道之言也五行在天曰

木火金水上五德在人曰仁義禮智信天不能獨

中詮

卷五

任一行以生萬物聖人不能獨任一德以治天下

覆載無私俾宇宙共歸涵育仁也高下洪纖區別

之各得其序禮也刑止辟武止戈神武不殺而天

下服義也濬哲內斂而謀慮洞照萬形智也中心

懇惻純一政如四時令如金石信也五行一行也

五德一德也參和而不偏時出而不窮故能治配

天地紹唐虞之正統綏太平於萬代也

玄德升聞帝女釐降虞書與孟子合確乎可信矣滄

汭去平陽非遠安知不先尚見而後來嬾乎歷山

于田舜未嘗一日離父母側蓋降有命朝野共聞

豈朝夕承顏能無一言稟令乎連姻帝室恒情所喜預料親之不喜而不以告非孝也婦帝女而子帝甥於父母尊矣牛羊倉廩養備矣尚欲殺焉非情也完廩浚井臣庶可代役也焚且掩何詭秘而臣庶不及知也二嫂治棲象獨非唐民也此皆齊東野語之類若後世稗官小說出於戲談雜紀不可盡信也

人心常檢攝則乖戾自融一縱肆則荆棘滿目惟敬則和惟敬則順敬之至和之至也不得親不可為人不可為子蓋從真性懇切處兢兢翼翼

中詮

卷五

三

無一息敢怠無所不敬則無所不和推之事天事君治民治事皆是物也故天地動焉神明格焉萬化熙焉萬類阜焉九韶儀鳳兩階格苗豈直笙鏞琴瑟干戚羽旄之盡善美哉是謂太和保合與天同體

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在心性也樂以忘憂樂在心性憂者境遇也惟常有心性之憂故常得心性之樂此憂一釋則仁禮有續斷愛敬有勤弛一遇橫逆且得以動吾忿疾而撓其天和奚樂之有焉人有可怒而以疾言遽色相加理有當辯而以浮氣

嚴辭相詆皆涵養未密故也旋覺之已自心愧其能使人心服者鮮矣

儼若思者有德之容也安定辭者有德之言也容不莊辭不慎皆此心不敬為之謂詭浪嘯傲無礙性體可乎脩身者脩其精神志意無妄念之萌也脩其貌言視聽無邪僻之于也此身純然天理與天地相似宇宙民物已在吾甄陶矣範圍曲成已握於方寸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大道無方有方道之局也至德不器可器非德之弘也達巷黨人大孔子而惜其無所成名惟大故無

中詮

卷五

四

執也故無名也有執有名其細甚矣故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射御雖可成名止於藝耳凡有所執以成名皆射御類耳聖人詞婉而旨微使知有執之非大也有名之不可語大也

聖道不行於中國則已矣欲居九夷豈聖人亦有憤世之思耶夷方風氣未開太樸猶存得聖人者為之君師啓其顛蒙肅其真性德禮之化可興起也視中國淫侈相靡詭詐相傾器凌逼奪不可復救者何如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其陋也正其易與化誨也

聖人君天下以政導德齊禮而已師天下以教脩德
由禮而已德者禮之本真禮者德之儀則脩德而
不繩於禮玄寂之守也由禮而不本於德繁縟之
飾也叔季教衰言德者歸於玄寂而禮則視為迂
澗不急是以任情安肆風俗日益頹壞今夫鷄鳴
鹽楸問衣視膳內則非難循也負劬碎叫正容聽
恭少儀非難習也而士紳之家鮮有能行者齊民
無所觀法故諄語反唇閭墻操戈靡所不至試使
士紳明禮以教於家鄉之人未必無感化者自家
而鄉自鄉而邑安見移風易俗之無機也

中詮

卷五

五

近世士大夫有膽智沉雄克戡禍亂天下服其材者
獨以投足權門揮金如糞功高而身不保有節操
清嚴一介不取天下信其品者乃以戀情鼎鉉先
意逢君身退而名亦辱有鯁直素著屏翰績隆天
下信其品且服其材者獨以豪邁自負細行不矜
譽方盛而毀已隨其後凡若此者皆不學無術之
過也借令從事於學稍知畏天畏聖不敢任氣質
而行私臆其材節豈不蔚焉與先正比烈哉然沉
雄者豪邁者獨氣質為病瑕瑜猶不相掩若陽以
廉潔取世名陰以脂韋要主眷作偽心勞祗見羞

於有道矣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無不敬也愛親者不敢暴於
人故無不愛也天子致孝則愛敬加於四海卿大
夫致孝則愛敬行於民物士庶人致孝則愛敬洽
於鄉黨故聖門立教以孝弟為先儒者守先王之
道以待後學亦惟曰入孝出弟此躬脩實際百行
根本自天子至庶人共之本之不務而高談名理
以誇玄妙者不知其可也

中詮

卷五

六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乘權據要扶不賞之功以危其
身可謂孝乎孝子不苟訾不苟笑恃材矜辯好譏
議人長短以近於死可謂孝乎若乃事君不忠非
孝戰陣無勇非孝則有時致命遂志不失為全歸
非偷生保妻子之臣所得藉口也
兄弟之親同氣共體者也有人於此割左臂以益右
臂獨左臂痛乎左足榮暢而右足孿痺獨右足弗
安乎故休戚必共怨怒不藏亦天性之無所解非
待夫矯強也世有聽譏問於妻子競肥瘠於尺寸
相尤相賊以傷厥考心其為不仁不孝甚矣
人有同產兄弟而貧富貴賤異者自父視之皆子也
未嘗不欲其貧富貴賤之適均也有從兄弟而貧

富貴賤遲異者自高曾祖視之皆孫也亦未嘗不
欲其貧富貴賤之適均也顧人生材質不齊分命
有限卽高曾祖父而在烏能舉貧富貴賤而盡均
之惟士君子常體祖父之欲因其材分而培植焉
母俾失所斯之謂孝若有饑寒困頓莫之軫恤卽
歲時謁祀家廟無以見祖考於如在矣
有天地則有夫婦家之正必本於夫婦深步二南之
為風始也貞靜以事君子勤儉以脩黷績齋敬以
奉蘋蘩慈惠以逮媵妾婦德備矣婦德備而後家
道正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中詮

卷五

七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敢以怠心乘於頃刻慎
之至也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敢以私
心窺人隱密厚之至也

順陰陽之理合二姓之好為繼嗣也匪以縱慾而宜
淫也故情摯貴其有別和勝必節以禮夫婦之道
也女子雖無非無儀然關雎鵲巢諸詩孝經內則
女誡諸書當預令熟誦以養其性情定其志意若
羅綺華麗之服金玉奇袤之飾皆誨淫具也宜屏
去務從淡素使常閑於禮度習於中饋繼祚無致
縱逸非獨君子藉其交誓以脩德業卽生子亦應

明壽考此教家之切務也

孔氏三世出妻而不表其所以豈非去婦令其可嫁
乎夫以聖人與居不能化而為善竟至於出乃知
陰躁難馴氣質難變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後世禮
教不明士大夫或溺情於燕婉或畏譏於薄行縱
遇驕妬而甘心含忍以致乏嗣者有焉丈夫以智
率人之謂何乃無斷至此也

夫已發而後禁不若豫禁於未發也年長而後習不
若少習之易成也幼子常示毋誑他日脩辭立誠
卽基於此不棄不帛他日素絲美節卽基於此故

中詮

卷五

八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道明德脩然後出為世用其敷奏
於明廷者卽素習於師友者其博濟於民物者卽
預養於身心者是以賢俊並用而天下治後世習
句讀習文藝則以師稱是為詞章師也舉於試舉
於官則以師稱是為利達師也有詞章之師無道
德之師有利達之師無脩檢之師士品日卑世風
日壞職此之繇矣

平世之民佚樂樂則淫侈淫侈則凌奪生故天下遂
亂亂世之民憂思思則勤儉勤儉則無越志故天

下復平貞元之往復春生秋肅之相尋天道固如是也惟聖人能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當其平預治之使勿亂當其亂重挽之使平是之謂贊化育君子將有爲於世而意不可一世其不能有爲可知也萬古此乾坤萬古此心性上何敢慢其君不足與爲堯舜中何敢薄其士大夫不足與爲臯夔下何敢鄙其民不足與致時雍言之不信道之不行吾忠誠有未至也教化之難興吾身範未能先也以其不可一世者反而求可於身誠其身而天下歸矣

中詮

卷五

九

處父子之常孝非難也遇頑嚚而以怨慕致底豫其爲孝難矣處兄弟之常友愛非難也傲如象逆如管蔡而以經惟酌情法其爲友愛難矣處君臣之常盡忠非難也復諫亡國如桀紂而以不二心裁去就生死其爲忠難矣惟難乃見聖人之心惟處人所不能處乃見聖人之才後世君子不幸遭人倫之變宜動心忍性於斯精義熟仁於斯慎毋以玉成爲怨懟而遂頌美於前脩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非聖人之言也友以道義合過失相規貨財相通患難相恤則有之若以死相許

乃戰國節俠所爲聖門寧有此教乎詩稱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而已聶政曰政有母在政身未敢許人迨母亡遂爲友報仇以死此亂世姦人之雄君子所不道也

吾鄉有方布衣者嘗講學躬脩孝友與其弟割產而居弟無賴產盡復割其半與之又盡乃收與同居身率二子及弟力耕餬口而不救於饑寒鄉論譴之君子曰甚哉鄭莊之不仁也厚畀其弟而遺之毒若方生可謂仁矣然而未智弟初無賴不能禁產既盡卽宜亟收與同耕變猶可免後日饑寒之

中詮

卷五

十

患也再割再盡無乃篤於愛而疎於計乎親過知仁於方生見之
爲父者欲其子爲賢聖則陶鑄必有術矣爲子者親見父爲賢聖則箕裘必有志矣義方式毅愛必能勞夏楚加會詩禮問鯉烏在其不親教也敷教在寬何遽至於怒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此中人所不忍道安取下愚狠傲之語而稱之故施之當其可進之顧其安屏玩好誘以詩書去邪昵磨以良朋優而游焉漸漬以入中人皆可化爲賢卽下愚可變爲中人也若貴善而至於離非冥頑不靈

則論教弗蚤才桑不才與不才自棄厥咎惟均矣
人與人相接君子不能離世而為身也聲與聲相感
不能無言而涉世也性與性相符不能舍道而為
言也在鄉則恂恂訥訥在朝則闐闐侃侃羣居有
德業之商求臨民有倫法之訓誥對妻孥無狎談
御僕隸無妄語如是則山林朝市無非講學之地
衿紳負販無非講學之人矣或者以講學為諱終
日言不離乎是安能諱也即欲以講學為名終日
行不離乎是安用名也

鞭朴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故嚴父無敗子
中諱

卷五

十一

察主無惰臣世祿之家鮮由禮其閑維弛也數赦
之國多橫民其禁罔疎也夫弼教止辟雖聖人不
能去刑第不為申商之刻覈耳誅亂禦暴聖人未
嘗諱兵第不為吳白之慘詐耳若浮慕刑措高譚
偃武而使豪斷之民奸墨之吏負固呼澤之雄得
肆志而妄行也亂何日之有

脩身而曰格物合萬物為一身也物格而後身脩通
一身於萬物也戒生定定生慧與定靜安慮亦相
似第吾以真明照萬物以盡物完真明也彼以空
明照無物以絕物歸無明也

為一鄉善士則宜與一鄉之人共為善矣為一國善
士則宜與一國之人共為善矣鄉國之人未必皆
善非皆可誘掖也未必無不善非可以督責驅也
欲與為善何術乎曰取人為善而已取人為善者
揚善而隱惡者也揚之彼且內奮有甚於華袞焉
隱之彼且內慚有甚於斧鉞焉吾以取而成吾善
人因取而觸其善無與之形有與之機無與之迹
有與之神將日遷善而不自知此至誠動變之妙
用豈聲音笑貌所能致也

凡見人不善哀其愚憫其陷溺惻然欲救之者仁人
中諱

卷五

十二

之心也寬柔而善導紆徐以俟其化君子之教也
若見不善而生忿疾語之不改而遂加擯絕倘其
人無地自容甘心以稔莫大之惡君子亦與有責
矣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夫委曲以成萬物無一
或遺也乃可以語範圍天地之化

國有權臣則危國無重臣則危欲其重而不予之權
則不能為重新其權而欲予以重勢所重則權所
歸且夫權衡樞機同義而異名者也可稱曰衡宰
則亦可稱權宰矣可任以樞機則亦可任以權矣
作福作威因獨出於天子惟幄贊襄安可不謂之

權乃人主必吝權之名天下士大夫公議共惜權之名致虛庸充位者亦欲避權之名居其實不居其名固難掩天下耳目避其名并避其實人主烏能以神智獨運天下彼場竈者借叢者乘間竊之太阿旁落而禍亂至矣夫有重臣則懼爲權臣無權臣又懼無重臣無重臣勢必別生亂臣然則何如而可曰重臣不能無權也秉忠竭誠公好惡於天下以奉一人威福則予之以權亦可上不必吝其名下不必避其名也所惡夫權臣者謂權奸權倖之估權播惡不爲重臣而爲亂臣也

中詮

卷五

五

誠無爲幾善惡說者以誠爲太極幾善惡爲分陰陽似然而不必然也陰可以對陽言惡不可以對善言凡言善惡邪正君子小人而分屬陰陽云者皆自人爲既成之後象其類也若太極初分陰陽猶然至善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陽爲元亨陰爲利貞仁禮爲陽義智爲陰烏有所謂惡哉惡出於陰陽之偏倚駁雜非陰陽之本體陽之偏駁亦爲惡非獨陰爲惡也故陽卦陽爻不必皆吉陰卦陰爻不必皆凶陽剛過中則剛復之小人也陰柔得中則柔嘉之君子也然則幾分善惡者何太極流行

本無不善私欲汨之而後惡惡未嘗與善並分譬諸山下出泉本無不清沙泥雜之而後濁濁未嘗與清並出也

天地之氣翕而必闢闢而必翕翕之極則霜冰凝結而爲冬闢之極則雷雨滿盈而爲夏鼓萬物者莫疾乎雷與日暄雨潤同一發育謂雷霆爲天之怒氣非也其有觸物而折觸人而斃亦適遭奮迅之氣非天有心殺之夏中暑冬中寒死者不可勝數豈寒暑亦怒而殺人也然則所殺多不善者何福善禍淫氣機自召死於雷霆與死於水火兵刃一

中詮

卷五

五

也其有火車石斧者何雷自地奮陽氣迸激則爲火土石裂散形或類斧好事者遂以爲真斧也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月行常在日下陰不能並陽也日行黃道月行八道而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每歲合朔交道者再月在下而掩日法當再食然有食有不食者或行度小有先後參差不正相值又王者用賢脩政精明之氣上徹太清則陽盛陰不敢逼遂不致正值雖當食不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蓋唐世女后鳴晨奄宦嗜憲奸相擅權強藩跋扈陰盛陽

微所自來矣故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如何不臧

三陽既泰雷乃發聲龍蛇起蟄夏秋之交亢旱龍嘘氣為雲雷電旋遠雨不過數十里雷與龍耶龍與雷耶造化之氣鬱勃震盪以生長萬物則各從其類也

世傳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漲乎南北不知其何所據以理度之水之流行於天地猶血脉周流於人身也升降上下不失其信蓋陰陽之氣消息進退實為之當日月合朔以陰從陽

中詮

卷五

五

陽氣倍長湖之盛陽氣升也日月相望陰與陽抗陰氣倍長湖之盛陰氣升也海以東南為尾間氣必自尾間而上浙潮在朔望揚州潮在初三十八氣以漸至也卯為四陽之月朔潮更盛酉為四陰之月望潮更盛揚州二八月亦如之其為二氣之消息進退斷可識矣非獨海湖凡江河溪澗之水其氣皆隨潮逆上但其形不可見耳是謂天地呼吸是謂山澤通氣猶人身氣血自泥丸至湧泉升降流轉無停機也

曆家推日食謂每歲日月交度者再常在奎婁角亢

問則日食必在三九月也詩稱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時十月朔日在角亢是矣然自春秋迄於近歲日食以數百計曷嘗必在三九月哉嘗竊思之交度近而食者陰近陽而掩之應多在近交度遠而食者陰自遠逼陽而掩之應多在遠而災更大總之妾婦乘夫奸臣制主夷虜犯華皆其兆也至以所食之宿測事端分郡國禍應蓋亦有合者焉若適逢陰雨遂稱當食不食乃佞臣諱變之說恐變終不可諱也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星昴至南宋冬至在斗昏中

中詮

卷五

六

星壁今冬至日在箕昏中星室後世歲差之法乃氣運盈縮不得不然非可以私智設也近歲呂中石氏與門人論曆謂歲功一定不移焉得有差但古人步戌推歲後世於步戌法有先後差耳夫自堯至今僅四千年而日躔已移五十餘度藉步戌稍差安得相懸若此况後來益復懸絕若必泥躔虛為定將驚蟄可為長至霜降可為處暑謬誤甚矣予年友范介儒謂天開於子其時冬至日躔卯月躔酉若歲差漸復於卯則天運一周而氣盡矣予謂六十年而差一度計一千八百年當移一宮

今冬至躔箕去卯幾何天運安得遽盡且通計十二宮不過壹萬二千六百年天地終始不如是其促也若自卯行十二宮循環十二周如一歲十二月之數則當得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年然視邵子元會運世數又倍之矣竊謂歲盈日縮不能無差猶氣盈朔虛不能無闕此不足以論天地終始邵子觀物宇宙在手言理數者弗能易也

洛爲天地之中揆日影可知已日一晝一夜而周天雖高其下至於地不過數萬里地雖厚下至沉淵亦不過數萬里東西南北亦復如是洛居其中

中詮

卷五

七

如輪之有轂如礎之有樞也西方于闐諸國宋唐二僧已徧歷之北方荒漠以外元世祖遣人往窮其跡越徇國則不能復行天形如倚蓋北極爲中自吳越望之稍近北自滇粵望之更北自燕京仰視去天中不遠若至大漠仰視則正中且南移矣然則天地之廣狹固可知也西北多山西北之際雖有海當不甚廣東南多水東南之際其海不可涯矣今海外諸國爲中國所知者有數外有不及知者亦鳥嶼魚鱉之儔也西北諸國爲中國所知者有數外有不及知者亦山阿魑魅之屬也若謂

崑崙爲地中分布四州中國爲南勝部州居四之一則荒唐不可信矣

人以蒼蒼爲正色有色斯有質矣謂天爲塊然積氣蒼蒼者何物塊然者孰攝束耶人與禽獸草木皆物也天地亦一巨物也人物之生未有氣不中實而能存其形者亦未有膚革不外因而能完蓄其氣者天地何以異此吾意蒼蒼者必有陽氣凝結如碧周環六合者耶天載水水載地二氣升降充滿於其間耶日月星辰東升西沒歷浴於地中之水耶江河四海氣上騰爲雲雨雲雨復降爲江海

中詮

卷五

六

耶是知天地亦有軀殼惟有軀殼故不能無成毀若夫天地之外別有積氣以載此軀殼則非所敢知矣釋氏乃謂此世界外別有世界三千餘區非神遊形氣之外孰能知之邵子曰或有告我此天地萬物外復有天地萬物則吾不能知莊子亦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四遊升降之說至淺陋無理不知何以有述於世界若所云則日月經行終歲不易惟地以四時遊移無定故晝夜有長短也然南陸北陸異行燦然可睹燕京及吳越瞻望北極亘古如一地未嘗或進

而北或却而南確然可知矣

自古合玄守一垂衣裳而治莫盛於義黃老莊學義黃而竊其府理也漢主脩玄默者宗之秉欽恭持兢業亮天工以寧萬邦莫盛於堯舜申商學堯舜而得其塵垢也漢主核名實者近之夫義黃非樂於無爲也大樸未散治教易行故能恬於心而簡於政至堯舜則九功欲敘百制欲備即欲襲迹義黃勢不能矣然四岳各賢九德分職執體要而徐視成豈必操切督責至流於慘戮哉不競不綵不剛不柔以執中有心法精一有心學也

中論

卷五

六

國之有紀綱猶人之有神氣也神氣精強雖有風寒暑濕之疾不能爲害神氣既喪無病而死者多矣夫所謂紀綱者上有以繩約乎下下有以歸攝於上靈爽威命流貫於宮闈朝宇而震疊於薄海遐陬無一人敢奸其成法無一事能逃其洞照是謂國之神氣若夫寵愛溺而貴賤得以相凌宵邪入而奄寺得以竊弄清議消而忠佞得以並競憲度弛而廉墨得以兼容欺蔽行而功罪得以相奪國政日非民生日困其不至於覆亡者幸也然其本係乎君德矣未有主德清明而紀綱不振者也未

有主心荒怠而紀綱不亂者也

自古小人爲國家致禍亂者非其心欲敗人之國也其初未必不欲保治安享榮名也位高益思固寵權重而欲據爲常於是乎阿意宸旋媚交官寺讒言者斥比周者庸遂至上下相蒙以釀成不可救之禍嗟乎爲善爲利始分於一念而斯高之與周名懸絕霄壤奈何不清夜思也
一介之士無良朋端友以長善救失猶未免日趨卑下人主深居法宮不與鴻儒莊士接而狎昵婦寺以恣其宴安佚樂之性欲主德清明庸可幾乎夫

中論

卷五

七

婦寺者非必能如宣姜脫珥勃鞞議守有裨益於人主大都阿旨取憐自固其寵利而已上意所嚮則當先而預逢之多方而曲致之伺隙竊靈乘權罔利雖欲中外之怨而不顧明蹈亡國之覆轍而不恤黨類既成人主拱手受制危言激論無所效其忠雖有經綸棟幹之畧無所施其能漢唐宋未造可永鑒矣
夫婦寺之患非獨人主有之宰衡之門亦有婦寺焉嘗觀叔世權臣秉國其奴顏而奉頤指投袂而甘鷹犬者其人可屈指數皆鬚眉而婦不薰腐而寺

者也。權臣自營私利，不顧國家之患，附權臣者又自營私利而不慮權臣之禍，究歸於身名俱敗，奴主兩傷，亦足為嗜利無耻者戒矣。

天下有清議，有橫議，清議明則治，橫議興則亂。然橫議者亦自以為清議，是非混淆，孰從而折衷之觀其行，其人可知也。觀其人，其言可知也。端莊醇恪，與回邪險躁者異；寬平洞達與刻覈陰賊者異；介石守閔與攀藤鑽穴者異；其心可藏，其言不可掩，其言可偽，其行不可掩，世有狡側小人而竊託於清議之流者，不以人廢，不以言舉可也。

中論

卷五

主

夫玄黃之戰，易明朱紫之爭，難辯所是，未必真是，所非未必真，非是中未必無非，非中未必無是。蓋朱者未必純乎朱也，紫者不自以為紫也。夫純乎朱，猶恐紫奪之，矧不純乎朱而欲紫之，無亂觀者之無眩，不亦難乎！士君子不幸遭逢薄世，當益虛心，平氣盡滌其渣滓，求為純朱而可矣。紫之能亂與否，以侯司罔是者。夫國是胡從定哉！秉公明之鑒，樹皇極之軌，忠邪既著，則明示章，輝賢愚不甚相遠，則兼容而董正之，仰各化偏，陂以歸，蕩平紀綱，肅朝廷尊而臣下，猶比黨相譁者，未之有也。

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凡枝葉之盛，皆起於皇極不。明人爭好異，而意見橫生也。此之說出於此，彼之說必出於彼。治極竟舜矣，則稱遠古之無為，以高之。學宗周孔矣，則搜西竺之空寂，以抗之。世尚聖智而欲遠，虛仁義，世尚忠孝而欲芻狗倫物，一事而操縱闢闢異宜也。一人而忠佞貪廉異議也。盈庭眾喙，一國三公，其誰適從哉！故夫亂天下者，豈必決性命，養富貴之人，仰好異好勝已亂天下矣。易言太極天德也，書言皇極君德也，君與天同德，故能配天。出治唐虞，首開心法，唯一中中，即極也。天

中論

卷五

主

命之性也。口明明德，惟精以明此性也。曰致中，惟一以養此性也。本諸心體，諸威儀言動，措諸事業，無非真性之流形。是謂皇建，其有極，以身帥天下，而百官象焉。萬民效焉。無有淫朋比德，無有匪彝。是謂錫極，歸極。故帝王所以為學，所以治天下，總歸於知性盡性而已。

人命有德，我章之。天討有罪，我用之。天教有典，我敦之。天秩有禮，我庸之。吾何以知天之命，討天之秩，教哉！知以吾性而已。性中有自然好惡，天命討也。性中有自然愛敬，天秩教也。好惡愛敬，有自然中。

止天降衷也本性中之真明廓以四聰四目是謂
 惟精本性中之真誠守以欽恭兢業是謂惟一會
 萬善歸於一中執一中以運萬化若昊天平水土
 修六府治三事皆盡性之實功也是謂中和位育
 性本自中性本自明惟虛圓不着一物則謂之中中
 故明也惟虛則能照萬物則謂之明明故中也性
 之德也天所以為命人所以為生也本中者能存
 養焉則曰致中本明者能廓達焉則曰明明皆知
 性盡性之宗旨無二學也先格致而後誠正為中
 人以下語然知止定靜其幾微矣舍格致獨言戒
 中論

卷五

善

懼為中人以上語然好問擇中其功豫矣後世儒
 者以德性問學分門角勝是聖學矛盾自學庸始
 也吾弗知之矣
 性無不善發而為四端皆善也若惻隱之過或流於
 姑息溺愛羞惡之過或至於傷恩賊義辭讓之過
 或至於苦節拂經是非之過或至於嫉邪憤世則
 氣習偏駁使然非天性之本體與中節之妙用也
 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云善惡皆是天理
 此泥於陽善陰惡之見謂有陽不能無陰有善不
 能無惡予獨謂陰陽不可分善惡陰陽之中各有

善惡善者其本體而惡者其氣習也况盜賊篡弑
 惡有不可言者亦可謂之性乎謂之天理乎或疑
 程語未當而朱子為之曲解予弗敢信

夫湍水食色詳辯於孟氏性已明於天下矣後儒復
 持議不一則釋氏中揚其焰而好異者受其熒惑
 也善惡皆是天理即有善有不善之說第於四端
 驗之其端善則性善矣無善無惡性之體即無善
 無不善之說第以良知折之知良則性本善矣夫
 性天之命也人之心也市井之販夫販婦山澤之
 耕傭牧豎偶以利害相訾詬必曰汝捫本心必曰
 汝欺自心則性之本自善也市井山澤之人而知
 之奚必降衷秉彜取信於詩書哉故學之言良知
 是也以無善無惡言性非也

卷五

善

程子云日月皆無體氣所至則自有光此亦泥於輕
 清積氣之說謂輕清中不可着形質也予謂凡屬
 氣者必飛揚隱現無定如風雲雷電之類日乘陽
 精月含陰精非有凝固體魄安能周天常運不失
 尺寸哉漢儒守師說宋儒亦重師說凡周程所已
 道者弗敢輕議然得失固不容掩也
 卜賄不問性之涵蓄曰微曰隱性之端倪端倪一動

一書... 5 反之下

而天地鬼神之秘洩焉彌綸參贊之機露焉故曰
莫見莫顯一不慎而纖毫偏倚得以乘之則真性
汨而道離矣故戒懼本無寂無感無顯無獨而於
獨尤加謹也夫脩道君子豈必有人欲之萌第一
念初起稍涉意必將迎則謂之私即不可以語中
和故中庸慎獨視大學慎獨旨更深矣
大學言心不言性誠意正心凡下學可與聞也中庸
言性不言心盡性至命非上達不能知也然格致
之融徹即明誠誠正之精遠即篤恭至善即中和
也治平即位育也淺深生熟異而歸宿同也

中詮

卷五

三

夫聖至堯舜極矣爲父不能使子之不朱均爲君不
能使臣之無共鯨况爲臣子能必得於君父乎故
九經陳謨莫救於魯哀祖豆啓端無裨於衛靈然
則大人格心祇虛語耳顧天冠地履之義不容逃
也水火蒼黎之衆不忍棄也仁義易世之術不敢
私也况昏后偶一遭逢中主猶能納約啓心沃心
烏敢一日忘哉然必積誠而默感之迎機而善導
之母徒以亟諫來譴怒以抗直博名高可也
大臣幸遭上秉要亦曠世之奇選也彼固寵榮私者
勿論卽有志格君匡時使澤流當世豈意氣智術

所能爲哉所責於君者難則反求諸己者厚正已
正物察天鑒之在躬可也君或惡問其過則臣以
驟諫爲忘舍愆從諷如孝子之奉親可也夫事聖
主易事主難事驕主幼主尤難虞廷告戒毋若
片未做事聖主以法言也卷阿矢音先福祿而後
用賢事幼主以巽言也若夫機智勇辯如縱橫之
術君子所不取卽正色危論不可則止果哉末之
難矣

無善無惡本葉釋氏語解之者曰非無善惡也謂此
性圓明妙覺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夫既曰圓明

中詮

卷五

三

妙覺則可謂善矣卽直從書之帝降詩之物則曰
性善可矣何必委曲其解以附會於釋氏也
論道術莫粹於唐虞論治術莫備於三代皆從心性
求中和本一中運經濟未嘗以私智權術雜其間
也爲臣欲致君三五敢不以心性之學牖其君乎
欲登世於大猷敢不以心性之學覺其民乎欲以
心性牖其君覺其民敢不以此學自治其身乎故
性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學不可一日不講於天
下

國家設養序羣譽髦敬業其中制書固曰欲其陶養

德性以成賢人非徒使其習帖括取青紫已也督學使者不求造士第以雌黃文藝為能是謂怠官常士不求養性第以藻繪相先是謂述本業朝廷既布之功令不以此課殿最責實效是謂慢王章遂使與教育才之官與童蒙訓誥之師無異而斯世不獲多賢之用可為太息也已

所貴夫松柏者謂其翠蓋千仞上干青雲巨幹十圍可棟明堂也所珍夫桃李者謂其華繁豔可悅其實甘美可啖也斬刈之枝幹不存刊落之華實無可見徒蓄其根於黃壤中而培灌之曰松柏在是

中論 卷五 三

桃李在是久之根株并滅而曰還諸太虛世必謂之太迷夫釋氏之言性也何以異此未有無枝幹而稱松柏無華實而稱桃李者也

本降衷言之則曰性善兼氣質言之則曰相近聖益聖愚益愚習使然也上智不待文而興無間習矣下愚雖見聖不信無論性矣

性在天為命在人為心書曰道心惟微道心即性性即天也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獨言天道未及乎人道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太極生陰陽木非二物何待於合合性與知覺有心之

名性不同知覺不離知覺何言乎合愈剖析則愈支裂言之多道之晦也亦苦探力索之過也

自古帝王建都立國亦取其岳峙川迴風氣融會足以利人民安社稷為萬國朝宗而已非必據險扼要為不可拔計也王畿幅輳不過千里藉令千里之外皆為敵國險固能幾何哉 國朝都燕北負山後諸山層巒疊嶂海內無兩右太行左渤海自登旅海門湖入巨浸方二千里洞庭彭蠡不能比深廣也西晉及秦為右翼遼陽朝鮮為左翼南控衛濟諸水秦岱諸山為前蔽長江與江南諸山又

中論 卷五 三

為外蔽黃河西來其中而南徙說者謂決塞不常恐其復將北行夫使黃河果復行故道則萬里風氣併歸於碣石淮泗安枕而漕輓更無虞豈非億萬世之利與天無極哉故古今都會當以燕京為第一其次關中其次平陽關中以渭北咸陽為勝殺函四塞風稱天府顧主遠似弱賓近似逼久則有強臣外戚之患平陽太行東抱黃河西遶朱子謂其山水極佳然亦主遠恐不能久振此二都所以次於燕京也據西北戎馬之強南綉而制六合二都與燕京同其隣虜時患入寇亦同欲久安長

治在文武並用矣洛於四方爲中亦稱險塞顧負河而山王氣已非龐固金陵負江面山勢與洛同文物有餘威強不足所謂兄弟之國乎汗地汗下又次於洛矣臨安姑蘇武昌閩越皆偏安草竊無足言蜀更幽僻且負其面坤於嚮明奚居諸葛武侯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有大志大力而後可與共學有真志真力而後可與入道今有士於此身列儒紳心馳空寂其清脩類夷其慈愛類墨其心曲可無愧俯仰斯亦吾同志之所畏也吾辯其學不敢詆其人苟可轉移忠告

中詮

卷五

三

而善道焉可也又有士於此貌恭而論篤行愿而氣和有幽探性命之談有招徠聲氣之行名高當世而或歎衷於暗室或變塞於榮途吾與其言不敢信其品懼夫羊爲質虎爲革也若夫披緇空門蟬脫塵外齋心苦行皜然於世無染彼自爲出世一法聽其言亦徇欲恣情之藥石也吾於彼何尤惟夫假儒釋之似恣矯橫之議天命可褻聖訓可侮如李和尚輩此天之僂民兩觀所必誅也蚩蚩後進方且樂誦其書慕其行譬病狂喪心之人已墜於淵谷而駭觀者猶奉裳以隨其後悲夫此無

他好怪故也怪生眩眩生信將使士大夫變爲清談愚民日趨於白蓮無爲而後止甚矣好怪之亂天下也

東漢王業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此與趙閱道焚香告天同一心也爲監司守令誠以此存心旦夕焚香默禱所謂心誠求之於保赤其庶幾乎安民則惠卽知性盡心實學勝於坐談名理者遠矣

近世儒者以透悟爲宗大要從禪語入謂其作用異而本原同也予獨謂其本原似同而實異悟共異

中詮

卷五

三

而同者謂之小悟悟其似同而實異者謂之大悟或曰悟體一也安有同異夫性本一而見性者各指其所之聖人指秉彝爲性性也常人指嗜慾爲性氣之粗可謂性乎二氏指神識爲性氣之靈可謂性乎凡言性而與二氏淆者皆知性之未真也蘇軾論荀卿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可謂深中苟病矣夫論不高不足以諛聞說不異不足以聳衆此索隱行怪所爲爭鳴於世也持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義讓千乘行高洗耳君子弗齒况徒恣橫議以炫愚俗乎

哉後世學者不務遵聖人塗轍而務標新幟以為異是皆荀卿之徒矣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宋儒辯其不識誠矣夫荀子非獨不識誠也誠卽性唯至誠能盡性謂人性惡

是必以戕賊為養也謂堯舜偽是必以桀紂為誠也聞性命之原亂下聖學術邪說就甚焉韓愈氏謂荀與楊也夫薛尚小疵此愈所以未問道也

為佛氏說者曰佛性不滅能生天生地生人物安可謂無功用夫儒者中和位育上調三光協四時下

擾兆民阜萬物皆實效也彼所謂生天地生人物

中詮 卷五 三

者曷從而見之人有好為大言者汎舟黃河中流

而道一唯乃大呼曰吾此唯能作萬里洪濤能撼

千尋巨浪同舟皆為掩鼻唾歸於水猶性還於太

虛也佛性雖靈於太虛裨益幾何語誇而無當君子弗屑辨矣

道以聖為極學以經為宗不師聖而師賢不宗經而宗傳疏是以各持宗旨談議日紛不能相一而好

異者遂掇拾貝葉緣飾之以為新不已過乎或曰孟軻死不得其傳夫六經固自傳也或曰顏子沒

聖學亡夫六經未嘗亡也或曰聖學晦佛氏乘間

而起夫六經未嘗晦也易更四聖書備六王禮兼

三代詩列四始春秋明三綱九法聖人之精蘊盡

矣後有作者茂以加矣世有宗經君子於誦習見

聖真焉於見聖求心會焉默而成之身卽經我卽

聖矣夫洗心藏密精一執中徹神髓而出之者上

聖事也制事制心徹勝義勝依跡象而入之者中

聖事也執悟執脩執頓執漸無言可也

夫格物者格於身心意知格於家國天下也自誠正

至治平各有傳釋則格物詳且備矣故格致不別

為傳可也雖勿補可也

中詮 卷五 三

夫居敬持志窮理讀書朱子蓋並言之未嘗徇外而

遺內也必以讀書為訓詁為詞章為徇外遺內此

自不善讀書耳於書何咎聖人常教人讀書法矣

其於詩也曰可以興觀怨可以事父事君曰投

之政則達使四方則能專對豈徒為訓詁詞章哉

舉一詩而六經之教可知也聖人所謂格物者如

此溫故知新者如此皆以實心求實益實明諸心

實措諸事也

心有權度矣一其內湛萬理渾涵者性也萬感紛綸萬應各當者性之用也合內外之道也上聖一真妙運仰觀俯察成象成爻得於獨見獨聞者深也中智之士識慮所照與聞見所徹恒相參矣多識之所蓄多聞之所建適與一真相契發如火之就燥水之投濕非待約結而同膠漆而合也性無內外無寂感無精粗遠近凡耳可得而開口可得而言心可得而思身可得而行性無不在其中性粹然而至善確然而至當者也內洗心藏密外精義入神是謂窮理盡性

中詮

卷五

重

大學輯於漢儒簡策先後不能無誤今學宮所習乃二程所定而朱子因之者也近世論者必以古本為據然聖經之後徑接以誠意章淇澳二詩在誠意後康誥明德至止信又在二詩後反復玩之殊雜亂不可解且彼謂古本原無分章然自誠意至治平俱以所謂起語分章固甚明矣又石經大學刻於漢魏其編次復與古本異豈諸公未之見乎果見之又安適從也彼謂今世學者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夫康誥以下固非孔氏所作若漢魏之人誤次之程朱依經文而改定之又何必輕叛經

文而重背漢魏也孟子論詩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苟理明而旨順寧從其所可信者不信其所可疑者

聖人既不以神明睿知自任又不以多學而識自居所謂一貫者說安在乎宋儒謂告參以行言告賜以知言恐非然也一則不二矣二則不一矣謂知行有兩一可乎存虛明以照萬類禮樂名物於此受象受數焉經綸酬酢於此受繩受墨焉其學與識所以為行也其告賜即其告參者也

中詮

卷五

重

真知學也今世日舉業曰訓詁詞章耳聖人不曰溫故知新乎不曰修詞立誠乎訓詁即溫故也詞章即修詞也因訓詁而知新因詞章而立誠舉業之所以為聖學何論妨不妨哉且夫前代舉士以詞賦而藻繪無益今士之居業與所以見舉必以經書制義是聖人心精之所寄也童而習焉一開卷見聖矣誦而思焉一動念見聖矣思之通發為制義一握管見聖矣而謂聖遠乎謂聖不可學乎何其習而弗察也

秦蜀深山中有羚羊焉其食芻草其寢以角掛林樹

性慈和而不喜鬪虞者欲取之則佯以二人叫呼相與爭鬪至以左角抵右角抵右若中為解紛狀其人遂執而搏之以充庖俎鬻其角於市為藥何君子曰獸非獨騶虞仁也矜羊其亞矣虞人以機心殺之豈其性惡不如物哉利在獲禽遂忘其以德為仇也然過信人情自權於弃羊之靈亦闇而未光矣好仁而不學者似之

或謂朱子晚年定論誠然乎曰此新建以格物窮理詆朱子當時學士盡非之遂因枝葉刊落奇功一原二語文飾之為朱子解亦自解也性合顯藏道

中論

卷五

五

兼體用枝葉本根可判為二物哉聖賢立言或分或合默而成之總歸一致夫子嘗言博文明善又言戒懼慎獨矣於易繫言洗心滌成又言窮理盡性矣亦將謂洗心戒懼為晚年定論可乎挾高世之材辯創新論以夜幪儒先而不必當於情實所謂欺天罔人以學術殺天下者果可詆朱耶良知炯炯當不容昧矣

虞廷以九德官人萬世銓衡之祖也要歸在德性中和而已欲知德性微諸行事而已曰寬曰柔曰愿曰擾皆柔德也而栗而立而恭而毅則柔而得中

矣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溫皆剛德也而敬而溫而廉而直而義而剛而得中矣曰宣曰嚴浚明亮采無非中和展布豈待才力智術足辦哉上以此官人則以此養士士亦以此自養命典樂教胥子其養士之法也直溫寬栗剛無片簡無傲蓋陶鎔於歌咏舞蹈者深乎後世典樂失官士欲造道成德而講學無繇矣夫講習不如歌咏之漬入也彊作不如陶鎔之默化也

邵子於易可謂鉤深致遠矣然曰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似猶有說焉致虛守靜深根寧極將

中論

卷五

五

張故翁欲取故與老子自有體用存心養性擴其四端止止久速求其當可孟子自有體用孟子學孔子者也所謂踐履皆易皆踐迹於孔子也夫天地合德與易為體用者其惟孔子乎洗心藏密齋戒神明其體也精義入神無不可其用也孟子學焉而未至老子則源別而流遠矣

東漢有兄弟皆知名郡國而弟尤著會郡舉孝廉其弟恐先已而遺兄也忽病瘖弗語有密友憫而疑之伺其書齋夜坐登屋而下為盜狀竟無一語其友前抱而哭曰奈何良士真以瘖廢邪居數歲兄

宦歸陳組豆祀其先人忽出聲語執事者一一羅設如式乃知嚮者直以病讓也遂繼舉於朝名益藉甚君子曰美哉同心之友也矯而正曲而當矣近世有兄弟並登要路惡其札已多方擠之使去此與虎狼何異

世稱黃帝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仰其言果出於黃帝亦謂人主清心寡慾則天下治耳當時立井牧制律曆造干戈窮析經脈以濟萬民天死阪泉之役七十二戰而後定豈真能無為而治哉後世老聃氏出習

中詮

卷五

三

見堯舜三王勞心天下乃矯其說於虛靜無為而託其旨於黃帝後世遂以黃老並稱何借謬已甚而復絕不倫也易繫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黃帝堯舜其道同也言虛靜無為託於黃帝言並耕託於神農其術同也並耕不能強世主自窒礙難行若虛靜無為之說居高養尊者樂焉清達超曠之士尤易趨焉值漢初興海內利於休息人主與太后皆好其說幸保承平而六經既燼宿儒方幽處於草門莫能救正故黃老之稱遂成於天下司馬遷工文辭闇於大道隨俗襲舛而不

覺至序黃老先於六經失益甚矣班固雖辯其失而黃老之不當並稱竟惜焉千載以至於今未改也謂之何哉夫黃帝而下合堯舜三王不足數獨與老聃為徒老聃而上舍堯舜三王不足法而獨與黃帝為契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可然而舉世莫能明者以人心好異好放而莊列之徒復簧鼓其詞為之羽翼也山前則稱黃老山後則稱老莊迨晉以老莊亡而後知蕩檢踰押之非人理而後知去仁義禮樂之不可以維世彼躋老而耐黃者真矯誣之甚也

中詮

卷五

三

道立於天地聖人之先天地能顯道不能盡道聖人能體道不能盡道然道非天地無可見矣非聖人無可屬矣聖者道之宗也儒者聖之徒也六藝者聖之精蘊儒之矩矱也分道與儒為二家又以道屬黃老以六藝屬儒不知儒亦不知道彼所知者文詞訓詁之儒而不知堯舜周孔之為儒也蓋聖學荒儒術晦列儒於九流賤矣齒儒於三教小矣奈何儒者不以堯舜周孔自尊而甘與異流異教為比數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道以文載而文脈與道脈離也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道以治顯而治術與道術乖也班馬李杜言文者宗焉汪洋侈麗詞日盛而道離矣蕭曹房杜言治者尚焉法制刑禁政日繁而道乖矣安得文士皆仁義之言也言而必踐諸身也俗吏胥化而求諸德禮也德禮有諸身而後求諸民也

養生送死事莫大焉知醫知葬豈非人子急務哉術家拘而多畏未必盡合於理儒者一切堅拒弗信亦窮理之未至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得中得正而上下有應斯於卦爻為吉成象成形莫非易理

中論

卷五

美

謂一杯之土獨不擇吉凶可乎顧求之則有道得之則有分矣天地人一氣也吉凶感應一機也烏有人不吉而能迎地之吉烏有地吉而輕界人之不吉即以堪輿術明之山必與向配穴必與水配得配者吉非其配則凶然則人之與地寧獨不審厥配而可以智索能取乎且天於萬物無所不宰猶家有嚴君焉仁義忠孝廉節敬讓天所佑也恣睢暴戾橫逆不道天所厭也有人於此恣橫無忌既傷厥考心乃乘間伺隙竊攘其厚貲朕產以自封殖嚴君得無譴怒乎故自郭景純而下精其術

者未必昌後而郭且不保其身其偶能為人致福者必其人陰有厚德天固福之非地術能專其力也嘗見富貴之家其祖父起微細或無心而得佳兆以致及盛其後富貴或殫力營求而不得間強得之或天奪其聰用不中法即中法或為雷轟或福應將至而盜賊掘發陵谷變徙神明予奪令人不可測度然後知脩德行義之為本而卜擇末也惠吉逆凶福善禍淫聖有明訓也後世文人辯論不一為善者急矣夫天之降鑒下民固非一端有不於身而於子孫者有不昇厚實而昇顯名者樂書

中論

卷五

罕

餘慶猶能庇歷歷之作孽乃覆厥宗後先遲速豈不較若影響哉伯夷餓而季孫富陋巷天而東陵壽世或以為口實然鴻名美號天榮以袞冕矣亂賊奸回戮甚於斲棺矣吉之與凶福之與禍奚於在窮通貴賤間也世有前人不淑而子孫能勤脩令德顯融奕世者若漢張安世是也亦有少年稔惡一旦發憤砥節身致將相者若晉周處是也世皆謂之克蓋前愆夫所謂蓋者必如杯而覆以孟如寸尺而覆以尋丈乃足稱蓋若惡重而德薄德與惡僅相當尚不足

以賤天罰劫曰回天而轉禍爲福乎故君子積德累行夙夜匪懈山不厭高水不厭深也勝國時郡中右族有武俠而稍行義者沒而禱祠於神神降語曰積福如山積禍如海摧倒福山難填禍海其子孫遂微削至今不振先世丘壟非見侵則自窮可爲龜鑑也已

以智力取天下守以仁義儒者逆順之說何其謬也湯武征誅順天應人純乎仁義之用無論矣漢高帝唐太宗因秦隋昏虐海內憤怨遂與羣雄並起亦堂堂弔伐爲名安逆哉其能誅秦蹙項禽密滅

中詮

卷五

聖

建則假仁義以行智力不嗜殺人與屠城戮衆者功相萬也嚮非託宿於仁義徒智力是競劉固非項敵淵亦何從遠勝密乎夫仁義一也誠心則王假之則霸霸亦順非逆也若獨恃智力以逆取天下則五代之朝君暴虐者耳安在其得天下也世有德人之辭有文士之辭辭不可不辨也漢儒殫力盡攻沉思楮削莫過於楊雄氏其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信在其中言理學者多稱取焉然與於理而疎於識大節喪喪卽語探性命翁之緒繫悅耳近世有惜雄材美而曲爲

解者曰劇秦美新別有一子雲然法言固曰自周公以來未有若漢公之懿也豈法言亦非雄作哉彼見夫居攝而中外頌功德也受禪而銳意周官井田也以爲三代聖王復作一切弑逆之迹皆賤昧可塗天下耳目也嚮非人心思漢白水龍興莽且爭光虞夏雄竟爲漢儒巨擘矣其如天道不可欺何如萬世春秋筆何

伏羲氏仰觀俯察因河圖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以定吉凶可謂作矣文之象周之爻孔子之象贊皆因義盡而闡釋焉未嘗別立卦象自爲一家說也

中詮

卷五

聖

雄何人斯而作支擬易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造化自然法象重之爲內外上下感應倡和又皆造化自然氣機卦因圖作其通神明類萬物皆出乎圖不必泥乎圖也洛書未嘗不可畫卦卦備於易矣天地鬼神之秘洩矣故大禹因書作疇明天與人志氣相通皇法天中正立極於以敘彝倫而錫福斯世不必如易之緣數立象其爲神道設教一也玄何爲哉方州部家強立名字既牽合於洛書以起數復錯參於律曆以炫博剛柔中正義不達於易也吉凶悔吝占不晰於易也將以此齋戒

洗心乎與民同患乎吾不知其可也噫玄已贅矣復有作虛擬玄者又有作洪範皇極非玄而與玄類者甚矣後儒之好作而不知量也聖人曰述而不作得竊比焉足矣

亘古此兩儀亘古此大業易不可擬無容擬矣王通氏詩書之績可乎秦穆之誓晉文之命豈必盡同訓誥其言近於王道則取之王風既降鄭衛齊秦之音與二南並列美刺兼具皆足為世勸懲也曹劉應謝雖不逮雅頌猶愈於鄭衛乎兩漢詔疏近古不有軫民疾苦者乎不有識達治體忠匡袞闕

中詮

卷五

聖

者乎博蒐而約取焉足徵世運之變亦見民彛不盡泯也故擬易真僭王也續詩書非僭也春秋續矣詩書亦可續也

予自保鎮遷任歸省舟中靜思生平宦迹所至過言過動可屈指數也里居十年檢察稍密覺闕失愈多因反思時昔言動之過殆不可數計今無他論卽一日之內言語飲食間不中節者不知凡幾矣能寡言語飲食之過而後能寡日用酬酢之過而後能寡事君治民之過蓋事有精粗心無鉅細細者未謹鉅者可知也

惟敬可以養恬惟靜可以凝福故恭恪簡重者生之徒也躁率佻達者死之徒也嘗見聰明材智之士多以輕浮滋衆口卽忠憤慷慨之臣亦或以疎濶磨晚譽皆由血氣用事而涵養薄也不知愧悔而回心嚮學復怨天尤人以逞其抑鬱無聊之氣亦足哀矣

創業之君識明而慮遠日與其智士蓋臣立綱陳紀為萬世規故天下治也迨至中葉君溺於宴安臣習於玩愒於是乎紐解維絕取譽四出莫之能救故盈成之世惟茲飭紀綱為最急如人中年以後

中詮

卷五

聖

不視體貌肥瘠而視神氣盛衰為脩短也近歲江陵富國幸逢

冲主委心屬精脩政一時百度改觀中外震疊幾於夷稱民安可謂有相才矣惜其謀國者是謀身者非始乎精勤而卒乎驕縱豈非器狹易滿寵極必傾哉謚奪嗣削不亦宜乎獨懼夫後之人鑒其驕縱併遜其精勤也

夫德澤與法度論治者並言之矣法度非他所以載德澤而施之民也田賦以安民生非朘民也刑獄以戢民亂非殘民也禮制以防民滯非桎梏民也

脩法飭度而德澤不加焉是謂徒法且法一也所以行法者異用一緩二則仁用二用三則暴五訊三宥則仁果斷果殺則暴仁之與暴在一念舒慘間耳豈必其法異哉本仁心行仁政司民命者宜深味焉毋視法度與德澤爲二物也

爲天下長慮却顧者謂之體國爲一身瞻前顧後者謂之管私公私之間義利忠邪判焉故大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爲世道蒼生計若身名得喪當冥諸度外矣不可則止其去也亦爲世道非爲身名聖人於得之不得曰有義命義所以維世卽所

中詮

卷五

聖

以安身也命所以順天正所以成義也

智樂水仁樂山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聖人全體太極流止卽心精耳目皆神化矣在川上不覺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逝者水之流乎境與水會而意超於水也謂不舍者道之運乎機與道遇而心忘乎道也二曜之代禪四序之遞遷元會運世之推移皆晝夜之一瞬也聖心之無息聖學之不厭聖教之不倦皆不舍之一原也意源泉之混混與淵淵之淵適相感耶意波光之森森與浩浩之天正相契耶蓋聖人觀物與常

人之觀物異聖人適情與仁智之適情異凡觸之成色皆身度也觸之成聲皆心律也吾於是想見聖人江河之沛奚必善言善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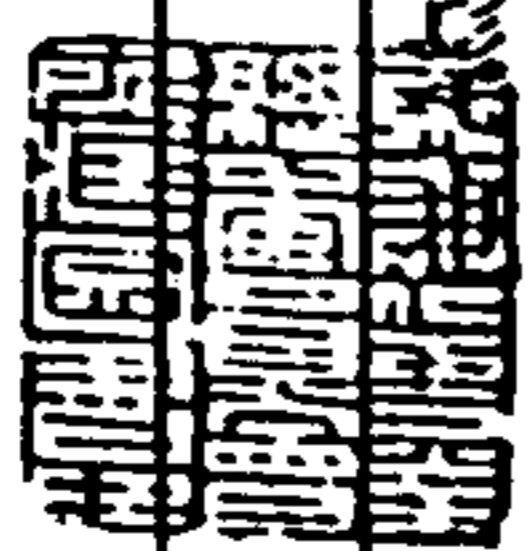
郡邑之多盜也起於饑寒之困迫教化之陵夷也成於緩戢之無術而追捕之乖方也民之生齒蕃矣物力耗矣無恒產能使無放僻乎德禮之治邈矣鄉約以宣六諭能實奉行乎比閭族黨之制廢矣保甲以詰姦慝能實脩舉乎暮夜有戎民間寢不帖席長令或以爲諱衙官捕役且陰與爲市諱則人不放愆愆而逢怒是藉寇也市則無意於捕急

中詮

卷五

聖

督之橫噬以應是重爲市也長此不已往嘉隆間惠潮之禍將徧於中國矣予昔撫三輔曾上言地方失盜寧寬起數之罰而嚴隱匿不報之罪則盜可少息部覆既有 俞旨惜乎委若弁



汪子中詮卷六 萬曆丙辰丁巳集

夢中讀書得二語古人能標天下

下之常心甚喜焉復續數語天

奇好異者非異惟經常酬酢之間順理而動盡誠

心而應及臻厥成天下卒莫能及此君子不求異

乎物而獨伸於萬物也覺而思之是謂中庸是謂

易簡至德

君子非好為方人也不知人而從違泐戒眩焉靡定

故居今稽古權衡不可爽也古人往矣其言與行

在觀其言論其世其人可知焉言粹於道行造於

中詮 卷六

極聖也言根於道而未盡粹行依於道而未盡純

賢也若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其人且不可方物好

隱惟者樂與之學聖君子必不為所惑矣故惟天

下之善士能友以天下亦惟萬世之善士能友以

萬世

器必遵規矩而後利用焉射必循彀率而後命中焉

舍規矩彀率而從簡便拙工拙射所甚樂也不利

用不命中奚以器與射為談妙悟者似之

人心統言心也道心言心之本來也操存舍亡真妄

交勝故曰危降秉本體一真無妄故曰微仁者人

也仁人心也道心即在人心中心不可理欲分不

可以天人分也精以察微一以守微微即中也三

才於此立根萬化於此樞紐故執中而皇極建四

海寧矣

人心之動即是覺曰危微曰精一皆覺體也故聖人

常明常覺謂有覺便落情識必常在夢寐中而後

可乎天地以其心普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事

而無情程子有是言矣天地之心人皆具之第常

人已放其心聖人之情人皆同之第常人已汨於

情未存心先言無心未養性先言無情此近世學

中詮 卷六

者竊空寂而談超頓與彼言天人言覺為情識者

共成套語故涉論日新而聖學日晦也

無聲無臭天命之本體也非所以語學力不識不知

聖脩之妙詣也非所以語入門學者果有真為聖

人之志必先從入門用力始知近知自知微間然

密脩敬信此戒懼慎獨之實功危微精一之正脉

也夫洗心退藏於密非洗滌歸空之謂曰藏無一

息弗存曰密無一念弗覺如今人所謂妙悟所謂

當下便是僅於知近知自知微處稍見光景耳美

大聖神基於善信在實有諸已而已若辯析於毫

芒論極於玄杳不反諸身心以求實得非所敢望於豪傑士也

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似可爲戒慎恐懼注脚矣然妄想非惺正想是惺一日萬幾卽惺是寂聖學於禪毫髮之差在此其究亮工理人清談廢事相太天壤烏可不蚤辨也君子以君子之心信人似忠者不意其爲詐也似廉者不意其爲汙也故常披肝膽以示小人小人以小人之心度人大忠者見以爲沽直也大廉者見以爲矯情也故常伺間隙以乘君子且小人之交

卜詮

卷六

三

惟勢與利勢在則投足委心勢不在則旋踵易面向之肝膽相示者且借以輪欵炎門此君子所以常見欺於小人也秉虛明以御物誠僞畢照語默不失其惟聖人乎待億逆而後覺次也不億逆終於不覺君子其愚也已

庸非泔酒作也祖堯舜而述之者也道心卽天命之性執中卽中和之體曰危微戒懼察矣曰精一明誠具矣故虞廷十六字爲經中庸三十章爲傳萬世聖學真宗無出乎此矣學者第求諸十六字則堯舜可爲復求諸中庸則本原功夫更悉乃後

儒紛紛各標新旨以炫玄妙其徒又爲之派衍絲抽言多於充棟學苦於分歧究極其說總不出心性二字而偏詖或雜於二氏是欲明聖學反以晦學欲持辯論爲聖人不必以身爲聖人也同志有過子問宗旨者子曰精一執中有大宗在予方欽翼從事無暇問小宗矣

友問高堅前後可想像乎卓爾未從可思議乎曰諸弟子皆求聖道於言獨顏子求聖道於神也聖人以身傳神顏子以神觀聖文既傳禮既約矣反求於身視聽言動謹奉以周旋竊窺於聖人之身

卜詮

卷六

四

時行而物生天運而神流非擬議之可幾也非形聲之可執也乃知誘所及者禮之度數耳神明超於度數若可望而不可卽才所竭者禮之迹象耳天機妙於迹象若可遇而不可親喟然一嘆非邈其始也仰鑽與瞻正竭才也高堅前後正未從也蓋所至者立境漸融所未至者化境難入乎白沙常言神理之物乃靜坐中想見光景非深造自得如顏斷不能頓詣也深造之而詣此境則爲亞聖虛想之而見此境尚非我有

言院非古也自宋人主賜額始也夫旣聚徒講學矣

離經辨志強立不返將若何而養心性若何而學
 孔孟徒讀書云乎百工居肆聚材木者欲斤削焉
 聚玉石者欲琢磨焉則於成器利用而後已講學
 者亦期於躬脩實踐體道成性以書名院未足以
 盡學似祇為訓詁詞章地也予有小館以待同志
 名之曰明誠學舍今二氏所居多名精舍儒者亦
 有精舍曰學舍者切於學謙於院且別於二氏也
 元亨者善而亨者也利貞者正而利者也善而亨正
 而利聖人安之匪善奚取於亨坎則維小亨困則
 大人亨也匪正奚取於利履幽蒙難亦利致命遂
 中詮 卷六 五
 志亦利也

凡人視人則明視已則昏責人則嚴責已則恕以昏
 而恕者自居庸衆人也以明而嚴者自反士君子
 也
 天未喪文洙泗講習誰能廢之士何負國善類芟夷
 鬼神惡之暴秦坑儒漢唐鉤黨宋禁偽學名殊而
 事一律也其禍亂之不旋踵亦千載一轍後世長
 國家者宜深鑒於前車矣
 置一部孟子於案上則有事之宇宙可化為無事置
 一部戰國策於案上則無事之宇宙可變為有事

學術邪正關乎人心世道讀書烏可不慎也
 人一也有千人之入有萬人之入有萬古之人精神
 一也有提攝一身之精神有提攝天下之精神有
 提攝萬世之精神人惟所自樹精神惟所自用毋
 虛此七尺戴天履地之身毋枉費一生精力於醉
 生夢死之境
 夫學者學為聖人也曰理學則有非理之理曰心學
 則有任心之心人以聖為極學以聖為宗言理言
 心於此折衷異端曲說於此退聽矣故講學者當
 直名曰聖學唐虞洙泗之嫡傳宸旒常布之共貫
 中詮 卷六 六
 非後儒各以所見所入為管窺者可得而參也

學者有必為堯舜之志則美堯堯舜矣有必為仲尼
 之志則憂寐仲尼矣寧復向今人口吻索真味乎
 復向今人足跡問芳塵乎其津津於近儒新論以
 參和二氏為玄妙者其志止欲為賢人不欲為聖
 人欲持辯論為聖人不必以身為聖人也豪傑之
 士盡省勉焉
 好問好察若無若虛聖人之心萬善咸具虛明感觸
 一善不遺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深山野人耕鑿供子職外何所事事曰

沛然莫禦者非流行布濩莫禦於外也乃決泠融
暢莫禦於中也所謂取諸人以爲善也故立志則
必期於上聖取善則不擇於芻蕘

恒產而有恒心士當如是然謀道不謀食安能
食齊士甘委命於嗟來原生不貸餘於結駟可謂
固窮未知所以處窮也爲農爲工爲賈皆治生事
第循理安分不用機心機事以欺天欺人則治生
與治心固相資而不相害耕稼陶漁舜嘗親爲之
今豈妨於爲舜也

上君子立身宇宙當學爲聖賢不當以豪傑自局當

下論

卷六

七

學三代以上人物不當以漢唐宋名臣自小禹稷
臯夔之弼亮伊傅周召之經營功烈隆炳皆從性
命中流出篤實輝光與取辦智力者寧啻霄壤懸
哉凡欲爲豪傑而不爲聖賢者高則以僞元取名
卑則以恣睢攫利自古權臣竊柄賊臣竊國始未
嘗不豪傑自命而卒稔惡於滔天也故學以聖人
爲矩道以中庸爲極

子以身任千聖之道脉一幸履敢愆於禮義乎以
身值萬古之名教一啓口敢涉於邪僻乎故窮抗
志而達彌堅也少砥節而老彌篤也平居闇脩而

利害生於不移也

一守道官守職農守耕工守肆商守懋遷各有分焉
分以內卽性也卽天命也性命非渺茫無據之物
凡事所當爲分所當盡皆性命之流布也分以內
有少虧焉則虧於性矣分以外有少越焉則越於
性矣故虞人非招歿不敢往聖人有取焉誠不以
溝壑喪元而易守分之節也嗟乎使守道守職皆
虞人若也則賢哲比肩而忠良接迹於世矣

與仁不能並存寧殺身成仁生與義不可兼得寧
舍生取義謂聖人無歿地聖人非苟免以貪生也

下論

卷六

八

心可剖身可囚囚不歿者幸耳明哲保身無異術
危不人亂不居無道則隱故默足以容也是以論
強曰至死不變與南容曰免於刑戮可以歿可以
無歿當權之審矣

聖人非以有天下爲寶居天位代天以生萬物故謂
之寶也曰大寶不得以小智治之曰神器不得以
私意有之上帝之所眷顧鬼神之所佑饗惟仁而
已

近日評制藝者動曰才人才士夫經書皆聖賢語以
聖賢心思寫聖賢口吻仁義之言滿如故足述也

稍叅以才士縱橫意氣如貌不肖秉何古者聖人非不多材多藝以材藝為道德用德制才也後世豪傑建樹非不託宿道義以道義為智數用才制德也此王霸升降之辨也

樂正子善信人也豈真為備僚從子敖哉母亦謂嬖倖之臣或可緣而得政於齊斯亦割烹飯牛之說誤之也聖人寧不得衛卿而不主彌子即堅白可試終不往佛辟匪人之比包承之否易深致意焉奚俟安命而後決也明乎此可以定龜山出處矣未發常中則有發自和天命本體如是眾人皆有之

中註

卷六

九

而眾人不能完其天者情習汨之也惟聖人為能戒懼以完性體性之者安焉反之者勉焉戒懼之歲即是中顯即是和非中和為性而戒懼為性外添設也釋氏言空寂不能不言戒定戒斯定斯寂也天地之運一晝一夜一寒一暑若有所衡量不爽然若有所驅迫不容已然此天地無心之戒懼與性之聖人同也自開闢以來宇宙所以清寧人物所以安阜皇王所以建極聖賢所以立教惟此幾希一脉非戒懼安得中和哉故曰畏天命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心以言動也能知言則言與心洽何動之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恐心以氣動也能養氣則氣還輔志何動之有益理明白無所疑格致之學也心慊自無所懼誠正之學也所謂私淑諸人者於茲見矣孟子集義而告子外之孟子順養而告子助之告子非憍然無覺悍然不顧彼以強制為覺以強制為內顧也

士志於學而無超然獨往之樂逐流隨俗寧有振拔日乎故聖人貴狂簡也成章云者識高而行卓如鳳翔千仞鶴唳九臯自成一品格也君子闇然日

小註

卷六

十

章有一分造詣則有一分章美孟子云不成章不達自善有諸已而充實焉充實而光輝焉善信者成善信之章也美大者成美大之章也積漸而進其進無疆然必源泉一綫涓涓不息而後可盈可放不然則溝澮立涸而已
狂之進取以聖神為標的也狷之不屑不潔以善信為根基也志大者奮發必勇守潔者操脩必固故皆可與入道其充實光輝馴至於化一也行不掩言謂言必稱神聖而行則多踈畧耳彼嘯傲宇宙放浪形骸者可竊附於狂乎若言高青天行同汗

垢無論矣

仕猶善信之士可與適道矣充實而光輝焉可與立
可謂大矣權則不可妄擬也化則不可強爲也從
心不踰謂之化圓神不滯謂之權惟化而後能權
也夫權以知輕重度以知長短豈獨聖人有之若
方圓操縱惟適意必固我俱融非聖人未易能也
近世儒者謂學無積累欲盡掃去階級其說亦本
釋氏泰華之巔欲凌風直上江河之險欲舍筏飛
渡吾不知其可矣

智仁勇常德也聖人曰未能子臣弟友常道也聖人

中詮

卷六

十一

曰未能默識爲學不厭不倦聖人曰何有脩德講
學徒義改過聖人曰吾憂然則聖人所終日乾乾
者可知矣

聖人言九思後儒見謂支離聖人言九容後儒見謂
束縛夫九思一思也九容一容也戒懼慎獨之心
存存不息故精神隨處流貫思之弗睿是戒懼有
遺念也容之弗肅是戒懼有遺動也且勤思參貳
馳騫包容無非思者起居出入發號施令無非容
者智有千慮動有萬變矣獨止於九總之千慮一
慮也萬動一動也至精詳而至易簡也

象恭非君子也鑒象恭而廢端莊之度可乎靜言非

君子也鑒靜言而廢安定之辭可乎威儀言語德
之符身之章也自儒者謂敬爲贅學道之士遂以
無心爲妙明以瀟灑爲樂境見敬脩者反疑其象
恭其靜言也聖人執禮之教或幾乎息矣

世鮮知德之君子故巧言亂德者多世鮮識政之君
子故辯言亂政者多孟氏生平自信曰知言養氣
夫養氣本於集義其說詳矣若知言何繇能哉其
必明善知性乎聖人曰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又曰
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夫前言往行寧有出於

中詮

卷六

十二

六經外乎六經明善明性者也聖人所贊述卽聖
人所爲學知也內求於心性外溢於聖經一真默
會萬善兼融聖人之言在我矣能知聖人之言而
後能知該濬邪遁之言也

樊遲一問仁兩問仁智聖人語之各異何也計利微
福遲時有私意焉故語仁智之心以融之學稼學
圃遲時有鄙念焉故語仁智之用以拓之最後曰
恭曰敬忠心事交脩夷險勿棄則與克復敬恕相
上下矣蓋學人受病隨時易症望色聞聲虛實溫
涼異劑乃知聖人如大造鑄物其神化未易窺也

夫敬天地貫古今通人物為一體者仁也聖人語曰克復為仁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直指仁體以顯之惟曰明睿足以受之所謂時雨之化性天之教也乃其目不離於視聽言動非積累之久何由得熟非純熟之至難語歸仁蓋論悟則無階級論脩則有漸次先悟而脩視未悟而脩者覺表裏明徹然其下學而上達一也

聖人嘗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乃論語所載自克復博約外不少概見則終日言者安在也予嘗謂大易中庸為聖門性命之書非中

中論

卷六

三

人以上不可語聖人所獨授顏子所獨契意在斯乎不遠復曰殆庶也得一善而拳拳也聖人明言之矣

堯舜僅執中一語舜授禹僅危微四語謹守之而君師四海無餘術矣克復一章聖鑄回也敬恕一章聖鑄雍也請事如回如雍則回雍矣聖自我為力自我足曷不發此大憤而甘委心於荒息也曷不持此簡要而別與道路悠悠之人索踐徑也明睿者懼其高曠則從視聽言動檢之簡重者戒於忽易則從出門使民攝之存心養性無寂感顯微

一也敬恕之心即克復之心也宋儒或分為乾道坤道又增一見解矣增一見解則啓一疑竇故辯難愈煩操脩愈薄今世講學之弊類如是也

上帝降衷若有恆性聖人之言也談空者必謂性無善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聖人之言也談悟者必謂知即是行世儒紛紛辯論幾於舌敝矣筆瀆陋巷顏氏賢也必以髮空附空而貨殖為多識聖言不太艱深乎格致誠正功有先後也謂格物格去物欲格不正以歸於正聖言若是凌亂乎見解愈新辯難愈煩有真為聖人之志者必不然矣

中論

卷六

四

善讀書者詳味聖人語意質以本心靈明脈絡相貫毋強參以己見也意指有歸毋別淆以異說也從容諷誦如聖人面命而我親見聖語性情則反諸性情曰吾能中和若是乎語言行則反諸言行曰吾能謹信若是乎語身心則反諸身心曰吾能正脩若是乎入孝出弟能無歉乎在邦在家能無怨乎念茲在茲無一息敢昏昧也日用酬酢在茲無一事敢踰佚也如此二十年何患不駉駕顏曾而徒以見解競虛談以優游銷歲月靜言思之當寢食不寧矣

或問九容非獨畏檢束也亦懼其迂緩而不切事情也曰天生人界以五官上應五行天之則也民之表也縱逸焉無所檢束其與狂蒸者何異九容特語其常耳若感應有萬變動不居何常膠滯於九如燕居則有安舒之容臨蒞則有莊肅之容事親則有婉愉之容擯相則有趨踰之容介冑則有不可犯之容四牡驅馳鷹揚蹈厲皆儒者事奚得藉口迂緩而遂廢檢束也

子路負兼人之勇自謂可高視一世其問成人蓋有自挾於胷中者而聖賢性命之教未可以強聒也

中詮

卷六

五

第曰智若武仲廉若公綽勇藝若卞莊冉求合併之文以禮樂亦可為成人矣夫材兼數子則一十莊之勇未足恃也非文以禮樂即材兼數子未足多也吾於聖人答問之教見聖人一化工也今之成人何必然斷是子路語見危致命久要不忘正所自挾也其猶有雄冠負劍之意乎南山之竹羽而鏃之聖人造就非一惜其不能受竟以傷身終也

聖道至簡淡至淵微也多學多識特其迹象耳非澄心而默悟焉何以致精而詣極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故默識不從強記而從識悟近儒之說是也學不厭誨不倦聖人自任者屢矣茲加默識一語欲令學者知誨不在言詮學不在聞見即予欲無言意也

舜五臣武十亂聖人感才之盛因歎才之難也夫論才於三代繼唐虞而稱盛者莫如周論德於三代繼唐虞而稱至者亦莫如周遇獨夫之君戴之如明聖有戡亂之臣率之以靖共其與揖讓而天下治無異文王何可當也故上下古今語至德惟泰伯文王見聖人於揖讓之隆有深慕也

中詮

卷六

六

聖人於堯舜稱大哉君哉於禹曰無間然謂禹雖家天下而不以天下自私也視天地神人為重視吾身為輕知奉天子民而不以萬民奉己所謂有天下而已不與故無間然也以豐儉適中言者未窺禹之大也

聖人之學求諸身心而已正其心而萬事理備其身而天下治偶見佛語菩提非觸法不可以身得也非塵法不可以心得也舍身心安所冀力安所求得乎空其身乃見法身空其心乃見真心語未嘗不精奧第法身見矣將公之天下乎逃諸鈞冥乎

真心見矣將措之事業乎還諸太虛乎自釋迦氏
至上古燃燈佛但聞其歸寂滅度已爾未聞有秉
德持世主政教於西方者也

廟俗化者存乎節治頌劇者存乎材孟公綽優於趙
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見聖人用人如器雖重
士節未嘗不兼使材也他日論衛事如祝鮀宗廟
王孫賈軍旅皆能有教於國故聖人在位天下無
棄材惟無棄材故不至乏材也

性命精微非擬議可形容也聖人不得已以言顯之
猶恐顯之不盡不能使人人明諸心也今解聖言

中註

卷六

七

者動雜以異說如非有非非有非見非非見等語
隨處參入令人不可測識且無可持循顯者不更
幽明者不更迷乎郭象注莊子而語晦於莊人謂
非郭注莊乃莊注郭也

作者七人謂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堯舜氏文王演
易周公制禮樂也作者既備後可無作矣此聖人
自明其述而不作意也春秋非作乎覈功罪於至
隱嚴褒貶於一字後人見以為作自聖人視之曰
吾奉若周天王刑賞如此不敢自以為作也

君子惟不爭故能息人之爭惟不黨故能化人之黨

開誠心布公道眾所共是吾是之眾所共非吾非
之眾是未必真是吾信吾是而婉曲以正其非眾
非未必真非吾信吾非而從容以導其是於國事
庶有濟乎奏格無言時靡有爭夫敬信之極能使
人我俱融偏黨盡消致中和君子當如是矣

一友問為學之功緩則昏逸急則涉於把捉若何而
可曰把捉一語乃近儒雜禪之說聖人無是也執
中執競智及仁守聖言凜凜惟縱恣是戒豈以矜
持為患哉畏矜持而安縱怠托口於空虛無着此
近世講論日新而去聖人之宮墻日遠也潛心深

中註

卷六

六

造期於自得毋欲速毋助長焉可矣

一友講至誠經給章畢予謂至誠功用盛矣乃至誠
體段何似查試思之諸友或默或以真實無妄對
予曰欲知至誠體段則篤恭是已欲知篤恭敬信
之極是已一真渾固天載同運語實體則曰篤恭
語造位則曰至誠本其進脩則戒懼之至而敬信
之極也故以至誠言至誠不可得而想像也以篤
恭言至誠則至誠可得而想像可得而名言矣思
誠君子必自戒懼敬信始矣

常人之情駭於所新聞而忽於所舊聞歆於所未習

而厭於所已習少服聖人之訓見異說而遷焉者
歆與厭爲之也聖人所以學不厭者知學之本乎
性知性之命於天如饑之於食食之必菽粟也如
寒之於衣衣之必布帛也厭何自生焉從知性爲
學故不厭從知性爲教故不倦性本萬物同體故
善與天下爲公也

聖人自志學至三十而立時非無知知而未盡微也
時非無行行而未盡宜也曰不惑則知微行亦微
矣知非必在先行非必在後因知而明所往因行
而知益明也曰知命則知與天通行亦與天合然

中註

卷六

九

思勉猶未化也耳順從心知不待思行不待勉矣
不思有神於思者也不勉有神於勉者也篤恭內
蘊萬應咸妙非縱心自然漫無主宰之謂也

大學之誠意慎獨脩於初發後天之學也中庸之不
睹不聞脩於未發先天之學也未章由知幾慎獨
直造於篤恭以後天合先天也戒懼於不睹聞猶
致慎於獨覺先天爲體後天爲用也

聖人一生無日不乾惕其衷無日不古人與稽無日
不敬脩可願杏壇燕息學也轍環列國何地非學
七十子問答學也世主具臣相與晤對何時非學

不試故藝游藝學也夾谷之會文事而有武備何
應變非學四十不惑矣猶曰假數年以學易學易
而後知命而後無大過謂聖人四十以前遂能先
後天弗違乎吾不敢知毋意必毋固我亦知命以
後渾融之盡乎毋意必固我圓而神也從心不踰
方以知也規圓矩方聖人一生從事焉惟至篤恭
而後能神能知

聖人以畢世精神從事於學曰發憤志何篤也曰不
厭功何敏也歷一境更進一境閱一歲彌新一歲
蓋返觀默省而覺其有自得乎今天縱不如聖人

中註

卷六

十

乃悠悠泄泄非世味之濡染則物外之逍遙與玄
譚之塗飾以是寥寥聖人烏能窺左足於堂奧哉
故立志欲真進脩欲勇非勇胡能好學非勇胡能
力行三近宜重乎勇矣

一友問禪言悟儒言覺有以異乎曰覺與悟無二義
第彼所謂悟欲悟其真空以空四大六合也吾所
謂覺欲覺其實理以理天地人物也智周萬物道
濟天下何一事不實何一處可空故始乎戒懼終
乎篤恭德則中和業則叅贊千聖一心萬古一揆
矣異此者謂之異端悖此者謂之悖道言不繇此

謂之邪說行不繇此謂之說行

楚有兄弟仕宦者初俱乏嗣兄妻如甚其弟妻賢而能容媵晚歲兄妾適有孕妻苦撻而強嫁之其弟密召所嫁夫而語之曰吾與若二十金暫留我家三月而後歸汝汝慎毋泄其人諾去乃作稱已媵有孕三月後當誕已而嫁妾果生子遂以為已媵子也乳養而教誨之子年十七為娶婦因置酒飲兄酒數行兄不覺涕下曰吾弟幸婦賢而有子吾竟為嫂所誤其弟亦泫然揮涕兄曰子納婦方祥事也涕何從出弟曰吾兄固有子弟無子也具以

中詮

卷六

三

情告兄乃躍然起曰吾知所以處此矣為子別娶一婦分宅居焉異日幸而舉孫在吾宅者吾孫也在弟宅者弟孫也其後兩支繁衍聞者皆訔稱焉君子曰懿哉其弟之智且仁也正而不諂忠而不欺兩支並茂天助者順乎詩云兄弟既翕宜爾室家今宜子孫矣天理常存於人心則人心理矣天理常明於天下則天下理矣夫講學者欲與士大夫共明此理使天下常得其理也論篤未必君子亦非必盡色莊言不底績考功有法焉實不中聲月且有評焉欺世

盜名嗜能掩之若必以講學為厲禁使天下相戒而不敢談仁義禮樂是人化物而滅天理也中國之淪為左袒人類之流於禽獸胥繇此矣

有一代之開創則有一代之治體湯革夏正佐以阿衡今讀其詩書之文整潔嚴峻當時治體可知也賢聖繼作補救揅偏無致遐佚迄於武丁荆楚不庭伐之三年必克乃已師則憊而威已伸故終商世六百餘年屢見河患不聞有侯國跋扈之患藉令帝乙舍紂立啟周雖奕世載德如商何哉周之興也本以仁厚立國行葦既醉歡洽太平采菽蓼

中詮

卷六

三

蕭威不勝惠僅三四傳昭王南征不復遂弗能問中興止一周宣冷業弗竟東遷以後射肩窺鼎天王直寄坐耳孰謂有道之長周過於商也夷狄之勢欲其分不欲其合合則力強易於跳梁分則微弱不敢有邪心故蠻夷相攻邊境之利也用蠻夷攻蠻夷樽俎之筭也中國之勢欲其合不欲其分分則孤旅難於自固合則威重而足示彈壓故屯塞雲連東擊則西援右警則左應此倚角之形也畫疆而守尺寸緩急不相顧瑕者破而堅者亦瑕此坐困之術也

象桂之猗貴筑之苗瓊崖之黎皆天地所生與人同類也彼非有郡邑政教時出沒為盜無足深怪當事者第結以恩信因其俗為置酋長申以約法盜未常不可弭也久而習服建治設官未必不化為中國也建一邑澤流一邑建一郡澤流一郡使三代聖王當今之世必不遐遺矣非廣地而好大也至仁天覆臥榻側一物失所其心誠不忍也若因盜而以叛勦之既勦不能以政教緩之胡不取文翁化蜀與章阜定南詔事觀之也

大學者欲究極萬變以滿吾明德分量非博學詳說

卷六

三

不幾於面墻乎博固所以求約詳於說欲精於守也詩三百篇聖人日為弟子雅言與觀群怨忠孝多識蓋諄諄焉蔽之一言曰思無邪則聖人所為博約者可深思矣引而伸之書可一言蔽允執中也易可一言蔽自強不息也禮則無不敬也春秋則春王正月也春者奉天道王者遵王度正月者反其始也周官正月始和布法象魏道人以木鐸徇於道路脩制謹度悉如文武之始無變天常無教人紀此春秋之義也

典謨文之祖也至春秋辭命猶有訓誥之道焉雅頌

詩之盛也至魯宮泮水猶有殷周之樂焉文喪於戰國蘇張范蔡為階厲也詩亡於戰國屈宋景其溢觴也策士騁縱橫之辯賢人舒憤懣之氣才情橫溢而醇樸漓矣規尚環詭而俗化乖矣文章與世運相升降也可弗慎乎

由十五至七十聖人自為年譜矣由志學至從心聖人自為傳神矣曰立曰不惑曰知命皆從性體中昭徹從踐履處循省愈光明而愈精熟其乾乾常惕者天之行乎其炯炯常照者日月之代乎善學聖人者求聖人之神而已得其神則語默動靜皆

中詮

卷六

三四

應迹也仕止久速皆過轍也周旋於魯衛齊宋之郊皆客旅也可以親聖人而不足以見聖人也天畀人以富厚為貧者所取給也天畀人以智慧為愚者所取裁也富而自擁智而自謀視貧且愚者莫之恤且從而凌轢焉亦大負天之意矣故富貴之家子孫或日頹冥而日衰薄天之所厭不可救藥也夫知世不可為而為之晨門於聖人最知心矣然聖人非必不為以夫事幾亦非必於為而不適時變也大都無過百雉古之制三都踰制則請墮至郕

不可則已之陳恒弑君大逆也雖告老而猶請討君相不可則已之爲乎不得不爲止乎不得不止而後見聖人之能權或者謂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夫必事可功成而後動則天下事可言可爲者不亦寡乎是使先王之制與討賊大義不復明於天下此聖人所爲疾固與果也

周武既代殷矣箕子既陳範矣九州之內何地不可封而封以朝鮮何也獨夫雖播虐殷先王德澤尚未忘于人心武庚祿父猶將擁戴焉矧聖如箕子者哉故遠跡窮陬愛身愛道絕頑民蠢動之思而

中論

卷六

五

全舊臣始終之節蓋箕子自爲計武王周公遂從而成之也荒服之國各有君長豈能遽奪而授之列爵以子爲置田里而居若寓公焉爾已今平壤城外有箕子墓風俗淳美與他國異聖人過化所遺者遠也

盈虛消息者天之數人之紀也母論其遠試近取諸身百年之中有少壯老病也一日之間有晨昏晝夜也孰有壯而不老老而猶任力作如壯乎孰有晝而不昏昏而能廢寢臥如晝乎起居一不慎飲食一失調而百病生矣匪消不息匪息不盈觀於

身得養生焉觀養生得應世焉老氏守雌守黑純用消息以持盈也

孔廟之有從祀也爲明道術翊聖真也爲褒往哲而詔來裔也乃議者或主於講學著述而各世大賢偶未及焉亦未達於聖人之教矣自虞夏殷周至今學校皆以明倫入則事親出則事君功被生民勞著國家皆明倫之實用也故禹敷土稷播穀皆稱聖非必夷禮夔樂而後爲聖也箕子囚比干剖皆稱仁非必伊衡傅楫而後爲仁也孔門七十二子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各以所能顯要歸於心術

中論

卷六

五

光明操行端亮不悖於聖人繩墨則可謂聖人之徒矣若宋范文正文文忠二公者一立朝獨秉風節一遭亂身荷綱常而心術光明俊偉異世同轍豈非卓乎不悖於聖人者哉先憂後樂饑溺之極思也破家殉國忠孝之烈軌也其丰采足以聳華夷其精誠足以動天地試觀三代以還能如二公者有幾顧以未嘗講學而不及躋於聖人之徒則當世知學者鮮而持論之太狹也二公文章藻麗煥煥簡編者姑不必論當文正鎮延鄜時張子厚以兵法見公曰儒者自有名教何必孫吳子厚由

此間道則關西之學公實默啟之文忠臨歿寄書
衣帶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成仁取義公實允蹈
之謂二公未嘗學問可乎昔子夏重敦倫而以竭
力致身賢賢信友必謂之學則峻節精忠如二公
正子夏所樂與也朱子論大名臣以文正爲宋朝
人物第一子於文忠亦云乃宋朝理學諸公接武
廟庭者衆矣而所稱第一人物曾不得與章句之
儒比蹟而亂豆焉朱子寧獨安耶蓋世必有千古
學識然後能權衡千古藉令聖學大明于世自當
知綱常名教爲學問之大必有爲二公特請者矣

中論

卷六

三

或曰百代殊絕人物漢唐居三可皆視乎子曰不
然博浪復讎隆中感遇北主委蛇蓋有功名自喜
之意焉若二公醉乎醇矣未可並論也

大天地生財自足以養天地之人乃兆庶嗷嗷若不
聊生者曷故哉往予叨役四方說之三老子弟曰
有六蠹焉一吏蠹計海內親民之吏以三千數餐
冰茹檠敢謂無人乃法紀漸玩士習漸漓或生平
志在溫飽或當官身處膏脂其砥礪自愛纖塵不
染者亦什之一二耳美耗重而壞賦虧募金入而
山判移家豐者窘於助交力乏者窮於贖罰姦邪

盜賊俱由此作乃其言曰吾非敢肥家也上官之
餽謝日煩入覲之交際不貲卽勉爲清白勢不能
也二役蠹夫吏之無良胥役乘間蜂擁無論矣卽
吏知自愛而識闇於簿書材踈於約束美智舞文
恣爲姦利者亦時有焉徵輸則盈縮任其侵牟緝
盜則縱真而害良善甚至不才察佐甘於貓鼠同
眠而猶且向鼠求食上官憲令可高束也按訪可
陰中也士大夫公議可旁格也故民間謠曰何必
科第爲郡刀筆何必讀書爲邑吏胥言喞負莫之
能擾也三豪蠹邑固有長令也窮鄉小民或柔懦
不能自直於是武斷者雄行其間稍不如意則
能爲左右袒民其魚肉矣稱貸出息問閭常事獨
有強暴者乘急而貸恣橫而取展轉加益或至十
數倍叱咤毆撻威於官府令人不忍見也又有典
質貨物之家先計子母錢入其囊中而後以母錢
出期而不至則聽廢易縣官尚有通賦彼獨坐收
萬全也斯二者驟禁之恐窮民無與往來惟下寬
息之令而重懲橫索庶可少瘳乎四奢蠹非食惡
服聖王猶躬先之以士庶之家而華衣美食侈備
不循度者何也燕會備水陸之珍嫁娶盛珠玉之

中論

卷六

三

飾輩飛等於侯第園池擬於上苑環視貧民顛連無告曾不能分半菽又布起之溝中國制踰矣天物殄矣月盈則虧器滿則覆非人禍也則有天殃豈直財盡而貧困隨之哉五訟蠹先王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睦姻任卹故家門離離問巷藹藹鄉黨恂恂寧有鬻交誑詐之患也世教衰而競端起見小利則爭遇小忿則爭於是設無情之辭操必勝之術事本纖芥而重之以爲丘山人本蟻虱而張之以爲狼虎訟師主持猾胥播弄非有明允之吏洞燭微暖反覆開捷終無已時此富者所以傾

中詮

卷六

三

貲而貧者竟至於破產也六異蠹自二氏興而鬼神禍福之說愚智同眩不曰薦福祖考則曰資福後嗣不曰懺釋宿業則曰廣種來生以故緇衣肩摩於都市梵宮鼎峙於湖山而且煽引蔓延靡地不到布金造刹隨處而有一夫不耕有受饑者一女不織有受寒者今以數百萬僧尼取給於天下之耕夫織婦而無益於毫毛民之饑寒亦半繇此矣夫此六蠹皆吏民之自爲攘劑也天災賦歛不預焉若加以水旱之頻仍催徵之迫促推稅織造之煩擾鳥啄獸攫其何日之有欲去蠹莫先於肅

吏治吏蠹既往然後五者可得而議若清源正本當自廟堂樞要始也

夫權一而已或云反經合道或云權只是經或云經權亦當有辨於義孰當曰皆是也而未協於一也有經中之權有經外之權如娶妻可弗告也完廩浚井可使不可殺也過宋可微服也公國可遲遲可接浙也小杖受大杖可避也嫂溺可手援也餽金可受可不受幣交有報不報也此經中之權所以善用夫經也至君臣之窮而放伐與兄弟之窮而斧斨破尚可謂之經乎嘗觀聖人論贊帝王獨

中詮

卷六

三

於湯無一語武王昭代君也猶曰未盡善而順天應人僅於華冢見之若曰當治亂改革之際天命人心如是不得不用權以通其變耳此經外之權卽不肯乎道終不可以爲經也人生首圓而足方分天地之遺體矣自嬰孩至老耄寄天地之一息矣養其息完其體不與天地相似可乎嘗聞野狐煉氣五百年始類人形又煉五百年而後得仙每笑具人形者可省力五百年奈何不自愛而甘與仙絕嗟乎彼異物尚慕人仙求善變卽收效于千歲之後猶不憚爲之可謂智且勇

矣乃觀然人也既見聖弗克由聖以百年精力優游於理欲交戰而聖岸竟邀隔焉其智勇反出野狐下也亦足哀已

晏嬰不知仲尼未嘗謂仲尼非君子也當年不能殫其學累世不能究其蘊其仰止獨深矣仲尼不見知於嬰未嘗謂嬰為匪人也曰平仲善與人交平仲賢大夫也而難乎為下其瑜瑕不掩矣嘗觀古之人趨操不同意見各異然是非臧否竹其人如其事而止寧有纖毫作好惡哉世衰習薄士競以異同為愛憎損人者必日日奸邪損於人者必詆

甲註

卷六

三

曰權奸相凌相詬至舉其生平操履盡沒焉毋論雅道亦異乎直道之民矣

大德怨人所時有也老氏曰報怨以德聖人哀之以直報怨時無可報未嘗宿憾於曾中也時適可報未嘗吹疵於事外也因物付物我無容心謂之不可報可矣禮稱親讐不共戴謂非其罪而遭橫逆焉耳蘇舜禹與蔡叔囚蔡仲用安所言怨德也至兄弟交遊之讎曰不反兵寧無量力乎曰不同國得無死黨乎此必非聖人之言也後世豪俠睚眦殺人借交報讎此語誤之也若諛臣導君馭武曰齊

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敢於誣聖經矣

語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故聖王御臣有使過之仁有肆肯之典懼以微瑕掩白璧以寸朽遺棟梁也君子愛物容衆何獨不然士不必兼六行人不必兼六藝有片長則亟取之若無心得過與不幸罹咎者惻然憫焉曰第速改則良士也凡人非惡極罪大皆可與更新也故其人樂君子之寬而益勇於被濯是以君子在位則朝署無棄材君子在野則鄉曲多賢子弟其所包含廣造就弘也夫夷齊清之極矣視濁世若塗炭焉然不念

甲註

卷六

三

舊惡怨是用希此足以想見聖人之度

聖人為治不因循以徇世亦不立異以驚世少正卯魯聞人也且列秩於大夫即罪當誅非請訊於魯君咨度於季桓子能一意獨行乎攝相七日而誅一有罪之大夫以警有位非細故也胡不見於春秋乎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兩觀豈川刑地乎竊意正卯有罪適攝相而退斥之遂暴其罪跡於朝堂與大夫國人共知焉耳豈必以殺戮為誅乎宰予晝寢子曰於予何誅誅非必殺戮也亦猶景伯肆諸市朝之說也子路賢伯寮諸景伯不勝其忿若

曰吾力能宣言於朝市以明子路之忠節而讓口之非真也不然伯寮已見信於季孫恐景伯未能擅殺且非所以聞於聖人也

聖人以厚道待天下即原壤自放於禮法猶曰親者母失為親故者母失為故也以德報德誠是矣然使聖人在上賞則無及私昵也刑則無失不經也臧否淑慝誰毀譽也所謂德報者將何如而可權愛惡之衡酌情義之中必有妙用存矣

宰我在聖門善為說辭者也因問社以饑粟對豈妄為附會哉當時主弱臣強紀綱廢弛誅罰不行魯

中論

卷六

三

人視其君若贅旒然曾無畏懼心矣戰栗之對蓋欲啟君以威嚴馭下也顧積弱之國勢極下不可反未效忠於上祇叢怨於下言之何益故聖人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致宰我以慎言也亦慨魯事之不可救也夫朱干玉戚舞於庭穆穆雍雍歌於室僭亂極矣聖人第曰執不可忍曰吳取於家亦私與其弟子微詞隱論焉耳未嘗敢昌言於朝以發明禮更制之端何也僭不自三家而自魯且自成王伯禽始也聖人安敢輕議安得不為國諱或人問禘曰不知君妾同姓猶云知禮皆成事遂事

之旨也

聖王作而名世生雲龍風虎應景運也王佐出而聖治興舟楫鹽梅弼泰交也然俯仰數千載遇合亦甚艱焉聖臣與聖君適會三五之盛也聖臣而遇賢君則志同而用未必竟聖臣而遇中主則貌敬而志未必孚是謂有臣無君聖君而得賢臣僅可以熙庶績賢君而得賢臣亦可致小康然識量未必盡符納牖未必當幾一相失則踈遠耳是謂有君無臣者豈盡然乎哉

中論

卷六

三

君一而已普天皆臣也聖君一而已聖臣人皆可為也求神聖於一人固數世不一遇求賢聖於千萬人空可以旦暮得而接踵至也然而不易得者彼讀聖人之書未嘗存聖人之志也夫以數世不遇者責之君而不以旦暮可得者勉之已此其過在君乎在臣乎試使千萬人者各懷聖人之志以舉夔伊傅自砥其身則立朝必多賢聖之臣矣未有賢聖之臣盈於朝而不能致君三五者也未嘗有以管晏材術處其身而能堯舜其君者也

子路在聖門以政事稱借令得志一匡功業未必其

優爲曾西遜子路而卑管仲者尊聖人之道而推
霸術也聖人之道本諸心性與於穆同體措諸事
業與造化同流有淪濡一世之恩澤有包涵萬代
之規模視區區取辦智術炫耀當年者可同日語
哉然使聖人得位銜宰而官人羣如管如晏皆任
職修政之能臣也究歸於去詐力踐仁義以就聖
人陶冶亦不愧三代之英矣

夫聖臣遇賢君而用未必竟者亦其君之賢近於中
主不足與大有爲也說進典學而虜那嘉靖周召
進無逸歌卷阿而治致刑措彼所遇真賢主也周

中詮

卷六

三五

宜則異是焉嘗誦其詩如尹吉甫仲山甫張仲諸
臣德兼孝友文武而識達於民葵物則皆聖人之
徒王佐之才也使宣王能委心信任豈不足以軼
成康而紹二后乃始勤終忘令業漸墜者何也上
無啟心闡德之命也無訪落佛肩之求也卽有忠
謨將逆耳是懼故補袞之輔出而城齊姑託諷於
末懷冀默悟主心焉耳所繇遜志緝熙殷宗周成
黽勉於學而宣王不知學也萃王佐之臣事中興
之主乃不獲竟其用于古有遺憾夫

三代而下人主有不繇問學而智畧能運宸宇恩澤

能潤羣生者此天縱非人力也嘗觀漢武帝唐太
宗有亞聖之英裁焉漢文帝宋仁宗有亞聖之粹
質焉使得二三王佐左右而弼亮之則創業守文
當與湯武齊駕與殷宗周成比烈矣惜乎其有君
無臣也武帝表章六經改正朔易服色漢治蔚然
一新汲黯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太宗嘗嘆不井田不封建不可以治天
下至貞觀政成則曰此魏徵教我行仁義之效惜
不令封德彝見之此二君者皆奮然有唐虞三代
之志欲以仁義致隆平第未聞精一敬義之學徒

中詮

卷六

三五

以政術鋪張仁義所謂徒法不能自行也汲黯能
言之魏徵能教之試問二臣仁義作何蘊蓄作何
設施卽二臣未必能置對安望其啟心沃心乎或
謂武帝有董仲舒而不能用法天人三策固稱醇
儒然語涉迂緩而格心無術彼雄材大畧之主直
與拘儒曲學同類視之此江都所以行也漢文宋
仁皆恭儉寬仁卓越千載其臣若申屠嘉張釋之
輩及慶曆諸賢亦皆俊偉光明流聲奕世顧有君
如此而不問以道德天人之說進豈生平深造未
及弗敢深求於君耶或謂文帝有賈誼而不能

夫治安一疏侈匡濟而乏本根矧以少年狂幸傲視其將相大臣誰能容之故痛哭流涕不遇至悲憤以死淺衷難與大受過不在漢文也數君而外若宋之藝祖神宗亦嘗銳志大平而鼎鉉寄於刀筆戈矛起於紛更治僅籙安亂且亡國皆有君無臣之故哉

致禮治身非必周旋錫襲以爲容也莊敬在身無斯須去焉耳致樂治心非必琴瑟笙鏞之在御也和樂在心無斯須去焉耳故斯須不莊不敬不和不樂非聖人之學也後儒論格致日合之以敬而益

口說

卷六

三七

贅夫心無止以敬爲止敬無內外無常暫何言合何言贅哉格致所以資敬脩也知毋不敬乃可以知格致

道行於上聖人爲璿璣焉統天以宰治也道明於下聖人爲木鐸焉代天以宣教也夫道一而已其宣教者卽其宰治者世不可一日無治教不可一日不明在上在下聖人所遇不同其欲登天下於衽席振斯世之瞽盲未嘗頃刻置焉天之愛民無已聖心之無已與天一也若曰疏食水飲便可忘世則大烹鼎養亦可釋念於生人矣天不虛生聖人

聖人必不虛負天意

自學庸表章於程朱翼六經以行於世而聖學始大明也我

聖祖神武開天觀心有銘存心有錄蓋直邇人心道心之旨焉予曰有啟沃予曰有先後程朱以之乃當時劉宋諸臣未聞有闡明精一以贊勳華安在其爲帝臣也

世宗英明天縱敬一有箴五箴有註又直承敬止敬勝之脉焉而在廷諸臣不聞有發揮純德以揚耿光安在其爲王佐也故聖君或數世一遇聖臣則

中說

卷六

三七

千載寥寥明良喜起賡歌者誰寧不爲世道三嘆夫聖學明矣道術一矣乃王佐不恒有者何也三代而上以德行教士其選舉卽以德行故士皆勉於稊脩雖巖築川釣之儔猶有懷仁義以待用後世以經術教士其進取則以辭章故士皆務於絺繪雖宏博俊偉之儒未必能超流俗而反求心性卑者華靡焉耳高者勳名焉耳故選舉之制不復辭章聲利之習弗變而欲求王佐於世必不可幾矣無王佐則聖治不興有王佐不遇聖君聖治亦不興然寧使王佐恒有以俟恭默之君毋寧使聖主

夢寐旁求恨不得良弼而用之也

今天下學官所誦習皆聖人之學矣道術一宗孔氏
矣然訓詁抵文帖括踐履不副虛車聖學實未嘗
明也高論各標門戶微言多雜西竺道術實未嘗
一也以此悠悠士習卽或存心當世亦不過聰明
意氣之作用雖董賈汲魏諸臣猶不易得况有真
王佐以輔聖君乎夫王佐所以輔君莫先於務聖
學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成
王受學於周召曰敬之敬之學有緝熙於光明彼
其責難於君卽其實有諸已者也學傳說周召之

中詮

卷六

三九

學克見而克由焉然後可語王佐

所謂典於學者何學也禮制心義制事聖敬之家學
乎虞廷精一無二道乎戰志斂神以深入焉曰遜
有一毫浮游之氣非遜也畢精竭力以篤行焉曰
敏有一毫宴安之習非敏也遜與敏允懷以終始
則聲色不遜貨利不殖寬仁彰信表正萬邦矣故
曰厥德脩罔覺聖君所以爲聖王佐所以輔聖無
出乎此矣

夫學者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者非獨善其身而已
將學爲王佐上輔聖君爲堯舜下興聖治爲唐虞

也故曰予天民之先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舜
何人予何人奮然與匹休焉厥后弗爲堯弗爲舜
悚然若撻市焉王佐德業所以大過人者此學此
志也

秦漢而後載籍博矣諸儒著述繁矣取良知一語以
提撕後學亦訓詁之良劑乎第持此高榜門戶謂
千載絕學於今始傳由憊憊君子觀之則其言近
誇焉耳予生也晚四十年前猶及見先民矩度言
恂恂而行質慤多湛文簡與鄒呂二公門人也其
後談悟談空日益衆以敬脩爲枉桮以超灑爲自

口詮

卷六

學

然矩度無復存矣故言學者謂辭章功利爲俗學
也不言學者謂心性天人爲偽學也夫中和參贊
聖學固自有真若驕語空悟如清談無益於世則
謂之偽亦宜鄙學本師新建乃言必居敬不盡從
師語且欲抹其流弊蓋所自得者深乎

周官分設六卿冢宰統百官均四海稱天官焉居其
職者當以天自處至公無私覆也至明無私照也
而後謂之天苟賢能不富其任銓叙不協其則天
何以稱焉近世權歸政本有以啟白忤意者亦有
臺諫嗷薦致相拂戾者夫天之予奪人之所臧否

也閣部臺諫皆比肩事主固當相與謀度以求其
濟可則無嫌於同不可無嫌於異庶幾以公明盡
天職耳若可者故拒不可者強從也是謂失官同
乎已則喜異乎已則怒也是謂侵官律以協恭和
衷之誼均不能無過矣

國家量出制賦金花有額備上供也好用匪頒於是
乎給之有餘則以佐邊餉從來久矣自柄臣獻媚
盡取以歸內帑一切冠婚鉅費別索諸司農無敢
不敬應者計金花歲入百二十萬以四十年通計
則五千八百萬俱積之空虛無用而冠婚珠寶等

中詮

卷六

聖

費不貲又數倍於昔皆借取於太倉老庫蓋額外
之索額外之供也藉令司農執故事以請曰此費
當出金花此費不當濫倍於舊三疏不從則以去
就爭焉知

聖主不為轉圜乎乃一意將順不慮銖疊之罄至於
今搜括無策九圍呼庚癸試問當年主計之臣不
無赧顏于地下矣

國家歲漕東南粟輸於京師以供六軍萬姓之食費
鉅而力難矣如使畿甸之內及中州山東西三省
相水利以興稻田數百萬之粟可取諸左右手也

然而憚弗肯為者人情安於業故則創始難浮議
紛於道築則終事難也夫世無常治之運變或發
於不虞元人亦都燕矣咽喉一梗至告難於齊冠
價十金一石自官閭及王公貴人鮮可以飽忠智
之臣宜蚤計於茲矣

往予叨鎮天津見海濱多荒蕪地遂以閩浙沿海田
法試焉禾稼暢茂與南方稻田同冬收萬石豐獲
亦同乃上疏令水陸軍兵用力墾耕四之日舉趾
而予微轉秩翁嚴督將卒播種毋惰至五月終得
代其冬報收六萬石竊以為二三年後可得二十

中詮

卷六

聖

餘萬則可充餉金十四五萬若軍兵不能備及則
召募南人依法耕種而分收其半如官田法津河
南北兩岸地奚啻數千頃北岸自直沽東抵山海
資源泉以溉者又數千頃可增設一邑專理其事
若歲收得二百餘萬則可當漕糧三之一從而改
折可用以濟邊餉斯固事理之可必者也乃予得
省侍歸而事漸廢顧身既隱矣不復致一字於長
安與革聽之後人我無容心焉矣

大海濱荒地所種或蕎麥數莖或刈草供爨有主業
者每畝稅不過三釐值不過二三錢今隸瘠變為

膏壤與江南稼穡之場無異利不待言矣稅歸官價給上民無所怨忤也所難者北方少雨其灌溉全用人力沿河地視河高五六尺先開溝澮一道當用水時合衆力車水滿澮然後分入溉田自北人情作者見之則以爲難若吳中固常事也吳中

有用牛車以代人力者又聞淮揚有善爲風車用竹蓬數面隨風轉運更不用力者尚未召試云嘗思南北氣運古今不同今人不見古之氣運遂相忘弗覺耳十二月二十四氣大撓氏之所作也其徵應宜在候緩服以內吳越荆楚尚在要荒卽大

中詮

卷六

四三

撓未必至乃今觀於北地曾有正月雨水應候乎有三月穀雨應候乎而江南或淫雨連旬至不觀春色何炎潤燥濕之懸殊也豈非古今氣運異耶潯缺及澮明載於書今中原竟無遺跡豈恒陽不雨缺澮無用其跡漸夷沒耶今欲爲稻田以盡地力不得於雨止取給於水矣然麥粟廣種薄收較稻田爲力稍佚奪其佚而強以勞民實難與慮始惟擇其地最下穫最薄值最廉者則勸爲之或給價收之而召南人耕種是謂因地利因人情勞民勸相惟在賢有司必擇其深知水利者選任焉功

成則不次超擢其督率屢省惟撫臣是賴蓋相度脩築或不無動費若如先年別設治田御史恐一柄兩操未有能濟者也夫燕趙齊魯晉宋之墟莫不有水田可治分之則各省無多合之歲增穀奚啻數百萬富民富國寧分上下顧未若天津以鹽瘠棄土善用之近可充餉若無防海之兵或有兵不可耕也惟有召募南人一法矣寬拜爵之令廣招徠之方能墾種萬畝者予世萬戶五千畝予世千戶文秩則兩殿中翰其子弟來同居者聽入籍應試事不勞而言可底績其在茲乎

中詮

卷六

四四

夫夷狄之亂或乘內釁亦或生內釁也寇賊之興或因外侮亦或納外侮也爲國者不能綢繆於未雨禦戒於春冰致內外交訌而後圖之欲易危爲安不亦難乎晉宋之南渡也幸內無弄兵之赤子也然鐘虻一移陵寢官闕化爲灰燼中夏冠裳竟淪腥羶禍不可言矣此 國朝安社稷之功當以于少保爲第一也

天惟至健故法象常運焉人惟至剛故德業日新焉志意之精明也仁賢之講習也雖有聲色之誘貨利之攻弗能爲心害矣紀綱之振肅也忠良之篤

乘也雖有水旱之災夷狄盜賊之警弗能為國害矣

夫閩浙吳越淮揚皆海國也當百川之會故可因水以成膏壤淮揚接粵為濟青登萊迤北為河津為末平遼左何獨不然顧土俗人情狃於苟安不能隨地疆理亦未講於生衆為疾之說矣臨德二州間為九河下流其故迹多湮為窪地旱則豐收潦則成浸又有濟河小清河皆直達於海倘善為漕洩如江南法合九河故迹可成稻田數千頃願今分流處皆隄塞以濟漕未可輕議也若河間雄漢

中詮

卷六

聖

一帶沮洳相望為溝澮以節宜之亦可數千頃其用力更易於津海矣

嘗聞先輩有為吏極廉潔者歸而渡江中流值颶風大作舟人危甚請禱丁宗二神所佑此公拒弗信問神何名舟人以丁蘭對曰孝子也必不予毒端坐如故已有緋衣神人現於舟上厲聲云吾乃宗某不祭立覆汝舟此公拱手自誦曰去時此行李還時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媿此江水神遂不見風息舟濟無恙蓋廉吏能感神明若此抑神明故示靈異以彰廉吏耶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宜

志之為好脩者勸

或問吏治寬猛何尚乎抑先猛後寬乎曰四氣遞運天之化也仁義教刑治之紀也寬猛亦何常用哉寬於暑以外嚴於暑以內寬以植善良嚴以戒姦橫夫能使舞文翫法之吏好暴嚚訟之徒凜若秋霜也能使無告窮民與無知赤子煦如春日也則可謂真循良已

仲尼祖堯舜者也為仲尼之學祖堯舜而宗仲尼也堯舜之道執中而已仲尼闡此中以詔來世而已夫中天之命人之心也道心即中故微妙精而察

口詮

卷六

聖

焉匪直天理人欲之辨從天理中察其至中正至粹精也察之精斯守之一日時中者何中無定用惟時是適執為樞時為運也言中復言誠者何惟誠故能精能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誠之至也誠至則中致和自中出時中之謂和也其闡中詔後世者何欲俾君為堯臣為舜而生人長被堯舜之澤也以魯君昏庸猶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言精一人皆可學也夫道心人所自具顧存亡繫操舍耳一日戒慎恐懼此心便與堯舜仲尼相似能常存堯舜之心則何難繩武常存仲尼之心則何難

堯家祖堯舜而宗仲尼豈異人在也

聖人惡鄉愿者惡其似德非德也反經云者反求於經德俾真者明似者無淆亂耳反之有物有則以原其固有而非外鑠也反之良知良能以驗其同然而不緣學慮也反之平旦夜氣以觀其來復而不終禽獸也此天地之恒性生人之恒經萬古如一者也經德昭明於天下是謂經正無論豪傑之士卽庶民有不感發興起乎知性之本善也各從性中求仁義矯揉仁義者退矣知堯舜之率乎性也各從性中求堯舜謂堯舜僞者遠矣邪慝何自

中論

卷六

聖七

生焉故道性善卽反經也曰我欲正人心者經証也術道脉而抹衰世無二說矣

君子之學以立誠爲本惟誠可以崇德惟誠可以廣業聖人聞達之辨在質直好義一語而已直心爲質與色莊異也義由衷好與襲取異也貌直而非其質鄉愿之忠信乎行義而非其好鄉愿之廉潔乎學者不從洗心處分別真僞則察言觀色下人者正闊然媚世之作用也

傳說曰惟教學半古訓之所獲多聞之所求皆教也教引其端允蹈焉惟學遜以入之敏以行之教之

所得未離乎言語意見學而自得乃實脩於性情實有諸身心也念終始典於學精神志慮無時非學治民蒞政無事非學矣作聖作狂惟念念一則德一念二三則德二二三

卷六

聖

枝梓男元兆 元泰 元茂 元學

元壽 元會

弟侄德交 鳴元 鳴正 鳴高

思忠 一鯨 洸 奕芳

爾學 貞吉 正新 一儒

其澤 士廉 元吉 士慈

之桂 成龍 允龍 利賓

培洙 宗洙

門人程 陞 韓文炳 程丘憲 吳良佐

程元履 余紹元 胡建初 余紹祿

中

卷六

况

張永育 金之礪 程養麟 孫乾生

吳朝陽 王徵賢 王洪讚 吳尚賓

王繼茂 汪貴誠 王萬齡 王應辰

程道亨 程 洵 曹元麟 曹文榜

江聯桂 曹光翰 葉正蕃 程仲舉

程維新 李藻春 胡應儻 程希縉

江世恩 吳繼武 程士良 吳士琦

吳士瑛 汪良棟 鮑觀國 徐德溥

祝崇一 孫立愛 汪鵬秋 汪家驥

查時中 曹時可 汪 駿 汪彥先

余鳴雷 江光甫 江弘量 江宗洛

方紹祖 方 傳 余汝衡 黃龍見

吳懋奎 江帶河 葉繼申 汪國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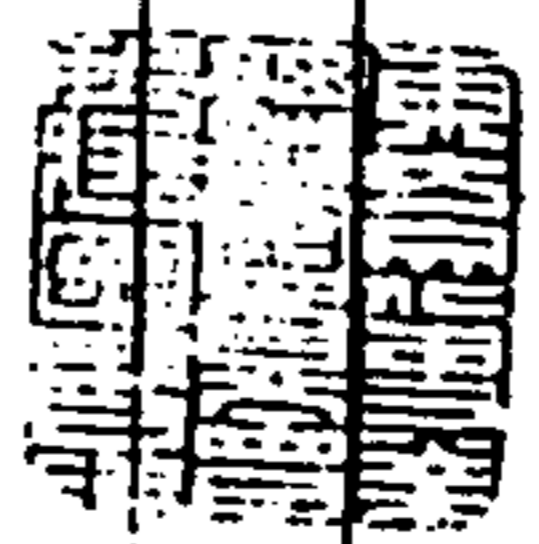
江星儔 汪念祖 汪煥章 汪其賢

程元治 張 銓 汪宗傳 許天孳

許廷採 許廷喬

卷六

况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范子唵言自引

不敏有筆記二十卷起自南齊辛巳迄今戊申皆以季為次而每季有唵言附其後唵者雜記無章第道此心之所偶明者而已識以時遷智因事鍊或自以

唵言序

為是未必非衆之所非也或為以為是未必非今之所非也是二非二何所據乎偶自明之自筆之向不敢視之人今且不敢視諸已矣矧行季已七十病倦乞休理木於山齋或抽帙覽未

唵言引

終卷目便眩欲復理鉛槧業督二乎難之遂將唵言命兒曹錄出別為一冊凡八卷如病愈目力可竭仍商求同志以竟夙心其筆記諸卷作外篇緒風涼月資抵掌之談可耳

唵言序

萬曆戊申一陽月

晞陽居士涑原易



七三五

再題吮言後二卷

余自戊申冬病痊患目青以筆記二十卷內有吮言八卷全兒曹錄出藏之笥恐年力漸憊不能竟夙心攝靜數月神氣稍充間復熱香濡毫以自適至歲癸

丑

年

十

月

丑分彙積帙筆記與吮言各增二卷筆記多時事及古今奇僻談附資拉掌止論已而吮言則於四書六經每有發明餘皆修身理性之助續於八卷後從其類也比年或病或瘳紬繹沉潛

又皆廢闕不知後之視今較今之視昔更無徑庭乎蓋義理無窮愈溫故愈知新體驗益真識見蓋微顧徒有志焉未之能逮何哉先儒有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日為三復或有期於

書

序

二

月

將來

萬曆丁巳沉李浮瓜之辰涇原易識



唯言卷之一

新安范 涑原易父著

朱之蕃元介父 叅

晏文輝壁瞻父

後學

祝世祿無功父

趙時用景盤父 訂

辛巳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雖若兩事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故敬為聖學之始終

唯言

卷之一

一

程子

人之嗜理義不如避水火避水火之心實心也嗜理

義之心如是何聖賢之難及

思曰慮慮作聖曰思曰睿曰聖總是一箇思有淺深

無彼此

格物之物不離事不離身內而心意七情外而家

天下皆物也離事以為格則虛空寂滅離身以為

格則汗漫支離格物一關乃儒釋道初分門路之

處彼知工夫今在於此諸說紛紛不是本文氣脉

日偶有恙詢醫返照吾身五臟六腑筋骨脉絡所在

茫然不知此亦其粗迹耳又何用談天論地攷古說今與吾身有何關涉以此証格物之學必歸要於修身

知一也有生知有學知既云生知又何須學然生知莫如孔子而猶曰不如丘之好學日以思無益不如學大聖且然况其下者乎

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即不論才程叔子之言也然亦自旁人之論聖賢者言之若聖賢之才自與德合舜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歎才難者難以

唯言

卷之一

一

程子

此耳後世之所謂才分德與才而言之也

方寸地即九重天近而非近遠而非遠故一念之善

即景星卿雲一念之不善即震風狂電不徒有是

理而實有是事君子之所謂事天者善事其心而

已矣

若說制動則多了制字若說求靜則多了求字動便

動靜便靜屬事而不屬我任天而不任人此動靜

之至妙至妙者歟

盈天地間皆是理所謂天之道也此理便是實理則

所謂誠也異端只言虛無正與誠相反

古今同此天天之生人同此性自聖賢以至於愚不肖一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只是於性上看
出今之恥聖過高自恥太小請以是思之

養氣所以養德養言所以養氣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固矣然春知生冬知藏時至知
開花知結子亦植物也又有知佞人之屈軼知月
朔之冥莢知吉凶之著知歲豐之齊知歲苦之序
蔭更僕未易數此何以故天下無無性之物性各
唯言 卷之二
有所鍾不以有知無知為存亡也以此推之即金石亦有然者

孟子曰若大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此才字從性上來
程伊川曰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此才字從
氣上來意各有所指故不同要之當以性為主氣
非所論也夫子只謂性相近習相遠孟子只謂人
性必善如水必下其可使為不善者猶水為搏激
所使耳搏激之說即習之說也習在人性在天天
同而人異其責在人自宋儒添出箇氣質之性人

反有所談矣可見言氣質不若言習蓋氣質亦即
是習氣也慎習即可復性何必論氣質哉
學者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

壬午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君子也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聖人也未能為君子而藉口聖人干澤
而已矣

程伊川云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所謂役於物者百
孔千瘡凡語默動靜辭受出處有一毫撓於物累
皆是為物所役既役於物自不能役物矣

唯言 卷之二

大君泰然百體從令人心終日勞擾無喜悅意趣安
得泰然此中須要自己理會方能養心

小人役於物君子役於理理欲不同其病同也理安
得有病所謂有意為善雖善亦麓非真能窮理者
故曰役於理異端不知窮理反病正學為理障是
即天地皆有礙之說天地無礙也彼自礙耳理無
障也彼自障耳

人有身便有私亦是與生俱生者惟私則害公千慾

萬狀皆由此出故聖賢以克己爲要

博愛之謂仁此是韓退之言道理文字亦是退之言

道未精處蓋仁者固愛人又不可使以博愛爲仁

惟孟子言得親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恕仁之施愛仁之用公仁之體虛仁之原覺仁之端

倪皆仁道也而不足以盡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其殆庶幾乎

剛毅不訥近仁與巧言令色鮮矣仁二章互相發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事衆人欲記事所以不記事

唯言

卷之一

五

此語當理會蓋虛與不虛之別也虛則明實則暗

聖人無虛而無不虛衆人無實而無不實

嘗思出一聖人便可了天下事而制器明倫典禮作

樂如義農以下歷數聖乃成何者時動而事起聖

人因時而爲之不然是喜事也因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謂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以其分經權爲二故

有權變權術之論非聖人之所謂經權也聖人之

權亦是經只是經之恰好處謂之中亦得謂之權

亦得謂之經亦得

訓詁之學難道盡不錯卽錯何害程正叔謂善學者

要不爲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

者不害也此語甚有味世儒每以解詁駁前賢不

亦淺之乎爲見哉

尹焞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邪得許多工夫夫虞書非

雜文之比學之猶爲近正伊川尚不以爲然則知

聖賢之工夫自有所在

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始與善

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

唯言

卷之一

五

至矣此可見古人所重在冠而進善在始慎始之

道豈獨冠爲然哉

人生富貴福壽固懸之天亦懸之人主人主者造萬

民之命者也昔齊宣王獵於社山民有吾丘先生

見曰願得壽得富得貴王曰何如對曰夫選良吏

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

敬長則臣得貴矣益見人主造命之權侔於天而

尤切於天用人行政可不慎歟

鸚鵡常見鸚鵡不常見君子之出處以之

無益之禱祀不當行先通泰常以此垂訓且載之家
規史稱范滂繫獄獄吏伴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
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夫不
祭臯陶餘鬼可知逮獄如此平居可知非有定見
定守者不能也

諸葛靚字仲思孫皓問卿何所思對曰臣在家思孝
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其亦空谷足音者
歟

癸未

唯言

卷之十一

七

文成云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
即是行此言知行合一之理要之知自知行自行
行以知始知以行終既相合而又相成也

五經言道體處少言功夫處多蓋道體不易言亦不
易聞言屬口聞屬耳純粹之精非口耳可會也是
以學者只當求功夫所在身體而力行之道體自
具其中矣

時時收拾此心在腔子裏自知自覺常清常寧能寂
能感方是聖門之學

谷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物原
無分又安得有合

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然形有涯道無涯形可見
道不可見要之顯微無間非有二也

制事制心是一致功夫故能制心者即於制事上見
之事雖劇而心閑謂之行所無事可也事雖細故
而心兢兢謂之無敢慢可也若有厭事喜事之心
便非學問之道

唯言

卷之十一

八

風俗關世道之盛衰士夫習氣關風俗之盛衰而醇
朴與澆漓又盛衰升降之漸治世者宜於篤實坦
夷節儉正直處加之意焉

日用應酬與官府案牘刑名錢穀甲兵諸事務無往
非道亦無往非學

文章事功氣節就是合道亦不足以盡道况未合道
者乎

士大夫相與須是誠心直道凡辭受可否情文厚薄
之間皆以義為準切勿以己之好惡人之勢力參
襍於胸中何等光明正大亦何等簡易

孔子答門人之問仁問孝孟子答齊王之好貨好勇皆因機利導捭失長善無一人不可入於天德王道此所以爲聖賢之言也

名者衆情所忌亦天道所忌昔人以自相標榜取禍豈其智未迷此耶

詆毀不足累君子因詆毀而動心忍性益足以見君子之心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君子務實而名生小人務名而實喪其究也君子之福澤及後世小人之禍害遍天下齊淵迥別只在

唯言

卷之一

九

念誠僞之間

長生安有術稟賦所由來君子能盡其攝生者而已

世稱老子彭綏范八百諸人皆其稟賦多壽豈黃

白之術能然如白玉蟾丘長春輩僂學稱爲祖師

攷其壽並不過五六十歲乃託言長生吾誰欺乎

故悟真篇等書雖不覽可也

富貴貧賤皆涉世之迹與吾身心全無加損昔人以之如飄瓦如虛舟如太虛浮雲亦聊自其迹而言之千古之上百世之下併其迹安在哉

嗜欲害人思慮尤害人嗜欲可害乎柔暗思慮則害乎高明

飲食衣服燕寢以至讀書皆爲此七尺之身若讀書不逐字逐句體貼於我與飲食衣服燕寢有異雖文如班馬辨如儀秦祇資他人口脰耳

道本至近工夫亦不遠語默動靜日用應接合下便差錯更說甚道

纔讀書聖賢在日便是我的師範可不畏乎能畏則能樂矣

唯言

卷之一

十

前輩未易識安可易議後生輕俊每犯此病是亦修德講學之一戒

收斂得一分精神便擴充得一分道理收斂之極則

擴充之盡此造化之專一所以爲直遂翕聚所以爲發散也歟

前既有悔後復蹈之將復有悔矣惟有克己之功斯無頻復之厲此顏氏不遠復无祇悔之所以難及也

知仁勇三者達德也而各有先後成德以仁爲先進

學以知為先改過以勇為先上二句尹氏已言之而改過須如顏之四勿非大勇不能故易大象以君子非禮勿履屬之大壯言哉薛文清曰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此便是顏子之勇詩文字畫皆可以載道亦可以為養心之助君子何嘗廢之但不溺意於是耳

窮通顯晦皆有定分非人所能移彼有乞墦借譽登華致身自甘喪節敗名而無能奪造化之權於萬一不亦可哀哉

唯言

卷之十一

十一

周道文盛周末文勝盛者時隆則道從而隆也勝則非周道矣盛與勝當有辨

源深流遠根固枝繁其常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則奇矣虞翻為長子求婦之言亦可為專意借資者之戒

濫良恭儉讓之氣象非孔子不能全備非子貢不能形容

俗傳天河內有雲氣如猪形即兆雨如龍形雨甚然旱久即有此亦多不驗蓋亢陽不可度以常理猶

人亢高不下者亦難以常理測之也

史稱武王伐紂懸其頭於太白之旗又稱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土皆不誅夫漢王與項約為昆弟耳武王於紂則君臣也項之名分不尊於紂而漢王之德不敢望武王即漢之所以待項而武之待紂者其事之謬誕益可知矣

唯言

卷之十一

十一

讀穆天子傳至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郭璞註沙衍水中有沙者因悟沙衍二字相連亦自是古語而程子於易需卦九二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乃傳云衍寬綽也朱子本義亦云衍寬意俱以衍字屬下句讀解抑偶未之考歟今玩爻辭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蓋以九二剛中故能需而終吉因之不必於中之外另尋寬意故象申之曰九二固需於沙衍矣然惟其在中也則剛中能需故雖小有言當以吉終也如此解其義較明白語又本色姑俟知者

穆天子傳前五卷總之一荒字第六卷總之一淫字
而史筆乃模寫其遊觀之盛使四海九州光景舉
在目中末卷叙盛姬事疊疊千言如登九級一層
高一層而好色忘賢溢於言外蓋良史材也但其
間多用古字雖以郭璞索隱未能盡註又多殘闕
於此誠戚戚焉

年友唐仁卿談及同人卦六二小象曰同人于宗吝
道也當於吝字爲句言六二雖與九五爲正應而
二以中正拘拘自守不泛然苟同若于宗然固吝

唯言

八卷之一

三

矣然在下而同於上者其道當然也此孔子之所
取也爲九五者始見其人落落難合誰即信之久
之心意相孚始信二之爲正人君子而慨然相得
矣然君子如二不謂似傲不狷似迂非有剛介自
持克己已私之人鮮能相信此所以謂之大師克
相遇也故象曰同人之先號咷者以二之中直不
苟同也大師克相遇言二固能自守克去徇世之
私而五亦能信二克去世俗之見也交贊之也此
說殊有味程朱以前俱無此解

唐仁卿又言坤初六象云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
字與文言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字意同見陰
之不可不抑惡之不可遂爲也本義乃謂順慎通
用何哉以前後文互相發明可據可據因想升卦
大象本義亦取上肅本以順作慎之說不如程傳
仍以順字解爲當蓋地中生木能順其性則上升
吾人剛大之氣能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矣
故曰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第所順有不同善而
順之則吉惡而順之則凶

唯言

八卷之一

四

先儒訓詁名物各就所見証之卽有不同無妨於道
如朱子註魯論夏曰瑚琏曰璉周曰簠簋矣而明
堂位則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
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方曰簠員曰簋若援此互
相辨駁可乎惟於道之同異則不可不明辨耳

甲申

五經中言天言帝言王言命言性之類名雖不同實
則惟一但自其仁覆處便稱天自其主宰處便稱
帝自其無私處便稱王自其賦予處便稱命自其

稟受處便和性自其共由處稱道自其有條理
處便稱理自其妙用處便稱自其生生處便稱
易要在人默而識之會而通之耳

程伯子有言化之妙者神也以此解窮神知化何等
精潔

月之光皆日之光地之氣皆天之氣蓋天包地日統
月無二氣也然則妻之正皆夫之正子之賢皆父
之賢臣之能皆君之能一也

日月星辰運行不息不以天地閉塞而無不以天地
唯言 八卷之一

開泰而有則所謂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於何處見
之惟於物生上見動靜天地無動靜也故曰於穆
不已天地一氣耳氣機有出入因有寒暑而物之
生息隨之知此可以知心體矣

一畫為質二畫為文一不獨立故有二有二則有四
有四則有八引伸觸類文無窮也而質實主之苟
離質以為文非聖人之所謂文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者一了百了若以窮理作知
之事非質窮得理也故程伯子謂此句元無次序

看得透

中無在而無不在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須
與離中即離道矣

惟聖人善通變故可與立亦可與權不然只是固守
善學柳下惠者魯人也

物性有相制而又相報復者如螿畏蚊遇蚊叮即死
得蚊煮即爛而燻蚊者復用盤甲蜈蚣畏鷄鷄值
之必寸啄其肉及鷄之烹也蜈蚣聞氣輒聚而啗
之噫一物耳相仇相復至死猶然況於人乎有施

唯言 八卷之一

必有報德則報德怨則報怨恒情也君子固不以
恒情為念而樹德務滋則當自盡其心矣

相傳彌勒佛以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比丘子盛
誇之以為神異然佛之異言異行不啻此也如以
脇生而已則鷓鴣之吐其鷓兔之吐其兒皆以口
出不卵生世未嘗侈之於鳳麟蓋常則正異則怪
造化率其常君子亦道其常而已矣

木可取火石亦可取火程伊川謂兩物相戛用力極
則陽生信然又如油紙壓在籠中亦有時煙出起

火者即相與陽生之義以天地間無一物而無陰陽也

先儒皆以靜為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何以有此分別蓋人有一事一念是仁亦可謂之仁盡仁道亦可謂之仁然非聖不能盡仁道故因子貢求仁於高遠而抑之非謂仁小而聖大也

近年內臣奏事俱書邸報 祖宗朝無是也恐將有

唯言

卷之十一

七

蔓延之禍

人心有開時有塞時識見有明處有暗處惟即其開者充拓將去即其明者引伸將去不為世味意氣所間斷日積月累雖塞者亦開暗者亦明此是致曲之學

乙酉

水火二字即坎離二卦之形坎中一陽畫水字中一直以象陽也離中一陰畫火字中一八一以象陰也兩傍從陰從陽亦然

德盛者氣自充氣充者可當大事決大疑臨大難悻悻者氣似充而實非充適足以償天下之事而已故知任事在養氣養氣在養德

每見人有過惡便不能容此是養未至不可謂止氣所發程子云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如此方是養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以義起後王或有沿革得其義耳或曰禮時為大不知因時制宜乃所以為義也

唯言

卷之十一

六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張橫渠云然梁哉言乎蓋人之心雖隱必見雖微必顯縱是着意掩飾自不覺乘間露出故君子必慎其獨者以此而已獨者鬼神之會也

生寄死歸固是名言然其生也形色天性渾然具足不以寄而增其死也以本來之物復還太虛不以歸而損要之生則以世道自任寄不足言死而後已吾知免夫歸不足言是謂存順沒寧之學

嗜欲之正者是性道心也而有時為性累者私欲之

偏人心也人心小而道心大能先立乎其大則性尊矣尊則君道在我天道在我何溺於欲之有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耳又何有于人事至虛則無所不伸至公則無所不伸虛與公無欲也

無欲則天下之至剛生焉彼以柔為剛以弱為強者老氏之學耳

應世之道不得已而為之是謂行所無事

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只是去箇矜字日子細點檢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

晚言

下卷之一

十一

用點頭因語在座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又每事欲勝人只要人道好或能不伐又須要人知其不伐種種意氣皆是矜之病

敬是常惺惺法謝上蔡之言也於靜時得力主一無

適之謂敬程子之言也於動時得力時有動靜而敬無動靜也須自體貼始得

窮理者窮我之理也何者是我理便是我得其在我者斯觸處皆通於此更見物有本末

昔謝上蔡欲與朱子發說一部論語及茶罷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於此見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貫者也

程明道讀漢書未嘗踈過一字及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翫物喪志此中必有說當細理會

楊龜山謂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常渾然天成此言固好未易造得非孔子磨不磷涅不緇之德不如守子路穩當

晚言

卷之二

十一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龜山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雖然要皆因其所未至而進之也故曰因病而藥後之教者執一方而已矣甚有摘一字一句為講學題目各立門戶獨何歟

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言任道之心至死不變也世有必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龜山說得透

生而知之者上也世不易得也學而知之則次於上矣困而學之又次於上矣况於不困者乎其矣學之爲要也惟困而不學斯爲下玩味一斯字語意自見改曰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又曰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即發明前意總是見學爲要夫子忘食忘憂不厭不倦皆從自身體貼出來真見得如此因以訓人非姑退託云爾此千聖學脉正傳宗派彼有暗宗見性之旨詎學問爲支離此惑世之言也不可不然

唯言 卷之一 正一

夫子稱由求赤之才而不與其仁非以三子爲不仁也仁道至大於此未可以觀仁也要之治賦爲宰東帶立朝與賓客言非仁者不能但是仁之一體和非難和而介爲難介則不流矣此柳下惠所以爲聖之和中立難不倚尤難不恃中立意氣至於矯激執拗也亦是二意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然君子之敬以成其身也豈獨成其名哉

無有不如已非謂勝已之友也已欲友勝已人獨不

欲友勝已乎非怨道也所謂如已者正如上文重厚忠信改過之儔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者也益友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斯之謂歟帥可奪而有不可奪者仁義之師有制之將也志不可奪而有奪之者自奪也功利之私遷就之念也後凋者松柏之資而因歲寒以自見者非松柏之幸也主治者但願有公門之桃李不願見歲寒之松柏

有喜廣田產營貨殖以貽後者昔人謂爲子孫作馬

牛身後有饑家報復反受其殃者昔人謂爲子孫作蛇蝎縉紳類能言之而每每明知故犯何哉病根未除也孰能除之曰剛故聖人有未見之歎當思仁者壽之言顏子不必三十二孔子不必七十二豈仁壽之道亦有相左歟盡性之謂壽全天之謂壽命稟於天氣隨所值原有厚薄有延促不同但能全其所以與我者得正而斃壽豈外是昔人以燭之大小爲喻極有見若本薄而求厚本促而求延是異端之學非聖賢之道也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者不能過此揚龜山之言也然亦有不可不問者惟其當而已事大於我則處之也難我大於事則處之也易

胡五峰有言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言詞巧者臨斷必不善然君子所宜察豈獨在於交際與選用之間哉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會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夫此事亦非惡念尚不可有則言

養心之學可知矣

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是一箇大關關亦只是論理數如此知得大意便了工夫不在此

朱晦菴先生謂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不知因甚麼時疑了水之滓脚極濁便是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因此知天地間五行惟水火二者之用為大而水又為先故四時之冬即春之首要之水

也者所以成混沌又所以闢混沌者與

世人謂天在上地在下此特尋常所見耳當初只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自有許多渣滓便結成箇地在中央其氣之清者為天周旋在外觀於日月星辰可見昔人以鷄卵譬天地最切又嘗試之將豚尿胞來着一粒黑豆或黑炭如豆放入內用氣吹大則黑豆在中此亦天四旁地中央之一証也

人生先有魄而後有魂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動靜二字括盡魂魄淮南子註云魂者陽之神

魄者陰之神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數句皆說得好世有三魂七魄云者魂屬木魄屬金三七是金木之數

祭祀相通處是氣所以然亦是理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理實一般聖人制祭禮只論道理然道理合如此氣亦如此相通若謂有子孫的方有感格之理還說得未通暢蓋氣有聚散而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所以要看得活難以言

晦翁云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木雖枯
毀無餘而氣之在實者自若即此可以觀天地萬
物一體之理

丙戌

衡之權物也孰逃其輕重鑑之照形也莫秘其妍媸
雖然衡鑑亦物也不聞漢陸士衡之言乎物過權
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惟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斯
可語衡鑑之任

古今人才自足古今之用借才異代理之所無顧在

卷之一

五

上者奉之何如耳教之不盡其方任之不適其宜
欲求其足不可得也至於財用亦然天之所施地
之所生人之所籍本足相當豐其源膏其流欲使
其不足亦不可得也乃知理財用人二者盈縮之
權咸屬之人不可歸咎於天地

盛世之人才有餘於朝而不足於野故曰朝無待位
野無遺賢盛世之財貨有餘於閭閻而不足於天
府故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叔季之世反是賢在
下不在上財在上不在下得非倒置耶

地上即是天吾身之起居皆在帝之左右世有不畏
鬼不畏人而肆無忌憚者獨不畏天乎

吾人呼吸之氣即天之氣氣冲和即順天氣乖戾則
途天人但知存心養性爲事天之學而不知無暴
其氣亦所以事天也

性之謂道此語本是精粹然氣稟爲累者多矣若
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夾襖在裏亦云是胸中流
出自然天理不知此是率氣非是率性此是人欲
非天理也後儒過高者正坐此弊

唯言

卷之一

五

論語說無意大學說誠意無意者無私意也惟無私
意方可言誠

呂伯恭面垢身汗俱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范祖
禹一生潔淨所穿衣雖敝亦不垢蓋其生質則然
各非有心爲之然潔可也不必潔亦可也但污垢
不恤多寡不知與好潔而有潔癖者皆氣質之偏
非中道君子所當矯焉

天地間有文字而後大道沒亦因有文字而後大道
文質盛衰之間乃人心世道升降之機耶

人惟於事之難忍者能忍之則養德亦養壽初忍若
強制久而融焉潛養純熟矣忍則人知之已亦知
之融則人已俱忘

周文王之德尚矣而所遇之隆亦古今罕儔焉不惟
父子聖聖相承而中宮聖姑聖婦繩繩接武聲應
氣求內外無間者數代宇宙之太和咸鍾於周室
也有如是夫

奇器珍玩雖為世人所寶愛然亦一物也君子浮雲
富貴於金玉何有焉間或溺意於是者為其所惑
耳况生死得失皆不足介念而獨動心於奇玩必
不然矣自修觀人各審其所惑

隨觀不顧觀人於其所忽也充是心而祿之以天下
繫馬千駟其弗視可知矣

唯言卷之一終

唯言卷之二

丁亥

新安范 涑原易著

繁文縟節皆屬虛套有道者所忌造化忌太洩財用
忌太耗風俗忌太靡精神忌太勞

為政者宜何於行誼居其厚名譽居其薄綜覈居其
實觀聽居其虛

古人有言曰為不善於昭昭之地者人得而誅之為
不善於冥冥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夫昭昭冥冥盡

乎地矣或有人非或有鬼責則為善去惡之念安
可有一時之間哉書曰弗畏入畏禮曰君子不以

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噫嚴乎嚴乎

世之學者有曰學求自信何畏人非古有舉世譽之
不加喜天下非之而不顧者矣此其說亦有辯所
謂自信者信於理也若不信理而信心不幾於倡
狂自恣無忌憚者乎

說頤養無過於易卦觀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
飲食以亂階於言語禮始諸飲食人之大成存焉

能盡此二事遠禍進德其益無窮胡世之君子言
自養者率希高慕奇不爲切近平易之學心勞口
拙安在其爲養乎

古人飲酒各有定則或養老或款賓或當祭祀之後
飲福而飲神之惠無常飲無過醉要能以德將之
傳云不脫履而卽序者謂之禮跪而上坐者謂之
宴能者飲之不能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
之沉閉門不出謂之滷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
可以沉不可以滷也

唯言

卷之二

二

張洪陽司業曾解君子中庸章有云古之言時中者
酌是非不酌利害後之言時中者酌利害不酌是
非亦善體認矣夫酌利害者悖中者也酌是非者
水中者也是是非非猶其淺者也君子時中是以
大命之性率而由之心與理一事與心一人但見
其時措之宜君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安有
是非之可酌哉噫君子不可及矣得見酌是非者
斯可矣

三代而上庠序之教尚乎行三代而下學校之教尚

乎文士以行進則居官泄政多實績士以文進則
居官泄政多彌文此古今盛衰之別也然士大夫
有政事文章卓然當世而處家庭倫理之間不滿
人意者則孝悌之未申也故曰謹庠序之教中之
以孝悌之義惟孝悌而後可以言尚行

人學八條日以修身爲本中庸九經以修身爲首聖
賢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試觀管商之學自謂可以
治天下國家而權謀術數終歸於把持佛老之學
自謂可以理心術性情而戒定止觀多屬於虛見

唯言

卷之二

三

然後知修身爲體用合一之學學脉之正傳也
身上不潔淨則知濯之心中不潔淨而能洗者鮮矣
崔後渠銑有云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
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
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何點綴求異而不求
其可循與否祇以抗名譁民而已非昧其心歟孟
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大
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
崔公亦自有說

兩開一元之氣充滿流通於中無一毫阻隔先儒所謂虛空即氣也吾人呼吸之氣亦與是流行之氣相為貫徹試觀南京棲霞寺有珍珠泉以響器吹之萬顆湧噴又聞貴州境內珠泉亦如之又聞天台山飛泉界山而下以鼓樂引之東則流向東斜引之西亦然一氣之感如此故先儒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非虛語也此孟子養氣之學所以塞乎天地之間

戊子

唯言

卷之二

四

躍如道之體也卓如功之深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入德之功之密也惟密則深深則與道為體矣要之非見之以目而見之以心是謂真見有真見方能體道
程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朱子謂才也是性中出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心內有氣力去做的便是才譬之水然才即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性中之才古今一致不可以稟氣自限

放僻邪侈亦是心但非道心耳心有善惡性有善無惡於此亦可見

先儒謂心統性情玩此句明有三物非是籠侗無別的朱文公有云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仁義禮亦然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二存字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章一存字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唯言

卷之二

五

晦翁云充積盛滿昏而益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此語惟自得者乃知之
義之嚴肅即是仁之收斂可見義亦仁也
仁義禮智四者為性之體非是真有四箇形象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已四者所包涵無盡曰萬善曰百行皆是物也雖然四者管於一信無信則仁義禮智皆虛文耳故性為實德盡性之學惟歸之至誠
一日十二時百刻能有幾刻照管此心放與不放試

自體驗

道理名目不一只是一箇理名雖不同理無虧欠如
言仁則都在仁上言誠則都在誠上言忠恕則都
在忠恕上言忠信則都在忠信上以此箇道理自
然血脉貫通故也

天地有剛大之氣而人得之又能養之方做得事若
遇些小利害便退轉去則與天地之氣能透金石
者大不同只責在無養

元晦云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
曉言 卷之二

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
他發此須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蓋真心自會生枝發葉不待勉強但不為氣稟物
欲所蔽便是緊要學力所謂體察者察此存養者
養此

過人欲存天理只是一項事過人欲正所以存天理
也然人欲西沒東生何處過得且是費力但居常
體驗於身心之間或感物而惻隱或錯誤而知悔
此便是天理發見之端即此培養擴充將去天理

漸長人欲漸消不待過之而自過矣此是學問下
手處

昔人謂虛靜有兩樣有黑底虛靜有白底虛靜須是
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塵玲
瓏無不融通此可以為靜坐者之驗

先儒謂修治身心只在耐煩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
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尋箇伴門去鑽皆是妄近
世耿天臺先生有耐煩說亦本之宋儒也

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浴亦有一二家化
曉言 卷之二

之自不用道場螺鈸胡人之樂也天竺重僧見僧
必飯之因作此樂於前今乃用之死者之側是以
胡樂臨喪也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被他
欺設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吾家喪祭祖宗相傳
不用浮屠備載范氏宗規年來間有犯禁者吾輩
之責也

巳丑

世間富貴之人與貧賤之人都是一般何者彼此皆
是忙迫一場除死方休言之可嘆右聖賢不管他

富貴貧賤必是不忙迫的其間有主意在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是也

腹心之患不可有四肢之患不可無惟聖人能無之惟無物然後能備天下之物惟無欲然後能公天下之欲惟無善然後能來天下之善惟無言然後能

辯天下之言

大廉可以持已不可以律人偏才可以處人不可以

自待夫惟盡已盡人乃能公已公人

富貴貧賤辨 萬物皆備其富可知尊爵自天其貴

唯言

八卷之二

八

可知求則得之其易可知君子之審富貴者審此

而已 不義而侈萬鍾其貧自若無德而榮卿相

其賤自若乃知君子之安貧賤者固所以守其富

貴者歟

動靜解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一解 動極則靜靜極

則動 二解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三解 動中有動靜

中有靜 四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五解 有動非動

有靜非靜 六解 動不可靜靜不可動 七解 動不可

動靜不可靜 八解 時動而動時靜 九解 動靜

有常動靜不測 十解

庚寅

知動之皆靜則靜非枯寂而動非膠擾知器之皆道則器非麓蹟而道非玄虛此聖人所以終日乾乾下學上達自有不容已者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了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所以行乎孝弟者非有二也苟無養志之誠而欲襲徐行後長之節為偽耳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唯言

八卷之二

九

危微解 人無二心安有道人與人之別噫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危莫危於此微莫

微於此

以義立命即畏途亦坦途以欲滅義即順境亦逆境

蓋君子所畏者天世情所畏者人天定則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皆化而齊之反是則從途何順境之

有君子之順途固異乎人之所謂順途歟

辛卯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意同故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又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云云皆是此意嘗觀唐宋之朝君子小人互相報復如李牛之黨洛蜀之黨與呂范時黨論之倡皆各有以激之其爲害也及於天下國家可不戒歟

尹吉州有言自古名門舊族有賢者出必爲可久之濶以詔其後人若高齊之顏氏唐之柳氏宋之楊氏司馬氏呂氏流風餘韻所及者遠知此則修身齊家之事宜有墾於賢者

唯言

卷之二

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此數語却有深味居常每當面錯過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治之此賢者家法也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不記其數又或輕重失手致有隱禍此家法行不惟明分亦所以養威

華衣美食驕之漸也廣廈閭居惰之漸也故富貴之子弟成才更難戒之哉

守得自家道理無差錯其儻來順逆禍福皆隨時應之不足動其心

朱子嘗自言喜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箇一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遂時去了文公且然况吾人乎故爲學要知大本所在

讀書只是要熟熟則道理方出而自家新見亦生卽如作文字小技耳有自然巧處亦是從熟處來也朱文公論剛中讀書須看語語若苟楊乃誤人之書

唯言

卷之二

十一

莊老乃壞人之書不可讀夫苟楊莊老尚有儒者之言文公嚴而闢之今之儒紳乃研究多心圓覺諸藏此何爲者

學者用工當有序次如琢玉然先其麓者後其精者故通於神明處難做且就孝弟處用工盡性至命工夫未易及須從飲食言語日用常行處着力由是漸進不已其精微處便可理會此愚必明柔必強之常道也躐等者不居此正由不知此

張南軒云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

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致知力行皆是下學事而上達在其中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

吾儒言存心佛家亦言存心然吾儒之所存者有體有用是天理之公佛家之所存者無體無用是人欲之私所存同而所以存不同

靜者性之本然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不能不動亦其本然也本然之動非不善好惡無節則為物所引非本然之性矣故曰人心之動物使

唯言

入卷之二

三

之然也動而中節即天理不中節即人欲只在公私之分耳譬諸水然一源澄清者本然也水不能不流流亦其性也至於激之過類在山濁之泥沙行潦豈可言水之性哉

陸象山謂人欲天理非是以人亦有善有惡人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彗孛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愚謂人有善有惡是矣天者理而已矣日月星辰之變非天之常也安可以惡歸之天要之惡亦非人之性也象山議論多高一層

反欠平實

學問到適意時便是有欄柵只要涵養這此字便是養浩然之氣

陸象山謂存養是主人檢斂省察是奴僕意雖重存養一邊然語過為軒輊不以詞害意可也

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知此則學者於繁冗事務皆是進德修業之處不可錯過

學以辨志為先志以義利之辨為先

唯言

入卷之二

三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此陸象山警策之語然將何以運之必有所以為之主者

眾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以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楊慈湖此段議論已見大意細密處却要商量

楊慈湖簡云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此語初看似新脫然孟子明白言存心大學明白言誠意皆未嘗言存意也學者惟於存

之誠之處着工夫似不必如此辨別

慈湖解其背一章謂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遂乎物失吾本然自有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良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此亦要善看人妄言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因此見天地間不獨無形者為妙而有形者亦妙不獨無形者為道而有形者亦是道用不離體動不逾靜方是合一之學若偏

唯言

卷之二

出

於寂非矣

慈湖格物之論謂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近世王文成格物祖此是以物字作不好字看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中之固有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但有大理人欲之別前說倡而為禪者便矣不可不辨

人情遇清風明月則氣爽遇迅雷烈風則氣沮遇熱則燥遇寒則慄可見人之情皆與天地相通雖聖

人亦然但不知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德者何在須自理會

有滯之心不可以應事有着之心不可以感人有滯有着皆私也無私則公公則忘已忘物是謂仁體陳白沙有曰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此語殊於高明者有警文章功業難說不是道但道不盡於文章功業世有以此為道之障者為其溺也

世有是已而非人者只是識見未到

唯言

卷之二

五

白沙先生說書法一段謂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困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程子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得此段可以釋其旨矣

顏子之欲罷不能與孔子之不倦有何分別先儒有言顏子嘿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

也後之學道者惟以顏曾為準則

昔人謂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今觀法

言太玄等書雄之才過於卿遠矣韓子稱二子大

醇宋儒稱二子大駁乃謂韓子責人甚恕夫待人

宜恕而權衡道術宜公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

詞然則二子果大醇乎苟以性為惡以禮為偽謂

之大駁也固宜

王文中隱德君子也當時有著述其粹處非荀楊所

及後來被人附會不見全書先儒謂續經之類皆

唯言 卷之十一 去

非其作信然

楊雄論道處不及韓愈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非

有大見識不能道此故曰近世豪傑之士老子言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已杜撰說話而楊子論老子却謂言道德則

有取是自己不識道也

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稍偏故其流

遂至於無父無君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其禍天

下愈甚惜乎闕之者無孟氏也

人言今日釋氏盛道家蕭索不知儒家在今日更蕭

索此何尤哉世道之衰吾儒之罪也吾儒中聰明

才辨者多驅入比丘甘心為佛弟子認子作賊以

奴為主得非聖世之罪人乎

宋儒不襍者三人謂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皆不

襍於異端也范景仁亦然以此觀程朱門人師友

淵源夾持有素而其後每有流於異端不自覺則

吾儒之能不雜者真中流砥柱哉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此便是天地自然之道莊周却

唯言 卷之十一 七

要齊物物如何齊得此便是非道之道

柳下惠不恭邵堯夫亦不恭如無名公傳問之天地

天地不對又如文字呈上堯夫之類皆是侮玩然

楠栢自在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

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何等滿懷春意若莊周寓言

要入放蕩之場雖似灑落然堯夫皆在理中莊周

則在理外却又不同

邵堯夫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亦是冇此理或言人

壽但得一百二十數馬牛得六十猶犬得十二燕

崔得六年之類然此亦只是大綱有過不及處別自有說

先儒言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蓋堯夫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故以治亂定於數終身不出此堯夫之學也

曾子一生只是戰兢堯夫一生只是快活觀臨終時使見曾子啓手啓足與易筮數語可謂得正而斃

唯言

卷之二

十一

矣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又答程子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諸語如故及喚大郎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其持正不變之心與曾子也亦未可易得然吾人之學惟以曾子爲正

凡言語急遽而應對忙迫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觀德亦可觀壽惟時時自覺而時時自反之至於詞氣安舒和緩而不躁方見學力

學舉業者前後場皆有常用功夫槩不可廢但宜知所重重在作文重在說理惟精熟方爲文科之才

精從熟出虛心浮氣不足言也噫文章且爾况於學聖人之道者乎

制科文要皆所以明道何妨於道薛文清王文成諸公不從利舉中來耶惟文論策表所言者不見於所行習之寒窻者壞之於廊廟借階梯而媒膏潤則制科中之鄙夫耳有志者慎之於初

養氣最難偏於剛則近露偏於柔則近餒惟養之得其中和便是配義與道顏子其殆庶幾乎不易學也孟子泰山巖巖學之却無失步處

唯言

卷之二

十九

欲將聖賢遺行自四書五經孝經之外載在各籍者彙編之各曰畜德外編序之大意嘗讀程正叔易解有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噫學之弊久矣畜而弗大猶弗畜也大而非畜其德猶弗大也則君子之所貴多識者豈徒爲口耳之資已哉今觀古聖賢之言行其具於五經孝經四書者炳如日星自入德以至成德畜孰大於是故識之詩書論語

以畜其體格識之易傳中庸以畜其精蘊識之孝
 經春秋禮記以畜其志行節文識之大學孟子以
 畜其入門之方繼往開來之脉畜孰大於是然聖
 賢之行事散見於各傳記者尚多皆德行之徵吾
 儒步趨之準又孰不欲多聞多見之為快也所謂
 考跡以觀用察言以求心亦備於此孟子曰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今竊取茲義搜彙成帙
 以羽翼經書而謂之外編者猶曰經書乃內編云
 耳合內外之道為性之德有志於大畜者當自辨
 之

唯言

卷之三

非

此書開居可成編不負風志

卷之三

唯言卷之三

壬辰

新安范 涑原易著

程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不得子厚如此筆力孟子
 已後未有人及此又云子厚謹嚴便有迫切氣象
 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便有圭角如顏
 子便渾厚不同夫謹嚴與寬舒皆學者所有事又
 無迫切圭角之病方可言養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故

唯言

卷之三

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知命立命至命工夫有淺深知者未必能立立者未
 必能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之矣此亦自學者
 言之

橫渠說心統性情極好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恐
 不能無病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甚矣立言之
 難也

伊川先生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為顏子解之者
 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着矣又有解

者曰此乃佛老緒餘非程子本意程子之言但謂
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
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耳此近世
荆川先生之語今觀之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魯
論曰仁者不憂不憂則樂此仁體也外來順逆感
觸萬端隨感而應其樂自在故曰不改此內外賓
主之辨若曰與道爲一猶是二之也

呂與叔大歸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

楊子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

唯言卷之三

似而去道愈遠如顏曾思孟皆得道統之傳者其
言語自是各別何嘗相模倣蓋得聖人之心不在
學聖人之言也

楊龜山時謂人欲非性也此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
截如此至於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此是何等說話
又有列子說一篇朱晦庵云讀了令人惶恐不知
何故又如此背馳耶

游定夫謂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
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佛老之言而分道

與善性爲三物矣且獨以出作人息饑食渴飲者
爲性是亦佛子作用是性之失反滯於精神魂魄
之間矣龜山亦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不
知手容恭足容重視明聽聰乃是道也若以食飲
持行便是道是認欲爲理不其悖道乎

以飲食作息爲道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
說一般不知徐行後長疾行先長同是一行而疾
徐之間便有梯不梯之別即如運水有運得是運
得不是搬柴有搬得是搬得不是安可槩言神通

唯言卷之三

妙用耶近世言率性之失多類此

呂藍田大欲于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執之
又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此亦陷於浮屠之教所以
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程子譏之以
爲不識大本信哉

大舜之喜文王之怒孔子之慟顏子之樂其未發之
中固自若也故於四者但當論其守節不中節不
當論其有無

李延平個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

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此亦有些子病蓋體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

呂誨叔公著言上蔡自見二程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徃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如此益見克己之難也

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灑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麤此程子之言也謝上蔡以着心二字解之又謂凡事不須要尚遠且從小處看不知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出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解者以爲理無大小故即是小者遂可以併其大則失之遠矣

唯言 卷之三 四

呂氏解致知格物謂知者良知也與堯舜相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晦庵辨之曰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道誠身之實務也近世良知之說亦本此又

呂氏晚年尺牘有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

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不知以悟爲則亦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

蘇侍郎晚爲老子解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弁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朱文公辨之曰此可謂無忌憚者與或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文公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

唯言 卷之三 五

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數語俱痛快

胡子知言有曰心無死生朱文公辯之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語皆有病夫性無善惡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心者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知言胡五峰所著也胡講宏字仁仲文定公季子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爲情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爲才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朱子辨之曰此亦性無善惡之意中節爲善不中節爲惡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

唯言

八卷之三

六

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可見道本易簡立言惟貴平實好爲新異而反失之可鑒也

先哲有言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如孔孟之前喪子蚤喪父卒老於行而無所遇者此命之所以制聖賢也揭天地之蘊立生民之極光耀祖禰流于無窮者此聖賢之所以立命也至於命自我立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命安能制我哉

蠶蟻不踐萌蘖不折仁也哀此困窮澤及枯骨亦仁也但大小不同耳解慍阜財仁也一怒安天下亦仁也但常變不同耳擴而克之何間之有

君子不患有過惟患不改過若聞過而有喜心如子路改過而能不吝如成湯則終身立於無過之地矣

癸巳

萬物惟人爲貴人惟道爲貴具人之形失人之道所謂幾希者亡矣何禽獸之異以至貴之身類禽獸

唯言

八卷之三

七

之賤可哀哉苟能猛省慚忿半路回頭猶可企及蓋出於禽獸則入於聖賢去彼取此欲之卽是一幾轉移毫釐千里貴者無失其爲貴矣術豈多乎哉故曰顏子聖之復

語志

示族孫三條時在顏公山

人苦志不定志定必求所以赴之

用力之難易到頭之遲速雖有不同同于得其所志者而已譬之登山然有來自半日者有來自一日者有來自二三日者其于山之登均也若苦難而止中道而返必其無志于山者則然否則亦姑

志之而姑行之無真志也皆不可以言定故曰士
先志 志一也而所志之事不同昔人謂士有三
品道德功名富貴是已惟以道德為志則求之在
我而有餘功名富貴二者有遇與不遇求之在外
日亦不足矣在我者逸在外者勞舍逸而趨勞舍
有餘而趨不足亦皆始於所志是故君子有辨志
之學 三品之說亦自今之士分析言之古者道
德有于身由是參贊化育則功名成人爵加之則
處富貴無適而非道德也後世所謂功名富貴者
唯言 卷之三
離道德以為言矣離道德以為功名富貴志士所
不屑

甲午

可以感民而不可以合道私而弗公也不敢為也可
以合道而不可以感民執而弗化也不敢為也非
通古今達事變者鮮不失矣

小才知有己大才知有人知有己者用己禍且逮其
身知有人者用人福且及天下

明哲保身與見危授命不相悖歟非然也危不入亂

不居所以保其安常處順之身也以孝殉父以忠
殉君所以保其成仁取義之身也保身之理一而
生死之迹殊惟其時而已

智可以經天緯地而不能取信於妻孥才可以安內
攘外而不能解口實於匹夫匹婦文可以雕龍刻
羽而不能符於庸行庸言是豈問學中來者耶當
必有辯矣

凡功名爵祿各有定數若倖而得亦數也數定即不
倖亦得之矣矧倖而得於心不安於理不順於事

唯言 卷之三

九

勢或有後灾孰若聽其自來順其自去天與人兩
無愧怍之為愈哉是以君子寧為此不為彼

學者且未說生死關叩得失關亦打不破且未說得
失關即毀譽關亦打不破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子
輿氏已言之聖賢且然况後世乎天自信天地自
信地吾自信吾有味哉其言也

前輩常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閑時多試
看每日早起觸日即視觸耳即聽心無所觸亦思
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寢又夢或數寸

年之前千百重之外無不遍歷夫以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晝夜多闌何壽由此促過由此增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法向學之漸也雖然制動以靜爲要主靜以敬爲要靜不知敬將有流於二氏者

人未靜坐時有無思慮皆鶻突不知初坐時如明地入暗處懵然而已及坐得有些小工夫却思慮叢起比初坐時愈亂此暗處漸明的光景便要澄定念頭隨起隨掃掃得一分妄念便存得一分真念

唯言

卷之三

由此日積月累便是閑邪存誠若釋氏之靜則無往非枯寂矣其能誠乎

飲醉者醉酒飲和者醉德德有其德者醉一家一鄉德忘其德者醉一國及天下

秦廢詩書以愚黔首其亡也由不習詩書之氓隋恃積聚以侈燕遊其亡也乃肇於積聚之禍先王保世滋大固自有道矣噫以秦隋之富之強而止於一再傳可鑒也夫

乙未

千鈞之弩其利在機百步之鏃其疾在羽君子濟世安民之略將安在乎亦宜豫矣

借朴以行詐巧於愚者也借訥以飾情巧於辯者也借儉以文陋巧於鄙者也借施以掩奪巧於歛者也借平以滋毒巧於忍者也借厲以藏怯巧於懦者也借義以售猛巧於暴者也借僻誕以炫淺近巧於筆舌者也借名理以標浮聲巧於俗學者也民亡三疾尼父猶歎之况士有九巧乎噫卽九徵之法亦窮矣欲去巧以存拙其惟自審自矜乎

唯言

卷之三

躁心最害事且無益當驗之日用坐作進退之間一覺卽禁久禁自無

風一也草得之而偃水得之而文風何心哉有君子之德自能感發善類亦能攝伏兇人不爾必其德之未至者也

不患邪道之行而患正道之不立不患趨附邪道者之日衆而患主張正道者之無人國有君子則正道賴之密勿有正臣則君子賴之乃有爲釋子奏請 聖母藏經供奉宅里建刹說如來者獨何

歟或曰蘭谿元輔所為吾不信也

文字要識見透徹不在口脛之新工於筆而拙於道雖雕龍何益焉

出之冲漠運之蒼茫理與事字慮與時協是豈無本之學所能辦哉

十忠肅有再造社稷功自宋北狩以來羣臣莫及今

讀吾學編當景泰易儲時恐廷臣不服分為二班

即左右袒遺意時忠肅兼太子太傅乃身趨易儲

之班其故不可測夫死等耳使移後日之死死於

唯言

卷之三

十一

易儲則此一腔血灑得其所千古無遺憾矣

得返初服坐小齋中收視頤神靜觀萬理尋天性端

倪期於實用川聽孫子讀書問答孝友故事翠竹

碧梧黃梁白酒耳熟後高歌理學詩一二首閑步

憑欄觀魚惜花隨拂淨几卧榻或鳴琴或散帙或

投壺或焚香煮茗曲肱羲皇翛然塵世不知天地

之為天地我之為我也

久在塵中居恒不自覺入都城則覺之雖然初則覺

久則化化則辨其覺而忘之矣抑塵能汚人耶人

自汚於塵耶

丙申

君子務大道不修小怨篤公誼不畜私仇

生前之日少身後之日多富貴福澤受用幾何古之

人所以法當時傳後世能與天壤共敝者是遵何

道哉

夜氣幾希互相發明幾希者聖賢之全體也夜氣者

幾希之發露也所謂一陽來復正在其時順而養

之擴而充之庶幾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乎

唯言

卷之三

十一

大人者委其心於禮樂刑政之中又置其身於家國

天下之外故能明天道察民故綱之紀之虛而不

離實而不有至於愛惡繫戀之世情嗚呼遠哉

兵家言司馬法猶羿之教人射必以規矩學者亦必

以規矩法豈可離哉然風一也赤壁順用之以破

曹瞞符彥卿逆用之以破契丹鬼神一也田單托

神恠以破燕太公焚著龜以滅紂迹皆相反而道

實相成微乎微乎運於心妙於時疾於機借法而

行其不一之法者乎

蟻蝦蚩彈脫為金蟬始濁而終清也鶴鷓之雛化為
鵬鳥始小而終大也禽虫之善變如是况於人乎
有用者缺齒傳翼者兩足造化若有以限之常理也
人於祿位名壽乃欲兼得是與天爭衡失其常矣
失常者不久違天者有殃是故消息盈虛與時偕
行進而知退存而知亡得而知喪乃君子之所以
自為限制者哉

中道其至矣乎試以造化人物之數驗之此有餘則
彼不足此不足則彼有餘相乘相除無非協乎中
道而止觀之物其花長者結子多短其花短者結
子多長觀之人形質清臞者神氣多實形質豐碩
者神氣多虛又觀之天地其化生人物不外乎五
行而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亦互為大小者也
如水在地間最多而大天之水星則最小金之質
最少天之金星則獨大木火之質在地次小天之
木火二星亦次大土質至廣而明則土星亦小而
暗以類推之莫不皆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順之
則吉逆之則凶亦莫非自然而然而者此亢龍所以

唯言

卷之三

十四

有悔而歛器之置諸座右也有以哉

丁酉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道也三才之道也而動物中
亦有得此者如象之膽隨四時在止四腿春前左
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熊之膽春在首夏在腹秋
在左足冬在右足猶之睛子午卯酉如線辰戌丑
未如棗此皆物質之異者乎然異於質而弗靈於
性則其周流於一身之間者是亦委形之常一定
之迹雖變猶不變也子莫執中無權何以異此

唯言

卷之三

十五

以一鳥而兼百鳥之音者百舌是也以一獸而具百
獸之肉者象是也故刻舟始能較其重關捷不自
知其微在飛走中可謂崇軀而佞口者矣然象之
木肉惟一鼻乃以齒焚身百舌日學眾鳥聲自己
音都遺伴夏乃反舌群聲亦無之噫此可為多藏
厚亡狗人喪已者之戒

疑有大利亦有大害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學之
益也疑而勿用用而勿疑政之經也必道吾所明
無道吾所疑兵之要也是故君子慎其所以為疑

者

戊戌

寒暑之侵人也五運六氣之所必有者也而至人則
否水不能濡火不能焚立命而不立於命是造化
在我矣利欲之感人也亦然惟君子則否始而寡
欲既而無欲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欲即理人
即天寡與無又不足言矣故為寒暑所侵者不可
謂之至人為利欲所感者不可謂之君子

以威福還朝廷以政事還六部以公論還天下以格
唯言

八卷之三

十七

非心還已責以翁受敷施還已量以正已物正還
已工夫輔臣之職其殆庶幾乎

天下有三害而疾病不與焉詞章害性命者名利
害身心者也舟楫車馬害財用者也然孰能外之
顧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天下有五利問學利身孝友利家賢才利國祖宗成
法利天下蹇諤苦口夷惠天灾利人主

元統天者也言元而亨利貞在其中矣仁統四端包
萬善者也言仁而義禮智信在其中矣舍亨利貞

安足以為元匪義匪禮匪智匪信又安足以為仁
今之所謂仁者吾惑焉

性情二者可以未發已發言不可以內外言蓋所謂
已發者亦發於內而達於外非截然為兩物也故
曰顯微無間由動有情之名雖人人殊事事別實
性天之呈露情即性也人即天也事即理也故曰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若兼愛之仁為我之義
強世之禮鉤鉅之智固宰之信其作用皆人欲夾
雜非大理之正不可以語性情

唯言

八卷之三

十七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當有辨然眾說紛紜愈辨
愈晦一言以蔽之曰非其繼善成性之性也

有畫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生必有死其理一也自
畏死貪生之念起而後說佛說佛惑民叛道雖高
明者不免焉卒之禍其身以禍天下嗟夫

得正而斃四字最宜玩味極楷巖嵒勿論矣落手落
足與殺身成仁殊塗而同歸其所不同者時也

福者德之餘而福不可以為德况吉凶悔吝為道屢
遷即福亦不常保也德在已福在天德可必而福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不可必君子能必其所可必者而已故祈天永福之道惟以德始亦以德終

長養人材是齊治第一義人材何地無之能養則小可為大不能養則有消為無轉移化導以漸而收效彼此皆不自覺者常見前輩每遇後學寬嚴雖不同而其心神志向皆欲一一而進之又能以身為教以禮為防因事垂訓隨才曲成惟無志者則不能強之耳猶未嘗不惜之也蓋養人材即所以厚風俗厚風俗即所以敦教化此維世之機也噫

唯言

卷之三

六

居常且爾况於在位者乎

唯言卷之三終

唯言卷之四

新安范 涑原易著

巳亥

大有至道日月以行地有至寶山川以成人有至性五常以明以時行物生言天天之迹也以華嶽河海言地地之形也以出入起居禮樂刑政言人人之文也學必通乎三極然後為有本之學

勞者身之害亦身之利益生勞生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天之所命誰能已之然樞運則不盡水流則

唯言

卷之四

一

不腐勞何損之有顧有所以勞其勞者勞為役勞其勞為主主正則百勞皆理惟理則不疲主不正則百勞皆欲欲之傷人也何有哉

火之傳薪也一然而盡火貪薪耶薪貪火耶火性烈而物性淫但相利而不知相害也情欲之於人也亦然

收為人德功夫靜為收攝功夫儒言靜二氏亦言靜其所以為靜者不同須要分曉惟敬為無弊惟病可以驗所養惟屬繼可以驗所學

耳目口鼻之用功同而權與權有輕重功亦隨之萬物入於目觸於心所關最大亦最先權居一飲食自外人言語自內出不節害身不慎害德皆下為之階權居二鼻司呼吸膈臟血脉之通塞繫焉權居三耳聰則審聲察微意豁神暢有障則反是較前三者抑又次焉然有所以攬其權者心也心為主權為輔輔之權皆主之權也心不操其權而歸其權於耳目口鼻則將何所不至哉

然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釋子則祝髮無咎卷之四

忌經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釋子則棄君親入山離兄弟不顧父母養經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釋子則擅滅生育覆宗絕嗣是不忠不孝不弟不慈之逆種也得逃聖王之誅倖矣

慈與忍如水火之別惟聖人為能慈故親親仁民以及於愛物仁覆天下澤流後世佛自號慈悲老自以慈為一寶然佛於生我育我之親一切斷絕不顧其生死又何有於他人老之道德欲取周與知音擬雄守雌竊弄捍音擬闔以愚天下一味自占便宜

致有申韓之慘故言天下之最忍者佛老也

人之七情所發雖異總之不越好惡兩端兩端變態不可勝窮皆一心為之主猶之五行然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大極至於無極微矣微矣道心惟微得其微則所發者庶幾中節矣乎

鹵莽間斷兩者為學之大病然未有鹵莽而不間斷者也

道無內外功亦無內外自內外分而道雜矣此正學與學之歧路不可不辨

天下惟理為至一亦為至常奈何有出於理之外者

如五行中有辟寒之金明帝時昆明國貢金鳥常吐金屑宮人以為釵飾

謂之辟寒金 不灰之木溫泉之水寒火之火息土之土淮南子息土不耗滅掘之益多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此何以故耶或曰

理之變耳不知理無常變其常者以常為常其變者以變為常皆理也自百千萬以至億兆謂出於一之外可乎

天下非無難事惟有其難之心則至難者亦易矣天下非無易事惟有慢易之心則至易者亦難矣難

易在事轉移萬事之機則在心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道也

違天者有殃背義者不祥言不祥則殃可知矣世人不畏不義尚知畏災殃則違天之事安可爲也

昔人擬古詩歌多襲其名於原題無取如曹子建七

哀詩呂向解題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

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未詳何據王

仲宣以後每有做七哀者亦皆隨觸抒憤於七數

何拘至於四愁五噫四思七思百一等篇以及古

唯言

卷之四

四

樂府作者擬者或同或異惟意所之古今人雅好

稱述類如此聊舉一隅云耳

世儒有議論痛快辨析曲折具備者甚多却不是自

家身上體貼出來益信言行相顧慥慥君子之難

見也

常思愚夫愚婦雖日用不知却循蕩蕩平平的道理

仁知一偏做了許多奇異見解與行庸德謹庸言

意味反覺霄淵有媿於齊民多矣傳曰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噫盡之矣

力火利人最大其害人亦最大仁人之澤如水義士之憤如火皆世道攸賴猶水火不可一日無者然煦煦則以無斷釀禍激昂則於俗無所容此所謂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噫蹈水火而死是豈水火之罪哉

庚子

古今豪傑之士每以反狀料人而卒奇中者如孔明之料魏延王夷甫之料石勒王景略之料慕容垂張九齡之料祿山曹瑋之料元昊是豈徒察其形

唯言

卷之四

五

哉察其心神也然能識其將然而不能使其不然皆天也天已兆而人事助之相待以有成雖豪傑未如之何矣噫

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奸卽識緯術數亦間驗而不常况億適所及尤出術數之下便謂照見禍根力去之以爲快不亦愚乎始皇以胡亡秦而築長城煬帝以李亡隋而族李渾唐太宗以安子孫而誅若美周世宗以末國祚而殺方面大耳卒之亡秦之胡亡隋之李非其所謂胡與李也害唐之子孫

奪周之國祚非其所謂女之名男之貌也天不可測數不可逃君子惟修德保民以盡其祈天永命之道焉耳

吉凶者善惡之終悔吝者善惡之始皆生乎動根乎靜者也正理欲之界也惟主靜以制動循理以防欲則有悔無吝有吉無凶

辛丑

吉凶貞勝之道微矣哉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未有不由微至著者故易言知幾言謀始書言微幾言

陳氏 八卷之四

罔不在初詩言不顯言有覺春秋言元禮言反本皆有見於貞勝之道而孜孜於其微者圖之是以身安德滋吉無不利其於家國天下也特舉而措之耳

昔人有云忙過一生陳江門云今人忙處古人閑二語殊有味古今人之不相及也於閑忙二字別之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則其所謂忙者亦可槩見然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忙也乃其所以爲閑也

今人反是

心能備萬物而不可着一物目能鑒萬物而不可入一物故五官中惟目之神與心合一而心之正不正皆畢露於目雖欲掩飾亦不自由孟子以眸子觀人有以哉

人者己之對有己則有人忘己則忘人自人已分而藩籬設矣自人已角而禍患起矣乃知克己之學實大德王道之要也

余爲監司時曾會守令詢民情有應之者口民有言

陳氏

八卷之四

七

一縣中須得幾箇雷公方好以其邑多違法害民者故云然余曰察此言邑固多疆禦而今或不能處分耶長民者彰善癉惡故有仁育亦有義正撫良民如春溫鋤奸民如秋肅缺一不可要之皆使其向善而不底於惡王道也今遠鄉閭閻有被勢荼毒急如水火者控之縣縣若罔聞訴之府府束高閣寃何由申憤何由洩耶民窮則呼父母甚則呼天父母既不哀憫寧不呼天而望雷公耶使民日呼雷公而不得吾屬有媿心矣古人之好察邇

言類如此

聖賢之責人也其詞緩至有以盜賊惡之者如孔子以賊夫人之子警子路以不死為賊叩原壤以竊位罪臧文仲以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以穿窬譬色厲內荏以鄉原為德之賊以勇而無義為盜以慢令致期謂之賊孟子以不敬其君為賊以非其有而取為盜以民賊戒今之良臣以蹠徒斥孳孳為利以賊道惡執一以穿窬類言節之人夫此數者其情不同聖賢惡之如一律舉世尚有不覺而

唯言

卷之四

八

冒焉為之豈真無良心而甘為賊盜耶故特揭之以為觀人者與自修者之警

吾儒治心之要曰不憂不懼曰忘憂曰忍性異端竊其似乃曰有一和氣湯專治一切客氣怒氣怨氣抑鬱不平之氣甚為神驗其方先用一箇忍字後用一箇忘字又云有一快活無憂散亦神驗其方除煩惱斷妄想人皆謂秘傳妙法尊信奉行至於吾儒所習聞者反置之甚矣人情之厭常喜新也

壬寅

犯而不較猶知有犯也此顏氏之始事也若無若虛幾於化矣

不學蔽道不奮廢業不實傾基不堅喪節不容隘量不端納侮不覺售欺不密階禍不下媒忌慎此九者以修身治世庶矣哉

繼善成性人人所同奚啻相近而曰近者對習相遠而言也巧言令色仁人所惡奚啻鮮仁而曰鮮者即眾所好而言也失所近而自遠犯所惡以投好可哀哉所謂詞不迫而意獨至者也

唯言

卷之四

九

五行有德有臭有色有味吾人五常之性皆秉五行之德又賴其臭色味以養生此聖愚所同者惟聖人能全之君子能具之過不及者偏之庸眾則日用而不知矣五行之秉謂何試以味論水潤下作鹹下者謙抑之象人或高亢侮慢視水不若矣則鹹宜味火炎上作苦上者高明之象人或汗濁闇昧視火不若矣則苦宜味木曲直作酸曲直者紆宛暢茂之象人或鹵莽徑情矯揉回互視木不若矣則酸宜味金從革作辛從革者變通趨時之象

人或固執自是大化推遷莫能順應視金不若矣則辛宜味土稼穡作甘稼穡者吾心自耕自穫自足自得之象人或違天時拂地利失人和悖黃中大本便與吾心樂體相離何甘之有又視土不若矣則甘宜味夫五味日用所需亦至理所寓察之由之反身內省庶幾五常之性觸處流行彼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其於正味何如哉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橫逆之來孟氏三自反矣而又曰妄人曰禽獸夫妄

唯言

全卷之四

十

人猶人也禽獸則物而已語意似少露然禽獸觸人誰與之較者與之較是亦其類矣意在言外反觀自見此正孟氏慨切警人欲其猛省自反不可以英氣窺之如夜氣章亦以禽獸不遠惕夜氣不存無非喫緊垂教天下後世也聖賢之用心覺民固如此

至冗至忙自有至簡至閑者在方可言養

惟靜制動惟至靜制至動動屬事而不離心靜屬心而不離事離合之幾難言哉

一代盛時表厥宅里此旌表之典所由來 國朝洪武二十一年任亨泰及第 太祖曰新狀元得人敕有司立坊牌以榮之故坊上特揭 聖旨二字事載襄陽志此我朝天下建坊之始濫觴日流甲第日盛相沿一科一坊市廛幾何密如比櫛其勢窮矣且闌開皆民居妨害不少邇年 奏允無得徇情再建惟聽自用坊牌銀豎之本宅其慮深乎先天而天弗違一句真造化之樞紐事物之權輿範圍曲成保邦制治皆從此出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唯言

全卷之四

十一

即老彭所以養身孫吳所以治兵亦窺此緒餘各為妙用理之同異未暇論也

為政以德盡之矣何事於禮齊之也又何事於政刑輔之也苟離德以為禮虛器耳離德以為政刑文法耳治天下者審所尚審以此也猶之衛生然治本為主治標佐之標之變態何限或補或攻百味隨証以為劑惟返其本而已矣

談理難談兵尤難以利害言也談兵難談理尤難以精麗言也要之兵法即理也理之等級分數森然

不素卽兵也惟善理者爲能善兵

孫吳之法戰陣者所不廢然兵以衛民戡亂則止非必欲爭地爭城以立威於天下故子貢之使於孔子也惟取其存魯不取其亡吳

古者尊行稱人以名交游稱以字亦有稱名者如李詩稱杜直曰甫杜詩稱李直曰白至於稱號則輒近世盛矣又有稱號之半而加以翁通行以爲常雖賢者不免焉抑有甚者稱元輔不以號不以翁而以邑若嚴分宜徐華亭張江陵之類不知丙魏

唯言

本卷之四

十三

房杜韓范富歐當時所稱若何世俗好諛江河愈下士夫牙頰間不覺也况輿地圖邑名重出者不少寧國府平陽府台州府夔州府皆有太平縣保定府杭州府建昌府濟南府皆有新城縣各重名者凡四汾州府桂林府黎平府皆有永寧州南昌府臨安府慶陽府皆有寧州順天府永州府肇慶府皆有東安縣保定府廣州府河南府皆有新安縣大名府河南府吉安府皆有永寧縣太原府汾州府長沙府皆有寧鄉縣鳳陽府重慶府楚雄府

皆有定遠縣寶慶府重慶府廣州府皆有新寧縣贛州府叙州府惠州府皆有長寧縣各重名者凡三共一名兩見者難更僕數如松江有華亭平涼亦有華亭彼若以邑稱將屬之南乎屬之北乎或重出之邑有兩執政同列於朝則亦將以邑稱乎不以邑稱乎卽前時三楊君在事俗有東楊西楊南楊之號猶不以邑名奈何陔陀至此吾聞以諡易名者矣未聞以邑易名者也卽稱謂之間亦可發世道一慨

唯言

本卷之四

十三

世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隱惡揚善宜亦聖心所同然臧文仲柄魯政上大夫也孔子於其居蔡則云不知於其不舉柳下惠則云竊位又若不爲之隱者蓋用人行政之得失有關宗社是是非非公議所繫聖人安能諱之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聖人惟自責自修君子則家邦無怨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爲庸人言也其亦示之以遠怨之道漸入於無怨之門所以啓人者深矣又以怨是用希章合而觀之不念舊惡正是薄責人夷齊

且爾况聞風興起者乎

癸卯

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蓋孝弟天性也精實切近孩提之童無不知無不能者宋儒乃云性中只有仁義禮知曷嘗有孝弟來意圓語滯學者不以文害詞乃為得之大抵吾性渾淪萬物皆備曰仁曰義曰孝曰弟曰忠曰恕曰誠曰明曰中曰和種種立名亦各隨其所存所發強為之名耳會而通之其理一也

唯言

八卷之四

古

佞聖人之所惡固聖人之所疾夫辨多佞愚多固質之偏也佞之不能為固猶固之不能為佞情之反也然佞之害道也十九固之害道也十一使智而不繁執而能通豈非聖人之所取乎不然與其佞也寧固

夫子曰莫我知也夫非慨吾道之不行也恐及門之徒不知下學上達之旨或有怨天尤人馳心於外則吾道之不傳可憂矣故於子貢發之所以進之也賜也性與天道之歎其聞此而有悟乎

魯論二十篇乃聖賢授受正脉觀其首章便言學次章便言仁便言鮮仁則聖門之所急急者可知矣孟子作七篇亦有結構蓋其所學在仁義故於首章發之其所志在繼孔子之道故於末章發之非偶述也

中庸闡性道教之秘費隱天人包羅萬化其旨遠其言淵微亦有似易經繫辭者蓋發其家傳寶藏以示後世而書中以天始以天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天不喪斯文必有所屬思深而慮切矣子朱子

唯言

八卷之四

古

謂憂道之失其傳而作豈其然乎

先儒謂大學一書為入德之門以其綱領條目具備無論賢智愚不肖皆可守而循之今觀所言身心意知天下國家有倫有要推之則愈廣而愈遠斂之則愈約而愈近皆是中庸之理不可須臾離者但大學臚列其規模中庸鑰發其精蘊非有二致也友人唐仁卿直信大學亦子思所述以為決千古之疑而又有疏進古大學本蒙 旨留覽可為斯文一快

澄海唐仁卿名伯元修身不愧屋漏造詣深辨論理學真切懇到臨終仍在書齋著述無病無私語端坐而逝粵東諸先達自陳白沙之後未可多僂拊也

人但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不知兵猶水也惟至柔故至剛試觀之水性坎則止滿則流有隄則退有隙則乘時而銀浪滔天奔駛萬里時而淵澄一鑑凝寂天雲通變神化莫測其端倪其於方圓曲直之象仁智信勇嚴之理無一不備故能知水者乃能知兵

唯言

卷之四

七

兵擅五行之權何者非金何者非木或爲水陣或爲火陣或爲飛砂走石之陣皆借造化之力以爲力也然而變態無端運用無迹芻狗不可復陳蓄疑不可嘗試違者逾天驕者貪天戒之哉

謂兵爲凶器戰爲危事則可謂爲詭道則不可詭者孫吳之謀五伯之業也若三代聖賢之撥亂誅暴我朝 聖祖之汛掃胡塵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故曰時雨曰天兵曰神武曰仁義之師

人物之所以別在心之邪正草木之心向下鳥獸之心橫惟人之心中正而直故賦稟有靈蠢備全之不同俗傳老狐拜月欲盜月之精非拜月也狐之善壽者鍊習化形之術以橫學直心能直則人橫則猶獸耳故於月影之下自行自照然行未幾而前足輒仆有類於拜然吾聞之養生家云噫獸且學人而人反不能善事其心以成其人哀哉

天下有不可廢之法有不可犯之禁亦有不容已之情法禁之所以不行者情爲之累也不及者溺焉

唯言

卷之四

七

過者矯焉皆失厥中如治平何故聖王以人情爲田以紀綱法度爲政胥得之矣

一元二曜三才四象五運六氣七星八風九河十洲此天地自然之數見於法象者也一君二民三綱四教五禮六樂七伐八政九經十翼此人事相符之數見於典則者也數存則理存有理卽有數離之失體乖之失用合之以垂教而啓天下萬世之迷途者其易乎

五行惟土爲大惟土爲尊惟土爲生長收藏之府凡

木火金水之所變化者皆土成其終成其始土之
功用盛矣哉

凡醉後之言夢中之語將沒之囑此皆吐露真情無
能矯飾者其人之邪正即於此可觀君子之修身
養性亦於宴樂夢寐生死之間驗之

一則純二則雜純則天雜則人顏氏之不遷不貳其
惟精惟一之功乎

陽明先生言良知不言良能或以偏病之其流之弊
只說本體不言功夫又至於說光景弄精神甚有

唯言

八卷之四

九

為佛氏見解病之者愈多矣此皆其徒之過也先
生特誘人意切恐其以難自沮故指捷要路途示
之孰知其弊一至此哉是以聖賢立教引而不發
循循然中道示之鵠使能者決拾有以夫

筆疇有言人之病在乎好譚其所長長於功名者輒
夸功名長於文章者輒夸文章長於遊歷者輒夸
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輒夸其獄獄之情
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此言為吾
輩士大夫之通病况本無所長而妄自夸詡者尤

可捧腹

人生科第進蚤惟所遇設施惟所養而年之盛衰不
與焉世或以少齡自艷以景暮自嗟非有志之士
也

讀詩則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識之小也讀易則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之大也讀魯論則默而識
之讀紫辭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識之極功也

上天之載以至贊之中庸之德亦以至贊之通乎此
可語下學上達之旨

唯言

八卷之四

九

小者大之宗靜者動之母默者語之端無為者有為
之本佛老竊其偏吾儒會其全

以節高天下未若以量容天下以量容天下未若以
善養天下高與容大小之分也養則大而化之矣
不以得民為本者不可以語王道不以有孚惠心者
不可以語得民夫民心愚而神者也惟有實政實
澤方能惠心安可以聲音笑貌得之哉

曰鬼神為德之盛曰故至誠如神曰敬鬼神而遠之
曰致孝乎鬼神夫子何嘗不語神哉所不語者禮

異之神即怪之類也所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
將亡聽於神是也邪道也若造化之鬼神則無使
無迹妙萬物而不遺天地之所以生成人物之所
以變化孰能外之是中庸之道也正道也語不能
顯默不能藏又安可以口昭求乎

尾言卷之四終

唯言卷之五

新安范 涑原易著

甲辰

宦中勞心力是常事但要所勞者在 朝廷紀綱民
生休戚而一身之私不與焉則日夕雖勞而平日
之氣自逸也周濂溪有寄舊詩事冗不知筋力倦
官清贏得夢魂安非身親經歷不能道此今官府
有以自己職事爲勞謂之何

衣冠仁義自是吾輩行藏今人有以講道論學竊肆

訕諷不知其所服所謂者將欲堯服耶桀服耶堯
言耶桀言耶第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鷲翰則可恥
耳明着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卻康節之
詩也可諷哉

孟子欲行孔子之道孔子欲行周公之道周公欲行
三王之道三王欲行五帝之道五帝欲行三皇之
道三皇欲行天之道先後之心如一而氣化人事
與時推遷三皇其質明乎五帝其崇朝乎三王周
公其亭午乎孔孟之時其晡乎漢唐宋三代晡之

餘也至胡元主中國則逢夜矣猶之混沌初矣一
陽來復地闢天開以繼三皇五帝之盛者其在我
明乎

知人安民四字盡相臣之道虞夏殷周其盛矣自漢
唐宋以來蕭曹以後補偏救敝云爾

夫子尊周之心隨處而發如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又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則知
當時違禮犯分者皆聖心之所隱也至於東周之
想先進之從其憲章文武之心益亟亟矣如春秋
施言 八卷之五
之氣運何哉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向來如
是何俟七十而後不踰豈七十以前猶有或踰者
耶噫是心也即聖道未見之心也故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

顏之不違仁庶幾夫子之不踰矩也惜乎三月焉耳
三月者猶有時也有時則有迹若從心則化化則
不踰矣違有彼此者在不踰則機在我此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之別也正所謂未達一間者與

治道有王霸孟氏尊王賤霸諄諄言之世降風漓士
類不一亦有王道之儒有霸道之儒總之於誠偽
二字辨別也

乙巳

出入起居應酬交際食息晦明皆是功夫皆是至道
切不可有一毫驕惰厭忽之念

周公之才合才德而言孔子所謂才難者也若驕吝
則與德違是小有才耳既未聞大道其流足以禍
天下或至殺身豈徒不足觀已乎司馬溫公分別
施言 八卷之五

其間謂兼全者為聖人德勝為君子才勝為小人
雖非才難之旨亦可以儆頹風

方自知出乃自然之方圓自規出乃自然之圓即卦
之方以智著之圓而神何以加此若舍矩而為方
其敝也廉而剡矜而忿戾為方之累焉耳舍規而
為圓其敝也同流合汚畏首畏尾為圓之累焉耳
知此則人倫不法乎聖人者能免過不及之弊乎
語曰天道遠人道邇猶歧之也書曰邇可遠在茲又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知遠邇一脈

也天人一氣也何問之有武王之不泄邇也乃其所以不忘遠也哉

人生知已不在多以知道者少也

子言之三十而立顏子如有所立能無喟然之嘆乎博約之教無隱也惟顏子能竭吾才一貫之授受疑於門人而唯於曾子性道教之家傳不發於伯魚而發於子思竊功溺人處士橫議之世非孟子其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哉以是知顏曾思孟之傳聖道也真積力久非傳之以師實傳之以已也

不然及門之士與私淑者何限而空谷足音乃若是耶

顏曾思孟其猶春夏秋冬乎顏子春生也不易及矣歲寒松柏狂瀾砥柱在孟子尤難也其殆貞下起元乎傳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愚於孟子亦云然

孔子於由之果求之蘊曾所深許者一使子羔爲宰則以賊以佞惡之附益季氏則鳴鼓攻之孟子於樂正子學古之道許其在善信之間偶從子敖則

正詞切責其以舖啜恥之於此見聖賢之愛人也無溢詞而其警人也意則獨至無非淑世傳道汲汲之心耳後世君子於救失也緩而於遊善也近詆聖賢之相與恐不如是

古之文詞多雅今之文詞多俗五經出聖賢手如天地變化自然成文尚矣卽爾雅檀弓月令考工記諸篇用字用句有典有則後人着力摹仿不可及蓋今昔元氣厚薄既殊而古今人之學力亦異無怪其然也故學文者以養氣爲先而以學充之以識貫之以德畜之始可幾於古人

文與質同體而異名質卽文之所從出也質本也文末也質源也文流也本盛則末必茂源深則流必長理勢之自然而然者非有二也故君子存心有仁禮之質矣仁者愛人凡教養庶政經之緯之燦然具備孰非愛之文亦孰非文其仁之質也有禮者敬人凡登降揖讓玉帛鐘鼓以至吉凶軍賓嘉條理森嚴昭明莫揜孰非敬之文亦孰非文其禮之質也此三代盛下所以化天下於渾渾噩噩之

風而又措天下於郁郁彬彬之盛皆以質與文合故也不然離文以為質則鄙陋而傷於徑情離質以為文則忠信薄而傷於繁縟何治之能濟噫後之言質與文者其離耶陋耶薄耶

世俗所謂交情之厚者乃友道之薄者也何者古之交過失則規德業則勸患難則相勉以忠義不忘平生之言自管鮑分金之說行習俗日漓惟財賄是尚甚至茂公徇私責聖如市井其所謂厚者厚以利非厚以道也以利而厚必以無利而薄居常處變皆何足恃焉其去古之交霄壤遠矣

唯言 八卷之五

魯論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此一
句多少功夫字字要體認蓋人有過或順之或文之或歸罪於人若於已無與焉者此皆不能見其過者也故於有過之中求能見其過者已難矣能見者灼見其非之謂非順過文過者可能也然能見而不能訟則不以過為恥雖見之將復蹈之故見過非難而訟過為難訟者引咎而見乎辭之謂也然有訟於人者有訟於已者訟於人知過不可

諱姑直任之非真能訟者惟訟於已乃自己實不能安或惶懼或忸怩皆所必至焉故訟過非難而自訟為難自者對人之稱亦勉強之反蓋躬自負慝非致飾貌言之謂也然雖自訟而或出於意氣之激發機由於外不由乎內則有時而訟亦有時而輟暫久淺深之間猶有辨焉故自訟雖難而內自訟為尤難內者方寸隱微人莫知其端倪鬼神莫測其朕兆惟自訟於內返其眎聽而輾轉於是思維於是

唯言 八卷之五

一念之失哉始之能見其過者必至是而後能盡改過矣盡乎內自訟之功庶幾語顏氏不貳過之學

金銀之為物也有易道焉易之為道也屢遷變動不拘周流六虛是物亦然或銖兩而分之或五十而錠之錠而復分分而復錠日變化於爐錘之間若晝夜寒暑之無停機也故軍國閭閻莫不以為利利者利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又謂之神用之則利積之則害利之所在神之所在也苟專聚而株

守之逆其出入周流之性彼將爲災爲禍自變自化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曰易道也易即神神即天順天者昌逆天者殃自古及今龜鑑不爽專利者寧能不惕然乎

昔人謂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以古今驗之亂之爲日亦少惟平平之世多耳猶之人大聖大賢固不數而大奸大惡亦不數庸衆無限也猶之一身一家吉慶事固間一遇之而災患弔戚亦無幾猶之天地景星卿雲固不能屢見而山崩川竭亦安得頻

唯言

八卷之五

八

聞之此可以觀古今治亂之數亦可以悟陰陽消長之機而撥亂反正則存乎人

須要識得親親長長所以能平天下故爲政以明倫爲先明倫明分也上好禮則民易使正是此意學之爲文詞雖讀盡萬卷書而不足學之爲德行反求諸身而有餘在知所擇耳

聖門之所謂教無行不與不徒以六藝之文聖門之所謂學請事斯語不厭不惰亦未必專在誦讀學記所載離經辨志業業羣以至於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皆以實有所得者爲貴於聖門之教之學猶近之後之師徒則呻其佔畢而已無怪世道之不古若也

忍寒易忍熱難忍饑易忍飽難故貧賤而有守者猶多一遇富貴則喪節蕩心失其素履雖中人以上不免焉聖人云富而無驕易古今人之不相及也非獨民有三疾之亡也即無驕之易今亦難矣噫心之官則思是官也通達天地出入古今無至而無不至無速而無不速者也然思睿則聖三則惑邪

唯言

八卷之五

七

則性情平不學則殆是故君子慎其所以爲思者人生負陰而抱陽八風惟南風可以解愠可以阜財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固法天亦順人也又驗之五行木位屬東而性皆向陽金位西而有子午鍼斯有指南車火亦旺南方土居中南向最吉其有不同者惟柏木之枝則西指水則東流寇宗奭曰予官陝西登高墾柏千萬株皆一一西指其字從白白者西方也蓋陰木而有貞德不畏霜雪者水位雖居北而性流濕濕下也故雖萬折

而必東此固親上親下各從其類之義然柏性以西為陽水性以東為陽所負所抱亦無不同者
擔當天下之事惟有剛腸者能之然亦有辨無欲則
剛剛之善也太剛則折剛之惡也折則入於欲矣
善養浩然之氣配道義塞兩間何折之有世俗之
所謂剛者頑鐵而已矣

人各有病痛惟自察乃知之疎者詳密之反急者和
平之反余每犯此病勿謂無傷其禍將大疎則忽
略闕漏錯誤百孔千瘡皆由此出急則脚步狹窄

唯言 八卷之五

不安舒大絃緊者小絃絕害事害道何所底止君
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非疎急
者能之故廣大精微深潛純粹八字正是對病之
藥所當時刻玩味者也

有陽必有陰有真必有贗有正必有邪天之道也雖
堯舜在上不能使天下無小人桀紂在上不能使
天下無君子十室有忠信三人有不善古今皆然
故聖王御世亦藏垢納汙去其太甚以示包荒但
汲汲獎植善人扶翊世教使皆相生相養或事或

使各得其所而止不然何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哉

或談及 朝中丹墀磚砌不平趨進不便者噫 國
初時蕩蕩平平周道如砥安有反側若是歲久圯
壞非其初矣甚矣復初之難也君子之於學雖至
於困而知勉強而行不過求復其天命之初性而
已試觀今日之禮樂刑政視丹墀若何况率山舊
章其道不遠非俟困知強行乃可能者一舉足而
不忘修道之念惟密勿加之意耳談者之所憂其

唯言 八卷之五

在此不在彼乎

稱許一字之間有難以盡人者如果决之果簡易之
簡才能之才美稱也然由之果則易於從政荷簣
之果則難以與言雍之簡則可以臨民子桑伯子
之簡則幾於無人道周公之才則制禮作樂定八
百之大平益成括之才則足以殺身又有曰愚曰
野曰魯陋稱也然甯武子之不可及在愚不在知
先進野人之禮樂聖人所從參之傳道竟以魯得
之故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辭而君子觀人但觀

其大節而已

宇內有三大曰天曰君曰道而道者造化之橐籥元
后之權衡則謂之一大焉可也

主上之事非臣子其誰任之然任勞易任怨難勞之
利害淺近而可知怨之利害大小不可測或發於
近或發於遠或發於獨或發於衆難既發則適以
賈禍且值事矣於國家何益之有是以君子為政
忘勞忘怨上也節勞弭怨庶幾乎噫柰之何有託
於效勞而巧於避怨者

唯言 本卷之五

忘憂忘怒等語居恒道之未為難惟身經其事猶然
毫不動念處之泰然始可以語忘字景象若非當
局終是閒談有何証驗語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
義二見字最是對火鑠金之法

鳥獸中有鴛同羣之義近生死交者於鴛雀果然見
之鴛出上黨狀類雉而大禽經云鴛教鳥也性愛
其黨或被侵直往赴鬪雖死猶不置故古虎賁勇
士以鴛為冠魏武帝所謂有猛氣者是也果然出
交州及西南諸山狀似猿白面黑頰多鬚鼻向天

尾長過於頭其末有岐兩則以尾塞鼻孔集解云
果然仁獸也人捕其一則舉羣啼而相赴雖殺之
不去柳子所謂仁讓者慈者是也今世友誼衰微
生則市道交死則等於路人甚有賣友於生前而
嫁禍於其身後不啻如韓子所云落阱下石焉者
視此一禽一獸能不愧乎

文所以華身亦所以累身不觀之鳥乎鳥有鶴雉
秋大者為鶴鶴鶴皆美羽勇健自愛其尾不入叢
林雨雪則蟻伏木栖不敢下食往往以饑斃故師
曠云雪封枯原文禽多死指此也又劉敬叔異苑

唯言 本卷之五

云鳥有山鷄者愛其羽毛照水即舞日眩多墮水
傷生此皆以文累其身者也世之不為鶴雉山鷄
者能幾何哉是以君子有其文又有所以善處其
文者不然如魏之嵇叔夜晉之張茂先陸士衡士
龍郭景純宋之謝靈運鮑明遠齊之謝玄暉諸君
才名藉甚而不能保其天年千載之下猶令人心
惻矣

人於鷲鳥則曰鷹隼於狙詐之獸則曰猿猴不知四

者其性殊科其才能亦迥別試言之鷹饑可呼妄攫食其搏噬也亦不能無失故為政猛劣譬之鷹鷂鷹賦所謂生於窟者好眠巢於木者常立雙骸長者起遲六翮短者飛急是也隼之為言準也最迅疾最利便且不妄發每發必中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猶行軍者然又不殺胎有義性猶之天兵不妄誅仁政不擊此其過於鷹遠矣猿之稱於柳子者有曰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仁柔者不踐稼蔬山有小草木必環而行以遂其生植今軍中轅門雖用車亦取猿之意猴則不然性勃諍號啾雖羣不相善食相噬嚙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弱柔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籍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撓之蓋猿之德靜以緩猴之性躁以囂故曰寧猿勿猴此皆不可以槩論也請以質之多識者

禽經有言鷺志在木鷺味木鳥鷓志在水獨不曰士志在學乎夫鷺非志木所志者木中之靈鷓非志水所志者水中之魚士雖志學而學不致其道曲學其

視鷺與鷓不若也可鑒夫
 動物中有可試毒者璫瑁是也璫瑁生者性靈凡遇飲食有毒則必自搖動故醫家以之入藥治百毒植物中有可試毒者柳子是也柳中有漿如酒其殼可承飲飲或有毒則殼內自沸起甚至裂破今人或漆其裏殊無謂矣至於銀鑲筋亦然有毒則銀色變而為黃為黑蓋世間試毒之物亦多而人之智不如物何耶智不如物而能物物斯之謂最靈

國朝定科道官服色穿鷓鷩獬豸補人但知豸能辨曲直剛正不私故內外臺臣其冠與服皆用之而不知鷓鷩性專食短狐在溪中尋邪逐害所居處無毒氣故科臣用之然則彈劾權貴以伸紀法以尊朝廷者固臺臣之事而發奸摘伏搜求聞見所不及以除左右狐媚奸邪以消隱禍者尤科臣之事也表記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顧名思義非君子其誰望之

大傳推感應之理至以寒暑日月尺蠖龍蛇致用崇德皆不能外此要之以感爲主有感必有應應復爲感感復有以應之善則善應惡則惡應此無心彼無迹循環無端天道物理聖學莫非自然而然者君子惟慎其所感而已

惟無過無不及斯能無暫無久是之謂中庸

舉業無妨於聖學顧所以爲舉業者志向何如耳志於直身行道則舉業爲道德之儒志於樹勳揚烈則舉業爲功名之儒志於階梯榮寵肥身則舉業

地言

卷之五

七

爲富貴之儒如薛文清王文成諸先達豈以科舉爲累哉學者惟定其志始得

上智與下愚不移承上文習相遠而言蓋習雖相遠未嘗不可轉移而復使之近以性本相近故也若有難移者其惟上智與下愚乎上智不必移下愚不能移意重在下愚一邊警之也王文成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肖移此語令人悚惕

平日之初冲和沕穆無欲無爲與義皇之世何異及目與物交念緣事感擾擾攘攘則眼前光景變爲

春秋又變爲戰國甚至夷狄不遠焉故君子於日用之間以靜制動以理御氣雖應感萬端而中和自在時時如平旦氣象卽處末世依然義皇上人學以變化氣質爲要書曰無若丹朱傲象曰傲象不孝不弟皆從此出其爲要可知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恭與儆正天壤所由分也

所謂客氣者外面浮氣也外者不內浮者不實與浩然之氣正相反客氣通在欲上行浩然之氣通在

地言

卷之五

七

理上行

孔子言性相近而以相遠歸咎於習孟子言性善而以多惡歸咎於陷溺其心古昔大聖大賢之論性者如此正與易大傳繼善成性之旨同自荀子出而後言性惡自告子出而後言性無善無不善自韓子出而後言性有三品自宋儒出而後言有氣質之性然言愈詳而性愈晦三子之說昔人辨之屢矣宋儒則似是而非人所易惑夫性卽理也謂氣質爲理可乎既云氣質則不可言性矣孟子曰

夫道一而已矣若本州之文又才身厚之小人
二性矣可乎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此孔氏家傳也若云有氣質之性則率氣質而可
以為道乎論性者只以孔孟為宗足矣况習武遠
則可奮力改圖而向近心有陷溺則可改過遷善
而使無暴莫非教也使歸之氣質人反借口於有
生之初何發奮之有可見聖賢立言使人可自新
後儒立言使人可自誘此亦大有不同者

人之生也直直者天命之性也人乃惡直而好曲是
謂世情非性情矣

唯言卷之五終

唯言卷之六

丙午

新安范 涑原易著

當官者以理事為職故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
一為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修業功夫
風雨雷霆無非所以生成萬物禮樂刑政無非所
生成萬民若以刑濫為不仁是以雷霆為不
天運王應之意矣

凡議論政事皆當思前慮後約古準今推其利害之
輕重大小不可徇耳目以為是非
作文須於世教有關緊即如贈別頌禱有以功名相
期者有以德義相勸者其優劣可同日語哉

為政者當久治之後無利可興惟當去其弊去弊即
所以興利也然去弊非難除弊之本為難所謂本
者在近不在遠在內不在外
得位則揚揚好事血氣似強健無所撓失位則消沮
悲感血氣不衰而衰此小人之態也君子則不然
所養者正氣所守者正道得志則兼善不得志則

善原不以有位而欣又安以無位而戚耶

法者 朝廷之公器卽有私怨不敢入重卽有私恩

不敢入輕至於慶賞亦然若借法酬私以高下其

手人非鬼責安能逃之此有位者所深戒也

民爲邦本仁爲政本惟仁則得民惟得民則得天下

創業與守成事不同而得民之道同易傳曰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其萬世龜鑒哉

纔有分寸之勞而輒有德色淺夫也禹之不矜不伐

顏之無伐無施是何等懷抱

唯言 卷之六

君子之交遊當慎其初比匪人以壞名節者多矣豈

獨匪人之罪

無遠慮者有近憂大臣爲國謀所慮更遠嘗觀史冊

中有因一時一事之利害而變成法以啓無窮之

釁者何限戒之哉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故善言能入惟能入然後

見君子山雖高而澤潤位雖高而心下其感通同

也

民之情與我之情原是一樣好則同好惡則同惡好

與惡勿施固以順民亦以適己君子求諸已安

得不以通民情爲急乎

陽道剛明陰道柔暗故婦人見淺不可與謀且其詞

氣婉暱使人易聽古今豪傑亦每以此取敗况庸

衆人乎語曰勿聽婦言所宜三復

慎言所以養德慎事所以立功

急躁淺露最害道能知之至於寬緩深沉方是進德

喜氣勝則言易蕩怒氣勝則言易澀皆足以動其志

故君子之學以平情爲要

唯言 卷之六

齊民難與慮始蓋創始難而安常易也若君子慮始

而不慮終快一時之見味久遠之圖更化不足以

善治反爲循途守轍者笑耳革之六爻其義具備

常深坑之

處小事如大事不至忽略處大事如小事不至張皇

非有櫛柄在手者不能也

九經三重揖讓征伐何者非中庸之道聖人只是平

平易易處之

傳曰文理密察又曰人太察則無徒二者不同在

本處分別太察之察從苛刻上來密察之察從寬裕溫柔上來

心存者其言詡故君子常默易曰吉人之辭寡非寡於辭也寡於心也

大學十章生之者衆四句萬世言生財者不能外焉乃叔季所為與此章句句相反宜衆而寡宜寡而衆宜疾而舒宜舒而疾若是即使榮夷公桑孔之徒握算析秋毫於漏卮何益祇足以戕邦本感亂亡而已

唯言 卷之六

愛人者人恒愛之由其能自愛也敬人者人恒敬之由其能自敬也若徒為愛人敬人之迹而無自愛自敬之實不可謂之存心

陶淵明以僕為其子薪水而誡之曰此亦人子也又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人有御奴隸如束濕薪者此可為良劑

常官以禁嗜欲為先以省事為貴凡以星命地理字畫詩文媒進者悉宜拒絕世有貴戚名公亦多為山人墨卿所累皆不能省事之過也

平心易氣委曲周詳者於事無不濟然必以正直光明為主宰始不悖於道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一小人易待衆小人難待揜不善之小人易待無忌憚之小人難待尋常之小人易待異常之小人難自古為國家天下之害皆由此輩亦每以待之失其道激成禍亂者居多周易一書為君子謀故防患曲盡其法聖人之為慮遠矣

唯言 卷之六

聖門之學在於求仁觀魯論師弟問答及隨事寓教莫非此意但從入之方有不同耳試逐句體認之

自見

人與已並育於覆載之內分之則有迹合之則無間無間乃仁體也有迹則藩籬隔而意見生物自物事自事我自我皆不相聯屬而仁遠矣聖人設為政教由近及遠由親及疎無非仁體之用所以為大公之心二氏不達此自謂清淨無欲只是成就一箇私字程子曰認得為已何所不至有味哉其言乎

感格之機神矣哉機在此應在彼思慮無所容君子
惟自責自修而已苟在我者無能貫金石和鳥獸
泣鬼神猶不可以言精誠之極

毋妄入毋妄出此六字該括無限養生者得之則可
延年養德者得之則可成性治世者得之則可裕
財用要之自一念始

上知則自內以及外下學則由倉以入精所謂誠而
明明而誠始不可言同終不可言異人道也即天
道也

唯言 卷之六

形而上者不可見者也即所謂隱也形而下者可見
者也即所謂費也知費隱為一致則知道器非二
物矣

薛文清言自己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今思
急怒二字正中余病痛茲欲變化非極力不能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即太極也昔人所
謂氣母是也無聲無臭者無極也雖如此分別理
氣却不相離

治亂世易治治世難以持盈難也天道暑中則生寒

人事靜中則生動世道之治亂盛衰相為倚伏亦
如是

天生大聖大賢大奸大惡皆氣運使然而治亂因之
故曰天時人事相為表裏

四凶無妨於陶唐三仁無據於商紂蓋堯運如天之
仁雖有四凶不能稔其惡紂恣滔天之慘雖有三
仁不能效其善此亦陽長陰消陰長陽消之義歟

人生呼吸自少至老無一息間斷即睡時亦然由人
以觀天地一闔一闔為晝夜為古今又何間之有

唯言 卷之六

惟無間故無端惟無端故無始惟無始故無終彼
謂理在氣先者必是氣有斷續之時也氣無斷續
則理安可言先理但主宰流行乎其中耳故謂理
在氣中則可謂理在氣先則不可非達觀天人之
際者烏能知之

天地之氣萬物所資氣一而資於物者殊形故有人
有鳥獸有草木人有賢愚有中國有夷狄鳥獸有
靈蠢草木有天喬孰非天地之一氣也惟仁者有
見乎此故民為同胞物為吾與無形骸之隔皆此

不忍之心之自然而然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內中國而外四夷有一定之序亦此不忍之心之自然而然者學者於此察識而擴充之便是千古聖賢學脈

通宇宙只是一箇太極太極只是一箇性性只是一箇理理只是一箇氣千變萬化做出許多形象其本體未嘗增亦未嘗減不增不減處便是常生常滅處

論語之仁大學之至善中庸之誠易之時書之中詩

之無邪春秋之褒貶禮之敬樂之和與顏之博約曾之一貫子思之性道教孟子之仁義以至周之靜虛動直程之居敬窮理張之民胞物與朱之虛心順理一也

離地即是天再無一毫空隙處人在天之中地之上如子之在胎魚之在水一般凡一呼一吸皆與天相通若不與天通即死矣所謂天鑒在茲者豈徒蒼蒼之表而已哉

天地間理氣象數四者分不開合無迹蓋無分無合

也第隨在異名耳

世間惟道無對惟心無對其餘無獨必有對

氣化形化雖是兩事實出一原有氣而後有形氣化天地之胎形化人物之魄氣化無定名形化有定象要之形化即氣化之餘餘也無氣化則形化或幾乎息矣

程明道從來無慕厲之容此等氣象從何處得來要理會

中庸贊鬼神之德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

而不可遺此分明形容道體也眼前俱是易道惟靜觀者能識之

道不可名故曰無聲無臭伏羲不得已而畫象已落第二着後世欲以言語求之愈濶而愈遠矣

萬類之可見者皆是氣而氣之所以生所以成便是理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或曰元氣亦無聚散有聚散者游氣耳不知元氣即理也

地附於天陰附於陽婦附於夫一也

處事只論其當行與不當行若欲人悅已或恐人怨

已皆私心也

學到識亦到學行也識知也如七層塔然初登第一層所見遠近光景與平地已別及登第二層又別自此以至頂層層不同即此可以類學與識矣孔子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違矩矱真有箇等級亦由志學所造漸漸覺得如此耳

易曰寬以居之書曰有容德乃大凡喪德債事者皆犯此

天者道之原也無處非天則無處非道中庸以鳶魚之易見者例之耳

寒暑晝夜飲食男女一切麓迹恰當處皆是道若只以太虛為道便墮二三子有隱之疑

君子於吉凶禍福皆曰有數指氣之次第節限者而言即所謂命也後世以識緯術數當之惑矣

虛為萬物之府惟虛故中天向一中分造化故萬物生焉試觀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各得其七而虛宿在北方女危之間位居正中可以窺造化至妙之竅矣

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形也而無方無體之道具焉苟非聰明聖知孰能窮其變測其微哉

和不生於和而生於敬即此可以知禮樂之先後有善則有惡惟性則有善而無惡易大傳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繼之成之相因無間繼善則性善又何言哉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有忙冗者以奪之只是忙慣不自覺

君子之所謂身非軀殼之謂也合天下以成其身何

爾我之有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曰修其身而天下平要實見得此理方充拓得去

先天後天須看得有分曉雖有先後實無彼此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和也體仁嘉會利物貞固聖人之和也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君子之和也世之所謂和者吾惑焉

聞道見道悟道等語皆借言之道無聲安可聞道無形安可見若心悟其庶乎然聖賢未嘗言悟也但曰默而識之曰神而明之必有許多功夫方能到

此自設一悟字便有頓悟超悟等法門而儒教雜矣

孟子以故言性以利言故正是發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然有修道之教何也率者自然而然也惟不能率故修之修者修其所當率者也利之也而鑿則反矣

四端不言信信在其中也然豈獨為人所必有哉五行統萬化故萬事萬物皆有是四端但偏全不同耳蓋天下無性外之物亦無性外之事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中為性命之理堯舜之授受已洩其端後世不能允執之耳

性道教皆誠也分之則三合之惟一

以事處事不以已處事雖在至作處自是至閒

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兄之愛弟之恭夫之義婦之從皆是自然至性自然處即道也又觀之

四體百骸之或視或聽或持或行昆虫草木之或蟄或奮或勾或茂日月雷霆霜雪雨露之或鼓或潤或幽或明何莫非斯道之活潑潑地也萬物皆

備於我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信哉

孔子稱顏氏好學第三云不遷怒不貳過怒與過不遷與不貳皆在性情上理會聖賢之所以為學可知矣

學者能於身心內五倫上用功夫方得聖門為學之本

天者理而已人能順理即是順天逾理即是逾天逾天者亡可不畏哉

湯之執中時中之中也與大舜執兩端而用中之義同所以能體道子莫執中則賊道矣

學者覺之始覺者學之終學孳孳不足猶在觀聖之間覺則見矣此伊尹所以為見知之聖

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盡乾之蘊而精字又盡七字之蘊惟精則變化出焉莊子曰聖人貴精蓋亦達此

金玉之屑雖美入眼皆昏人心至虛不可容一物即堯舜之事功孔孟之仁義一滯於胸中亦是金玉屑等耳所謂纒說性便非性自以為有道便非道

一書 011 十書 2 頁之四

微乎微乎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曰洗心曰退藏曰密此聖學淵微之機緘無聲無臭之天載也難言哉

學者不患不能發揮但患不能收斂觀坤之六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收斂之效可知今人自得大小當思與天地相侔故不違一句在何處着力

謂心體原靜則方其動時爲何物謂心體原動則方其靜時爲何物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非物也

唯言一卷之末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操存之久自見其端倪耳

每有善念而不能養不能發或發之不當理皆與無善念同故孟子四端章重能充二字不忍不爲章重達之二字離婁章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重繼字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鏡能鑒形而不有其形鐘能應聲而不有其聲昔人以之喻心意義良切然鏡則有塵鐘則待叩視此

心之虛靈無迹者遠矣

不忍人之心仁也忍已之欲義也義主斷制與顏之四勿同則義亦仁也惟有此忍而後有此不忍過人欲乃所以存天理歟

主靜何以立人極須要理會非但以其靜而已周子之無欲程朱之主敬李延平之靜觀未發氣象程伯淳之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此等問學若何貫通若何分別當自求而自得之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謂是者何物也曲

禮七十曰老而傳其傳若何豈直傳家政於子耶七尺之軀有盡必有所以無盡者在傳者傳其無盡者也靜夜思之不能成寐

理欲不並立亦不相對理是正路欲是傍路當中一直行去便是理稍入邪曲谿徑便是欲邪徑之初便是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慎微聖人未嘗不言欲如曰欲立欲達曰欲仁而得仁曰從心所欲何屢言而不諱耶蓋天付人以性性本

體也人不免有是軀殼軀殼形體也從本體上起念雖欲亦是理從形體上起念雖理亦是欲此惟精惟一之辨

耳目口鼻皆天則也皆足以害道惟天君泰然則不為所役矣

或謂樂原是心體心中無一物安得偏有樂在不知心體渾然一理本無物也惟無物則無累無累則無憂無憂非樂而何

樂無迹也若謂樂道是道為一物有迹矣周茂叔每

令守仲尼顏子樂處果在何處耶正所以做樂道者使之深思而自得之

龍言卷之六終

龍言卷之七

新安范 涑原易著

丁未

念起便掃釋氏之學也善念起便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吾儒之學也

靜與躁相反沉與浮相反寬緩與急迫相反知靜定沉重寬緩為進德則知躁浮急迫為敗德矣

張橫渠十五年學一恭字而安不成謝上蔡別伊川數年只去得一矜字近世薛文清用二十年工夫

龍言 卷之七

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前輩向學之勇猶可想見吾人終日悠悠不知所學者何字所除治者何字而忽然以老無救噬臍可媿哉

陰符經以耳目口為三要即四勿中視聽言三者之變文耳人之一身只為此三物生出許多惡障而非禮之動亦因之於此能克則無不克矣

君子不信毀譽而信己之所行是謂自信不以得失生死之交而易其所守是謂自守不泥於聞見之所得而超然默識心通是謂自得

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字字有味惟實用力者乃知之

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然非容易可做蓋氣質已定縱然矯強變得幾分終不能化其渣滓須有脫胎換骨工夫始得

人謂曾子大勇於千萬人必往見之不知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乃其所以爲大勇者哉

薛文清云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昔儒稱顏氏之學至明察幾至徼致決即

唯言 八卷之七

是此二法豈徒處事入聖域亦然

擔當一家之事已難擔當一國之事尤難擔當天下之事又尤難中之難者雖然非其要也一身之內毀譽得喪榮辱死生攻於前者何限能確然自持不一動念非有古今之大智勇孰能勝之此則其最難者於此不難家國天下俱無難事矣

孔子示顏子爲邦之要自四代禮樂外卽以節聲佞人戒之可見淫佞二者最爲切害行政修德養身皆當鑒此

魯尼遑遑救世席不暇暖說者謂聖人視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雖說得闊大似未得聖人之心蓋聖人視天下猶一家苟老幼子弟不得其所安忍坐視縱知未必可爲而此心自不容已是以轍環列國莫一拯之耳聖人之仁體於此益見彼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與以避世爲高者皆賢人之行也

記者謂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宜可以居功乃芒刺在背禍萌駭乘此何以故耶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鳴謙又曰撝謙皆隨時中節不但忘其

唯言 八卷之七

勞又能制其變霍氏之學殆未及此

古大臣深厚不伐者於漢之丙吉見之功高天下上不疑下不忌者於唐之郭子儀見之忠誠體國威信聞聖子於華夷者於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見之或得於天資或得於問學造詣淺深雖有不同皆未可易及也

關壯繆勇智信義大節如日行天扶炎漢正祚至今百千代英爽不磨岳武穆盡忠報國神算萬全欲雪中原九廟之恥本朝于忠肅立辟御虜安宗社

於呼吸間卒能旋乾轉坤光復舊物標今古奇勳
此三君者間氣所鍾者也皆值厄運不能保其軀
使千古英雄徒為扼腕天乎誰執其咎哉

自古女流扇禍未有如唐武后之慘者天生狄梁公
不大聲色反周為唐既能保其天下又能保其身
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君子其曷能之

漢張留侯後漢諸葛武侯 國初劉誠意伯皆天授
睿算性秉忠貞學深韜略故能以運籌為帝者師
伐孽施仁拯億兆於水火而開創之大業以成夫

嗚呼 不卷之七
皆偶然哉

國朝王文成之才與張子房劉伯溫相類經文緯武
達變通權料敵勘禍亂如指掌成算深沉百不爽
一皆天人也而王氏闡明聖學啓發良知與濂洛
關閩相表裏則張劉又少遜焉

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非待小人之嚴也嚴於自待
耳昔人謂嚴於日防便是防奸此探本之論亦制
勝之道

惟信能孚人亦惟信為能久信者常道也人情信常

不信變不愛則有孚矣故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
至公至明相須為用者也公而不明雖公亦私明而
不公雖明亦闇惟此心之虛者兼之

刑者民之命也聖人重之故虞書言欽又言恤呂刑
言簡孚又言在中王制言聰明又言忠愛易之噬
嗑賁豐旅諸卦言明言救言折言慎言不留者尤
諄諄焉列聖之情見乎辭矣要之刑主於弼教知
所主在教則欽恤明慎諸念自有不容已者

有出位之思者必於在已有不盡之職

明斷二字在人身各有所屬明屬腎斷屬膽內經曰
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
焉腎於四德為貞為智於五行為水膽於四德為
利為義於五行為金智猶或失之鑿義則無不宜
矣故韓魏公生平不輕以膽許人有由然哉

才氣作用與道德作用自是懸絕有本無本之別也
五帝三王之相多以道德為治漢唐宋以後之相
多以才氣為治此古今所以不相及歟

朝有直臣則 朝廷尊而天下治直臣者所以尊朝

廷者也觀汲黯寢淮南之謀可見然惟治世能容直臣

國家常有水旱盜賊之虞則上下一心益加修省而精神振濯綱舉目張此所以常治平也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書曰儆戒無虞傳曰外寧必有內憂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合而觀之其義具備

孔子之樂以忘憂顏子之不改其樂由仁義行之事也曾子之心廣體胖孟子之不愧不忤行仁義之

唯言

卷之七

七

事也然則何以至之亦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已過不留未來不逾此可爲養心之法

每篝燈時思一日所行有許多不盡分處不覺悚然

進則救民退則修己道理只是一般無往非學

誠心待人無間於老成童子貴賤賢愚觀聖人待師

冕式負版見齊裝與冕衣裳者其義可睹矣

馭民之道有三養之教之治之而已然亦有次第先

遂其生次復其性次治其不率教者是道也唐虞

不能外焉雖然教其本也養所以資教治所以輔

教一而已矣

敬與怠不但治亂攸分即享年永不求亦由此別故無逸一篇經筵所當首講者也

虞夏殷周之盛王莫不以修身爲本以用賢爲志以安民爲要而三者又皆以敬爲主以逸欲爲戒况後世乎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剛中正光明五字盡爲君之道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若之何言守也慕義則撫梗化

唯言

卷之七

七

則禦來不喜去不追此以夷守夷之道是謂上策

人知否泰之爲治亂而二卦之中有所以爲治亂者

內君子而外小人則陽道長陰道消天下所以

內小人而外君子則陰道長陽道消天下所以亂

自古及今莫之能易也

君子小人之進退有幾故聖人於復姤之初爻深致

意焉

一法立則一弊生未有久而不變者惟通其變再酌

損益與時宜之而已觀封建井田肉刑諸法初何

嘗不善及其弊也自不得不通之通則弊革而法可久又顧用法之人何如非其人而欲變其法是益之弊也

知進知退將聽其退而已乎知存知亡將聽其亡而已乎知得喪將聽其喪而已乎進退存亡得喪之循環即有治必有亂之義惟聖人爲能處危者能持盈也能持盈則人定勝天造化自我斡旋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而天下常治如堯之後得一舜舜之後得一禹聖聖相傳何患唐虞之治不長存哉噫聖不可屢得得一賢者守持盈之道亦可常治矣

唯言 卷之七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雖造化不能保其盛人何以持之昔人有云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過滿者過於中而盈者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此持之之道也至於盈則無及矣若心爲治亂之源觀相業者亦於格心上見之經學深者辨於理史學深者辨於事理主是非事別

成敗論是非不論利害者純王之治也計成敗不計可否者雜霸之治也

動靜者時也非心體也靜存動察者功也亦非心體也而攝心不外是偏於動偏於靜則皆有我之私所以障心而非所以事心矣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知者不失矣亦不失信於聖門見之如曾子直積力久可以傳道夫子直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果直應曰唯子貢穎悟方信方疑夫子設詞而呼

唯言 卷之七

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果以疑詞應然後直以一貫告之直若時雨之化萬物或滋養或暢茂天機相爲感通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所以爲聖人之教也

大學中庸相爲表裏於首章亦見之明明德者德全於已明之而已非於本明之體有所加也率性之謂道者性命於天率之而已非於天命之外有所益也性之得諸已者即爲德德之本於大者即爲性一也明即明其所率者率即率其所明者亦一

也自知止而充之以至於治平自慎獨而推之以至於位育其功用又何嘗有不同哉

規矩與巧原非兩項巧即爲方爲圓之熟處自然而然幾非在我進於神矣

鄧文潔謂仰鑽瞻忽就是卓爾之見此自得語也然未可輕易理會

人心有真知不着於事物不借於聞見蓋宇宙內事物無窮有知有不及知吾人間見有限有所知有所不知惟真知則超於知與不知之外自有一段

唯言 卷之七

靈明處無古今無聖愚一也夫子誨由以知之之道正在於此

狂狷雖有過不及却是率真鄉愿疑於中行却是一團假所以爲德之賊

恒言說人性氣不好不知性氣二字原有分別人性本中和氣多乖戾從性上做來無有不好者從氣

上做來無有好者亦通言之當察也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倫矣爲己功夫只在向裏卽有周旋人事處亦爲之在我者

當如是則可若有一毫陪奉世情念頭便是爲人須時時向裏面檢點方是真學問

人之心卽天之極也北極持其端運四時行日月變動不窮而天之極未嘗動也非不動也其動也微

不可得而見也知極則知心矣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密者極之所也洗之則純乎天

而變動不窮亦猶之乎天也然則指變動不窮者爲道之用指持端洗心者爲道之體可乎道不可

以體用言也何體非用何用非體何體用非道洗唯言 卷之七

有功藏有所藏固密洗亦密惟深於道者知之憶前輩有云如今世間無有怕人的人此言殊可猛

省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孔子答子張從政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猶以在上者言之觀前輩

此語則知君子於平居應接無一敢下無一敢慢者矣

讀書本爲收攝身心之助若誇多鬪靡侈口耳之資豈獨傷神實爲悖道余每蹈之俗云導人早行而

自犯暮戒之哉

先儒呂伯恭與朱文公書有云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伯恭警切示人亦是爲學問將成者言今日且就整頓收斂處做工夫自無悠悠之病

唯仁人能惡人逆諸四夷以禦魍魎非縱其肆害於四夷也魍魎之地難以施其惡或因而悔悔而改焉或不至太甚焉猶得並生於覆載間既遂其害而又遂其生此聖人委曲行仁之心也苟不悅而毒日甚則裔夷何罪不至於誅殛不止矣

唯言

卷之七

三

陳白沙有云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此語當玩味蓋富貴得之不以其道則不處祿之以天下弗顧亦以其非義非道耳若徒以輕富貴不屑天下爲高是亦巢父之棄瓢許由之洗耳終非聖人中正之道勿謂學之難成也今之學道者誰能用百倍之功是已而非人此學者通弊學苟未至安知已之所是者不爲非彼之所非者不爲是學至則是非忘矣

因是非而生毀譽又其下者也

至誠可以前知言其理也卽不前知不害爲至誠者必以前知爲證驗則將流於術數之學或墮於逆億之私失至誠前知之旨矣

能超脫世情者方能見道此出世之說也能體察人情者方能盡道此經世之說也然經世之學非有出世之見則俗出世之見非有經世之學則虛二者原相須爲用總之是一箇經世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此句正應惟恐不願一

唯言

卷之七

三

句恐在心內也聲音笑貌在門面外也正是相反處故恭儉侮奪亦相反

小人亦有大小大者能害天下國家使人不覺此當除之如孔子之誅少正卯是也小者志小害亦小自知其爲小人人亦知其爲小人此當憫之容之或警之悟之使反於正所謂藏垢納汙者此耳杜于美白鷹詩有云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深憂方是經濟手段

吾儒所謂用世者用乎世也非爲世所用也若無備

柄在手徒以七尺之軀俯仰人顏孔窮年役役
是九棘三槐亦皆爲世所用耳昔人行其所志謂
何須有辨別

回之得一善與舜之用中一理也夫理安有美惡惟
中爲善稍過焉不及焉便是惡回之得擇此舜之
用執此

人生才命恒相左可歸之未定之天若已之可信可
傳者自有所在命不得而左之必如是方謂之立
命

信心之行尚於道有悖違心之事其可行乎

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若於民物上有
一毫不相關一息不相貫便與乾父坤母氣象不
同故聖門學者以求仁爲先

出納之吝解者謂吝于財也非酌於義也見財不見
義此智識最小者故謂之有司却最害政故謂之
惡夫有司以司出納爲事者也豈云害政病在吝
字耳吝亦有司之常恐妄費也然從政者有大體
不吝似有司則謂之惡可也與籩豆之事則有司

存同意聖人慮世之忽近小而忘遠大者故特指
出與虞叟賊等所以深警之也

惟一介不取者故能一介不與於不取不足以觀人
於不與乃見其素履之貞

以約失之者鮮敬而已矣敬便是約處如慎言其餘
慎行其餘卽約意寡尤寡悔卽鮮失意

勤學者雖觸事學去聲聲不倦亦只是學不是德學
道者進德爲要故孔子四憂修德在講學之上

人心不可有着着則累着於二氏則二氏爲心累着

於貨色則貨色爲心累着於詩文則詩文爲心累
着於生死毀譽得失則生死毀譽得失爲心累雖
所着有清濁不同其爲累一也知此亦可以解樂
道之辨

一真自如萬體俱適不論有事無事皆然方是涵養

唯言卷之七終

嗚言卷之八

新安范 涑原易著

戊申

年彌高則德彌劭古人之進德不以血氣為盛衰也

覆載能限我以形不能限我以理能限我以質不能

限我以功此性之反之所以均之乎為聖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竭力盡心原是一事力有限而心

無窮君子之盡心沒身焉而已矣

古今聖人惟舜為難及蓋父頑母嚚弟傲處人倫之

唯言

本卷之八

變未有甚於此者朝夕死生皆未可必矧感格之

至於底豫乎以是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

行之孝無不可齊之家顧誠之至與不至耳

近而不能遠非道也約而不能博非道也務遠博而

不能近約非道也故君子之學固以遠博為極致

尤以近約為實功

古泰見邪正之消長世道之盛衰也復姤見陰陽之

消長造化之盛衰也損益見理欲之消長身心之

盛衰也正也理也皆陽也邪也欲也皆陰也扶陽

抑陰易教也然有是身心而後有是造化有是造

化而後有是世道則損益其尤要乎益之象曰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損之象曰懲忿窒慾遷如風改

如雷懲如倒山窒如寒澤無一念而不在茲無一

時而不在茲方是實功方能損益非陽剛之君子

其孰能之能是四者學易之功其庶幾乎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

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余有轉語自家猶不能

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慊

唯言

本卷之八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聖人之高行也此

伊尹之所以為伊尹也嚴於取而寬於與聖人之

中道也此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觀冉子為子華

請粟聖人本不肯繼富而猶量與之又量益之但

不使傷惠脫駮以賤館人之喪而曰吾惡夫涕之

無從非寬於與乎富貴不以道不處見得思義門

人有聚斂者則鳴鼓攻之非嚴於取乎願學孔子

者宜知所折衷矣

近思錄有顏子心麓之語恐太過然顏子已是純粹

但比之孔子便有麓意在不但貳不遷未免有
不善痕迹卽如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便是過說得更細膩蓋誠者天之道天便無迹誠
之者人之道雖復聖亦不免有迹迹亦是麓也故
希聖希天之學君子無一息可懈焉

人有習心有觸心有本心習者風聲氣習所染賢者
不免焉雖不善不自知其爲不善也觸者聲色臭
味毀譽得失感觸於目前因物而遷流轉忘返間
或知其爲非而不能當門住脚亦常有之斯二者

唯言

木卷之八

皆人心也本心道心也卽孟子所謂人皆有之賢
者能勿喪耳妻妾宮室窮乏得我一切不能惑則
習心與觸心皆忘之矣是謂反本之學

大凡人才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麓疎
宋儒之言也然退避者廢事麓疎者壞事無濟於
緩急等耳君子擔當家國居之以謹密而運之以
俊快其庶乎若將兩種節取而器使之使無遺才
又誘掖獎勵之俾有成就尤大臣之用心也

周官於冢宰以天言之蓋天無棄物冢宰無棄才顧

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耳用其長棄其短翁受敷施
因材而篤猶慮不當可未聞以箴掣者也是謂襲
天

恒言儒釋道三箇原來共一家此謬言也吾儒與二
氏正在本原上不同佛氏要空此心使形神相離
道家要守此氣使形神相聚皆是安排吾儒之學
則在正心非欲空心也在養氣非欲守氣也踐形
窮神盡其在已還其在天天壽不貳何安排之有
子不能得之於父臣不能得之於君非君父之過也

唯言

木卷之八

在已者實有未盡也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成王
道無不盡感無不通或爲底豫或爲令主萬世之
言忠孝者必歸焉獨非臣子乎哉

孔子對哀公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爲五
達道以知仁勇爲三達德此大本大原所在治亂
攸關世教急務何可一日不講一時不明浸淫於
二氏亦借道德以爲名其道之靈德之賊乎

體驗於喜怒哀樂之性情敦篤乎親義序別信之倫
理希聖之實學也以此學合窮達貫始終而一之

聖人之全能也

精神有限而心志無限年壽有限而聲問無限爵祿有限而道德無限有限者天主之無限者人主之天不可必人可必何乃不盡其所可必而覩其所不可必非惑與

酉陽雜俎序謂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惟詩人南箕之與近乎戲亦服縫掖者肆筆云耳夫五經罕譬而論何戲惟之有乃竊其似者為寓言至為不經誕語且託之古昔以恣其誣浪不啻炙鴉羞龍猶濡

唯言

本卷之八

六

齒牙噫此近世好異之敝也而文尤甚矣

以理觀易則易愈晦以象觀易則易自明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亦難言哉

以夷攻夷非必以夷人攻夷人也以夷人之情攻之耳與以人治人之義同

八議起於衰世非先王公天下之法觀桃應問一章天子不得以私庇其父臣子不得以天子之父弛其禁在孟子之世猶然從前可知矣三代直道而行此亦一端

無謂天下之人難調一家之人尤難調無謂一家之人難調吾之一身尤難調一身之中五臟六腑性情所從出也各擅其官不相統攝而且相仇如胃

司飲食不欲醉飽而脾不肯化肝奮怒欲逞而膽不肯主張腎水本濟火而輕易不肯上心火本濟水而輕易不肯下脾司運化而肝反傷脾心欲寧靜而耳目偏欲視聽手足偏欲妄動餘可類推蓋太極生陰陽便動靜不一而陰陽生五行則相生相尅互為勝負或過或不及尤難調和勢也亦理也惟能致中和於一身則舉而措之家國天下裕如矣

唯言

本卷之八

六

法之為言也有三曰禮法曰刑法曰術法禮法尚矣刑法其叔李平術法亂仁之漸也抑有甚焉番僧以咒咀除兇惡狼逐食先側立以下所向鷲取木蠹以喙畫字成符則蠹自出鶴以禹步而取巨石藏蛇皆術法之類乎故烈世非無成功卒亦流於夷狄禽獸云爾

師臣者帝友臣者王敬臣者霸禮臣者強猜臣者弱

侮臣者殃遠臣者亂棄臣者亡

化民者帝仁民者王惠民者霸聚民者強削民者弱
窘民者殃鬪民者亂虐民者亡

文章政事有二道乎非也人皆知之也然世人有工
於文章而不工於政事有與之談文則神清意爽
與之論政則疾首蹙額獨何歟責有所近而氣有
所蔽非性之本然也是以矯偏求全之功君子所
當盡心焉

子孫之不肖未必皆祖父之貽然餘慶餘殃則有明
唯言 本卷之八

訓安可自諉焉古之君子固不以覬福而為善不
以懼禍而不為不善憂勤惕厲孳孳無間為之在
我者當如是也

以德敵力則力勝以德育力則德勝敵者以制勝為
心育則化之矣大德自無敵於天下未有與力敵
者也

君子不敢以一飲一食傷天地之和自飲食以上皆
可知矣是以順氣成象施之家國天下霽如也反
是則為乖戾之氣有乖戾之氣者必先有乖戾之

心

有施必有報常也在君子惟施之而已故疲癯瘠疾
悴獨鰥寡皆其所軫念焉即一草一木一禽一獸
無故而傷之亦所不忍豈望報乎雖然人與物皆
天之生氣也有不能報者天報之報之自天斯遠
且大矣

已不可恃天不可諉英雄之能自負者皆曰在已匹
大匹婦之莫能自立者皆曰在天然已能為之而
不能必之其成敗利鈍莫非天也天能生之而不

唯言 本卷之八

能養之其耕鑿勤惰莫非人也明於天人之際者
惟盡其在已以俟其在天而已

學問事功人品俱以晚景為難

陰性躁而老尤躁躁則變矣陽性剛老陽剛之甚者
太剛則折能無變乎天道人事皆然故中道為貴

或問老年人健忘魄不足也余曰由心不存故精神
疎略耳蓋魂魄不相離統攝之者在心修養家未
得存心之訣而外正道以求之愈求而愈遠矣
伐國不問仁人於孝友之庭而言闕牆之事宜其掩

耳也雖然真箇質成自慚讓畔或孝友未能如文王乎

積書積金古有明訓若以積陰德為子孫計猶然成心也有意為善與無意為善者亦自有天人之別苦心之樂不離日用常行之際即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交不齊而心未嘗變但隨處隨事與此心證驗體貼得活潑意思出來方是真實學力

有損必有益有盈必有虧循環無端乘除均正天之道也人惟順以受之盡其在我自我之外奚容心

為康節詩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

行藏久速一事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有已所不知而眾人共知之者宋胡公安國因朱子發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夫就語默如人飲食則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此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寇萊公功蓋一世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遺之曰好去上天辭宰相却來平地作神僊而萊公猶假天書干進竟放逐以死此已所不知而眾人共知之者也今之世眾所共

知而已獨不知者何限哉

人之精神不可妄用非獨為養身計實所以為修德計也然則孔子之周流四方席不暇暖非歟曰聖人合天下以成其仁正見其不妄用矣

治病之方不一貴在對科治心之方在六經者亦不一貴知自擇蓋人性為氣質所蔽病痛各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人有不可以理論者由蔽痼之深也可憫不可怒君

陳曰無忿疾于頑

堯舜周孔非世之所稱第一等人乎然亦人也惟能

盡窮達之道故曰成人曰踐形人自不成不踐耳誰能沮之尚友之章所當三復

為上為下同寅協恭盛世也上殿相爭下殿和氣所見異為公同治世也因嫌忌之私而假公互詆衰世也罔是非競勝負舉朝若聚訟然不顧公論亂世也撥亂返治在人主一轉移之間

卑人所為憤樂者循環無間者也不憤不樂不樂不憤相因之機也憤而復樂樂而復憤相資之益也

又安所底止乎所以不知老之將至也學者求爲
聖人之樂而不得請自憤始故曰不憤不啓

唯言卷之八終

唯言

十一

續唯言卷之九

新安范 涑原易著

已酉

口之於味一章是孟子發明天命之謂性一句之旨
正見思孟授受處命與性原非二致但時至戰國
人心日熾道心日晦將性命二字分作兩途以食
色之欲爲人性之本然任其太過而流蕩自恣以
仁義之道爲天命之適然任其不及而怠忽自諉
故孟子合而言之將食色臭味世人所謂性者而

唯言

卷之九

指之曰有命焉性不離命其流行自有中正中正
處卽命也君子於人心惟恐其太過安可謂爲人
性之本然而失其天之所命哉將仁義禮智世人
所謂命者而指之曰有性焉命不離性其賦予自
是渾全渾全處卽性也君子於道心惟恐其不及
安可謂爲天命之適然而失吾人之成性哉一過
人欲一存天理廻狂瀾於旣倒發性命之淵源而
率性修道之教皆深切而著明矣

聖人答子貢問士各有等第斗筭者無論矣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乃稱士之次何居或云狃於宗族鄉黨是小而未大然孝弟須從族里出似難以地言但謂之次亦自其小孝用力中孝用勞者言之耳若行已有恥之恥字所包甚廣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言行相顧慥慥君子之類皆該括其中蓋恥屬心進進無已合類微貫窮達無時無處無不然者即不辱君命亦恥心所充也觀伊尹恥其君之不如堯舜是何等心事何等造詣則居士之上可知夫答子貢而及使事者就其才言也然子貢一

唯言

卷之九

子

年

使於齊遂能存魯亦以亡吳為夫子所惜是猶有辱者在亦有恥者在所以進之者深矣噫叔季之士求如言必信行必果者亦鮮其人寧不重聖人之憂乎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有不可為之時天下無不可盡之心而有不可盡之理君不言命相安得不言命相之命亦造於君也人事天時雖相表裏而先後以成之者則在於人事居上者安可以時而自諉也

智能役物而實役於物才能用世而實用於世雖中人以上不免焉惟能不役於物不用於世者方是大智大才

此心原與天地相符與古今相通與聖賢相同而有不能然者皆已私隔之失其稟受初來一體之性也已克則仁存性復合宇宙為一身矣

遐荒之世所云天皇地皇人皇三氏藐矣可得而稽者伏羲神農皇帝是上古之三皇也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

唯言

卷之九

年

氏上古之五帝也禹湯文武上古中古之四王也嗣是為漢為唐為宋雖屬正統歷年亦多然法術相沿補偏救敝云耳以至胡元亂華頽景而夜又如遐荒混沌之世矣惟我大明奉天逐胡以安中夏撫輯四夷綱常政教復揭日月而闢乾坤三皇五帝四王之業萬載如新猗歟盛哉古稱天民先覺詩稱有覺德行以覺為修身治世之要也覺豈易至哉有學則有覺無學則無覺學可勉而覺不可勉不致力於學古而役神於測摩是

以逾億爲覺非自然之覺矣然學而不好口耳之學也好於始而或厭於終作輟之學也君子之於學也沒身焉耳已

庚戌

四書五經終身用之而不盡終日玩之而其味不窮貴在體驗躬行不在訓詁文義雖註疏家有得有失各隨所見不必互相辨駁以角門戶惟行到一分方見得一分行得一字方識得一字聖賢相傳爲已實學原是如此

唯言

卷之九

大學綱領雖三其實體用一原條目雖八其實顯微無間二者總歸於止至善知止之止卽至善之止也定靜安慮得皆自知所止來再無別工夫已上統言其槩乎物有本末一條承上起下之辭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原有本末有始終有先後知其序則近道於下文見之總歸於格物物格則知至卽止至善也知至則誠正修齊治平皆一以貫之亦無別工夫已上歷叙其詳乎其曰修身爲本身以內心意知卽

在其中矣身以外皆末也末亦有厚薄家厚於國國厚於天下亦不可亂也末不可亂况於本乎知身心家國等物有本末則知格致治平等事有終始而先後之序不可紊矣至善之外無物格知至之外無致知其誠意以後諸章但點出各項弊病以見知至之功之當詳密非又有一樣工夫也大人之學至大而又至簡也如是夫余聞之章子本清大略相同章則以古本大學爲據

中庸與大學相表裏昔嘗言之王文成以學庸俱不

唯言

卷之九

五

分章謂爲古本南昌萬合溪思謙所著有大學述古中庸述微古也微也意義自見章布衣漢所著有大中本言一編解誠意章有曰捨其不善卽惡惡之真也而著其善卽好好之真也這點真機能自欺乎其解乎天下章有曰只重在絜矩與民同好惡而好惡之同只重用人好仁而理財非所重此之爲絜矩之道故章末申明義利之戒甚言理財不可重也彼以用人理財並言失大學之旨矣解中庸有曰慎獨率性無二功慎字從真從心真

心爲慎則是順吾之性而無一毫偏倚輕縱之私
卽所以慎其獨矣獨也者至尊無對真一不或之
名觀聞自耳目言不覩不聞自性體言性道本無
聲色耳目何所覩聞是卽未發而爲已之所獨知
也所以戒謹恐懼不可以須臾而或間也又曰未
發之中卽性也性卽天也有此未發之中卽有此
發皆中節之和中和之名因發與未發而別言之
獨則一也善學者惟慎於獨知之時無時非未發
之中亦無時而非中節之和矣又曰大學之本在

唯言

卷之九

六

修身中庸之本在未發之中然聖學無二本也中
庸未發根天命之性言大學修身根物有本末言
而知本知至者知于物之本也物之本非卽天命
之性耶又曰大學慎獨雖自好惡之意言中庸慎
獨雖自性之隱微言然戒懼也無自欺也慎獨也
有二功乎本也獨也一物而兩名也大學中庸兩
書一言以蔽之只在慎獨此數段章布衣體貼貫
徹俱從自得中來而二書之總括亦可知矣
易爲天地陰陽自然之象故因象與名因名異義因

義異辭異占一玩象而易之能事畢矣合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一奇一偶之象之變化而
偶又奇之變也乾坤非二物易知簡能無二體生
生不窮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易大象傳無有不吉非若卦爻或吉或凶蓋以天地
萬物之變化會之身心無時無處非我之所取用
者卽否剝困蹇皆進德修業之助方是能用易矣
謂之以者孔子將一卦二體合而言之示人以學
易之法也

唯言

卷之九

七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固然矣然陰陽一氣也動
靜一機也坤畫之中斷卽乾畫之中實者而斷之
地之形卽天之氣凝聚而融結者故乾曰資始坤
卽曰資生乾曰統天坤卽曰乃順承天雖分而實
合人能默識乎此則良知良能二者知可以該夫
能亦若乾之易知而該夫坤之簡能也彼必欲析
知行而二之與偏舉兩遺之者不亦過乎
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始終俱不交下經首咸恒終
既未濟夫婦交水火亦交總之以乾坤坎離爲全

經之終始乾坤體也爲卦之首坎離用也爲卦之終抑亦坎離代乾坤之位乎

上經正卦六乾坤頤大過坎離是也反卦十二成二十四自屯蒙至大畜无妄是也共爲三十卦下經正卦二中孚小過是也反卦十六成三十二自咸恒至濟節與既濟未濟是也共爲三十四卦上下經之卦雖多寡不同然上經以六正卦合十二反卦下經以二正卦合十六反卦各以十八卦而分上下經總爲三十六卦卽邵堯夫所謂三十六宮

唯言 卷之九

也又上經多陽以陽爲主而終之以離陽極則陰生也下經多陰以陰爲主而終之以坎陰極則陽生也又乾坤坎離四正之卦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之卦居下經亦不期然而然者又上經首乾坤陰陽各分故終之以坎離亦陰陽之分也下經首咸恒陰陽交合故終之以既濟未濟亦陰陽之交合也造化自然之妙愈玩愈無窮

論春秋者當以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爲斷案蓋其事其文聖人未嘗以已意書之皆因舊耳而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所謂筆則筆削則削垂褒貶以懼亂臣賊子者也惟有筆削故曰作而事與文則未嘗改也特擇其有關王迹者筆之無關王迹者削之雖一字嚴於袞鉞實合數句以成其文雖每條自爲始終實會數條以詳其事善惡明紀法彰而人心勸懲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屬詞比事其義自見此則孔子所謂竊取之義也後儒欲尊孔子而曰聖人以天自處又曰聖人以天子之權與魯又曰欲改周正朔行夏時桓不書王黜天王

唯言 卷之九

也滕杞書伯書子貶諸侯也諸如此類先以僭妄加孔子矣可乎况孔子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曾謂作春秋而自悖之乎

古之天子國君皆有史官世掌書法如老聃爲柱下史晉董狐楚倚相皆名史也其於國事必能斟酌字義以書之始赴告於列國孔子亦不過因魯史以刪削之耳舉魯史而列國之事在其中矣然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中各史官不下數十人而人各

有見故書法或詳或略或書或否亦不一兼之年
久自有闕文無怪乎事同而文異也安可定以一
例拘之哉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一語說盡學春秋之法屬辭者
觀其上下之文也比事者觀其前後之事也聯上
下比前後則或褒或貶其義自見趙東山著春秋
屬辭實有補於經而近世儒者謂其止得比事之
例而非屬辭之義然其瑜瑕自不相掩况其辭相
屬則事不待傳而得其本末之詳惟其事相比則

唯書

卷之九

辭亦不必他求而經中自相發揮者更為明顯但
辭之屬者經文自相屬而亦有不相屬者其義本
明也事之相比則在學者比之苟不必相比而強
比之則鑿矣今之學春秋者穿鑿居多

尚書者上古之書也孔子生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
虞以下迄于周取其垂世直教之文凡百篇西漢
孔安國書序已言之而所傳於世者有古文今文
之別籀書古文也自孔壁傳之有大禹謨至罔命
凡十六篇隸書今文也自伏生傳之有帝典至秦

晉凡二十八篇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蓋焚書坑儒
解散久矣安國奉漢武帝詔作訓解實為五十八
篇即 昭代之布學官而絜功令者

書有六體典謨訓誥命誓是也而欽之一字書中開
卷第一義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真德秀曰五十
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董鼎曰
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
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言經各主帝王政事
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而危微精一

唯書

卷之九

執中之言與說命務學字義尤為緊要也董氏之
語以易主卜筮故云莫備於書不知易豈止於卜
筮哉

書亦古史之體蓋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
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
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紀之
宋之說書者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
呂氏傷於巧蓋尚書有難解處亦有不必盡解處
如噬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但通其所可通毋怪

通其所難通便得

濟南伏生名勝秦時博士至漢文帝時年過九十帝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尚書伏生失其本經又老不能口誦使其女傳言以授此安國之說也而王耕野之言曰傳其文義講說以發明正經云爾非謂失其本經及口授女子之謬也若不傳其講說則伏生所以教於齊魯之間豈若近世塾師但事句讀以發蒙乎又何以治尚書爲也

世之誦尚書者或以古文文從字順今文以鉤棘致

唯言

八卷之九

上

疑又或以今文調高旨遠古文以卑弱見黜夫去虞周千載之下是耶非耶吾何敢論惟知聖人雅言在茲而窮經者求當於用以復觀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庶幾乎疏通知遠之教也

學詩以辨體爲要體者何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周禮謂之六詩大序謂詩有六義是也程子曰一篇之中有數義者亦有備六體者可見體卽義之所由辨也司馬遷謂大師藏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餘篇止十之一蓋亦存其可

以垂世立教者皆綱常道義風教之所繫也卽孔子所謂思無邪是矣若如說者雜有淫僻悖亂之詩又豈知刪詩之體乎且詩不辨體則風雅頌何別正變何分乎

昔人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經緯雖分體則一耳如賦比興各一其義亦各一其體或一章而三義具備體則不殊或先賦後比或賦中觀物興思或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或先比而又賦或卽賦其事以爲比或興中含比或以之爲

唯言

八卷之九

上

比卽以爲興或卽所賦以爲興而又有興兼比與賦者亦有旣興而又興者此皆經中之緯也若夫風不可爲雅小雅不可爲大雅而雅不可以爲頌正風不可以爲變風二雅三頌正變亦然非真識其體者不能辨也孔子謂雅頌各得其所正謂各據體以分別而刪之次之耳

風雅頌無卑高賦比興無深淺正變非關於時之隆替彼謂雅可降而爲風者是尊雅而卑風也謂變非盛時所有者是貴正而賤變也自生分別之心

非詩人本然之體得其體則六義可得而言矣

正風歸之二南者八方惟南離為正八風惟南風為

正溫然長養而不傷凡詩之在一南者渾融含蓄

委婉舒徐聽其言不覺入之深而至於化自有超

然於諷詠音律之外者矣風托物而不著於物詩

指事而不滯於事其義一也惟不直言其所以而

意自涵蘊於其中此二南所以為正風也若各國

之風土不齊聲氣不類故各方之風不似正南一

於和柔或涉於勁直者有之故謂之變風變者詩

唯言 卷之九

之體變乎正非世之隆變而汚也蓋體合乎正者

雖衰世所作亦歸之二南體異乎正者雖盛世聖

人之所作亦歸之變風是正變各以體分不以世

別亦非以正變評品詩之高下也

風體多用比興諷字從風亦有意也雅與頌比興漸

少如小雅八十篇用比興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

十一篇用比興者止八篇頌總四十篇用比興者

止四篇小雅得風體猶多大雅與頌則多質言矣

雅者正也猶之正風也然風有囿於各國風土者有

出於一人情懷者惟雅則一於正也而有小大雅

何也大序曰政有小大故雅有小大豈其然乎小

大雅自有體也雅體較之於風則整肅而顯明較

之於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

諭之意則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感應之際無非性

命道德之精則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於風與

頌者則又為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

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於時世

之盛衰讀雅者知雅之體所以異於風又知小雅

唯言 卷之九

之體所以異於大雅斯得之矣

變小雅者六月采芑以下詩篇也夫采薇出車與六

月采芑同一出師也而正變分者采薇出車其詞

和婉而寬舒六月采芑其詞嚴迫而整肅音響節

奏其體自有辨也

變大雅者民勞板蕩以下詩篇也夫正大雅皆天人

之與其變者亦莫非敬天安民之道但其間或觸

於時事而言過激切者亦或有近風體者此其所

以為變大雅也

頌之體其詞簡其意遠其味雋末而不窮真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焉試取其類於雅者竝誦之雅之詞俱昌大頌則約而盡可以識頌之體矣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敬之小苾等篇非廟中樂歌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然無所說議累足以盡頌之義乎

變頌者風雅皆有正變崔文敏謂魯頌爲頌之變是矣但謂周頌奏諸廟魯頌奏諸朝周祀先魯禘君周王魯侯以此分正變則失其義矣蓋周頌之體

唯言

卷之九

七

謹嚴遂密雖欲揭一章置風雅之列其體自不可混魯頌詞本近雅意味似風而商頌五篇亦皆近乎雅而其體則皆頌也此魯頌商頌皆所以爲頌之變歟

禮經以曲禮儀禮周禮爲三禮今世以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乃相沿之誤曲禮云三千者非真有三千之目言微乎微耳蓋禮體物不遺自內而外思慮視聽飲食衾衣及語默進退取舍生死與凡親疎貴賤交際事使莫不品節之以立教是曲禮者

教之本也儀禮者訓齊人義之大端凡冠昏鄉飲射喪服郊社饗饋與親邦國秩上下朝會聘覲爲儀法之大者皆儀禮也周禮之要在論官蓋儀天象地法四時察民故以興王治者也周衰禮廢故孔子作春秋以維周禮其重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孟子亦未及見其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始傳儀禮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禮之闕逸已甚宋朱文

唯言

卷之九

七

公會具三禮劄子欲請未果其書不傳後著儀禮經傳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分隸之與其初論稍異其門人黃幹楊復續之及元臨川吳澄重加纂次作三禮考註極爲詳整第加周禮於儀禮之前本末微舛 明湛文簡又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最稱精確獨周官存而不錄不無惑於馬端臨氏純駁相半之語矣近世時儒鄧汝極著有二禮編釋先曲禮三次儀禮七次周禮五附以禮記十一共二十六卷其學士家之指南乎 按高堂生得

古儀禮十七篇授瑕丘蒲魯會授東海孟卿卿授
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為今文而二戴所第篇次
各往往不同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
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
正同餘三十九篇藏秘府不得立學官至唐初遂
亡而十七篇漢鄭玄康成注儒臣賈公彥等為之
疏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錄舊禮或記變
禮或兼記體履之務翼經者也漢初湮滅有間已

禮記 卷之九

漸出至元成間而備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傅德
刪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九江守聖刪為四十九
篇號小戴禮今之立於學官者小戴刪也戴記雜
出漢人之手爾約近與而於經不倫然詩書禮經
而下莫近於戴記矣今之功令以番陽陳氏澍禮
記集註同五經取士稽古者每以經傳混淆莫緣
攷正即有為之分別者又涉信心不足塞多喙安
得大儒定為經傳古本奏 請頒行而成一代之
大刪述乎

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獨劉子政
向所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
四篇各異而劉之所得記中有十一篇具存乃合
為一篇今樂記是也皆通論禮樂之事吳臨川曰
樂有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少辭句可讀誦故秦
火後無傳

古之作樂尚乎德今之論樂尚乎律尚德者未嘗廢
律而惟律是尚者則德非所論矣此今樂所以不
古若也昔人有云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之是德為之本若徒候管定陰陽

禮記 卷之九

六陽上生六陰下生起黃鍾以為律本不知於古
樂何如也况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後世
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証母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
且言鍾律者不曰八寸一分則曰三寸九分一彼
一此莫之適從何止累黍縱橫之說而已哉至於
天地自然之樂則易之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樂之原也人之氣
即天地之氣人之聲即天地之聲然必有是氣斯

有是聲氣必以和爲尚也則樂之尚乎德明矣
虞廷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樂正掌成均之法
以教合國之子弟而國子之教有二曰樂德中和
祇庸孝友是也曰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曰樂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而樂
德爲本歌詠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脈是隨其所
語隨其所舞莫非養德之助也凡音之起皆由心
生德音德容自不期然而然矣

近世湛甘泉先生著古樂經傳二本以禮由心生樂

唯言

卷之九

十一

由禮生禮主序樂主和禮之起在節文節文者禮
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
升降揖讓之調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乃取諸家
律呂雜說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書列編
以爲傳其門人廣信呂中石名懷著有律呂古義
有總叙有圖有雜說先生採其所編古義爲正傳
而退樂記諸書之傳於後末又述或問一篇抑亦
攷古者之所不廢也

孝經乃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語漢顏芝之所藏爲今文

凡十八章鄭玄爲之註得之孔壁者爲古文凡二
十二章孔安國爲之註然古今辭間不同義無遠
絕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
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故凡二十二章說者以
爲總不如劉向校讐章句以十八篇爲定也又朱
子有孝經刊誤一本以仲尼闕居起至而患不及
者未之有也止作一章爲孝經本文謂其首尾相
應脈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內刊去子
曰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刊六十一字以復經

唯言

卷之九

十一

文之舊而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起至孝子之
事親終矣止分作十四章爲傳亦各有刪刊然其
所刪止刊其誤者而已未嘗改易其一字桓譚新
論曰古文合一千八百七十二字蓋總後人所定
章數等字在其內也朱子刪定凡一千五百八十
六字而近世南山潘氏正誤乃雜取傳文亂附於
經全不類聖人之言矣鄧汝極三禮編釋於孝經
削其分章共爲一篇亦非始於汝極也又有刊孝
經繁露者分孝經爲九章且云曾子既得其傳即

發此經之義於大學甚哉大學之似孝經也亦各據所見云耳

小學一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闡明意義則小學之教亦略備矣

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童子各隨其鄉風如千字文等書無關於蒙養嘗攷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列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皆便於童習欲校補而刊之公於唯言 卷之九 四方徒有志焉未就也

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有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噫亦維世教者責也

女子亦當有教如曹大家女戒女孝經女兒經溫公家範與論語等書只取其面前明白者輯為一編以作女訓是亦不可少者

唯言卷之九終

續唯言卷之十

辛亥

新安范 涑原易著

琬琰心胸滄海度量陽春念頭金鼓膽氣電鏡眼睛
鐵石耳骨山岳脚跟雲霄氣節括囊口唇錦繡筆
舌龍虎精神霹靂手段冰檠肚腸煙霞志趣有一
不備非成人也請銘諸心毋置座右

孟子所云賢者才德兼全之君子也所云能者才德偏長之君子也賢在位能在職則全才偏才俱為唯言 卷之十

王家用而野無遺賢矣能不同而職亦異方能用其所長後世以賢能分屬德才故小人得借口參用而國事日非失貴德尊士之旨

外有君子內有賢妃且世以繼世惟周文武兼際其盛焉五帝三王猶少讓之至於三代而下或有內而乏外或有外而乏內抑亦氣運之不齊乎

刑于之化聖門猶難之觀檀弓子上之母一段千古有餘慨焉後之君子刑家未能如聖門而輕率借口恐於倫教未盡也賢哉孟母其不可及矣夫

人生富貴窮通壽夭榮瘁至萬變不齊誰其尸之皆有命焉命天之爲也天地無心而有權禍福有機而無定執其機則權在我矣然非定性不能定命非定命不能至命

喜怒哀樂之情本於性命於天強而無之是滅性之學非也執而有之是有所恐懼好樂之累亦非也不有不無之間是謂中節蓋節者天之節也情之所發惟以理爲主而不動乎氣自然無太過無不及故曰中亦曰率性

唯言

卷之十

十一

世謂君子不以得時爲喜不以失時爲悲然君子則隨事順理因時處宜而已不知所謂喜亦不知所謂悲要之爲時之權屬於天乘時之權屬於君子是豈有二權哉君子者以天之權爲權者也

七情之交於前者惟怒爲甚吉凶之交於前者惟死生爲甚遇生死而不動心則怒又不足言矣非功深力到者安足以語此

盈宇宙間皆氣也皆氣則皆變動不息也觀天之雲霞地之山川草木之榮枯人物之盛衰嗣續何有

瞬息停滯者乎惟其至變所以爲至常會而通之可窺與時偕行之道

頽靡之世以風節爲難風節之士以涵養爲難惟涵養而後能體道道則不可以風節名矣

大地之氣象形于四時者雖不同而化育之機則一聖人之氣象見於處常處變者雖不同而自得之心則一化育自得未易窺測而觀其氣象自可想見甚矣氣象之難也所以爲氣象者難也

人有賢不肖事有順逆皆是天地間不能無吾身所不能離者若有揀擇心有煩惱心便是已意非聖賢乾父坤母度量惟在知之明處之當耳

國家有拂意事甚至世情所不堪者只且平平處之一面從容委曲篤實感化以挽回之方是經世學問噫未易言也

人知天地無盡而我有盡此以形言也不知我有形形者無盡者也能得其無盡者則與天地始與天地終七尺之身非所論矣堯舜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不至今在乎有盡無盡在我而已

詩文縱使高妙未合於道皆是閑談未有得於道而不得於言者亦未有不得於道而能立言者孟子長於知言魯論警人不知言皆以道律之故知之老成切引進之心後生存謀下之心是兩相成也吾道之幸也老成持不足與言之心後學無就正有道之心是兩相悖也世道之衰也雖然轉移化導之機在上不在下

萬物之生人為貴苟不自知其貴抑將榮瘁如草木飲啄如蟲鳥虛擲歲月浪同生死而已乎大舜與

唯言

卷之十

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為貴者固在也使終身不被衿衣鼓琴將不法天下傳後世乎舜之為貴原不在此語曰無虛生無虛貴可猛省夫

孟子既言必有事而又云勿忘勿助豈是多頭緒勿忘即是有事無瞬息間斷時也惟勿忘則不待助矣世之助者惟其忘也無是功斯有是弊相因而生必如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純亦不已孔之不厭不倦斯能盡有事之義

顏子不貳不遷相因者也不遷是橫說不貳是直說

不遷乃不貳中之一事以七情之中惟怒為難制故特舉而對言之

凡事遭逆境則憂患心生而智慧從此出是逆境亦君子進德之功同事遇小人則敬慎心生而思慮從此密是小人亦君子進德之助故能挽逆為順又能消奸回之禍於既萌不徒能容之而已

積善之家多孝子順孫宜也亦有忤逆生於孝順之門積不善之家多災害宜也亦有富貴出於克悍之族則為善者不幾于懈而為惡者不幾于驕乎

唯言

卷之十

噫天之道幽而甚顯自古及今未之或爽但氣運推遷偶爾不齊其間必有多寡之分遲速之應且有轉逆而為順因富貴而稔禍非可以常情測度之總之積善必降祥積不善必降殃或由於前人或由於自己無一能逃於常理者善必不可懈惡必不可驕守家持身宜各自勉而已

壬子

易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伊尹放太甲於桐正得此意即如富貴家子弟以交遊非類喪身敗家者

比比而是父兄不知所以禁之是自傷也劉元城亦云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皆當三復

林下享清淡之福不易得享此福于老年又不易得老年病後復康健尤不易得其何以酬造化哉思已之所以得者不敢自失之又念人之所同得者不敢不推之成已成物存順沒寧斯可少道貪天之責

古人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整襟肘見納履踵出唯言

八卷之十

六

非賢而貧乎淵明十年一冠李習之綻紙爲衣晉董京縷殘絮爲百結非隱而貧乎若一狐裘二十年如晏子一熊皮障泥數十年如長孫道生則貴矣而風味猶之貧猶之隱代不乏賢如是奈何今之世遂爲空谷足音也

金壇于景素億語有曰天下無真儒則聖道便沒着落聖道沒着落則乾坤便没人管理偉哉言乎蓋吾人之身只是一軀殼而心爲之主天地之覆載亦是一大軀殼而人爲之心人非聖道不能成其

人道非真儒不能體其道而乾坤或幾乎毀矣吾人思此身有參贊三才之責則儒必爲真儒道必求聖道始能撐拄於天地之間

晉書有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之語殷浩曰官本臭腐故將蒞官而夢尸後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奈何今之世昏夜乞哀以求臭腐甘身牛馬以希糞土不亦異乎

語云意不並銳事不兩隆言此輕則彼重無兼能者但於意與事審其所當重者而已如大體小體之類先立乎其長者銳其所當銳隆其所當隆方是務本之學

唯言 八卷之十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于多陰也夫陰陽天地之氣物所資以生者而偏多則有傷况於人乎惟聖人真中和之氣故能全中庸之道諸賢以下或近於剛或近於柔在反之而已故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能克則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始全於我矣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幾事不密則害

成密之道尚矣而李文靖對真宗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此又密之不可有者我
朝先儒祭虛齋有密箴一帙所箴在心近於退藏
之義密之道難言哉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韓魏公會言之故其九日宴諸
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
彥平嘗大書此語於壁以爲晚節警惟學亦然不
進則退老景更易退以精神鼓動不前也衛武公
其不可及夫

客有談及任賢者余曰賢者不易知知之真爲難知
而能任又難任而能久尤難昔李絳有云賢者中
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
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矣則人君竦忌用賢
豈容易哉今之所謂賢者能中立乎能杜邪徑乎
能一制度乎能正過失乎即能是數者可無怨疾
毀傷竦忌之嫌乎上或疑下或忌能信任如初使
收末肩之效乎噫

佛氏點慧創爲前世因後世因之說惑愚黔首意以
善惡報應如儒家言或有差忒故設前生後生以
籠絡之即地獄天堂亦是此意雖欲勸俗反失常
道矣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夫陰陽聚則生
因之自天安有前世魂魄散則死因還太虛安有
後世儻如輪迴所云是古今只有此形化之數不
增不減將誰欺也或曰亦有驗者如近年高唐州
某產子未一歲能言前世事誦世所作文余在南
曹亦聞之後以問左伯入 覲過州細詢其人數
略言 八卷之十 九

歲以後漸蠢時已二十餘簽州中書手問幼時嚙
語俱不省亦不知蓋人有此魄即有此魂不相假
借理也世有強而死者其魂未滅乃附于初生之
魄爲前生之言及初生魄漸盛則附魂漸衰亦理
之所有也殆千萬中之一二耳異端乃借偶然者
爲常道不尤誕哉
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善天
下之事難惟循天理之正以合人心之公不偏不
倚無過不及然後爲盡善

癸丑

以死生為度外而全無愛養者是贅其身者也以死
生為大事而妄意延年者是戀其身者也惟君子
為能養身能修身平居明哲而不敢毀傷時或見
危而舍生取義於死生之際有鴻毛泰山之辨

為政於家與為政於國有二道乎道同而事異耳小
事體情大事秉法法亦情之所生也執法以御情
則情不流而中節矣其猶之寬嚴乎寬為主而嚴
以輔之情為主而法以濟之總之以人情為田也

禮言

卷之十一

禮耕義耨非明斷之君子其孰能兼之

曾子一生工夫俱在自已身上理會如曰三省吾身
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日用近裏着已事一
有差錯便不是學者氣象然吾人說着不忠不信
猶知惶恐至於暴慢鄙倍不覺時常有之心不存
焉故也故內省二字時刻不可離

魯論言斐然成章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同乎否乎張
陽和宮諭有說成章是成片段的意思但斐然之
章只成狂簡一節之章志道之章是成中行之章

便可達於聖道之大所以不同是固然矣要之斐
然之章貴於裁志道之章貴於達裁則狂簡可進
于中行達則中行可入於聖域所至淺深有不同
而進進不已之功則無二致亦惟有本者能之本
者誠也誠則不息矣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不言絕而言寡者儒釋之
辨也夫欲從心生飲食男女聖賢不能無但任欲
而不知節則人心而非道心矣養也者循乎道而
不逐乎人雖有欲而實無欲也

禮言

卷之十一

欲人說我好便是不好的念頭不欲人說好亦是不
好的消息盡其在我聽其在人

謂天不念我何以生我為男兒謂我得於天何以學
識猶夫眾任其在天勉其在我

天下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由已不可必
者由人由天如志學由已為仁由已希聖希賢由
已若富貴利達豈已所可必哉由已者為之即是
人無如之何天亦無如之何此君子所以無人而
不自得也



ZW 21101000772488

S
Z121.5

156 (94-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以直勝曲則直亦曲以是勝非則是亦非但有是非
曲直之理而無是非曲直之心庶幾大道爲公之
世乎

不屑受嗛蹴而甘受萬鍾是慎于小而忽于大也不
受不義之齊國而匍匐食井上之糟李是辨于大
而昧于小也不觀之伊尹乎一介猶是千駟猶是
祿之以天下猶是一準於道而已矣

夢解易大傳著之德員而神其人心乎卦之德方
以知其人之性乎六爻之義易以貢其人之情乎

蓋心之虛靈即著之員神也性之天命各是方正
不偏即卦之方知也情之隨感而應變動不居即
爻之易貢也心統性情卦爻從著出又奚異乎噫
易之爲書也具天地人之道而天地之道又管於
人孰有出於心性情之外者哉以此質之千古亦
或有契焉

唯言卷之十終